

古文正集十卷二編不分卷

(三)

〔明〕葛鼎 葛鼎評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江蘇常熟市圖

書館藏明崇禎永懷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正集

二編無卷數》提要

朱文公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頴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郡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對宋史本傳

朱文公一

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冲祐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明年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解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繇與修德任人之說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

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而賈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僞，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進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

宋史本傳

朱文公

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葉適上疏與栗辨，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爲慮，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

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脩撰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始熹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卽歿，汝往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

宋史本傳

朱文公

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曾孫浚兵部侍郎，福安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朱子大全選目次

吳郡 爲 嘉靖詞甫 評輯 任爲雲龍方千甫同定

集序

黃幹一書 藏本多闕文補完別刊

論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讀大紀

本記

朱子大全

目錄一

讀兩陳遺墨

讀呂氏詩記卷中篇

讀唐志

書

答吳斗南書

答許中應書

答江德功書

答汪耕畊書

答汪尚書書

答李伯諫書

答顧子堅書

與汪尚書書

又答程允夫書

答德明郎見

答王子合書

答連嵩卿書

答余方耕書

答黃道夫書

答趙致道書

答吳晦耕書

朱子大全

目錄二

答徐子融書

答蔡季通書

答何耕京書

答楊子直書

答劉平甫書

答林謙之書

答陳庸仲書

答石子重書

答王季和書

答胡季隨書

答吳晦林書	又答呂子羽書	答陳體仁書	答范伯業書	答袁機仲書	與汪尚書書	答韓尚書書	與留丞相書	又與留丞相書	又答汪尚書書	天下大全	與劉共甫書	與龔參政書	與陳丞相書	答張敬夫書	與陳侍郎書	答張敬夫書	答鄭自明書	與臺端書	與皇甫師書	上宰相書
										目次三										
										二										

與留丞相書	又與留丞相書	與劉共父書	答鄭景望書	與王龜齡書	與陳丞相書	答王子合書	答魏元履書	答朱仁吳生書	天下大全	問答	與呂伯恭問答	又與陳同甫問答	序	程氏遺書後序	孟子集義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楚詞集註序	王梅溪文集序
									目次四										
									四										





朱  
集

韓氏論上

1

釋氏論上二

—

○釋氏論下論釋氏真偽

朱熹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鋸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子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者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釋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覩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剝製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末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寓莊子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

朱文公文集

釋氏論下

久而取於假借則遂顯其真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在于之意而實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于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草於書首其□□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咒三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魔鄙俗惡之狀較之昔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點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街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說使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闕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

除佐之而盡詳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

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便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厲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此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鋸之一言而已哉正又有一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誤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稱為士大夫如佛大士弟子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乎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

朱文公文集

釋氏論下

之是非而其指加之偽迹狀明白蓋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近世士大夫未有敢開此口者只是氣怯非獨見理不到為端調惟見理不到所以氣怯又疏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遠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或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行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

讀大紀一

上

朱熹文集  
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厥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棲窟，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斯，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諱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亙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若然其一無所親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珍藏異倫，陷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困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

朱熹文集

讀大紀二

朱熹文集

通詞以發前失之意。亦其乘其善有終不可得而終者，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以說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是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歟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淹於罪咎也，則天下之庸奴蠢悍，無不聽命。亦謂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委焉。謂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有一自問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粹罪攷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欲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則交通生有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我欲之醜，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力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思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還之，而反為吾黨之羞也。嗚呼痛哉！  
惟求處宛轉，深確議論，快而文，命特同德。葛瑞胡



朱熹

未記

主

六六六

本記

●

●

而難利則難達於郡縣之間。及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教上而恤下。與其達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其耶。原本之論。自可歷伏一編之說。易端調。

論王氏之失

朱熹

○讀兩陳遺墨○言○所以不可○者○為○此○也○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目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繼言。及於目錄。素因妄謂目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漬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徇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輝煥誰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豈卒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就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性慳之間。汲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流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家言之。力爭辨之。若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之非。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異端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訖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開集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崇道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其異於往時。又歎

汪公之不可沒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欲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定發其機。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至改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則其推言了翁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開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寓。誣情之心。然猶有難平。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開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且切。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社而留人主有北而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以性命道德。朱文公文集 讀兩陳遺墨二

也。解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避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開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漢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開億度之近似耳。願乃挾以為高足已。自說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恨懷徇私。

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開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駘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無也。於是為之力拒。屏言而一聽其言。則又為之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成吾事也。及其討議。既久。漸滋遠微。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間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開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

朱文公文集 讀兩陳遺墨三 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開樂亦未之言也。若開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起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適于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範韓富諸公變之。不遠而論者至今以為恨。况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開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未遠。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蔽心亦未



為失其正也。但其所以其操率任意而不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託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孫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己病因遂肆其狼復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定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聞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縣於。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

讀兩陳遺墨四

九

不能反復詳察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以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賄私意飾姦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典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聞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肯棄舊說或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識其與義多。出節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然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寧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桀為國是斷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是道有識之士則既有不寒心者願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

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用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體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關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而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非與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各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識之而不免反。隨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說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讀兩陳遺墨五

二

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憚則其。道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故安。必之所謂周孔乃始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過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聞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渺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隱私之。弊是以厥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鼓之巧有太過者而不。

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唯以此  
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丁翁之言  
蓋亦疎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妾奢極侈斥逐婢奴而詬叱  
官吏如林希魏秦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固自恃其賢於前而予預  
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平事理拂民情而於  
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哉豈不惟一有正至其小  
者如第爲公事按問條法亦皆以爲煩苛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  
推之則如開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終所以不能使人無可  
厭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  
亦記附之官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  
請而陳道墨六

朱文公文集

十一

故政惡未可枉有以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  
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襦衣如錢  
崇譙之所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不能辨  
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  
神者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  
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  
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  
實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  
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  
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緣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

以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  
過如此宜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  
未免於有微而然耶故常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  
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  
者爲最近之其論終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  
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道耶之論而龜山雖元城劉公亦謂只宗神者  
有所不逮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  
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補乃有眉馬編指是驚一義以爲寔奈法之  
原此爲使後人於貨之盜而議其竊釣之罪對放飯流弊之客而議其  
朱文公文集 請而陳道墨七

十二

出決之非規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  
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  
知也故竊并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縱論至此真精奇真暢快 葛瑞調

○讀呂氏詩記卷中篇

朱熹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備。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樂中漆消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思皆無邪也。全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易若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詞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鄭則鄭風。衛則衛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鄭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象以來。未之有改。爾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如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仲卿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雜。非漢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廟庭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樂官者。以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歸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記。則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漆消之篇。當以屬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

朱熹文集

讀呂氏詩記卷中篇一

三

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為體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麗。惟其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麗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麗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鄭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以桑中漆消為雅。樂人欲合於康。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篇為篇。止於中華者。太史公所謂孔子嘗賦詩。以諷刺。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說蓋亦如也。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以桑中漆消之篇。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世然而思以下。猶實所謂麗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漆消。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誤。而何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堂於我園樂劉元培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究先生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漆消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謂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請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通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只以詞與理。明白其端。便自

朱熹文集

讀呂氏詩記卷中篇二

高



○讀唐志

朱熹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後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有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嘿勿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不達而於文也。姑舉其最而論之。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紀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望遠矚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不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而為而非人力之。所以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雖中儒之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在周。苟況之書。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望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舉猶或

讀唐志一

五

差之及至。宋王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枚儼之派。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詭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競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精神蘊藏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涉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遠。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源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於文。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簡牘戲謔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原道之篇。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振討流行之教。使其言

朱熹文集

讀唐志二

其

之為文者。皆必錄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律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抵新風散人自為為韓之詞。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明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必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謂其言者。既曰吾老

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雖前之范明道之與文  
吾不知其果為一耶。果為二耶。雖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  
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謀其  
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文與道一。自是六經本旨。故三代以下。雖言之矣。此論亦抗志者所  
必數也。易端訓

○參其斗南書

朱熹

蒙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  
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為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  
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  
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獲也。心不得閒。亦是  
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憤郁心。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致為此  
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令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  
此陸信心也。傳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  
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  
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  
味。朱文公文集  
參其斗南書一

索而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  
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  
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深於釋  
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  
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虎於美。見虎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  
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  
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博  
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  
運用。無非天理之發也。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  
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

若使... 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惇亂珍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  
自知... 此皆近世論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  
言也  
心○思○之○正○便○是○天○理○必○心○思○聰○明○而○天○理○見○正○所○謂○釋○氏○之○閉○其○用  
者○也○看○前○單○答○人○書○便○如○谷○自○己○書○細○細○體○味○方○有○受○用○實○益○處○焉

卷之六

七

○答許中應書 見性

朱 熹

左右以應舉至官美名好事之學為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  
治人之方固已不緣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  
既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  
撕誨誘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  
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  
事之不切於己矣未喻乃謂讀書理於文義玩索阻於意見而非所以  
為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裏道微異端發起近年以來乃  
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肯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  
者任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徇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  
未之公交集

答許中應書一

三

有言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將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  
言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  
義理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者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  
無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  
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  
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虛之愈安則亦不待也求而邪正是非已判  
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有不睹不聞之歎夫中  
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  
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虛間斷多矣而曰  
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克為好為欲達之尤者也切實話



○ ○ 答江德功書 泥佛

朱熹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待於物。而身安耳。未遑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致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致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致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夫。近世學者。溺於佛學。不以聖賢之言為平近。而不滿於其意。而天理民彝。有不察於滅者。則又不能盡。故吾說以歸於彼。而者交戰。於物中。而不知所究。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則既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其於彼而便於出入。而此之私。在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朱熹

可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嚆指顧而在。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其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是乃所以早且。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賢者以為如何。大學諸說。亦故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而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為身。而不為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及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

已矣。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決。浴。廣。著。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得耳。破盡。遮障。話頭。葛。編。胡。

○答汪叔耕書 求道

朱熹

來書所論向來為學次第。是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難於進之而不臻其  
序。譬如以朽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美大哉。餅餅脯脯。雜然於前。  
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宜不擇腸柱腹而果然一飽。  
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諭。將欲損  
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  
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為有平傳家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  
背形迹。指空為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沉溺膠擾。  
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終之言。文字之間。以開悟  
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及霞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豈有故為  
未及公文集 答汪叔耕書一

○答汪叔耕書 求道

朱熹

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為之  
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  
是讀書要訣 窮理明

○答汪尚書書 罷佛

朱熹

素絲者。累日待行。得以親矣。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  
顯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  
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患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  
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  
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與聽焉。大抵近世言通學者。失  
於太為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  
微。正好玩索。處則皆忽略。原委以為平近。項項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  
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益以多聞博識。自為  
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即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  
未及公文集 答汪尚書書一

○答汪尚書書 罷佛

朱熹

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者。破到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  
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頗或於異端之說。益  
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  
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  
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豁然絕處。近  
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  
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焉。我儒者。而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  
不可謂之悟。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之  
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後低耳焉。若致一吾宗。猶下學上  
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

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  
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旋超絕不可及者而我微之聞毫釐畢  
察時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履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  
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决而氣之不完哉繼言至此亦可謂樂等矣然  
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sub>一</sub>以爲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邪然而一  
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sub>一</sub>而彼<sub>二</sub>此突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  
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  
者<sub>三</sub>以其<sub>四</sub>中極品<sub>五</sub>而<sub>六</sub>及<sub>七</sub>倫<sub>八</sub>作<sub>九</sub>理<sub>十</sub>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  
此<sub>一</sub>子<sub>二</sub>所以<sub>三</sub>知<sub>四</sub>言<sub>五</sub>而<sub>六</sub>欲<sub>七</sub>淫<sub>八</sub>邪<sub>九</sub>適<sub>十</sub>接<sub>十一</sub>於<sub>十二</sub>我<sub>十三</sub>者<sub>十四</sub>皆<sub>十五</sub>不<sub>十六</sub>能<sub>十七</sub>赴<sub>十八</sub>其<sub>十九</sub>鑒<sub>二十</sub>也  
生<sub>一</sub>於<sub>二</sub>其<sub>三</sub>心<sub>四</sub>事<sub>五</sub>於<sub>六</sub>其<sub>七</sub>政<sub>八</sub>害<sub>九</sub>於<sub>十</sub>其<sub>十一</sub>事<sub>十二</sub>可<sub>十三</sub>不<sub>十四</sub>或<sub>十五</sub>可<sub>十六</sub>不<sub>十七</sub>懼<sub>十八</sub>哉  
愚意如此不識高  
朱文公文集 卷之五 書二

明以爲如何如其可取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此爲格非定國之  
則斯言之後庶不誤於君子矣或求中理亦乞明賜諄諄將遠思  
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知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好高無實切中講學之病 易端

○○答李伯諫書 混佛

朱 素

非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  
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酌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  
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  
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  
心但在此則自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  
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  
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  
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思哉  
而後合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  
朱文公文集 卷之五 書一

吾所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  
外厥動求靜之心請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後來學佛  
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愚亦不必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內外合一之旨曉然令人知爲己之學 黃端朝



○谷穎子堅書 混佛

朱熹

包頭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  
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  
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  
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  
躬行心得為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  
求。則是妄意。竊等以臨於邪說。鼓行之深。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  
朱子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  
有未嘗知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米何事也。  
又聞不食身體髮膚之重。天敘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  
末。又公文集

又則又深為惘然。不意吾子知尊嚴夫而所起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  
會元者之為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  
夫更有此嫌。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雖剋期有期。急作此  
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我意已決。亦止更與子靜謀之。必無  
異論。而後為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為謀。僕不知所以  
為子計矣。  
嚴正 葛端湖

○與汪尚書書 混佛 論蘇王之學

朱熹

熹不揆愚鄙。妄陳管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覆玩味。欽佩無忘。然有  
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  
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論。吾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  
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蘇子之術。無屈肯受書之  
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  
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責仕者。又選選有王事家私之  
累。藉色誘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  
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微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無竊恨其  
未敢也。若易以不可。儼然我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  
未文公文集

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成者。  
必以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要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  
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引白。指不  
則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  
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  
者。然其所存所守。時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  
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之學。雖寧繁。尤無義  
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誘以  
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故在今日。則勢窮。猶極。故其  
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

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才辨。謀為氣。然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倭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志未實。通達名聞。其害天理。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及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無恙。然而無言。九卷王氏之學。雖欲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就其海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伴身已不若利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說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薦之流。未文公文集

皆得從他。士類不為相與。扇縱橫押閣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概未形之。猶以加錢。既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創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取王氏而曲贊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難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異其口。而厭其心也。枉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為然。胡不取素前所陳數書之說。而觀之。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亦將何所適其情哉。素之愚昧。久廢。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

然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放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要其於不識台意。以為然否。抑康節之學。扶植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涉。吾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推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亦以求教。

許康家文字之指。能當是辨學術。正人心。非爭邪正。於毫釐之間。理之必正。於是者。不容以言未至而略之。故生心害政。孟子以為聖人。復起。不易言。言正是。世意有不陽通言之不得者。為端。與汪尚書書三

○又答程允夫書論蘇氏  
去年既敗於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其求道則其夫自可蓋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有非有。正有是非。是非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清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非。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以此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可存者也。故即其理而求之。則文與道而得而一。以貴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歸。則其理亦入而亂其知思也。若我輩之所以自任者。在文而文章而已。此以貴其理失。則其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與道尚書一

蘇氏之學。其理至而足也。葛端胡

○又答程允夫書論蘇氏  
蘇氏之學。其理至而足也。葛端胡。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者乎。所為哉。此非蘇之言。前輩固已平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我。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欲得學如大慈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年。歲就落不耦。得志。然後復歸。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此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為人之時。猶謂之虛。况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朱熹



以茲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第  
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扶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  
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  
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辨去道已不啻百千里之遠方且自為邪  
說故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  
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  
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  
而此道之傳無棒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靡閑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  
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  
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察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  
朱公文集 又答程允夫書二

其平生之所慕數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表  
口學者推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  
慕焉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  
非痛加剝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  
欲望其至之乎此意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  
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  
語錄一本去夫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  
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常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  
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  
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殘廢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

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  
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尤以異於雜蕪猶冰炭於一甕之中  
欲其芳潔而不汚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不妨  
模範但其詞意務豪語說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  
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還不能終帙而罷非欲絕之也理極  
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  
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同當同朝程子之去蘇  
公雖以文仲訛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  
仲文安在若疑之夫耶文仲為蘇所誅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吐血  
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之  
朱公文集 又答程允夫書三

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罕甚  
不過傷直故言益快焉端訓

○○○答德明部見

朱熹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成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匯正如二機閭闔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匯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匯滅則還復是木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人是物之性所未盡者正惟祭享一事惟之未行若以爲未祭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祭與不祭蓋不必問但祭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大無知覺知覺之原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大虛

答德明部見一

朱熹公文集

則似斷滅無復實能之理亦恐未安若子曰終小人曰成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問於鳥獸豺虎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成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例行通施均推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正與鳥獸禽魚俱壞憐不知其所存也

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

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非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灰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鬼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此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滲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鬼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

答德明部見一

朱熹公文集

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豈主立尸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矣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不可欲言者非可以世俗淺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爲一物歲乎寂然一休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則其界限之廣狹安補之廣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焉無少生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虧缺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妄目之而反認人物已灰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以謂歸全安灰者亦曰與夫其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凡耳非以物

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安然去處乎。冥  
漠之中也。天有不貳情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  
事大無常。迨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  
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  
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  
遽通。即且其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  
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  
肯如小下。則於此雖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分前理氣真如大明中天。豈止時室一燈。  
萬端訓

○、祭王于合書 鬼神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  
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祭祀  
之類是也。若於此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待謂  
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  
不得謂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為慶旬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  
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慶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  
人以為神便是致生之。以為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有却有病  
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而字。公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如此。  
是應說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之說矣。  
朱文公文集  
祭王于合書一  
真寶 萬端訓



○答連萬卿書

朱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遷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无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自認得一箇精神。龜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已。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我釋氏之學。未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為之。却去上頭引第一箇玄妙道理。難免泥濘。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亦連萬卿書一

朱不答不奉  
改石極性自生自死。不離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外理乎。頃以此問于晦菴。必有說却以見。陰快。萬端調

○答余方叔書

朱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有形質與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係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闊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散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檢理。語意未明。確。萬端調

朱不答不奉

答余方叔書一

子

○ ○ 答黃道夫書 理氣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冠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鬼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為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有分別。其曰大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

朱文公文集  
答黃道夫書一

五二

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卒然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分門自決 萬端詞

○ ○ 答趙致遠書 理氣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然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理多。是氣少。則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人物之分。智愚之別。於此決之。萬端詞

朱文公文集

答趙致遠書一

五二

○答吳時表書

朱熹

後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共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為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歔然不滿於其意。復往往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建論於辭。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

朱文公文集

谷吳晦叔書一

五

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惡意如此。惡或未然。更乞詳論。

其字義始顯也。若端詞。

○答徐子融書

朱  
嘉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辨於此。本有不曾理會。率然矚等。抹  
難成問。素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仔細熟讀聖賢明  
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成亦不為  
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荅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素之罪也。如  
不及吾。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殊令試更為諸君言之。  
吾猶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  
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亦言縣太  
虛有天之名。縣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其意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

吳大澂集

卷徐子融書

2

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就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就欲其先已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已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倫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外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說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片心之妙用。



三

性只是理跌撲不破

五十六

平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多有差但

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理精詞暢著端細

公之集

卷二

七

○谷何叔京書未收

朱素

李先生教人太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末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即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介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存若亡無一的實見廢事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鈎之魚當時罕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恍憚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德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猶然為庸人未文公未集

谷何叔京書一

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慨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孟子集解本欲自備遺忘鈔錄之際因還不能無少去取及附已意處近日清之句句是病不堪拈出他時若稍有所進當悉訂定以表教今未敢也

虛衷可抱且見景仰前輩之體著端細

永論太極之說。是見用力之勤。既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  
 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  
 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馬是  
 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  
 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極者。義聖人謂之  
 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固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  
 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  
 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  
 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  
 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太易之遺意。與老子

朱文公文集 谷楊子直書一 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太易之遺意。與老子

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其有始終者。正南北矣。朱翁乃  
 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平變。而不得其理也。蓋向之太極為體  
 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  
 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未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  
 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全動靜。則可謂太極  
 有動靜。則不可。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  
 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處心求之。大  
 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  
 莊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

而所謂真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  
 崇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  
 之實。真有不見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  
 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  
 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  
 棄而不肖。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  
 作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操。苗助長之患。不則有舍而不  
 存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  
 心之全體。自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朱文公文集 谷楊子直書二 真切明白。不留纖障。 谷楊子直書二

○○○答劉平甫書

朱熹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  
問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  
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意  
講學幹盤之外。槐方為。抄書錄校之類。皆可且。此等不惟廢讀書  
亦妨幹。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就。且急。我。又比來。遊。稍。難  
與。此。曾。交。虞。最。易。親。和。而。驕。慢。之。心。日。流。既。非。所以。養。成。德。性。其。於。觀  
聽。亦。句。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  
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行。自。疎。如。僕。輩。固。不  
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衙。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

朱熹公文集

答劉平甫書一

六

留連酒食。把臂遊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於平甫。自  
而。即。之。若。徒。慕。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表。慈。見。歸。為。僕。作。糊。耳。乎  
萬。幸。察。獎。丈。正。嚴。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効。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  
不可如聽素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如此切實話。頭有一毫講學氣否。先大夫棄。萬。也。年來雖才質頑  
劣。未有進益。然於先生此篇之訓。未嘗不日兢兢也。凡吾同志。有不  
樂。浮。動。以。自。麻。炫。者。請。各。書。一。通。粘。座。側。若。瑞。詞

○答林鎮之書 下學

朱熹

恭。肅。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  
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要  
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  
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而。以。從。容  
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  
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派。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  
德。之。門。至。就。切。處。例。以。為。執。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  
子。貢。可。聞。不。可。得。而。聞。者。性。往。務。為。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

朱熹公文集

答林鎮之書一

六

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甚。甚。使。聖。賢  
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陰。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奈。臨。力。薄。材  
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未。如。之。何。竊。獨。以。為。非。如。執。事。之。賢。素。為。後。學。所  
視。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為。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素。雖。不。敏  
且。將。勉。策。竭。誠。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  
從此便可知下手處。不是門面話。若瑞詞





朱熹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孔門之教則其所以從  
言之者至為果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  
體初不察察言也若其高第弟子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  
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  
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究未嘗  
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  
無漸次經緯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  
之教循循有序不遏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得之以文以開其  
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  
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得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幾有所

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造僥焉孽孽然而後已而其所以造之淺深所就  
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  
事後得為崇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高仰堅之志而反為謀  
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可得德何自而可崇哉耶誦所聞以答下問  
之意至於恭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  
切實 若端胡

朱熹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啻虛心反復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  
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多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  
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  
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辯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  
說而有此疑此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為有  
後未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聞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  
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  
其離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

形此謂所見聞處却可翻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  
事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  
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微最  
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  
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  
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  
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率意而謂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率意而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大義條理  
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繞了便以成

慎思。不。斷。不。聞。為。謹。獨。所。以。離。亂。重。復。更。說。不。行。前。後。只。是。兼。購。過。  
了。仔。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  
精。快。勝。註。語。萬。端。調。

卷之六

六

○ ○ ○ 恭。吳。晦。叔。書。知。行

未。意。

素。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發。多。矣。所。未。能。無。  
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索。讀。之。則。凡。意。之。所。欲。言。茲。皆。已。先。  
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延。論。知。行。之。理。而。  
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  
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  
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  
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  
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而。入。大。學。則。其。滋。掃。應。對。  
之。間。皆。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  
而。致。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以。知。者。推。而。致。之。以。及。  
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  
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將。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  
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  
欲。因。大。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  
然。以。大。雅。亂。絲。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  
聖。學。之。實。事。實。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詭。  
男。唯。女。命。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  
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  
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

朱。文。公。文。集

卷。六。明。道。書。一

六

直○後○事○於○此○也○入○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  
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  
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  
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緩○以○俟○其○至○而○後○行○  
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那○  
然○貫○通○則○內○外○精○意○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  
於○方○寸○之○間○故○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觀○乎○此○也○又○未○喻○所○謂○端○謹○以○  
致○知○所○謂○克○已○以○集○眾○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  
者○人○若○致○知○力○行○何○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誤○疑○而○南○軒○之○論○  
未○備○者○故○敢○復○以○未○教○章○溪○察○而○詳○論○之○

朱文公大集 卷之四 答吳晦叔書二

致理須用真致。蓋理至則筆自快。非可強過也。近日講學家析論最  
肯切。若粗率話頭。只是理未透耳。 葛端調

○又答呂子約書 學 朱熹  
前書所喻正容謹御之功。比想加力。此未是小事。然前此不曾做得  
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大闕。却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  
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  
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  
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疑  
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  
而在於書。不存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徘徊後勞。而不足觀。必為  
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  
此大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  
書。其在此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  
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  
以誤人。而不足以及人。孔子不贊於堯舜。而達磨還國。終於仲尼矣。無  
乃悔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而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  
不厭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  
子之能下心細意。於達磨何耶。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  
言。可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更遺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扶  
禮樂動化之權。以為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  
有千里之謬者。正謂此耳。今之不察。而遂指人為天理。吾恐其不止  
於謬論之小失。而且為心術之大害也。○知快得大頭腦。葛端調

朱文公大集 又答呂子約書一

○又答呂子約書 學 朱熹  
前書所喻正容謹御之功。比想加力。此未是小事。然前此不曾做得  
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大闕。却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  
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  
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  
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疑  
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  
而在於書。不存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徘徊後勞。而不足觀。必為  
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  
此大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  
書。其在此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  
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  
以誤人。而不足以及人。孔子不贊於堯舜。而達磨還國。終於仲尼矣。無  
乃悔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而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  
不厭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  
子之能下心細意。於達磨何耶。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  
言。可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更遺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扶  
禮樂動化之權。以為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  
有千里之謬者。正謂此耳。今之不察。而遂指人為天理。吾恐其不止  
於謬論之小失。而且為心術之大害也。○知快得大頭腦。葛端調



○ 卷陳體仁書說  
 詩之興。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  
 朱熹。朱熹教訓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律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  
 此意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政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  
 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律依永。以律和聲。則  
 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不達於  
 閭閻。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諷其聲。聽其節。其節以涵養其心。  
 其聲以助其詩。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門有序矣。  
 五經之言。詩主於律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正  
 以志為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  
 而為。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  
 此後得之。止其鐘鼓之經。而己。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  
 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律求詩。則未知古樂之  
 遺。得今時以雅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彼之結歌已乎。  
 故既得之。則所取於詩多矣。然思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  
 之既得。得無有盡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  
 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其本之存。志學者  
 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詠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然後可得而  
 言。願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得乎。則律為律。而身為度。蕭韶二南  
 之律。不思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

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  
 鑒也。程夫子所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  
 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妃之化  
 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律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  
 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會義精純。真得詩樂之本。葛端切。

○ ○ 恭范伯崇書

朱 熹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綈而行事。鄭氏不解不祭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表。死故有喪者之說。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孟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為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耳。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社宗廟五祀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既所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矣。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

恭范伯崇書一

七

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傷事。必也視之則哀。顧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哀。而吉服拘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孫文者。有國家者。百神廟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為尚。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餘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稱焉。則於無廢其文而已。雖和戚方。既交神之意。有所不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稱乎。

聖人制事。只是得情理之當。不以巨細。而有所間也。此文要曲究終說得。出。葛端綱

○ 恭袁機仲書

朱 熹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愚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而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是於世傳河圖洛書之真。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堅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謬。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愚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辭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偽。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此豈山陰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圖未暇。則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為此無益之辯。是不議於室。而議於門。

恭袁機仲書一

七

不味其使。而鼓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况本必是乎。而且置此而推。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亦固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

恭而善誘。葛端綱

自頃折號日望登庸尚此帶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  
公之而素之愚獨有為明公喜者蓋以尚聞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  
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備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  
明之久為士者但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偽之姦作焉上之人知  
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  
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絕簡於是乘其隙  
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固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  
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僻之病  
八下寒而客裝職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  
未不為之寒

與江尚書書一

七五

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  
正如此至其詎東州二先生為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  
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皆聞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嘗報而寒之衆人之  
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為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於其政害  
於其事明公未為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事請其書以  
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為真道尚  
而敢肆其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為非也况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  
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張綱之摺頃欲王氏之  
去職者趙之而今目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為綱所笑不審明  
公亦嘗悔之否乎愚愚無知辱知獎甚厚生者亦嘗聞說及此而今

矣政獨不致以建拜之運而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謀所未至為  
若則公必察其萌患之意而寬其忌今之誅則願深者聖賢所保之正  
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則於前秦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  
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  
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  
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也道況蘇氏浮靡橫變之術又其每下者  
哉豈忍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  
諫以供水蔭之奉恩或恐其不來未易遽得即乞從容一言之賜平遂  
求幸甚幸甚恭啟崇公之門初無謙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  
簡已也有一列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不致復論時事  
未不為之寒

未不為之寒

與江尚書書二

七六

亦有不待論而向者明公尚勉之哉  
以所取士餘座主學問真人所不敢道者似此忠告風流可想  
易端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急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竊以不知所為然竊意此必尚書大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選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大亦以所得別紙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素稍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近來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而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固其暇日誦讀遺經參考舊聞以求服膺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聞亦幸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行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撰

朱文公文集

答韓尚書書一

十七

寵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開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授閑以答有可受者以故愚竊幸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素業而無感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變不期而然者亦安得嘿然而不言哉夫以素之介近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和之欲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羣小朝矣之資且素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沮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給之書而

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止黯然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從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素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校素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俗頹靡士大夫倚託欺諛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素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素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笑罵而辱鄙之也且素之言此於門下有年矣言此意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送客遊談大為

朱文公文集

答韓尚書書二

六

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譏誚而後已此素所不能識且漢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嘿然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之素前日所報大恭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借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衆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竊則願同其請免漢界祠官之秩其於出今之體以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樂之乎雖望門牆無繇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馬明無賜察

說得有關係非高節自持而已 葛瑞胡



○此留丞相書辭官  
○○有恩顧仰座聽孤賤鄙儒泛濫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選  
○還方有少壯伏令之意而意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訕謔而不能無  
○道恨其後反自戊中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  
○矣不意相公魯未識其面目乃於東釣之初首加拔用素以衰懶不堪  
○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獲贈津浦高公  
○病免經撫制錢之屬時前日守臣所屬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素知之  
○不為不深而於津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  
○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未說賊之口  
○中不一而足而卒罷之則素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素者不若其於鄉里  
○素文公文集  
○與留丞相書一

○小兒之淚所以愛夫津之士民者不知其於項項姻婭之厚而匹夫之  
○志固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沒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  
○再辭素不唯以粗仲已志亦庶幾除以解謝臨津千里狼狽失業之民  
○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郡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  
○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  
○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勉勉禮意勤強有加  
○於前若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達神識昏昧不任治  
○劇亦當勉起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素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  
○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  
○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郡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

○忠○愍○並○進○昔○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  
○多○致○名○之○教○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素○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  
○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况○吾○君○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  
○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責○今  
○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能○容○素○使○不○自○失○其○所○守  
○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而○污○行○而○為○終○身○之○羞○哉  
○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補○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  
○之○來○乃○有○大○於○津○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頃○相○公○汲  
○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素○者○復○有○所○激○而○不  
○肯○出○於○門○焉○則○素○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  
○素文公文集  
○與留丞相書一

○知○之○所○有○省○狀○公○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僕○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  
○於○再○請○則○素○千○萬○幸○甚  
○文○費○紆○紆○百○折○如○平○時○望○草○廣○漠○無○際○間○以○秀○嵐○長○林○大○覺○真○偽○殊  
○速○也○為○端○謂

又與留丞相書 初開誠布公

朱 堽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出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  
語意在率不知所載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素因得以伸匹夫之  
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為忤加賜真羊春養益勤此已出於望  
外矣至於所乞竊羅誤恩則又未蒙賢可顧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聞  
陳辭達且因書指喻以宜行素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  
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為此雖足以見相公舍垢納行之量屈已下士  
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素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為果何如也素余  
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投進避但恐長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丐  
相公部餘之際惠曲一言換一小壺若即華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危  
朱文公文集 又與留丞相書一

長○我○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  
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  
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  
圖○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過○心○悅○誠○服○非○獨○如○某○等○  
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儀○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  
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為○愈○一○千○百○結○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惟○相○公○之○  
所○以○命○

前溫後展是再一進言之禮 葛端詢

又答汪尚書書 和戰

朱 堽

中國○所○恃○者○德○與○威○所○恃○者○力○今○處○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  
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大○則○  
故○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報○三○綱○明○五○  
常○正○朝○廷○屬○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  
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厲○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  
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脩○則○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葛端詢

朱文公文集

又答汪尚書書一

三

○與劉公父書 修德如說  
修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  
心未和。凡所欲為。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蓋修德之實在  
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禁。色貨利之娛。官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  
心者。少去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  
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是。凡不甘受侮人而  
外。故正士不任於近利。而味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愈務在茲。不  
敢怠忽。而人譁端人正士。則明忠貞。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  
使近習便利。投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  
務使此心。光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

朱文公集

與劉公父書

三

之於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知志。陛下自省於此。  
致其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涉從事於此。而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  
而玉青蛇乎。一有不合乎此。則以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概後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裁帖更定。然語非是。欲苟全生論。  
只此毫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  
夫以修德自治。本是各事。所當為。非欲與人為敵。然後為之。而為之。  
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為務。而不為浮薄淺露之態。然後  
可以常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為畏世其機。而故為是不可測。  
也。若謂姑為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扶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平  
雖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故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

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顧明者之熱察之也。  
正雄 葛端訓

朱文公集

與劉公父書一

八

朱熹

與黃泰政書一

八五

朴文公文集

興陳丞相書一

企

米  
景

詞簡理備。極其肅重。高潔調。



合

切直爲端

朱嘉

興陳傳印書一

而入此素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蓋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國之於天下計者講和之說也懷遠睦鄰之說也講和之說也苟違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為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夫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體萬世臣子之所必報

朱文公文集

與陳丞相書二

九

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憤積憾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我欲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然無復毫分思痛念完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嫌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固有國家者所以維繫民心而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造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為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為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誑中人主之所欲而

除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為說雖係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為詞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窮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類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就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這為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惡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羣公亦不問有以為不然者蓋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為非況有天下之利勢皆從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獨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

朱文公文集

與陳丞相書三

九

為之辭則以解之然彼僅之以叔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為若和議之比米順乎天理否耶今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其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察其私心強為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予思所稱其曰子思誰知為之惟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造嘗為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結述之前後五七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廷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為邪朋邪黨而以四山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索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則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

今未已夫豈同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以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  
大過是以上下相狗直言不閉年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暴虎馮河  
重誤吾君使之辱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三蛇者其為  
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  
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曰面而  
全此其顧沛於末深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或  
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喜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  
於園下之書寫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  
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舉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  
與陳丞相書四

九二

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涓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  
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燕之  
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中明大義扶立綱常一本乎忠孝之模誠展讀一過覺秋風橫雨偕  
之而集焉瑞調

○谷張敬夫書復卿  
垂詢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  
不却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惟是心也何往不濟然  
此益非常之舉慶典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說愚昧荒迷之  
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  
亦不能出死矣頗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  
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居秋賦不討則不書矣者正以復讎之  
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  
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與其君也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其厚實與  
妻之於祭為祭而食蠅蚋所食蠅蚋無異其義可謂微切者明矣而前日  
朱文公大集  
谷張敬夫書一

九二

後者乃引此以開所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  
陵寢欽廟梓宮佳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  
亡固不可料矣第一校唐小於漢新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  
何以處之蓋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焉  
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味血飲泣盡此於復讎是乃所  
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為號令則雖瘠瘠  
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  
廟梓宮之不復而為是紕繆例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諭此  
意請嚴所請之行否也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第一果有如前  
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效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更當論之此不可致



過也。其他則所論事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才者。當如何而辨。可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虞夏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為之輔。凡廷臣之扶陰建。逆軟。難。疑。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款。固。刻。剝。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仔細。盡為什條。要使上心悅誠服。則格心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動。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艱難。盡力上成。聖王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離散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乏惜宗祧者。何此尤當審度。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能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附獻。愚事從遊之久。竊視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致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各恐親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凡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誇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非。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馬免丁期。及牛年之說。宜務速。近尤非小失。不可不戒。願深察此言。朝夕點簡。絕其萌芽。勿使妄動。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仔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

朱文公文集

答張敬夫書二

九

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離散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乏惜宗祧者。何此尤當審度。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能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附獻。愚事從遊之久。竊視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致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各恐親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凡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誇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非。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馬免丁期。及牛年之說。宜務速。近尤非小失。不可不戒。願深察此言。朝夕點簡。絕其萌芽。勿使妄動。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仔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

間多有一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之則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故以為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所願。所宜顧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為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沉靜之人。以自輔。其財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吾恐其顛覆之速也。意何得汪丈書道。虞公見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致此區區。庶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為尚有可疑。蓋嘗以為內脩外攘。解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雖之義。不可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朱文公文集

答張敬夫書三

九

精實周匝。具見老成謀國體段。萬瑞



○○○答鄭自明書 修德立政

朱熹

劉封蒙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歛衽敬服常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諫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寤寐去氣華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却懷章雖得公議然得以此間暇道德修業慈憐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汲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深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滋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憲督贊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小數厚小之數雖詳而於人主之可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素有未備也此

朱文公文集

九

其所以於此者夫於此則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克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也蓋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弊俱不必深提湯劑以變藥味而欲改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權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表陋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倘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修業乃是與時國家隆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滿

明溪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而論猶頗以為恨也陳文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蓋之出處不足為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卜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為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為何如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中審狀中欲少露久遲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為善度留數字於曾哥叔處令尋的使附來見教為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修以俟時也向來不審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意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

朱文公文集

九

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未易高論空難盡言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義即當扶掖導誘以就其善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常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溪心世故若此真以天下為己任者 葛瑞訓

○ ○ ○ 與臺端書 去邪

朱 熹

素未見顏色。比執安以名姓自通。方以備清自修。乃蒙教。又枉手帖。之。海。辱。辱。成。重。謀。及。疎。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其。威。願。素。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改。其。受。病。之。處。而。其。用。以。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願。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技。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握。其。權。恒。幼。用。其。言。屏。去。姦。惡。時。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益。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亦。欲。姑。使。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進。之。則。天。朱。公。大。集

與臺端書一

九

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監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是以少慈士大夫之心。然素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愈汲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擇其波。不若塞其源。金鼓耀戈甲。而樂呼以進。席不若棄。其方慙而驚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據而處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起。以當其趨。恐決裂之勢。素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述。且又人主素以優優奴僕富之初。不責其名。而問者。謙。謹。乃。沒。

○ ○ ○ 摘奇細而一以陳之其不約宜矣惟其日侍禁閑遠迎從史使人

王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諸。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月。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藉。此。為。罪。揚。於。王。廷。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素。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素。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為。明。主。言。之。矣。願。陳。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以。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並。遣。此。人。專。此。布。藥。交。淺。言。深。今。疎。禮。間。益。區。區。之。心。深。朱。公。大。集

與臺端書二

九

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恐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一讀焉而朱其意皆後制而後之火中不足為外人道也引領臺奇不勝拳拳之意深切獨見至隱文字之美又不必言 萬端詞

似聞或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成途。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疎遠不當備有兩陳。然素用之私懷。不自己。祇欲其悉。惟高明裁之。素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通江西。順歲山寇出沒之虞。結與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歸。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欲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陣卻伍。憑恃險阻。跳浪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降。歟。死之兵固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素

與皇甫帥書一

九

顧太尉。素感特重。擇形勢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此察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素書生也。輒語軍事。近於僭率。而可矣。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外雖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半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頗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俟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近日添寇多竄伏山公。以吾兵行止。勝敗為進退。此篇亦今日一方略也。葛端湖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於某官。素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為甚。浙東之饑。紹興為甚。至天子聞念元元之無辜。傾國倒庫。以救之。而其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素於是時。儉田田野。而明公實權稅之。使得與彼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

上宰相書一

三

撫已悲怆。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為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半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初不行。反適中傷。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情。適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花。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矜。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坼。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虞。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



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餘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素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為計。誠恐雖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饑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無是以徇惶悚。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登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免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緣錢廣羅米斛。今二廣之米。雖船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糶。不至其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降給緣錢二三伯萬。

上宰相書二

百一

朱文公文集 上宰相書二 時歲收糶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文。一紙朝馳而米又發矣。且運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賊廣羅利。虛費粒。殆與臨期反撥。雖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步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款。懸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闕經費。撥時度事。最為利宜而

乃遲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需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平庚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得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得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涉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人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涉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將其侵欺之姦。餽餉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華費。爭多關巧。以歸

上宰相書三

百二

朱文公文集 上宰相書三 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伯乃現。現焉較計。毫末於餽。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橋。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曹。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收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倚寵。伏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孰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較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愚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肖為極力。牧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苟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忍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



國○就○大○就○小○時○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  
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特○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  
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縣○何○害○不○起○於○盜○賊○盜○賊○  
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饉○赤○若○黃○中○苟○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  
數○公○當○此○無○事○之○時○取○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  
有○所○定○萬○一○虜○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  
度○果○有○處○之○則○素○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觀○而○俟○其○禍○  
敗○之○必○至○就○若○國○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解○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  
也○古○之○人○同○有○難○容○深○察○不○可○窺○測○平○居○然○然○谷○無○所○營○而○臨○大○事○決○  
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  
朱文公文集 上宰相書四

之時○而○現○擬○措○畫○固○已○先○定○於○胞○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  
是○其○泄○泄○而○寄○寄○也○况○今○祖○宗○之○雖○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  
勞○賜○馬○未○嘗○一○日○忘○其○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  
敗○壞○政○使○風○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幾○幾○復○禍○至○於○  
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廢○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  
之○終○事○終○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積○微○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使○俸○  
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猶○木○日○深○憂○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此○時○  
而○在○於○遠○哉○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添○軍○募○  
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胆○隨○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  
以○進○故○先○以○告○於○下○能○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故○自○

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赴○時○務○之○急○而○於○是○所○陳○  
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棄○雖○衰○病○不○堪○更○役○尚○可○勉○志○疲○憊○以○備○  
驅○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并○理○整○  
頓○仰○公○顧○憂○如○其○不○然○則○棄○之○愚○昧○真○遲○回○不○能○為○此○無○疑○之○不○托○而○  
其○狂○妄○得○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  
使○毋○得○以○其○狂○疎○之○言○上○漬○聖○聰○則○棄○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回○養○  
難○種○委○以○俟○明○公○功○業○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逼○  
意○切○夫○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書言無隱皆實計但見其真切動聽耳雖使偏心之人遇之當不  
以為難而加怒 首端詞 上宰相書五

其狀中奏其一為昨來所乞蠲免龍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格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為名似前科提不得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為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為漳浦高知遠登忠言直節不幸既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聖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達之外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歟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罪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詳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預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尊督萬端則

會獨何必遇為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汲念有以  
 反之此又自為門下之計而非獨為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汲以  
 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  
 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遂遂至於亡人之國  
 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  
 以自蔽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  
 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請丞相所賜之書知丞  
 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  
 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嘗  
 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

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嘗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詭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臨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當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縉縉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苟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佞。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無不勝悲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任。其果若此邪。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其果若此邪。則顯然退之。惟恐其黨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也。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也。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廣幾乎。前年遂二諫官。去年遂一御史。近聞又遂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蓋雖荷知。而末遂掃門之願。領蒙出語之勤。似不為無可恥者。是以輒空腹臆。少登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宥。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繇趨拜。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重。燕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未段可與歐公論並垂。至引君為黨一語。尤為快絕。得歐論所未有。葛瑞

又與留丞相書。知人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為忠臣之說。當上心。欲觀權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為典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子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熟業之茂。不但踰往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切可起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客受盡言。固人之難事。然苟若自不為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然則願以武侯之言為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大祖聖訓日咎地於上。前也。至如勿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錫喻。至於勤錫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榮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若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則日後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唐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蓋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備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秘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



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  
早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  
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  
心○之○間○卒○以○助○成○離○敵○之○勢○亦○非○獨○幸○祭○之○能○為○已○禍○也○然○則○元○祐○之○  
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盡○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  
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溪○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  
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於○下○  
而○五○陰○莫○之○能○過○及○其○過○而○消○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氣○  
不○獨○弱○之○乎○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  
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是○為○而○汲○汲○乎○以○求○天○下○  
朱文公文集 又與留丞相書二

之○時○以○自○詭○使○之○更○進○迷○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  
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  
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意○未○獲○超○拜○而○辱○知○  
至○深○且○今○甘○扶○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救○其○狂○妄○  
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日○昏○作○字○不○謹○拜○馬○原○恕○自○餘○唯○冀○上○體○  
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隆○重○賞○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  
甚○  
又申朋黨之說而以知人戒之方是實際 勇端綢

○與劉共父書 朱賢  
○前幅所渠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  
盡者○報○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  
日○之○聰○明○一○手○之○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  
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必○詢○  
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  
加○於○已○而○未○及○也○無○且○慕○念○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矣○利○害○紛○拿○之○  
或○則○其○容○之○符○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富○之○富○自○  
聖○者○終○不○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  
為○之○能○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  
朱文公文集 與劉共父書一

更○進○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謫○言○日○聞○而○吾○德○脩○恥○合○不○睦○則○望○  
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  
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漢○  
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是○於○少○而○不○  
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  
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縲○紲○孤○獨○  
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勞○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  
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地○地○之○林○  
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當○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從○就○求○  
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



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除之。及則親之，厚之。皆不  
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仰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推其類  
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  
大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  
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從而先  
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及此而求之  
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意妙辭妙。真精金良玉之文。○此義從來所未發。有志在時者。急當  
留意。於是焉。瑞胡。

○答鄭景望書刑

朱

虞書論刑。荒詳而典。典所記尤密。其曰：『以典刑者。衆如天之無象。以  
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  
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以刑。』  
者。深放寬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  
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曰：『以法。』曰：『欽作官刑。』模作教刑者。  
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教。  
模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曰：『後世始有贖。』此五句者。從重及輕。  
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昔吳肆赦者。』青謂過。吳謂不幸。若人有如此  
而人往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傳為輕刑。後  
朱文公文集 答鄭景望書一

人往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傳為輕刑。後  
無大則過之大。人往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傳為輕刑。後  
謂有時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  
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疑重而即輕。或疑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  
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未。此士言者大略盡  
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  
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  
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  
經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以  
領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  
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老幼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

有○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死○也○大○惡○而○反○忍○於○死○  
也○抱○痛○之○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悞○後○世○  
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  
為○非○則○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忠○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  
一○端○也○今○徒○深○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過○於○重○者○則○又○  
有○不○當○死○而○死○如○墮○無○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官○刑○之○辟○當○  
之○則○雖○從○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  
不○即○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  
不○可○不○厚○也○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自○然○而○已○在○以○不○  
不○即○景○望○也○

刑  
論  
卷  
之  
一

五

○與○王○龜○齡○書  
○意○窮○居○此○學○無○所○肖○似○選○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  
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既○壞○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  
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開○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  
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  
不○得○見○之○而○意○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既○  
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  
無○幾○人○而○言○論○風○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選○選○而○有○  
以○此○以○然○自○然○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  
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聲○名○之○心○緩○其○憂○  
夫○大○公○文○集  
與○王○龜○齡○書○一  
世○之○志○然○亦○窮○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五○  
子○之○所○嚴○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  
為○物○不○敢○貽○其○一○日○之○勞○以○應○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  
者○則○心○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勝○於○與○人○交○卒○之○言○下○  
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  
終○其○為○道○士○時○所○未○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  
得○其○為○柱○史○在○宣○讀○傳○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  
相○與○國○公○之○謀○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  
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情○之○大○而○世○俗○所○謂○  
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幾○一○無○四○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豁○然○

未  
盡

鄙志消落誠不自意克收頑廉懦立之初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  
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  
今以前日失教公者自慙是以一往而廢食也於是慨然有求見於  
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遠自愛州無遠近而素之里開交游  
途有得佐下風者固以善類之益素其得於大凡事之而自傷無狀獨  
不得一投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先也不意黃緣與共向來  
郵安無取之言皆得微聞於視聽明公人不以凡陋為可棄在借為可  
濯而辱枉手筆以救宋俸咸有以稱道切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  
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榮俗陷思有以障其機流者  
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  
志則正矣矣大矣而素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唯然有一於此其惟益  
思誠獨不敢展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  
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操而克之日益達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  
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  
之責其一語一嘿一動一靜之間所繫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  
不窮其剛健中正萬寶輝光者固無所施強以素之而觀記則古語所  
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  
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  
為如何哉素又聞之古之君子道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  
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恭不如

與王龜齡書二

百五

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虞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  
而不信有道則足以與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素之區區以  
此綴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指而所謂問  
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  
往者明公在愛成部汪公恭聞家適寓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  
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  
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兩先矣素杜門養親是以  
自遠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  
介介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素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肅未有瞻拜  
之期向風馳冀日以勤止無敢凌固宋俸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  
未大公文集  
與王龜齡書三  
其本不之誠伏惟照察  
此為任事所之自有博觀之氣安臨之度要知不竭之源須從涵養  
純熟中來非果能任意而致也  
葛端胡

與王龜齡書三

百六

○○○與陳丞相書

失素

素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意而其所以  
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參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  
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  
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  
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  
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  
賢者其明既足以明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規則其自處必  
為不與同流合汙以求來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謀自信必  
為不屈不撓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奸邪樂善之誠而未  
能去其不善

與陳丞相書一

夏

必時聞其姓名識其面目蓋其心志之成遠矣况初無此意而其所以  
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  
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其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  
未至然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則必有可得而  
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焉不可得而  
之矣求士而取之文章辭賦之間則志節慷慨之士焉不可得而  
待士而謀之憂寵倖之位則志節慷慨之士焉不可得而  
況乎所以對偶駢儷使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派也  
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  
於其間者也而明公為臨於下風以開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者

其果然則素竊以為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  
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種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  
廉遠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起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  
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疾病屏伏所欲言者非一而不獲前  
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素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  
公者矣

首尾只如一句文字至此伏擒縱繳之法一切皆隨施矣大奇大奇

朱文公之書

陳丞相書二

夏



子海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大德意于  
 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筭則有所不安使必舉扶而易之然  
 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賜於士之禮則未始  
 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筭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  
 受諸孫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  
 曾子辭孫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為己甚而而賜以受其賜則又  
 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  
 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人之生也可無不為必將死  
 而後始為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孫孫之賜曾子之受  
 未文公文集 各王子合書一 夏

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常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  
 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  
 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為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為與  
 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曳袍狗  
 情安於爵祿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  
 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  
 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  
 謂少曾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聖賢周旋者其巧曲  
 支離所以為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扶本  
 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樂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

議論極虛平發得手於自見與致為端詞

○答魏元履書

朱

來文所云欲於論語作教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為腹中偶有所見不能盡其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未也若元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惡意則以謂先主見義不顧其後俱失當劉琰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為在其知權耶至若猥視夫權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捧罪狀討以我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而後有微近諸處其小者如耳是之類其大則決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告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藏其為漢漢鮮之志如青

答魏元履書一

三

八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雖而子房後聞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此則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專意以為如何

起一段話可使梗概著述者流汗欬筆然未有未焉端調

○答安仁吳生書

朱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向之高遠為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彼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動懷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為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未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乃時寇岸俗肆若老成人之為者至若於物猶其不不當讀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人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賴子之樂未嘗自適曾哲之志非夫子仁之再三

答安仁吳生書一

三

而子亦未嘗肯通以告人也豈若其為自奉通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與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與吾子理脗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患紙簡墨受之無訛不敢發封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無所不至矣為前輩者未有微勸後生成就人才之意自當如此○近見編書作序者必歧為難認以示高重及叩其底蘊則空空耳對此可當反袂

荀端調

伏承示論太極而銘之失。偷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  
他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  
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其真。而反以累之。  
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  
忘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  
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  
音所撰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  
底。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  
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

答陸子美書一

百三

其在目前。而古今立。今懶懶不說。只恐自家見得未嘗如此。分謂立  
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而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  
自向為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  
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  
父母。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  
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  
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  
固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  
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而銘者。但取其始為宋濂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  
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

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  
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  
眼。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格。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  
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  
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  
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  
其所論王道。緒絲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州  
辛卯。此却。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  
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剝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此由可誦。為瑞詞。

朱熹文集

答陸子美書二

百四

其前日。須有較官之除。方該告下。通行。而張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聯  
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  
所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  
所出者也。聞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  
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  
一一鵠論。不勝感激。所誨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  
蓋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為至論。喜合惡離之病。既治尤切。數日玩味。  
未始有尚未論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崇崇煩讀者。政欲明辨審問。懼  
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較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  
朱文公文集

與呂伯恭問答一

五

孟子曰。湯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禽獸低昂。自有準則。  
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疑。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  
工夫。如儒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  
資。恐當以類乎江大為樣。轍回禽獸低昂之用。為持養欽藏之切。斯  
文之幸也。孟子漢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華。得詞  
說。語本實一言與之。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語類舌較。  
勝負。非蘇氏之與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區區與之辨。即氏  
我康即一以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  
舉枉尊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求之高闊矣。謝先生語其大。以謂從  
事處低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

乃禮之本也。時事常味。聞之。近時議論者。非類情。即孟浪。名實先沒。  
具舉不偏。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正當之  
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素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  
養欽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  
紛者。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說。  
經誼聖訓。為異說而不甚。以為非。則如素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  
為。極言嚴論。以曉一世之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素亦何苦而繞繞  
若是。耶。故使類乎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拯世者。亦必有  
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  
朱文公文集

與呂伯恭問答二

五

此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類乎。只做个  
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類乎。幾於釋老之空寂矣。  
素竊謂學者。固當學類乎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戒過。不伐善。施勞之  
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  
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周。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  
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類乎。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語  
舞。與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他私意。只是要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  
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  
其可以足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  
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素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大與道。



采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  
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  
淺耳。宋唐景之文。素稱亦常好之矣。既而思之。其害雖微。然其實不  
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絕  
不收。視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開桂  
孟子之耳。此谷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  
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  
非特學府。而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大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  
大。則漸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益不少矣。伯恭尚  
左。今之宜其未之思。邪。其既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掩而陰予之耳。  
朱文公集

與呂伯恭問答二

耳

則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當竊嘆息。以為若正獻萊陽。可謂能惡人  
者。而獨於舍人大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  
至於家學。亦可謂藏於近。而達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  
自誤。而渡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楚上聖  
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  
後心得。所得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  
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動於儀章。蹈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  
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然者在言中。  
其實却無端。的下一工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如此。故言之左右。曲暢。昔謝

又與陳同甫問答 古事  
及中未同人。歸。始知前事曲折。所以慰。身亦嘗別。附。不謂尚  
本。這也。然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止寄。還舍。以未。弄。福。  
是以為。外。而。細。詢。未。使。又。詳。踴。終。成。心。之。孫。重。增。歡。也。事。遠。日。忘。計。  
今。處。之。貼。然。矣。素。衰。病。枉。門。忽。此。生。朝。孤。寡。之。餘。方。深。更。恰。乃。蒙。不。忘。  
遠。寄。新。詞。寸。以。香。果。佳。品。至。於。裝。材。又。出。機。行。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  
豪。宕。清。絕。各。極。其。趣。而。後。之。空。山。熊。牧。之。社。故。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  
不。善。題。耳。而。論。縷。縷。殊。微。微。東。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辱。得。失。本。  
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本。元。有。不。平。之。氣。區。區。獨。獨。意。此。始。  
平日。才。大。高。氣。太。以。論。太。陰。陰。太。陰。之。過。先。以。因。於。所。長。忽。於。所。短。雖。  
朱文公集

朱文公集  
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  
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終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  
然於此。見。短。準。絕。不。改。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難。育。有。莫  
能。拿。也。是。宜。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聚  
其。心。果。而。行。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  
甚。微。也。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  
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  
人。不。知。有。仁。義。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  
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虛。敗。論。其。非。但。不。其。



朱熹

五子集藏序

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頭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公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人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魯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悲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書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

孟子集義卷二

以漢魏解經諸儒為有功後世。真和平切至之論。萬端調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何為而作也。予思子夏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廢致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大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謀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魯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

中庸章句序一

五

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治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夫今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從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益與未有若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遠矣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讀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同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朱文公文集 中庸章句序二

朱文公文集

中庸章句序二

五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蓋自魯微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益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益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恥焉則亦庶乎行遠非高心一照六爾。此在大學序皆係經傳之言不可作文字讀也。 易端調

朱  
素

百七

劉氏漢末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大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  
 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  
 語之讀今亦浸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  
 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  
 取合與其題疏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  
 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歎詠歌以尋其大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  
 喻立說苟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速於性情  
 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  
 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陸  
 析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

夫子刪詩不廢鄭衛此序意亦如此○為端調

同集註卷二



朱  
素

23

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有所謂察然者彼小人者  
 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  
 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王邵杜先生尚書穎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  
 本朝得故丞相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而亦異然求  
 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踴躍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其見於  
 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茲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宋之今人則如太  
 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鹿中一日數  
 為言被詆太上皇帝親擢以魁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  
 府事今上皇帝於初階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  
 壇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約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上疆於雪皚皚

梁

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欽服。心服至極、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  
 為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玷污也。  
 然則公之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  
 韓詩數十篇、守節及變、則又適在葛杜頽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  
 以致款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乎、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  
 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者、皆得與公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  
 建康、則公致幾十年、而其子聞詩、凌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  
 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瀟馬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  
 公其官、其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鉉錫耶以誌其墓矣。

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  
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凡而止也以是勝私  
起懦而相與師慕其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  
事愛民為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因  
步安穩隱然真有恢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  
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理精論快而文之開闔絕大非王公不足以稱之葛端詞

○李公奏議後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消息之不  
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而或至於亂然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  
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靡爛泯滅靡  
有子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  
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  
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隆而公者其所謂能弭  
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碎  
瓦崩頽相傾莫有敢以愛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  
極言其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  
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子山嶽萬鈞之重前  
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  
遂即儲虜然自聖廟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而割地講和之說  
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教陳出師進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  
志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曉開廢起遠竊避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夫  
守矣建炎再遣有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攘夷狄為已任誅僭逆定經  
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  
城郭建造張所燕河北傳亮收河東宗澤守東城而傾國陝南并樊鄢  
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幾七十餘日而  
又遭此以去其在紹興同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假

以議和退避為非榮。然和反復以終其身。蓋既處而諸子集其平生。其  
州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  
化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五  
指。積之門。今少傳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  
美矣。公之孫晉復使書其後。以推明之。嘉祐不致。而其請愈力。不得  
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  
用於靖康。則宋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  
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  
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濱。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  
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庸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  
未之公之文矣。  
李公泰後序二

不勝大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  
為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  
而泣。此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搖尾  
於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  
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  
因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補遺之言云。  
悲歎慷慨。婉憤而思。長有不忍再讀者。○李公泰議。余舊有藏本。因  
辛未歲。留燕邸。不及編入。讀此。深恨當入之三編耳。此識。葛瑞調。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  
屢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  
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  
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  
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  
蓋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荆州牧張侯敬夫。  
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  
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  
以然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  
朱文公文集  
張南軒文集序一

之微。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經大用。  
巨細微莫不洞然於骨次。而無一毫功利之襍。是以論道於家。而四  
方學者爭往。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未其言。嘉其績。且將  
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負其故業。得四巨編。  
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共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  
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慨然開卷。亟讀。不惟盡數篇。為之廢書。  
太息流涕。而言曰。世沒有新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  
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  
傳。凡數十篇。又益吾舊。出其佳處。還書誦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  
定著。篇歸也。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其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益



○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  
○一也○然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此年以來方且窮經會  
○○諸心而願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  
○○其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極高遠而卒反就於平  
○其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度之矣○願以序次之不時  
○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得乎編帙之間而讀者或難能  
○○信其同之惠是則予之罪也已○大程先生乃復至前所蒐輯纂伍  
○相校所以敬夫既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敬夫而不死則  
○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行而如哉○敬夫之諸經訓義唯

卷之五

五

○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  
○○之亦有頗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其經籍口義一章附於表  
○○後使敬夫所以克齊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  
○○中乃深未見其止之歎不啻三致意焉○蓋見悼惜良友悲惻誠  
○惻焉

○○戊午謹識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  
○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  
○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  
○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悲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  
○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宮枕干不與  
○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朋友雖不當其臣  
○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  
○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民  
○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報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  
○○

朱子

朱子

朱子

○而不還○子之所痛憤悲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  
○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  
○○至於紹興之初○時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益以提告恢復之  
○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播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丞相秦檜  
○歸自虜○度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皆尚明○心○而正天下之人無不  
○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  
○和之○清議不容○詔書垂斥○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  
○檜乃獨以梓宮長樂籍口○攘却衆謀○焚厥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  
○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患仇敵之虜而歡宴安之樂  
○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逞姦謀○而向者冒化清議○希意

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  
 今○日○之○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  
 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  
 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  
 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  
 則○是○二○公○之○言○而○已○盖○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  
 者○其○存○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顛○覆○廢○弛○之○餘○邪○孽  
 之○徒○反○忌○憚○而○亦○不○能○新○伐○銷○鏖○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及○決

朱文公集

戊午鐘錄序二

論語纂訓序

朱熹

論語纂訓書無差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  
宗程氏蓋外此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  
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  
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  
辭義於衆說散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繆於聖  
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  
末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見乎此者况後世  
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  
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而  
朱熹公集

論語纂訓序一

百九

爲甚難者又如此則其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亦難者求至乎其所以  
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審過矣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教千百  
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  
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  
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蓋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其  
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  
平教自見大家

馬端綱

送張仲隆序

朱熹

士大夫任於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於茲矣屬者天  
子慨然發憤以恢復疆土報雪讐恥爲已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賢  
材而用使之風落展與當食康歡於是天下之士祇承德意始復相與  
刮摩淬勵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草布窮荒之  
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  
之衆多且通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強弱視前日亦  
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  
急夫豈固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  
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  
朱熹公集

送張仲隆序一

百十

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  
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由此而曰事未  
可成或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  
而自滅其身固雖富其民必貧矣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害必必  
速而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宴然溺  
於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以矣及其口然就於有事之際則反  
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誠於百里則善其獲其惠而姦盜悍其威  
而開廣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  
嘗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熟乎其有聞  
矣今人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德飯自愛



止之學從家為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  
者也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  
凡此之致使人悅懌焉端明

送張仲隆序二

二

○向鼎林文集後序

朱熹

○子房五世相韓亡不食萬金之產弟死不憂為韓報讐雖博浪之  
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報其憤然後秦人間事  
引辟殺訖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  
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而目為如何人其志可謂  
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  
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然見其高情遠思播於聲詩者後世能  
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瘼君臣父子大  
倫大法之所存惻然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操之高語言之妙乃  
有可行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義之詩  
宋文公文集 向鼎林文集後序一 五二

非不備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早勤而  
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  
而於薛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廢  
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如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  
來慶流宗支輝聯赫奕不可稱數然遠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  
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鄰而靡其家族宣霸  
府之號令而惕其威靈以至擁旌守孤城以抗強虜百勝之鋒過群  
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殆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忠仇辱  
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  
勸上以還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

吳文公集

向鄧沐文集後序二

百五三

漳州教授廳壁記

朱熹

教授之爲也。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不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屬化服之使躬問學。猶編無出入不悖。所謂然後爲稱此非力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循庭訓學而守其圖書服範之藏。其體至重。至金枝出納之儀悉盡。其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振攝。其任無則焉。必皆兵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危者亦有所難而不敢違。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待言則言之所能察至。

卷之二

陳君授學無壁記一

吾邑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余之仕者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免其任者如彼其難。故乃幸有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聞之。心竊然。思昔年之在館。子粒共寓五之舍。因得盡觀陳君之治學者。予謂若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柱堂。實且以勵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學教人才之本也。豈可爲侵老食貧之地。葛端誠。

三

○存齋記

朱熹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游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為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許與俱歸以共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兄弟相為築環堵之室於教廩之左將歸時遂罷而居焉惟夫子為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為生之學蓋有意乎孟子所謂存其心者於是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其今也以此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為庶幾焉耳矣而公亦以予以其名之之說則先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

存齋記一

百五

抑密謂之入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泰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為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同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厲也予不獲謹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

叔法蘭錄  
萬端詞

○南嶽將山後記

朱熹

南嶽唱酬記於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於未發滕業伯崇亦別其群從兄弟而未始開水簾之勝將饒雲峰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嶺州燕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嶺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烟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已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益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止相與思緝計論以果其說則其於詩固有不可不暇者焉丙戌之興盡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在善也而夫人之所以懷懣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若詩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寓難喻之懷然

朱文公文集

南嶽將山後記一

百六

則前日一時瑤柱題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意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或惜者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澀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感而情發不免於流況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慮之微其可以發哉耳日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我懼譽者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予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詒毋忘於是盡錄贈虞諸詩於簡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一時高瞻聚論嘉致可想也篇中及復作詩之意極有古韻萬端詞



拙齋記

朱熹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日相便坐之  
北窗而西人罷竹間待前人所為秋耕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  
其頗歛瘁伏又特甚意欣然樂之同稍易其舊收稅折之尤者而曰  
為問獨仰而嘆曰此屋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榜曰  
拙齋而以書走貳貳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為理吾子固是而  
予之一言庶予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予蓋未始得游於趙侯也然  
其直諒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及其為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  
作聰明而吏民安境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仰惟焉今也乃於其言  
而得是志如此則卿之取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說且自念  
拙齋記一

予之拙也拙於名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者  
乃是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  
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其理而守之也其窮  
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  
蓋其所用其智巧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用其  
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  
已卑矣且簡不輕自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為如何哉若予  
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願輒自予為是以記侯之齋者視  
侯之為拙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為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  
以見屬有不可虛者姑亦書此以發予之意焉○古賢遠之至○焉然

信州鉛山縣學記

朱熹

信州鉛山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為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而  
於此為不南乃彼其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山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  
度地偏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弦誦黜則亦既二十  
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立通儒堂下俯仰太  
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畝山度材致用而  
房校其費當君憲以歲十有二月而中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  
落成其間題額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已席之設與  
凡一以事官於學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為之名聖田立饗舍日終  
弟子二千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兩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歎言曰  
信州鉛山縣學記一

信州鉛山縣學記  
信州鉛山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為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而  
於此為不南乃彼其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山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  
度地偏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弦誦黜則亦既二十  
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立通儒堂下俯仰太  
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畝山度材致用而  
房校其費當君憲以歲十有二月而中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  
落成其間題額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已席之設與  
凡一以事官於學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為之名聖田立饗舍日終  
弟子二千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兩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歎言曰  
信州鉛山縣學記一

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真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最以其趨日以  
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入或窮高極遠  
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  
常倚於一端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  
徇俗之流。又或鼓其誕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持氏之東。其  
有不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  
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為有能因  
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德。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  
掌論當世事。談深不窮。蓋嘗有意於為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  
辭一色。固常有餘力。惟其以一切治理為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  
也。其文集。信州鉛山縣學記二。

發如此。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平教自條暢。葛端調。

西原卷記

朱

予少好佳山水。其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逞其志於四方。獨  
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時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  
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士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  
中。其岩壑。出溪山水。奇怪。同平生所創見。而於岩壑水石之間。又得成  
紀崔君馬。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庭。少慷慨有奇志。  
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  
相趙忠簡公。趙公先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  
為圖記。得西原卷故地。於此龍湫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  
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  
朱。其文集。西原卷記一。

其

收。其文集。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精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迎也。  
一旦為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此能以祠諸葛丞相。世益少  
成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為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  
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為人。而重嘆  
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郡。來宿臥龍。君  
司臥龍之役。大予既書之矣。願西原獨未有紀。復能為我書之乎。予曰。  
謀哉。於是意欲其說。俾刻焉。  
文無他奇。而筆致雅健。是以存之。葛端調。

崇安縣學田記

朱熹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邇大夫之賢而有急於牧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養士之費。非或有故而不能則，則生無所仰食而往還散去，以是政堂傾圯，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闢。然又不二歲輒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廡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為飲食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西晉。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嘆曰：吾知所以廢之矣。於是悉而歸之於學，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年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乞予所居之

崇安縣學田記

百六

開書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始而或至於廢。予惟三代歲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廉於學者，官者宜數十人，而考之禮典，未嘗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其家多田而其人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名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會於孔子之家，則已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厄於貧乏，不得與為農工商者並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義飯而學

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敗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貪欲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願乃肆然愛於中國，豈屋運堯、良嘯接吟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其所被而患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小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整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孝者，職其事者，入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舍合之私焉。則

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學田記

百六

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示學官碑記文字最難如此不板者。葛瑞詞



○婺州金華縣社舍記

朱熹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歎  
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季氏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  
司而諸公之胥不易遺也吾將歸而屬諸卿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  
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餉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  
即登朝廷典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為其卒之年將東果大飢  
予因得備數推辭未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  
矣予因竊嘆以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  
予所奉社倉書於諸道募民有欲為者聽之民益多慕從者而未幾予  
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為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汲  
來文公文集

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曰。其大人出家數五百斛者。為之金舉。縣蔡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歛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毋見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卒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為疑也。子其可不為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鄉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為此。特因其積。廩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成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持。且前乎此。

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之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晦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望人益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叔度所為之善而無疑於予前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拍案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朱熹

休寧大夫信安侯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為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  
之為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為慮中乃愈其不然而今則遂  
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  
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剛而喜聞  
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難以力  
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為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  
卒不敢以為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異  
為其吾之同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屏然無事之可為也○吾將更葺  
廳事之東參探宿佐屬誅之什而楊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為我記之則  
朱文公文集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一

後之君子蓋知所以為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為此可以  
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難之  
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於堂皇之上則佐簿書石法  
律日夜苦心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  
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之利而除其  
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孔乎  
今日之無事而反觀前日之履事為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  
○如法王朱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  
者則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足以知此矣彼其所以所以喜於政  
成之無事而不遇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送客於此以啟思

前日之以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  
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急為書來求以  
示朱者使於此邦之俗既率之志尚有考云  
徐理純備無一錄錄之云 葛瑞胡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朱 泰

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  
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如河南  
而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  
之熟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  
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  
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存於後世獨其通學之妙有不可誣  
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  
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  
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  
朱文公文集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一

生子曰顥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  
得從振奉陵周公惇順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  
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為諸儒倡則  
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  
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有家而  
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然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  
可代之既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  
孰為輕重所施詭為長常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  
或曰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講幾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  
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

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  
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說字誠之其為此邦  
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眾人所  
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用意深穩 葛瑞詞

朱文公文集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二

百六



○ ○ 收齊記

朱熹

余為是齊而居之三年矣。錢案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  
終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配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  
以其志之為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  
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常閒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  
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  
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  
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  
此。其心而措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為。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  
為進德之進者。亦可謂憂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

收齊記一

可院

詞氣生舒。有燕居中天之意。葛瑞朝

常。我哉。予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常世。有甚於余矣。而有  
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天  
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扶策請書者而謂  
之學哉。予方欲以此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為

○ ○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熹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主  
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  
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印常君。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  
聖賢教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餼。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從其出入之防。  
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先學者。兢兢始知常君之為吾  
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閤閤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違於學也。故嘗慮  
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今舊為若干卷。度  
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今舊為若干卷。度  
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今舊為若干卷。度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一

夏

已大其明之德。而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欲以存之。  
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  
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  
之名教。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  
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翫味。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  
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  
者。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鈞鋒名干祿利。而  
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  
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  
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

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傳其間辨之起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  
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  
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木○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  
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請○書○之○地○而○後○宏○其  
規○宏○其○度○脩○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閭○中○之○歲○則○夫○天○下○之○理○其  
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  
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閭○之○後○始○於○慶○元  
初元五月辛丑而或於七月之戌成材○覽○錄○食○之○費○為○錢○四○百○萬○有○奇  
○事○居○既○畢○其○屬○輪○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係○之○許  
侯○知○斯○成○有○以○資○之○至○於○蜀○郡○之○守○趙○侯○伯○瑣○十○二○邑○之○長○陳○君○壯○等  
朱文公文集 福州州學修史周記二 百七

亦以其力幸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孝仁蕭孔昭也  
書多而理愈味事勤而心愈放真淵源竊本之言使人讀而知聲焉  
端訓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朱 素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將之祀也○按大史  
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有卷名子將有橋名  
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  
復可見而公為此縣之人益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  
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服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  
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  
其學官講堂之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  
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真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素  
雖三代之前帝王之典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  
朱文公文集 平江府常熟縣吳公祠記一 百七

而人之視聽服習以入焉者○溪○若○夫○向○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  
荒之外○爰自太伯采桑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  
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益亦樸鄙而不文  
矣○公出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此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  
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立不可謂蒙傑之六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  
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遠其曰木之則無者○雖若見諸於子夏然要為知  
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  
則其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親有勇足民之教  
吾有不乏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  
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誠明之旨○亦其意氣之感然有以相契

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迹。蓋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相。今。金。吳。通。而。裁。輔。文。物。之。威。德。異。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成。統。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燕。喜。聞。其。事。而。樂。為。之。書。至。於。孔。子。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而。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以。道。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師。承。倫。福。輝。事。無。應。而。者。飲。食。之。議。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燕。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勝。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六。月。甲。申。中。其。官。封。賜。朱。文。公。記。

平江府常熟縣吳公祠記二

百七

世河發意鎮細不淳。着端訓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朱熹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毅郎徐君揆選平先生徐君存而令知縣事金華郡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鼎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為書來告曰願有記也。意者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與訓蒙善教惡又皆足以為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為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群巨姦舍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政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為公恨也。至朱文公文集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一 百七

於叔頑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鄉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遠乎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香肯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易其名及之思也。是則識者備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革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饒焉尊尊之意而撤其限以示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秉不



同而異也。亦與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  
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而逆者。又不免有  
歧之惑也。然則。是堂而有志矣。五君子之事。又不可不知其時務之先  
後。而循序以求之哉。耶侯諸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繫矩之一言。其平居  
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  
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為此舉之  
意。然而已哉。固為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  
青尾。皆隨已意。夾舒中。間以斯體行之。筆力。後瑞。葛瑞。調。

徽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一

五五

○觀心說 佛 明心觀物亦是物在心外物與心對 朱 熹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  
者。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  
理得。合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  
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  
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  
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於前。而倚於衡  
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未熟之間。而學者之  
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  
夫文公文集 觀心說一 可六

結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  
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  
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  
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晷之所為。得以悟亡  
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  
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以具之理  
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  
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殺。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  
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  
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恭前倚衡之云者。則為

忠信萬敬而發也。蓋曰忠信萬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遠而不見。其在是  
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  
於後。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  
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如目視。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  
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  
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能無惑於斯耶。  
知之明。辨之確。侯一過。如沃冰雪。萬端開。

觀心說二

百七

○王氏續經說論王通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  
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教語言之不類。  
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  
未嘗亡也。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以具有明法。若  
可階而非鳥。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極其本。謹守力  
行。以踐其寔。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  
已慘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  
計。則不惟稍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  
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  
宋文公文集 王氏續經說一 百七  
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  
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于其  
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願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  
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  
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明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  
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問而告。  
則入於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益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  
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以得其至善  
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達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  
至於甚不得已。而年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漢學於無

竊願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振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賴謝之詩。是豈有物則采興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藥荀悅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較功德德。蓋未有以相若。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據其間。意欲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

王氏續經說二

百七九

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跌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却福隣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

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志趣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慕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後惜之。而有取不暇於三子。是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嘆哉。足已不學而粗有可用之實。一語評盡。葛瑞詞

朱文公文集

王氏續經說三

百八十



○ ○ ○ 後王仲本朋友說

朱 熹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賴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其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自三者之在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同安盡其道而無悔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之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最重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

後王仲本朋友說一

百八

人之所以重使可待孔友之方定友之本此又先生言外之意也此說未許微透即醒者藉口葛端胡

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廢弛者也然夫四者之不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強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侯書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預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極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王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原所以獨

後王仲本朋友說

百八

○ 跋宋君忠肅集

朱 熹

○ 同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而則於天。此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 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 屬時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 於國之難。履鋒鏑。蹈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 左之。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無忘於國家興復之念。○ 有所不得已而強為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 而莊生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 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壯奇磊落之氣。至於掛劍之章。語尤悲。

跋宋君忠肅集一

百

此則海濱之末。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 而南強今為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 於乎哉。

南強有風霜肅穆之氣。萬端。

○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朱 熹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 程氏。師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 以前。載籍未具。而常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 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 不可得。則聖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 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 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 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追求其說。以進。愈。○ 後而愈不。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

大文公文集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一

百

然後豁然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又曰。學者於經。○ 之入。端而於其無味之處。蓋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 當驟進耳。龜山既後進多。遂之遊。後舉進士。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 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 為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溪之子。母安仁。縣君。○ 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 於舅氏。陳公范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 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為叔父將士。即庭之。溪中間游大學。被鄉薦。皆。○ 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繼非常之材。○ 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居。

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為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招以為右迪  
功印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則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者恩特改承務  
印及免奏會奏丞相檢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  
山生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  
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運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閬帥幕府  
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為而公治文書惟謹  
日訪民情咸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  
數十為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即移病告  
老帥始憐謝公為強起一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  
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二

百五

朱文公文集  
有○情○家○海○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純○純○致  
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醫○官○杭州○為○賊○死○公  
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遺○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  
行○津○農○圃○之○事○無○不○究○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決○議○者○恨○之○所○著○書○有  
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策○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龜○山  
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時中禮法  
後公十六年卒子松承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  
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開闢閨女適某人間  
於是以前切即為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  
嗚呼賢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願自秦

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先以有  
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來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微幸於  
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兩山之所以學其亦是以觀矣予是以著  
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  
事虛純而文詳實用意嚴重不支  
葛端訓

朱文公文集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三

百六



朱熹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才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通統而與其  
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  
無異法是以前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德業之不修而不憂  
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範為最下然時備有實用而不  
可闕其為法度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  
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  
雖有鄉黨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則訪之一途監試清獻附試  
雖有鄉黨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則訪之一途監試清獻附試  
朱熹公文集  
學政貢舉私議  
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  
可強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  
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  
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大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  
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眾而令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  
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遠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  
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較計得失  
於三舍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

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  
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  
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  
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  
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  
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舉之思以塞  
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  
定志而無奔馳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  
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雖此而遂陳之  
明道學論上下千古無有過之者焉端綽  
朱熹公文集  
學政貢舉私議二

○○○論學者立志  
專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  
而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  
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  
功夫。進趨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痛切之至。能使頑懦興起自立。萬端詞。

論學者一

論學者一

百九

象山先生全集序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惟一。  
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  
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  
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眾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  
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  
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  
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  
外於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霸術行。功利之徒。外假  
天理。以適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  
陸象山先生集序  
王守仁序一

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  
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詭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  
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  
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  
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  
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  
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  
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  
一而已。故吾嘗新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臨  
南之有同異。而遂欲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

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率。和勒說。雷同如接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以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特重劉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請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標批精警之美惡。人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陸象山文集序

王陽明序二

二

陸象山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鼎靖調甫 評次 弟葛 鼎宏調甫同評

集序

王守仁一首

書牘

與邵叔誼

與曾定之

與胡季隨二

與趙景

陸象山文集

目次

三

與李省幹

與朱元晦

與朱元晦二

與劉溪南

與張輔之

見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辛幼安





問制科解試

問賑濟解試

問德仁功利

問料敵

問漢文武之治

又自試策對一首附

書解

外學近乎知

外友不如己者

君子論於義

仁為美

保民而王

學問求放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雜著

讀書何始於漢

語錄

語錄一則 論荆公

象山文目

陸象山文集

與邵叔誼 心學

陸九淵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惑至今  
嘆服不能殫忘矣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  
其所為勿怠勿盡蓋著益察日濟於統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狄未  
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意外樂成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  
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  
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此此之謂異端心遠日休心勞  
日拙愚為之辨也宜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  
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然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  
作東山文集 與邵叔誼一 七  
此亦莊中正足以有教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圓月  
異而歲不同然雖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林疎絲源泉混混而至於放  
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  
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  
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止其後曾子亦  
無幾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為魯在崇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  
顏子哉魯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惟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忠愚不肯  
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豎之夫亦帝堯文王  
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羞也

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釣是人也已私安有  
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  
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語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  
巧者又復眩惑其間此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  
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猜  
忌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杆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  
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教之其初則易  
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  
端緒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固可立待要之其終本  
陸象山文集 與邵子一

夫夫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  
者亦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  
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  
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猶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  
而不厭故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  
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  
續解懸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論期  
前稊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據猶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誤哉  
大學致知格物之義未必如此然使學者一其聰明先立乎大未始  
不為知本之論 葛端訓

與曾宅之心學 陸九淵  
葉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  
日望書到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閑猶子魚之  
計以歸內外撫棺視定之後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度至山房山間泉  
石頗多遠近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  
之旁郡朋友往往集應酬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霖不解遂以  
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下山遇盛价致書致數日抵家病又增  
劇也日少延始得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  
人傳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  
中得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  
與曾宅之一

存心之說 孟子曰存其心某嘗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又曰其為人也不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  
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縣外  
鑒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兩病於  
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  
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



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曉之。而勸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夫。  
難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歷。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咸。  
時。蒙。彼。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與。端。邪。說。充。  
塞。滿。途。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  
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出。至。深。崇。尚。  
皆。不。故。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  
難。哉。夫。子。曰。仁。遠。乎。我。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人。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通。而。求。諸。遠。事。在。易。  
陸。象。山。集。與。曾。宅。之。二。

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  
者。謂之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  
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  
曰。子身不能居仁。孝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  
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  
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  
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  
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  
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

之事。則愚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  
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  
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絲毫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  
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時。  
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  
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實。實。不。尚。智。巧。  
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  
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預。行。  
而。言。同。道。日。東。文。顯。目。勝。事。實。理。於。意。見。典。則。蘇。於。解。說。一。機。密。之。  
陸。象。山。集。與。曾。宅。之。三。

二。依。故。故。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過。又。  
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要。然。  
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  
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二。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  
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  
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  
於。正。猶。易。為。力。也。未。書。滿。而。無。歸。之。說。大。槩。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  
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於。宅。第。  
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余。已。私。為。之。  
之。人。如。在。陷。窞。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園。圃。橫。繫。之。中。規。矩。知。其。不。



王文公祠記乃是斯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餘子未嘗學問安肆指議此無是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  
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所之幸  
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  
亦不能無維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  
所送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  
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  
於聖德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顧子之賢  
夫子所厚歟哉賢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顧子者然亦自知非  
陸象山文集 與胡季隨二心 十四

後請市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顧子之賢雖其知  
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弊色貨利之累愈恨縱肆之失夫子答  
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以見之過惡而  
後為己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  
皆其私也顧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  
能自已故卒能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  
明達固居特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  
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乎貢而在  
魯子私見之銅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

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患其  
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  
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原中適重夫子之  
愛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遠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  
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軍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三子之智蓋其美矣是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俞叔孫武仲之流耳若  
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顧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  
人矣子雖未及顧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顧子同學矣知上則其知  
公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公并以究此理  
陸象山文集 與胡季隨二心 十五

空明之論繹而思之工見精實不見玄遠 葛瑞詞



典趙監 末道

陸九淵

吾論新工尤慰勤念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適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  
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絲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  
其本心外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窮物  
欲者既馳而不知止拘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通而求之遠事  
在易而求之難道遠而事難意見不實自作難耳溪知其非則  
辭謝而去而待所止矣道本自若豈知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  
得哉邵登此溪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典趙監一

十六

陸象山文集

明快 萬端調

典李省幹 師道  
先聖賢無不孫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  
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鳳書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  
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  
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華陶矢謨其間曰朕  
言惠可底行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平訪於箕  
子保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適於荒野八宅於河自  
河祖毫陰厥終圖爾爾唯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為麴藥若作和羹爾  
為醢醢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  
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  
陸象山文集 典李省幹一 十七  
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  
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道  
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天子者多矣顧淵閣子審再伯牛  
仲子固無可與外此則有南宮适密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  
前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  
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無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  
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  
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矣矣宋我子貢有若  
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將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  
乎子張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世哉非以愚



魯得道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矜於聖人。寧我子貢有答。猶不在此位。况將及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配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吾亦鄙文數篇錄。往幸熟讀。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欺也。

昌黎師說以意勝。此又以理勝。理在情中。非先生所能得也。 昔端胡

○○與朱元晦 無極太極 陸九淵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沉之劇。不得胡問。修又經時。日深。雖聞已。則聞未事。何日對。敬伏想大樞素。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奉天下。恨未得。即開。餘。以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救。應。兩。舍。而。近。寶。龍。山。之。宗。巨。陵。特。起。龍。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象。鳩。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間。合。為。派。流。乘。流。數。里。兩。崖。有。塔。松。怪石。如。塔。如。壘。中。為。茂。林。峻。壁。水。雪。傾。倒。射。飛。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可。以。觀。佳。處。以。玉。同。昨。龍。未。易。優。劣。往或。且。子。能。一。廬。以。相。從。某。亦。自。為。精。舍。若。其。則。春。間。携。一。徑。二。息。讀書。 陸象山文集 與朱元晦一

其上又得勝。廣為方丈。以居。前。抱。關。山。奇。峰。萬。壑。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傳。教。康。廬。之。集。加。款。於。輪。湖。茲。猶。茶。肉。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玉。丈。當。有。督。以。平。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幣。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平。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克。舜。之聖。而。詢。於。魯。堯。曾。子。之。易。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幼。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臨。子。之。言。可。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平。理。致。雖。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

不極非周 時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  
人之大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  
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  
靜並言在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  
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  
也凡謂按山急迫者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中已意是以輕於  
去而後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入無古  
今皆愚賢不肯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按山之書已不能斷斯言矣  
而兄以貴按山幾序兄向與按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  
不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

與宋元晦二

字

大極者實有足理既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蕪弄於  
無極之問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不足不能不能豈以人  
言之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大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  
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  
則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  
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  
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  
上益容之吉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踈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  
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  
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人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此文義者不知之矣自  
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害  
不能以三陽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  
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  
是與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中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  
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於謂濂  
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  
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  
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  
而太極即是此言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

與宋元晦三

世

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  
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  
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  
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  
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濂清遠詩文  
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諸右者  
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濂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  
之篤乎按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  
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  
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其

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  
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今梭山寬心游  
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  
然後可以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  
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  
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  
之可三否之可斯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  
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  
為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况今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

陸象山文集

與朱元晦四

方各足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  
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  
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歷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  
草必俟游詠耐以紉緯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  
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大段之辭願兄無易  
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  
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歲規切磨  
之益蓋亦甚上獨岸此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  
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  
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併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併未

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  
政速惟為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議論明快不復支飾真古人之風範之今日則友朋為爭訐矣嗚呼  
友道喪而欲道之明也豈不難哉  
葛瑞訓

陸象山文集

與朱元晦五

三



與朱元晦二再論無極太極

陸九淵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待對方深贊喜。冒疾還興。重為頻嘆。賢者進退綽綽有餘。而吾惜者為世道耳。承選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軋。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悅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台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而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儘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時音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未書海。淳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盡言。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上意也。近斯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而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

與朱元晦二

○與朱元晦二再論無極太極  
○亦可憐也。人道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吾象○而獲物者。天之職也。成形成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之化育。以立君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勿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善道。與其君論道。經邦變○治。使斯民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所無常○師。周旋於存言。清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私○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其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

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時昔明言善議。舉○服膺而勿失。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素前日之習。勢當如小陷。穿如避。荆棘。惟斯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崇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弟明○弗惜。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從有力。每切敬服。當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得書。但見大辭。繳繞。氣象。極迫。其致。辨○處。頗守遺。就。幸。合。其。費。分。殊。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因。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晚。陳。同

與朱元晦二

○為漢唐分疎。即更脫灑。落。今亦欲待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脫灑。落。古人實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同道之表。文。終日勝。事實。徑。意。見。典。訓。無。於。辨。說。揣。量。換。寫。之○工。依。故。假。借。之。似。其。條。盡。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不○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先。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秋。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賴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益。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



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猶未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憾。幸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其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人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之。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已若謂之曰。無方無形。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狀無象。其可也。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

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無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也。元亨。則元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大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無至義。大學文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至大至不可量。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此一極。此北而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己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諱為精通話訓。夫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者未明。正以太沉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開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陰陽。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遠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剝泰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於易。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

六六者非也。三才之道也。今願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者。之分哉。雖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為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不明也。前書之辭。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其於此。見得尊兄只是說來。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而句以見。粗識大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既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証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即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心。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

陸象山文集 與朱元晦五

別有道理。乃不得此。虎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証以屬之下。大凡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據坐以立。執古書為不足信。兄其深大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執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待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待為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均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人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言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

如此道耳。夫孔確然示人易矣。夫坤確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易。常隱於人。故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和。滿漢得多少。知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為有無。不落有體。迥出常情。起出方外。奇極莫是。曾學釋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以此而多說。大義此。滿漢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解寄此。以神其意。不知繫絆多少。好義貨成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進。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致達惟為問。自愛。

陸象山文集 與朱元晦六

筆力明健。英氣逼似孟子。晦翁復書有戒。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其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華語先生。又札云。向蒙尊兄從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通新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經所謂。不謂尊兄通作此語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雖微歲。幾久。當自悟。合尊兄必誤。然於此矣。願依來札。以卒餘教。二東大無辨難。故不全載。即此以忘。始末。為端。訓。

○與劉深甫學思

陸九淵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  
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帶於言語。爾今欲一  
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心非徒無益。未  
必不反害之也。夫抵為學。但當致。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賊  
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而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浹然冰  
泮。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  
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後非切近。則不失已。優  
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推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

陸象山文集

與劉深甫一

三

何處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  
近。當臨斷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徒於外物。開卷  
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詰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  
當自有彰。者。縱有滯碍。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  
俟。他日可也。不必若思之。若思則方寸自亂。自亂其本。失已滯物。終不  
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  
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碍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  
則讀書之次。亦何遠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  
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  
也。其餘言耳。然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

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濡。風之鼓。  
以揚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讀書要訣 葛端初

與劉深甫二



○與張輔之書  
 未嘗累及已事辭復而意切讀之甚喜○  
 如其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毒兄入邑○此事故可而論○第恐事罷不  
 復能為○至邑又有揭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  
 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  
 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听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  
 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  
 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  
 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  
 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

與張輔之一

三

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遺伯  
 玉南宮遺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  
 子望我耶○且子既係完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嚴饒而充之  
 聖人亦只如此○是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而矣○出何以鍼子膏肓  
 耶○雖然○亦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  
 更為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  
 言○雖使我是唐虞以來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  
 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  
 嘗險阻○幸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  
 於流俗○趣舍必求其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為○有取不敢為人○所不能為

已○或能為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皆  
 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臻此  
 也○古之所謂曲學故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  
 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  
 此等不過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  
 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  
 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塘坂○自沉溺於曲  
 學○流行正道之所○底斥累百世而不救○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  
 過其過○尚小塘坂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  
 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

與張輔之二

三

定之於動靜而動亦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  
 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  
 也○是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  
 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擔版處○見子壽元○可而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  
 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元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敢  
 有厚望○非所敢憚也○  
 夢校書白非口舌機鋒○  
 黃端綱

○見李德遠 陸九淵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資已也。非以其積德色之盛。可以惠已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其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德色之盛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見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羣而耶。命之以為狂且怪。某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授。乃汲汲焉。公問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命以為狂且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下同宜。  
陸九淵文集 見李德遠一

○得解見提舉 陸九淵  
古之見者。必以解。今世之解。以文。文之作。所以通進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為之說。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為禮。而反之者。漢倨慢。操失之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大無相苟作之說。竟操縵繡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操足恭謬。敬則僕之所不敢。欲問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燕雁之禮。不講用。操縵繡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某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進。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寔今天子新即位。須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示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於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為啓。以投之。曰。大謝。其竊以為舉選公也。漢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選也。見載車以其位試也。是時王公為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遽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復在舉選之列。而執事為使於此。其賢尤為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為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為贊焉。爾惟執事進而教之。  
進見以文。而至於苟為之說。雖昌黎亦不能免。不如先生之簡直。  
端湖

丁巳

子游稱源。墨子則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廡。不可也。其辭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泣之。既覩揭示。復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為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為未安。適以書言於攝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侯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賢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觀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燕微大道。行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侯堯舜君。必為陳說之。而掾辭不復。博益知其不能捨為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為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為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楊

縮欲發之而不免變今日堯舜之君在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  
 為必變法僕以為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  
 而其理未始損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損進  
 病法之未善而惻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哉何  
 而不敗乃事哉然狂放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為因循苟且棄既  
 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  
 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  
 害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也今某之所陳於攝使君者乃先王之  
 禮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  
 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



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觀得解後進見三書知吾輩始進必以正幾微不可苟如此

得解見通判二

與辛幼安

陸九淵

報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  
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軒更惠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  
訓要以求利害難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  
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  
之以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  
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遇  
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  
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  
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  
陸象山先生集

與辛幼安一

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好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  
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莠稂莠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無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  
故大宰自以高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說古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  
四裔而觀之則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  
之實而徒欲為容軒更惠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  
為不苛者也耶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  
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亦過無  
大利故無小使在趙走使今之間隔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有之可也  
若其介積姦究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害國則何以有為於其所不可



陸九淵

與衛全異一

此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固學乃使必至於知勉行可  
 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為自棄也果矣常人  
 之不能可責也若夫賢之過人者而至於是是豈得而遺棄責哉今  
 吾之過情俊傑蓋造物者之所畀而時一見之者  
 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閭達之度交將推服聞者莫不  
 過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庶推為焉此人  
 而全美優為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此者致疾之由  
 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孫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  
 犯上反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肖以厥不肖者  
 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為己罪則亦惑矣夫厥不肖者一欲以遂其悖逆

與傳金美二

之○謂○統○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為○美○行○  
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為○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為○邪○案○之○說○  
稍○謂○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獻○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後○  
悔○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為○細○人○之○姑○息○以○惠○姦○獎○逆○為○悔○以○死○有○餘○罪○  
之○鬼○決○不○敢○見○其○靈○嘗○者○為○案○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  
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哉○其○所○不○當○感○其○理○既○明○顧○  
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  
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為○人○者○  
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  
陸○家○小○家○集  
與○傳○全○美○二  
四  
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怡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  
所患在於以己為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  
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  
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  
而勇改之○顧益勵學不為人之志○勉致為仁○雖已之實○思顏子之大勇  
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度室○是其所  
射○豈止在牛斗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振發之氣○令人強明○以有主○萬端朝



與包輝送

14

與包詳通二

1

四七

四八

與包顯道四 論學

陸九淵

天下事固有難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為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額。思為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穎吉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待於好事。凡親師友為學立行。皆送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甚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我之半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為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難

隱雅所情。意者。殊其文。示之其人。請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難隱雅所情。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離人識文字者。方可為學。今誠使素不說頭道。而稍有見識者。讀之。却未必不竊喜。以為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筆致深簡。可誦。葛端詞。

與趙推 應松

陸九淵

黃霸為潁川守。鯨鯨孤獨。死無嗟者。霸為區慶。曰。其四大木。可以為棺。其亭猪子。可以祭。吏性皆如其言。遺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驗。以為語次。尋緝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為為鈞。而鄙之。此在貴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定。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姦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喻為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宜先用問馬。恭牛之智。愚儒必以鈞距非之。則是

陳豪山文集 論道傷治真寔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古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更平常司其權平氏一於獄惟獄吏之所為華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縣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秦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為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獲其說左訟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寔之法謂之問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即日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寔求之若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作則必片兩處各審必使有存



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職。無貴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貴乃山下有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嗟。雖在上則曰利用獄。豈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聞其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是下尤宜謹之。士一臨民。則必親刑獄之事。聽斷之法。尤宜於今日。以清慮到。特預自量度者。葛端胡。

陸象山文集

與趙推二

五

與蘇宰三 征翰

陸九洲

如開徒御成行。將如郡邸。宜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若。又以此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夫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與。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不任其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斯言。書期會為非。吾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為繆悠之說。以自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為紊亂。為長吏者。非終傳政。吏胥與姦民為市。使長吏無所究尋。其從迹。此所當深思精。致。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為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鄉之賢。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為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儼駕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為苟免之道。非其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錢穀出納之事。非士所素嫻。一至臨民。茫無頭緒。遂至地方事例。必外詢于老吏。征歛陋規。必內受於法家。督責在前。紆紆在後。平日所學。毫無可恃。有不一變而為苟免之道者。幾希矣。不知地方事宜。但使吾心虛公。恪慎自可得之。賢士大夫而征歛之方。則數居六藝之末。非吾輩可謝為。分外者。蓋計數既明。則奸胥畏服。自無法弊之憂。又何陋規之足談乎。葛瑞朝

○○與楊守三史治

陸九淵

達遠色矣。修爾經時。洽聞謠謠。蓋用鄉德。某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先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滑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盟節。錯為民瘼。嗟嗟。之淳熙。勝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開劇勢。運嘗吾之善。愠以日月淹連。常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闢損益。以發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抗焉。亦不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定偽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令。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

陸東山文集

與楊守三一

焉

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日。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陷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蔽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寔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良善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為消長。無兩火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惡。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義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殖者。善也。其所防閑。杜

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其美惡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惟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於幽州，敕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氏逾境而徙。魯之驚牛馬者，不豫備過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之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

與陽守三二

五

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鈞原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泰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斯教區區以裨萬一。

大畏民志，此解得其實。葛端胡

○與李成之仕進 陸九淵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匪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特於其為首相爪牙者，故皇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遠人而必務有以格君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無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超邇，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庶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陸象山文集

與李成之十一

五



與劉伯協二時事  
 人○家○之○與○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性○而○人○無○義○理○  
 正○為○家○替○若○單○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  
 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我○不○然○亦○是○不○忠○  
 於○吾○身○矣○其○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所○  
 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其○素○欲○若○  
 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為○弊○益○甚○至○有○郡○守○貪○賄○庸○繆○為○厲○民○之○事○殊○令○  
 以○義○理○爭○之○郡○守○輟○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而○貪○者○不○能○明○辨○其○事○今○竟○  
 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  
 莫○能○離○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羣○小○靡○勢○以○送○事○亦○  
 陸○東○山○文○集  
 與○劉○伯○協○二○一  
 斯○言○為○罪○故○傾○倒○以○畢○其○說○  
 詞○古○明○勁○葛○瑞○朝

與黃循中勸學  
 陸○九○淵  
 其○山○居○講○習○粗○過○素○懷○荆○門○之○命○固○由○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為○之○  
 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  
 而○世○至○視○若○疥○疣○豈○不○甚○可○歎○哉○穿○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  
 夫○美○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  
 與○城○義○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  
 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  
 厭○於○此○也○  
 痛○切○葛○瑞○朝

陸東山文集

與黃循中一

六

陸九淵

五九

進  
止

葛端朝

陸九淵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

한글

六

六

補 50—127



荆園王文公祠堂記二

五

荆國王文公廟堂記三

六四

陸象山文集  
卷之四  
大見議大文字真是絕頂議論却又透入細微  
萬端調

蘇氏觀之士不素養而求其有用吾未之前聞

○通○宜○黃○何○尉○序○  
○民○其○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  
○難○知○也○尉○以○是○不○善○其○令○令○以○是○不○善○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  
○知○也○東○陽○何○君○知○尉○宜○黃○與○其○令○滅○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益○不○難○  
○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  
○滅○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故○不○至○於○罷○而○惜○其○去○滅○食○而○富○  
○且○自○知○得○罪○於○民○武○過○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  
○其○窮○而○為○之○哀○索○以○謝○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  
○比○干○訓○心○意○未○知○政○子○晉○歸○吳○宰○釋○謀○國○將○利○紳○施○德○業○倒○植○若○此○者○  
○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  
○陸○象○山○文○集○  
○送○宜○黃○何○尉○序○一○  
○援○之○外○苑○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  
○成○者○乎○何○君○尚○何○賊○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  
○善○當○不○可○勝○紀○三○點○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西○稱○獨○在○於○遠○  
○佚○不○怨○阮○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色○况○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  
○大○臣○如○德○生○潔○陰○輔○陽○以○却○氛○殺○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迓○聖○令○適○  
○用○大○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阮○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難○然○何○君○  
○譽○處○若○此○其○威○者○滅○氏○子○定○為○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運○可○如○是○而○  
○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  
○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  
○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憤激之懷愈淡愈刻前勉之意愈諧愈方文字之味愈鮮愈永  
河東集中心思亦不能多得日請教通曉文當自有發矍確法不患題  
枯意平無聊少味矣荷臨調



陸九淵

集說  
一一

六九

六九

此篇之意蓋言人生當孔子既歿之後雖未能得如孔子者而師之  
然亦肯能自得師而已至於任師世之責而以明理為己事者則未  
可不自叩其至明與否而臆斷天下之是非也  
葛端明

集卷二

二

○ ○ ○ 雜說二 心學 陸九淵  
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等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侮人之心。而偽為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勵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觀己。則不足以知己。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若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若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觀者亦

雜說二

七

有善不善。雖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其子伉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得不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今則故與之遊。又從而體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亦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萊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可見聖賢知人。百不失一者。只是憑理盡耳。常人不能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而岸然自以為無誤者。亦其勢之自然而非有所強也。 葛瑞綱

○ ○ ○ 雜說三 心學 陸九淵  
堯舜文王孔子。曰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正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象德性。所造所養。亦宜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賢。固與聖人同也。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亦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山嶽之良。心之不泯。於見於事。親視先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悲憫悠久。不息

雜說三

七

而人之行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虛實。淺深。高卑。優劣。之所。浸分。而流弊等級之。所。繇。辨。也。  
先生兄弟。將與晦菴。東萊。會講。鵲湖。欲先恭告其所以見時子壽有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之句。先生辨其非是有。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之句。子壽大歎服。此文即其註脚也。 葛瑞綱

○○○白鹿洞書院講義

陸九淵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思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鐵鉉。磨於四方。師友真獲聞於以先。罪戾比未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辱賸畢集。瞻瞻威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今登講席。以吐所聞。願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其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遂其所習。所習者。必在於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

陸象山全集

白鹿洞書院講義一

七

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藉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預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惟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猶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為行之。雖是而進。杜場屋。其文必皆通其平日之學。

腔中之蘊。而不跪於聖人。雖先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為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九淵。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以熊繼張。誦言。齊訓。實道。十日。丁亥。盡舉家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啓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於明教。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孟瞻者。莫不悚然動心。焉。嘉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人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陸象山全集

白鹿洞書院講義二

古

此新教。遠聞其風者。當動心。發魄。此在當日親炙之者乎。鳴。所說學。不與士氣之激昂。人才之輩出。未有期也。夫明王之制。州縣必有學。意豈不深。法豈不周。然至今日。而亦有不可恃為作新之本者矣。有世教之責。而復切生民之痛者。其必知之。焉。端明。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晉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一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為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遠。飽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克舜孔子之通者。日衆。而偏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此其與求克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一毛哉。二三子各志究其日履之所。卿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為瑣屑。

陸象山文集

卷一

其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遠絕者何故。已之氣質。已之趨。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改焉。此等策問。亦不似瑣屑課試之作。葛瑞詞。

問。蘇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安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秦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秦秦之強力。是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固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井田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牙謀。秘計之士也。高祖寬大。後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復世所鮮。僊元成哀平。雖沒以微。仍亦非有暴虐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楊葉。天下。嗚呼。其之政。事東都之典。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地。

陸象山文集

卷二

其文。策多矣。事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識矣。然綿紀。許於西漢。以曹操之強。其所以致者。不徒於高允。然終其身不敢去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諸子之有嚴師。傳。然於凡席之上。而不敗。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尊茂。以為太傅。授戈講義。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其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諱於通。商旅議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悲書之。毋隱。轉折高妙。文情跌宕。甚出。葛瑞詞。

程文

陸九淵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知所以成己○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己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  
○而無勝心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  
○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則  
○誠立○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為害○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  
○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  
○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  
○之為害○為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勝心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  
○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

陸象山文集

卷一

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  
○為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  
○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為君德○然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  
○以成物也○然則成己○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  
○者也○非成己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誠  
○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故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為德者也○非於誠  
○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  
○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己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故其  
○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今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非矣○  
○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使其所以

閑邪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  
○或矣○若夫朝謀夕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  
○正己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  
○為己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掩○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  
○誠意○而二之德博者○雖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之  
○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通乎遠○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端言端動○皆遵法造次○顧諟必於中庸  
○言○之信○而莫不可以為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為天下法○知至  
○乎○至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猶明鑑之相為生○死陰  
○陽之與消長○非解之習一毫馬倣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

陸象山文集

卷二

矣○而何有於誠之至哉○以為冠以莊其首○為履以重其足○在車則和鸞之  
○音○行步則佩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  
○自入○至者備矣○則凡見乎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  
○不期而自存者乎○夫美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惟吾所有○而無善天下○此固  
○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  
○顯○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脩己以安百姓○且  
○日進必於物○實讓必而富○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斯足以善天  
○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蟊○驕盈之氣○一毫馬間之則善  
○隨以喪○而害旋至矣○苟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焉○焉而若虛焉  
○賢化育而不居○習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理自足○誠中不伐○而

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之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為德也。茲不曰不期而自化者乎。嗚呼。繇乎言行之細。而至若世繇乎已之誠存。而至若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在於至誠。而知者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有不能也。以經政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孰是以當之。聖人於是發成己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為矣。切嘗稽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為如何。納伯益微

陸象山大全

程文三

元

戒之辭。則固有忘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達。開邪存誠。可見於此矣。龜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為如何。攷其民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博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為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漢時也。今舉以為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漢時也。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有分有合。有伏有顯。此宛然八股案矣。嗚呼。安得此浩衍之氣。明淨之觀。常留天地間乎。志於古者。幸一平心對之。某端調。

○使民宜之

陸九淵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為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為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雖之不可使。知也。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雖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何漁也。聖人作為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為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張矢。律呂。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蓋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制用。三成。施以為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雖之者。獨見於典。策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戴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德。疏江河。驅犀象。凡建法立制。都兪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為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為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太羹玄酒。必不盛以饗。燕之。範讀此。不啻置身義黃以上。某端調。

陸象山大全

程文一

十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陸九淵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辨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辨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既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出○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此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屬曰之○疑○固○道○德○脩○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道○遠○存陸象山文集 程文一

之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益在作乘六龍而聖人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為焉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為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為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時解於此章之義○分按四德○以天地聖人相承而講○不知易道自無所不通○宜必章句所能限也○如此雄高模茂之著安可以其恃於制而廢之耶○葛端詞

○孝文大功數十論

陸九淵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為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其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矣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入而錯亦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關失輔弼不逮而後用稱述功則其辭浮復較乎佞譽誣說之風勢於附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從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此而以為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不必以陸象山文集 孝文大功數十論一

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博理尤要其歸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率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昔人之無機焉耳雖然言心替也錯以大廷對策文大為數十之說○宜昔人之無機焉耳雖然言心替也錯以大廷對策○聖徒為足○終不根之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利名慘刻之學深欲其君廢放○朕之臣身優養○性之任智德力○禍欲已不可欲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智得伸焉其機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能事以澤勸其欲為之心激發其敢為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焉然則大功數十之說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達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言其達君之惡者矣為錯解者曰

將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欲其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蔽○諛○繇○君子觀之○知其見其肺肝○况其處心○積慮○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矣○况春秋者○以為言之重○辭之核○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聖人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聖人○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則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廣去淫末○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如絕秦之迹○除苛解○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挾○排榜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歸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許澤勳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

孝文大功德十論二

全

意授之膠○據之地○除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辯智○馬○鞏○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雖○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表○蓋○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諒○忘○之○惜○而○愚○獨○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筆力之深○勁可透十重鎧甲○明允諸史論不得專美於前矣○錯之學術行事大似韓非○此文得之可稱沉快○葛瑞詞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陸九淵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其藪人生天地之間○乘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為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為○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繇是以寢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焉○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蕪矣乎○天地之性人為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德之有藪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一

全

性與天地其藪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為是問疑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蓋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藪○徑至固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間○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有為藪之○一藪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豈敢以是彈責天下獨以為古之性說約而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君子端本之論○君子之所必辨○苟鄉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勸心實先於孟子○苟鄉之論○繇繇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

惟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為敬之心。有殘廢之實者。未易  
在乎此也。今而未有為敬之心。殘廢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  
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  
實。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辨深誠。挽將傾之輅。於九折之坂。指  
迷途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為敬之心。殘廢之實。而遽為之廣性命之  
說。愚初以為病而已耳。嗚呼。循項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  
間。惕然朝夕。求寧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  
而與聞吾夫子人為貴之說乎。  
言高古。固切不患其寡。亦也。 昌瑞調

智考術之原論

陸九淵

貴心莫甚於名之尊。道莫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明。人爭售其私術。  
而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無是非之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喬桀  
卓異。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說。則合物理。稱事  
情。舉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奚名之尊。矣。說之詳。故達夫  
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就為手說。請。其詐之。實。不足。以欺天  
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售其說。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將大  
近似之說。以實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而智之實。益亡。其益甚  
矣。此則智之賊也。漢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誅。固不可定。而  
愚又幸。智之說。繇是而益明也。世之罪弘者。常以其飯脫粟。為布被。移

主父偃。從董仲舒。膠西。此雖其快術之明驗。而特一人之過。一時之害。  
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以蠱能結其不忠。外寬內深。固能知  
其意。忌。蓋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己之術。要之以利害之  
說。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為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  
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道之誅也。然墨之賊仁。  
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皆以近似之亂真。其罪正與弘之言智等耳。及  
孟子辭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縣楊墨鄉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弘  
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弘之說亦智之幸也。弘之  
說曰。極故生之術。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倫得失之速。使遠近情偽。  
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害之說。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



者○試○以○為○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且○聖○人○之○智○明○微○洞○達○無○一  
毫○私○意○芥○蒂○於○其○間○其○往○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  
錙○之○於○妍○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飢○食○渴○飲○  
夏○葛○冬○裘○馬○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  
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必○若○弘○之○說○乎○鏐○金○為○不○凝○土○為  
器○為○網○罟○為○耒○耜○為○宮○室○棺○槨○為○舟○車○張○矢○持○白○之○利○此○皆○上○世○之○所  
無○有○創○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為○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人○之○  
智○見○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為○况○於○生○殺○通○塞○輕○重○得○失○  
之○常○而○欲○以○其○私○術○為○之○乎○語○稱○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詩○稱○大  
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理○皆○非○有○異○於○今○也○

智者術之原論二

金

必○欲○以○私○術○為○之○則○舜○禹○大○王○誠○不○公○孫○氏○若○也○自○學○之○不○明○而○聖○人  
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法○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  
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為○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  
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後○使○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  
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素○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  
而○有○惡○鑿○之○言○是○皆○見○夫○道○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橫○如○義○秦○列○名  
如○執○斯○者○謀○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  
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極○獲○待○教○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  
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王○之○智○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成○也○  
孟○子○者○聖○學○之○所○錄○傳○也○故○其○言○後○明○聖○人○之○智○而○指○常○時○所○謂○智○也○

以○為○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卒○夫○私○術○之○失  
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絕○聖○棄○智○又○曰○以○知○治○國○國○之○賊○是○直○洗  
舉○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  
使○術○之○說○破○則○為○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場○之○不○暇○其○何  
污○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執○斯○之○所○為○則○術○之○害○智○所  
從來○久○矣○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為○私○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  
辯○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得○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  
至於○公○孫○氏○以○點○中○辯○吻○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為○尊○而○術○之○說○甚○詳○  
非○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為○其○疑○似○所○惑○故○辯○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  
深○辯○之○力○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私○之○說○亦○智○之○幸○

智者術之原論三

金

深古快筆可稱善辯葛端調

房杜謀斷如何論 陸九淵

事○一○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者○其○意○疑○得○於○忽○  
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  
事○惟○其○要○而○難○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者○  
宜○無○待○於○其○機○而○當○試○為○之○說○也○或○顧○持○以○其○旁○推○曲○考○原○始○要○終○紬○  
緯○復○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  
未○善○至○於○善○斷○者○固○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為○謀○雖○不○出○於○已○而○亦○豈○  
無○待○乎○其○心○而○徒○徇○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哉○蓋○其○權○奇○個○僕○方○營○  
於○福○復○無○之○久○而○開○言○報○契○觀○機○忽○悟○如○雷○發○而○忽○驚○日○望○而○忽○明○  
其○亦○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實○豈○不○  
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於○  
斷○思○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  
房○杜○謀○斷○如○何○論○一

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於○  
斷○思○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  
房○杜○謀○斷○如○何○論○一

元○齡○采○自○常○情○觀○之○元○齡○不○失○為○謀○抑○謹○重○而○如○晦○則○為○無○謀○而○因○人○  
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矣○秋○中○梓○而○報○喪○少○  
下○於○喪○秋○者○必○不○能○以○舉○其○慕○矣○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王○良○者○必○  
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者○或○謀○或○  
斷○必○其○機○誠○識○畧○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燕○而○燕○  
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為○  
不○知○兵○而○以○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鄒○陽○  
而○出○於○王○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為○非○韓○士○蓋○固○其○善○而○用○之○與○夫○發○  
悟○於○心○者○實○機○誠○識○畧○之○相○符○而○非○苟○從○之○者○也○知○此○則○知○房○杜○之○謀○  
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範○初○不○可○以○  
房○杜○謀○斷○如○何○論○二

房○杜○謀○斷○如○何○論○二

國之相愛也。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功。利。之。意。斷。而。廢。之。以。自。利。則。其。難。不。足。以。是。貴。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以。之。言。焉。端。朝。

陸象山文集

房杜謀斷如何論三

九

○劉晏知取子論

陸九淵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子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予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預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為而後可也。預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為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就有甚於此哉。使終在。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子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死者也。予而傷國。非知子者也。操閭閻歛散之權。操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扼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陸象山文集。利晏知取子論一。

○以知取子之真知晏者。我夫。病夫。取子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時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問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征。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因於腐蠹之轉。物給道遠。則辱以輸尺斛。以輸斗史。汙法獎則私良。公害私。益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貴乘急而騰息。豪民因弱而魚并。介齊旁公而侵凍。絕甕不立。而連阡陌者。尚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





智蓋未免於可欲亦未必不與堅鉅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又難  
道不待諸君舜學無窺於孔孟徒為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讀史不熟心計不精者不能道一字 荀端調

陸東山文集 劉晏知孔子論四

政之寬猛孰先論 陸九淵  
居○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二○而○後○  
世○二○之○者○不○根○之○說○有○以○病○之○也○寬○猛○之○說○其○論○政○之○不○根○者○歟○政○居○  
之○心○視○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未○之○辯○也○唐○憲○宗○問○權○德○輿○  
政○之○寬○猛○孰○先○當○時○德○輿○之○對○似○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者○  
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說○未○及○辯○也○寬○者○美○辭○也○猛○者○惡○  
辭○也○寬○猛○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強○弗○友○之○世○至○於○頑○且○疾○狠○  
傲○逆○不○遜○不○可○以○誨○化○懷○服○則○聖○人○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刻○克○可○  
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免○  
於○刑○而○非○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變○夷○猾○夏○冠○賊○姦○究○非○必○  
陸東山文集 政之寬猛孰先論一  
命○其○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罰○立○教○期○於○無○刑○未○陶○受○士○師○  
之○任○固○以○諸○姦○惡○刑○暴○亂○為○事○也○然○其○復○於○舜○者○曰○御○衆○以○寬○曰○罰○弗○  
及○嗣○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  
不○紀○於○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寬○  
猛○之○說○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子○產○告○子○太○叔○之○辭○又○有○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之○說○而○託○以○為○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辭○曰○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使○人○君○之○為○政○  
寬○而○猛○猛○而○寬○而○其○為○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  
呼○是○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載○義○和○之○罪○曰○  
烈○於○猛○次○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虐○也○故○曰○猛○者○惡○辭○也○非○美○辭○

也是豈獨非所先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其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經。說春秋者病其失之。如柳宗元非其國語。以為用文錦霞。隔其究極之說。其為誣而設隔。穿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粹然有果愛。伊傅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德不任刑之說。尤切時病。至武帝再采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替。傷肌膚。以懲惡之說。且繼以周秦之事。為問。嘗謂當時待詔者百有餘人。至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德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也。此其說蓋亦有所自。而仲舒乃不之辨。特推周家刑措之效。以為孫於教化之漸。仁義之。而獨傷肌膚之效也。殆若無以加答。而遽就其說者然。若夫周措刑。政之寬猛。孰先論一。

之。美秦用刑之非。武帝固自言之矣。彼之所問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其任法之意者也。此其說蓋出於戴記。商人先罰後賞之言。傷乎。信。不如無書。戰國之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事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必力辯血流漂杵之言。以為非是。武成周書也。戰國周之世也。書者又夫子所定。去孟子未久也。至其言有害理非實。而足以病人君之心。術。亦必力辯。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秦火。灰燼之餘。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聖人之金書明甚。其所謂親五刑傷肌膚之說。又背理非實。亦彰彰明甚。仲舒胡不稽克寬克仁之言。敦政優優之言。決。其蘇。後來其無罰之言。以告之。且中載記先罰後賞之說。明辨其非。

是以法武帝之感。願乃還就其說而不之辨。亦異於吾孟子矣。張湯之徒。竟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具罪。知見之法。與繡衣之使出。同。文峻而姦究愈不勝。吾於仲舒之策。不能無遺憾焉。至再傳而為宣帝之。禍霸。又轉而為元帝之。優柔。皆此說之不明也。嘗謂古先帝王。未嘗廢刑。刑亦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非政之本。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此則古先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也。堯舜舜。舜一起而誅四凶。象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王。卯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惡之害。惡懲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夫大舜孔子寬仁之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以頃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也。故曰。政之寬猛。孰先論三。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洽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當時帝頗問李絳。絳雖能以尚德不尚刑之說折之。然終未能盡。惟。理盡。亦曰。吉甫為宰相。若中外誠有傲逆。淫。敗常。亂俗。麗於法。而不。可。適者。盡亦明論其罪。告主上。以行天討。何乃泛言刑威不振。勸人。主以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東陶所以告舜之意乎。如此則不墮。於偏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著矣。噫。吉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矣。其。後於頌勸帝。峻刑。帝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則吉甫亦可謂知恥者矣。後之欲以陰刻苛猛之說。沒其君者。尚。於此哉。善哉。德興之所以告其君者乎。蓋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機。



惜乎其無以終之也。人君之所以進德先王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  
與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況夫水溺火烈之說  
載於左氏，嚴理寬亂之論著於崔實，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執  
先之問，安知其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與首告以太宗觀明堂圖，以罪難  
背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何異？其足以與其仁心矣。宜  
乎憲宗然之無疑。其使不感於吉甫，杜明之說，而能預問李絳，推論於  
朝者，未必非德與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而民不獲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與國，未足以言政。孟子之與其仁心者，固將告之  
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與則不復道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  
嗚呼！是說之難久矣。自先以是而裏謀寡之辭，序以是而稱舉陶之休  
陳象山文集 說之寬猛孰先論四

而以此科伯益之言，滿以是優代虐之政。文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  
以是降箕子之囚。至於紂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通其  
不何矣？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舒，猶不能使人無  
恨，則吾於德與乎美育。  
正論非于家所及 葛端詞

○常勝之道曰柔論 陸九淵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廢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  
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  
之勢，是猶然與物為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為可  
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卒勝者，不第一馬至  
於死，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  
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為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  
此盡其力，智者，於此盡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挫而  
盡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  
其行甚欲者，而人哉，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則梁冠之所以言也，切  
陳象山文集 常勝之道曰柔論一

○常勝之道曰柔論  
常論之要，是說固不可以苟也。亦不可以苟，何者？論之難，而不  
皮理則勝，有不出於柔。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患。楚  
甲以奔，鄒之陳，則鄒之將必得變之度，掃蕩境以昭，薛之域，則薛之君  
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與王業，越以會  
稽之棲，而成功，獨漢足以數項昆陽，足以先莽。是勝未始出乎柔  
也。蓋不出乎柔者，故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勝  
米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不足以當萬仞之遺，石枯楊之  
種，不足以試鏃錐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其  
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潯，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  
石之剛也。有賤大夫馬奮刺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

破○之○石○則○隆○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然○而○替○之○者○是○不○明○而○苟○於○徇○人○也○然○而○替○之○者○是○愚○而○果○於○自○任○也○替○之○之○弊○往○往○恃○其○有○勝○之○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止○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九○替○之○之○弊○往○往○恃○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優○柔○而○徵○漢○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知○徒○柔○之○無○用○也○尺○蠖○之○以○求○伸○也○龍○蛇○之○棲○以○存○身○也○猛○虎○伏○於○溪○谷○而○其○威○愈○不○可○玩○草○蛇○蟄○於○溪○淵○而○其○靈○愈○不○可○仰○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

陸象山文集 常勝之道曰柔論二

或○是○其○勢○同○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跡○然○而○無○實○人○之○格○誘○之○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也○嗚○呼○夫○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雖○然○金○華○嶽○則○衆○山○不○能○不○遜○通○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汙○沱○明○聖○人○之○道○則○衆○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牆○蓋○正○己○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柔○沉○潛○則○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時○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為○道○也○內○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

哉○屈○仲○觀○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嘗○事○葛○天○而○仇○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昆○夷○矣○而○作○棧○之○道○終○允○非○求○勝○也○時○也○虞○千○舞○而○苗○格○周○望○用○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寬○柔○以○教○而○申○楨○之○德○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識○焉○耳○矣○顧○為○衆○寇○之○說○者○於○此○非○羞○汙○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衆○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牆○雖○然○衆○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駕○善○勝○之○說○於○不○爭○而○衆○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為○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為○術○又○有○得○於○翁○張○取○予○之○妙○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說○者○為○蘇○張○之○縱○橫○派○於○陸○象○山○文○集 常勝之道曰柔論三

法○者○為○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為○孫○吳○之○攻○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劉○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遠○光○武○有○見○乎○苞○桑○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苞○首○羊○膺○之○智○獎○精○神○乎○塞○浹○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能○為○役○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衆○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營○亦○不○可○以○苟○贊○

兼理勢體用而言便覺腐語一洗 易端調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吾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也。以燭  
經之餅。無海而冀。吾舟之魚。唐賈至猶以為諸科之病。今制科者。天子  
所自詔以待非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以區區之法制束而取  
之乎。然。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於我宋。其為法益密。而其得人。之盛。視  
漢唐有優焉。何哉。愚嘗論之。漢病於經。唐病於文。長才異能之士。類多  
淪溺於訓詁。律律之間。故漢唐之制舉。不可以罪法。我宋之盛。莫盛於  
仁宗。蓋其承三朝涵養天下之久。和氣浹洽。人才眾多。學術雅正。經不  
病漢。文不病唐。而天聖復科之詔。又其圖治之心。銳而求才之意。切天  
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聲於天子之庭者。心洋洋而冠義。義也。是以一

陸象山文集

問制科

舉而得富鄭公。再舉而得張文定。其餘如何。張蘇錢之流。亦往往可稱  
。故神為得人之盛。然未幾而范文正公且言曰。朝廷命試之際。或將訪  
以不急之務。謀以非聖之書。欲伺其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遂是以誤多  
士之心。非勸學育材之意也。嘉祐之末。蘇文忠公制策之對。且曰。陛下  
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是有感於陛下  
耶。愚以為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淺於堯舜三王。而乃使當時  
大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應故事之說者。是為其法之罪也。故  
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十年三詔。我恐方聞之者。  
凡記誦傳註之僻。識知侍從之難。咸汎掃而新之。則夫范文正所謂誤  
多士者。蓋革之矣。乃秋九月。寔試賢良之士。執事大人。下教諸生。以試

陸象山文集

問制科

高

之之時。有可變而通之之理。謂今歲制科不雨者。非一則成湯之自責。  
宣王之憂民。寧莊子之知天意。滅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可  
為。宜有得於大廷之對。誠如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革之矣。  
雖然。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請如漢故事。俟有失。然。漢之  
采當世要務。罷試。松閣六篇。參政。吳育。執以為不可。愚嘗文議其輕視  
庸陋。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體。而能勉君以盡其性。願惠應科者之衆。  
而欲設術以抑其進。為育者。正當誅其意。而取其說。從而廣之。若因思  
未治則舉之。思道遠則舉之。有缺政則舉之。有災異則舉之。有大謀謀  
則舉之。惟人君之所欲舉。欲問。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  
其有補。而是科之名。庶乎其無愧矣。不知出此而復曰。法不可變。嗚呼。  
待賢良而有若待齊吏徒隸者存焉。是為不可變乎。蓋觀庸陋之臣。  
不知待賢者之禮。適以蕪累朋君之政。如是哉。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  
可不變。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惟是錯為  
然。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主。郎吏舉賢良。而舉是錯者。適  
有五入耳。若乃公孫洪。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而推之選之舉之。皆不  
必其五也。故彼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我之以二則法之一定者也。問  
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為然。當時固以對策者。條貫靡覓。紀末終辭。不  
別。白。肯。不。分。明。故。至。於。再。至。於。三。耳。若。乃。是。錯。谷。永。杜。欽。皆。止。於。一。篇。  
而公孫洪止於漢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非定法。而我之  
以一者。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之多寡。尤不可崇論。漢之應者。以



百數而唐永昌之初對策者五千餘當時張柬之為第一此狄仁傑之  
所謂宰相材而成錄二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應者之多而所得之  
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罪法若夫比方之事非承學之任故  
愚不復為執事道謹對  
策對最惠華飾於實用無取如此明憲贊機正為今日所尚○葛端詞

問制科三

百五

○問賑濟解故

陸九淵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也惟末之求則其策有  
時而窮文終公之在成都也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  
減價而糶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翼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然  
公慮無儲私固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脩州皆榜  
衢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  
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殍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境無  
粟則其策窮矣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困庫盈虛穀粟有  
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糶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糶發  
民之私藏以濟賑食不為無義預其間尚多他利害故愚請舍其末而  
陸九淵文集 問賑濟一

百六

論其本可也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  
負擔乃更居龍夫寬於科歛之方略亦疎矣而能旦暮之間以殿為罷  
則愛民之心乎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乎  
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通臣散給之策可得而施矣方略之未至利害  
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為明主選擇縣令  
或憚於有所按驗而務為因循舍貨則吾未知之何也已矣  
質甚葛端詞

問德仁功利

陸九淵

對仲尼屢嘆管仲之功而避其門者五尺童子羞稱焉曾西有所不為孟子有所不顧威公孫官轉戰而入齊管仲釋囚拘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始志不過欲立功名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先帝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後反未及國而陳轅濤塗之執勝忘之迹已形其視成湯之慙德為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仁之所從分歟唐太宗與裴寂劉文静謀勳高祖時其志無異於威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致正觀之治而論者以為歷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魏徵之言而見之宇文士及稱南衙群臣面折廢事陛下不得舉手蓋當時輔佐之臣不獨微而已獨微之言為尤詳且切取徵之言而讀之益有宗翁貴仕之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肯為天下功業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聽拂從之辭於時皆所惡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正觀之治歷幾於三代之王者乎恭惟主上威德至仁其學蓋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與魏徵之所以對者發於奎書形於詔旨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熟勉勉聖聖而無有窮已也實天下萬世之章統事大人仰取而俯用之果諸生於旅試之場甚大惠也設功利德仁之疑於魏徵之辭愚既以齊威管仲之事決之於前矣至於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修身齊家而已之說愚竊以為不然夫所謂修身齊家者非夫修小廉矜小行以自託於鄉黨者

問德仁功利一

百七

陸九淵文集

問德仁功利二

百八

然也賴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五帝三王舉廢我邦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意不欲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今日場屋中如得此種便可決是第一派葛洪胡

對曹孫能註兵法而不能論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許於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述窺也哉、李靖佐李孝恭平蕭銑、靖請乘水傳壘以為必擒、及叩夷陵、銑已惶駭、而其敗軍之將適屯清溪、靖乃以為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遂以降、夫圖說一事也、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說三變而無一不酬、知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說可待而判矣、李德裕之在制南也、追咎韋皋招徠孽蠻之策、以為召寇之端、撫納將恐怛維州之降、以為制敵之要、夫制敵而一方也、羣蠻之來、悲怛之至、大略相類、一以為召寇、一以為制敵、而君子而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回柳渾之

陸象山文集

問料敵一

五

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為書、而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霍去病以兵為事、而曰何至學古兵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機微、機微之相付、非可以言傳而述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子房之決勝、夫豈偶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臨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擣手驚曰、此法當決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八耳、以是知高祖雖飯吐哺之時、豈無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為信者、後世書生以陳述為見、斷天下之成敗者、豈不貽笑矣哉、若夫宣帝之使車拉蘇、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正得其大略之難、葛瑞綱

對曹請洪範、至於沉潛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反覆深致而敬思之、以為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學而求、整成磨厲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二君之失、夫文帝之為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賢不能不偏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刺大重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不虞、而曰奴大衆入邊者、數回、甚至候騎達於單于、果僅嚴細柳、灞上棘門之屯、雖拊解求將、御鞍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為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賢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貴朽粟腐、憤然欲犁

陸象山文集

問漢文武之治一

五

句奴之度、以制前世之恥、然不知舞干格苗、因重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窮荒師之兵、至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無及矣、觀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沉潛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富庶之狀、雖處於虛耗之報、而拊解之歎、有不如輪臺之哀、充亦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詔而知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也、若豎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舉、此則執事大人之任、愚未敢備、先生解試、雅無求售意、故諸策簡賸任、意若味不經思者、此等處可見前輩年少時志堅養到真不可及、葛瑞綱



○自試策對

問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傳說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其後稷。極其子孫。歸之於其辭。恭其欲。儉大言。修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間。而避於其間者。五尺童子。蓋稱五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勇犯革度。長繁大舉。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聖人也。且千載。更閱。賢智多矣。莫敢少訾。而當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禮不苟訾。學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稱五伯之說。為非。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魯西與管仲孰賢。則曰。爾何曾比子於是。然則

陸象山文集

自試策對一

五

蓋稱之說。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檢度。靡然而非之。豈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不苟訾。不躐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為師者也。願有所析其疑。問辭亦妙。

陸九淵

對東明之升。群陰畢伏。咸池既作。經鄭不可復陳矣。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恭。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宜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我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渤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傳說之題。志將以時。故欲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

上帝。其辭恭。其欲儉。后稷之德。於是乎在矣。必不苟訾。而後可與言此。必不躐等。而後可以進此。蓋稱五伯。能言距楊墨。然決可以免於訾訾。躐等之過。而進乎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之地矣。簡提中具見超邁之舉。葛端詞。

陸象山文集

自試策對二

好學近乎知

陸九淵

聖人之言有若不得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  
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  
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  
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  
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問也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  
明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  
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之或  
知矣今日重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難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  
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

行學近乎知一

至

之為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為有為而當其為  
好之也均之為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  
如射御書數專為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為欺世誑  
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益有人焉氣庸腐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腐  
爛之說膠於卑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進於此而思汲  
而行之聞其愈益智識愈迷東轅則思肯於西南轅則思遠於北一則  
懼為通者所笑近則懼為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所謂  
愈為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  
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理明詞真只一慈引去自傳大原

母友不如已者

陸九淵

人之族能有優劣德范有大小不必辭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  
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  
矣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以  
不如是惡可與之為友哉此母友不如已者之意甚矣趨向之不可不  
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  
經要其歸宿則係於其初之所向布子四體形乎動靜宜之於言  
語見之於施為融陶冶涵浸長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以  
一而為之者有所以然耳故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  
間聲氣潛滋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  
陸象山文集

之何其匪人之說始末知夫主忠信母友不如已者之義也  
有別邪正方是聖人教人入手工夫請此覺晦卷註稍漫然矣

〇〇〇君子於義  
 非其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節不可也義也者人之  
 所固有也米人之所固有則大人而節焉可也然而節之者少則矣必  
 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靜  
 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  
 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  
 念慮之所存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  
 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制什試經義不過欲疏明如此耳江河之習庶哉因茲而一述焉

陸東山文集

君子於義一

墨

〇里仁為美  
 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眾為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  
 心也為仁難已而難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同人之所自為  
 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乎仁  
 孰若與眾人而共進乎仁與數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薰陶之厚規  
 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為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  
 仁之為美一家之仁不若鄰里之仁之為美鄰里之仁不若里馬皆仁  
 之為美也里仁為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  
 見大而與本題語意自合 葛瑞訓

陸東山文集

里仁為美一

墨



○ 陸九淵  
生不能無群。群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保。王者之作。蓋天  
生聰明。使之統理人。居其尊。治其衆。而以其生者也。夫爭亂以戕  
其生。豈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驅而至於此。未有不思所以易之  
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道。極斯民於水火之中。豈有不  
然而歸往之者。保民而王。信乎其莫之能禦也。  
意自是。氣亦宏。行而思之。浩博不外於是矣。  
葛端訓

陸九淵

百七

○ 學問求放心

陸九淵

舉天下逆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是。是豈可以不  
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逆事於其間者也。然其所以學  
問者。而觀之。則汗襟茫昧。駭乎無以議焉。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  
其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  
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  
既。聽不為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縲飾之具。甚至於假之  
以此。其進私。縱欲之心。痛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誠。豈不甚可歎哉。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聽之不蒙者。  
陸象山文集

學問求放心

百六

餘平心讀此種文者。方與之言立志。葛端訓

○ ○ 養心莫善於寡欲

陸九淵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不容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莫不

在去吾心之害乎○  
○ 葛瑞綱

養心莫善於寡欲一

○

○ ○ 取二三策而已矣

陸九淵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偽○為也○理不可得而偽為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其偽將為之逃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偽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嘗謂言而無稽○往指以為不足聽○事不師古○皆賢以為非所聞○亮亦之聖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為德○中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為學者之軌範也○今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昔以為師法訓

陸象山文集

取二三策而已矣一

○

而取之○則將取之哉○然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病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真偽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取之○則安在其為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蓋其然乎○自義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跡為典章之倫○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偽者○非者○然而夫子之于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然○于職方則有九丘之除○書必定詩必刪○言夏商之禮○則以為紀宋不足記○武之樂未久也○而穆淫及商○至于老聃之問○其知之問○邾子之訪○無非所以攻瑕其醇○其偽是非可告而一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舉而取也○久矣○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為未遠○而經籍皆

此於夫子之筆削則雖藥而取之可也。而指武成一篇所取者絕二三  
榮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  
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以貫之者。建諸天也。而不悖。賢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  
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去聖人  
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  
去其籍。論堯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然則於武成  
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  
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况夫聖人  
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書。亦不可得而

陸象山文集

取二三策而已矣二

重二

取之也。又何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不信之也。古  
人之於書。務求師式。至於為聖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  
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謂宜。言坐談  
之。識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  
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偽露  
者有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脈理。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  
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進焉。藥取  
而試之。苟其不中。得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  
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

惟理之信。即致知格物之盡。然一人之心。何足以窮天下之是非。此明  
即良友不可旦夕已耳。恐非徒讀書者所識。葛端綱

陸象山文集

取二三策而已矣三

重二



讀書何始於漢

陸九淵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固君子之所志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君臣上下之大分。善惡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與而難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美之或止。角奔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湛漫衍。溢有不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與而難知者。性之顛倒。錯亂。廢墜。湮沒。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公患也。人性之重。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腐。無素樸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終淪胥而不能以自振。尚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有人於此。彼服儒術。師尊聖賢。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得而據。

讀書何始於漢一

百三

陸象山文集

讀書何始於漢二

百四

其所著之簡編。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嘗去國之似人。虛空之泛音。有歲者之所宜深嘉嘆。稱揚頌美之不能自己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援於流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難毫髮之間。不可以相喻。越乘人之不熟。而張其絃於人者。以自比於古之聖賢。其粗迹。偶其大形。而侈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然者矣。彼固出於識量之早聞。見之陋。而世衰道微。自為翹楚。莫有素樸之士。判其素開其蔽。而遂至於此。非固中懷矯詐。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而為之也。然其不知。涯分。僣。僭。自以為是人皆悅之。而不可與入。竟得之道者。蓋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而同歸於害。正矣。欺世盜名之弊。

夫人焉得而避之。讀書何始於漢。吾以為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三

終不可得而明矣。按言說論上下千萬年間。能出一頭地。此皆不為時代所役者。切焉。

○ ○ 語錄 附刊

陸九淵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收懷天下履亮舜三代雖有  
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果合亮舜三代否當時聞  
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吾人同已祖宗之法不可  
變夫亮之法舜常變之舜之法禹常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  
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有精義  
所以為美惜乎無以此開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伏  
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  
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如此而以古利過之故並無解  
陸象山文集 語錄一

所以率至於無奈何處或問介甫此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卿  
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規模介甫亮舜三代之  
形以爲得實處放所成就者王不成伯不就本原皆因不條格物  
精當萬端詞

陸象山文集

陳龍川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  
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隆興  
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  
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  
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圍視錢唐喟然嘆曰城可灌爾益以地下  
於西湖也至是孝宗卽位益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  
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  
宋史本傳 陳龍川一

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  
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而無事也今世之儒士自  
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  
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入也不  
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  
之富彊乎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  
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指所欲言皆落落不

少貶又不合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中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卽繳狀事下大理管掠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疑事繇亮聞于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授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毫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

宋史本傳

陳龍川二

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睜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竝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胃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益指朱熹呂祖謙云高宗崩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繇是在庭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亮以君道師道對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時上不朝重華宮群臣迭諫皆不聽喜亮策善處父子之間擢第

一既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亮性存經濟重許可人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宋史本傳

陳龍川三

龍川文集序

同而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葉。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沉散他作為四十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為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絲布衣徑往。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故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天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為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子不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辜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與哉。雖然。同甫為德不為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為有罪焉可也。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陳龍川文集序

葉夢序一

物或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而師以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為可教者。病既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道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陳龍川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蘇靖調甫 評次 弟葛 謝發調甫同評

集序

葉水心一首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以中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龍川文集

目次一

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中興論

論開誠之道

論執要之道

論勵臣之道

論正體之道

問答

問答 凡十二道

問答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亮稽顙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遂○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此○豈○正○氣○鬱○過○於○隆○而○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解○平○氏○遂○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一

七

○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勳○遂○無○遺○種○而○歷○代○之○痛○猶○有○所○護○以○安○也○晉○之○桓○桓○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邀○同○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庠○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勝○而○五○霸○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止○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其○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秦○虜○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

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大○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以○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而○北○流○寓○皆○抱○孫○

○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聞○念○自○非○逆○亮○送○次○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曰○議○朕○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秦○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八

○之○禍○繼○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矣○伏○望○皇○帝○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秦○秋○之○書○稱○能○以○禮○亂○臣○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迎○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陽○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其○氣○矣○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秦○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衣○諸○侯○往○往○固○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奉○

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慨世而卒莫能  
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  
黃池之會。孔子之所其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  
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傷者  
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弊。未  
依。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  
時也。三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而售之地。宜其為  
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  
利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俱勝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  
滿。非則也。中冓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速敗矣。何者。人才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三

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  
而盈者。不足恃也。高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惡難疑之人。皆得以守  
格。令行大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  
外之士。荷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往故曰。通和者。所以成  
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而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  
故其往東。而虜聘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  
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州居  
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  
政教節令。一切不異於中國。兵聚糧太。移住運動。涉歲月。一方有警。  
三邊騷動。此豈能藏出師以擾哉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

常如雲。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事天下之機也。執事者  
胡為速和。以情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郟也。樂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刻之於民生之不易。猶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左軍無日不討軍實。而伸傲之於朕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越道。敵諸  
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恃。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  
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顧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  
而此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情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  
於度外。徒以便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問大義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四

而此。故與虜絕也。此損乘輿。却却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  
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聘  
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儒庸之  
不。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實合  
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  
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  
試幸聽之。辱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  
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  
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積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蕩。鎮拱乎以總  
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



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解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當庫藏。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當重兵。以為國。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要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歸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預目手足。況然無列。微澶淵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而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

陳龍川文集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五

十二

今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事朕中國者。其情有所也。立國之初。其勢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祖。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用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俊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虞卿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迭易令。而廟堂輕。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股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使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苟合聖意。而其實則

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振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大絀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而征北伐。卒至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閑。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

陳龍川文集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六

十二

究變通之理。而以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孽。命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其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誅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選責人才。日以開筭。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祖宗皇帝。經營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故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緣待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

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果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併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振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臺榭以樂其生。指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錢鏐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泄而無餘矣。故錢鏐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

陳龍川文集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七

異也。公卿時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楊屋之士。以十萬數。而大星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南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我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先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鋒之地。諸葛亮孫權此起輔先主。荆襄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皆北鄉。又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亮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安。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棄落。

升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夙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募。此而通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他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安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而連巴蜀。南極。則則此控閩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閩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常備。人侵軼之。倘而精擇一人之沈靜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

陳龍川文集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八

任。寬其文。去聽其廣。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其時。地勢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我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閭閻之禍。益而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戌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幸。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獨陛下於是年。而又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又在十年間。而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經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

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學。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弄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收。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屬志復讐。是以對天命為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九

十五

賜秦唐人龍終。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排。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其前。豈惟區區之願。將天地之伸祖宗之靈。實與開之于宵天威。罪當萬死。忠義勃發。自成一班。奇確登至之論。吳蜀天地之偏氣一段。似以形勢為立國之本。石晉失虛龍一段。似以氣數為有為之機。頗異吾儒後。然自誠心正志。所成。正復生氣凜凜。葛瑞訓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陳亮

臣嘗笑而周之末。大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如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情。務哥鄭之勢。以告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典師。以整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殫蕩大戎。洗國家之耻。而舒臣子之情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紀象術。以和柔中國。命齊魯為方伯。以糾今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臣聞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難。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祿猶存。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存也。及傳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一

六

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以復讐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最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最矣。賊不討。不書。蓋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眾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問而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問而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屬志復讐。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



心陛下為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居以從速務學為美臣以誠心見陛下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今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讐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於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天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謀結聚聖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取龍終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

陳東川文集 卷二 孝宗皇帝第二書二

論而才臣智士今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海之隅以開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焉天下之奇論而無恥於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王光五岳之氣多而人才之高者止於此經生學士既授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寵意竊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順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遲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

之志平矣陛下勵志復讐有大功於社稷為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龍終小儒驅委庸人以遲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齟齬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閣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肯然八月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生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論時而後得報在安乎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月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陛下之意而而上下合舉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恢復而不克與之通和以俟時則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臣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

陳東川文集 卷二 孝宗皇帝第二書三

臣不知所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不臣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讐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憂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沈適語可以壯魄 萬端調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陳亮

臣竊惟我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  
切律之往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  
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北浙江開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  
數萬不與焉而然則拘守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經者殆以萬計而僥  
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于承平之時而費于養兵者十之九兵  
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秦本朝維持之具二百  
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  
將陛下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北半入于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  
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督陛下以北向復讐之意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一

三

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孔教愈  
遠也。唐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  
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衆之造  
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案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還而將  
皇一日之安而亦何患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牽齷齪之中其勢當  
有卓然自奮於草莽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不足而竊有志  
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閣下陛下亦卓然  
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竊意國家維持之具至  
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  
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遵延數十年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二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二

十四

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  
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  
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奇以問臣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  
答之而草莽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  
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縹緲憤不復知  
禦和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如報  
私讐外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  
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  
然則其一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未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  
不然而何暇復命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萎靡而不  
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東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  
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  
雖一日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  
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  
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  
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懶棲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  
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才隨才皆是有  
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廢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  
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  
未易挫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

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  
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  
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  
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  
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而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  
趣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遠  
越太宗而拔臣於草莽言深滿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  
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  
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  
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勝詢  
陳龍川文集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三

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  
索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  
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  
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末舊  
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覆亂弄權之心  
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  
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  
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  
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特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  
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素

能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將將終老田畝以弭厚論以報陛  
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閣下臣聞門數十口去行  
都無四百里常席業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此種文真利快讀不必言矣然學者師其意不師其詞可也夫士既  
實有可用當此破格用人之時何異維度囊中豈患末之不見耶然  
古之能任天下之重而有成功者必先為天下所重而後可蓋非天  
下之能重士而士之自重有以取信於天下也此文必欲達之以杜  
浮議之習然壯志浩然終非無寔者可舉擬而得特志數言在耳聽  
言用人者加之意可耳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繫民惟馬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子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懼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之而患論於左袒此英雄為人凌制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之而患論於左袒此英雄帝德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後徐公陛下既然而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第一也高宗

陳龍川文集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一

其

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親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拊膺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來動陛下其惡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息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邊鄙使之兼統諸司盡獲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高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

陳龍川文集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二

其

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驅馳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庸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兵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備之以抗四隣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其兒習舟楫者之所畏庸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彼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臣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其兒女子之論也臣嘗讀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列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未為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北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列采石其地與京口接脛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新野自守者也天崖健南方即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原為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諸大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領兵八萬於山陽如老嫗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欲輕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虎之獲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替照應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勝者也而書生便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三

廿六

以中上參許皇帝書四

...







其意疎以肅綱精探監司以清部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  
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務以核名實懲吏  
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郎之卒以充禁旅之教調度總司之職以修車旅  
之儲○擇守令以治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棟將佐以正軍政軍政明而  
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  
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收言以作天子之  
氣○精周謀以得廣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計數月紀綱自定  
此及兩路內外自齊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  
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野不動一動而敵自開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  
中興之功可踴足而項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衡之  
陳華川文集 中興論二

而敵莫敢禁之而敵不敢動乘之而敵不知○如我常專而敵常  
○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  
○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虛實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權而奇變之  
○所寓也○今東西瀾且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通守無所參錯攻  
○守之道無他可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虛非不深也○能保吾  
○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  
○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同吾腹中物○蘇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李廣  
○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  
○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東洛  
○以進塞○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

右○今歲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謀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  
信○不爭小利謹擇守軍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  
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  
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先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  
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  
情○兵雖少而敵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  
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  
討○嚴有唐鄧諸州見兵於荆襄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合諸州諸城進築  
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  
以為固揚兵擣壘增設招集土寨千家一堡與雜耕之利為久駐  
陳華川文集 中興論三

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謀  
○用斥候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鄧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  
朝廷徙都建都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唐知吾意在京洛則京  
洛陳許汝鄆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秦之固  
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持關州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  
右偏將孫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建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  
謀○秦命山東之師正者往說秦際陰為內應○毋師孫海道以出其  
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搃其胃則秦地可謀矣○各難示形  
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後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  
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秦○秦吳撫定



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野○謂○批○九○梅○虛○形○格○得○禁○之○道○也○就○使○帝○未○  
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平○其○野○之○也○不○使○  
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  
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  
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改○敵○心○  
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割○取○諸○  
將○持○重○不○遂○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  
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操○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  
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避○寇○不○如○  
意○則○合○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  
陳○亮○用○本○集○中○典○論○四

臣○諫○人○也○可○是○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典○論○惟○陛下○  
財○幸○

奇謀偉策動人懷想 葛瑞調

臣○聞○觀○自○古○大○有○為○之○君○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為○之○意○明○白○洞○達○而○  
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皆○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  
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  
所○欲○而○獲○所○為○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  
然○嗣○承○大○統○於○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為○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為○未○  
成○雖○臣○亦○為○陛○下○疑○之○也○夫○懷○慨○果○敢○陛○下○同○示○之○以○必○為○之○意○矣○而○  
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  
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使○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  
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遣○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貴○  
陳○亮○用○本○集○論○開○誠○之○道○一

臣○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  
者○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  
者○予○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儒○庸○  
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任○斐○斐○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  
無○能○而○外○為○欺○罔○位○實○非○稱○而○意○極○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為○緩○急○則○  
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守○而○笑○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哉○  
不○之○以○有○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  
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迫○頭○待○用○而○每○視○人○主○之○  
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厚○祿○而○可○使○  
之○死○况○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裕○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

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無窮之志而無所不為也夫天下之  
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  
奴使而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  
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  
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適且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  
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  
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  
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  
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願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  
陛下天恩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  
陳龍川文集 論賢才之道二 元

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寫出魚水君臣之況 蕭端胡

○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朕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  
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  
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為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委  
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安議  
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而奏獲旨若除即以  
熟狀通入覆可指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請有未當者在中書則令人封  
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  
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  
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  
陳龍川文集 論執要之道一 四

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奸詳之名  
萬一不然而徒使軍輔之選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  
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  
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  
指回在哉不貽累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惑之失此臣  
所以為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  
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  
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  
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太哉  
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夫之稱光武曰明謹政

明於治體。高瑞訓

1

陳亮

論勸臣之道一

—



進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勵其後。縣今以往。羣臣咸為朕思。所以  
世天受民求賢發政。雷國強兵。漢豐錄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  
謀亂大。相與就緒。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下惕然。則  
席圖。亦大業。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貪默者也。  
誅之。致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辦乎。  
雄厲絕倫。有拔山超岸之舉。焉。瑞。調。

論勤且之道二

四三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德愛也。舍如天地之大仁。公家之事。  
知無不為。忠也。故君行思而臣行。今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振封  
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  
間而害。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即日押出國門。居當  
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冠準而下。均欲進賊。車聖皇  
帝。何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派校而準。戒可。利用以不得  
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  
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廡。以言折之。居任  
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為。不顧浮議。而  
陳。元。文。集。論正體之道一。

臣自持祿圖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輒隨順。  
同寒。竊望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為得君臣  
之體乎。臣願陛下撫大柄。端已。皆成。畏天愛民。以德自獲。明詔大臣。  
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難。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戴大臣之執守。  
敢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  
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  
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寵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為法。天下有不足為者矣。  
此已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舊讀之。已如隔世。追思  
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開公。理事。則  
抵掌叫呼。以為樂。間世遠。幾夢半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耿耿。

者終未下廟也。一日請揚龜山語。謂人住得餘歲。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止此。心裏所遇。而仕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說之而不聽。辯之而不信。立之而不為。大憂乎。引筆識之。掩卷几坐者良久。得人主豁達大略。萬端調。

○問答一

陳亮

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教。斯民而非。以位為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收商周之常經。而開事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為。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歸為寬大長者。三章之約。是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為民而起矣。方其窮時。能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為民邪。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邪。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先楊而後晉。以從之。何其神也。真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泥沉於水。而則曰。滅建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

陳亮川文集

問答一

四六

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群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為一代之君。即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先而天下之情。偽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肯。非如桀紂之是以以天下而克以為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肯之子我。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決非

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為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為  
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  
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為天下  
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  
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  
之不肖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  
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下。天子不能以一人  
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素親親。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  
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素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  
不而古也。而於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翹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  
失。則四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能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  
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  
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  
意。豈將將以私天下哉。定於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  
為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  
然一亭長耳。其威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  
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  
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  
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統大德。固  
已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外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

行其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德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  
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  
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  
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已意排宕自成議論。未見臆說之害。葛端明

陳龍川文集 問答一三 四八



問答二

陳亮

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  
 封之皆有而感而後發。而我者猶置餘念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  
 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已未庫中之變。蓋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  
 終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通矣。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  
 世。而天下之官。官然以強弱小大相為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  
 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  
 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西天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無所也。彼豈有熟  
 講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入豈常學古以送  
 陳龍川文集 問答二

事我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  
 在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滅滅者。或有感  
 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  
 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造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覓一日之安  
 寧。於非而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起世  
 道往救之。莫索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  
 然。而向矣。高祖以父而王。之可也。建武成。獨可以常法。綱之乎。據非  
 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  
 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天機。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  
 彼其心。以為是天實為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際。亂極矣。豈其使建武

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殺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  
 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雖稚。祿祿寧幾時。而武王  
 疾日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  
 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為天下誅之。  
 耳。要。以使天命即於人心。而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  
 而。何以為後世。刻乎天命之所在。若洪江河。故棹車煌煌。收野洋洋。雖  
 聖人不致。以疑亂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為之地者。至矣。人欲謀  
 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  
 民於塗炭。有是自解者。而終不即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  
 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陳龍川文集 問答二

則於天意以歸人事。此春秋之義也。 萬瑞調

問答三

陳亮

三老董公以仁義選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為義帝編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倘若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為明驗矣。然人為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離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編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聖世豈不復知所謂人逆矣。是三軍編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不在此乎。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陳龍川文集 問答三一 五

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為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必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要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為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為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為。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選。既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手而射之。雖傲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選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手法簡疎○皆端明

問答四

陳亮

三代之初業以封先聖之說為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間。為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為憚。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為己私者。天之立君豈為姓姓而設乎。漢興忠異姓之強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彭越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鉅野則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之微而後族之徇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今天下而居之疏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強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諸之周而周公其哀矣。

陳龍川文集 問答四一 五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為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眾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為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為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以方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康孽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為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私。國之是非利害拘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編。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皆無

帝不獨漢氏為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為安者。蓋魏魏之義。不明也。其子弟之賢者。以此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養不肖。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明盡。葛端訓。

○○問答五

項羽高也。宅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居於禮節之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宜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苟之義邪。漢高帝乃能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預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日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開諸侯。修德以興矣。未聞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拉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為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

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振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橫之末去。郡國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南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小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勢快處雖未盡合道理。要有絕好話頭。葛端訓。



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脩身歸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識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七秦天下既定非當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為宗臣而

天下之賢者始難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選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耶然今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為通行之法乎

居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為之長君奉其能者為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專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尊卑命號以與樂教者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聲達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業而君臣

相係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此親幸國柄橫主意見素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厥故喜新敗止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棲隆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傅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于三代之通或增或損或就或建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拘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識世卿蓋識其不揮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檢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慘慘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元蘇高子魯季友叔盼宋子衷之徒遂遂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

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聞於曹魯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賤專託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時曰賢者此言之豈樂於居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秦反覆之術秦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為君臣而暮為路人故以魏相曉而不復以恩相係緩急無一人之是依而方領望革策之賢者以

然已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揚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是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起舉顯擢。豈可率以為常乎。朝暮不相保。則其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情激世遠。辭為根原之論。立言微指。當在筆墨之外。葛瑞訓

○○問答七

陳亮

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實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教入人之淺乎。然皋陶之陳謨。以典。體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別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為天子。三代之用賞罰。大槩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為至周而窮。蓋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

陳龍川文集

問答七一

五

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為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為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為勸懲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皋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行其欲。而七情之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為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為之。抑而已。故五典。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

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達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為善者得其所欲。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為惡者受其所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戕。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銘非人君之所自為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刑賞為吾所有。縱橫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為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己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士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居道者。迂儒之論也。既賞

陳龍川大集 問答七十二

五

以驅天下者。伯者之術也。以驅性令之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恨不令韓非聞之。葛瑞胡

問答八

陳亮

內刑之與說者。以為起於禹民。而克恭取而用之。報雪以威。恭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為之塗。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為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為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為井田封建。內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內刑。徒以整小人。紀法之心耳。故曰內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性道教議。漢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於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為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內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惟之天理。除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始。極其所終。必有至當

陳龍川大集 問答八十一

五

卒

昔者聖人。創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生殺之權。而設罰之刑。政也。則內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當民始多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克懼其為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若然後罹此刑耳。故曰報虐以虐。舜又多為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為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責。傷肌膚。以懲惡。蓋其時常用者耳。夫既多為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常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刑獄。而戒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考蒸而制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內刑惛然獨存。文帝威一女子之言



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黃帝以來。極十載  
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末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日之不  
精也。至於刑罰。則多為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  
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日之不精者。今既盡廢而不可復。米矣。  
獨憐憐於聖人之思。其或用者。惟使可用。無為煩。則其序乎。使民有  
則今法。是矣。民不賴生。雖日用刑。猶為無法。此理即民心。樂和民。極  
政以行之。則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精透。萬端期。

陳龍川文集

問答八二

六

○問答九

陳亮

卿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  
可以投之人。蓋懼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為家。以四塞  
為形勢。而蕭何方憐憐於壯宮室。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  
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洵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竊達  
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為宗臣所移。猶  
可也。而竟移於霸臣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真不可  
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法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  
真書生之談耳。

陳龍川文集

問答九一

五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  
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為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為以衣之。  
則衣非外事也。必有食。為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是矣。然而不可  
以露處也。必有室。處以居之。則室虛非外物也。必有門戶藩籬。以衛之。  
則門戶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健之地。則不可  
以久也。非方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  
具。則人道為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  
也。雖則則各有辨也。狗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為悅。  
不得而欲以為悅。使天下皆為馬。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  
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彼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內也。夫物皆外也。苟外而  
忘內。不若樂其內。而不顧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求其樂之。

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宮室之制，濶大端麗，欲用以為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為德之輔，而宮室為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為公也。蕭何專敬，蓋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致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極似昌黎。葛端綱

問答十

陳亮

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遂終不可得而別，以堯舜禹為名，則子武獨以謚稱，可通乎？以為堯則必稱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為號，則湯不得以謂之謚，然而所謂子小子履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謚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謚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惠於其間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則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卒？則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尊卑上下之分，而為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為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謚，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父子文孫，苟則庇其本支族屬，惟其姻聯親黨，隆以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為忠厚之極，人道之至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既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改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質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庶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飾，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備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後世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此篇正確無奇語、易端調

○○問答十一

陳亮

呂不韋市子楚以為奇貨、此我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爵代來功、宋昌既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北卿、宣帝憐憫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為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觀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遠避而不收、既已立矣、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邪、昔者王代而今為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決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邪、介天之功以為己力、宋文帝能惡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景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

人常觀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幼吾身、一邑而教天下、以侯作豈所以為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率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為萬世之常法乎、哉、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為常行之道、撥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還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卻穀實當國政、狐偃趙衰蒍始為卿、而賈他曰季之徒、未有列也、卻穀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為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顧顧就誅、魏犢與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祿、榮辱可否、與眾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

陳氏傳為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故其察事見情常先乎眾人，非以其為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近，誰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需厚安榮，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而古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不可不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憐憫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裁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忘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疏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

陳氏文集

問答十一

陳

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蓋河南陽以生長之地而需異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物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絕則為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從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懷懷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其用捨，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聖極之主而共欽之哉。

平正

問答十二

陳亮

聖人以常典衡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常以夷狄中國為別，故兼愛之說興而通和之義行焉。甚者至欲以女妻之，與以男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惟不習於禮義也。故謂之夷狄而可以人倫而靡之乎？時哉，事敬之智也。一日作備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既不能却夷狄於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哉？此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吳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安敢豈得為過乎？必其事而私其心，雖宋魏之患民聖人不得正色而誅之也。

陳氏文集

問答十二

陳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海島之時，蠻夷猶夏，則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湯有未享，宋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獫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荆使之來獻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為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吳越秦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猶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張之，伯主窮遠討則懸之，要之各安



其種則止矣。至於其楚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國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必於諸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尚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使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

問答十二

完

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幣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諱春秋之道也。今中原既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完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曰。五刑之詘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人也。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待夷狄之道莫詳於春秋。然非此快筆不能開如列者。葛瑞詞

酌古論序 陳亮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為二。文士專於翰墨。武夫事於鉞斧。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其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翰墨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鉞斧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翰墨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虎豹及之。而前人未能剖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與王。小則與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抑故而不肆。葛瑞詞

陳龍川文集

酌古論序一

七十

○○○光武

陳亮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復強。起身徒步之  
中。而十餘年大業以濟。其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  
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  
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此二  
患。雖運奇奮關。而常者破。而旋得旋失。皆以濟中興。雖矣。人有常言。光  
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  
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其中興止在於此。則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  
末。莽盜神龜。犀犢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衆大義之師。發迹  
昆陽。遂破莽。邑。下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

陳龍川文集

光武一

七

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特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即  
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  
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  
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趙。止命鄧禹。乘雲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  
急。而關輔為可緩哉。吾嘗善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隄防在隴。西公孫  
述據巴蜀。赤眉盤踞起山。東冀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  
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  
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其述之穴。而肆  
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  
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機以并關

中興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命且定。齊矣。當此之時。  
天下略平。其述雖有觀觀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焉。  
平述。而天下遂一矣。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  
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其述為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其述  
為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矣。則已取郡縣。而或罹  
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  
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願亦  
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略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  
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剛。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  
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

陳龍川文集

光武二

七

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  
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  
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藩鎮也。  
此然。他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能宜哉。吾以  
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犀羣。驅英豪者。無如漢高  
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  
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  
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  
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  
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

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計之、過而未有、所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之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眼明手快、真不愧此四字。葛瑞詞

○先主○英雄之主○所為置私念○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念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念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既得荊州○權遣使請荊○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破三郡○再舉而遂集關羽○何者○師直為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念○遠大舉以求復其讐○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讐○猶有唇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念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然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通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為守○以守為攻○此攻之變也○攻專用攻○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許都列屯數十屯○屯七百五十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東王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遠歷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為不可收○而全軍以沒○延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進之所輕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荊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

荆州可有使備能造黃權率水軍以為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  
卒步兵分進疾趨夷陵肩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  
之臨機設變奮力死戰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秣東而  
擊而形此而由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值機拒  
守則駐軍而相持固望而不解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分乃家  
遣一將士開行至魏以金幣結其青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  
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  
切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  
不能吞并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  
險而又相為唇齒之援也今天相親而雄相開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

陳龍川文集

卷之二

七

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關必亟入之今陛下不  
亟圖進取而假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  
利固有不遠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也僻險未易  
卒圖不若遣夏侯尚仁出信陵賈達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  
陵東西彌亘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以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徐舉  
而內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鬪當收十莊子之功臣以為莊  
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萌而急刺其一  
待其開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  
既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結構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

選其鋒兵機不可失前陛下熟慮之也彼曹孟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  
此至既得聞此計必深以為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而拒固將棄夷  
陵而與我相持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荆州可圖  
矣不知出此而忽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為識大計也故夫以私  
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虞為哉  
起于便說盡正意後却純以己見凌空架景如取素不嫻律之師而  
能使進退止作皆如吾意此在將強耳葛瑞調

陳龍川文集

卷之三

六



曹公

陳亮

喜國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為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以卒收之。而無一不副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而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紜戰爭。進退無據。而不免敗亡之禍。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為。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乘義兵。破黃巾。走奉還。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獎表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投陳龍川文集 曹公一 七

有蓋最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為惠者。荊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據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為之先後。以禦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弱。先。劉。強。而難。其勢在強。後。夫荊州至近。表。又。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為備。而欲為之。而并魯。取璋。以取其勢。然則欲討兵而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當攻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而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平為邊患。而反為璋魯之患。也。方勝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勝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

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

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為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照尚既平。屬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為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奈何。者。備非素附蜀人。方構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即燕命。夏陳龍川文集 曹公二 六

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何。刺使許洛之兵。衝其虜。蜀漢之兵。據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荊州破。劉備威。然。漢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荊州之兵。出江陵。為漢之兵。出已。決合攻其。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統一。統分計諸將。撫慰士卒。乃退就。列先。輔漢帝。招賢禮士。脩明庶政。以幸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達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為能一天下也。彼苟或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荊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已。蜀險阻。非關天下者之所急。及照尚平。遂教之南征荊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解敵

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威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已漢為曹公耳目規  
而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孫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興與吳人爭南  
三郡三郡既失我亡漢中則孫劉之兩事益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  
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  
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廢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州而  
北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益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  
支卒至於敗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天曹公未平徐  
則而上下九州未聲表紹而先野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  
有以告之者悲夫

陳龍川文集

曹公三

七九

古事不啻數計龜卜奇致可與為誦

孫權

陳亮

天下之事最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  
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  
足而反為大患惟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  
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  
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  
必勝而不拒之則禍以甘言辭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  
同而均於有成故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兵而孫權之據江  
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  
而向入秦時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人勇而

陳龍川文集

孫權一

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荆  
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  
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  
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  
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不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霸上  
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遂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固結之  
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收短之功作而曰秦為七道英雄並起  
幸即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摧枯朽當此之時即以為天  
下易與耳渡河擊趙惺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趨救鉅鹿焚秦糧重  
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盪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八百其





○○○薛公

陳亮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為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而相詰。真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可出。此非智者不能為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為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為之規畫。處置。而禦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為可貴也。然而人君當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秦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為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於人。孰多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陳龍川文集 薛公一 三

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收。出中策。亦收。出上策。亦收。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藉。起。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據形勢而起。於戈鋌擾之後。用下。上舉。逆犯順。其石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七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遠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以疲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為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

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為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我而後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大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臯。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參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今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能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與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為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陳龍川文集 薛公二 益

之過也。故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如。何哉。曰。懿以桑城而走為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為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其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是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同料之曰。曜威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損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拒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取成臯。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據。曜固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為上計也。若其沮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為疑兵。而替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



則收此所以為中計也。故吾嘗謂懼於上計則洛陽非勁有。中計則  
勝月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妙得策士位置。易端調。

陳龍川文集

薛公三

八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  
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  
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捐國家之堂。下野一身之名。一跌  
之後。前功盡棄。其為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  
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彭。四舉而集成安君。  
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  
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  
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韓信而氣竭之。固之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  
檄下燕。燕沒舉兵臨齊。信遂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為廣武君雖不言  
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  
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  
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計於廣武。若者。蓋大功垂  
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缺。歟。鄧禹起身徒步。  
拔策軍門。一見光武。遂論霸王大略。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天  
過人者矣。連兵而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赫震敵。人破  
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先武迫之。使急進兵。  
赤者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者還兵。長安復失。威  
名大損。功平不成。論者皆以為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  
獨以為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况吾勝而後

阻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眾士卒使  
將士以八書風喻威德則赤符延舉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  
也○不知出此乃舉兵而與延舉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  
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賊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為之才略有所  
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微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  
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為之敗亦有自來矣為令馮楷宗欽等守拘邑  
二人爭權相攻情勢款而反擊禹禹情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  
而僅能得其首情款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  
我矣使其能防款而不至於拘邑則拘邑不換拘邑不換則敵人不  
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

亦第二

必

居民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  
以禹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常  
以居成之終也

老成之見不謂自少年得之○葛端調

○○馬援

陳亮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也  
將常以之而敗○非險○以○有○時○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時○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也○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止○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官大險而後能○奪○功○險○之○不○冒○雖○曰○有○以○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  
不○惡○夫○履○險○而○危○乎○無○術○多○方○以○擬○之○此○兵○家○之○至○術○也○  
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  
而○明○以○古○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同○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  
制○事○也○奪○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  
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剛○一○舉○而○敗○其○黨○無○復○其○巢○穴○而  
陳亮文集

馬援一

公

後可以為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耿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馬  
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  
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亦曰費糧  
不如徑進○搃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  
可○欲退不能○已而者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  
明乎險阻之術矣○吾以謂常言從老縱其鋒口使歸以告多疑疑兵  
為鼓聲○威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眾出拒○吾當遣輕兵乘無急進徑自  
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為禦者矣○且溪  
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復險其敗也○固宜○然援則失  
矣○而識者方以耿舒之計為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

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必中。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魏也。威。孫。孫。而。伏。兵。從。夏。陽。張。安。邑。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威。兵。遠。關。而。將。兵。渡。渭。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於。此。始。援。謀。魏。營。於。掌。握。之。間。擊。諸。葛。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陽。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其。終。老。而。智。老。耶。先。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此。議。而。先。武。從。之。先。武。之。以。為。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遂。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先。武。亦。不。得。為。無。罪。也。

自是兵家正論。不止為後陰而後。馬援二。

八九

諸葛孔明。其。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其。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驚。步。繼。中。度。緩。急。中。節。銜。銜。乎。道。路。之。間。能。行。十。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平。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以。托。其。快。而。奪。之。氣。也。且。諸。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夫。諸。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為。矣。故。夫。諸。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攻。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觀。者。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

卒

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義。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錢。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仲。達。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退。奔。退。無。還。走。突。兵。不。能。觸。其。盾。奇。兵。不。能。繞。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離。其。後。賊。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重。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獎。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為。長。奇。謀。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

如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不能將以幸仲達之所能而能其  
而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  
樂可興諸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歷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飲  
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雖耕渭濱  
為久住之基本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遂之一二年中遂  
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氣無所  
縛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震懼引兵略地關中可  
有分慰居民昭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  
平則命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孫王踐位  
上下相疑蕭牆盡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  
州縣安集此二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  
伐雖遠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  
而亡下則無一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  
吳之聲臣無不也攻賊略地孰能禦之盡一軍之力而吳可舉江東  
遂平天下遂一統矣孔明文彰善釋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  
治矣治者實也德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  
千金一辭而不能辭遊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  
而天不相與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去儒得各

詳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深得聖賢心事可為武侯吐氣萬端綱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時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安於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預定一日○忘之○我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為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豈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來問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至南○而復東問以平諸國○漢日度籍日盛○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固中國之安○若將有所為矣○然吾觀其今日之取荊州○未嘗不慮其志之不大○謀之不遠○而不知其無孔天

呂蒙一

九

下之略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此其勢甚易誣也○胡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取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河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為之替援○九方其擒於禁○果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徙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為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嚴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許其稱羽在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徙○羽後權常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為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為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

顧之憂○得華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是豈能運常之哉○操既徙都○權固自攻○晚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固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據之○而盡收漢河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河土地○日開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發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政○而權之君臣○曾不以此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凡乘夜之所以為謀者○豈關羽而已○何暇為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為有志○而權少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為矣○烏乎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已為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威之○此其謀大矣○惜其不能為也○使斯人不死○當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

呂蒙二

九

天會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志止是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江東諸公品格得此論定○葛端訓

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而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  
 以未足為計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  
 始必甚密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精歷者甚然而所見者甚  
 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為成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為神徐而究之  
 則非神非神而悉出於人情而人常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  
 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難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系然尤為奇  
 中乃太武將議出征歷時難之浩詳詳言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  
 但恐諸將瑣瑣前後傾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  
 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  
 陳北川文集 崔浩一 空

吾不戒擊其不備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  
 兵臨之所以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指矣此浩所  
 以決知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遁敗不相救  
 一夫先奔萬夫爭進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  
 敗鳥獸散伏各地其死無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  
 傍觀曰領石莫知所以為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  
 危而可以得志然其舉也惟明者為能必之惟斷者為能行之不明則  
 利害顯然而不見不顯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役機之會間不容髮有  
 是二者而何能役機哉太武之用兵動輒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  
 古弼之徒雖不為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

者有矣此浩之所為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  
 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去其  
 機使昭汝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策穴人成  
 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不全軍  
 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  
 烏可以瑣瑣預慮哉故大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  
 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果既破宋羅喉於淺水原遂以二千騎進逼  
 城下仁果遽遁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謂諸將言之太宗之  
 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  
 前人秘之而吾獨於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為神也

敘列事情如水中觀石累累可數 翁端明

李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且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己矣。正兵即制之兵也。奇兵簡緩之兵也。即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隔深約遠。曲折相對。進無捷奔。退無緩走。前者開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常。十以常。百詐者。不能。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弱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性堅敵也。簡緩之兵。其法略。其行疎。緩令簡一表。東洞。前進如風。退如疾雷。地險峻則魚背而進。道迂曲則厲行而進。一擊百以百擊。窮則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

李靖一

九

陳龍川文集

所謂奇兵。而以掩敵也。然而奇兵。以簡緩。窮則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即制。存簡緩。非棄簡緩也。惟善治戎者。為能制之。惟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實。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靖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牧孟獲。七縱七擒。而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集。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收決。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

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

有立。請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集丹。擊乘。冰傳。壘而破。蕭銑。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龍定。策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而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陣。此豈非正兵歟。將以足平。高麗。而不幸。疾。至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誠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取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來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性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

李靖二

九

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深識時勢之言。有瑞詞。

謝安比王導

陳亮

意觀大者常觀諸其國而不龍其身哥有天下不二世而為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馬立之於其先。有謝安馬扶之於其後。端靖寬簡。均能為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離未忘哥。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左。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遷為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勝未補。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不修。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楊州為京畿。較帛所寄。皆出焉。以別州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舉大綱。陳龍川文集。謝安比王導一。

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待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焉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下。不窮其以為明。不苛法以為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問之論。導便仰殿。典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雖然。社稷之臣也。獨祖述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緒累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藉平蜀之勢。威震一時。挾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為付健付雄計矣。溫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故氣。

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哥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我於改物。謝安高臥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應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整。及安輔政。哥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勿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備經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威入則輔政。出則伯哥之制也。王猛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靈也。以石民石虔為荆江。使其無寵。察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待堅之舉。可以無哥矣。而泰然如平時。淮肥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若君臣之恩。亮已不可任。顧方經略中原。陳龍川文集。謝安比王導一。

惟恐不及。哥之為哥。益可知矣。有以壯其謀。則來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為哥一平。河洛司馬氏既亡。而度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識得主腦處。便見世界一日太平。必有哥撐持而主。曹瑞麟。



陳亮  
王法確論如何  
人之才在天一國與乎人君之素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  
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之不裁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  
人相與望其長而謀其短周旋而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  
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來時有為之士而猶懷不盡之笑以公論常不出  
於同列故也房元齡李清溫彥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  
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媚之意雖至  
於廷論之際雖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  
曰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為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  
陳龍川文集 王法確論如何一

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一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  
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德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  
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  
借信以為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  
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為  
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  
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養之於同列之公論  
固非沾沾自喜之為也蓋同體於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  
易以入心自古之所通患而其未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  
得於艱難之中謀謨惟慢以成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清亦

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什述繼而唐之紀綱法  
度燦然為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任使之責請實  
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舉臣入簡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  
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  
盡其才而諸公亦各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為嫌也一日  
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  
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  
不謀同辭而皆以為確論也然則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為  
為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  
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蓋大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益亦甚平矣  
陳龍川文集 王法確論如何二

珪與微均為諫臣而忠直劉切大畧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  
獨察其不及竟非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  
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  
視諸公最為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益終其身不  
敢檢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  
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給  
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  
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  
玄齡所以為宗臣也  
妙論是自心得非因事以起識者為之語

○勉強行道大有功

陳亮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生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放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拘。惟是之從。以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倣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強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強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中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及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勉強行道大有功一

勉強行道大有功一

三

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成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為道。失其正。則為欲。而况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意。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唯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喜怒哀樂愛惡。盡其心而已。不取以吾力。不盡吾心。則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

陳龍川文集

勉強行道大有功二

四

武帝雄材大畧。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而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興三代比隆。而為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為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為私怒。則人不知生。徒為世戒耳。使武帝知勉強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為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為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畧。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為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勉強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容之表。博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接接之心。如初學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強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好勇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身人心

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  
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  
言王道豈為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為成於道也移民移粟未  
為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為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  
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  
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為  
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強勉於其所當行則  
庶幾仙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大錢張不又泛直扶本根之論  
葛瑞訓

勉隨行道大有功三

百五

○書經發題  
昔者聖人以道檢古今之變取其與於道者而為之訓其大  
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之今篇析句之學其何足  
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  
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  
因時之宜履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  
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亮而後無憾諸聖人之心是以斯諸亮典而無  
疑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簡快 葛瑞訓

陳龍川文集

書經發題一

百六

詩經發題

陳亮

道之在天下乎。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此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敬如話言。易編綱

陳龍川文集

詩經發題一

百七

周禮發題

陳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美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新已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同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天。成文理。密察繁。乎如貫珠。升。乎如畫。基局。曲而雷。盡而不汚。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也。同流。而憂其窮。我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極立。周

陳龍川文集

周禮發題一

百八

之王。徒擁其虛名。最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思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同。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益非其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居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易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



此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余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聚亂不經之言。益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致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在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於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特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該通淹貫得尊經之寶。馬端朝

〇〇高士傳序

陳亮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為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雖矣。然類聞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給。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為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然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哉。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蘇此言之。彼其心豈有拘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

陳龍川文集

高士傳序一

百十

我惟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為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回以來。若四皓。若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通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顧為之者異矣。今其過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乎哉。余歷觀傳史。凡若此者。功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閤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為高士傳。以傳日覽。詩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轉折生韵以通格寫達神深得龍門妙處。馬端朝

忠臣傳序

陳亮

全讀書至武庫之事。何嘗不為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而  
臣而說之。則必與父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為不顧而為之者。  
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為人易。吾心生猶愧耳。況乎不色  
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攝斯  
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庫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  
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勝  
方興。故將扶管蔡之際。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是以  
頃首而不顧。余以為武庫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吾  
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通。然則武庫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雖然。武

忠臣傳序一

厚

康受之禍。則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設計於後世也。若復義王陵母  
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使首相隨屬未遇也。而數子者。忠  
膽憤發。視其間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起扶之。意雖不就  
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乃惟族次之。然且不免不  
量之機。甚遂傳之。板臣語曰。益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賈高有言。人  
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  
然則數子之心壯矣。乃其寬有其於武庫者。余悲之。故刻為忠臣傳。信  
千古以興頹俗。聖人懲勸之法也。  
此同甫感於時事之作。若認熟為武庫雪冤。幾於宋矣。葛端綱

義士傳序

陳亮

晉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為多。數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政。以周  
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  
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瞻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  
復喻之。費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殺。亦  
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始  
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成。若舊強壯之民。卒不肯  
從而從之者。皆生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  
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為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

義士傳序一

厚

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商。明君臣  
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為足以拒周。顧先王之  
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  
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然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  
尚廉。沒有商之遺風。故其止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  
若夫王蠋中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眾  
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破。則其功效豈少哉。夫商遠矣。其名之姓氏  
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為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也  
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袍襦而已哉。  
深古簡澹之致。范蔚宗論贊所不及。葛端綱

○○○謀臣傳序

陳亮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我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孫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為用哉。此推智之士。所以為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諄。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總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虎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為難。仁義禮信。通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到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衛。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已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也。皆不遺。要。以排難解紛。故不竭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陳龍川文集

謀臣傳序一

聖

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赫迹煥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辭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孔太史運之所寄。我者。若張陳之徒。操於卷背。其此則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為無取云耳。此真一句一轉。一轉一意。葛瑞訓

○○○辯士傳序

陳亮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為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辭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終罕之辯。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眾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注來乎其間。播物鼓舌。初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抑閏而針刺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九卷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或推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陳龍川文集

辯士傳序一

聖

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鄒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此古之庸使。誠為有聞。至其辯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孫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為辯士傳。又為敘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來命以行者。有考焉。和雅可觀。自有原健人骨。葛瑞訓

英豪錄序

陳亮

今天子即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乏。距諸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思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為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難其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助。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或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弄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為。惟法之不可。焉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

陳龍川文集

英豪錄序

臣

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廣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柳宗元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暮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起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欲好之。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

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終安。惜其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蓋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此篇是同甫自寫面。此題云。提著。陳亮。著。陳亮。

陳龍川文集

英豪錄序

臣



○○中興道傳序

陳亮

初龍可伯康將京師軍使市肆方叫呼大嚷趙九於次張旁行過之雅  
與伯康不相識俄迫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久時守官可東  
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母若乃翁疾行疾矣子可人意亦為我  
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策蹠笑歌候諸從徒傷者無人次張時已心  
與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閘之所伯康憐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  
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矢以與之十  
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與十  
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  
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  
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大龍野日

陳龍川文集

中興道傳序

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也○因○語○行○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  
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  
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  
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從  
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  
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賴○如○此○哉  
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縣○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傷  
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遂○相○結○交  
補○軍○校○後○為○統○制○過○大○駕○還○永○嘉○縣○諸○將○仿○徨○江○上○莫○知○將○進○退○也

將謀妙捷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  
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遂有階者曰次張  
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攝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  
不出竟於昔參政司公蔡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  
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今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  
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幾  
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也  
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此言可哉余嘗大問公之言與二生之為人而惜  
其言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素懷周備之士沈沒於困窮  
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不阻於流俗如二生者寧有恨哉然自古  
陳龍川文集

陳龍川文集  
補 50-217

若平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東梅王時羅范境合十二册而  
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  
惜二史之失其傳故序肯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  
記一百三十篇其大略將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其能使人  
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奇士漫理知而不用則不知而自匿者可知此中興所以絕望也作  
者本意如此寫得淋漓動聽葛端綱

○送丘秀州宗卿序

陳亮

嘉禾於今為輔郡總意謂弗克盡乎也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  
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裕乃欲以括隱漏為功使及先王時  
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檢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  
稅不立意以周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飲  
縹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  
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與吾無間者  
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  
行於是乎有成矣用裕於上下交寤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  
其遺於是乎歌以送使君馬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陳亮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關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將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宜未能免俗耳余以為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部英俊之數無非可學事者有知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現於居者今日四方之英余不得而完識者有為臨去教官

送諸生赴補序一

夏一

昌黎得意處 葛端綢

石夫子者吾友也子注釋之虛注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虛不以此以通與往謂陳子曰子以博謹往謂何子曰子以聞警注此子之資而此以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唯獨問其當否馬彼如唯唯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而已五月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陳亮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為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廷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有大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將公琬不屬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既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無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裨諸公事知之得已輒鼓下蓋何足以展其將刀哉然士之修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一

夏一

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常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為也無名難辨之官何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索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難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乎不官何以處此徒漢相詛禁傷成革問蕭何至達老弱未傳者悉諸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其固緩急不時之須而為民計而已矣未嘗為民慮也而行之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戢刃打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操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表一



切。起。辨。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力。不。可。為。之。也。子。為。貴。軍。而。天。子。以。責。子。路。者。愛。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為。有。民。人。焉。有。杜。援。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嗟。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彼。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胸。中。先。有。數。段。絕。好。義。論。略。施。體。格。便。能。專。成。傑。作。葛。瑞。題

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開行都有所謂大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博一擲。不為後擲計。而勝負注來。輒連旦未已。迺其倦時。開引惡色自汗。不揖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注口誦心。惟公我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曉不得交。黎明裹飯業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遂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解。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驕曰。吳侯也。為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侯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指以為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子陳龍川文集 送吳恭父知縣序一

尉郭江郭並海海監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監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謂神成拱手。要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使之安仁。安仁故號冷色。至則肅吏厚民。薄稅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蜀地大旱。饑民什百為羣。掠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駭且犯境。州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若輩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為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此不必死乎。藉丁壯聞之。君晚出橫槊。於其間。聲勢甚。邑無賴有聚眾境所為者。決外出。新章之。以令皆恐懼。縮頭。盜不敢犯。事已則自斂。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郭



使者一二攜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為固自不應法。吾不勝  
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雖獲實計，更從苟為谷之持法者，猶  
欲振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大  
羊小醜，核其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屑也。於是且十  
年矣，猶不能為一壯士道也。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  
多民之餘，過君為之，起立相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  
致參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哉！遂行。  
信筆寫去，極盡工巧。葛瑞詞。

陳龍川文集

送吳泰次知縣序二

五

○送許祖主筠高安簿序

陳亮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為是言矣。其後始有為  
貧之說，仕至於為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為士者，往往困  
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過，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為，  
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悅首而屑為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  
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益嘗一鑽於科舉，終其身以為不足復事  
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為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  
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為數千百里之行，而無  
慰辭怨色。蓋昔者伯夷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為恥。  
事固有天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參差不  
陳龍川文集

送許祖主筠高安簿序一

五

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  
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  
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其間尚書郎尚公劉公方將潛江外  
為公同所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其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  
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忌，而其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與處，費固  
常如也。惟公矣，曰：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  
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處世，  
千出來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  
少伸，而其方謀龔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  
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郭使者之權，足以為時重，殆不可以一律

而觀士也。不違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詩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蘇不慨然。鄭公一行。徐常寄書為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只一氣既盡。自見條理。葛瑞綱

陳龍川大集

送許主簿高安簿序二

夏

○○送嚴起耕之官序

陳亮

陳氏以財聚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嚴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嚴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記昔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托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郭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周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予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為我道此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陳龍川大集。送嚴起耕之官序一。亮

時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淳然與懷姑次第其語。以為送行序道。達其與亮將者。出以示之。其貌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將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因於泥塗。則其必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怒齋。高朗在翁目間。此不難辨。葛瑞綱

○ 送王仲德序

陳亮

○ 晉祖宗成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程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草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說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舉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

陳龍川文集

送王仲德序

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處其後。生以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已之。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歎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之俊。造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其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術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爲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俊快極矣。然其流必有輕率之弊。須善誘之。焉端訓。

○ 送吳允成運幹序

陳亮

○ 注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糊口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益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道從矣。爲士者。取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取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氣。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積之補。澁及平人。同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自豪。出

陳龍川文集

送吳允成運幹序

手取什目。尚稱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謀客主之禮。若此。所畏且語余。子所友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葉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好。子盡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惘然失笑。意以爲難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使其所長。以累旬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註舉。魚能而不可按。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積之備。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係不至於極。以必備相款。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叙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困憊。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恭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方僦首於將漕。稽丘。

之聯、嘉新、為吏、者其志、錫豈有窮哉、  
或此、之瑞、訓

陳龍川文集

送吳允文還序二

贈樓原元序

陳亮

選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為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  
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無凡近、而所以為其窮者、亦甚、至曰是、  
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而陳氏瑞原自戩歟、若不與、  
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季、有表經而奉書過余於蕭、  
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花其所能、盡盡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  
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仲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留與於學者、一、  
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求已者也、且言乎窮不、  
足恤、有毋無以為養、則不如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  
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為也、哀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倦、  
陳龍川文集 贈樓原元序一

倦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為仁、若何而為義、非以空言、  
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為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為財者、  
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為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雖然、  
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為樓、  
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為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用意深穩、葛瑞訓



贈附者宜頗序

陳亮

宣讀給命多奇中。而不出於卿閣。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為何人。執政侍從之為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款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應業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為何官。而其言善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灰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為驗。余為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事有是事。而子信之于余。以為人自必死。而獨斷於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陳龍川文集

贈附者宜頗序一

百五

不用意。寄意自遠。葛瑞調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陳亮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尊。而社則達於侯國。無間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尚可以為國哉。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隨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文文。其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圯。其苟之屋。廢不復講。無以共祀事。願瞻不享。即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為屋若干楹。於其苟。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為文。其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為後法之樊。民不肯受。後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令。今在時統後。是孰使之然哉。文非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菴。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則歎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為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修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於社。其以爲能者。故通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非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誌當塗之有力者。示

陳龍川文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一

百五

詳略實勉俱適其中。葛瑞調

題李直文編

陳亮

傷國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易傷之雄也。翰  
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為文精深簡  
雅。讀之愈久而愈新。何後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  
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敏。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光第一。  
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爽。要不可少。翰  
季直道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已  
軍。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盡盡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  
未能學也。然皆喜為余出。余亦能為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賴。時  
一作念。顧茂恭之肯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光季直雖宿。春可從。

陳龍川文集

題李直文編

百六

其游而出。門縣。善有。繫其足者。翰行之牧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俾  
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  
字不可得。得者。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日。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歎  
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  
然而笑。蓋以為能知我者。此明異道。每念此意。為之索然。今將求。取足  
於季直耳。

筆勢卓越。大有晉初諸名流風味。古文之絕韻者。劉端訓

○致焦伯強帖

陳亮

竇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  
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況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  
之間。恩意藹然。益非其異行也。衆多君子。而必于賤稱焉。事表世之  
夫友。薄俗之士。難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若墨不多。具見從妙之致。不徒歎其雅健也。葛端訓

陳龍川文集

致焦伯強帖一

百六

書作論法

陳亮

大凡論不必作好話。言意與理。則文字自然。起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然新奇。寓於純粹之中。乃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惟理與意。而移求於文。彩辭句之。則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凡為文之旨。似皆如此。善學者通之可也。萬端調

陳龍川文集

書作論法一

陳亮

與周參政

陳亮

僕愚不肖。百固一有。頗嘗習為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稱誦其所知。而執事未嘗留念。取復拔其尤者而論之。左宜教。即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勤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左大林。即王衍。強學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即葉衡。右迪功。即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能政公方。凡須循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時。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眾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為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凡茲四人。皆當今人材中。可以一十數者也。執事僅論為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為得人。苟一口以為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醜虜未滅。邊防尚擾。財糧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孜孜。人。才。之。任。朝。以。共。辦。政。事。之。京。局。未。有。副。員。姑。為。後。圖。日。後。一。日。而。事。去。矣。難。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敬。正。萬。端。調

陳龍川文集

與周參政一

陳亮

○與王丞相

陳亮

亮竊惟大丞相東國約士之歸心門下者宜但誠服德諒要亦不能  
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存之權又足以奔走天  
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  
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略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已來貧  
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一書以叙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  
鄉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用於  
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故門  
下是曾大馬之不若故嘗積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聖上天日之  
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賈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亦有

陳龍川文集

與王丞相一

百一

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有誠心開公道進  
退則系之與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故  
雖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  
亦察之然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  
為疑下不以為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其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  
肩背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和蓋多天地身事不過十五年又  
六年而和收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而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  
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天  
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衰也天下一統  
猶不能以五六十無事於其間必有水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虞況南

此之勢而欲三十年安益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

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任我乎奉身而退  
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缺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為奇貨乎無  
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我之不與之孩  
兒則富之而不辭肩千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不  
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筆  
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衛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上安得  
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微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誠  
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  
一知其姓名其人可當何任其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

陳龍川文集

與王丞相二

百二

能否其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計之虛實兵卒之  
強弱城壁之堅脆歷歷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為上一言之  
使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謗雖其擁有才力者亦固  
在吾軀使聞耳一革無賴不得羣起而誅國其為天下國家之福豈淺  
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為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  
安可保者此丞相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亮一人之私  
言也丞相苟以為然則亮又將有裨千慮之一得者總此以進亮向嘗  
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為人此眾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  
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  
於然則極易拈取丞相若援擢而用之必將有為報效者但秀才要索



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選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  
月間耶輟一差遠與之徐議扶擢亦無不可薛林似文學雖不及通然  
識慮精密心事和平益亦不減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益已將  
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選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為難是丞相一  
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  
信也其次如陳譙之文學識慮施遠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固亮  
固傾使多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之一  
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且未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  
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倦憊之心伏冀鈞想幸甚幸甚  
陳龍川文集 吳正丞相三 百四二

○與韓無咎尚書 陳亮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今  
不應得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遽接劍則其差又有甚焉貴客爭賢之心  
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值迹涉疎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  
昭如白日注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啓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  
其平而為之曰吾以泄吾意耳交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  
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會而護為之者乎今者  
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為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  
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教戒若素出  
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旋又修飾語言誰人以承  
陳龍川文集 與韓無咎尚書一 百四三

知諸君子既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迫也如亮所聞  
則人有其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  
及者不奉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  
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況更  
能修飾語言作少年塗林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夢升劇談盡歡  
求其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  
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  
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攷於兩  
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遭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  
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一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復聞前輩緒論

皆以爲天下要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於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顧從之學。顧前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繼繼耳。鄙文數篇。振綱索視。祖以鼓導恭之誠。子師尚書告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見於後。固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托文以觀一日之知。則亮也何敢。雖天寶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黽。欲進退皆可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既許其賜。傾刻之間。縱談各語。或至於古今之望。皆豪傑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分。行易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第一喪失。陳龍川文集 與韓無畏尚書二

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千瀾死罪。意所欲言。無有不暢。豈直湖海氣未除。葛瑞詞

○○與徐大諫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爲士之分。切願有獨性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羣居切磋。朝暮講究。斥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爲說。言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爲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注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叶。則諸生羣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爲之動容。而不復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明公之舉動。烏能漫不經意。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明公試幸聽之。伏見朝廷錄閣門之官。而遣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前臨汗

陳龍川文集 與徐大諫一

染反身疾走。惟恐其汗。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聞若小民。無間識與不識。意洵洵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誅之隨後。夫豈閣門之官。一一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寶臨之。不期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恭惟聖上方銳意圖治。國家五十年之深恥。所恃以道者。獨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爲難。顧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士大夫。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夫不得自盡。軍民至控解體。此固毒痛之所。竊笑而仇讐欲其然。而不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方聖上之爲此舉也。亦特命大武爲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今觀之。本無戰功。亦無特略。不可

謂武小謹自端小勞自驚不得謂才拔近日之茅蔓成里之草累聖主  
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為不然不得為浮議亮以為聖上其未  
盡如爾今殿院李公既以公議而達諸上明公起而成之猶及掌爾以  
明公之請於世故豈不及此而猶遲遲未即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萬  
一明公未言而壁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消騰之公議爾  
其人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養方隆  
置而不問世之猶直之士必有不容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  
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為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已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  
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千人逐底先發者為功乎後獲者為功乎利  
非明公之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為彼何

與徐大諫二

百興

陳龍川文集  
者為我何者為先何者為後要以無憾諸其心而忠於國家爾夫以聖  
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閭門之故而達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  
忠誠通練必不肯費一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  
曲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費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夫  
陰陽之氣閭闔往來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建道宜於無陽矣而昔  
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運出而為羣陰  
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陰陰極必陽達相為主而不可窮  
也明公察之天行恭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慶乎此矣亮之所為薦  
區區於門下者以為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  
不全也亮也昔常奉教於君子矣道不敢為甚許之言必求罪以取名

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觀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敢驗之公論而有  
堪揆之鄉曲之義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絕之一歸諸命  
而聽諸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避於其間哉  
用意極欲蘊藉而筆鋒懇快不能自掩諍臣論不得專美於前矣  
端訓

陳龍川文集

與徐大諫三

要



○與韓子師侍郎

陳亮

亮拜達又見秋矣。僻居與諸生日錯故紙。雖或得味。便如嚼橄欖。兩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頓頭飛動。而未能也。此間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寐。自吳明可之去。於今十年。羣吏為政久矣。老吏小猾。廢虐無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來。舉手加額。以為天眼開矣。吏徒亦舉動碎膽。有望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為不法者。亦自今於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幸民之數。喜甚。不寐。不獨以從游之私也。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愛過計。以臨安過於嚴為慮者。亮因語以韓大注。數為亮言。作京華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文言。和州之政。平易近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過直耳。

陳龍川集

與韓子師侍郎一

頁八

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而道區區。然鄉邦之與。決不能逃清鑑。老奸少猾。其甚者而肆為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同勢順導。殆如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天聽者。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點白為黑者。無所容其喙。此固時皆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其時始可以微容。聞見相與道舊。故以為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恩。亦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謀之熟矣。愛勝念舊之心。不自知其為僭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平生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祈望良切。不隱不露。深為得體。葛端調。

○復何叔厚

陳亮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取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問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為憂。他時恐患多耳。然慮心平矣。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邦都無事。但既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還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而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而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即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沮遏哉。

陳龍川集

復何叔厚一

頁九

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為共見。嘗語亦難以避人。謗毀也。此懷惟呂文知之。非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事。未可便認以為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絕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氏蓋與此謀也。云云。觀此乃知公上書之意。真肝腸如雪。亮切。



○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陳亮

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惟秘  
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者個  
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極想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敢。方將  
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為衆所共棄。而  
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耶。既以自幸。深懼為門下知人。不明之一  
累也。惟時春事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鈍只  
如此。日逐止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  
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已時得一男。却幸母子  
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我國策論。衡日註為脫。甚佳。敢不  
陳龍川文集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一

五

下拜。田記請得一遍稍詳。善事體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  
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國。轉事體則非真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  
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  
所以為荆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  
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扶得轉。則天下之  
智力。無日不盡。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夫  
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開創而發施之。後  
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籠捕然。此其所以不解也。秘書  
徒持崇深。自扶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托。豈敢懷不盡。意  
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却望見教。某不任至望。

言無不盡。請其大當想其襟度。若編綱

陳龍川文集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二

五

○又發卯通書

自去歲七月三日得教養之後。不惟使車入丹正亮亦無數。問海屋。自  
初至莫更不得頭。況能相從於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結  
雲相送者。蓋意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什物之類。凡五  
閏月亦未得了。蓋亮已為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箇安樂道路。以  
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間。每空閒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秘書  
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大。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持之氣。堅  
起脊梁。當時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已。徐美之風度。疑重猶足以  
登。則謝傳諸人。況不為美之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逗遂至  
今日。良可一笑。我輩意思。問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掣  
陳龍川文集 又發卯通書一

百五

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即日秋氣澄清。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台  
州之事。是非毀譽。遠道相半。然其為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  
已足以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為於今日。斷可以風行草偃。風不  
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  
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其  
其血脈。然後與禮相入。未與於詩。而欲立於禮。是真腐儒之類耳。况  
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動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露其理。却  
如此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遠泥者。虛聲除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所  
謂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施泥帶水。便能使其進光明乎。去年之舉  
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辟立第。仍雖聲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施帶。至於

陳亮

陳龍川文集

又發卯通書二

百五

人之加請我者。常出於慮之不及。雖聖人猶有不能致。容奸狡小人。  
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托。况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為凡  
其平時。卿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為此輩所使哉。為其陰相附托。而  
不知耳。既為此輩所附托。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為其  
拖帶乎。况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雖  
屹然為群立萬仞之舉。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  
論為甚。平未知秘書以為何如。或更謂未然。不惜一注。讓其論也。已往  
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秘書雖決意草野山岩之  
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虞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為令  
依威所附托。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為枯  
陳龍川文集 又發卯通書二

縱筆所如。自有意致。葛端明

龍川文集

又發郊通書三

百五二

○又甲辰答書

陳亮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滿叔度兄弟。遙列四月間。所惠教。終讀恍然。時猶未脫微也。訊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此過紹興。方見精舍。雖咏所謂。擢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却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送客其間。以聽餘論。畧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後乃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沒。筆力日以荒蕪。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為可愧耳。張果老下。蟪蛄。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運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嶺。岩嶽峙之間。奇

陳龍川文集

甲辰答書一

百五

寒艱溫。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遠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適臺而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也有肥磽。而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為一世師表。而亮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揆肩疊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為。以反背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扶掖而相。且之。旁觀皆為之喜笑。已而嘆曰。已而怨。焉。雖其徒甚親近者。亦皆視視不平。或以為其愛太泛。或以為其合異。頗或以為稍殺其為。惡之心。或以為不遺。嗚呼。雅故。而亮又喜笑玩。侮於其間。謔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入為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



內之可以云者大畧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哉○論說者只具存類淵之犯而不較淮陰侯之免於跨下俗談所謂亮已復讐者蓋無一時不以為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末論謂伯恭相度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法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雖膺無疆之福初欲以殺人終其命後欲以受賂殺其體雖微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縱其校到於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以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私司之故故公州縣以求賄賄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不非閉目合眼瞠瞠陳龍川文集

蓋盜來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四散欲與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著更高著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華行則豈窮之矣豈可議為世人道哉○李家有言人言當捐實事可而後研究義理之精微辨新古今之同異原心於妙忽較禮於今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辟而蓋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摧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胃如世俗所謂傑塊大窟籠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目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主霸並用之說則前漢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志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為害真切者豈敢不洗瀆自盡其說以求正陳龍川文集



大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羅伯者其  
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廢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  
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即是義利雙  
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即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  
論大抵教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得英雄之心誤處本抄忽而  
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伯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  
之教微而末論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  
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  
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極當開廓不去則  
所有於仁義哉氣不足以克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  
繩

陳龍川文集 甲辰答書四

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知  
小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  
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  
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  
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  
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未明也狂狷輒發要得心膽盡靈可以判別  
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狂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  
答伯恭文義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  
人遂以其為假伯恭以自高廢人而前真是不待說亮非假人以自  
高也聲譽俾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秘書若不

更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  
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頭着些針線其無針線者  
又却輕他不足屈頭有大擔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  
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  
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今評其  
人且欲與春秋踐國何人為比此公幹畧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  
穀做米把繩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習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  
壯蕩其去地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  
或管敬仲王景畧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奇致可破拘學之習 葛瑞訓

陳龍川文集 甲辰答書五

補 50-237

○與朱元晦秘書

陳亮

去秋辱教委曲具書。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諒奇歸。閉門不與人交。往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完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繫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其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擊。冥心靜念。以一死決。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謫。頑然未嘗自辨。數以逆誰當為我明之。明日。岷然。而與令小兒具紙筆。強作長者一書。其或遂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救。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就枕。又二十日。而溪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受辱。見謫傷之言。半閉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

陳龍川文集

與朱元晦秘書一

百五

行戶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秋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戶。一面治小園。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逐年隨眾赴一省。試或可微俸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獨得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事。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微語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與秘書對坐。度橫樓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栢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籬。以梅前植兩檜。兩栢。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燕正則為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不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橫出。

陳龍川文集

與朱元晦秘書二

百六

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壽。其一為悲歌慷慨之壽。使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時也。去僕已別費五日。糧令在波侯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子。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黃菊。後植木栢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天木栢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為橋屋三間。而面皆著亮窓。名曰舫。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滴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為宇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為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即植栢堂之兩旁為小齋。以憩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水未足。度與舫齋。時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兩一頭既作栢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極亭一間。名曰臨野。正兩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于其上。名曰隱見。更去兩十步。即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晚一池。以為秀才讀書之取度。二年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如此老火。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為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園。今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于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紫雲子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書為人。所寶愛。當是策賴者無不當得此教。十六大字不敢強。今以妻父之英。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基。

與朱元晦秘書三

五

自定而周公遺衆議舉兵而後滕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為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終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終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為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後知尊慕之而學者後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益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非可廢者漢唐之

心遠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為道矣。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為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為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為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

與朱元晦秘書

○要

者人常同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能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能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矢。能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矢。非正御之不獲一能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達正能。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注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々反用為迂濶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能也。惟御者之不純乎正。故其能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故



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渺不易察耳。至於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暇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為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德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暇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所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耶。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

陳龍川文集

與朱元晦秘書五

夏三

聲分寸度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斷續接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大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比見秘書與叔子約書。乃言諸賢或後議論。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要做箇好人。聖人入之。則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為成人。朱論謂此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為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為大。聖立箇德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而豈必其德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為君子儒。其他亦未

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却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狗彘。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掩金銀銅鐵。鑄作一器。要以適用為主耳。亦非專為漢唐不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無滿。章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絕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矣。猶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益也。故亮嘗以為。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供。見聞不情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

陳龍川文集

與朱元晦秘書六

夏三

才。辭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為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舍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必未肯遽以為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為是也。秘書無惜。力為鉤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頓。非復向時達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為學之意。方為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



於此奔奔魚龍變現可出此觀海之興也。○篇就調

陳龍川文集

與來元海函書七

五

のり又書

此者每每奉狀、聊以發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韓退  
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論、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  
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  
備、以宣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  
不得、而求論謂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  
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其大槩以為三代做  
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混法之文  
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  
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

又壽一

百六

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聞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卒。夷者本來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象喻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獲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力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視其語脉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得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善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據象喻所謂喜復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

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有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常道有棄物而遺，苟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熬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縱作一器者，蓋指辭之失耳。斯婦急欲為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聖情希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法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法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建章通國

陳龍川文集

又書二

百七

時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駘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彼流弄逆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存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為始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闊，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稱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保。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遂理以為天經地義，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足處，者不細。

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為真心乎？亮草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論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絕墨，脫略規矩，無乃適國皆稱其不孝而罔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顏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飲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克免於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韓愈側畔楊花過，巖幕中間燕于飛，當時論者以為會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為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

陳龍川文集

又書三

百八

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吟嘯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未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博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訪所謂千錢藥却在芭蘿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為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圖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奇氣可與耳。然此等文後生要不可為訓。葛瑞訓

又書乙巳

陳亮

春夏之交、奔報給甚急、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須數月、不任尊仰、即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為千百之壽、小詞一闌、香兩片、川華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為絕品、不能別也、并檮蒲一縑、設充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為亮白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侍愛忘庶不以薄少輕視為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歲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頹簡、精神亦種種矣、所幸枕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枕枕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為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

陳亮文集

乙巳又書一

百六

非所以相浼、浼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為本領閑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珍滅不得、秘書便以為好說話、無病痛、予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常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閉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

續以持柱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開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今眼

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豈子亮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周如黑漆乎天下之言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零時浮靜耳即首信者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待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泥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珍滅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盡界而立一似結

陳亮文集

乙巳又書二

百六

聖世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見者僅如蟬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即是箇中人、安得摸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持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是正大太子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華面、亦有不盡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泥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



○ 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老。  
○ 又。其。如。總。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倚。之。為。貴。人。而。一。世。之。自。  
○ 清。明。眼。者。正。使。眼。睛。緊。閉。光。亦。三。平。二。滿。元。肅。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  
○ 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說。秘。書。終。不。成。盡。  
○ 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 前。書。略。引。其。端。此。則。警。惕。極。矣。葛。洪。訓。

陳龍川文集

乙巳又書三

要

○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

陳亮

不獲拜起居之間。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履適到所。惠書備慰存  
念。不忘之意。陸沉至此。如門下之著眼者。幾人。遙望門牆。每欲飛動。即  
日秋高氣清。伏惟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使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  
能酬奉。為壽之願。雪禁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間遭大風。梨絕難得。極  
大者僅如此。幸德茂得蜀隔織一鱸。疎不甚佳。只堪饕餮用。蘇牋一百  
鄙詞一闕。薄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爾無佳物自效。切幸矣。留  
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說。以自附和。以  
亮之時窮不肖。本應得罪於一世大時君子。恐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絕。  
之亮亦因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附和為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  
陳龍川文集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一

要

此數書亦欲為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  
性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  
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既死。此  
筆盡廢。子約亦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溫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  
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為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  
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  
下之情偽。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為也。天  
禮曰。人哉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  
捨彼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  
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



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熊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為也。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說周禮之過爾。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誦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偽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伯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為縲縲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

陳龍川文集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二

百五

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此見陳一之因錄說張體仁太博為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為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為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繇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欲走武夷為旬日之款。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衰衰。更擺脫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如聞生理亦頗費力。葉正則獨以為秘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為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擬。做而轉合哉。要之今世學者。終是信命不及尚未。其安於義也。如亮之緣庚顛倒。今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螻蟻。正未易擇。亮方學。不固之事。

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為風撒去。洛陽事體。是何人。吾人真粹中見栗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擬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為和平之音。一為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我如留侍數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為之。人秋脚氣殊作。便意緒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遞以驢送。秘書必察其非敢慢也。壽之宣教侍旁。為學日粹。夫子之戲。今能置之乎。台春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問。千萬為世道崇。亮不任區區之禱。

陳龍川文集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三

百六

○ 廣志王祈雨文

陳亮

昔一為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于於神者有時也。彼地湖澤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愛。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為甚速也。今農之備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彼地不塞湖澤不治。要天之澤。若不足。四月之間。而有青草。耕而為種。之耘。終不虞。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為有秋之望。十日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為為歲可常也。不改其情。而懇請之數。積不自省。神豈能終惠。如之。情氏乎。意等今思。願懇懇恨入地。欲預為之。儲則既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而得。合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入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情。猶習其故。可陳龍川文集 廣志王祈雨文一 百五

以之溝壑無疑矣。夫心陳辭伏惟待賜。

既而致焉。瑞訓

○ 估順侯祈雨文

陳亮

民主惡也。而獨處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災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惡而除之。往往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為其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呈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願何時而必神之答。逆其心。以為荒祠相望。聖嘗百出。其畢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為。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與仁澤人利物。而不新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稿。元葉結。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是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聞又有為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為。舍此無所用其誠。亮

陳龍川文集

估順侯祈雨文

百六

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寤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為得其公。領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岩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登。焉。惟望於世者。秋而望於神者。亦幾矣。故有再請神則極之。古妙 葛瑞訓

蔡元德墓誌銘

陳亮

嘗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十年矣三光五微渾為一  
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漢江後雅  
間人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  
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並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  
嘗學於古參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潛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  
其里間敬老慈少使說猶恭橫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賴  
其父春秋日以高為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問焉遂以忘  
年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月吾先人亦自委棄  
世里間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為之悲傷焉其孤將以淳

蔡元德墓誌銘

百七

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墓於新居相望南溪之源病世俗之俗於墓  
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  
耳遂為以銘銘非吾任也不悲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氣類之變  
焉考焉君諱元德其字九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  
舊矣曾祖諱德祖諱材秉義即父諱友文從義即君享年五十有八娶  
成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  
次華黃氏李開其婿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自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與車載焉而非必  
矯其俗尚有銘焉相墓之木  
感慨見言外之意焉焉

陳性之墓誌銘

陳亮

注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為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而可人  
意而樂凡其少女為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  
屈折上官罷去仍放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歎性之門閭然  
如無人聲頃之一佳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為札已而環  
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  
三數客遇有所注雅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余自  
令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難留何用予亦不  
強也衣食取足不為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揭入縣庭則不問可以  
如其今之賢矣蓋其自為過多為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  
陳龍川文集

陳生之墓誌銘

百八

聞性之官劬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  
自忘其為罪戾也居止何公質死性之遂自為鄉道達兵馬都監者注  
給其死性之為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還還其都監  
者又為治其後事頌悉蓋古之義侯所謂不以在止為解者大年亦此  
類錄此言之士之索守里間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蓋必曰鄉稱善  
人而已乎性之以散補迪功郎嘗主南劍之勅滿清以憂去官而不復  
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嘗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  
人琳已正顯女四人長適奉議郎唐宗堯次曹錢次何格季則倫氏也  
孫男五人長年大任恂恂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娘曹明餘幼性  
之配為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之

承訓鄉橫渡山之東源。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  
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能用。不輕以與人。居辱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  
上之銘。宜順之。有詩。九。順。嘗從子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  
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岩。曰前  
黃。則富。嘗中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儼然遂為七族。而譜牒之  
相通。則未有考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善不敘。  
事特未定。莫為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陳君一素封耳。却寫得調古。歷落如許。人以文傳。豈不信乎。葛端詞

○錢元卿墓誌銘

陳亮

浦江於茲為小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  
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尚。人以不歷公庭為常。耻於華言少實。而  
以士自命。故間歲之舉。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  
俗。而已其或貪慕自肆。則熱視冷嗟。而不敢出一言。憤語。此雖書傳所  
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廟謚余學。沉靜和  
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者。  
相與寄問。延譽。或折策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  
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計猶無恙。其父贊。固已學為士。而又甚篤  
於節。嘗削書冊中。口誦手抄。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結

興。而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  
妻為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  
者。名師。疎。疏。是當門戶。少則廊也。女已嫁。蘭。蘭。方大同。其墓在距家五  
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墓。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  
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申朔。徙墓其地之高。慶一一令如法。未徙前  
六七日。席以書來。曰。廊得事先生之日久。廊先人宜得銘。余寧有於於  
廊。願銘以立。就懼不足為銘。通化之錢。嘗有願者。余不能詳其詳之辭。  
今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為。廊懼也。  
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廊之通。愈於昔。而其積亦異矣。後十五日。東  
康陳亮為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為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新塘之系有立其石是為普墓過者必式  
體法嚴妙能變化於規矩之中為瑞相

陳龍川文集

陳元卿墓誌銘二

百字

陳龍川文集

何茂宗墓誌銘一

頁二

○何茂宗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宗得姓所從來甚遠而藝之諸何為尤盛居城之  
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陽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陽之族自  
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宋始基其地  
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  
田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槃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  
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學志豪軒輊而胸次疎豁  
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為文亦不肯過為巧麗取於適用而  
已大畧似此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隸科舉自奮  
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  
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  
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  
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為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  
第相與為一體至其論大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往相  
語以為笑茂恭未及為時用而死公年止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  
以與後生輩較寸璧於春官僣倭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  
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懽若素不  
解者進退伸縮古之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猷大  
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表其婿也幼未行仲義與  
茂恭同年進士以即武之光澤正上鉉曹開陞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

女二人尚幼得年五十有九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  
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既而  
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  
以黃順堂之山為最吉曰是回鶻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  
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為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力至費百  
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為口語使寺僧率連改動以遷  
延其墓者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  
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  
焉無違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為可於是  
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陳龍川文集

何義法撰誌第二

卷二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鏤刻修琢字字著意然其叙筆簡約則天性雅健非托鉢於廬陵者  
也葛瑞胡

陳府君墓誌銘

陳亮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里曰  
前黃者遠事今皆不驗論其耳目之所及者邇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  
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  
往近二百年雖不能數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足推  
其餘以及陳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  
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亮一支為然百四十五年之  
間衣被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以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  
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歲年守志於  
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大什實能撫存家義不以一  
陳龍川文集 休斯君墓誌銘一

陳龍川文集

休斯君墓誌銘一

卷二

亮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  
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推喪之餘累當門戶樂然懼不自保而  
曹伯祖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  
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  
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  
俊字時人嘗以紉粟辟耐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呂氏甚  
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亮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注胡炳徐  
良史孫男九人恂尤有性光恪凡九惟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盛次  
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終於乾道戊子五月  
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

日已酉始克墓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  
諸族以為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  
生而敬祖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敷天道昭  
然歸安此土  
去華存質而高古之韻如出金石文至此平淡極矣神奇亦極矣  
瑞洞

陳龍川文集

陳府君墓誌銘二

謝教授墓碑銘

陳亮

可然三四年間三山林頤秀寔之作也永懷強敏有幹畧一邑不勞而  
辦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為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  
世士君子遊以志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寔之執其好異而茂實  
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為曲暢其情已尉謝景安獨怡然無所適莫二  
君亦安之如一室邑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莊邑事風采煥發而  
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懷趙以憂去丞欲報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  
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除消人意者其所能施  
損必多而區區一尉效則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  
一不以介意去為賀州州學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郵  
陳龍川文集 謝教授墓碑銘一 百全

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金欲賂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  
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塊者固於今世無所  
合雖之山公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靜學為寶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  
科目自念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達字景安福之  
長孫人  
純做自已文字而贊其金汲遠 著瑞洞

陳龍川文集

真文忠公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閤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肝胎，沃野無際，阪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肖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爲秘閣修撰。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

宋史本傳

真文忠公二

甚，留守憲司大講荒政，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衄，親受方略，爲之知隆興府。母喪，除知潭州。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心，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上初御經筵，德秀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

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旣歸，修讀書記。紹定四年，改職與詞。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彌遠致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叅知政事。三乞祠祿，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世。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自侂冑立，僞學之名，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謚文忠。

宋史本傳

真文忠公二



新刊真西山先生文集序

卷之六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千四百餘年、以至於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於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至於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是已、先生為朱子同郡、而生若晚、弗獲及門受業、獨嘗私淑而有得焉、自以為受朱子固極之恩、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偽學之名、以網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為己任、講學服行、上以告其君、下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其言曰、學者讀朱氏之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故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于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于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為一談、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值于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於乎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板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著、若讀書記、心政經之類、皆行于時、獨其它彙次文集、分為五十五卷、者、世罕得見、予同年建寧太守常熟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官郎楊君乾叔、所因作而嘆曰、書坊羣籍遍天下、有如西山又都人、使我為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圖梓行、且思所以較而敘之者、適筆彼故南歸、過烏則亟以見委、曰子不得辭也、明年公瑞考績北上、而予友太倉姜君夢賓、請貳是郡、其條節推季君明德、間以為言、夢賓則又以書來、賢輩念前哲漸遠、緒言日微、世之學者、方疑朱子之說為未盡、顧如先生

真西山文集序

之言、足以左右考亭、發明心學者、莫不盡傳于世、私此下聞

之言、足以左右考亭、發明心學者、莫不盡傳于世、私此下聞

真西山文集序

真西山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蘇靖調市 評輯 弟葛 蘇欽調市恭評

集序

失名一首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二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真西山文集

目次一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二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

直前奏劄一

直前奏劄二

使還上殿劄子

直前奏事劄子 貼黃

直前奏劄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子一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貼黃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二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三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九月十三日選德殿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四

後殿奏已見劄子二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已見劄子一

論奏初政四事 貼黃

狀

真西山文集

目次二

得聖語申省狀

江東奏論邊事狀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

奏乞將武崗軍營判葉莫褒賞狀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表

進大學衍義表

制詔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兢辭免除戶部尚書

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故事	國語一條	通鑑一條	高宗日曆一條	書	上皇子書一	上皇子書二	上相府書	上丞相書	上魯宣撫書	其初小文集	目次三	田孫狀元啓	記	講筵通讀大學章句手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湖州貢院記	松壽坊記	忠孝祠記	新州惠民倉記	莊亭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潛齋記	鉛山縣修學記	敬思齋記	浦城縣廳壁記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定軒記	金竹可度牒田記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弘毅堂記	共極堂記	其初小文集	目次四	上饒縣善濟橋記	溪山律觀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養正堂記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政和縣修學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龍山書院記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陽文莊公書堂記	建陽縣設賑雜倉記	漳州重修大成殿記	勿齋記	觀蔣園記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孝友堂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真西山文集 目次五	清源文集序	贈蕭長夫序	贈上饒葉宗山序	萬桂社規約序	送朱擇善序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送周天驥序	送王察推序	通言後序	送陳瑞甫宰武義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贈歐陽可夫序	贈羅一新序	送陳宗望序	日湖文集序	論語發微序	送張宗昌序	送金永祚序	送吳斯立序	論語詳說後序	周禮訂義序	真西山文集 目次十	劉氏傳忠錄後序	大學衍義序	見	志道字說	楊端義字說	呂敬伯敬仲字說	劉誠伯字說	陳平甫三子字說	王去非字說	吳仲本字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孫子陽字記

文

泉州科舉論士文

勸立義學文

墓表

建昌太守唐侯墓表

雜著

諸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題次

歐陽率黃量詩卷

真西山文集

目錄七

詹應之三經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蜀人將臨海慶元堂人家采後歌

歐誠應廟記

歐黃流甫擬陶詩

歐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歐張魏五遂堂墨帖

歐曹唐弼通齋倉記

歐永嘉劉君誌銘

附書後一書 大名

真西山文集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真德秀

臣竊惟權臣用事。要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肝食焦勞。者二年於茲矣。天啟廢謀。迄珍元惡。尋盟懋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常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犯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束其貳之言。雖債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析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密其機。則為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人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真西山文集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於往來之稱謂。擄軍之金帛。振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止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聞吾之情。而滋緩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故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忘此嫌之淚。而非倚和以苟安也。是以三十年間。垂朝晏駕。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屈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吳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讎之後。而非用權以新濟也。故朝到也。以聘秦。則與秦謀。

臣之言。夕達。皆以入。蔡則旦。地鄰國之援。微防也。備其泰之。殆已而不  
加兵。異委。而虎。依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此。今。歸。於。秦。蓋。秦  
之力。能。止。六。國。哉。六。國。實。自。止。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  
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  
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之。法。與。丹。聞。之。以。勿。坐  
事。成。其。邊。吏。今。日。孫。為。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  
尚。有。可。思。者。乎。故。臣。要。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  
必。有。以。暖。朕。其。心。而。後。和。可。圖。臣。觀。昨。者。寬。臨。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  
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殊。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為。於。初。振  
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強。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終。未  
真。而。山。文。集。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二 十二

之。漸。已。前。政。事。方。脩。而。解。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難。開  
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波。之。侍。我  
者。方。驕。我。之。恃。彼。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  
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楊。毒。之。禍。作。浮。淫。冗。露。之。事。與。彼。方。實  
吾。歲。時。以。享。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積。勢。浸。盛。然。後。發。難  
從。之。請。抵。必。爭。之。端。而。吾。傍。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猷。之。士。所  
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  
之。間。朝。夕。儆。戒。於。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中。防。邊。防。禦。款  
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  
乍。對。清。光。輒。竭。芻。蕘。之。思。惟。陛。下。財。擇。 〇。明。查。亦。高。簡。 萬。壽。朝

〇。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二 其德為  
狀。觀。慶。元。以。來。柄。臣。頗。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  
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  
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觀。國。史。竊。見。祖。宗。咸。時。以。寬  
閑。博。大。養。士。氣。以。廣。取。節。禮。泚。人。心。國。有。大。故。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  
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策。第。議。廊。廟。而  
不。以。為。僭。益。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  
者。凡。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  
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諫  
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  
真。而。山。文。集。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二 十二

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藝。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  
事。樂。趨。和。同。已。之。論。用。陰。虜。止。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祿。不。為。勢。林。者。則  
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道  
親。後。君。之。習。成。伏。節。取。義。之。風。泯。其。詞。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  
悟。養。作。成。風。俗。一。變。不。索。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美。威。權  
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故。自。知。為。清。議。所。不。容。也。保。固。常。回。以。為。心  
腹。揜。抑。降。為。甚。於。仇。讐。有。如。王。執。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忠。臣。子  
常。今。也。柄。臣。則。以。好。異。故。之。說。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作。是。忠。良  
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將。身。潔。已。以。為。行。士。大。夫。常  
事。也。柄。臣。則。以。好。名。故。之。立。為。標。榜。以。過。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善。之

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懷既敗。言為責。直。治。備。然。設。是。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不。情。以。頑。頓。亡。恥。為。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齊。史。皇。緯。稍。振。寸。權。則。編。奏。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政。結。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簡。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舉。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尋。得。吉。休。議。論。深。切。為。瑞。切。

○ 己巳四月上疏奏劄一 真德秀  
臣寒遠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貢謬言。陛下不以為狂。俯賜嘉納。今者又獲進瞻天光。不於此時。發竭愚忠。裨萬分一。臣實有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監綴館職。復觀太史所中。適日以來。災沴薦至。兩旬之間。暴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月癸卯。焚歲失火。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已而之夕。留守掖門。謹告丁寧。可謂至矣。而煌燭餘孽。演演復生。陛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此證過臻。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真西山文集 甲午四月上疏奏劄十一  
仁愛昭示。戒微欲。使陛下居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者。今臣族條上四說。惟陛下財幸。一曰。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奉以為左右邪臣之驗。迨光二年三月。大風拔木。史臣以禽親說曲直不分之應。今陛下登崇耆哲。褒顯忠良。所謂說邪。萬無此理。然臣竊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雖退斥。而信任未盡塞。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故諫爭之塗尚狹。忠毅之氣未伸。此亦異所緣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使密切直。知替而任之。則勿貳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休矣。二曰。都選律臣。聞之傳曰。陰氣之精。聚而為雹。故劉向以為陽有陽之陰。孔季氏以為陰有陽之陰。考諸前代。凡要婦乘其夫。臣子僭君太。政權在下。亂於中。



國皆其事也。求之今日。固止此。事雖巨。竊聽近者一二語。亦足以見其  
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職。祇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  
右近習之私。甘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絕之乎。夫除邪之類。則除邪之  
道。缺致異之原。其或是在是。臣願陛下遵仁祖之規。責大臣以輔之。  
事。況過私情。大私公道。潛消陰盛之疑。則升平可致矣。三曰除廢。臣  
謹按漢天文志。熒惑南方。為禮為祀。禮虧祀失。則刑見之。又太微天。地  
熒惑守之。為亂臣在廷之象。陛下恭畏。自將動循典法。固無一石合乎  
禮矣。意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羣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以  
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格。洪範五事之證。昭然可致。臣願陛下體重  
離之照。炳獨斯之明。察事幾。杜邪萌之先。燭物情。杜隱伏之險。使邪  
其西山文集 已巳四月上 奏劄一

不能獲。則火得其性。而火害燎矣。四曰去貪殘。臣觀春秋威公五年  
秋。彗說者謂貪虐取民之所致。漢光武元年。彗。彗。彗。謂貪虐之所致。彗  
者。推極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皆充取媚。怨告之氣。干監陰陽。餘  
遺殃。迄今未歇。比者。國常遣監司之選。重賊吏之罰。而守令貪殘者尚  
多。苞苴能遺者未戢。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推行戒否之令。中裁賄賂。此  
禁庶幾民瘼可察。而天可弭也。昔者。此王悔過。天雨反風。景公一信。  
焚或退舍。宣帝因雨。而躬親萬幾。大甯。國。早。而。無。乾。仁。政。治。之  
效。於今可觀。陛下誠能躬行。此。上。天。民。誠。能。同。心。變。災。為。祥。下  
則。轉。災。而。祥。反。掌。間。耳。抑。臣。竊。有。歎。焉。春。天。人。一。理。感。通。無。間。而。氣。舒  
慘。則。天。心。應。之。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或。有。什。九。饑

存者饑。而市給。既。發。者。無。所。益。藏。陛下。於。恤。之。仁。無。注。不。至。而。有。司。奉  
行。未。得。其。財。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之。銷。其。可。終  
乎。則。聞。兩。淮。蹂。躪。之餘。種。禾。無。幾。故。恐。風。傳。過。實。或。誤。宸。聽。謂。麥。熟。為  
可。恃。而。不。復。廣。為。振。撫。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臣。願。片。內。轉。封  
核。之。儲。及。今。收。糧。以。濟。其。飢。是。亦。振。撫。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在  
陛下。則。垂。之。意。近。在。目前。幸。衆。憐。而。亟。救。之。庶。幾。人。心。可。回。則。天。意。自  
解。不。然。恐。災。日。滋。變。異。日。熾。臣。未。知。其。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葛。瑞。詞

其西山文集 已巳四月上 奏劄一三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

真德秀

臣恭惟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異、簡身約已、敬天愛民、有前代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氣、端塞穹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告、嗚呼之望、日深、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為沴、淫雨連互、閏月彌旬、間嘗開霽、旋復霑霖、湖水暴漲、溢入都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畿州縣、被災者廣、或頽城郭、沒官寺、毀廬舍、溺人民、決壞堤防、滄浸四畝、平曠沃壤、浩如湯沃、是非小變、陛下亦嘗察其故乎、恭自柄臣擅政、導使成風、更化以還、餘習未殄、早暘酷矣、或謂其不傷農、螟蝗熾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若之伏、有聞茲知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者、況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泉幾尤甚、將真而山文集

庚午六月輪對奏劄一

七

以感悟宸衷、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蓋可見矣、陛下惕然祇懼、禱祠賑卹、細大畢舉、休證潛格、雲陰洞開、臣愚竊慮陛下徂於目前、應不獲推原致其之繇、天意靡常、尤足深懼、臣謹按春秋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為陰盛之所致、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修之言、蓋為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夷狄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衆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各歸其序、而弗為害、否則陰盛而奸陽敗、陰之來、未有不緣類而著、見者、民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陛下聖性澹然、固無便嬖士謁之累、然除授命、間煩持者、責錄請託、役索成憲、尚或有之、律門既開、弊奉日衆、其所以杜絕嚴而宜前漸乎、此陰沴

真而山文集

庚午六月輪對奏劄一

六

所為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別淵惡、因論嘗一定矣、衆正在廷、元氣充實、姦邪之黨、尚肆窺覷、一二年來、俊賢耆父、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退、倉猝皇遽、或不知所從來、於是善良之士、寢不自安、而窺伺者益衆矣、朝廷紀綱、寄於給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聞諸道遠、頗有不得其職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恐儉人非類、洋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為而作也、或謂更成、既難遽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嘯聚之始、非有施梁不可制之勢也、使陛下帥守得人、監司得人、撰其謀於未萌、一巡尉力耳、奈何權兵之帥、或萌玩寇之心、今土之臣、各營倖功之念、養成痼疽、別致決潰、乃始草率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為之變者、或者幸其鈞降、曲意招誘、不知損威喪重、適啓姦心、二者真而山文集

此序遠方張之銳。則積陰之涉。庶乎其可銷。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  
易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怠戒謹如此。今文  
異類。仍證應其著。陛下可不亟加聖心乎。臣以疎庸。備數文館。辱恩拔  
擢。俾攝禁林。惓惓愚忠。冀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敢竭芻蕘之思。懇切  
言狂。惟陛下裁教。  
安舒。是以達情。葛瑞訓

真西山文集

庚午六月輪對奏劄一三

七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  
有天地以來。雖無道之世。欲裂天常。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  
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王剏安世之論曰。  
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  
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事。懷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  
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  
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  
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旣宵用事。以區區  
私意小智。杆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  
真西山文集  
庚午六月輪對奏劄二一  
保何者。公議天道也。既宵達之。則達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  
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  
公之理。蓋嘗少伸於公議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  
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  
誠。如對上帝。則天人齊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思  
臣之言。

此篇正大深暢。極似宣公。葛瑞訓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  
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教養而戒之仁也○君之於臣也○爵  
賞以勸之仁也○刑罰以儆之仁也○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  
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之喜而祥瑞  
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  
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觀近歲以  
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  
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盛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  
異○近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稔之應若何而致

真西山文集  
辛未十二月 上殿奏劄 一

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  
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  
而以目前之喜為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虞  
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  
私○孳孳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威矣○況今年  
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  
平○筋力猶憊○藥收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卹之念也○恭  
聞間者○內廷屢歲○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  
也○禱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可以格天○矧今冬令已  
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或有怨

望木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  
近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慈嘆銷於下○而休咎格於  
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列之漢疏江都三對之流 萬瑞訓

真西山文集

辛未十二月 上殿奏劄 一二

卷二



○ ○ ○ 辛未十二月上徽奏劉二

真德秀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  
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易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  
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欲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  
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  
粘罕之徒崛起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  
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養之餘亡復前日嗟悍之氣而連祖小  
夷欲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絀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  
遼即鄉之女真也以無亡固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東叛  
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戰

辛未十二月上徽奏劉二

真

真西山文集

民命如草菅人情猶緣亡一敵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  
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教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  
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未春生之有  
志之士思欲盡洗久矣而最者病推機會之難逢聞者敢於權姦之輕  
舉顧今何幸彼自陷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  
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暇康之心迨夫聘覲交馳遽已無日  
前之憂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其威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  
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  
少差禍敗立至或外夷得志邀我以來攻或倭寇四起乘我以為主

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同江蘇則境自

守彼方實據我欲諸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  
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適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  
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勢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  
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不  
牙之勇朝廷紀綱未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威強尚當賓  
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  
空寂內則三靈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閭骨肉相圖保境靖民備  
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微幸第一之功哉絲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  
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倘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

辛未十二月上徽奏劉二

真

真西山文集

竊獨憂之伏惟陛下目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  
謂擊石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倘實德以格天命敦仁政  
以結民心與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其  
人可將其兵可用其威當繕其器當修無日不計於朝而中刻之庶幾  
國無日尊敵人自恐則乘機取勝可以制畔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  
全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為忽其言  
遂謀深見續之初也 葛瑞綱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

真德秀

右臣比者恭親御筆以太廟雷雨之後。鳴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崇畏敬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秦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朔。損常膳之外。咸亡聞焉。或者固已安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況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雷霆之作。孟秋之發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真西山文集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一 主

二日。羣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臨故循常之文。非甚難奉者。然猶歷旬決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即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官菲食為難。況於畏威省欲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忽如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存。實於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勅皆勉強苟塞已責。徒檢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況於天子心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為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知之。故相距才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豫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憐憫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願陛下內格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恭安養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教

其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故證日銷。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者。實在此。臣不勝愛君勤奉之心。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謹切之至。不備於體。 葛瑞樹

真西山文集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二

其

○直前奏別

其德壽

臣不佞。昔在辛未之冬。嘗用進對。畢論此廟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今其強敵外攻。大臣內畔。戎首廢頤。骨肉分爭。敗亡之形。益甚。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可以為憂。而未敢以為幸也。夫女真腥穢。河洛餘八十年。中原遺民。墮在荼炭。臣知天意慨然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而求民之定也。又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言夏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既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之言諸侯之德。無以易文王者。故天命之為中夏主也。今天既喪德。基於獨夫受之時。而堂堂中原。實宋諸物。陛下誠能進修聖德。一如文王。

直前奏別一

其

發政施仁。一如文王。上帝監觀。當必有勝焉。而顧之日。則肆因時埃。崇光復土宇。臣備以為易。若夫天時雖應。而人事未備。補苴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虜滅。一虜生。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蒙霧六合。震動。雖欲安。江皖姑全。金甌之業。臣備以為難。蓋嘗深惟今日之勢。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為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近將至之休。臣不佞狂愚。敢條為六事。以獻。惟陛下財擇。臣聞刻句有言曰。群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為不然。蓋群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我。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歲以來。欲登屬。至二月。宜煥而飛雪。近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靜。而有震。提之樂。水宜潤下。

而有漂溺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於畫。其占。幸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兵。則象緯猶告愆也。有一於斯。皆宜微懼。而況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益秦。仁宗皇帝即下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薦紳百僚。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玉。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繇悉見。四方利病。何繇盡聞。羣臣邪正。何繇偏察。雖震懼之言。不絕於口。憂勞之念。日切於心。臣猶以為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棄而弗教。則愛有時而弛。說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

真西山本集

直前奏別一

其

初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於先王成憲。繇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以力。謀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遵。故雖疆土。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齊材能之盛。不如武。宣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竊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惠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誦。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斯震民之填。陛下察我朝之盛。而欲改之。猶言守固。固之家法。舍一時之近效。懷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

有云。下今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龍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利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實參而陸贄爭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有誣誤。輒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為此。注者明詔丁家。毋得擅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污吏。倚法以前者。猶自若也。計其已甚之人。間能奔想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其罪已大矣。

五前奏列一三

昔。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為。羣情憤憤。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強者至。欲刺刃守臣以自快。民怨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為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同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臣願陛下。於不見是國之政。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為吏之不良者。勿使之法。則收人心。解天意。執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戶鐸為晉陽。鐸請曰。將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注。損其戶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之為安。今之有司。知為保障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奏募銀至十六萬。胡丁夫至八千人。窮瘡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郊國。待民出繇。少者日亦千餘。江

右守臣。至有除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鄉。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歛。推告許皆。萬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除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與古者君與民為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今母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遠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屠於官也。有給屠錢。其驗視於官也。有繳屠錢。亦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既有饑饉。為慮可勝計邪。臣願陛下。需財下。詔中教有司。刑非法之征。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微。蘇公所以長王國。臣用五刑者。苗

五前奏列一四

真西山文集  
民所以珍厥世。昔我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秦業之法。以革蕃侯專殺之弊。頒折獄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天。覃及百世。列聖因之。為法益備。故入之。舉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德仁哀。於於民。帥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資寬恕。同符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疆。而臣區區思所以得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辜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也。豈行比也。間者。蕃舶之誅。株連頗眾。幽鬱所感。淫而為獄。獄官有陳。總命絕決。有以見陛下欽卹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校吏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今官設屬。宜常參



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傳以經。雖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斯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神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殺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觀比來。浸相承倣。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無辜焉。願五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並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民命。迨洪國脉。其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為心。故有罰罪之科。有宥過之典。夫違命居位。賊害流故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既令間或舉行。豈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辜。人自無詞。則聞刺舉之官。或奉密誣。奏勅來上。未盡至公。適者朝廷。蓋嘗原貲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參勸諭。若其倚法牟利。賦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平方。本無授命之

之方。漢矣。高隆侯景之際。獨非天之禍。梁乎。今屬之存亡。大勢可睹。雖吾量時度力。動以覆車自懲。然失火之機。勢有相及。應麟一談。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為今之計。獨有力行好事。以答天心。天苟相賜。何鄉不濟。伏惟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時之易失。日與輔相。惟懷永圖。臣已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日固。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受渭上之朝。約河漢之土。要方大耳。況事變之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願陛下留神。毋忽六事。皆係實政。所見最鉅。為臨別



○直前奏劄二 真德秀

臣竊惟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而控連要害者近則兩淮荆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實東南之首荆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蓋有成算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屬長安百二之勢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爭。公唐為建都所乘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虛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賊乘時而竊據邪岐沂龍遂為戰場虎關於垣而主人得安枕以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遠諸鎮人物相望足副倚毗然蜀材待用寧過於有餘毋夫之不足臣觀寶元慶曆間西事既興一時名臣往往多在邊境陝西關帥則就命韓琦延安關帥則就用仲淹無其西山文集 直前奏劄二

事機蹉跎之虞有威信相孚之素者蓋預蓄人材之效也。今自東南特虎節以往者選用不為不精以臣觀之平居暇日撫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餘而威名智略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先朝西都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提鎮權牧之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茲選其器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暇之餘而拔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為急臣妄言有罪惟陛下赦之朝廷何事不須真才特備邊制敵一非其人則禍敗立見故稍微利害者猶知重之然安知預蓄人才以俟倉猝在彼不在此耶 易端朝

○使選上殿劄子 真德秀

臣等昨奉陛下擢將使指修聘鄰邦適當朔庭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秦然久駐淮壖日陰邊報或云連軋之衆已陷燕山或謂西夏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仇典鑄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危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勦聖慮者敢因賜對而陳其愚臣聞中國有道夷狄雖威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跋氏之來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以異然宣帝同呼韓之朝而益壯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先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通以化蕭梁之業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

真西山文集 使選上殿劄子一 哉○宣○光○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約○臣○等○不○觀○事○勢○竊○以○為○深○可○慮○者○三○亟○當○為○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遺○孽○舉○興○之○狂○虜○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之○民○扶○攜○老○稚○結○後○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壘○場○拒○卻○使○還○然○集○而○南○者○其○勢○未○已○蓋○其○仍○歲○薦○饑○重○以○師○旅○遠○黎○何○辜○歟○者○什○七○皆○非○越○境○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而○納○之○固○未○易○處○每○歲○切○報○絕○彼○或○萌○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羣○行○之○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蘆○苗○之○子○改○元○僭○稱○松○山○東○山○者○攻○圍○海○州○距○吾○廷○邊○財○數○十○金○儻○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固○而○撫○柔○拘○易○為○力○第○一○外○夷○得○志○必○欲○滅○元○賴○之○宗○干○戈○相○尋○為○力○弗○敵○

免奔奔突迫吾邊。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滋機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均為戎狄。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勢必不支。萬一遂能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鄰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喉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谿谷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為者二。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惟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嘗為虛。若其已至。又無所及。況積薪欲然之勢。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扞圉之臣。往往注內實。務危外。示閒暇。真西山文集 使還上殿劄子二

其說曰。吾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孰若固倉猝之深憂。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荆襄為根本。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疆兵重鎮。盡在淮襄。雖曹魏之雄。符后拓拔之眾。卒不能一覬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堡。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誠今日所宜用也。臣等聞者。自楊而之楚。自楚之盱眙。行所及。凡數百里。平靖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沙洲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疆

忍亡吳。兒婦腕之氣。迨久駐邊城。詰問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慨然嘆曰。比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疆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其錢。漫弗之惜。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素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警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是猶倒懸也。繼於人而欲與之角。藩塘為盜。所有而欲保堂與之安。亡是理也。且注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括充自封。選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

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聯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既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徵漢搜粟故事。頒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固其什伍。勤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天間謀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與遼相持。非一日。戰間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遠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谷忠之歸。紀后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他可察。凡臣等此至維揚。首聞虜巢摧陷之報。贊睹戎師。亦復謂然。迨次修門。其說又異。夫敵國存亡。茲非細事。風傳不一。乃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

何及。管仲與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礮。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縣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額任進間之責。事之驗否。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實。此亟當為者二也。臣等區區。本以奇策。獨念將命之初。違去殿陛。蒙陛下溫顏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罄竭愚忠。期報萬一。惟聖明財察。安危如安。乃見大臣尊君之度。如陳同甫上孝宗皇帝書。非不識太。雄然於時。凌厲幾不可測矣。夫必深於當世之故。而又明於上下之分。而不以治亂易其心者。乃成事之純臣也。吾於西山先生諸奏。別得之焉。青陽明

真西山文集 使還上殿劄子四 廿七

○直前奏事劄子 其德秀  
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誠然不言。臣實有罪。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開庭。敢不盡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遼東侵陵。徒巢於汴。此吾國之憂也。蓋遼東之阻。以攻燕。豈不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遼東遼遼。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我。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止。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止。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羣。策。真西山文集 直前奏事劄子一  
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鎗。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恩。和。我。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鎗。鎗。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志。卿。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弱。虜。倭。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鵂。之。詩。以。為。知。道。開。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益。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處。方。輿。之。日。而。亦。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戶。內。近。敵。也。微。臣。區。區。為。所。深。慮。敢。僭。為。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臂。制。千。里。之。舉。季。梁。在。而。滑。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同。行。號。為。多。士。故。漢。儒。所。為。骨。鯁。者。又。論。議。勸。衆。心。憂。國。如。餓。渴。者。



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柄○○  
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  
於正色而沮其萌立欲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通就之以招虞焉去來○○  
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今天下正人以自○○  
幼母問同異母狗愛憎則鼎呂之勢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  
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句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  
聽樂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與○○  
平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  
吳者不暇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  
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興而棄捨乃○○

真西山文集 直前奏事劄子二

以議和移尊上心紛飾太平沮禦士氣今日行其典禮明日賀其祥瑞○○  
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然而不修士大夫養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  
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捨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計○○  
虎關於中原孤狸俾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頓行○○  
實政百司庶府輪與一新矣總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  
期會之事整然有緒矣總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  
昨昨朝惟大政是議輔臣風宵露齊惟大計是圖則為我之初可導而○○  
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改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郡大建必○○  
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刺侯舍狄山得以博古而詰御史○○  
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振冠乃以

不宜絕此為言是一司徒據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  
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  
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  
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倜儻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徵陳○○  
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使民所盜兵五年則令前宰相各陳禦寇之策兵○○  
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和和獨運專斷○○  
為神祠以廣謀從眾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公長之策也今事○○  
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詔明詔以虛從而南渡迫各國九版有佳其○○  
各盡言然後博采眾長按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  
各以情告無阿私者勿踐之所以肅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

真西山文集 直前奏事劄子三

諸葛亮之所以勝惟陛下以句踐為心大臣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  
矣臣故曰屈辱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  
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傾○○  
成乎向者禁法新政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利名而絕○○  
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初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號者未聞索○○  
後之期既寢者當隔惟斯之望薦紳之論嚙不齟齬臣願明故有司系○○  
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此士大夫之心願令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  
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範則臣利安於秋素以行○○  
今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  
臣願選用簡良退斥介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



柄唯範與名當新而予則使俸以生心宜予而斯則勞能亦缺望頃錄  
軍實多濫一切難以徵文雖應係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直今近  
孔林正率龍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  
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  
齊其來歷苟非安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  
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關鎮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康給為憂急  
汰遠方其例予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愉快一時欲用既空傳手  
策強者適藏小澤伺時而為毒懦者乃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  
其效或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嚙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其戎  
非惟壯軍容濟弭兵患亦以收忠義之心自而寅之後淮民流離有  
真西山文集 直前奉事制子四

司振卹夫時死也嗟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稀比聞  
州縣科役頗繁賦難稱操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故  
閭閻資糧令其自齊中今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郭之重多方  
優卹俾復蘇醒以收淹恤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  
親彼既疲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使文憲責以鉅餉驅之  
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常是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  
沮其面示然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致窮則  
悍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  
之有國者志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放民者勝矣  
付也今天下之君有奸仁者諸侯皆為之政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戎

是女真為吾之勁敵也其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畢姑祖述之事  
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鉅宋豈  
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不使  
人欣慕民既附土將焉歸懷姑之墓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  
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  
得其心斯得其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  
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  
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稱不填老弱凋敝教閱弛廢衣  
原腹削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緹騎無以  
作其趨避趨避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艦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  
真西山文集 直前奉事制子五

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僅非痛掃樊端一新或改則緩急將無可用  
之兵指餘成風而士卒之怨弗解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其仲或按控  
齊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芟莠之路  
絕而別通交結之塗而宅于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僕非博采衆  
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募  
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也而淮有沃  
鹽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剛每易視虐兵其豪民則氣概相先能集  
壯勇使范彞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  
下可也其肯要之為不足守之也哉中興之初志在遠取故不暇修營

緒和之後。東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致打防。開空曠者。未嘗不歸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於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是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敵。後無寶應之援。每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制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痺薄。池則堙佚。兵則單虛。後以虛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行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敵始不得以走歷陽。濠梁有他。則可藉。而吾之虞和當前。而濠梁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真西山文集 直前奏事劄子六

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晉孫氏之保江左。郭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郭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權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而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杜則盜賊無間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橋。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輕營。渡者利害何啻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關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

關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于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為馬。藉有異材。何繇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于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著。文武兼備者二人。一于襄漢。一于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也。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馬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一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一折之則不敢肆。今不于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將營禁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全綽。行人玉帛。可以室其無備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救策為甚。皆范仲淹嘗謂時方真西山文集 直前奏事劄子七

用兵。不當詳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威明之朝。可不鑒此。臣本迂疎。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決于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財察。臣黃臣竊惟汴都者。我祖宗開基建國。立都社宗廟。正南面。朝羣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臊之虜。乃得竊而居之。伏惟陛下赫然發憤。思列聖所以得之守之之繇。考宣和靖康所以失之之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繇于用君子。其失之也。莫不繇于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之象。致察于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既以移巢來告。索幣之報必

將踵來其在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慮苟能順行止絕以其貨幣  
傾軋諸軍繕脩戎備于以激士心而肅敵氣此上策也○今疆吏移  
文與議則比年增添之數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采也○彼求我與  
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幾無策矣○蓋今遠夷羣盜交馳中土安知無  
善謀者○現吾舉措必將曰女貞彼之深仇亡在旦暮且奉之唯謹  
他日乘戰勝之威為虛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端  
致寇之本也○惟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于未形○宗社幸甚  
一腔忠愛勃發言之不厭煩復非徒侈事前之見○明永時之智  
已也○  
葛端綱

○直前奏劄

真德秀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  
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  
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  
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愛諫○為小  
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  
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于此○昔唐憲宗嘗謂  
李絳曰○此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謫○欲默其尤者若何○絳曰○此  
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  
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憚人之言一入○幾至于然  
○  
真西山文集  
直前奏劄一

諫臣蓋朋黨論也○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  
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辯之○則皇甫鐸李逢吉之徒豈必  
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我臣嘗慮者○前  
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而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  
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諫臣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故有  
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異者○獨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  
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好名者○直于賞直○故過類于歸○過乃立  
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蓋言無隱○則可謂之諫○諫凡此數端○皆建誤  
君心之配○蓋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即惟  
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因



有疎狂瑛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使容不以爲厚其  
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生言事糾議者因請救勝  
朝堂有曰儉邪同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提言路矣而  
仁宗尋即悔悟詔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  
以成皆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  
之曰若陰有所懷化非其分或有撓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  
觀望朝廷之意以微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  
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爲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  
入六事矣指宗室仁亟愈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  
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奸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  
真西山文集 直前奏劄二

子之道長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  
爲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今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爲偽  
黨者韓侂胄之狡謀竊轡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弘聖度以  
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附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  
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  
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小人不惟拒絕之又當橫斥之使鳴鳳  
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首頓息若是而治功不墜天德不格者非所聞也  
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說諫臣心事與小人拒諫隱微如揭如畫字字明快 葛洪

○除江東傳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子一 其德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允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  
在窮約猶不忘君況將以載筆之史久直禁虛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  
念君之志其敢以死未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顧獻其區區惟恐  
下幸察其一日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怨敵之國  
有報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得可以謀而遂  
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皆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  
以大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  
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  
怨非百世之讎舍垢已蒸義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  
真西山文集 除江東傳朝辭奏劄一

而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開闢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  
復興故終其身未遑北討然一介行車未嘗聘虜廷成帝時后勸來修  
好詔然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  
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  
至吳之船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於黃池勾踐得以  
乘閒來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  
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肥堅既使俱西越其子丕  
遂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報略乘機席卷殆不若難而  
謝玄方且從之請遣兵以救其窮既來以濟其飢舍符氏之覆轍與  
慕容而爲敵未幾劉牢之等爲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義士所謂勢



可以報而反助之者。臣竊惟國家之於金匱。恭萬世必報之。高宗孝業。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俟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早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雖祖辱盜。四面交攻。無其待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搗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壁。內固吾國。上使弱藩。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要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鄰。鄰之常禮。施之於肝。涉血之懷。仇若謝玄之。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施。也用下策。則大勢去。臨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議。其將安出乎。願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

真西山文集 除江東書劄辭奏劄二

元

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援陳蔡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第一。始書請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欲。然能不忍。忍於虜。而不能不。重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勵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難。難者。賴曰。偶。小。失。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最。前。蘇。集。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別。居。荷。姚。之。典。大。抵。皆。出。於。義。全。薛。十。二。之。險。昔。人。用。之。當。以。霸。侯。元。令。中。

原士民。使依無主。使盜亦有道。則眾將從之。苟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乃者偽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規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為我欣戚。聞危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化。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為迎合。或曰。難。難。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寧。虛。遂。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願。乃。藉。彼。以。為。安。是。倘。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毋。以。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道。諛。之。言。不。可。

真西山文集 除江東書劄辭奏劄三

子

聽。臣。聞。天。難。謀。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經。某。舍。則。其。其。昌。其。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假。云。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兢。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快。悅。或。以。五。福。之。特。為。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胡。乾。象。告。愆。過。日。尤。甚。其。可。恃。哉。鮮。不。錄。之。說。而。忽。臨。昭。之。戒。我。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使。倭。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寤。焉。不。可。以。為。人。

公論懷難不可以為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接之衆論而行之以至  
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  
石違而弗之終以悞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為不可恃者公論也。泰  
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  
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為是而衆莫敢議其非  
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仇胄弄權以威罰藉天下之口浸淫  
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其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  
仇胄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佳兵之禍已  
無修辱之殃豈不美哉。聞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  
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未所  
其西山文集 除江東酒朝辭奏詞四 五

無之氣象聖君降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  
一家。人王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  
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  
之事休戚實同凡其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  
異此而自皆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責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  
避此名務為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君父而  
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憂君為  
報國無情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  
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  
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子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

之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作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題重公論之伸以見國家有為氣象大是要緊。第端州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其德秀

臣聞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其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緊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下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關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也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莫真西山文集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五

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新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則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于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乎又嘗致觀古皆有常義微則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疆域之世綱常廢則卒至于大壞而不可救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之儲侯會盟以定世于則猶有長幼也故能維持虛危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重矣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惠內熾後巧夫煽國本遽播諸王疏亮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金石之變與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

國祐寵積亂天常姦孽肆欺得竊國命先邪逆黨戎伐本支三綱盡廢

而禍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抑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最正或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倚幾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啟啟明肇膺儲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惟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承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棟華之愛方為而布東之誣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止民無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彰於下則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深懲注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為夫天子之孝與臣民不同陛下欲承先皇之大德則慈志述事所當先表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承慈訓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辭隨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允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備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無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六



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  
時。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  
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  
下大義所繇定。陛下僅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威入而  
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  
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疎。誤蒙召擢。實在春官。實掌邦  
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鐘鼓之間。故於進退之初。首以大體  
大法為陛下告。狂愚無取。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益以大舜之事望陛下也。  
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孟子推明其指曰。仁人

真山文集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三

五五

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夫以象之不道。而  
舜親愛之心。曾不為之少衰。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然象雖封  
庫。而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不得以暴其  
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以為萬世法也。況濟王之於陛下。其勇  
為兄。而雪川之變。迫於羣兇。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與封捕  
之熱。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陛下僅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  
舜封象之法。而處之。使有富貴之娛。而無尺寸之柄。則陛下之所  
為。即舜之所為矣。綱常獲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冊。揚休何窮。臣竊  
惜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無所及矣。故臣敢進補過之說。冀陛  
下力行教善。以揜前非。庶幾異時不失為我宋威德之主。此愚臣

之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觀雍熙泰祥之事。方其有罪。不免降  
遷。及其盡亡。不廢恩卹。故有進封之典。賜諡之榮。下至諸子。俱蒙  
遷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帝之德。以為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  
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亡也。自輟朝卜葬之外。未之聞焉。意者差  
臣未有以太宗之事告陛下者。臣不避誅戮。敢冒昧言之。伏願明  
詔有司。考求雍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與滅繼  
絕之仁。在陛下為之。何不可者。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斷。天  
地神人之心。亦將有以亮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為親王計。蓋為  
陛下計也。丹衷激然。可質天日。惟聖明賜察。

理學文字正復切時

葛瑞綱

真山文集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四

五六



召除禮侍上奏劄二

真德秀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  
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請  
命○而○為○夏○人○降○附○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  
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  
一事不當於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  
親庶政○內秉慈謨○以時致之○甚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總見  
於春○星文變異○游形於過目○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未安○朝野  
之民○咨嗟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  
真西山文集

召除禮侍上奏劄二

五

真西山文集  
之○本○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  
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為○一○與○理○合○則○不○待○教  
令○而○自○孚○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難○加○刑○辱○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  
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官○同  
則○解○○子○○答○○哀○公○之○問○曰○衆○直○錯○諸○枉○則○民○服○衆○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若○立○政○用○人○未○有○不○信○公○議○而○能○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大○政  
必○采○羣○言○太○平○興○國○中○秦○卽○之○事○作○太○子○太○師○王○博○等○議○於○朝○堂○者○七  
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過○者○雪○川○之○變○昨○昔○若  
同○而○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戚○也○康○定○廢○廢○聞○簡  
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志○堅○篤○遂○以○重○任○之○不○可○輕

也○注者淮蜀二閩之除○皆出金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觀矣○金論之

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  
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金論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  
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  
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為○動○輒○理○亂○嘗○試○之○誤○豈○容  
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羣○臣○各○得○盡○言○於○下○太○  
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為○主○此  
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  
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  
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  
真西山文集

召除禮侍上奏劄二

六

真西山文集  
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  
者○問○之○則○其○厚○者○必○其○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其○寒○而○無○援○者○也○又○有  
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其○人○之○所○主○也○其○重○者○必○其○疎○而○寡○與  
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  
臺○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  
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為○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思○焉○况○堂○堂○天○朝  
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如○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  
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為○善○者○勸  
罰○一○人○則○使○凡○為○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  
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為○至○戒○常○就○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

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業染成風恬不之怪陸贄有言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帶帛帶帛不已必及金帛絲金觀  
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  
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貽害匪淺通列非必有利之心注注  
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  
也今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絕之意甚者反其物  
而卑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已示儀之方  
先於此仍前斯自聖心詔降明詔以敬中外俾皆除貪穢砥厲廉隅  
惠綏民民銷解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  
不欲其偏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  
真西山文集 呂餘禮侍上殿奏列二三 五元

若可急疾而監康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諄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  
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莫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  
殺無辜然有同是業於厥身夫以怨詈殺八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  
輕犯哉最者以訛言之藉藉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  
流竄焉殺俘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搖手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  
見於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  
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尊材於列位夫國賴  
其言以相正也而選儒成風精銳銷與朝有間政則拱默弗言而私議  
於家朝有過舉則進焉譏訾而退焉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所

迷何至於是亦誘導未至而情阻先形人思苟容雖故自竭且自  
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達下至窮巷今詔旨之頒  
徐徐數月之後而僅止官吏因反士民方明日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  
廣何以昂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大視之也今欲  
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指示德意解頡頏之結開寬裕之塗而  
又式簡舊典載播綸音章布之教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  
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  
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惻然遠近無  
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搖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  
羣臣之所共知願恐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於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  
真西山文集 呂餘禮侍上殿奏列二四 六元

朝廷專尚姑息苟為虛濡以悅之幾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循天下之  
理而不難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  
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  
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誅  
收拾人心皆從天道中看出只此便元寬大氣象若虛雲以為說乃  
成狹小急促耳何濟於安危之數哉 呂端訓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三

其德秀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則敵雖威而不不足憂。根本草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西人。校焉窺覷。意在叵測。而淮漢之變。尤駭聽聞。聲情方播。未易底定。蓋當深思熟計。竊以為。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本。而外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為輕重。故一千木足以藩魏。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廷之上。紳縉濟濟。夫豈乏人。然敵視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願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傳伯成。真西山文集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三一

六一

楊簡矣。以儒學而獲禁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孰不欲效。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宏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誠若所謂弗滿也。陛下欲收月脩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若宏僑擢之言論也。且益求其類而播。之使華嚴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裁冠委珥。畢萃於朝廷。陛下開心見誠。仰之條陳。闕失大匡。虛懷無我。與之商榷事宜。毋厭以好爵。而論不從。毋隆以虛文。而情意弗決。則賢者之所有。皆為朝廷有矣。而內之根本。弗強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之銳。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

○日甚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尊累世所積。或微罪而沒官。夏秋之

賦輸納。至於再三。關市之征。苛細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燕笑自如。青血已殫。而溪壑未滿。以此買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貧至骨。與諸道。德我之師。訓肆不動。而括克是務。自編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倖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康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為藉。散產之娣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田易房廊。為陷子孫之坑。弄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剝編裨。編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食。絮者有月粟數斛而飽糟糠者。以此節節苞苴。以此賈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民俱病。一至於斯。極此何時。而真之株真西山文集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三二

六二

耶。臣願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廣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使之視民如子。即軍如家。崇飲水食鹽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惠。俾人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強非所慮也。漢人有言。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搖致寇。為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勢。可謂弱矣。司馬光嘗謂祖宗苦身焦思。以變長唐之俗。陛下高拱燕視。以成後魏之風。適日之事。何以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鑠。駭駭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思有以為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為強之本。惟朝廷不以為迂。而采之。則其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開列軍中之害。尤可動興世之憤。葛瑞訓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九月十三日選德殿真德秀

臣聞常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

命未定之時而謹戒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

得其命定之說○竊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

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過爾躬○

召公作詩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天○周○至○成○王○再○世○耳○而○文○武○之○功○配○天○固○極○天○命○焉○乎○而○遽○止○亦○

豈待祈而後永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

道○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繼○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

止○子○也○是○以○謂○之○難○繼○是○以○謂○之○靡○常○然○後○知○二○公○惓○惓○之○忠○非○過○

真山文集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計也○然則總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厥今天下何時也○

臣以為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藝祖基肇造之命而太宗定之○高宗基

中興之命而孝宗定之○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

而臣以為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難○方天厭商亂而

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焉○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焉○其德皆莫

若文王○若於是時焉○而願命之為中夏主○夫豈苟然哉○今中原假天

之簡○求民之主○茲惟願時使吾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界也○苟

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未定之時也○

嘉定中○臣修直禁林○是時雖日以興金日○以削嘗中夜彷徨而起曰○此

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也○於是通祈天永命之

武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域憐不之省○自是二十餘

年○傳政未嘗增修人心惟益咨怨○所謂祈天永命之言○直視以為迂闊

而欺天○固人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謫告頓仍○災害酷烈○錢塘巨浸○莽為

沙磧○天台蒼梧州化為湖而都城之災○則尤曠古所未有也○如禁宇飛

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燹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益岌岌然上賴

九廟之靈○賴臣頑命○陛下親政○其明果斯○薄海恭祝○而于外攘內修之

政○未及大有所為○金遽以滅○告矣○羣雄鼎爭○猛獸競食○豫備深防○所當

汲汲○而內顧根本○猶有可虞○而邊臣奴奴○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

臣以為皆非至計也○管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秋以來○積陰多

雨○陽澤弗乾○而乾文示異○數見于清臺之占○國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

真山文集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可畏者○臣是以復進祈天永命之說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禱禱小數

而謂鬼神之謂也○蓋諸名諸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有之○敬者德之聚

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陛下聖學

高明○固嘗以毋不敬之言○揭諸宵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害吾

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

心惑志○此害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膏色○婦言是用

管人之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佞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者也○

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佞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

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殆○有一於此○皆足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

不戒○盤將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屏

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  
天理。自即位以來。為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  
令之不合宜者。其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  
其可以或後。蓋一念之愧。不敢安此。故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  
之于心。術之微。而發之于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舜文王之緝熙中宗  
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  
又必以小人參之。何耶。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  
之向背也。惟臣用事以來。成敗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幣。易監  
鈔。竊用國利之術。而峻絕下之刑。古沒編緝。淫及無辜。而民怨其中也。  
真西山文集 召徐戶書內引劉子一三 五

然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嗷嗷。恬不恤。而民益怨。其  
末也。廣和道絕。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為未足。而責之以寶玉珠璣。以  
寶玉珠璣為不足。而責之以田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  
忍為。而民大怨矣。江湖閭閻。三衛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萬人。  
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又以官吏爭自為盜。田里荒蕪。州縣  
蕭條。亦無異于綠林黑山之所謂。雖可勝嘆。我仰賴陛下布端平之  
詔。一洗而新之。然狙于舊習者。鮮為革心之圖。困于虐政者。未敢息肩  
之惠。蓋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賍吏雖懲。而賍多者。或及漏網。  
加以邊事既興。江淮之間。糾調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  
又可知。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陛下至仁。寧忍聞此。臣願聖志

惻然興念。申頒詔旨。凡郡邑括剝之政。邊閭糾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  
命者。必罰無赦。至于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首。而權輕物奢。為生孔  
難。慈嘆之。存存。在在。有書稱文王惠鮮鯨鯢。寡寡。皆憐之人。奄奄。就盡。惠  
澤。所及。鮮然。咸有生意。此海內所望於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便  
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此祈天永命之二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陛下真  
能敬德於上。而使斯民懷生于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復之本。其在  
斯乎。天懷夷德。久矣。雖我殘暴。所至為墟。必非奉命之所屬。陛下春秋  
鼎盛。聖德日新。惟益懋敬。為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將一狩。若天與俱  
強。勉力行。悠久不息。以運續休命。於無窮。乃賤南顧。當有其日。中原故  
真西山文集 召徐戶書內引劉子一四 六

物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皆梁武  
欲取河南。嘗自語曰。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脫緣紛紜。悔之何及。徒以己  
卯之夢。羣臣之說。不能自免。卒隳金甌之業。追迹梁武平生。所為遠天  
時。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世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陳本  
於同。召聖賢。典訓。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先皇。今敢不以告陛下。臣  
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察察。反復于天命之卷。積忠誠。所發自成。發策。萬端。調

○召除戶書內引劉子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  
○王之為治六經皆益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熟讀而用本末先  
○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  
○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  
○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昭  
○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  
○日不親臨講堂無一日不講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  
○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  
○為書以備清燕之覽奴奴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愛國之念難  
○其西山文集  
○召除戶書內引劉子四

在則晦未嘗少忘則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  
曰大學行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  
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  
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  
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政畏戒遠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  
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成  
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  
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  
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知  
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隨成為卷四十

有三為快二十有二報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  
心餘賜以覽觀其于休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聖旨疾速批  
精簡確當足以該全書之理  
葛瑞詞

其西山文集

召除戶書內引劉子四二

六



○後殿奏已見劄子二 真德秀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陷是敵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勢。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強。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難我之暴。固已憑陵。而夏。猶繼河。而欲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脩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現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寓。而北狄尚經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于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則日幸飛山營以閱敵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朕及我孝宗。躬受付託之重。欲成復讐之勳。亦於軍政極意簡練。真西山文集 後殿奏已見劄子二

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于茅灘。躬御戎服。震悔天威。而鐵簾之射。初自聖意。編較小卒。皆得奏技于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銳勵。雖值虜方張。勳未克集。亦以大乾王室。使配孽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王載旂。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故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內庫之儲。夫固為講武設也。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備乎。況以國勢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弱義最正。而地最偏。兵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能無

立者。雖其集眾思。廣忠益。不以已之智為智。而兼眾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達覆而得中。猶棄數端而獲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條勤。攻已缺。不以為謀。雖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矜制者。是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謙虛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弗暇。金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軍府樞庭之操。亦鮮知之者。不惟操屬英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者。豪瑩之。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紹興初。嘗詔邊防兵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而府屬官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為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軍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顧敵廟堂之任使者。僅于其間。遺東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真西山文集 後殿奏已見劄子二

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今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聞邊鄙者。僚屬會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于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賊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隆然焉。草茅韋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宣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沉實之臣。可與惟慄之秘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令眾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已。況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之比。

廣耕從衆。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月繆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于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得。聖明其擇焉。遼事使臺府集議。然後奏聞裁決。確為今日可行之策。萬福調。

其西山文集

後殿奏已見劄子二三

七一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真德秀

臣聞自替人任之。莫若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福。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憊憊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屬此心。然後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歲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祖懼。不敢荒寧。至紂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

其西山文集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一

七二

故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祗以為法。而日冠焉。上敬天下敬。民則將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得福之源。受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地達廟。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糾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怡。瘡

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雖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中之。以君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總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疑然安固而不壽者。亦未有

真西山文集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二

七

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懼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載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有自天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言自勉。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賢之格言。萬世人之君之應居。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該之。蓋能敦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德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幻誕。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蓋武宗

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將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敬臣憂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以醇儒自得之學。修為聖君之論。故詞體皆極和粹。葛瑞州

真西山文集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三

七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已見劄子一  
臣伏觀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之夕月犯太白亦  
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以此仰覽聖憂夫天道貴華賤夷而  
本朝者中原正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陛下豈為區區胡羯  
計哉況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深懼漢王嘉有言應天  
以實不以文然則陛下所以仰答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  
於心則為實意脩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是三者應  
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夫為善而無實是謂自  
欺以之欺人肺肝且不可隱況天道神明而可欺乎陛下親政以來乾  
乾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詔令無一非善  
真西山文集 經筵奏已見劄子一 七五

是宜吳穹昭格休應仰至而清臺占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厭監  
非遠何以致是意者應天之實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邪  
陛下所嘗筆之省坐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之在上然後為敬之實  
聲色玩好真若冠帶之必遠然後為無邪之實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  
焉而有以汨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煜煌日接於目皆  
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所嘗詔之百辟者也登進降黜不徒寵  
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為用人之實開納忠諫不徒容其直必有以  
行其策然後為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諫者固見容  
而所陳不盡施則雖夔龍之武相接於廷鳳凰之鳴日聞於耳皆美觀  
而非實也況名曰邨民而周瘠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曰察吏而汙

濁如故鮮以實廉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瞻幣輕而不行師徒喪於  
潰舟楫壞於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經理之實或秋討彼日伺吾隙故  
有不幸如占書所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皇家豫形警蹕至懷德也  
伏惟陛下深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脩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  
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其美觀者上帝臨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  
命銷弭兵藹當有潛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竊罪禁林蒙恩最厚因人  
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敢避犯顏之誅僭陳苦口之戒仰祈嚴察  
權誠無似浮飾 真西山文集 經筵奏已見劄子一 七六

真西山文集

經筵奏已見劄子一

七六

○論奏初政四事

真德秀

臣竊聞陛下迺者消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怡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宮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敢自默。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區六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若輩、路藍縷以登山林、披荊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今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之間、蒐攬賢材、屬精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陛下所御之宮庭、即二祖儲神開燕之地也。仰瞻榑栢、俯視軒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替者初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兢懼懼、其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本先帝宮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為

真西山文集

論奏初政四事一

七

恭儉之主。兩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處、家通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堅乘輿服用之需、順指使令之便、必將設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露飲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嚮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而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二年之來、行於宮臺、非獨褻麻在躬而已。衷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

真西山文集

論奏初政四事二

六

刻忠愛感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憂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昔、然饗人太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於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嚴謹獨、屏遠釋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於羹、立則見先帝於牆、庶幾不負罔極之恩。至昭純孝之實、儻同移印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褻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作、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陛下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況皇太后親奉神範、以授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寒暑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意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犬馬、況左右使令者乎。願令羣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羣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為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稷以不材、叨備勳績、比者親承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毋或有隱、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聖明擇焉。取止。

貼黃：臣竊惟古者平旦視朝、以為常度。蓋人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昭照百官。則陽德宣昭、政機無壅。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間。臣侍螭坳二年、嘗所親見。陛下始初清明、正屬精庶政之日。

而崇典聽事乃頗後於先帝之時止使寓內晏家猶恐示人以急况  
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休典風興正其衣冠平旦服朝慮其危難  
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必以日出為節於  
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而達民德實初政之首務也臣僭拜有  
陳仰祈矜貸

辭致疏爽而意實誠至○ 葛洪詞

○得聖語中省狀

真德秀

證會其今月十二日上殿奏事未出劄子先乘笏叙謝蒙恩召除得面  
清光蒙宣諭曰久聞卿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一劄貼黃口奏  
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為人倫之至者緣其他帝王皆虐人倫之  
常獨舜處人倫之變故也虐人倫之常者易虐人倫之變者難宣諭曰  
何謂人倫之常其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  
慈兄友而弟或不恭此人倫之變也人既無父母而舜則父頑母嚚人  
既無兄弟而舜之弟象則做人既無夫婦而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  
人所難處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為人倫之至宣諭曰吾恐又  
不格其奏此乃舜以至誠為孝感動之效也如象至為不道然舜親

愛之心不為少義惜陛下之虞濟王不如舜之虞象蓋舜不以象欲殺  
已為怨而封之有庠既不失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象不  
得一有所為雖有虐民之心而無所施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陛下  
所以虞濟王者亦如此豈不盡善盡美聖上正色宣諭朝廷之待濟王  
亦可謂至矣其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  
但若謂此事虞置得盡善臣實未敢仰承聖訓陛下不必看其他只看  
舜之虞象者如彼陛下之虞濟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  
為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陛下  
所以待親王者既有規於舜終是欠闊虞蒙宣諭曰亦是一時會得其  
又奏此乃既注之故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



大綱處自此蓋道聖學益。將聖德凡處人倫之際。尚盡其至。庶可於其  
前失異時。為有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且如漢文帝亦不幸有  
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所為可稱。處多淮南王之失。又不出其本意。所  
以不失為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之為愈。今陛下處此一  
事。既有魏於舜。自今處他事。當益加勉勵。必無魏於舜可也。古之聖人  
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之沒。不  
害其為聖人。玉色微有善意。請至第二劄。其奏曰。人心之所在。即天  
心之所在。宣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此意也。請至第三  
劄。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其奏  
朝廷之上。不可無華。張德之臣。不獨人主賴老成之益。朝列新進之  
士。亦得有所矜式。又奏陛下方留心典學。若召伯成。簡中行三人。置在  
朝廷。特賜顧問。所益必多。如臣晚學。恐不足仰裨聖德。宣諭曰。賢者在  
朝。所益非淺。又奏伯成。簡中行。年過八十。人謂難召之。必不來。臣謂陛下  
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之理。縱使不來。必能同囊封以忠言上達。其  
益亦自不少。宣諭二人何處居。其奏揚肅四明人。傳伯成。泉南人。請至  
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閑。切憤日甚。一投宣諭曰。監司郡守。如何無一  
廉者。其奏豈可謂全無人。但廉者少而貪者多。愛民者少而虐民者多。  
耳。又宣諭曰。然則何以革之。其奏若朝廷於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  
廉者用而貪者黜。愛民者用而虐民者黜。使士大夫知所勸懲。則此習  
何患不革。又宣諭卿曾見有何廉吏。其奏臣自湖南來。所過州郡。但見

真西山文集  
得聖語中省次二

袁州趙致夫。一介不取。其廉吏也。又奏將帥格虎。軍士固依宣諭曰。  
直德也。又曰。軍心尤不可失。請三劄畢。蒙玉音溫然。賜諭卿所陳三劄。  
皆忠謹之論。當即為施行。其奏謝。再拜訖退。  
規處不激。誘處不阿。先使之知過。而自訟。後引之補過。而自新。數奏  
可觀。允為進對之體。萬瑞詞

真西山文集

得聖語中省次三

○江東奏論邊事

其德秀

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擢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修以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嘗請與開兵事、仁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為役、然亦緣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為職、則邊陲利害、臣敢避賢趨之、罪畏縮不言、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還、其勢日蹙、此者雖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庭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詞、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證具形、括馬教糧、公私其西山文集

江東奏論邊事狀一

全

在政和之四年、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難、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親信仁賢、脩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根本既搖、枝葉遂之、於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成都、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關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龍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為鑑而已、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繇、其目有

其西山文集

江東奏論邊事狀二

八

十夫君臣相效、維是我輩、股肱不肅、萬事廢壞、其在虞廷、猶以蕭艾、其蔡京偽學、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盛上心、奢靡盡國用、土木之功、窮極威嚴、花石之貢、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命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事總師出、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迭出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指以金帛、敗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無光、洵沍、秋動其西山文集

樞庭。其朝。朝臺者。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膏。梁。子。弟。非。叔。事。聞。尹。即。其。財。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宜。小。人。顯。為。蒙。蔽。以。欺。上。應。劉。法。敗。敗。而。降。而。童。貫。乃。以。提。開。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不。以。告。郭。藥。師。及。形。已。露。而。童。貫。乃。以。提。開。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不。以。告。郭。下。相。蒙。給。以。大。患。至。廣。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宜。小。人。專。務。聚。歛。以。搖。根。本。未。而。以。貢。奉。接。浙。右。李。才。以。括。田。因。京。東。奉。東。改。盜。鈔。法。而。比。屋。歎。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緣。劫。人。不。聊。生。散。而。盜。賊。難。散。矣。秋。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夜。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其。西。山。文。集。江。東。泰。倫。遺。事。狀。三。公。

現。國。而。童。貫。實。行。遠。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議。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秉。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馮。陵。未。幾。劉。之。以。蔡。收。易。之。以。譚。稹。其。為。驚。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曾。子。莊。以。萊。爾。之。鄭。崎。嶇。疆。國。開。區。區。一。壤。宜。無。憂。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今。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石。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發。之。有。卒。不。與。秦。求。地。子。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月。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每。戰。報。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萬。山。

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毒。臣。腐。夫。希。功。塞。謀。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歲。幣。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斷。至。於。索。撫。師。欲。貸。糧。則。許。以。依。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已。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大。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覺。結。余。親。為。造。孽。之。絲。而。不。知。召。侮。亂。其。斷。非。一。雖。歟。結。約。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亦。宜。其。十。也。今。陛。下。至。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嘆。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謹。直。之。士。其。西。山。文。集。江。東。泰。倫。遺。事。狀。四。公。

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說。諂。猶。成。得。志。蒙。蔽。之。風。日。熾。取。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契。丹。之。亡。於。女。真。女。真。之。虐。於。蒙。古。此。非。夷。狄。之。威。衰。實。中。國。治。亂。安。危。之。關。會。也。公。每。諫。必。力。言。之。可。謂。知。大。而。能。斷。者。矣。若。端。朝。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 庚辰

真德秀

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開奏臣擬以給券蒙恩權守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伏惟念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聲靈完使盜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嚴密訟治財賦為稱職也臣觀大江之東熟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西實當充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洞遠密跨越三路盡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鬪殺人於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踴躍常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一

八

故○注○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西○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治○城○據○則○曰○不○必○從○費○督○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知○朝○家○建○牧○之○意○將○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實○職○也○昔○唐○曹○王○韋○觀○察○江○西○喪○兵○大○寇○羣○能○著○職○遂○能○繼○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羣○盜○相○繼○敗○降○如○舉○如○網○始○可○謂○不○負○朝○廷○之○委○守○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後○顧○區○區○平○時○願○忠○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固○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明○采○擇○而○施○行○之○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

其而小之集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二

八

而○五○獲○畔○潛○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強○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在○外○所○以○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以○攻○者○吾○之○腹○背○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而○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列○之○往○者○率○全○之○亂○與○近○歲○贛○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虞○則○舉○倚○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機○備○無○日○治○江○諸○軍○列○成○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一○男○子○竊○吳○越○劫○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以○深○恃○此○臣○所○為○其○而○小○之○集

言○惡○所○以○為○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餘○四○路○不○善○  
如○今○日○並○不○錄

用○練○州○郡○之○兵○用○時○改○抽○補○之○法○真○今○日○再○盜○銷○萌○之○急○著○也○分○分○  
召○募○聚○不○習○之○衆○而○恃○以○為○金○湯○何○者○乎○有○志○匪○時○者○當○以○此○為○  
入○告○之○助○著○端○胡

真西山文集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三

八

真西山文集

奏乞將武岡平糶葉莫褒賞狀一

九

○ ○ ○ 奏乞將武岡平糶葉莫褒賞狀  
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修飾○夫誰弗能○  
事變之來○紛紜膠輿○呼吸之間○頃刻危係○乃能從容區畫○推尊先陳梁  
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  
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至此紛擾○臣嘗勸  
奏以聞○奉旨罷免矣○遵雖去郡○然克卒將宗等○自知以軍伍之數○已嘗  
陵犯郡守○剽掠居民○戕殺保丁○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既而取  
州郡文帖為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文引○役使郡兵○鳴榔集衆○  
無敢後者○方其鼓衆倡亂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  
後雖不復行劫○但以意諭富室○借撫軍之名○令輸錢於已○所積日富○氣  
真西山文集  
○ ○ ○ 誠愈張○包藏禍心○實有叵測○獨賴本軍參判葉莫者○平時素以寬厚為○  
兵民所信愛○自初變作司馬遵託疾在告○莫係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  
等不敢大肆其兇○臣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校討策○使莫國之○  
又能深沉○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為規畫○以措置火攻為名○選兵卒之可○  
用者○團結什五○更番守宿○區處既定○即以目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密○  
示其中之可仗者○數人○使為之倡○於是羣卒爭奮○遂集蔣宗等三人之○  
首於崇朝之頃○自餘先黨○同時就縛○無一漏網○聞郡吏民○歡若更生○臣○  
等竊見宣教即茶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博洽○操行○  
潔慎○奉公儒科○兩試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潭人稱之○繼在遂昌○  
修廢經界○迄今備賴其利○及至武岡○通會閭閻○示數月○政譽鵲然○依

美春陵。民被實惠。今茲久能。除光。遂震。憐。國。成。使。軍。律。已。壞。而。復。修。  
民情。方。極。上。速。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其。功。雖。止。一。時。其。功。  
可。及。百。年。用。敢。合。辭。上。干。天。聰。伏。望。聖。慈。將。英。優。加。獎。賞。仍。賜。拔。擢。以。  
風。勵。當。世。使。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下。幸。甚。須。至。奏。  
聞。者。  
起。數。語。可。為。用。人。觀。才。之。要。 萬。福。朝。

○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真德秀

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未。烹。有。請。欲。社。倉。法。於。天。下。自。是。  
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饑。聲。臣。少。時。實。親。親。  
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  
措置。荒。政。奔走。屬。郭。親。見。饑。窮。之。民。惟。鄉。落。罷。甚。而。致。粟。又。為。最。艱。勞。  
皆。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益。粟。以。  
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孝。宗。皇。帝。之。聖。謀。神。畫。  
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蠶。獎。多。端。往往。歸。尤。於。法。欲。舉。而。  
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易。常。無。異。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如。以。常。平。義。  
倉。論。之。侵。換。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可。於。利。故。  
真。西。山。文。集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一 九二

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明。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  
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可。詔。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  
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向。有。倉。二。十。八。所。蓋。  
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獎。而。窮。民。賴。之。亦。  
多。臣。切。蒙。湖。湘。適。澤。人。連。歲。艱。食。今。夏。早。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澠。倉。  
所以。為。一。方。饑。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擗。節。浮。費。以。官。錢。易。  
穀。於。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一。縣。置。倉。凡。百。所。  
令。人。戶。之。當。輸。穀。於。州。者。就。輸。之。社。倉。其。缺。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槩。悉。  
做。未。盡。所。上。條。約。而。因。時。救。弊。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教。育。  
之。所。許。也。仰。惟。仁。朝。深。知。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收。昧。死。以。聞。其。中。



請事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熟奏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敬降旨。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會民下戶得以蒙天施。行無窮。且不勝大願。須至奏聞者。奉旨。行下。社會自是良法。詳於朱子大全。萬端調。

真西山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進大學衍義表

真德秀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興。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適逢之幸。中謝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既而知經。謂淵源遠矣。定東萊教人之微言。而綱目。梁然。適南而臨民之要道。莫切於從論思之列。適當茲歲。茲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素雖共。究難通於堯。朝豈。能逃於禹。鼎不。豈非。薄欲。效。編。厚。遽。罹。三。至。之。鏡。徒。結。九。重。之。纒。既。授。閒。而。置。散。因。極。素。以。研。精。真西山文集

進大學衍義表一

九

欲誠不忘君。每倦倦於報上。藩。藩。皆。置。筆。幾。屹。屹。以。窮。年。首。則。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庶。幾。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道。隆。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為。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料。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上。善。之。切。新。以。天。新。更。推。作。新。民。之。化。征。命。有。於。幸。士。之。官。久。不。其。拜。嘉。卿。則。雅。召。至。翰。林。虛。席。以。延。其。聞。然。而。藻。若。端。詞。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林公官沈既辭免除戶部尚書

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

真德秀

教其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備財富國以司徒教職也而貢賦屬焉  
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恥而不知予金道而一於權則人  
無自存君執此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傷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為  
時聞人久踐計省將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為真常伯豈直以是  
為卿寵哉員上蓋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義體之熟矣其益推行所  
學使君民無怨以庶幾盡微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願何以辭為所辭  
宜不允

詞調寄古尚有西京之風

不允此就辭之除詔一

真

真西山文集

○改事二十一日

真德秀

國語吳王夫差王名吳起師伐越越王勾踐勾踐起師逆之江逆謂  
也桓之大夫使獻謀曰王其無庸戰言不必不如設戎言備兵約辭  
行成約辭謂卑下其辭以喜其民國之謂吳人以廣修吳王之心吾以卜之  
於天天若素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以為可也吳王將必寬然有伯霸  
諸侯之心焉既而吳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越大夫曰寡  
也乃無有介矣之命也吳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越大夫曰寡  
君勾踐使下臣即不敢頭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昔者越國見  
禍備而待罪於天王天王親視王趾以心孤勾踐外也又宥  
赦之勾踐使下臣即不敢頭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昔者越國見  
真西山文集 故事一

真

思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中重也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  
踐用帥二三之老臣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或怒屬兵兵  
使冠令馬之言不以為難蓋指麾勾踐請盟一介音嫡女一介一執其帛以  
眩姓於王宮具賂賜也一介嫡男奉禁區以隨諸卿謂臣二也即  
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解與天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此  
禮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東利度議焉度量也利謂便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薛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  
吾慮勾踐許與越和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自

伐之也。中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還玩吳國也，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羞威以好勝，羞猶故婉約其辭也。以從逸王志，從逸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銳於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上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他弗權，為蛇將若何？蛇也，小吳王曰：「大夫矣。隆於越，隆威也，不必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言不之為，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暇軍士，無所振揮，乃許之成。二文已載一編，故不復臣按：二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詐讓之謀也。周義而敵國相吞，於是舍仁義，用詐謀，以微一旦之勝。方吳之攻越也，越欲出

真西山文集

故事二

九

師以拒之，其臣大夫種以為是不必戰也。不如婉約其辭，以行成于吳。行成云者，即後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平且屈，則吳人必喜而許吾成。則吾事濟矣。于是乃踐從之，使其臣諸稽郢求成焉。郢之曰：「君王天王者，所以啓吳王之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頓領于邊者，所以殺吳王之怒心也。使其女執吳帶，之役其男奉槃匱之御，以臣妾之禮自處，以貢獻之邑自名者，所以動吳王之喜心也。故雖夫差之悍一入其言，果以越為易而許之成焉。善哉子胥之諫也。曰：彼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嗚呼！若吾者，可謂得敵國之情矣。蓋吳有存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惟謀臣能察敵之謀，惟智士

能。敵之智，使夫差從胥之諫而謹為之備，雖百越其如何？惟其誘於卑辭而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爭霸於北方，曾未幾時而越入吳矣。蓋卑辭之能誤人也如此。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蓋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魏之併，智伯以夷狄言之，則如晉賴之滅。東胡皆用驕之之術，故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此兵家之秘謀，百試而百中者也。蓋弱女真，崛起窮貳，其反遼人陵中國，大抵微和之一字，以為誤敵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絕口。此靖康之事，所以遺悔於無窮也。女真之先世，以此始人，今其後裔又以此受給於趙，竊聞趙之取西夏，取金國也，皆先之以議和之使，而隨之以侵伐之師。未有不墮其術中者。嗚呼！大戎多詐，一至於此。

真西山文集

故事三

六

吾其可以不監乎？夫以秦秦之小夷，驟得志于諸國，驕蹇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虜酋見之，溫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得此于彼也？報使過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又何以得此于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辭也。我既舉兵，彼宜絕好，而王檄之來，則自若也。我既彼攻，彼宜戒忿，而東門之役，何為莫之報也？神物之警彼，宜秘密而宣之於言，不忌吾之得其情也。曰：彼宜隱諱而振以見告，不虞我之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于彼也？其忠愛我耶？抑畏吾甲兵之強耶？其亦有謀臣如種者，將以玩吾國於股掌之上耶？是不可以不察也。先之以議和之使，隨之以攻伐之兵，彼



○ 寄施之二國矣。又安知不欲施于我耶。是尤不可以不備也。言辭之  
甘○藏○鋒○刃○於○密○也。禮○貌○之○平○設○机○。穿○于○康○莊○也。飲○兵○遠○去○驚○易○將○  
琴○之○形○也。委○也。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伏○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相○  
與○亞○圖○之○無○以○三○代○仁○義○望○大○戎○而○以○未○世○詐○讓○虞○大○戎○大○為○之○備○  
以○拊○四○海○于○安○毋○受○其○欺○以○遺○千○載○之○悔○實○天○下○幸○甚○  
借○事○關○忠○則○法○語○而○有○異○言○之○聽○夫○國○家○大○關○鍵○大○補○救○處○今○必○  
有○與○古○相○合○者○進○告○者○當○知○可○取○類○矣○  
萬端調

○ 故事

其德秀

通鑑唐德宗紀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止八九州縣多為藩  
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  
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  
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月具州縣雨雪豐歉  
之狀白使司豐則資糴歉則賑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臺處賣  
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其月須如干蠲免其月須如干救助  
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常失時不待其困弊流  
亡轉運然後賑之也縣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  
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  
萬其季年乃千餘萬焉  
真西山文集 故事一 一百

戶開諸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  
民聚自古迄今未有人心失而財可恃者亦未有不卹其民而可以  
豐財者聖賢之言炳若星日萬世不能易也劉晏在唐雖未足以語  
此然猶知養民為理財之本出入欽散亦皆有法歲豐穀賤則傷農  
故必高其價以報歲饑穀貴則傷民故必下其價以報凶荒始也先  
期賑卹用物雖約而濟者多以故民生安業戶口蕃息歲入之賦至  
於數倍夫是以一有司粗知財用之本末猶能致利若此况為天下  
者誠能究大學生財之義一意務德以養民其效可勝計哉臣竊近

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惜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歛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也所謂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違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計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實倉廩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夫以劉晏之術而然諸君子之言已甚冠為聖賢罪人矣而今之有司則又晏之罪人也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亟思其本而改圖之實天下幸甚

理財之要無出於此葛洪明

故事二

百一

故事

高宗日曆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己酉軍執進呈次上曰太史奏久陰霖雨不止占為陰威下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早晚差寒天道不順寒陰反卿朕觀晉史天文志簡言其證恐失其常以召天變臣聞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古先哲王嚴於自儆故其遇災也常以為人事之所召後世之君樂於自恕故其遇災也常以為天數之適然治亂存亡之分未有不基於此者恭惟高宗皇帝勤勞恭儉紹興中興憂閑元元力行仁政求諸當時未見闕失而久陰霖雨之變惕然自省遽以為人怨之所致大哉聖言可謂深知天人相與之際矣臣伏觀春夏以來淫雨過度都城之內細民失業近畿諸邑山裂水涌

真西山文集

故事一

百二

論胥以政者不可勝計仰惟陛下畏天敬民無媿前聖固宜殊祥異瑞史不絕書而謹告博諄迺與事戾何耶臣伏而思之此殆吏刻急而民怨咨之所致也夫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為民改法易令亦以為民而今長人之官能布宣德意勤恤民隱者何其甚寡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制者何其紛紛也假稱提督幣之令而科率齊民借推柳絮并之名而破壞富室期會峻於星火爭利極於錐刀於是括歛興而民始怨矣不窮告許之虛實而廣事株連不原情犯之重輕而創行拘籍甚而父子銜冤赴井相踵丘墳何辜亦沒縣官于是刑慘繁而民始怨矣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故有匹婦非辜而赤地千里者況先生格格如此天豈不為之動乎臣願陛下以昊天孔明為不可忽

以皇祖有訓為不可忘。日與輔拂之臣講求廣大之政。亟下明詔。申教有司。蠲除煩苛。與民休息。若是而災害弗除。嘉祥弗應者。非所聞也。臣不勝惓惓。善於啓發。為瑞烟。

真西山文集

政事二

百三

○上皇子書

真德秀

八月吉日。持服具其禮齋沐。裁書再拜獻於皇子。國公。其竊伏而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後建親賢。為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皆是其誠遂決。自我句之近。以至於海隅。莫匪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於也。營百萬之衆。自藏白之叟。以至於髦童。童之無知。莫不欲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其明聰敏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于宮庭。交游不遠於僚寀。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

真西山文集

上皇子書一

百四

萬里何自知之。乎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新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叔帝肯集於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他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親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既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益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充於前。然後足以養天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汲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故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



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始終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樂言之。如賓奔而文之以儉。賓恭而檢之以仁。所樂者使使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終為教。勝之。免此妄也。非誠也。修教於大廷。廣眾之中。而放肆于溪居。燕閒之地。矯矯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泥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憚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急之。靡常。暴寒之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真西山文集  
上皇子書二

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於先。其韻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學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進。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乎中外之望。獨恆而堅。上之所以為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我又嘗考之。先聖賢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于剝者。為亢為暴。

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犀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其之愚。則顧於厚德載物之義。汲汲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繼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親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休先聖賢易之教。言法聖上執中之全德。以劉明果斷為本。以舍此而大為用。彈彈乎如元氣而舒條之。運弗偏溫乎如良玉而廉剛之。形非露此。允聲情之所瞻望者也。抑其獨有。國馬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兩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他可知矣。故推真西山文集  
上皇子書三

體惟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瞻則安之。教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養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所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履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為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履三而自試。則終矣。履二而勿用。則平矣。以國公所履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皆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

不敢一日安。況於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祇畏。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為平生所蘊盡在乎此。其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野府僚。蒙厚恩遇。懷不能已。報以平生所聞于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其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容與溫深。開闢其大而化。易瑞訓。

○上皇子書

真德秀

其謀濟沐。裁書百拜。獻於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其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竊置清華。粵自朱郎。肇開肆水。講席。豈無賜。偏足副隆。委顧其淺陋。乃在選中。夙夜以思。常有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玉貌。從容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其烏得不以達榮自喜。然厄勉效職。有日於茲。而未能仰稱於進修。隨事効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助。其於是又有隱憂焉。其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托。猶思無負。況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真西山文集。上皇子書一。

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貽曠廢之咎。蓋嘗熟思。以為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曰辨別。愚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鶚。初鶚。至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啻以禮文觀也。是當以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真。真。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期望常儀。尚多闕疎。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內。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為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

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天學于父。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誨。有時。我如簡禮。假故無節。都於養安。驚外之事。以觀書說多。奉道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為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

真西山文集

上皇子書二

百九

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則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於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為賢何者。為邪。則賢不所宜辨。其賢當親。其邪當斥。則去邪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此孤疑之心。來鏡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郎之設。正在得人。衡翼之嚴。非以廢邪惡之流也。惟忠孝可以操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若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八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天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晏。內侍言恐餓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餓耶。則帝之學問。又無於所好。然則

馬先於時上疏。猶謂皇子雍安性聰明。端慈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難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則雖有頃儒為之師。傳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恭當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照邪正。一齊眾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扶刑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幸私好。毋徇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毋以逆耳而疎。公是公非。毋疑毋蔽。持此定力。養此堅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其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未即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諫論。必能受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謬。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

真西山文集

上皇子書三

百十

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夫豈其難。顏淵曰。吾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尊賢為善者。舜之徒也。尊孝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問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存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為小成。朱邵肇開。亦既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為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為何如。退自觀省。熟自簡飭。則學非徒學矣。某區區樸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於其樸忠。真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修。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繼中外。而其庶幾乎進尸位之責。一或可以



模為迂、以忠為奸、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其可以納印綬而夫矣、夫  
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脩、  
不施體格、不事文采、既其淳質、沽世炫時之念、於斯絕矣、  
若瑞

○上相府書

真德秀

某竊惟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羣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母、圖回於內、大  
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  
賑奉遺詔、周知厥務、驚憂疑、感涕泣、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於  
是薦紳士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為吾君之賢、真足以負倚鴻  
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  
而未發者、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今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秦隋  
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  
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東海王疆而立顯宗矣、唐宗嘗舍宋王成  
範而立明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

真西山文集

上相府書一

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固心之愛、而極其委悌也、顯宗之於東海王疆、  
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亡間也、明皇之於宋王成範、飲食起居、相與  
同之、說聞無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為其慶、蓋  
言如是、所以厚國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之治、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  
焉、至若秦隋之暴、其於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舉過之、又不以其恩、  
信、說、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慨、亂亡之患、亦自戾而甚之、  
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  
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為而就、而此天人之  
所共知、而不可揜也、踐祚之後、我秉乾乾、未嘗以位為樂、此亦天人之  
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以為治安長久之計、其

道非此亦作是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第之錫寵數  
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  
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悖之徒敢為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  
自接於水以避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社之靈旋踵底定中外  
帖然親王亦幸以自免某之區區以謂此正說開易入之時而親王危  
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為友愛朝廷傾惜事體必自有以處之而慮  
寡聞淺見之人有託納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不致  
察也彼秦唐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我賊骨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  
入其心卒於以親戚為寇讎不珍絕之不已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  
與疏是自絕於人道也夫既自絕於人道矣而欲天心不震怒於上人

上相府書二

五

真西山文集  
心不獨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黎國未幾宗廟為  
墟其親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薰為嘉祥上下相安福祚綿永其親  
為得失哉自漢文帝時淮南王還蜀表盡進諫以為有知不幸遇霧露  
死是陛下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  
通而盡猶力爭如此況今之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舉其可不  
思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以撫存之則親臨  
之下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冰迫  
亡聊之態第一露露之感有如盡所慮者朝廷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  
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者  
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建白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上儕王季而下

缺漢唐凡所以待過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  
心又為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與游處地之以詩書  
義理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止所憂  
如此則親王安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矣某以  
一介迂疎蒙恩收召入備選列日夜惟思所以尊朝廷而弭禍亂者莫  
切於此方欲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雲川之變寤寐不遑敢以一得之愚  
並布之執事者升表獻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絕骨肉之猜嫌以同天下根本真千古偉識焉瑞訓

真西山文集

上相府書二

五

正月吉日其位真其拜上書丞相國公其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  
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為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防於有惠開元之  
際方是時宇內又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  
是千秋之節興而導之臣相與從史以求媚悅先王太史范公固嘗  
識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  
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  
以贊其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  
果何益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其之所以謂然嘆  
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矯辱頃遇不為不久而

請辭四顧心一足獻者蓋通古今而參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  
儀物馳范龍人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於今未能以  
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曾者聞元之際  
其事修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  
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縣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  
之愛其君果孰為至耶○其當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  
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其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  
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已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  
報知已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陷細人之譏惟高明垂  
聽今天下之事最矣其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為丞相府非常之知居

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  
相業未易以遠數也○顧嘗反覆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  
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為丞相謂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  
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  
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欲其行未必有以服夷  
狄之情○一恃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  
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瑛文偉諸賢盡心  
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范滂受任  
者○說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忘○不惟秦國信  
之當時尊之而○滎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

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  
今諸侯之傳而想其為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摩下如子弟○  
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  
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于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  
於國功刑不撓于貴勢○盡忠盡時者雖雖必當犯法急慢者雖親必懲○  
何桓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辜當誅則拔涕  
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  
也○惟誠惟公○始終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靳於人而人服  
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  
也○發教羣下○琅琅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為心○而自謂聞得失于州平○見



在諸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建止於偉度退然自托于不能之地若  
無一事之不賢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  
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為智合衆人之慮以為慮則天下之善無不  
在我矣何必揚者哉自矜自我者自皆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  
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讚已者為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為罪  
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諄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  
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  
死功可滿是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為國而不為己私求於濟事而  
不求己勝然固既安則已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倖過之人惡人之  
議已而不不知其愛已也悅人之讚已而不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為忠而

上丞相書三

真西山文集

真西山文集  
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為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呼此侯之所以  
為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  
鼎鉉迄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欣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動身  
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已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或不得  
以自錫意者○至誠盡公○無隱忌我如侯之所為○尚有當勉者乎○某之不  
材○視曲江公無能為役○然自少小即慕其為人○歲在作噩備數右端屬  
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勝陳設之畏天之戒○故  
先奉觴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永命之吉○違微末衷○聖上亮其忠○不  
以為罪○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甘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  
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涸聰覽而獨○其所聞如此○蓋今臣區

幼忠丞相之心○即昔者幼忠主上之心也○此其所以能固其之言者侯之  
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益於上人○此其所以能固其之言者侯之  
謀目隆然後知其規○乃所以為領而愛人○此其所以能固其之言者侯之  
語矣○其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銘木於州治○思賢堂且稚本侯平生  
切業之所自出者為之○故謹舉本以獻於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  
志之所存于清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痛快沉着○可移作武侯廟記○葛瑞調

真西山文集

上丞相書四

真西山文集

上曾宣撫書

真德秀

某恭親即報。明天子以邊隅僻擾。時咨魁彥。進長樞度。宣威江淮。盡獲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益。謀慶幸。蓋自遊寇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平情。清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付以韓范之寄。旋獲精明。有轉弱為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有為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却然後可制。外變其項。在兩淮間。見制垣帥閫。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甚而編州小邑。徑申朝者。盡皆行下。制司或不豫聞。選辟僚屬。最為重事。要除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決。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真西山文集 上曾宣撫書一

之。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相。一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嘆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年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注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申公忌仇。協濟用能。卒服夏羌。張忠獻以相印督師。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為心。明公廣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為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必先伺朝廷之意。竊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注注匿而不言。或反私議切歎。不敢盡言於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

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此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為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有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為即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相。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不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官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許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則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於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默聽見而取長。親正直而遠邪。任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諭而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除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懷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杆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況庸常。決依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歲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為傳。彪齊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利。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為。

真西山文集

上曾宣撫書二

百九

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接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闊。不切事情。而其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於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積。猶存者。幸取而視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取為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其往在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聞中。所刊。隨此中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雖異世之言。亦復切中。今日。葛端胡。

○ ○ 同孫狀元啓 真德秀  
伏以。鮮水。蜚英。風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其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俯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登丹雘。深陳主德。隆替之。孫。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為。矯俗之言。而溫厚。深醇。自得。告君之體。眾共。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大。豈。惟。儒者之。至。禁。要。必。慕。古人之。威。節。昔。仁。皇帝。南。狩。授。於。多。士。若。韓。魏。公。權。在。柱。石。一。人。獨。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勳。名。之。有。爛。獨。到。於。今。願。恢。他。日。之。遠。圖。固。俾。前。修。之。專。美。其。濫。陪。較。藝。歎。誦。奏。為。以。直。言。取。人。嘉。當。守。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促。先。枉。駕。其。西山文集 同孫狀元啓一 百三

之臨中肯長賤之恥念友直受諒既素屏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善於規箴奇旨亦超 葛端胡



講進讀大學章句手記

真德秀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奏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止如陛下。為人君之位。則止在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為至善。只姑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陛下為先皇之子。不但生而理奉祭服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先帝於牆。食則見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先帝之志。述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為孝。之至不然則難孝非至也。又如止之事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學集西山文集

講進讀大學章句手記一

夏

愚山奉為敬此款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為敬之至。不然則難敬而非至也。其他如父之慈與國人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下。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此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辭平義簡。葛瑞綱

明道先生書堂記

真德秀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本嘗以天理言。獨見於集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源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和之。闡幽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為本。論治必以

明道先生書堂記一

夏

行王道為宗。有道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體之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為倫。何莫非天也。人知天而不知人。天物欲肆。行義理明。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窮理。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統乎天理。故其止也。盎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於教於家而士之碩從者。聚同爭新法。

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敗。而先王獨昇。憲  
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涕淚。  
以為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功。而重衣生人之不遇。不得  
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  
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導政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  
息刑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  
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拱辰知府事。始知先生於學宮。而  
侍講文公先生寶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  
簿趙居師秀復即而合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庫隘弗稱。嘉  
定中。成院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蒲田劉公榮。增而大之。某  
真而山文集 明道先生書堂記二

時將營在焉。相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  
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為堂三間。中縱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  
高則潔清。內為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室焉。曰讀易。外為齋。  
一口近思。堂之側為亭曰靜觀。又傍為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程  
子於其辭。危君之於斯後。勸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其為之記。危公  
又重以為請。再三違而不置。其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  
知讀書。先生之書。初然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曰。有載  
指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  
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  
以道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

戒謹於將發之際。誠恐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  
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  
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為然。則刻實  
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苟有一可焉。  
與起之助云爾。  
黃庭無一溢辭。自近而遠。龍川論黃憲傳。非蔚宗不能疏飾。此記非  
先生亦不能措乎矣。葛端切

真而山文集 明道先生書堂記三 百六

潮州貢院記

真德秀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遙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嶺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回環而縈帶、雙旌雁塔、駢羅而鼎峙、若管人卜地之勝也、苟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隔、市廛雖繁、之格通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隘也、況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模、則前敝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殊真西山文集

潮州貢院記一

夏

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郡太府爺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為而力以任其事者、別駕凌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王君恪、勾稽出納、則郡庫之雋曰方過、施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室書矣、蓋今之為守或者、有薄最升墨之殷、有牒訴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通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於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

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獻焉、夫所為復選士之官、於舊觀者、非以合原狀而就高朋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備必惟、庫狹是去、而高朋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算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淪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沐之憂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鰕魚之際、昔者潮之君子、蓋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錄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而已、是豈賢守哉、所望於潮之士者、我陳公名懋、字伯延、繇太學上舍、賜第、題侯名善、隲、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於圖、者此不啻四月某日、具位建安真某記、

真西山文集

潮州貢院記二

夏

點次有法、篇端調



○ ○ 慈孝坊記

真德秀

慈孝坊為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疾，瀕殆，女晨夕侍湯劑，非一嘗不敢進。醫屢易弗效，無所歸尤，則禱於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祖若妣欲其相從於地下也。父平生獨喜讀書，不善執事，善執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香祀天，朗誦甚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熱門鼓再通，羣鵲連屋飛噪，仰視空中有大星三，燁燁如月，正照櫺櫺間，精魄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越翼日而父瘳，十日而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君者，金縢之事也。呂氏女生深閨中，未嘗從師友講問學，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縢之義叶。願不異哉。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惜焉。感知此物，欲昏焉，利惠休焉。始良子

慈孝坊記一

百

其本真爾。惟誠於孝者，心純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目之誠猶若是，況於學道之君子，終其身而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樂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輒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蓋二女子爭相為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作孝門銘曰：「趙厥孝思，茲惟淋瀝，予謂慈孝之名，施之呂氏為宜。」故以是表其閭。父休，字春望，世儒家居貧，自立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即守建安真某記。

慈孝坊記一

百

○ ○ 忠孝祠記

真德秀

忠孝祠者，祠唐義關林公櫟。國朝皇城使贈司空忠勇蘇公城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昔之君子，以是名於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衆人，祠為衆人立也。然則衆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衆之士多工於文，而實能文者必曰歐陽生、唐取，其尤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焉者何也？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木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齋戒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美焉而將順

忠孝祠記一

百

之關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為至？曰：事父如生，事止如存者，孝之至也。孰為極？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甕而墳之，非苟以為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沒而遂急焉，果死吾親也。蘇公之守節而杆寇也，其子曰：「家可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誠可棄乎？」公曰：「不可。」身盡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繼焉。非惡生而嗜死也，吾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而邱其私焉，是孤吾君也。夫為人子而死，其親為人臣而死，其君是紀天下之大義也。二公之所不忍為也，故思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殉，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盡臣子之分也。若乃祥應之假乎天，爵祿之加於朝，褒表於一時，而愧懼於千載，則非二

公之所計也。蓋以孝而徵其為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其為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為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故余奉而祠之。意也。故問學二公者。將與先曰。事親者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故曰。事親則忠。可移於君。蓋孝者忠之基也。平居能為林公則進而委質於朝廷。盡節於官守。其不愧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且刻其事於碑者。太守真其也。與其議者博士吳寶卿。從事李方子也。奉其祠者。郡之士曰黃鑒也。嘉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記。

開合慶稍用此偶。而宋灝自然之致仍在。葛端綱

○新州惠民倉記

真德秀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新。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圯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者。寓於塾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新故彌沃壤中興以來。流寓未盡復。荒第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於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康吾兵。且不给。故不幸有旱溢之舊。糴之孽。其真以相恤哉。予為二千石於此。而奉養番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貽。肯不忍憂而用也。親圭勺之贏。還以遺吾民也。時會而月計之。泉

之在官者。屢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屢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饑。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通簡僚吏之材者。惟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二。靡錢絀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若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同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次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介自安。而欲與俱危。不郵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遠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於朝。下郡縣者核其實。又書來命其識之。其欲以諭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

有公之心。雖母機馬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情此以存。雖微。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始識之。庶異時有考。亦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葉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某記。

此篇輯處華勢獨陡折。萬端胡。

真西山文集

新刊卷六 墓記二

墓

○此亭記

真德秀

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亭於池上。而命之曰睦。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親。其義一也。予之為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先人之立。精舍在是也。有精舍焉。以奉吾王父先人之。而春秋饗祀無以。為會宗族之地。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為。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咸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絲絲馬馬而功。絲絲馬馬而總。絲絲馬馬而至於無服。辟之巨木百。而支葉扶疏而根幹則一。夫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為是者。非為今日慮也。自吾之曾三。文有子一人。馬是為吾王父王父有子二人。馬。

真西山文集

睦亭記一

墓

是為吾先人若吾叔。又吾井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馬香之。兄若弟是也。吾之兄不幸蚤世。而吾與叔李氏僅存。蓋相倚以為命者。夫馬得而勿睦耶。予之所以為是者。為後人慮也。蘇公有言。吾之所與相睦如。於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為從兄弟。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為再從兄弟。降則恩為之一氣。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塗人矣。吁。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俗皆然也。況於親之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以慮乎後之人也。今為精舍於斯。欲吾子孫孫欲奉其先之祀。又為亭於斯。欲吾子孫孫。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於斯。事勸。誦。欲洽之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屬雖遠。而情不至於疎。情不至於。



則思不得而絕。庶其免於相視為塗人也。故吾所望於後之人也。察  
又曰。子之為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窳。或有屋。以庇禁。域者  
不為不多。而能保之以傳於後者。甚寡。又將何以為計耶。曰。此非予所  
能知也。雖然。有一焉。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之弟。弟宗族。何一體也。  
山天也。而觀之。則凡與吾並生於穹壤間者。皆同一體也。以吾尊祖。睦  
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窳。或有屋。以庇禁。域者。猶吾心也。吾其忍  
以貨與力取之耶。吾而不忍於人。人亦將不忍於我矣。此予之可知者。  
其所不可知者。奚庸過計為哉。客曰。然。遂次其語。為睦亭記。  
此真寬鄙敦薄文字。其工巧又何必言。 易瑞調

○潛齋記

真德秀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予。予為目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  
名之義。予曰。潛之為言也。豈欲使子為節信淵明之所為哉。二君懷  
奇抱器。而時焉之弗適。故特以潛自命。迨迨以終其身。今吾子少  
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者。可得已。然則予之所  
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蓋書有之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  
教人。常低其偏而正之。使至於中而止。故沉潛者。則欲矯之以剛。高明  
者。則欲勝之以柔。斯也。非其子之言。禹之言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  
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強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  
乃所以成其天也。今觀吾子文之質。益廣幾子高且明者也。夫其質之

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至矣。然予之望子。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蓋天  
下之理。高常病於亢。而明常累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  
之明。亦必以晦處之。況於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察也。則智焉而  
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銳果決。而行之以容與舒徐。於沉潛之  
義。斯得之矣。雖然。人之所以成其性者。學也。而學之有見乎道者。心也。  
昔者顏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渙然其德。去聖人之域。蓋已  
幾焉。漢儒惟楊子雲若有見於此者。其為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  
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見之。太玄之養曰。藏心於淵。美厥  
靈根。其肯微矣。至於論性。則本焉之莫知。是殆窺其形似。而非真見者。  
豈所謂潛者。異乎顏氏子之潛與。吾子倘有志於斯。盍亦即洙泗之言。

求當時之所以用力者。朝臥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脫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之蘊。皆將繁焉陳前。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

辭正之辭。使人欽。葛端調

○ 鉛山縣修學記

真德秀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德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矣。歸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弦之音。至成。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視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改修財。通度功而賦役焉。首開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於東西兩祠。先賢於其所。縣內遠外。莫不真然矣。又惟廉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推入之。孔徑植我三萬伍其廢士之業於斯者。得以俊將底屬。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廷者。凡六人士。誰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議廢事。其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其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其西山文集 鉛山縣修學記一 五

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歲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斯言至矣。試相與開釋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範為粗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為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激。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范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為士者。壹以辭藝為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志。此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

講論省察於二者交攻其力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是以成已其智是以成物然彼為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漸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瑣錄瑣利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服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為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有某嘗令楊之泰與又宰斯邑

只開釋朱子前記之言而不更立己義尊崇皆賢固是興起後學之正法焉端胡

○敬思齊記

真德秀

予至曹魯伯取曲禮首章之義今其齊曰敬思而肩予為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於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魯伯能鉤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繁孟之銘匪有志於學時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渾然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繼之明雖未始物能始之理無

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然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索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似如楊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止其魯伯其尚實體於寂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寂言亡補其尚戒之

敬思是聖學入手處非公以身體之不能見其全備如此焉端胡



浦城縣志

真德秀

浦城主簿歷。錄中興至今無辭記。長樂陳公來。題記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論。謂非鸞鳳所宜棲。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權太常第。繇吏部選。居是官。室若不屑為。而君尊尊所職。弗少懈。垂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然。夫官無崇庠。顧所以居之者何如耳。苟得人焉。雖斗食之猶能盡其職。即非其人。雖山嶽之任。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宋興以來。仕於斯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惟古靈陳公之名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欲論峻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主簿時事耳。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傳。在人不在官。若職全陳。

真西山文集

浦城縣志

百四

君書此石也。將使後之人指石而議曰。說清如水。執孝如泥。執律然特立。則馬與梯。雖辭矣。是不可畏矣乎。是何不證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達。字其居。與古靈同氏。又同。蓋企前修而願學者也。記之。所書起。建炎建寧慶凡三十四人云。

近日生祠碑文。通天下讀此雖辭記亦可已矣。葛端綱

昌黎廉溪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焉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達。焉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整一維弛。則隨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放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易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自熄。楊墨懼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此配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繼

真西山文集

昌黎廉溪二先生祠記

百五

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負。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設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卿使申蘇在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豈極創造之熱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與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於言。言必及道。盡性至今。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精。操天倫為疣。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自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喪祭。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

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性成性見於形體易性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固厚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開誠源誠立之精。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姓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通之全體煥然清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則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表之萬載謂聖賢公在唐寅自湖海守表而漁溪先生亦嘗攝縣之匯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試過即心會講堂之東為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文和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真西山文集 昌黎陳溪二先生祠記二

皆能為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通施之是邪者有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旨也學於斯者盡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料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於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於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華舌談說是工而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莊正純錄 葛端綱

○定軒記 其德秀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貽書於某曰蓋為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為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漢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注來聞聞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為明天子所任屬蓋書屏上將獲天整開大模前制置長淮今天以法從近臣而總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矣。疑難真西山文集 定軒記一

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思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況於履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為吾耳目之勝心志之惑者全至錯立於前。范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疾若破山之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復又若一葉之翻而舞翻空之濤其矣哉。定之難能也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教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致則物為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其十日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擬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以意之網爾烏足詰

定乎哉。故王敬窮理。交相為用。東蒙而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然敬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為先朝名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悔。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願予何學。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公凡為人作堂室。記文必告之。以大道之傳。為學之序。使其人得遇真善。置師保於座右。凡為行已模範。視乎世之賄事賦情。因人奉義。棄崇屋宇之盛。履修述切業之無窮者。雖工何取耶。萬端調。

○全行可度牒日記

真德秀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謂老人之學。可全止而引年。於是振棄塵累。受道家法。為黃冠師。以優遊有林嶺之勝。丹臺劍池之故蹟。遂隸籍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兼先時之入。悉歸諸二宮。從祖而歎公曰。汝之背舊。譁而鄉里。美矣。然曰者。汝受之先人。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為若教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為祖考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占田宅。恐不廣。皆曰。吾將世其業。當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流。若是者。何耶。子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運也。今吾悉歸之二宮。二宮常存。則

其山文集

全行可度牒日記

萬壽

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存。其為慮。顧不遠耶。西薇弗能止。遂以給於有司。明年。行可。為。子。為。之。祀。子。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可。豫。期。者。事。行。可。識。世。人。詞。守。之。不。能。長。亦。為。知。常。位。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為。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受。其。祀。而。毋。負。其。約。樂。其。利。而。毋。與。於。誼。於。不。可。常。之。中。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田。之。入。二。宮。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條。則。以。助。其。後。之。求。焉。道士者。為。主。其。約。者。從。祖。集。今。以。刻。武。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云。小。文。耳。可。以。醒。俗。存。之。萬。端。調。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真德秀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劍太守陳公輝為福建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漳飛礮、童牛之觸、乳狗之搏、尺蠲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之以滋大畏則竭之以求安。其人熟于見可侮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最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劍。既陷將樂、延平、其急公時執老臥三山自中外薦紳以及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賊。上從民望起公為鐔川守時遠近洶駭公不忍以家事辭。星言就道始至疲兵不滿三百府藏赤立亡餘徒以五公大義感激人心而肅者張儒者奮從賊者亦幡然勅順亦決辰間精采立變盜相顧不敢窺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領付使事居數月又命提點本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真德秀

道刑獄公案疏乞師於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公明方畧信誅賞旌果銳警情諭諸令赫然戎行稟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適宜兵威所加如斬枯桡是三郡悉平上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議右文殿鎮建安領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故於七閩而吾則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殫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為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為劍人之愛公如親人之愛狄公也又取鮮于誅議故事名其閣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如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慨然曰子奉夫子命使珍寇而靖民庶康馬懼公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延其謀而條佐效其策淮西侯實其兵

真西山文集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真德秀

而諸將奮其勇予何功之有哉郡人聞公言乃益繪提舉張平史公廟忠之像於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武中之像於堂之右而通守黃君將趙君以夫捕馬繪王侯之像於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將備焉韓運副使陳公汝不辜卒官則無室別祠以昭聲賢協濟之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四年某月某日安來懷成鄉貢進士范苟龍等治書屬紀本末其嘗考論古今人物非誠與才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則不能成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符之於天自少慨然以圯下隆中事業自許侍親海陵年僅三十已能出奇決策檣東淮十萬之冠是其材素有過人者及鄉郡雲擾公移孝而忠為時一出慨懷激烈言發俱涕無以一身贈數十萬生靈之命其誠與才合如此宜其能當大事真西山文集

弘毅堂記

真德秀

果山將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余記之。始予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師之。而欲記其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即動擬賞金。石。醵屬逾水霜。則誅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矣。可無記乎。維人之生。具天地之性。而為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至也。顧安有限望哉。自其執德之不知。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為復。不能以舉百鈞也。用心之不到。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驟驥。不可以致千里也。意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之學。必以弘毅為主。賴子在陋巷。退然一臞生。爾其問仁也。得克已復禮之傳。深視聽言動之目。則會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既竭吾才。曾不少解。其

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為何如耶。總類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寔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沈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啓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富。即不安於大夫之簪。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洙泗之道歟。後之記禮者。雖其辭而異。其指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為仁難已。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贊波。殆非夫子之言乎。士

之為士。苟能淡味類曾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盡於中道。使焉華。弗弗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為山戒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尚休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類曾之域。則吾將舉手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得此文。始知類曾二賢。乃天下之大勇。為端訓。

真西山文集

弘毅堂記二

百五

〇〇〇 共極堂記

真德秀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閼始作堂南鄉。又對為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細瞻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翼。璣璣玉衡。高拱衡時。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為紫微。其象為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南面而觀仰也。蒼龍主東。白虎司南。於菟神龜。儀烈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幾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餘方而作屏也。吳穹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完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為四方之砥。在下者欲其什夜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區。

真西山文集

共極堂記一

五

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關是禪。受任於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問。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豈也。惟郭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畫屈大夫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愛隔霄霄。在我之極。柄焉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上帝。然則共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循師保是瞻。志於斯堂。庸以自箴。始乎莊肅。卒乎精微。非愛君之誠。充溢乎中。欲蘭練而出之。失之遠矣。寫端明

〇〇 上饒縣善濟橋記

真德秀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為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秦漢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己。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惟

真西山文集

上饒縣善濟橋記一

五

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為浮梁。以渡。遇春夏間。甚雨淫溢。縱絕難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發然以為己憂。迺相形勢。庀工徒。壘文石以砥之。架巨梁以梁之。經始於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緡。苟為僧廬。以賦守視。則田立墅。以備修飾。縣大夫陶侯。本漢忠大書。為以美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偷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乃強橫。其不為州里大族者。鮮矣。況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雖泥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



以濟物業氏之在上僥未得以其富稱惟其為好仁故能盡力以既  
厥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復也顧仍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  
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歲於官司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也  
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事報也必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亦  
循吏之私其藏而廢修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為餓殍者  
其不以是缺推君用心其澤可及百世故予事為之書君字潤卿終將  
仕即子孫多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大人君子樂與人為善之意津津溢於言表 葛瑞綱

○溪山偉觀記

真德秀

平縣山為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崇阜前抱大溪溪之南  
九峰森羅雄峙天表聽事之西故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  
也因而葺焉時方習辭學科規進取退自幕府極元聖中播聞古今  
言口不暇吟筆不停綴間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散入几席令人肺腑醒  
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將未嘗不惻焉心目間也此歲楊君修來為  
此官為其亭曰宏博舊觀陳君傳祖繼至顧既西偏老屋十數楹岌岌  
將頹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  
其前為臺即舊觀之北為軒軒有小池剡竹引泉淙潺可愛則以聽  
君之又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以修竹循坡登山結茅

下於是鐫川勝概盡在目中矣然君為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  
行想之遺藁及改鎮富沙君又從焉其居於是時數月爾而發揮  
其志如恐不及蓋賢者之心於事之常為亟起而圖之不必為已  
凡皆若是也抑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塵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  
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止  
是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築焉畢睹  
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  
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焉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  
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歲非富有不以言大非  
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其發覽也所以為進修之地豈獨條壤疏壟

其子之區區科目則既陋矣。陳君乃存其舊而表章之。可  
謂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也。予老矣。以有子雲之  
名。庶幾以庶幾為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  
以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是役也。起紹定四年二  
月。入中而成於四月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以州從事兼招捕使  
官。官於幕。與為多云。  
君於宏闊。展讀一過。心曠神怡。余性樂遠游。家居輒燕。壽如疾。年來  
多故。未遑所懷。而所登夜不遑者。又皆此偶可恥之言。非所謂甚宏  
且博者。讀此反復。動懷良深矣。葛端綱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發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實從學者。入則受業  
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聞。父者甚眾。二先生歿。又  
皆寃安於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軒江慶士吳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  
屏山之麓。定夫布衣。舊患。然見臨。問其所從。珠曰。吾東訪漫塘劉聘  
君。南過趙使。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為  
設羹。載曰。吾不肉。食累年矣。抵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為二先生祠。年  
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權門。驚勢塗。而歷將  
寂寞之濱。不媚示鬼。不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  
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

開。解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  
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  
成。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  
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  
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耶。吁。此其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  
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為而定夫半垂絕。猶語  
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奉定命以來。為之感然。曰。此予  
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  
理。亂窮厄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為己憂。方別予時。持北之渠  
湯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子燕川。對席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

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果無特立之徒。未足多也。姑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寔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辭。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耶。故併著之。此篇氣格頗似昌黎。葛瑞詞

真西山文集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頁八

○養正堂記

真德秀

予友莆田王賓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真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極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為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遠。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墮闇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錄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順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

真西山文集

養正堂記一

頁九

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順之養也。見乎近。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陰一動者。蒙順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順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端。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為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幾乎靜止之象。尤當澹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為有得於易。○精到可入大全。葛瑞詞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真德秀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二十年而燬於火。燬三季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為郡者。與其為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令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為翁媼。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為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總也。萬安東城。瘠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於中。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能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蔡公卒

真西山文集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一

真

石之為惡。亦能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氣惟是心為亡。窮公之政。留於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為郡者不能復。真有愧焉。而其之愧。為尤甚。其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賸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為寄。而母崇宴饒。母雖環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足紀。而以公之心為心。則潔不敢渝。賴是得亡獲。舉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遽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為民之好義者。能之役。自任。月再舛。而工告成。民之塊於。是乎免。而其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其為之記。謂因民

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雖本給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感然。已而忻然。是忻與感。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為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為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為主。官室之要。妻妾之奉。日惶惶乎其中。陷溺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廢。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為恥。其益顧豈少耶。其咸寶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為者。鄧學錄黃。裴為之者。承節。郎滿。開宗也。純發。沒世不忘之理。不泛述功德一語。公為文。嚴重稱譽如此。善端

真西山文集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二

真

政和縣修學記

真德秀

○結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  
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閭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  
何也、問有聖族有師、亡貽終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為行、中和為  
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  
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詭利者、浮游四出、而為我國之從衡、準句  
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偽、為漢之經生、魏錄華靡、為唐之進士、皆以  
存心者、今以蕩心、皆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  
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  
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繼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  
真西山文集 政和縣修學記一

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為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  
者、得無遠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  
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  
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矣、東西為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  
奎畫、雖有圃、先賢有祠、歲時息將、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  
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歲庠序為然  
哉、雞鳴風興、嚮晦宴息、皆學之耶、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  
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  
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  
事之非學、則存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

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是後、當舍之、聞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  
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思意深長、能使純簡、葛端詞

真西山文集

政和縣修學記二

五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真德秀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勿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於里。顧蔭賴宮。寔惟本原風化之地。縣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紀。予奉天子命。實來。固將為國錄材。以埃舉選。如寶。薛王如。黃。倚。桐。惟。厥。收。居。其。可。弗。飭。乃。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於。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亦。等。書。來。俾。識。厥。事。其。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同。辭。而。端。亦。等。書。再。至。諭。勉。盡。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為。命。僕。者。主。欲。相。與。講。明。為。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王。學。也。清。以。養。心。之。真。而。山。文。集。建。寧。府。重。修。府。學。記。一。五。五。

後。明。之。今。之。學。較。非。昔。之。學。較。乎。昔。之。地。陋。者。今。此。焉。以。完。昔。之。閑。靜。者。今。此。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物。成。備。猶。此。字。之。本。則。以。嚴。也。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氣。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華。而。欲。泯。又。如。此。陋。者。之。可。以。復。完。閑。靜。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為。敬。學。者。立。德。之。基。則。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華。華。辨。特。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後。丹。雘。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縣。粗。而。精。可。見。心。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取。問。辨。而。必。以。居。

行。總。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於。牧。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宇。秀。發。括。谷。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其。記。即。修。學。以。勸。為。學。奇。確。精。究。可。謂。物。格。而。知。至。焉。端。調。

真西山文集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二

五五



龍山書院記

真德秀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業為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建書場屋。志希克允。則慨然曰。吾幸有傳而時與其私。吾子孫。吾若舉而為義塾。聚其材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詠地於開源。獲吉壤焉。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雲峰。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為學者歲修之地矣。乃悉其力。我姓戴營中為堂一。有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舉十月告成。君捐產之半。以奉之。粟給課試。悉故州縣法。春秋較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親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廷就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寔來。

真西山文集

龍山書院記一

百六

厚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為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司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者聖人以君師為己任。故其修德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謀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克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作。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沫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為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畧。蓋無意耶。多為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於後。願曹思與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吾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為智。力行以為仁。千載源

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為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於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脩。果為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倪焉。學。樂而後已者。以是焉。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求道。良以蠶飲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為意乎。要必有謀於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有學。已弗翅足。其尚以賢為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為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其志。如之云。則予呈子。嘗所居。作之曰。中。和。益。與。建。樂。防。

龍山書院記二

百七

民之指。予。然非愚所敢贊也。學者始即盡己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可當知也。故併志於禾。云。君。名。推。直。字。德。中。既。重。高。顯。動。人。希。聖。之。思。者。瑞。詞。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其高第勉齋黃公配食  
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於學八月上  
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  
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  
明先大之學得之於天然適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  
辨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將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實告之以  
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闡端正始之功有不可  
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民齊魏  
公則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受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  
真西山文集

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顯國  
室倡邪議屈君父而事寇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  
憤絕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汲離正論亦浩然  
引疾以歸民齊起布衣適明天子一見合指徑官儒官無用矣顧拜疏  
閉門已虛日竟以是弗容於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  
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  
能潛心大公諸書以致其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  
善其始作其儒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  
並祠之意也西山真其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歲志壯  
時天材逸發詞華凌厲蓋自貶如李謫儒之疏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

一旦為令邱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  
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  
俗之同者運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基明矣哉侯名克莊  
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敘法低昂曲折最有情致 葛瑞詞

真西山文集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二

五九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其為之記其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其之愚未能則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殊而明道則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後先繼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果馬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我國歲泰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

其西山文集

卷一

盟難以重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禮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衡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感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夫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此周子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為性而不和天命之本然若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夫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其倫為教而不知天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開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有

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異倫非教也南聖學之戶庭扶世人之矚目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邇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天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俊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濫迂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二

卷一

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馳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潢川沙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僅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繇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教示精詳合之諸記學文皆先生注意覺民之著而規模宏遠矣

端調



楊文莊公書堂記

真德秀

浦城夢筆山等堂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為本縣令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於此山既去以文學節義極稱中朝為薦鍾標式後人即其處為書堂繪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郡守李公大異作五大字表其額按公名微之字仲猷甫冠通羣經尤刻意於詩得縣人之趣時李氏王江表公恥官偽廷杖榮走中原以顯德三年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嘗論太祖有人望不可與禁兵國初出司征於方城繼為大興峨者二縣令開寶中召還寢以登用太宗尤深器之青宮倣建命為首僚付以羽翼之寄世謂帝以能詩知公而不知公之受知聖明者不專在是也皆丁公二心於漢高祖教之施思廉盡節於隋文皇寵以高位

真西山文集

楊文莊公書堂記一

卷二

前世大度之主率常以是觀人況我太祖太宗之聖哉夫放廢小善爾推其仁猶可以柱國公之忠於所事如此以之事人何往而非忠此又帝之所以知公而以遺後聖也然則公之事君固萬世臣子之法而二帝之用人豈非萬世帝王之法歟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再徙而秦又再轉而蜀山川益寥遠風物益淒涼皆之詞人墨客悲傷顛顛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咄咄皆悠然自得止秋毫隕獲意胸中所存其亦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恩至摘其詩雋語筆之御屏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其人而公獨得此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晚事定陵尤被寵渥初置翰林講讀學士公與邢昺首與其選雖未及大用以終而平生所立漂漂玉雪止一節可疵從孫文公億少依公以學既皆以文章名天

下而清風雅操奕與相望浦城人物之盛自二公始紹定改元七世孫震榮將新其書堂之舊族之顯人淮東制置使紹雲朝議大夫圭皆捐貲相之震榮謂其盡為之記範是晚出匪工於辭獨念前輩風流相去日遠後生小子鮮或聞知故為推迹本末刻之堂中使吾黨之士聞而慕之平居講學以淬磨志行自期有位於時以扶植世道自許則公之遺風庶幾復見而吾邦之人物其亦有興乎若夫卑陬泆忍志於崇寵利事溫飽而已豈惟重桑梓之羞過公之堂當必有此其顧者矣嗚呼死者可作微公吾誰與歸

陳略處落落而有奇體葛端調

楊文莊公書堂記二

卷二

建陽縣復賑雜記

真德秀

建陽縣有社會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 明年政成惠決歲以大獲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糴本始諸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獲乃入侯曰此致糴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

真西山文集

而領請多資民輸不以時則有替索之煩... 境之內疾病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而然之慮且及於數

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乎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前乎為... 有以侯之心為心者以似以績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

真西山文集

建陽縣復賑雜記

五十五

私其身則亦何從措置哉此國家撫恤所不及有則縣之責者可以知所盡心矣

○漳州重修大成殿記

真德秀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廡廟之舊作於星沙。厚重鎮俗如欽之弗。播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未期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既。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者。願詹贊舍先賢先師之位。在焉。而廟殿規摹殆類浮屠氏。公為感然弗寧。迺屬郡學職詒書於南。宮舍人鍾君震。考碑雜制度為圖。以來命。掾吏之才者。收其後撤去。陪。厦。故為新宮。凡二十有六楹。皆之閣。齋。條。馬。元。與。於。嚴。奉。祀。事。為。宜。又。謂。列。戟。之。門。學。扁。揭。焉。亦。祇。禮。弗。協。則。別。為。大。門。從。扁。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與。然。應。圖。合。法。既。又。斥。其。贏。財。甃。舊。路。於。學。門。之。左。彛。射。圃。於。學。門。之。南。起。寶。慶。三。年。冬。其。月。訖。明。夏。其。月。告。成。州。學。正。迪。功。郎。鍾。在。而。山。之。集。漳州重修大成殿記一

頁六

景仁寺以書來。諗曰。自侯之蒞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公。固亦侯之志。願有以識之。其惟時昔之役。蓋嘗自詭盡心矣。而堂皇門闕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累公。況於。休戚情偽之竊微其不屬耳目者。何限。然則前日之政。所不獲。襄。湘。民。也。幾希。其。於。是。竊。有。感。焉。而。又。以。自。愧。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宮。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況。今。之。世。華。奢。而。道。儒。名。而。墨。習。者。臨。淄。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救。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諛。而。揚。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聘。也。必。將。尊。王。黜。霸。而。莞。商。申。韓。矜。權。智。務。功。利。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是。而。後。有。以。為。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

學於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已。焉。乎。屏。賢。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為。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揚。雄。氏。所。以。為。善。發。也。因。繕。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注。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為。然。則。願。告。於。公。而。刻。之。公。以。慶。元。掄。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粹。德。薦。紳。宗。之。其。治。澤。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漳。之。士。者。詞。致。抑。揚。可。誦。舊。端。詞。

真西山文集

漳州重修大成殿記二

頁七



〇〇〇勿齋記

真德秀

江西方士揚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  
薄而亂之首也吾子學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忠人之  
非禮而使分之子之師惡人之為禮而欲施之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  
矣而吾子隨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  
思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偽喪真思有以返  
之歟不然何孔子即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其於人心雖履戴之  
大不能舍是以立況固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為吾徒者無所  
事乎禮則此〇官〇曰〇觀〇六〇者〇雖〇毋〇為〇之〇主〇可〇也〇主〇焉〇而〇弗〇統〇乎〇屬〇屬〇焉〇  
而弗德命於主亦可也〇冠〇裳〇中〇履〇屨〇而〇體〇居〇履〇屨〇則〇尊〇恐〇雖〇而〇同〇禁〇

勿齋記一

五

亦可也夫既不能外是以為步而曰吾將絕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  
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矣今雖寄迹於此吾之  
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  
告之況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乎是顧願一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  
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  
記雖然勿之為義吾子亦當淡味之乎夫視聽言動思五者相因而不  
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額淵〇矩〇獨〇弗〇及〇乎〇思〇何〇哉〇蓋〇視〇聽〇言〇動〇身〇之〇用〇  
也〇而〇主〇之〇者〇心〇也〇心〇有〇所〇主〇然〇後〇四〇者〇之〇發〇惟〇吾〇之〇為〇聽〇不〇然〇則〇耳〇目〇  
口〇體〇紛〇然〇用〇事〇其〇能〇合〇乎〇禮〇者〇幾〇希〇然〇則〇勿〇云〇者〇正〇即〇心〇而〇言〇也〇心〇之〇  
官〇而〇物〇聽〇命〇則〇非〇禮〇弗〇得〇而〇干〇之〇斯〇其〇為〇求〇仁〇之〇樞〇要〇歟〇嘗〇考〇康〇論〇之〇

言〇渾〇融〇涵〇蓄〇獨〇於〇膝〇私〇室〇然〇之〇際〇其〇辭〇嚴〇焉〇故〇曰〇已〇所〇不〇欲〇勿〇施〇於〇人〇  
曰〇過〇則〇勿〇憚〇改〇及〇是〇四〇言〇皆〇斷〇以〇勿〇廉〇廉〇乎〇不〇可〇犯〇也〇若〇去〇惡〇弗〇力〇則〇  
為〇善〇弗〇勇〇勿〇之〇一〇辭〇所〇以〇為〇慶〇強〇敵〇之〇五〇兵〇破〇橫〇流〇之〇巨〇楫〇也〇休〇文〇而〇  
誠〇有〇志〇於〇此〇其〇可〇不〇思〇所〇以〇實〇用〇其〇力〇哉〇其〇又〇可〇不〇勇〇於〇自〇拔〇也〇哉〇休〇  
文〇名〇至〇賢〇今〇為〇閭〇牟〇講〇師〇其〇文〇雅〇趣〇操〇有〇諸〇君〇子〇品〇類〇在〇結〇定〇戊〇子〇十〇  
月〇甲〇子〇建〇安〇真〇某〇記〇

通體道健中既明禮慶惜口說出尤見警拔萬端綱

勿齋記二

勿齋記二

百九

卷之二

4

71

五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真德秀

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崩。泉人思之。愈久而弗忘。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修之。其之為郡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某。迺始微而新之。蓋公之去。絕六十年於茲矣。或謂公何以得此於後。某曰。祀禮者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諱。道成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本其所繇。致其道。學與自修而已。爾。古之君子。講學以明善。修身以成德。非有領乎其外也。然。義之精而致用。繇己之正而及物。其積之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難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豫期至是哉。僅僅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雖遠者。有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為人。所。思。要。非。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味。味。有。聞。矣。若。忠。文。公。之。於。泉。其。庶。

真山小集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一

頁二

幾德之盛。善之至。而民自不忘者乎。蓋公之學。以誠身為主。資本則動。而能切劇涵浸。以卒歸之中和。其出言有章。其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推睦之風。形於州里。以之立朝。則寒寒。諤諤。言人之所難言。至其治鏡與愛。以及於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解陰。淩淩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不知其本之一也。觀公治泉之政。非虛濡姑息。闢然自靖於民者也。氣病慘怛。有父母之心。戒令飭正。有師長之教。仁義之相須也。剛柔之不偏用也。未嘗新民之恩。而民自不能不思者也。自荀卿子性惡之說行。為政者大抵芻狗其人。而鬼魅其俗。謂不可以理。義化。吁。使民性而果惡也。則凡暴君行吏之所為。亦將思之矣。弗波之思。而此焉思有以知民性之至善。而鄉之言所謂賊其民者也。然公。

西。臨。凡。四。郡。去。縣。見。思。而。泉。人。思。公。特。深。其。思。而。公。之。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修。之。其。之。為。郡。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某。迺。始。微。而。新。之。蓋。公。之。去。絕。六。十。年。於。茲。矣。或。謂。公。何。以。得。此。於。後。某。曰。祀。禮。者。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諱。道。成。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本。其。所。繇。致。其。道。學。與。自。修。已。之。正。而。及。物。其。積。之。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難。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豫。期。至。是。哉。僅。僅。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雖。遠。者。有。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為。人。所。思。要。非。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味。味。有。聞。矣。若。忠。文。公。之。於。泉。其。庶。二。公。志。也。亦。其。之。志。也。故。樂。為。之。書。紹。定。二。年。九。月。不。真。其。記。理。臣。而。詞。捷。最。宜。快。誦。焉。端。悃。



○孝友堂記

真德秀

紹定己丑。春。丹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命佐洋川。莫府將西歸。迂途而過我馬。居一日。從容言曰。掌之先。以詩書為耘耔。禮義為廩廩。其家雖貧。而其行甚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概於無窮。初。曾伯祖。子以魯。大父之子為之。子。是為先大父。大父之事親也。躬躬如有畏。康原。若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瓜之扶。且弗元馬。拱揖而受。不敢怠也。所生母郭。晚更明。甚貧。無兼侍。大父日。取徒營舍。合間則走數十里。而省問焉。躬致澣濯。適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所欲。推遜不少。較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子克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必涕泣。休耕歸墓。上車。其口。以。云。集。孝友堂記一。

傍。僕弗能歸。伯父晚嬰末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贖之。女兄。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飢寒。師。最憐我。奈何弗之。郵。歲時伏臘。必致。馬。吁。此吾祖吾父之至行也。掌不佞。其曷敢有怠。歲工。先。廬。以。祀。告。因。即。舊。址。築。為。一。堂。扁。之。曰。孝。友。悅。齋。李。公。為。書。三。大。字。以。揭。然。自。今。仰。瞻。題。榜。惕。然。有。動。於。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世。所。新。一。言。記。之。何。如。子。為。之。嘆。曰。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忠。失。友。不。信。皆。以。為。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於。倫。之。戚。抑。又。可。知。世。間。有。知。厚。其。親。而。此。或。味。焉。者。是。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

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不。敢。忽。况。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大。焉。猶。然。況。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俞。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亦。未。有。兄。弟。乖。刺。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以。必。相。因。也。子。觀。程。氏。祖。考。之。所。為。其。可。謂。兼。盡。乎。此。然。非。君。之。外。其。說。能。推。明。之。以。詔。無。窮。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其。所。以。為。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言。之。能。養。矣。而。敬。為。難。不。辱。矣。而。尊。親。為。難。從。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母。之。憂。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虛。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苟。未。至。於。事。止。如。存。猶。為。非。孝。也。我。親。臨。履。終。其。身。矣。苟。未。至。於。得。正。

真西山文集

孝友堂記二

五

而。難。猶。為。非。孝。也。不。汲。於。學。者。能。之。乎。不。知。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何。有。於。推。遜。不。明。後。壽。之。義。則。纖。微。利。患。之。必。計。何。況。於。死。生。又。非。復。於。學。者。不。能。也。然。則。孝。友。者。周。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蓋。知。有。秋。毫。之。隔。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尊。尊。弗。極。弗。止。則。德。之。為。道。心。發。之。為。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子。所。期。於。後。者。乎。若。夫。妻。子。具。而。孝。義。於。親。異。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然。其。為。將。來。之。戒。者。亦。不。得。而。略。君。之。曾。伯。祖。諱。蒙。字。養。正。大。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鵲。山。所。志。者。今。不。書。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

安貞集記

孝友雖本之天性而必知之於學觀乎傳後誠不易之論也 萬端同

孝友堂記三

百六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真德秀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為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膺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膺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鄉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清廉潔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瞻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此國之忠卓然有百代標表雖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若真西山文集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一 百七

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為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實陳公則嘗守郡而卒筮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瑩成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鄭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郡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雖周族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祀之者甯慶某年後儀趙侯與慈來軍宜興以扶教導人為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適大開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於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定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為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為若是今

昔殊吝心苟止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眾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厭腐沫泗之訓而以四維所從事者為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績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寂勝處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與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其記

起東嚴重中以散行拜略皆過於禮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真德秀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功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籍諸書及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繁撮要為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既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遺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略等書亡慮十數家博攷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嘆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真西山文集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一

百九

是始集大成觀者止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輒效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混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其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嘆然曰美哉書乎聖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禘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離五霸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濶百家邪說之說求治寧悠緩而不為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模範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許漢縉紳之論建相與徐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而國脉病矣名為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平



矣謂家○卷○著○本○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難○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也○本○安○  
得○而○弗○傷○謂○鼎○鑪○琬○璧○不○足○以○便○用○而○錯○然○前○程○者○皆○奇○絕○淫○靡○之○具○  
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述○述○至○於○黼○黻○極○矣○  
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愕○者○一○概○而○  
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  
卿○垂○精○典○訓○有○萬○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於○前○則○以○啓○發○天○聰○  
熙○聖○德○者○何○可○勝○哉○窮○閭○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先○明○月○之○珍○  
藏○山○海○終○有○不○可○按○者○安○知○侍○從○蕃○宣○之○房○無○以○是○開○於○上○者○乎○  
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  
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畧○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  
區○西○小○文○集○  
皇○朝○編○年○要○簡○卷○一○  
百○九○十○

區事○記○覽○而○已○也○君○早○遊○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封○大○廷○不○顧○就○獨○  
朝○夕○枕○於○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於○中○興○之○後○開○  
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百○里○素○其○書○而○從○之○忘○其○道○途○之○艱○  
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為○之○序○  
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結○定○二○年○三○月○辛○卯○  
建○安○真○其○序○  
國○家○興○替○之○故○其○大○者○不○過○數○端○具○此○偉○識○方○可○尚○論○史○事○  
葛○端○調○

○清源文集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於○古○也○脫○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  
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以○載○其○言○志○存○其○大○綱○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  
也○集○猶○緯○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郡○志○成○於○嘉○泰○之○初○元○  
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載○蓋○略○備○矣○至○若○名○卿○鉅○儒○之○論○述○騷○人○詞○伯○  
之○賦○詠○散○見○於○國○史○於○家○集○與○夫○碑○碣○所○志○極○靡○所○題○可○以○驗○賢○才○之○  
衆○多○風○物○之○盛○衰○而○志○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來○鎮○之○明○年○謂○  
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瑞○文○章○之○藪○而○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  
爲○我○輯○之○李○君○既○承○命○則○退○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  
爲○四○十○卷○而○公○括○回○康○士○之○木○末○與○郡○人○所○編○爲○夷○志○則○別○爲○之○帙○以○  
真○西○小○文○集○  
清○源○文○集○序○一○  
百○九○十○

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以○理○或○以○事○或○以○詞○調○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  
七○大○概○主○於○關○教○化○存○典○法○否○則○詞○雖○工○弗○錄○焉○集○成○而○其○至○竊○以○謂○  
爲○此○邦○之○史○者○不○可○不○此○書○蓋○凡○昔○者○明○德○之○官○忠○信○之○長○教○條○風○績○  
之○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遺○其○能○自○安○乎○爲○此○邦○之○士○者○  
不○可○不○此○書○蓋○凡○前○修○故○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渠○度○也○有○一○節○  
焉○之○不○相○似○其○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漱○濯○其○芳○潤○抑○未○爾○公○  
名○卓○字○從○元○其○爲○此○州○建○明○旌○置○以○章○吾○民○者○班○班○見○之○集○中○云○嘉○定○  
戊○寅○十○月○甲○子○建○安○真○其○序○  
葛○端○調○

○贈蕭長夫序

真德秀

始奈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焉。之謂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於都城。以琴求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故夸新聲之奇。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俗之變。移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蕝兮。又況揭車與江蓠。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飢寒留落。困悴無慘。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俗耳。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撫修竹。長真西山文集

贈蕭長夫序一

百二

夫斯然為技。一再行。雅。予其薰風之和。情。情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於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特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嘆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古者之寂寞。聽者欲睡。予新聲之洋。喜不知止。予自我國已然。況今之世。嗟。蕭君。娛衆所棄。我琴可破。志不可徙。予彼斷方為國。真子所恥。予霜風脩脩。裂子之袂。予子毋好游。從此歸。予余將俟子於像。將從子於武夷。今。文亦古音淡泊。非俗耳可聽。葛瑞訓

○贈上饒葉宗山序

真德秀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模真自將。其論人壽。大者窮。十不失一二。丙子謁予於金陵。予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則得之有命。夫所謂命。云者。豈曰辰。庚。子。生。勝。義。歌。之。未。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謂。知。命。也。予。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法。矣。見。世。之。役。後。權利。顯。寔。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正。而。不。苛。可。以。將。却。此。輩。故。特。存。之。且。以。告。世。之。真。寔。弗。悟。者。葛瑞訓

真西山文集

贈上饒葉宗山序一

百二

萬桂社規約序

真德秀

林君彬之。以萬桂社規約示余。余嘆曰。書。知。飢。者。可。與。語。未。得。之。利。審。知。寒。者。可。以。論。蠶。織。之。功。否。則。以。為。漫。然。而。已。憶。余。初。貢。於。鄉。家。甚。貧。辛。苦。經營。財。得。錢。萬。囊。衣。及。書。疾。走。不。敢。停。至。都。則。已。愈。矣。比。再。舉。鄉。人。適。有。為。所。謂。過。省。會。者。八。十。故。云。偶。與。名。其。間。獲。錢。凡。數。萬。益。以。親。友。之。賄。始。舍。徒。而。車。得。以。全。其。力。於。三。日。之。試。遂。中。選。焉。政。自。轉。輸。江。左。以。迄。於。今。每。舉。輒。貲。銀。二。十。萬。示。不。忘。本。也。吾。鄉。去。都。十。日。事。爾。其。難。若。是。則。溫。陵。之。士。其。尤。難。可。知。也。林。君。此。約。其。為。益。又。可。知。也。益。終。其。行。以。養。其。力。一。也。無。休。迫。以。養。其。心。二。也。無。勾。條。以。養。其。節。三。也。一。舉。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鄉。與。約。者。幾。千。人。林。君。為。其。而。山。文。集。萬。桂。社。約。序。一。可。見。四。

此二十年矣。同盟僅三百有奇。濂溪楊公所以嘆其不如前之盛也。林君其思所以廣之。使與者愈多。則獲者愈厚。余所謂三益者。庶乎其可。望也。若夫身為勸駕之官。而未能復續食之制。竊有愧焉。姑捐庫緡五萬。佐之。且以為此邦故事。雖未能贖吾愧。亦以見吾志云。林君好義之士。凡鄉閭有義舉。皆勇為之先。又非特此法而已。士大夫愛才之念。何所不至。有鄉邑之望者。何吝而不為之倡耶。萬端調。

送朱擇善序

真德秀

自余魁卧山。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省門之域者。將期年。於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則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將於紫微。表先生之門者也。而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淨縈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為匪易也。君特何以教我。使免於是耶。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為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其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

送朱擇善序一

可。見。五。

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嘗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雖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盡亦感勵奮發。如去蠱賊。如珍冠。雖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總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焉。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讀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克。蹈者也。



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益固以自勵云。  
溫詞深義。前輩善誘風旨。宛然可見。葛端綱

真西山文集

卷之六

七

○贈富春子孫守禁序

真德秀

予至潭之數月。臨川陳生為予並得蓋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未幾富春孫生又為予並得臨之六二。曰咸臨吉无不利。夫哉出於中曰早。无心中之感曰咸。為政之本。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使子於三百八十而久之中。擇焉而取之。其能外是乎。昔之君子。尊易而重卜。信哉其不誣。孫生名守禁。少而喪明。故其技專以確。聽其言。注注中理。殆過於世之有目而盲於心者。聞予方買田以養。矜寡廢疾。心在吾土者。感然笑曰。守禁。故念人之盲也。其將歸。發其素聚。同類而幼者。日食焉。且傳之以其學。嗚呼。守禁一筮師耳。能固己之疾。而憐人之窮。使世之在位而有力者。若有力而不在位者。皆以是為存心。其所濟不鮮多乎。予重其術。真西山文集

贈富春子孫守禁序一

五九七

感其言而惜其去。故書以遺之。

指言廣通。非誠懷樂善。不足以發之。葛端綱

○○○送周天驥序

真德秀

上饒周君天驥為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欽然自下。願聞為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猶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為必當。與端邪徑為不可。此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密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心。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真西山文集

送周天驥序一

百六

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靜嘿。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為哉。晦翁而外。未見有贈送之作。殆告真切。細畫若此者。萬端調

○○○送王察推序

真德秀

蕭艾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功烈昭著。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踵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壹公一奉。偉然特立於層嶽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衡對。伏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庭。英毅下而乎。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赫日。以進。雖其所鍾美者。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已。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

真西山文集

百六

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於兩間。當為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為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益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洞交。至迷起之變。炭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雖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待之也。遂以為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庠。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

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境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某序。

宋楊卓學公文之傑。然雖時者。葛端訓。

其西山文集

其西山文集

○○通言後序

真德秀

予讀劉子通言。屢廢而嘆。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嘆之。數子予曰。子以予為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與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愛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賊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弗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能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其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為貴。孟子以為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覆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祿服狙之戒。讀者為栗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子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暇以為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吸醕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予之不敏也夫。

大最精深痛切。勿以恆言忽而不解。葛端訓。



○○送陳端公宰武義序

真德秀

始余自江左移守東征徐凡三月思所以為治人之術者曰吾惟致審  
於寬嚴之間乎蓋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取奸民也或  
曰撫民當寬而末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  
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謂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  
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又從而思焉思之而弗得則夜以  
繼日焉居一日悚然而悟曰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  
雖之為仁義發之為剛德居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  
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  
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  
真西山文集

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皆者聖人繫易義並言之以見夫人  
之與天其本則一自人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  
亦反其本而觀之休惕於情之所可矜賴此於事之所可勉此吾固有  
之良心而非縣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止以害則天理渾然  
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  
也於其當惡者懲父如馬非吾惡之也義動於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  
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  
人其庶矣乎余之有得於是十年來聞以語人解或不失其迂者余友  
陳君端父獨聞而善之寶慶二年冬端父將為邑於浙東訪余以所宜  
先者余曰子忘余時嘗之言乎夫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

仁義子蓋聞而善之矣請復以是為獻可乎故父曰謹聞命矣抑其所  
謂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敬而已矣蓋敬者所以  
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之害者也子之得於天者清明而冲粹故其氣  
象也藹然而溫肅然而毅此仁義之質也誠能敬以存之俾此須臾之  
離則靜焉而仁義之體具動焉而仁義之用行吾見子之民將將泚德  
化中有不自知者是則儒者之效非世吏之所可及也吁余之言迂益  
甚矣子之文造執友有其迂與余類者其欲以是質之  
為治而有寬嚴之迹則寬嚴皆足以生弊此非俗吏之所能務也  
讀此益知老傳寬猛之論為當時假托非夫子之言必矣

真西山文集

送陳端公宰武義序二

真

○贈歐陽可夫序

真德秀

歐陽處士可夫以聰慧法觀人百不失一二客有問余曰聰慧與相形  
異乎余曰人之類一也而指惡豐悴修夭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  
濁故為指惡氣有盈縮故為豐悴氣有深淺故為修夭相形者因形以  
察之聰慧者因擇以察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也雖然觀人之高低  
猶視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上也望車旗視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  
於著者易而察諸微者難此聰慧之所以為妙歟然則因聲而觀人其  
得於天者舉不可易乎曰疾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數也惟聖固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者理也數不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  
氣養移體氣體猶可移性其不可以復乎故夫富貴貧賤不安於定命  
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則柔明閑安於所樂而不求有以勝之者誠也可  
大行伸而辭解有問者以是語之庶乎其有益客曰然退筆之以為送  
歐陽處士序

議給德確詞調却高琢 葛瑞調

○贈羅一新序

真德秀

丹丘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人壽夭亨窮若指諸掌予嘗思之蓋乎  
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自其成象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  
五材此皆一而已矣其氣則有陰陽之別其質則有剛柔之異而其派  
行運動則或絀或盈而醇醲或偏駁而舛難故凡得之以生者其分有滋  
槁焉其數有贏縮焉其性有通塞焉造物豈有意於豐嗇哉各隨其所  
值焉爾然富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為無所用吾力者也  
至於柔強明闇雖或不同然舉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  
得用吾力者也世之人於其不可易者往往求多於分劑之表而於可  
致其力者顧漠焉不以縣諸心非歟歟羅君方薄將闕浙間有記於予  
者其說以是贊之當必有與予言合者紹定己丑六月壬寅學易齋書  
余於文之可以廣志者每多存之此類是也 葛瑞調

○送陳宗望序

真德秀

富沙陳宗望以寫真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輒盡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讀者弗之過也然予嘗竊嘆世之人於所不必肖者常責其必肖而於所當肖者或未嘗求其肖焉何哉夫所為摹寫形貌者特以擬壯老之容而已似馬固可喜其或未深似馬吾之妍蚩醜好固無與乎彼也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賞之曰天下之良工也否則賤之矣蓋凡天下之理尸其名者責其實顧此藝者新其工故畫雖小技必以肖為能此夫人之所共知也吾之生有甚當肖者亦嘗思之否乎夫父乾母坤而為之子原其所受之理未有一毫之不相似者利害汨其真欲惡遺其神於是天人之分始離矣甚者形存而理喪去庶物無幾焉豈其真西山文集

送陳宗望序一

真

物之固然耶夫知繪其形之當肖而不知有踐形惟肖之義其不謂之然耶予晚而知學方惴惴焉懼不得為天地克肖之子而陳君乃寫予隨筆以示其肖耶否耶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嘆者語之嗚呼知予說者可與論務內之學矣紹定二年七月甲申西山翁真其書

貽其雋致如沃冰雪萬端調

○日河文集序

真德秀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為文也昔河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因枚數而評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哉思王其文淑以典至於稍也狂也李也諂也皆以一言蔽其為人夫文者技之末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耶抑嘗思之雲和之範不生於林儀鳳之音不出於鳥禽之口自昔有意於文者孰不欲與典謨儼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蓋聖人之文元氣也聚為日星之光耀發為風塵之奇變皆自然而然而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則收其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勁慢肆者止莊語輕躁者止確辭此氣之真西山文集

日河文集序一

真

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折孟氏之仁義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沈涵六藝吐其菁華則其形著亦不可掩此學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於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特偏駁之資乏真積之力而區區以一節假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寬洪而養以靜厚平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厲之容於書止所不觀而尤喜聞理義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真腴豐衍實似其為人自少好為詩詩晚釋政後倭錄里社凡巖谷卉木之觀題詠殆遍真率之集倡酬適發忘衰服之容而決布韋之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觀公之文者其可不惟所不我聞禧初其將試詞學科見遺以詩所期甚速蓋其年知



也。舊矣。歲在乙卯。以文編見寄於溫陵。屬使序引。念公方與蘭溪。不  
敢遽為也。歲月馳驅。距今十稔。而雲門之木拱矣。公之子遠展。又歟。微  
前。語。掛。鈞。之。誼。其。敢。有。忘。甄。論。次。其。說。如。此。益。非。獨。發。公。之。蘊。且。特。使  
學。文。之。士。知。所。本。云。集。凡。若。千。卷。紹。定。二。年。九。月。甲。申。達。安。真。某。序。  
論。學。文。以。養。氣。為。主。正。使。昌。黎。觀。之。亦。當。自。笑。焉。端。明。

○○○論語發微序

真德秀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  
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  
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區區幾學。獨於是為求  
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  
要。則。卷。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  
仁。然。特。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  
知。而。不。慊。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  
即。身。而。言。仁。之。或。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  
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

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藁  
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以復  
餘蘊。尚矣。君之待耶。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  
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  
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固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  
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為可貴也。  
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  
尚。繼。之。哉。  
聖賢之微言。得此方有著落。 葛瑞訓

送張宗昌序

大道隱而百家之學興。人各以其所長爭。世太史談劉歆所敘。至與儒者並列。夫儒道之大猶天也。也。百家衆技之流。則寧壞間一物。爾可憐而論之耶。談歌所敘。蓋夫之矣。而後之學者。遂謂吾所知者。適也。非吾肩也。不知陰陽卜筮。皆易之支流。餘裔微而百工之事。亦理人實為之一能。一藝。莫非世用所急。而一切薄陋之可乎。括蒼張宗昌。雖之。初嘗涉儒書。傳以貧不得盡力。而於洞林之要。指錦囊之秘訣。秦扁治。應之法。升石成之。占皆究心焉。甚哉其富於技也。以吾道律之。固不免致遠恐泥之譏。而就其長。亦有不可廢者。紹定三年冬。拾捕使陳公提師出劍行間。惟之實從。用其推占之術。曰某日出師。某日破賊。其

送張宗昌序一

三

應。若學答然。它如相地。如治疾。又皆予嘗試而驗者。然則曜之所。能其可以小道廢之乎。雖然。以曜之之敏。晤使復畢力於學。其所就。詎止於此。良可惜也。然曜之雅貧。能還其子負笈從師。文辭日新。以對是將變。方技為儒者之門。又可喜也。因其行序以勉之。

氣勢挺拔。議論低昂。亦有高致。為端訓。

送金永祥序

陳良建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起於平繁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關河洛為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遠。舊業之末。所玩不適。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及矣。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沈遠乎。令全君永祥。適獨悅然思廣其所聞。來書辭觀。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為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難夫並耕之說。至淺

送金永祥序一

三

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必奇。其守始正而不渝。吾子無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眾說交進。無思無為。坐入深窞。而吾之術。序者弗若也。能辭藻句窮。極饒。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為與遠也乎。吾懼其不得為游楊。而且將為陳相也。子往矣。既時來歸。吾望子若曉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而謹所擇哉。

工妙處可匹韓公師說。為端訓。

○○○送吳斯立序

真德秀

括蒼吳斯立以文車翰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西之曰。士必采名顯仕。然後為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括括馬。以自給。何迎養之速耶。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其親之側。故凡問水煥寒。抑極病。展。展。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鴉。羽。諸詩。此憂憤。嗟。甚。者。斯天以自。勉。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游。客。寄。或。十。五。或。五。六。年。不。一。觀。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未。來。不。可。必。今。曰。某。名。顯。仕。而。後。為。親。榮。在。我。不。在。外。焉。予。笑。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推。斯。立。不。思。違。其。親。之。心。可。以。

為仁可以為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金鉅鹿。地。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萬。籟。振。花。流水。皆。為。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追。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憐。憐。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班。衣。綵。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為。斯。立。記。  
佳論可入詩序 葛端綱

○○○論語詳說後序

真德秀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未予之。而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穎。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猶。猶。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穎。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沉。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以。成。學。者。可。不。編。考。之。乎。據。之。於。玉。集。註。其。主。幹。條。項。凡。人。見。其。溫。潤。縝。密。無。少。瑕。點。以。為。出。於。天。成。而。不。知。

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一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亦或小有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皆為而取。公其為而私其利。權量之微。範銛黜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耶。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為之本。而求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錄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讀此知守集註廣大全守大全廣註疏者。真皆夏蟲之見耳。 葛端綱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妄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為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為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遠○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獲耳用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修政者○一以冢宰統之○三真西山文集  
凡禮訂義序一

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誅○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終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沉○天官弗私于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欽民有剏剏民有典舉天下疲癯瘠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為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秋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觀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宋用之○既悖儒者詳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詳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歎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益爾○安得

累吾聖經耶○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後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開創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即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闢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夙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真西山文集  
周禮訂義序二

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某書  
如此說經○真公所謂有其心○有其學者○春秋出於周禮一語○尤可使金陵作舌○九原可作○雖欲執拗○恐不可得矣○為端訓

劉氏傳忠錄後序

真德秀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忠於魯而宿以權彊專國孤突不偃皆忠於晉而佗以擅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況後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彪能忠身自全於禪代之際抑又嗟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寶學公以身杆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呂言直道時使明主而天下信其忠誠緣祖伯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忠臣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為忠肅之事寶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為忠顯之風忠肅所值與二公之時同則其真西山文集 劉氏傳忠錄後序一 二

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已者亦未有盡乎已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也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已蓋無一而非忠事君持其尤著者而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踐修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其教以為學者勸傳之史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厚庶乎不辱其先者德自今于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脉連續將百世而永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又將以為劉氏勉紹定五年

十一月癸丑同郡後進真其狀書  
讀至後幅馬融何人乃敢妄擬孝經徒成嗤鄙爾已 葛端胡

真西山文集

劉氏傳忠錄後序二

三

真德秀

大學問義序一

二六

為學之本。

大學衍義序二

12-5-5

其時世改其



者矣。有志者其自勉也。葛瑞調

真西山文集

大學衍義序三

二百四

○○○志道字說

真德秀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鄉。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其仁也。蓋道者。眾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魯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宜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其所以為心。猶果毅焉。生意不存。朽然敗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汝求心之全體也。惟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長必順。以處閭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

之私而害仁之賊也。○私欲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劇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耶。○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已哉。○吾之所以字汝之義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潁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以不吉。○他人者。○必以害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視焉。

真西山文集

志道字說二

解讀之極 萬端詞

○楊端義字說

真德秀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為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予謂子伯氏以端仁為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直未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繇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所當然。○即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為利也。○為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蹠以異。○豈不甚可畏哉。

真西山文集

楊端義字說一

二章上

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說理簡化。○不多著腐語。○醇然可誦。○萬端詞

○呂敬伯敬仲字說

真德秀

永豐呂氏之二子過予於粵山精舍相與講學焉將告歸合辭以請曰其之昆弟名中與仁者吾親之命也中之字曰仲仁之字曰山而各配以甫者友朋之教也吾親之命其字當終身佩之若友朋之所以教則有未之悉者且中與仁之義未若何而區別耶先生為講朋之而更有以字之則字甚予謝不敏而其請益厲則告之曰昔者聖賢言道之極致其目有三而已堯舜禹之授受則曰中孔門師弟子之問答則曰仁而子思孟子之立教則曰誠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竊嘗思之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無偽妄之雜也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偏倚之失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蔽也是三者皆道之全體也

真西山文集

呂敬伯敬仲字說一

二

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蓋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今吾子伯仲之名或以中或以仁其亦假之以善稱謂耶抑真有意於求道也夫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以不知入道之要昔者子程子嘗言之矣曰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敬之中有仁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也吁子程子其可謂為人之切要矣夫中者性之德也仁者心之德也性無不中變易以成之斯有時而不中矣心無不仁物欲以汙之斯有時而不仁矣古之君子惟察乎此故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敬以養之如對神明如臨師保所以全其本然之中也視聽言動之非禮必敬以克之如珍寵雖如去齋賦所以全其本然之仁也動靜相涵表裏交進則天理渾然人欲惛滅自內達外無往而非中

絲體之用無適而非仁矣蓋曰中曰仁萬善之所歸也而敬也者又中與仁之所自立也請以敬之一言而易伯仲之字可乎嗚呼一舍之敬遠非敬也一言之矜肆非敬也一動之躁輕非敬也實未至而勉於名中無本而役於外凡此皆非敬也子歸思其所以名又思其所以字反躬以求之格物以精之謹之於方寸之微而體之以踐履之實若是庶不辱吾字矣若曰假之以善其稱謂而已是豈予之所望也哉

公為人作字說必諄諄以仁義道德為言亦異於世之稱引家世褒述名物者矣

真西山文集

呂敬伯敬仲字說二

二

三



〇〇劉誠伯字說

真德秀

予友劉君夢先始名應則字定甫歲作噩夢有以先登告者遂易今名是年秋采以易學魁鄉選或謂君盍更其字君以屬余余惟聞官六夢之占獨所謂正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所因不同大抵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昔聖賢不能無夢惟其私欲銷滅天理昭融此朕所形亦莫非實高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若夫常人則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情勝擾擾萬端故厭勞慕佚則徒步而夢與馬矣惡饑思飲則茹食而夢梁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獲若主父蒼榮之歌叔孫堅牛之兆似有其寔然而卒以基莫大之禍夢其果可憑耶非夢之不可憑也感之妄故夢

劉誠伯字說一

二百六

也余觀中庸論前知之妙而斷之曰至誠如神夫誠者無妄之名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生之類其孰無之而舉世滔滔率流於妄者以人賊天之辜也故先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一動之微而天理存亡於是焉決豈不甚可畏哉今請以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夫以誠伯之材得於天既甚異而嗜昔之夢既不以科第爵秩相期而予獨憐憐於是者彼之所期者外予之所期者內也然則誠何所自入曰自教人教養所自始曰自戒謹恐懼始昔之君子盡參諸言行以贊其學又進與否也夜者諸夢寐以下其所傳之淺與深也吾子誠能以存之驗然予亦知之而未能至者斯言也非獨以勵吾子且因以

自勵云

不誠前知固非一端況夢尤神明之隱露者乎若夫徒步夢車輿蓬食夢梁肉亦自以妄致妄理更可反觀也葛端綱

文共

劉誠伯字說二

二百七

陳平甫三子字說

真德秀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璣而一未名。聞謁余使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余謂問官祿主有瓊用之於廟祀者也。若琬與璣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其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馬蓋物之備五帝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此人手故欲名其季曰琬。而字琰曰德元。璣曰德仲。琬曰德季。庶幾三子者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以全其美。不亦可乎。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葛端調

真西山文集

陳平甫三子字說一

三

王去非字說

真德秀

始予與九江王君為僚於金陵。相好也。君名遂而字穎孫。予疑其鍾山之別。予從容語曰。子之學以穎曾自期者也。而其字則有取於戰國策士之談。抑何名實之戾耶。君曰。此朋友之命而非吾先人之意也。其蓋為我更之乎。謂因名以制字。因字以自儆。則去非為宜。蓋遂之為言。將成而不可已之謂也。故曰。遂事不諫。然善焉而遂之可也。不善焉而亦遂之。是取過而作非也。予故曰。去非為宜。雖然。是非非之決。豈必已形而後為。總舍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吾先聖以穎氏子為庶幾。以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異時因從公之問。又以此不取過予之失。穎子之所謂不善。豈有可指之病。而所謂過者亦豈有所名之失。蓋其微有動於中。即漢馬冰釋矣。此穎氏子所以幾於聖。又嘗思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則萌動之初。有吉而已。而先儒乃曰。幾善惡何哉。蓋凡物之始。未有不善者也。始焉弗察。則反善而為惡。直一涯吸間。爾故君子之學。必於其幾而用力焉。幾之未形。欲以養之。及其將形。欲以察之。其則隱耶。其羞惡辭遜與是非耶。此道心之萌而易之所謂吉也。推而遠之。惟恐弗至。其可不遂之耶。及是則為人心之動。善之與惡。於是為。今是則遂其善者而去其不善者。此正吾用力之機也。吾子以謂如何。君曰。然。去是十有五年而後。能筆之於簡。為字王去非說。

予非關發理道如此。又何恨於金陵之穿鑿耶。葛端調

三

○ 吳仲本字說

真德秀

余之鄉愛吳君少開豁有大志。昧世俗迫隘。若不足已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舉於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為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於海乎。孫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余尚奚言。孫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為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於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顯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為大。余不為子願焉。

敘述筆力超曠。葛端訓

真西山文集

吳仲本字說一

二百一

○ 孫子陽字說

真德秀

盱江孫居南謂字於予。予語之曰。四方一也。而古者聖人獨惟南之鄉。豈非以至陽之所。在乎。夫陽生於北。盛於東。至南而極矣。陽不極不為乾。若不極不為君子。易於陽之將進。則引而伸之。於陰之將萌。則縮而寒之。善治身者亦然。改過而遷善。克己而復禮。皆進陽消陰之事也。子誠有意乎。則願以子陽為子字。嗚呼。子陽其思所以用力乎哉。子之鄉有南堂先生。嘗字其學者而啓之曰。子毋徒善其稱謂而已。僕請借以爲子現。

老健高古。當是公晚年文字。葛端訓

真西山文集

孫子陽字說一

二百二



真德秀

具西文集

泉州科舉翰士文二

156

上○是○故○場○自○比○而○不○知○戰○聞○所○恃○者○勇○力○場○屋○所○恃○者○心○思○戰○雖○尚○氣○  
倘○有○百○氣○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  
其○氣○獨○恐○心○手○未○條○相○應○況○於○喧○譁○敷○謀○奔○走○損○滅○之○餘○精○神○氣○血○交○  
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雖○與○尚○  
憶○其○少○時○屢○更○較○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  
或○席○他○人○之○胸○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戒○已○安○坐○凝○神○運○筆○絲○思○矣○逸○  
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疎○猶○能○連○收○科○日○其○效○佳○往○蘇○此○今○願○  
士○范○之○士○父○兄○朋○友○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為○先○以○喧○呼○躁○擾○為○戒○則○  
登○之○柏○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為○法○而○士○  
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焉○士○

友之地、尚慮其間或不相察、輒煩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鴟、  
伴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之試院○可使賢雋無文○擯推為樂者○稍知愧恥○萬福詞

勸立義廉文

真德秀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梅雨。思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歲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貸。其為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設請於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為賑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為義廉。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出力。共濟斯民。使無餓殍流離之害。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繇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瘵殘疾。舉獨探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彼卡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真西山文集

勸立義廉文一

言四

以惠郵為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難忍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惟惠郵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計之。無飢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況義廉云者。非捐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耀之而已。於富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能無授。今舉行義廉。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司不計產強數之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違吏監臨之也。價直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况常歲糧食。悉仰勸分。今州郡既立社倉。又置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為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

實心實惠。不啻家人父子相告語。固有斯人。又何憂盜賊哉。葛洪訓

真西山文集

勸立義廉文二

言五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真德秀

故建昌太守徽陵詹侯將堇。箭陽陳師復為之銘。既堇。其孤某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也。銘而又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德者。有鼎彝焉。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耶。然則雖銘其墓可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居。予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墓。師復實銘之。以銘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也。子之欲顯其親。可亡憾也。而真以表為難。然予之於侯。有所深歎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元仲而選於銓也。終吏曰。是宜復為縣。夫仲而縣。世之所未嘗有。吏直選吾將焉。侯獨曰。縣可為也。略不可為也。卒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厘民如在。刺時。歲方饑。振而卹之。尤力也。夫自高而卑。遠而勞。世俗之所甚恥而不樂焉。真西山文集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一

二頁

真西山文集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一  
古也。以其所甚恥。故求所以免其恥者。無不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繇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非所謂卓然異於世俗者乎。益不恥人之恥。而惟好吏之恥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焉。顧卒不得少究其蘊。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侯之可書。眾矣。余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之所難而銘之。所未及也。銘而又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未及。以勸為善者。是亦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寶慶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其述。  
韓象雅健古造 葛端綱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真德秀

其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為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召迪之。於是汲於經學者。彬然焉。出詩書文物。執於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耶。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為月評所推敬者。為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與起焉。宋之金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為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修簡。眾紛致有請於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為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門大訓。真西山文集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一

三頁

伴學較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為善人之歸。某亦將叩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故拘僕蒙。臨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盛舉可法 葛端綱



〇〇〇歐豫章黃量詩卷

真德秀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耶。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中。玉瓚私欲萬端。如聚蟻。如積蠹。壞乾坤之英氣。將焉從入。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未萌。靈襟湛然。真慮冥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真西山文集 歐豫章黃量詩卷一 真

自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負。泮矣而休。與和氣同將。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囊其詩。數百首。謂予於星沙。予時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為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看。暇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換子者。豈獨詩也哉。

名論自是獨得。葛瑞胡

〇〇〇居應之三經

真德秀

餘于居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及百家言。益嘗博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盡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止知我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止不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蓄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畧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儒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所精陰符道德二經。累年然後闕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為之註釋。今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而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為耶。真西山文集 居應之三經一 二

門罪人乎。應之曰。導子言是已。然常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於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圭拱臂。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為之鑄。鑄焉。縲縲焉。然後其實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囊也。韞囊敗而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與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為養其生者。非獨以蓄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光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閑閑焉如嬰兒。不教少。恣為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用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雖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為不同。爾吾儒者。不顧為師。於是守而於他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

康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厭。導引吐納。上蔡取焉。子以為何如。  
問者憮然曰。命之矣。子因采其語。書於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豫曰霞。  
山子云。  
氣所以載理。形所以弘道。安可不寶重之。若不知義命之所歸。而留  
流。辭解無非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則仍為吾儒所鄙棄耳。若端

○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其德秀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為最。銘墓之作。於他文又為最。著作正字二劉  
同為一銘。華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為最。  
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末迄淳熙  
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借如立耳。未於九達之階。後生有所望而  
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借世之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  
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  
時若也。然適足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焉  
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真可為萬世法。而  
歐陽子信為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  
真西山文集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筆勢亦警拔。第端剛。

○對人將監傳慶元黨人家來後改 真德秀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漢劉先主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若復以是名其家。乘馬何哉。蓋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恥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耶。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鵠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因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真西山文集

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耶。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嘆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揜天下之目。如建安真某書。明快不減蔚宗。葛瑞調

○次誠應廟記 真德秀

御儀曹致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戴山柳水之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耶。以其觀之。皇皇后帝。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萃材以蒞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為守也。有功於柳。歿亦祀於柳。蓋帝嘉其功。而昨以茲土。非私之也。靈澤廣惠夫人。生以誠事親。歿以誠惠民。始祠於浦城。而大山。今建處信。衡開。鄉大殆。編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浮水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於焉。后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因之。廣其所准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爾。少山蔡君。栗既誌其事。其源推衍其說如此。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真西山文集

食於斯也。天實使之。而非俞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永永以替云。設意奇典。而文亦特工。葛瑞調



○ 跋黃瀛南擬陶詩

真德秀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甚卑。而其指則本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食士之詠。羣孤之樂也。飲酒求章。有曰。羲皇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衆中史。彌縫使其淳。淵明之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耶。雖其遺寵辱。一掃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羲皇以後。不著年號。為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春春王室。養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樹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弗之察。淵明之志若是。又豈假曠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真西山文集

黃瀛南擬陶詩

二五

黃若瀛南擬作陶詩。優疎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盡道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如其當與否也。藏甫其有以起予哉。○ 跋黃瀛南擬陶詩。原本經術者觀之。故可決其必然耳。或者之評。亦未始非確論也。萬端胡

○ 跋黃瀛南法宜廷對策後

真德秀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於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棋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朝廷有廢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此民有威愛。食肉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至於朝。必不敢為爵秩而欺其君。仕於外。必不敢為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為之也。志於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然推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偽室不可容。時方啟兵端。則曰。大義不可備。僥幸一得而已。他奚耶。推是心以往。仕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民。真西山文集

黃瀛南法宜廷對策後

二五

人凡皆一念之利為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昔陽黃君汝宜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公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昔為窮。俄且死。而不受。今為燕私。虞樂而為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介權倖者。微之也。得位而固權倖者。亦微之也。是宜不其可畏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黃瀛南法宜廷對策後。萬端胡

○ ○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真德秀

然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治官不敬。朋友不信。我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尚焉得為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後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予所以為古者文武之教。不若今之文士。其真西山文集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二首六

垂孤。夫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此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間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滿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敬名堂之意。以遺

明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識見本原。自覺其言左右皆宜。無所不可。此致知窮理之極致也。  
瑞朝

○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真德秀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亮。咨者。自其先世欲做達昌吳氏。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庫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糴。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卿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晤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咀仕衡山。夢君子姓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君子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相繼。無死者。適君之居。獨曰。我家能平糴。以惠鄉里。相親使勿犯。真西山文集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二首六

及亂定。君家廩舍。即暨皆全。皆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閭。世傳以為異事。今於君見之。願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親之義耳。非有所寵幸而為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兇強不道。如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子。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致。懷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宜力最多。用是結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軍都縣。事業殷。暇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仰知君慕其萬一。六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為墓誌。

多乘之家。能歲歲如此。則賢於今日之禁糴與官糴遠矣。有能偕行此法者。吾即以此文似之。  
瑞朝

○ ○ 歐永嘉劉君誌銘

其德秀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名。以匹士單人而能行一方之惠。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戎窟。巷者世無同賓。與唐辟舉士不能令。合組織為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為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復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瑞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文格前道衆龍門諸賢所未有。為瑞調

真西山文集

歐永嘉劉君誌銘一

二四八

書刊西山真文忠公集後

文麟幼讀西山真文忠公大學衍義。私竊議公為何如人。乃所著述盡皆經綸參贊之術。心實傳之。正德丁丑。獲守公卿。即意公平生精神心術之所運用。見諸篇章者。宜不出此。因求公遺集。至正德己卯。始獲於地。官即楊君乾祥所。托同年黃君伯固校正。將欲梓行。未幾入覲。淹旅卽者及載。抱病南歸。遂有乞休之志。上疏終養。卒不得命。復來視郡。則伯固所授公集至矣。遂登梓於乎。文麟守公卿。求之三載而得公集。去公卿復守公卿。又三載而公集始行。公之制作。乃與區區為始終耶。公仕於寧理宗時。抱經綸參贊之術。為時所忌。至日公為真小人。擢片於外者久之。獲召歸。乃舉平日所行大學之義。可以經綸天下。崇贊化真西山文集後序

二四九

育者。以告其君。瑞平乙未三月。始獲參知政事。時公已棄。遂上表乞祠。不得已。授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猶公在朝之日少。而淹留外郡之日多。使公經綸參贊之術。終無以盡於用。是固氣運之使然歟。故識

真西山文集終



文信國公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美髯如玉，顧盼睍然，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累以臺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忤賈似道，又諷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語及國事，愀然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危急，詔論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泣涕，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

宋史本傳

文信國公一

八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詔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家貲爲軍器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是月，天祥入平江，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詔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元，宜中與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伯顏怒，拘之。偕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濬等十二人夜入真州，苗再成出迎，陳興復計。時揚有脫

歸兵，言密遣二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在揚，遂疑天祥，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乃東入海道。遇兵，復還堵中，得免。端宗未立，天祥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尋以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元將李恒兵猝至，天祥引兵走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孫杲、彭震龍、張汴、鞏信俱遇害。繆朝宗自縊，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及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又明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

宋史本傳

文信國公二

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歿。十一月，進屯潮陽。趙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歿。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歿。杜濬被執，以憂歿。林琦、張唐、熊桂、吳希、與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歿。惟趙孟潔何時，陳子敬遁。唐拭之後，與林之後，濬、範之從子也。天祥見弘範，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爲書招張世傑，不可。索之固，乃書零丁洋詩與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至蒲天



祥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丞相博羅欲殺之元主及諸臣皆不可  
元主求才方急遣南官王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  
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績翁欲合南官留夢炎謝昌元等十人  
請釋天祥爲道士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何地事  
遂已天祥留燕二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知不可屈議釋  
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卽刑天祥從容謂吏卒曰吾  
事畢矣南向拜而歿俄有詔止之無及矣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  
而如生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  
宋史本傳 文信國公三

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大山先生文集序 景泰六年作

古今論文者金曰觀文可以知人夫文者言之精華而言則心之精華也  
心之所存存邪正則發言爲文有純駁而人之忠否見焉故讀出師二  
表而知諸葛孔明之忠讀天門棹辭一詩而知丁謂之不忠卒之弊如  
其言信乎人不可以言而觀然較獵長楊等作雖工且美而其爲人終不  
能無可議又若難觀以言蓋必心有定志則言有定論而後見諸行事  
有定字觀於宋丞相久山先生可徵矣先生負素傑之才當剛大之氣  
而求之以正心之學自其少時游學嘗見鄉先生忠節祠慨然曰沒不  
如後居已而值時多艱諸路勤王先生林林總總江上曰樂人之樂者  
文成山不集序 韓雍序一

愛人之愛食人之食者以人之事其心蓋已有定志矣志發於言而爲  
文其詩辭序記等作或論理敘事或寫懷詠物或弔古而傷今大篇短  
章宏衍鉅麗嚴峻剴切皆悽一爲愛君愛國之誠直濟恢復之計至其  
自警盡忠大節之言未嘗輟諸口讀之使人流涕感奮可以想見其爲  
人其言可謂有定論矣惟其志定論定故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盡心力  
而爲之艱難險阻千態萬狀不憚其勞不易其心既而國事已去彼執  
久繫挾之以刀鋸而不屈誘之以大用而不從卒之南向再拜建寧就  
義以成光明俊偉之事業非其守之一定不移能若是乎傳曰有志者  
事竟成又曰言顧行行顧言先生有之而視世之靜言庸遠者異矣宜  
其文之足徵而傳世也雖然文章傳世以其闢世教也使無補於世教

雖工何益○今斯集也○傳之天下○後世之人○爭先快視○皆○知○事○君○之○大○義○  
守身之大節○不宜○以○成○敗○利○鈍○而○少○變○以○扶○天○常○以○植○人○紀○以○沮○亂○俗○  
賊○子○之○心○而○增○志○士○仁○人○之○氣○其○於○世○教○重○有○補○焉○故○予○因○此○感○而○使○  
陳○价○維○藩○請○序○以○編○次○之○錄○不○辭○簡○陋○而○書○之○蓋○將○以○為○同○志○勸○且○為○  
天下後世之為臣子者屬也○姑蘇韓雍永熙撰

又文山人集序

韓雍序二

二

文山先生文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快麗雅○篇句脫誤○歲久浸漶○幾不可讀○中  
丞德安何公○通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令○復表章劉郡先哲  
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元翰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緝○整  
類剔訛○出義塾選良梓○刻將半○致中丞之命○於洪先○俾序所以按刻之  
意○嘗觀王子論北宮甄孟施舍之養勇而有威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  
蓋祖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愚氣者也○猶有為之○而者○  
以主於中○矧其進於老者耶○洪先於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詩與書○  
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而邊  
遽起○奮力主選議○肯應詔數其罪○乞新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改  
又文山文集序

羅洪先序一

三

洪州瑞自罷○屏國故事○以館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用○又上疏求罷  
自知瑞州轉江西按察司為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為福建按察司○即又連論  
罷如江西○而己而權學士院○革制作貴似道○崇臺臣勦之○罷其少監及除  
湖南選判○又論罷之○後外錢著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常  
其亦入朝著○非有與革熟大之憂○而國事它屬○又無臺諫糾制之權○其  
言與否○宜未有繫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謫○皆緣往回  
顧而改步○三已不恤○古人難之○今羅而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於六  
七志愈堅○氣愈烈○會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為之○所者矣○且始進  
而進○休○當歲年而甘退○履日為猖狂而不辭○置之危地而不改○彼非  
異人之情也○亦曰為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委相持而不使其直

遂者勢也。吾屈勢而達心。耶亦求以自盡耶。是故事。寧無成。不敢隱。以諱言。寧不用。不能親望。以全身。寧終廢。不欲玩愒。以克任其必。為必不為。欲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秋毫無所望。或先生之平生也。今觀其文辭。瑤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汎乎如渚。鷗之忌機。械。陳乎如巨。劍之隨鋒。范。至於陳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偶得之。者哉。及其驟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相出萬。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收三百年義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滅。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為處成之難。古今未若是。烈者。不知其履。羅而不悔。為之者。誠。豫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廢。以者。火。火。山。火。集。序。二。羅。洪。先。序。二。

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見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為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為知。論世矣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履。羅。夫惟求自。盡而不免履。羅。則知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蓋有大不得已。而非先生。所願。則矣。非所願而必。豫為之所。遂知其不免。而未嘗少動。古之知所。養者。蓋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其思有以豫。待之哉。洪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嘆先生之難。將於世道必重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歟矣。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二月望後學古水羅洪先頓首謹書

文山別集序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自述。世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間。皆於是為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法然。淚下。裂眦。扼腕。思。其。元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所。其。其。盡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斯知於世。然而仁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皆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盡。言之。何。絲。以反乎。人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伏。火。火。山。火。集。序。王。守。仁。序。一。

即以此言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有以傳。是又與人為善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述。蓋猶於斯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遠也。先生之族裔。今大僕少卿公宗嚴。將是集。屬守仁為之序。守仁之。為。廬陵也。公之族兄。永隆。命其子庠生。繼宗。嘗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餘。而不忘乎與人為善者。即之裕也。致自棄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斯知為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彰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前已。陽明王守仁。集。



文松相傳序

宋義士三百年，得人之盛，扶唐漢而過之遠矣。威時忠賢雖遠，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徒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而欲舉其已墜績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超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誼，何陋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為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遂於淮，振於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皆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先明俊偉，大文山先生集序，俯視一世，顧庸敢標將之士，不知為何如也，惟此志也，雖與萬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義士之功，者公一人耳，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由登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別岳中，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指南錄，公甫集，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評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慷慨，惜京師故老之不見及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士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也，正統改元十二月朔，恭議中書省相堂許有壬序。

原缺第七葉

大文山先生文集選目次

吳郡葛 羅端調甫序次

弟 葛 剛安調甫 全訂

集序

韓維一首

羅洪先一首

王守仁一首

許有壬一首

制宋

御試宋一道 有題

大文山先生集

目次一

上書

已未上皇帝書

癸亥上皇帝書

奏劄

輪對劄子

尺牘

與孫子載

與歐陽吳齋

與吉州修知府元德

賀養書樞密江端明書

記

賴州重修嘉濟廟記

序

忠孝提綱序

壬戌童科小錄序

指南錄自序

指南錄後序

題跋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跋周一愚負母圖

木末小集

目錄二

九

跋趙升英談命錄

歌

正氣歌有序

文山集目錄

文文山文集

○○○御試策一道 有題

文天祥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隆，天以澄著，地以清醞，人極以昭明，何莫繇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理，繇修身而治人，繇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隆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傾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心疑焉。予大夫明先聖之術，或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

文文山集

御試策一

十

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敘，四夷來王，百工熙我，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察察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為而昧，會何為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象，以政疑民，以禮疑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使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抑，道不同歟。及大六典建官，益為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哉。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汗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朕乎無以議為，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雁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為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風

與夜寐靡遺庸寧通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海移民生寡運人  
才乏而士習淳國計殫而兵力弱符澤未清遺簡孔林豈道不足  
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微今胡為而未微  
然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予大夫熟之復之勿微勿遂以  
副朕詳定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履常之久常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  
三紀於此矣臣等鼓舞於奮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  
意得來道於陛下之度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  
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通化化之成之時  
洽政治之候而方歎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  
大文山文集 御試策二

大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為陛下  
陛下誠哉聖問馬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  
上下四方之宇往來古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  
之轉移開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德於深淵  
未明未琢之天常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  
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轉而為  
人心之仁義禮智則柔善惡則乾道成易坤道成女亨通間生生化  
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為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  
不息國道之不息者為之陰人亦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而為之而為繼絕學人

此一不息也克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克之而  
自精神心術以至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  
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  
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  
辟國有號為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者之鮮也雖然  
不尼之以黃老知義矣而不不能不行之以多欲知者之鮮也雖然  
不能不盡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百年間牽補過時祭漏度日毋恆  
乎無以議為也獨惟我朝式克至於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  
祖之心會統祖之心以恭帝王之心恭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  
下不貳以二不恭以三恭乎天運實爾神化此心之天運分闢其無  
大文山文集 御試策三

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美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  
天機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固計  
力之未甚克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胎育肝之憂者尤所不免然  
行道者殆無險也邪臣則以為道非無險之物也道之切化其深也  
不可以為迂道之險教甚速也而不可以為速紐天之命於積不已  
地之所以為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傾力行何如耳馬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遷責其德之為迂且邪  
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矣臣近事言則責躬之言  
而除而旋霧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辨建明之語一傾而  
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辨建明之語一傾而人才士習稍



厚○招○填○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力○精○精○充○實○安○吉○慶○元○之○小○後○福○  
○水○之○馬○功○無○非○愛○動○於○道○之○明○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必○淺○也○  
○耳○速○教○耳○指○淺○教○速○教○而○道○以○為○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  
○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有○德○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忽○也○  
○也○陛○下○儻○自○其○不○忽○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  
○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為○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  
○為○四○十○年○國○室○刑○措○可○也○雖○充○而○為○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為○  
○小○世○過○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  
○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封○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  
○極○太○極○之○妙○而○曾○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順○而○實○不○  
○文○文○山○文○集○ 御○政○策○四

外○仁○義○禮○智○則○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清○澄○人○極○以○昭○明○何○莫○臻○  
○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縣○修○身○而○治○人○縣○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  
○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  
○而○不○可○易○然○功○化○有○侵○深○遠○效○有○通○遠○何○歟○朕○以○宣○味○臨○政○願○治○於○茲○  
○歷○年○志○愈○勤○道○愈○速○宜○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術○咸○  
○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康○有○以○見○陛○下○遊○道○之○本○原○  
○道○之○功○效○且○疑○而○贊○之○臣○等○也○自○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  
○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不○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分○而○言○之○  
○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自○請○遊○道○本○原○  
○范○范○湛○與○洪○ 澤○澤○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

人○心○到○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  
○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冲○漠○無○  
○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  
○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  
○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實○顯○微○萬○費○  
○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我○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無○  
○道○而○非○水○天○下○無○彼○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  
○澄○若○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州○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  
○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臻○斯○道○也○一○日○而○道○息○  
○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  
○未○文○山○文○集○ 御○政○策○五

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  
○欲○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發○立○不○息○之○體○則○本○  
○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發○立○不○息○之○體○則○本○  
○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為○  
○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  
○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如○中○庸○大○易○之○  
○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  
○不○息○中○庸○之○道○至○於○博○博○淵○泉○上○天○之○載○無○終○無○始○而○聖○人○之○論○配○天○  
○地○乃○歸○之○不○息○則○久○宜○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  
○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悠○無○疆○者○一○





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誠日善乃世樂之乘陰不息而聖人之所必綱  
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為不息焉俗非結絕之淳也治非盡象之古也師  
不得不替候不得不會民不得不疑之以政士不得不疑之以禮內外  
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  
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  
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  
何其遠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勢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為適也  
始於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為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  
之兢兢業業之兢兢業業即禹之兢兢業業之兢兢業業即桀之散於  
王之無戒成王之無遠何莫非兢兢業業之推也道之散於

文文山文集

卷八

文文山文集  
宇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  
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為遠而王者之為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  
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  
曰自時厥後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  
功化證效而且為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思則天息則人不思則  
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高使稍有道  
道之心則六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運以制人而天反  
為人制理不運以御欲而理反為欲所御陽明不足以致陰濁而陽  
明反為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  
唐虞三代也歟雖是為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為知道者矣漢

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  
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為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  
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  
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  
是以開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危之以黃老則雁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  
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  
不能元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盡之以近效則紀綱  
制度曾不足為再世之惠蔣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  
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行隆之分數亦係於  
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為道之累者其大有二  
文文山文集

文文山文集

卷九

文文山文集  
一曰操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  
說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累端異之也武帝太宗之心操伯累之也武  
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  
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隨閣門之恥將相之諄末年遠東一行  
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操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  
語常久不息之事者為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  
君子臣者之道待天下而弗錯錯彈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  
操伯矣使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固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  
駁駁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開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  
帝僅得為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併提帝王為帝乎武帝太宗累端



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為構霸所累而不能不累於其此  
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術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  
證效將超漢唐數千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抑化裁推行  
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與乎為通之驗也  
臣聞天災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盛之也兵力之弱國計  
之也庸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  
帳歲月之遒邁亦欲以少見吾通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誤人意八  
者之獎臣知陛下為此不滿意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  
請得以熟敷之於前何謂天災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聰  
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為喜怒者也  
臣伏願陛下

御試策十

二十

照寧開大早是時河決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直民困以飲且四陸  
下而征北伐皆以謀捷之圖表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同朝皇  
皇不給之狀為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而乞且飲焉之  
罪上為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聞不覺其感極  
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為今之民生何如耶今之民生困矣自魏林大盛  
積於私貯而民困自達章通天類於營繕而民困自助聖見於嚴家  
巨室而民困自和雅不問於開闢下戶而民困自所小官嚴其親吾  
民如家雞園豕惟所咀噉而民困自所東南民力竭矣者四端並陳  
不見是國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慈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  
小乎生斯世為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後已

洋鋒錫日夜思所以新伐其命服者海海時是然則曉會新瑞發  
期月祀於木星頒為石以立土而地靈之變無怪夫晏嘗不一書也  
而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  
而弭矣何謂人才之士習盛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勿之所  
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  
以厚士習為先務學校則必欲崇經術漢卿舉則必欲兼行統其  
欲不取險怪之劉牧學校則必欲崇經術漢卿舉則必欲兼行統其  
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通防水利等務使學者固其名以求  
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  
也上厚學薄農閭閻人才遂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為今之士習何如  
大才山主事

御試策十一

二十一

科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灰於  
時好不震於有司皆俾熟復焉及其長也則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  
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此父兄之所  
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  
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已失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  
其為卓卓黃白之氣一氣節已失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  
之何責其為汲黯望之奔競控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起附之貴朝之  
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習俗之  
應靡靡俗清茶酒欲濁澤橫流惟是降來乘與之熱萌穠穠牛羊豕  
斤相尋之術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

臣願陛下持不忍之心○急求所以為士之道○則士風一薄○人才孰繼○  
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索高  
麗淮南兵○司馬光言○遣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  
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顧操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  
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  
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  
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渡歸而併荆兵○以城襄  
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添於漢水○而襄樊之兵○又抽而實荆  
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人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  
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  
不弱哉○伏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  
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  
司無財○自歲幣銀絹○未聞有盡一策○為軍食計者○是則弱兵○而人未  
免於貧也○陛下自肝膈○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親祖積儲  
帑○以易敗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聞○  
宋史○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騎乾粟○餉餉糧費○於兵者○幾何○而  
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滿危也○列寵雲也○樵薪費○於兵  
者○幾何○而蠶桑蠶衣○金飾翠宮○度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奉○月給衣  
糧○資於兵者○幾何○而量珠璣○玉倅寵希恩威○晚之費○則滋陽也○蓋天下

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乏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  
耗○耗而無益○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忍之  
心○急求所以為計○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精○是而可強矣○何謂  
寇之擊○盜賊同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公冠洞庭連勝○數郡大將王  
璘○不能制○時偽齊張瑄使李成○擒楊公○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  
惜置上流○已而李成擒楊公○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為中國  
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而其起也○必  
劫外之偏盜賊○而至○於通虜○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固  
可畏矣○然而通我蜀則蜀帥策源水之熱○窺我淮則淮帥委振揚之既  
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校止之○然使之無得乘去○則中國之技○未為盡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道雖穴之者  
數年○於茲○風聲鶴唳○一掌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為越浙計○然而未能為  
短於舟楫○在水權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水沉寂○而浙  
右之湖海潮湧○驚區區扶隼○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者○皆  
以為此寇○出沒倏忽○往來奔命○如飛○運柁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  
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元木柁金山者○以此我之舟師○不  
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及挾之以制我○不我甚矣○萬一或出柁楊么  
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  
山東應既○有司會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五易安知  
無為其耶○道者一夫公岸○為事危○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與



御試策十四

20

御試策十

10





韓猶得○以折李憲之機○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  
淵○曾觀○蓋君之氣○仲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之○今陛下之所以為氣  
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割○是以直道  
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  
海納汗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我謂比年以來○外延議  
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悉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  
勤○即貼而小小○予奪小○小股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廟廟上煩  
詞傳而小小○小糾劾亦且宜論不已矣○其甚者○意涉區區之私○瑣  
論○侵損○瑣瑣之細○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鼠輩而陛下以身庇  
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鐵臺○更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旬

御試策十八

六

此○且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  
事○晚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  
諫之勢○日橫為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領身下士○寧以  
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廢何如也○案何不知弼之意○反督人君以厭  
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付開置○看詳理詰○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  
家○其後即浩陳瑤去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歷  
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前臺○島府中如  
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通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之  
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既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雖教之遲速○而若有大

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  
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  
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之○難○端○毫○髮○不○動○於○清○之  
所○謂○功○化○幾○効○可○以○正○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  
未○有○除○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為○陛○下○獻○膳○下  
窮○炎○之○狀○僕○於○是○而○加○三○思○則○漢○帝○王○執○漢○唐○孫○此○其○階○也○已○臣○賦○性  
疎○愚○不○識○忌○諱○據○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能○知○其○言○之○過  
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魚○度○議○論○作○用○較○之○陳○龍○川○上○孝○宗○書○同○異○優○劣○若○何○請○者○試○一○辨  
之○言○而○謂○

宋文公集

御試策十九

九



○已未上皇帝書  
十一月吉日勅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書於皇帝  
陛下臣介疎賤適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  
臣於其間蓋嘗感歎奮發以為縣令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  
下國家之故懼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  
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  
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近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敬奉表以  
聞伏蒙聖慈許臣請拜閣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  
烽頻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  
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瀝宸翰誕布詔書  
文文山文集

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  
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廷謝關度兩請紛奇為之哽咽下  
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衆人也使於此時泯泯嘿  
嘿上負陛下內負帝表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報奮  
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乘衣拱手以難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  
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搖搖固猶未至  
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千宗社陛下為皇皇松救之謀不得不  
做馬上治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飽飽於下君臣之間不  
可謂非日計軍實而中散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

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攝劄出奏逆容不諭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  
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析國之說施尊主庇民之德當  
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  
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  
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授寸陰可惜使宰相  
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撥發務豈不有  
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晏或論事至夜  
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  
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必事遂廢陛下英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  
中擇一六殿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非可  
文文山文集

否於其間眾議惟允則三省盡時施行上下如一卻命虛席之閒必將  
有起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係  
耳如近者重臣建閣之事方帥海門隨遭建都甫鎮建都又進上饒布  
置變換如奕棋然仰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皆盡之如此小者遷徙之  
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  
臣熟議其人備其職其人任其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今其而  
後發如此則親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疲憊人知其命出惟行則  
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  
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  
器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牘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



己未上皇帝書三

• 2

已於上集卷五

11

補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賴隸之立一鎮於義  
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  
官史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  
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兵上供諸色案名盡予帥府交  
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察弱而不  
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  
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  
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表其氣勢當自不  
同彼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之法其末皆有弊所  
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為方鎮之偏重方鎮所  
以救郡縣之積弊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  
任不待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旦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  
數人之沈鸞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閒文移  
不至於太繁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給而不至於重運而不易  
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  
也尚何憚憚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  
端而其節月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道法也  
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病行之中此亦  
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為  
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而止其

藉於官又從而要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  
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佳遠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  
隔鄉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以  
守望至其日也推牛醺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編為之伍  
一匪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斯而已  
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為措置當有如何措置  
所言者然其所謂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  
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  
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肅突如其來彼  
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棟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  
文文山文集  
而未始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始知備禦攻守之方  
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時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惟官則無  
以給也而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  
百人此偶然之一日能解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培兵之  
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意  
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英若俾為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凡  
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  
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組織可以備兵食見存之  
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







固○一○獎○前○月○之○弱○矣○惟○陛○下○契○計○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  
 有○致○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歟○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固○  
 終○不○可○動○繇○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  
 汗○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為○自○立○矣○  
 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款○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  
 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  
 之○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之○事○  
 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為○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  
 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積○素○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  
 不○清○共○之○意○夫○今○日○之○猶○亂○請○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魏○焉○請○共○者○

何所傾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  
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曆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  
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絕冠八室。謀危國家。甚至  
今日。遠近為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為聚歛之  
過。而聚歛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為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  
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酷威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疎臂  
聚歛。招集奸凶。為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  
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簡然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  
天下計者。不肖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  
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

國家之大不可以言。倉。倉。自為也。彼之人。居思以害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歛之術。熟猶繭絲。自繭絲。係陣自。保障何。物利餘。為謀不減。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為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術。不可為。陛下問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秤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歛。新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彞。朕。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藉。民財。以入。修。內。司。必不妄。奪。民。產。以資。却。監。必不。諧。債。而。固。以。布。中。外。貧。賄。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污。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偏。置。私。人。如此。則。彊。禦。格。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紳。玷。於。節。鉞。

以不覺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否致  
 顏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然過於天地負媿於  
 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  
 於真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憐於志鏌鋣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  
 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真主  
 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忼惶陛下爲中國王則當守中國爲百姓  
 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  
 弱也陛下下外薪以厲其勤研索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敬懼竊逆无  
 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  
 陛下爲六師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  
 已未上皇帝書十二

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厲。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輟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而獨區區以此為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室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

六文山文集

己未上皇帝書十三

三

助。身更操。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狀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劣功。何敢引亮為證。願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泥波漫則補難無涯。臣死正自無日。與休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崇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執若犯死一言。感怡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事其休榮。寧死之中。又有生路。

此臣所以齋浴涕洟。望闕懇惓。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頃越震懼。謹將私室。以候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某昧死。百拜上書。上不報。未幾。除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歷公事。規摹伎倆。盡數說出。觀此文。知非忠義之氣。充積於中。苟決不能實。心任危難之事。萬端訓。

六文山文集

己未上皇帝書十四

三



○癸亥上皇帝書 文天祥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秋肅來學  
天賦樸忠遠達聖明早應親擢已未之夏陛下延策多士記憶微臣俾  
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其冬實來行禮  
適值寇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衡且破於時京師之勢危如綴  
旒上下皇皇備請還幸臣得之目擊惶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  
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行爲極於檢士之聚歛而恤壬用事則主於  
董宋臣至於還幸一事宋臣張皇慶分尤駭觀瞻事勢至此死且無日  
臣志憤激發中關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恭奉之若指陳  
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幸雖不付由施

癸亥上皇帝書一

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幕從欲與初又寵綏  
之臣嘗以爲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拘囹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育  
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常恨未有一日登天地之造前冬誤辱  
收召共以館職曾未幾時道之以著廢寵之以即省臣之恥數於明時  
者益以過多共惟聖德日新親無閑事臣得從事於藝志悉科舉以無  
忌諱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終續報狀宋臣復校內省職事臣當  
款崇日不遑軍嚴繼傳那批清界嚴張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  
員講授實維斯即此人者乃爲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而  
日以立朝況可與之點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汲念茲故  
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常於可陛下未嘗不行

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爲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

臣之表而奉德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侍養御者終始之  
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爲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  
嘗觀龍大淵華用事周必大言之翼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表極言  
之言者日以成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爲之少衰孝宗豈非諫者我聖  
心寬仁未忍有所加也此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呢  
呢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疎无或以坐罪廢英  
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  
是法於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  
經幾大禍亂幾大驚危結重新整頓功業遂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尚

癸亥上皇帝書二

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固匪正  
人且夕承炳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出勢慘毒不可嚮通陛下蒙  
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  
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宵死先為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  
惜之意未即加罪也而縉紳崇較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  
始豁然大悟奪其太阿屏置畿郡中外鼓舞歌誦威德且安謂陛下之  
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  
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秉天地冲和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  
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  
得以生也於覆載之內尋常之旨未幾朝請之命成下今者又使之

內居要地。日月星辰。惟至聖為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默臣嘗聞大儒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孟子則無私。故能好惡人。蓋專以博愛  
為仁。哉。漢唐宜官之禍。其後至於溺。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  
若一念之不慎。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既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進尤。往  
事上清聖聰。獨為方來計。則娶緯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  
上。孤雛腐鼠。亦何敢晝夜號少。作端息其人心。性殘忍。不肖所宗。  
竊恐復用之後。紛綽肆張。植根既深。傳種益廣。不流之禍。莫知所屆。近  
者陛下親製十四規。丕我聖謨。為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為小  
故。無與於貽謀而潤略之哉。宋臣之為人。臣實疎遠。亦安能以盡知之。  
大夫小太集

發亥上皇帝書三

吳

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閉卷。無小無大。報以董闢羅呼之陸  
下之左右。使令亦眾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婦。則豈不  
而自至也。哉。陛下母以。其退然。謹慮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  
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為己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  
役於主人之前。亦未嘗不。一。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  
陛下體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  
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  
牧。而。成。命。別。選。純。強。者。而。改。吳。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  
於。以。厭。人。心。之。公。於。以。示。來。世。之。法。於。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今。開。金  
史。疏。於。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實。何。人。敢。上。封。章。以。仰。及。於。萬。衆。

之所親信。此。燁。城。木。自。速。蓋。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  
操。糊。口。坐。取。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  
大。哉。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樂。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  
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跪。辭。以。去。忘。其。嬰。鱗。不  
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  
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勅。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  
命。之下。臣。無。任。望。闕。瞻。天。歎。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昧。死。百。拜。上。書。不。報。  
百。鍊。之。金。可以。繞。指。惟。其。精。純。也。此。文。似。之。葛。瑞。朝。

大夫小太集

發亥上皇帝書四

四七

○ ○ 輪對劄子

文天祥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無涓埃補報天地  
陛下龍飛遐運移忠以事聖明永膺乃心臨鑒在上此者臣來自外藩  
待罪成監陛下親御宸筵進之經筵臣學殖凋蕪循牆無路自入侍從  
履切見天顏粹穆聖性謙虛雖如艸茅之愚時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  
既得以愚數於前矣微當轉對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闡天下治  
忽不知報固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  
理而常是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  
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人物而察之然後  
世與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為不可者

輪對劄子

文天祥

小臣之則問安危大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之必焚如食堊之必  
盡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違於理者亡所貴乎帝王之  
學惟能不悖乎六經無偏乎其大義而已為乎聖人所以為萬世慮者  
豈不其智所以為萬世慮者豈不其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  
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為尊者以靈其宗為天下  
笑者書曰乃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  
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又  
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葡萄天馬甲帳翠  
被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祖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要生人  
不被至治之澤泰至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遺戒者相望史冊聖

人立為大經大法以幸萬世毅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與  
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張朱始大開明如朦斯蒙先皇帝表章四  
書尊禮儒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穆考之所稱焉理宗陛下  
親得精一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斯道斯民解脫千載先皇帝  
欲為唐虞三代之治殆留與陛下使了此事臣觀陛下自踐祚以來畏  
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體羣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學今朝  
廷清明宮府肅一大法小廉同題願志不可謂不治矣然臣切怪去年  
寒輿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雹見妖近者積陰為害皆  
名器微漢人繼開之學必謂一證主事臣不能曉此但即其影而想其  
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也陛下猶有當反之六  
經乎

輪對劄子二

文天祥

臣者年陛下日御經筵正道正言嘗接於耳而又內庭不廢親書傳曰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陛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察切  
已省察每誦一義善可以為法即驗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每  
說一事惡可以為戒即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否則慮其所  
終行則備其所教豈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  
下之大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主張道統  
之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  
日之間亦未至即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萬事之幾自此而也故撥乳  
本塞禍原無一息不常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其學純正其言舒雅宋人奏對之大可法也



○與孫子我 幸與從弟從事

大天祥

其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地而為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屑屑於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修齊之學。悉皆在焉。法焉。小弟肩項相齊。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簡束故修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其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屈致之私。聞當致棄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積有聘。謹肅將以前。并令二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古意嚴肅為師者可以知懼 葛端調

天大

與孫子我

五

○與歐陽吳齋 得星士朱斗南

大天祥

某尋常於術者少所許可。而江湖之人。登門者日不絕。彼誠求絕。於吾徒之一言。吾徒誠問其衣食之皇皇。則來者必樂。是故不暇問其術之真何似也。先生之於應酬也亦然。今是書之作。為一星士姓朱名元炳。字斗南。號月窓。則非前者之謂。是誠有取於其術矣。斗南者。水文昌鄉人。去吾里三十起田間。談命高妙精絕。盡查同說。試以百十命應對如流。而人品之大。染皆不差。異哉。斯也。問其所得何書。則嘗汗漫於十家。而其末也。會歸於李吉甫林開之說。吉甫之書。人多有之。以其深而不能活。若林開則人未有得其本者。也。斗南會二為一。而又以所得數十家者。開出而證之。斯其所以獨步也。某既與之訂正二書。又請之以見意。其別也。欲詣門下求品題。某告之曰。先生品題甚易。至之日。為先生請十數命。某也如此。某也如彼。為先生鋪陳之。即先生疊疊。置惟品題。先生心肯。轉相汲引。即予命通矣。斗南曰。諾。授其中欣然。殊無他色。他人從從得先生。增多矣。未有如斗南肯以術而取先生之知者。也是書也。某何為而不作。事出專白。故不他及。指骨堅峻。寫諸慶亦露峯。後 葛端調

天大

與歐陽吳齋

五

○典吉州學知府元德

文天祥

其平居一履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念朝廷為李祕丞諸公  
有請特發諸項撥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  
施仁發政朝廷甚感惠也故茲恤惠鄉曲諸公甚感舉也承流宣化切  
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若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  
贊歎伏承不邱持育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  
縣潤狹分撥米款如發糶之宜只依元雜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使  
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  
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為此計  
較恐未深必至多事此惟當裁責之八縣宰宰若親民若其以實惠及

典吉州學知府元德

文天祥

人為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旨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  
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為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  
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遠道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  
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  
給以數紙熟察所屬環府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曆中結錄稟請選  
書表司往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為宰者得依時稟承其  
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開里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  
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一對  
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雖此若官見焉持重

○贊善書樞密江瑞明古心

文天祥

其夏五之月伏從下土切聽朝命共惟天子蒐選共儒布滿侍從而先  
生以海內達尊居然冠文昌之首僕自惟念正人登崇天下誠幸誠賴  
不敢以州野自疎報奉狀以為斯人之慶記史登錄及微為私悅欣  
喜莫可涯涘山澤遐遠典廊廟本不相接一日聞卷風傳歡吹則謂先  
生以某日踐政地恭樞密主上聖明君子終為大用莫不舉手加額以  
為共相天子活百姓遂在旦夕以一方推而攷諸知惟欣交通人情莫  
不皆然人望有所宗而斯民之舉猶小於直道僕為之舞之蹈之中夜  
以思不能成寐大以穹壤之大人倫之衆而先生之進大夫士庶民皆  
欣欣然相告如其父兄親屬之得用將有所利預於己者此其心豈千

文天祥

贊善書樞密江瑞明古心

文天祥

金之所可得而家至戶曉所能同我朝先正得此氣象惟前范文  
正後有司馬公范自建府以來以言事頗勅中外後來出帥西邊八班  
兩地岩穴之士慕下風而望餘光益皆延頸企踵以庶幾其一日之為  
相司馬居洛中十餘年當時兒童婦女識與不識號曰司馬相公元祐  
初衛士之盛注都人之避留其所錄來者新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  
公得經世之望司馬公得救民之望皆恨士大夫所以積望於平日得  
望於當時蓋幾世幾年而後得此二公有以厭服天下之心則亦動時  
人之耳目而范公不及用司馬公不及盡用天未欲平治天下其如  
之何哉今先生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動中朝後以氣節風上  
告人主之知而下為四海所傾慕則先生都范馬之望按一躬為二公

之後又見我世年而後得天下之所以青望於先生者其為細微  
見也與秩終而甘同州本俱腐者同日而語我方今而有判焉  
送離而江淮與強敵為隣強兵富財之道無所於講主上不得怡宰相  
以為憂其顯望莫過於此而學士大夫利相擬議痛心疾首以為方來  
無窮之變伏於不足慮之中而致於不測而不可禁者其幾尤切潔潔  
天下無事則代天理物之地猶可從事於牽補架漏以庶幾不至於敗  
缺不幸搶攘憂危之間倘非碩德重名積乎於人心一日舉之以民  
望則鎮服危疑收拾渙散精神氣勢未能一旦動天下之聽也今當  
身定大亂莫安方極不敢自以為功而方嘉與天下之賢者共圖久安  
長治之策先生從容於廟朝許謀於帷幄則當撥所必除陰謀詭計  
文文山文集 賢書經義江端明古心二

不能或之先也惟侯所以舉代於平陽茂弘所以深器於安石其為天  
下家計者甚悲豈曰身為功業而已哉則夫先生之一身其關係於  
世道誠重且大而閭閻之內父子骨肉私憂過計以為脫有倉  
卒則以寄命而幸全者非先生時依然先生之望近世以來絕無  
而後有將范馬不及為之事先先生將來難欲逃之而不為其亦何  
以謝天地神人之所期哉僕鄙野無遠道又執方不通於世修問之書  
每視以為甚重而未敢報發其於先生獨憂憂不依自天下之公而言  
則僕之嘉談樂道與人情若不相遠自一身之私而言則僕誠何人而  
辱先生特達之知此其所以中我行墨樂為四海誦其情而不自覺其  
階且資也伏惟先生少垂察焉○風雅疏暢自見最疑若蘇軾

○○○賴州重脩嘉濟廟記 文天祥  
今天子咸淳六癸太宗承權侍左即寧寧帝應被吉知賴州賴地太為  
俗舊山寬而田狹俗舊故易以謀田狹故易以飢侯未至以為難將至  
以為憂乃七月下車膏雨霽流嘉氣集民黎大和四郡以寧侯悅其  
所從來也百姓歌之曰我土沃濕黍稷充實我侯神之德我侯神之  
德也父老相率告於庭曰州之東有廟曰嘉濟自秦漢以來血食至  
我民司命匪神其孰尸之侯恤然曰我何以得此於神我抑神實德我  
我其有不致力於神也肅遠正乃潔牲檢展起詣廟以謝以祈既竣事  
周視庭宇不遺於宇始建議營度刊木於屋浮竹於津殿材既堅厥工  
文文山文集 賴州重脩嘉濟廟記一

惟時植杞文什微去庫陋備力奔走成勸於事堂皇言言耶庶庶嚴有  
門秩然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備王宮皇皇亮亮衣祠既  
畢則以其餘修道達以便來游者葺二浮梁以便絕江者錢奇二百萬  
粟奇二百碩志出侯所節縮故侯成而人不知明年四月侯除荆湖南  
路提點刑獄未行栗布在市黍麥滿野雞犬相聞遠近於侯表侯去視  
始知如一日焉百姓復歌之曰我侯之德我侯之德我侯之德我侯之德  
私田有稻梁野無干戈微侯之賜胡以室家慶舞仙仙伐鼓淵淵何以  
報侯萬有千年予時卧山中州從事其末末未屬予言其事予按然法  
能樂大焉則祀之儲擇大志則祀之律之為聖昭昭矣謹敘於下官納  
諸廟門為記○此祠廟祀之與世然神神德德也



大天祥

五

文天祥

五七

指南錄自序

大天祥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早于  
 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運三宮分二王於  
 關廣元又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  
 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亦  
 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  
 脣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即引軍來攻以兵屯檣木教場城中兵將官  
 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  
 魚肉之憂會使撤交北約富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  
 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

文文山文集

指南錄自序一

共

舌動也二一日至高亭山結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  
 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呂帥孟來予數罵其奴奴愈  
 不放還賈餘慶者進迎責問乘風告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  
 吾國陷吾民者行無虛日北知責問非予所容也相成勿令文石切  
 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時以府事為祈請使結北方  
 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使伴送來同往  
 予被通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存痛非報國之日姑隱忍此船在  
 京時富陽兵已退後安慶等州予傳聞還軍無不自危至是始起道途  
 謀逆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與商山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  
 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涕淚平致書兩淮關會兵共討逆苗

甚力初三日予制司人來乃此文書謂丞相為賊城欲不利於我苗不  
 以為然送予山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北解以逐客也事  
 公仁人使見予必應勸逐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然  
 侍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柝聲聞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為名  
 隔不如渡海歸從王宣予欲之旬是日夜奔南入北街為萬軍道  
 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而淮合北虜懸軍深入  
 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平一夫  
 損因不足道而國事不挽衰幾予至通關二王建元時所於永嘉陳樞  
 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為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  
 涉鯨波將拜賜以逆意者天之所以窮賊困之而拂亂之者其將有

文文山文集

指南錄自序二

共

侯于德祐二年閏月日虞陵文天祥自序  
 生氣凜凜可歌可涕 葛端胡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遠望不及、旋師、仲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散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覲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解、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據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就義、則直前死、死前、始、謂、仲大夫、信、教、呂、師、孟、叔、佳、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就、實、則、憤、懣、二、責、前、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未幾、賈餘慶等以新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今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而二、關、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

○楊、帥、下、達、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說、號、仲、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迫、於、急、天、高、地、迫、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清、湖、

○出、北、海、然、淺、渡、楊、子、入、蘇、州、洋、辰、韓、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二、日、

○之、及、於、無、者、不、知、其、幾、我、舟、大、首、常、無、逆、賊、當、死、此、貴、苗、二、日、

○予、由、真、當、死、去、京、口、扶、七、首、以、備、不、測、我、自、顧、死、已、如、楊、州、過、瓜、州、

○楊、子、橋、竟、使、過、哨、無、不、死、楊、州、城、下、進、退、不、絲、毫、殆、例、送、死、生、棲、公、傍、上、

○志、馬、鳴、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爲、求、乎、爲、主、辱、臣、死、有、餘、

○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若、不、許、

○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父、父、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若、不、許、

○義、也、植、天、之、聖、宗、廟、之、福、修、我、之、墓、生、無、以、救、國、難、元、猶、爲、厲、鬼、以、擊、賊、

○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

○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青、於、州、莽、莽、難、浩、然、無、

○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迨、吾、衣、冠、重、見、

○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

○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淚、痛、事、乃、以、舒、徐、出、之、讀、此、文、能、破、涕、爲、笑、者、死、事、方、可、與、國、安、危、存、亡、



大天祥

六二

意高詞高格高

○○絃周一卷負母圖

大天祥

1

葛瑞·調

○ ○ ○ 後 鼓 叔 英 英 命 錄 ○ ○ ○  
命者今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熱。若天。實使我。為之。此。之。謂。令。而。句。  
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生。性。過。相。解。而。計。其。平。  
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杆。禦。天。實。驅。  
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為。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其。端。豈。非。命。  
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為。可。  
聞。矣。士。大。夫。喜。言。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為。諱。則。均。是。臣。子。也。彼。  
有。王。事。執。掌。不。違。登。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事。獨。何。為。而。取。  
其。便。如。以。為。志。則。是。以。功。業。為。可。願。然。利。天。下。之。有。災。是。誠。何。心。  
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為。諱。亦。不。當。以。為。喜。要。賢。於。君。惟。君。命。所。使。居。

命。即。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屠。家。之。說。以。金。火。羅。計。李。皆。為。主。兵。之。  
氣。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一。難。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  
之。生。亦。無。一。日。可。思。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  
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害。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為。世。道。之。軒。輊。  
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  
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屠。家。之。說。尚。不。免。膠。固。歐。陽。與。齊。先。  
生。既。具。為。之。辨。予。復。簡。論。之。并。英。持。以。復。於。先生。  
渾。自。為。照。可。見。志。節。致。命。之。事。未。有。不。看。破。義。命。於。平。日。而。一。旦。可。  
戮。其。或。然。者。萬。端。相。

○ ○ ○ 正 氣 歌 有 序 ○ ○ ○  
予。因。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  
而。此。時。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  
半。朝。蒸。濕。歷。潮。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磨。陰。  
薪。費。血。長。炎。雷。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通。人。時。則。為。米。氣。耕。腐。  
襪。運。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圓。潤。或。灰。尾。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  
為。穢。氣。壅。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  
年。矣。是。殆。有。養。致。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  
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教。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  
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讀。此。文。須。要。思。保。生。一。時。下。筆。心。境。

夫。天。地。有。正。氣。稊。然。然。洗。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  
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齋。太。史。  
簡。在。晉。書。孤。策。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徐。侍。中。血。為。  
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遠。東。帽。清。操。厲。水。雪。或。為。出。師。表。兜。神。泣。  
壯。烈。或。為。渡。江。排。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墜。頭。破。裂。是。氣。所。磅礴。  
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天。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  
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單。送。窮。  
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開。鬼。火。春。院。閤。天。黑。牛。驥。同一。皂。難。  
棲。鳳。凰。食。一。朝。淡。露。露。今。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遂。成。沮。  
如。城。為。我。安。樂。國。豈。有。七。步。詩。陰。陽。不。能。賊。積。此。耿耿。在。中。視。得。解。白。

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悔。伶人日已遠。將刑在風。昔風塵長。書請。而送。照。猶。可。從。容。康。既。之。至。焉。端。胡。

虞道園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黻、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珪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錄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木魯、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編修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元祀本傳。虞道園一。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岳真人來見。」旣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卽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閒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耳。」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卽位，拜住爲相，頗起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於江西，集方省墓吳中，趨朝。



則拜住不及見矣。拜翰林學士。俄兼國子祭酒。文宗除奎章閣侍讀學士。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今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嬖倖傳旨。二人者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集具橐。俄丞相白樹前來索制詞甚急。以橐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紿。卽請易橐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懼之。其雅量類如此。龔伯璉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璉遊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文宗崩。集在告。

元史本傳

虞道圓二

欲諫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木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曰刺爲皇太子。而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失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璉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集孝友。弟榮早卒。教育其孤。無異

已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早歲與弟榮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

元史本傳

虞道圓三

莊虞公文集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稱。紛國家氣象相表裏。故夫人生在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善矣。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燥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生鏘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於時莊虞公。方四翔。曾監容臺閣。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指。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毫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盡其職。虞道園文集序一

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亭林。蔥蘢鬱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渟泊。不為波濤。試判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則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大史夏臺劉君伯溫。桑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玄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為前人後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為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故為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為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六夫。知制誥。並修國史。歐陽玄序。

虞道園類纂選目次

吳郡 葛 壽清訓甫

葛 壽瑞訓甫

評輯

徑葛雲芝瑞五甫同評

集序

歐陽玄一首

序

欽定五要序 應制

桑城董氏世譜序

唐音序

新編古樂府序

虞道園文集

目錄一

二

韓明善文集序

楊隨齋詩集序

劉公伯溫學齋吟藁序

李重山甫廣使梅庭詩序

司執中西遊漫索序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國子監後園賞蓂花樂府序

羅氏族譜序

黃氏復姓譜序

先復堂記

故



歐程氏遺子元氏送二女詩

庚戌同本末

目次

人

虞夏周類纂選目

通園類集

飲膳正要序應制

虞集

臣聞古之君子。善修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管統於家。軍旅慎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近關。問閭閻。旦暮有恒。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字蘭奚。以所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昔世宗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膺上壽。胎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六經遺書者。可謂能就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博博。又特推以及人。於是中宮命留守臣金界。

故危二刻梓一摹印以徧賜臣下。於乎。推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為心。而為生民立命者。莫如此。

看詞無多意極周匝。

○ ○ ○ 棠城董氏世譜序

虞集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秩之。為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未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為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為民庶。降為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爵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績者無幾。是豈其澤國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婚姻選舉。互為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

棠城董氏世譜序一

七

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法多。而朝廷之尊卑。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棠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為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其本而無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議論宏碩。非沈湛經術者。不能通。葛瑞調

○ 唐音序

虞集

棠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絕句。以盛唐中唐晚唐別凡幾卷。謂之唐音。奇也者。替之成文者也。可以觀世矣。其用意之精。深望一日之積我。蓋其錄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深觀以來樂府之盛。其合作者則錄之。不合乎此者。雖多弗取。是以若是之嚴也。替之選唐詩者。非一家。若伯謙之辨識。度越常情。法哉。味先王德盛而樂作。述也。而詩止。禁於世道之升降也。風俗頹靡。愈趨愈下。則其替文之成。不得不隨之。而然必有特起之才。卓然之見。不替於習俗之所同。則君子尚之。然亦難矣。嗚呼。唐虞三代其盛矣乎。元首朕朕之歌。見於虞書。一進一豫之嘆。聞諸夏訪。其僅存者亦寥寥。廓絕矣。若夫十五國風。大小

唐音序一

雅。周之盛衰。備矣。周頌者。多周公之所作也。倚那之存。大師傳焉。駒駟之興。魯人作之。皆吾夫子之手筆也。千載之言。詩者。孰不本於此哉。則吾伯謙唐音之錄。安得不嘆夫知言之難也。古意歷落。氣體殊高。妙。葛瑞調

新編古樂府序

虞集

昔者周有大司樂。以六代之樂教國子。則黃帝之雲門。卷成舞之樂。夏之夏商之濩。周之武也。書傳所記。則又有頌。頌之六。蓋帝嘗之。英帝克之。章而不與者。豈已不傳於當時耶。夫子之作也。聞。點見武。於商之樂。僅得商頌十二篇。千載而下。欲有以盡見夫古人之制作。豈不遐哉。嗚呼。夫樂之為範。八所以備六律五音者。有其聲而已。所貴乎人。聲者有其文。辭焉。音聲之傳。工失其肆。習則易以亡。絕歌之有辭。則意義之通。可以無音聲而得之。此夫子慨嘆於韶武之辨。而刪詩之志。與俞純嘏。繹徒見其始終於語太師之言。而其官有秦楚河海之適。女樂之匏。至聖人亦將如之何哉。自衛而趨。雅頌得所。言樂者庶乎可知其正也。夫虞道園文集

新編古樂府序一

九

子有聞於齊。後亦無傳。而齊景公君臣相說之樂。有徵招角招。則亦於之餘裔也。齊宣王見孟子而曰。非能好先王之樂。豈至是時。韶猶有在者乎。大武之舞。記禮者存焉。而其詞有繁。過渠之詩。則吾夫子之手定者。此王通氏曰。通於夫子有固極之恩。如詩之類乎。夫三百篇之詩。皆可歌。郊社宗廟朝廷賓客燕饗用之。備矣。二南。正本始於閨門。風序先公之遺業。皆係於國風者。則猶列國之事云耳。桑間濮上之變。間於葛藟蟋蟀之遺者。則猶太師陳之以觀其治亂之跡者也。易所謂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非國風之謂矣。是六代之樂。成均之教。廢而學者無聞。康衢擊壤等篇。雖泰山一毫芒。猶可追見帝王之治化。亦猶一言一辭之存耳。王通氏生乎魏晉數百年之後。有以見聖

虞道園文集

新編古樂府序二

十

人之遺意。將為續詩而卒無傳於代者。蓋無復有二南雅頌之可錄者矣。嗚呼。自黃鍾之宮。為律六十。及正變之律。而七均成焉。成德大業之興。可得而用之。所謂成其韶。護之不可復聞。其故何哉。有志之士。振拾其遺辭於簡冊。將以考求其音律。於千載之上。則可謂有志於古者矣。豫章左克明。儼然冠裳。居鐵柱延真萬年宮。而修孝養於其親。歲時無缺。其致也。買田故鄉。與其兄弟之子。奉祭祀焉。十數年來。以儒家之學。教鄉大夫士庶人之子弟。從之者衆。間嘗取中古以前書傳之所存。漢魏以後文辭之所錄。集為古樂府十卷。而略為之說。此吾成均之事。左君得而用之。其亦知木也。夫觀其去取之例。約其繁而略其冗。不可謂之無見。蓋是時。離亂。分裂。歷年非久。流離清遠。哀思悲怨。則有之。存之以觀其變。可也。是亦變風而已矣。韶。護。章。夏。何有哉。則亦王氏續詩之所不見於後世者乎。往年東平王拜住典奉常。予為言制禮作樂。將在此時。及東平相至治。予退在荒野。後召對京師。時方大作宗廟。欲以前說與大夫君子議之。而事有不及者矣。何幸乎學者有志乎此。講明以求其至焉。國家承平安樂。明良一時。必有大制作。將徵於諸生。則左氏之書顯矣。故為題其端云。古樂府詞思深渺。確自變風一流。但至今日。皆隨題摹倣。非舉說則冷淡。馳其神志。於無何有之鄉。真無謂也。葛端綱



○韓明善文集序

虞集

集始遊京師。將觀於四方之作者而學焉。蓋聞故宋之南渡。中州文獻。故家多寓於梁。而東萊呂氏之學。卓然與諸君子並立於當世。其在孔嘉陳同甫薛常州。奇俊雄偉。橫絕迴出。肆力於遺經。以致其說。傷通於多學。以成其能。其定以用世也乎。至於葉正。則則又文章之盛麗者也。其後其人。雖出。殆不可以一二數。而宋遂亡矣。予嘗從四明袁文清公。問其師友。則故宋尚書王公與。戴君帥初其人也。王公之博洽。不可言。戴君之雅。而不得一用於世。嘗竊嘆焉。集之既老。而寓於西江之上。乃得會稽韓君明善之書。而讀之。視其養德之久。從容應物而為之言。油然君子之思。蓋在乎是矣。君之為文。優游不迫。而陳義甚高。虞道園文集序一

韓明善文集序一

士

江之南。不窮而立論。其要言者。不出於鄉里。州閭之近。推其所能施之。朝廷有餘也。所教者。不出於父子弟之親。推之於國人。亦無所不足也。然而遺文數編。特出於其及門。常布之士。方外之友。所共輯錄。造物者之於斯文。何如哉。然汪西陵先生之學。呂氏之所表著。而四明袁氏實尊信而傳諸其鄉。歲月之遠。後受之微。流風遺韻之所存。予有所未知之也。浮圖氏有設教於四明。幾千百年。浩博而精密。為書之多。世莫過焉。其所謂別傳者。又並行而對起。為吾徒者。浸浸於其間。亦不無矣。惜乎予不得一至於越。從其君子以論學也。親於韓君之書。其尚有容於斯二者乎。君諱性。明善其字也。韓忠獻公八世孫。生雖不出其鄉。而四方貴其文學。行藏視之。為師表去。○陸而潤。樸而腴。篇端調。

○○楊隨齋詩集序

虞集

士君子學問以修己。而出為世用。審其所從。慎其所履。守節義。厲風操。固職分。以出其思慮。而見諸事功。不立異以矯俗。不徇物以苟容。則禍澤可以及人。而有譽於天下矣。然而道有污隆。時有險易。位有得為不得為。言有見用。不見用。至若究禍福於幾微。而不見其跡。培德化於潛隱。而未著其效。是以其行事有不得而盡見者焉。蓋必有托興於吟詠。紀事於篇章。則其志之所存。行之所及。人材時務得失遠近。可得而觀焉。是以詩之不可無也。然而不本於學問。以為言。則無補於治化之實。不察於感發之私意。則有乖乎情性之正。蓋亦無取焉。況乎體制不列。於今昔之合作。音聲不辨。於始終之中。節世亦無傳焉。而詩之道又亦虞道園文集序一

楊隨齋詩集序一

士

群矣。臨川太守羅陽楊公友直。其知詩之為道者乎。公蚤歷憲府。時陞朝。著直而通。靜而正。不以憂患易其介。不以利達動其中。議論常高於縉紳。聲譽無間於荒遠。隨其所遇。而見於詩。非如騷人文士。以華嚴相勝者也。其來守是印。以其通練精明之識。行其清和平恕之心。簡書獄訟。迎刃理解。豐樂休息。遂亦無事。昔之為守者。有謝康樂王右軍高情雅韻。相望於千載之上。公於閒暇。登山而高風至。臨池而清流發。於是仰而賦詩。俯而揮毫。顧瞻徘徊。視今猶昔。所謂全修於庭戶。期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者。其在於斯時矣。予與公相知四十年。其後同朝。公為郎中書子。待罪翰苑。危從上都。日有倡和之樂。而未嘗見其詩集之全。予老於臨川之野。始得其選體古樂府五六七言古

詩歌行律詩凡九類若干卷與其客節薦美滕霜月清夜賦詠至於  
日喜其文之行速而壽宜之未共也門人學者遂曰何先生今日之樂  
至於斯乎乃以是語而書於卷末云  
純錄之論可方卜序萬端調

康道園文集

楊隨堂詩集序二

十三

○○○○劉公伯溫學齋吟葉序  
大○夫○君○子○學○問○之○純○粹○思○慮○之○深○遠○才○識○之○超○邁○經○濟○之○精○微○未○盡○見○  
於○行○事○則○純○粹○思○慮○之○深○遠○才○識○之○超○邁○經○濟○之○精○微○未○盡○見○  
家○朝○廷○燕○喜○會○同○受○贊○述○德○勸○勞○陳○戒○之○辭○其○所○存○於○大○小○雅○之○作○多○國  
義○也○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善○觀○於○世○者○不○亦○微○哉  
然○則○詩○之○所○繫○者○大○矣○張○掖○劉○公○伯○溫○以○高○志○清○行○博○通○今○古○成○能○於  
天○子○之○學○達○才○於○耳○目○之○寄○其○居○鄉○也○本○諸○真○倫○正○其○道○義○以○化○其○鄉  
人○鄉○人○從○之○至○以○為○儀○表○蓋○得○聞○其○所○未○聞○者○也○佐○外○宰○相○於○吳○越○嘆  
其○願○絲○之○無○窮○憫○民○生○之○憔悴○而○莫○之○救○也○其○修○金○史○於○著○庭○見○前○代  
禁○令○森○非○先○王○之○遺○意○流○毒○未○已○而○莫○之○革○也○心○聲○之○發○豈○適○一○人○聞  
康道園文集 劉公伯溫學齋吟葉序一  
一○政○之○謂○哉○伯○溫○之○持○憲○江○右○集○以○斯○文○之○舊○見○焉○示○以○詩○三○十○餘○篇  
發○感○慨○於○情○性○之○正○存○憂○患○於○故○厚○之○言○是○為○不○可○及○者○若○其○体○制○奇  
關○無○愧○盛○唐○則○又○時○人○之○所○共○知○者○矣○學○者○及○門○多○請○傳○誦○自○學○較○之  
近○至○山○林○之○遠○皆○願○見○焉○兒○子○翁○歸○奉○刻○其○副○以○與○同○志○共○之○故○為○書  
其○後○如○此  
如此論詩又何患士大夫之好詩萬端調

李重山亦廣使梅庭詩序

虞集

梅庭主人者江右憲使李公重山亦自命也。梅在庭而已主之能賦者為之言不啻百什刻諸堅梓以傳於代而命虞集序之。梅花實繁美之木也。精英不間於歲寒之餘。碩果先成於純陽之月。其為用也。見此於商書。見詠於召南。見用於祭祀賓客之邊。實水陸之花。可愛者甚繁。而中古以來。君子之所以詠歌者。甚多。未有甚於梅者也。昔人有云。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馬則公之於梅也。可見矣。宮室之制。前有門。以至於堂。其中則庭也。庭之中。廣可以布武。而周旋有賓客享燕之事。樂舞陳焉。位著列焉。出入升降。揖讓拜起。陳其幣帛。以相交仲之。賓相以相接。於是乎行其客主人之禮焉。嘉樹在庭。公以主人禮之。則於梅也有虞道園文集。李重山亦廣使梅庭詩序一。大者之敬而不敬。衰則異於常。既矣。非凡木之所能得者也。吾聞之。賓之禮。則有工歌之盛焉。三百篇皆可備之。詩而雅頌者。大抵公卿大夫之所作也。吳季子適魯。周禮之在魯者。盡得見之。沛然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者矣。非孫豹如晉。晉侯享之。使工歌者三。而不拜。而三拜。義禮之成。而不敢當也。今為梅庭主人作詩者。數十年來。國家賢人君子。多文治之盛。皆於此見之。主人樂乎梅之在斯庭也。使學者肆而習之。時而陳之。是為主人之樂乎梅也。梅之有知。其所以致樂於主人者。豈不忌。豈有已乎。是為序。體製弘整。略無纖媚家數。不為題局。葛端調。

司執中西遊漫索序

虞集

古者君遣使臣馳驅原隰。則必有所詢度而歸報者矣。明司達聰無聞。遠通居九重之上。而周知萬里之外者。用此道也。語曰。使乎使乎。則存諸其人矣。傳曰。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高山流水。深涉觀覽。非有識有知之君子。殆不足以知其所以然。則安有能說能賦之事哉。至正元年。天子命司執法。大宗正將有所誥治諸侯。王於甘肅寧夏。治書侍御史張公公升在行。得自擇掾史以為輔。而東平司君執中以文學明辨實佐之。自發京師。至於西還。八閱月。所過賦詩凡百餘篇。命之曰。西遊漫索。古皆典廢之感。慨山川風物。郡縣田野。悉見於吟咏之間。司執者可以見其志矣。人材之不齊。或王事靡盬。每懷靡及。無暇覽觀。以述其興感之錄者多矣。若夫執中西遊之作。真有古晉大夫君子之遺風也。茲集大德初至京師。客棧棄城董公之館。因得見世祖皇帝禁近舊人間言中。統至元間。方有事於四方。每大小使者之出。比還奏畢。必從容問所過豐凶。陰陽民情。習俗有無人材。治迹或久。之因事召見。猶問之也。是以人人得盡其言。嘗以此觀人而得之。錄是凡以行使者。莫敢不究心。省察以待。顧問故外事錯綜。參伍無所隱伏。此聖神睿知周悉物理。可以窺見之萬一者也。觀執中之詩。竊有感於昔之所聞。報附見於此。云受天子耳目之寄。其必知此矣。和平之音自工。葛端調。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虞集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既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替氣必猶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其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其有容焉。仰之以為表。有言焉。受之以為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語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州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思焉而酬之。宜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於以推天地之和。委於以贊國家之盛。照之於以明鄉里風俗之厚。於以見德齒之盛。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為壽也。見之。

虞道園文集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一

七

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迨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之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為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誄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此大物。聚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用里之間。以八表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達仲突仲忽叔夜。非夏李隨李福者。傳以為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

然其一以名顯於世。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孔見其不。此異不可也。以名顯者。地。稱于聖人。見錄于傳。記以壽著者。見。不。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也。所。能。為。也。而兩尹先生之。故。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也。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盡。亦。觀。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師。嘗與予游。故為之序。

腹思運以頌。不互掩骨也。葛瑞切

虞道園文集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二

六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虞集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強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皆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羣公之賦詠。當時禁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餘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朝旦之吉。子孫覲或問里。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歡慕而頌壽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復為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溪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濟勳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

虞集先生九十壽詩序一

元

昔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為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若草木之同類。瑞木之連枝。世備或喜傳而樂道。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昔上邇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息。中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發於樞機。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也。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來觀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易。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來觀者。

不具錄乎

寓得有意無意是重紀體文音雖與前序同而運遣自別

虞集先生九十壽詩序一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一

元

○○國子監後園賞茶花樂有序

虞集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  
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延三  
月辛巳國子監後園茶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蓐有醴盤有  
饌穀蔬陳功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闌禽鳥翔舞雲風  
低回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正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  
日僚友酌酒而席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席之氣和聲暢洋洋乎  
哉虞集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虞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今  
大大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  
乃得以詩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  
子緝錄為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

子緝錄為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  
妙有持大氣乃稱題 葛端胡

○○羅氏族譜序

虞集

世有為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詳略遠近親疎之殊  
可引而觀也後之為譜者必稱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前以下凡十  
有五世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要後世已速  
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疎所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  
予竊觀其數世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致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者相  
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為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  
者或無以為斷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  
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身而福澤沾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  
者則其理吾有所不能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庶人四大夫

羅氏族譜序

虞人於其始也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推其系  
久其其始也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推其系  
他非所可及也故宗廟饋養以系之冠昏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  
族養之以系地租稅又為三宥制刑三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  
必薦之以為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登於上以自養而不必  
有流離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微賤之約願能記  
錄其族後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  
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墜於自  
棄而已嗟乎其亦有感也夫 意深學詞精異 葛端胡



○○○費氏復姓序

虞集

臨川費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為費氏嘗無子以  
其弟為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子為子而心始安焉  
自著錄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為孝自  
高祖至於大明之身其為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  
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為後弟不可以為子  
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無  
也○有國者○兄終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平為子者○無也○而後世有  
是者其始蓋出於半性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  
非之察也○是故為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為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

康道園文集

費氏復姓序一

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適焉不亦  
子之通乎

原本經術之作○萬端調

○送江西行省金平章詩序

虞集

詩不示乎顯顯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早君子四方為綱何其  
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芝草非所以通微渴也  
而一日至焉山川為之春涵草木為之王潤蓋天生神物樂乎冲和之  
至自然有所垂遠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金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  
至正而不屈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理  
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造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  
事於小施與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山之舊民力竭矣天子  
慨然顧公於親密之地以往鎮之吾民其庶幾乎預章之洗湯湯廬阜  
之雲蒼蒼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飾鸞聲熒熒請得與  
康道園文集

送江西行省金平章詩序一

都人士共懷焉

華林翊整可八文選○萬端調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虞集

自昔著作之徒。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夫紐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為刑部主事。解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遂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嘗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秋訟繕修。政令之屬。莫不穩妥。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遐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此於閭閻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胡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廣道則文業。送文子方之雲南序一。其五。

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察。松檟所宜居。官以開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常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遠。曾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為差次。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大具。乃始論定。以官之益亦審矣。今遠方准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躬其姓名。員闕而聞焉。亦未暇於詢考。而聽察其

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才也。遠險之國。玩于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萌。飛情偽之微。與夫奇材偉貌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是以同事慮之。以及遠。辨是以達情。勇是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設施。悚然驚愕。以為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歎。美恬然而服。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是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轅相贈之誼。皆為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為言哉。將言其設施之廣道則文業。送文子方之雲南序二。其六。

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為言矣。難於賦。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誦之。亦足以之。溪山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于小知大受之辨矣哉。

此篇大意。凡三層。皆用正說實說。末後以縹緲之致。收之。通體皆掉。焉。楊調。

○選○韓○守○歌○赴○彰○德○經○歷○序○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  
○為○矩○居○者○孔○以○為○屋○空○行○者○取○以○為○舟○  
○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  
○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  
○老○則○黃○老○時○尚○申○韓○則○趙○中○韓○時○尚○秦○  
○銅○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九○時○之○  
○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中○韓○  
○多○儀○秦○黨○細○之○補○多○奇○卿○清○談○之○流○俱○  
○秦○傑○者○提○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  
○虞○道○園○文○集○  
○送○韓○守○歌○赴○彰○德○經○歷○序○一○

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為○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  
○之○府○戶○口○既○塞○之○數○律○今○章○程○之○故○會○則○征○伐○之○當○趙○赴○秦○承○之○勢○  
○必○有○是○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  
○選○齊○此○焉○出○矣○然○則○秦○傑○之○士○舍○此○奚○進○哉○秦○傑○縣○是○而○選○則○名○是○業○  
○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通○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為○儒○者○我○  
○以○近○緩○獎○儒○取○譽○笑○豈○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  
○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秦○傑○有○富○貴○公○卿○之○選○以○  
○是○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秦○傑○有○  
○貴○富○公○卿○之○選○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  
○之○所○趨○志○之○所○存○術○之○所○標○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愚○嘗○以○為○人○非○生○

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  
○孫○經○術○道○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  
○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為○吏○者○素○紳○精○敏○或○不○給○然○府○總○其○大○  
○而○已○身○親○治○之○者○乃○在○所○謂○繁○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繁○者○  
○也○衛○輝○韓○君○守○歌○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為○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  
○選○為○中○都○開○寧○尹○又○選○為○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益○練○於○事○  
○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賢○盡○諾○於○臺○省○猶○優○焉○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  
○不○徒○見○也○余○為○成○均○博○士○時○其○子○豫○孫○國○子○生○選○為○監○學○典○籍○從○余○且○  
○久○居○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  
○矣○  
虞○道○园○文○集○  
送○韓○守○歌○赴○彰○德○經○歷○序○二○

倚○此○層○臺○平○理○輔○以○美○言○何○其○詞○致○之○雅○健○也○當○不○止○為○飽○食○之○用○  
第○瑞○詞○



○○○送危太樸序

虞集

臨川危太樸輝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為之言  
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八有  
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  
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為鄉鄉之人多矣刻千里之封以  
為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為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  
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士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  
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其所  
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其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而處乎  
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隔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

虞道園文集

送危太樸序一

九

近有一人馬清文勵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遂之至臨  
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馬經明述生為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  
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  
歟世矣宜乎吾子之傍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  
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  
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泰山則見天下矣吾  
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心乎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  
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  
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送太樸而為之執御馬雖然子亦欲  
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茲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

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其善之遺也○余老且病○  
不足以有所通○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誨子之遠○可乎○  
像論空閣有招水大歡之况○葛端胡

送危太樸序



○ 送陳同遊金陵序

虞集

昔者程子之言曰有欲知先兄之學者其之學即先兄之學也是以先儒稱程子之言更不分別伯子叔子之異其學同也其道同也伯子不可尚已叔子年高弟子親承教誨之日多而易傳晚出皆其手筆是故善學程氏者繇叔子之教而入進進不已於伯子豈有間者乎蓋嘗論之譬如先舜之聖焉吾夫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我舜也蕩蕩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觀堯舜之所以為聖而可以觀二程子之所以為賢矣是故同德同道不可以異而言也臨川之士有陳到伯柔者其學於程氏遺書也先取明道先生之語讀而尊信之聞嘗以語集集告之曰伯柔之見高矣夫凡陋之俗遠矣吾聖人之道

非如外學之虛為高遠者也必有入德之方以至造道之極蓋二子之言廣大精微不可以遠道精粗分也觀夫聖人之全體大用叔子未嘗不極其至至於學者切己及求亦有兩序殫發漸磨鞭辟之切者吾嘗凡下蒙叔子之教為尤多也其後伯柔與其友李伯宗講之始通二子之言而學焉今年間伯柔將游金陵金陵之上元明道先生嘗仕於此也時部使者有欲得樂而不欲信來者偽信明道先生之僕而使之鳴乎何能使人之信已而并信其僕也想像其盛德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他日讀其語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稍已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有天地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繇此觀之程子所以為程子者庶乎可知

我予委遊金陵知有精舍祠明道先生以伯柔之尊信程子如此試往遊焉有為程氏之學者伯柔試與之講焉

觀其較量處有十分敬慎之意今之安排斥前人以恣已論者讀茲可以知愧焉端如

虞道園文集

送陳同遊金陵序

而



○○送危晉序

虞集

學道者何事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事也漢儒得遺書於灰燼之餘  
專門名家以傳之簡編之存蓋其功也受而學之者為行之君子則有  
其人哉然而道德之原性命之要苟無得於心造其極則表裡精麁不  
能一是以賢者有見於清虛卓然自持於高明反得以指之為俗學也  
於是說者有道家儒家之分不知今道何以為儒哉儒不知道則或曰  
彼哉彼哉者固其宜也自伊洛先儒之出學者始得其宗以知夫大原  
之所自出而致力於天理其倫之正所謂下學而上達體立而用行者  
也雖是儒者始知其所謂道而彼所謂道者亦茫然自知其高虛而無  
所據矣自是不惟訓詁者有所考以知其指歸而豪放淫靡馳騁福禍  
虞集同之  
而無所底極者亦樂然有所愧耻於人道之重矣此道學之中興也然  
而近世學者不信於前言往行才智之高者已有所放逸於異端同出  
於儒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亦不無矣此晉之君子所以深憂於千古  
之上者也臨川之士有危晉伯明誦詩讀書以仰事俯育危坐終日湛  
然以思人或疑其思之過也予獨樂其冲然者將有以自得乎他日將  
遊於江海之上而求其同志焉予故為之誦其所聞如此意吾道之傳  
也微矣是非之較然者易辨也似是而非者難辨矣言出於異端者易  
辨也言出於吾儒而多岐者難辨矣古之學者必有師師焉則信之矣  
孰曰師周程朱張其人也讀其書而有所知信其言而有所行是即師  
之之道也無外此而他求矣言有所疑則思而辨焉行有所不得則反而

求焉持而久之神明將發之不悖不謬者至矣悠悠江波人才實難伯

明試以此言而講之同志乎

臨雅有徵致○○此真濂洛新安嫡派道統不遂絕於元季者伯生先  
生一人之功耳 葛瑞訓

虞集同之

送危晉序二

廿六

○送艾頴序

虞集

士之生乎斯世也。惟居與遊耳。居則有所養。非口體之謂也。游則有所行。非利祿之為也。一居一行。道義存焉。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千乘之富。萬鍾之祿。一遇而得之。君子善其能也。居天下之廣居。其為居也不亦泰乎。行天下之正路。其為游也不亦通乎。臨川艾頴之季父遊京師也。嘗求言焉。予既為之言。於是五年矣。頴將往省之。則又求予言焉。居無時。請而遊。則有求予。不知其志之何。遂出然。聞有薦之於國學以從貴遊之說者。嗟乎。予嘗竊食於學舍矣。蓋聞而見之。其為教也。非聖賢之書不讀也。非聖賢之言不傳也。非聖賢之行不行也。主之以忠信。虛要者不得有所發。待之以悠久。躁率者不能有所成。講論之精。足以達

虞集

送艾頴序

世

諸行事而不謬。觀感之妙。有以資其變化。而不偏。百年之間。需是以出者。甚多有之。昔者朱子著近思錄。而蔡窮鄉下邑。無明師良友。觀此可以知進學焉。況乎天下師友之所聚乎。頴之父兄昆弟。皆以美質樂善。從師為學。詩文粹然。有粹於鄉。頴之行。必將有得焉。則視騫外而感風者。有同矣。有骨餘。萬端則。

○奎章閣記應制

虞集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閣。之閣。儼然開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典止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庶輝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勢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煥。樹皮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其為閣也。建步尸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或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有密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粹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

虞集

奎章閣記應制

世

前夫子自聖。明取智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源之應。萬變而不可窮者。豈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水土之成不廢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繫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地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係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莊嚴舒雅。不第於幅。萬端則。

○ ○ 集慶路十將軍新廟記 虞集

君子之為治也。先事而致思。舉一以振百。是以卑陶伊尹舉而不仁者。遠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於此於洪水之平。知幾其神乎。此識者之所以撫事而三嘆也。東晉之興。僅以自立。詩曰。無競維人。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十將軍與王茂如諸人共佐成帝。將軍慷慨之論。茂如尤將愧之。蘇峻之召。將軍益力論之。而庾元規不察也。峻入而事迫。以都督出戍。力疾赴敵。以死。二子從一難將軍父子忠孝。垂諸千載。而無愧。將軍表墓。要見於身後。而溫之跋扈。玄之僭逆。相望而起。使將軍在。復有敢侮而動者乎。後之國乎。東南者。顧瞻山川。思其風烈。廟祀固不可廢者矣。宋之慶曆。可謂全盛。金陵遷在江南。而守臣刻石表墓。以

率其人者。其志亦微矣。迨至元祐末。忠厚老成之君子。其餘無幾。而一切功名之說。其禍未已。守臣曾肇大興將軍之祠。作文以記之。其意之所在。以為而晉以來。清談勝而節義廢。學士大夫不以苟免為恥。慨然於將軍之所不可及者。孰謂無數十年而宋室遂亡。其致禍之繇。豈直清談之流乎。宋之南渡。視晉不甚相遠。其懦苟且。阿附患失之小人。潰亂國。先有志之士。不逮去則元爾。卒不得略如其志。若魏國忠獻張公其人。也。胡忠簡公銓以口語爭之。卒蹈大禍。宜其於將軍之祠。彷彿慷慨。而不敢自已。是以胡公為張公記將軍廟事。將以發千古之悲。開來世之烈。後十餘年。文武之臣。有以禦侮而定難。以存其社稷者。蓋諸君子相與風動之也。嗚呼。往來不足言矣。洪惟我世祖皇帝。親兵大江。隨

定南服。方伯連帥。列置都會。惟金陵東南之總也。是以挈其領而為治。馬置行御史臺。寄耳目之寓。以臨察之。潛機深略。聖謨宏遠矣。我。是以江海之表。大小率職。民物乂安。則皆有以畏服其心志而然也。意。天下治平之日久矣。列上分邦。豈復有前代一隅之慮乎。然安不忘其危。治不忘其亂。此識時之俊傑。常存心於不見。是國之時也。是以今臺臣。激濁揚清。其生存於今者。固無不盡而荒丘遺廟。近接聞見。有可以表章。若十將軍之祠者。亦無所遺忘。長賴却慮。致悠久之思。於隱微之間。此豈非心祖皇帝。至於列聖之所以望於耳目之臣者哉。使封邦受事之。更四方遊觀之人。有所觀感。而傳頌無遠不屆。忠孝之念。油然而生。於

五侯七貴。引綿聯有致。青端朝。集慶路十將軍新廟記二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薄書期會微調共億捷走逶迤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我寡矣。而舜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微時狀後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為難矣。豈復有為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遺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蒞事不問革商莽以取譽。懲之譏則反瞋眦。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意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左况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為掾。待法嚴明而虞道園文舉雲巖書院記一

能想矣。有開於時稍遭監矣。免庫乃能從容為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而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為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時法令之所不得為。遂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為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偏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閉里親戚之情矣。報教今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規若親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為之詠。詠解脫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來解。知事田為深。縣學獎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吾為之吾不以他後。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必脩學非爾

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今而教養之舍或略。微於縣學。則又為義舍以附其傍。寬為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木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達肖也。即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新剏棟。絳。何咏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元是乎。遺文教篇民間。稍與學者。謂說之於是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宏蒙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庀

編以次。元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某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率其僚吏諸生舍米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驗之。聞帥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乃為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于我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嘆曰。吾道南矣。宋院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之豫章羅氏。迄平李氏。至於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為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為縣學。記懷懷焉。欲其鄉之士。急奔走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

聖賢書院記三

臺灣書院

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書必合  
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跡之海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將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橫茂、呂端詞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虞集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  
志定而用約商賈利微之誘小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  
歟焉自係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祀之  
迨夫故宋時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  
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  
有以遂其心休休乎其無歎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  
慎擇牧守其弟之舉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敬來  
去其幕作而官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其賢也吾民其易治也然而  
思神廟之說勝而閣里之趨向易為豈非學校之不修而教之無其  
素也乎仲敬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  
作而告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侯乎君  
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違違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廉稱之給而即  
其序以明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照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守居簡清民以宴  
宜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司其職咸無閒言事有宜為順而不抗學校  
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敬者茲得茲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璧  
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  
尺楹之崇如溪之數形勢規模之大升腹塗堅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  
歲莫或如矣為兩廡以屬講堂之左右作棧星門於南餘屋之適用



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宜○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  
治○家○事○盡○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莊○事○之○嚴○明○施○諸○斯○  
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同○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  
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政○至○元○之○  
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  
以○下○授○簡○俾○為○之○記○集○乃○為○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聞○也○人○之○於○天○  
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  
於○其○所○尊○無○所○違○失○雖○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天○之○所○示○而○  
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  
遜○之○憂○盛○哉○魏○魏○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  
東○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二

侍○於○天○理○流○行○之○中○有○猶○於○日○用○與○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  
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魯○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  
相○與○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喻○也○不○知○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  
事○之○失○而○正○之○以○禮○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藉○之○所○存○得○以○行○乎○  
治○化○是○以○儒○先○居○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固○極○之○思○焉○然○則○天○下○萬○  
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錄○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素○  
何○使○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為○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為○  
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在○未○將○  
來○能○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  
東○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一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為○而○  
為○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品○第○子○孫○得○以○  
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  
孫○祭○於○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  
責○為○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編○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  
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  
居○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為○焉○於○其○時○者○則○緣○夫○尸○而○  
祀○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魯○氏○自○魯○國○公○有○六○子○  
其○順○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宜○最○貴○子○固○之○  
東○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一

學○在○五○氏○既○沃○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程○之○  
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而○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  
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既○未○仕○也○家○甚○貧○孤○妹○九○人○  
人○行○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无○不○哀○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  
者○緩○至○而○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  
餘○積○常○餘○然○猶○恐○其○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金○松○之○南○  
原○為○此○約○以○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得○行○其○法○意○於○可○為○者○  
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明○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  
後○湖○之○上○使○其○族○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難○  
去○夫○百○世○而○約○有○終○窮○者○哉○為○呼○公○之○至○元○明○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  
東○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一

社則已疏即其所遺而祀之使群情之決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  
經於祠堂成適于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為記故為書此俾附諸  
民日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  
粹淑醇雅中肯法自嚴錄葛端訓

廣文定公祠堂記二

廣文定公祠堂記二

四九

廣文定公祠堂記一

廣文定公祠堂記一

李

撫州路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眺遠山川能說  
非徒為燕游以暇適也昔鄭裨謀之善謀也于野則獲于邑則否是猶  
有所瑞焉若夫能賦能說之士近不遠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  
慮說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峰焉山川自南而來其第一峰龍  
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遊目騁懷於  
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  
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嘗嘗得  
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為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  
若五峰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屏屏樹皆塞不足以周眺望擬觀之堂  
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為於奇勝為未足焉隱然高據總  
會連通若翠巖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亭)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  
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俾彼  
官漢昭回於天北望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固敢不  
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開闢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  
者乎慈惠愛若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  
觀之名山雲阜聳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翳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  
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  
羅綠同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財力役之仁  
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慮之遠矣若則

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為之書以待來者

摩訶庵文集

廣州府志卷之二

五

臨江談氏孝仰祠堂記

虞集

諸侯之廟在其國大夫之廟在其家有等殺焉士之廟先祖與稱而已無田則不祭庶士以下送可知也蓋宗廟之制位有所不得為祭物之數祿有所不得其是以禮之所在不敢有加焉盡其心所以盡其禮也盡其禮所以盡其心也後世士大夫貴者有賜廟於天子而不常得仕官不必其鄉廟不得恒有其虞先儒君子酌人情之常於禮法之宜於是有所祠堂之制焉祠堂同屋而異室自先祖之室而高曾大父父之室而四以右為上主之所居祀享之所在此士大夫家多用之墓之所在雖見之所藏也非祭所也世有慕其親而不忘者廢於墓所即其所居而祠焉則亦孝子慈孫之志云耳噫人子之於其親也無時而忘之則

摩訶庵文集

臨江談氏孝仰祠堂記

五

亦無處而不在此於家焉於墓焉魂氣之所依體魄之所存在此乎在彼乎固其所存而求之禮義之實必有所安者矣有祠親於其墓若臨江談氏遠居元之兄弟之所為而諸子記之予安得不哀其情而為之書乎遠居元之父采以身代父之死謂之孝子其母寺即以成其家謂之節婦皆著於鄉里聞於朝廷者也孝子蔡清江茂材鄉之常山節婦蔡氏南之官寺因喻水三十里不待介葬者江南人卜地之吉其光有不可兼容者祠堂之設於節婦之墓者孝子之墓遠節婦後設遠長寺既墓而廬焉因為堂而合祠其考妣有庭有門幾楹於廟歲時省墓則有時食庶羞之奉有祭之意焉謂其堂為孝節者因其平生之行而著之也臨江文物之邦昔之考於禮者詳矣學於春秋者嚴矣語曰慎



終遠遠民德歸厚通於厚以誠其薄陳其義以明其志使君子有所致  
焉凡民有所化焉庶乎談氏孝節之傳而子孫孫無窮也  
敘法甚隨意而詞調實古雅篇後亦高脫 葛端調

廣通園文集

臨江談氏孝節詞堂記二

五二

○○○誠存堂記

廣集

昔者君子之官居也宅曰安安安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  
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  
上棟下宇蓋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番易周  
君之為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斷必純構締必堅鎮而勢必周正力購  
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得其後之人必久而無致此作室之道備矣及其  
成也魯不以其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  
為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欲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  
深闊明內外之排嚴矣左楹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寧以食  
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卿堂休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  
廣通園文集 誠存堂記一 葛端調

以興久以寧徽徽乎燭之而弗迷也聚聚然列之而有丈也循乎其行  
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木也輝輝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窮際  
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夫而集又何足以言  
之大江之南番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  
相尚柳堂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本者已張聲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  
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入安敢不為之記哉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  
是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名之有集賢大學士  
施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得考工梓慶而批其銀駁有異乎濟南晏東之傲史漢者 葛端調

○○克復堂記

虞集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各有不及。豈  
聞者矣。汝學小子。延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  
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  
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逮。而能瓊者。世  
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  
得據弓然妙此以信程子論之 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  
其 何言之易也。汝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  
子誠察之精。嗚呼。自顧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  
人而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割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

## 克復堂記一

五

其所以爲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亦微矣。抑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學者爲也。而衆人乃欲以商蔡苟且之說。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謹名其堂。而求求文以爲記。予既喜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實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溪造有得之言。葛瑞朝。

葛瑞胡

樂善堂記

廣集

京師之南城有為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浚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賢求予作文以記之。集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章起家。若熟業事功。昭著閭閻。凡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咸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還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借竊者。崛起挽槍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襍茂。滋味之腴盛。貨利榛之。靡精脫自來。尚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

樂善堂記

五六

子遠道習請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罾斥之以爲風義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災夷剝削者數百年而後晉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遺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盖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焉君子以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三子歷仕將顯要其福盖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名九

論兵事奇中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  
士之父史先生終公之甥也胡君嘗以終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  
士為之請集亦蜀人也故為之屬筆以記不敢辭浚有以盛德之家稱  
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微於予言也  
敘祭落慶如漸離擊斃荆卿倚而和之俯仰之間音采甚壯  
嘉瑞詞

崇善堂記

五

德符堂記

庚集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  
戚墳墓而之也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  
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徵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  
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  
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  
日而忘父老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賢而復歸故鄉此固人  
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送其父時官遊  
東南歸來日起編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其事始得一過其家顧時  
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蔥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太父釣  
虞道周文舉  
德符堂記一  
進之舊時所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  
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奉過  
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集  
口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於也然而鬱乎在望  
莫之志焉子何以表之而繫吾志也乃為致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  
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  
岳之間蕭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鑽乎光潤英華繁乎日星豈無所自  
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為名公卿聞其符之已見者矣古  
人有言有威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為術智以政事  
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為應矣威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公有



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哉其在斯堂乎烏乎君子之為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文情款曲遂覺意言啟發焉端胡

○思本堂記

康集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為之記而告之曰尚古之人其如易書詩春秋之為古也元瑜之所尚就有加於此者乎意公之為元瑜宜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龍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可以成己之德也縣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果以先世之餘慶出而食士之操歸而有室於鄉賴吾族人思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乃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為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米半其初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

康通園文集

思本堂

此而精神血氣之感厚焉時聖如在於斯康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於田五百畝之租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為之記焉然使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為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思本之堂為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為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其制有所不得行佳昔之事有所不得為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為者而為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祭山牲殺冠血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神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廟焉以垂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夫康之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繼之小宗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況世貴為公卿封侯

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建立不得以行古之祭  
道宜無以聯屬其族人矣而況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道教藝倫而  
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  
家實術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  
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睦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間  
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當爲久入督之以所不  
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  
文藝以事進取趨將末以繼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  
奇於閭里之間乎意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  
子想大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奈選豆之事舉神人矣  
唐道州文集

手而無閒於是飲福昨而教施之通曲明之故合疎戚之情勸酬頌祝  
宴饗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致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中和  
在此丁校也其殆爲善思本者哉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  
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  
乎

如博治街汪汪千頃波  
葛端綢

知還齋記

虞集

和同奉泰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  
知還而今集記之集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  
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供其身休  
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  
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虞憂患於危疑之日  
而不爲動決災微控造次之頃而不爲懼聖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  
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  
目既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  
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  
唐道州文集

知還齋記一

六二

夫居以厚其養我願乃同方丈之室北徹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  
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集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集不敢辭延  
爲之記曰朝出乎春林而夕還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  
興而自喻也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宜直係其身也哉  
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  
人之事也公以身繫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  
名富貴易其心者哉集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道退而不失其正  
者也

思力同享  
葛端綢

虞集

主  
張  
症  
記  
一

六三

1  
2  
3  
4

六四



○○孝思亭記

虞集

國子伴讀汪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  
 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栢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  
 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廬而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  
 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  
 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而墓無祭何  
 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而有廟者必有主  
 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  
 也○有廟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己之昆弟子  
 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  
 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  
 是為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攷一再併之  
 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先固君子之所深惜也○  
 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為  
 也○高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附○歲時上○祭則○猶得○以知○其  
 其親○此為○其親○葬○於墓○下者○就為○其親○之子○執為○其親○之  
 持族姓之意焉○漢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  
 人兄弟奉養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  
 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  
 者始歟○感今追昔慨良深是以動人仁厚之思○彭端明

○○蕭淮仲人字說

虞集

蕭淮取淮沂其人之人字仲人其從父遠之求予為之說○無以為說也  
 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  
 澤之潛衍○照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為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  
 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棄以○曠軍事其在○  
 間者○固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  
 衆不得水○勢則束手○待○焚○散○去○而已○其樊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  
 防以○衛○衛○官○井之○不○深○稱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禾○之○  
 吳楚○稻○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推取人之說焉○予欲淮之觀  
 乎淮之為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  
 唐道固大薄○蕭氏仲人字說一  
 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稽如其為地之博厚○與居養之資如  
 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淵源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  
 溪畔易橋○數畝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人始是為仲人說  
 豐盈滋美殊可饜足人意○彭端明

劉瓊方溫字說

太和劉方溫名瓊溫玉之德也故以為字而求子中其義焉子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於朝者使王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溫之以瓊大弗能浸之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真也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乎光乎瓊主角之廣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確而不化冰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之而禮神則為主為望為琮為璜為璋為璣為珪為璧君子服之為弁為旒為環為珮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潔則不足以為用瓊故而問抑則不以此為聲是以溫之為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

劉瓊方溫字說一

不致有忽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磯激也進而自治其心如師保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幾乎其矣是以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葛端調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部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然諾敏職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星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庶慎起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恥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矣先生既沒子嘗識其書淺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未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敬用之者殆不可以為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歟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為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召漢火道人而字曰曾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一

曰晦先哲之所為如此其可不則而效之乎類何人哉時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固其務矣然則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家侯子之連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顯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離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內行者蓋當反而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效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流風薄俗將為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為可朋友自此視而為之可也

切實誠至葛端調

○張九中字說

虞集

有一言而可以通天人之際極神聖之原以為道學無窮之傳者其惟  
先○就○厥○中○之○語○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之○所○以○為○人○者○即○天○之○所○以○  
為○天○者○也○此○命○而○仲○尼○實○舉○而○言○之○子○思○子○夏○道○學○之○失○其○傳○  
而○述○之○以○為○中○庸○者○亦○必○示○人○以○喜○慈○哀○樂○未○發○而○謂○大○本○也○是○故○萬○  
世○之○下○學○者○不○於○是○而○學○焉○則○無○以○知○聖○賢○之○傳○心○以○極○夫○天○理○民○彝○  
之○至○者○矣○昔○之○君○子○以○為○人○皆○可○以○為○克○舜○者○以○其○本○之○在○此○也○學○之○  
之○道○必○致○危○微○之○辨○於○善○惡○之○機○擇○之○而○不○使○有○差○執○之○而○不○使○有○所○  
失○庶○乎○至○精○至○一○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矣○先○者○信○也○世○降○俗○末○所○以○  
無○得○抑○學○者○近○不○信○其○師○說○遠○不○信○於○聖○傳○人○之○所○以○得○乎○天○者○亦○不○  
庸○道○爾○矣○  
張九中字說一  
自信是不自信其為人矣可不憫哉是故自學者求至於聖人其有在  
於信乎吾友河中張君九中之學於成均也講之有素矣貢於地官轉  
而為臺持文書審政令出謀發慮以佐其長閱歷歲月以成其能而佐  
憲幕於江右所以不敢有過不及之差者豈不本諸知是之為者乎嘗  
聞先儒之論治必欲聚天下之人才而教之大學學成而布之天下則  
其為學也一而不雜正而不偏其為治也通而不僻同而不異所以為  
均齊方一者也今國家建國學於京師以教胥子與凡民之俊秀凡其  
才器而用之往還不失其守有以見於當世者是道也吾於九中見之  
矣時者有益於人國也豈不信哉是為九中說  
善於取勢故疎秀而無腐色  
葛端調

○丘岳泰瞻字說

虞集

臨川丘岳字瞻習文史憲府受代耕之課其進身有日矣因其字求  
說以自勉乃為之言曰予聞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所至者彌高所見者彌遠善學聖人者之所當知也是故必去凡近而  
獨游於高明必恥汙下而自至於遠大然而有其方也書曰若登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正之言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楷之於平正  
之地則不仆貴乎進之有漸也如此丘之為文象山之並起於地也丘  
於山高之至也又禮義之國也天下之望莫加焉高者人之所共瞻  
故又戒夫自處於高大者萬目之所瞻不可苟也危則無以安險則無  
以完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渝其善為瞻者乎是為瞻字說  
虞道園大業  
丘岳泰瞻字說一

即從而青甚脩詞質而義極轉小福之最善者多於大手不經意中  
得之葛端調



○陳嘉績緝思字說

虞集

爾雅曰。緝。勦功也。切。緝。貨。登。平。明。考。就。成。也。蓋。習。之。為。業。執。之。為。事。成。之。為。功。故。之。為。勦。而。緝。者。獨。假。絲。系。之。工。以。為。言。何。也。事。業。有。作。報。功。勦。有。細。大。皆。有。久。速。難。易。之。不。齊。惟。治。絲。者。累。日。積。月。緝。績。不。倦。能。無。間。斷。無。疵。類。精。一。特。久。經。之。綸。之。毫。忽。尺。寸。丈。匹。告。成。故。以。類。取。其。純。以。色。取。其。素。是。故。以。嘉。為。言。者。言。其。美。之。至。也。會。稽。陳。君。嘉。績。家。世。傳。神。設。義。舉。以。廣。教。謹。士。行。以。從。身。契。然。光。華。而。無。所。矜。伐。卓。然。高。尚。而。恒。若。追。遠。固。足。有。用。於。當。世。者。哉。其。父。兄。師。友。所。以。名。之。者。如。此。則。皆。有。嘉。績。實。矣。他。日。請。更。其。字。於。集。其。與。建。德。長。公。大。之。論。所。以。皆。嘉。績。者。其。如。緝。思。緝。思。者。緝。思。而。不。忘。於。中。念。之。念。之。相。繼。而。不。絕。也。虞。集。緝。思。字。說。一

則。之。之。精。微。有。餘。而。不。吝。學。問。之。法。治。如。水。之。有。源。以。之。為。已。則。為。之。道。就。以。之。治。人。則。治。人。之。效。著。非。卒。然。偶。成。之。功。非。漫。然。無。根。之。業。之。所。謂。大。經。大。義。者。有。在。於。是。矣。故。取。其。名。曰。緝。思。云。便。便。可。以。待。叩。焉。焉。焉。

○易晉用昭字說

虞集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為。之。說。予。嘗。聞。之。心。也。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為。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者。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致。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為。學。者。求。為。通。者。大。者。而。不。顧。為。塞。者。小。者。衆。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鑿。牆。以。為。室。其。為。用。也。亦。狹。矣。况。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虞。集。用。昭。字。說。一

此。者。學。而。辨。之。可。也。嘗。試。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據。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體。之。私。者。則。克。而。治。之。使。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為。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其。動。必。有。時。也。而。後。可。以。生。其。明。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恭。勿。浮。勿。為。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樂。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予。姑。謂。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師。然。只。如。一。句。命。意。極。足。焉。焉。焉。

○ 易升至善字說

虞集

至善者極粹純美以為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憾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微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則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已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馬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至善」字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為人父者豈可不以

易升至善字說一

七

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已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克齊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應取師說，折衷補正，定錄以為成書，家傳而人誦之矣。況吾鄉大儒惺惺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贊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蔽之也。

理明詞勁 葛瑞綱

○ 李士潛文昭字說

虞集

至正五年十月，憲使李公重山甫以書來告曰：有孫曰士潛，天性孝，好讀書，弱冠嘗使學於成均矣。待予來洪，欲遣送海靖，時未遂，願字曰文昭，請一言以旌之。潛之字昭也，其取諸正月之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者乎？蓋周大夫因繁霜之非時，感偽言之惑聽，衆人不知其可憂已，獨見其物理之必至而作也。子思子引之為言，以中其慎獨於隱微之意，李公受天子耳目之寄於東南，先天下之憂而憂，以致治保民於幾微之際者，固已無愧於昔人之詠歌矣。賢孫亦知念夫祖德已乎？然觀其平素之意，汲汲有思，其修聖賢之學也。蓋中庸之教，自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時，而又示之以至隱至微而有至顯至見者，是以當慎其

李士潛文昭字說一

七

獨也。釋者謂獨者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傳所謂人之所不見者乎？曰：隱微所謂潛也，曰：見曰顯，所謂昭也。其可不慎乎？是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極形接乎耳目者，固不可得而言，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誠之不可揜也。學者知乎此，則慎獨可得而言矣。然而有欲致力於此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而已矣。所謂不欺時室，不愧屋漏，皆其事也。故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是而慎之可也。其惟獨微無間乎？故曰：純亦不已，乃天德也。知天德，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慎獨。然則學者含慎獨則無所用力矣。士潛歸而觀乎家庭祖父之德，行出而得乎成均師友之講明，其為昭也，豈不聞然而日章已乎？

溫厚和平之至 葛瑞綱

○蕭潤仲章字說

虞集

蕭潤以仲章為字久矣。其始命字也。蓋取水之盈科。道之成章。以為言。馬釋者謂。潤水之動而湍急。處也。動而至於湍急。無間斷止息。則有以見其源之深。長而。非。湍。汙。行。潦。朝。滿。夕。除。者。矣。蓋。無。本。源。則。汗。漫。而。無。歸。短。淺。而。易。涸。而。無。盈。科。可。進。之。理。矣。以。論。學。者。之。為。道。必。成。章。而。後。可。達。焉。章。猶。文。也。於。六。書。之。義。音。十。而。為。章。十。盈。數。也。陰。陽。倡。和。至。於。十。則。成。矣。故。合。音。十。而。為。章。也。凡。學。之。成。章。皆。因。固。有。之。本。積。累。而。至。於。盛。大。者。也。成。章。云。者。先。儒。以。謂。猶。言。篇。實。而。有。輝。光。也。猶。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也。猶。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德。之。盛。也。然。則。所。謂。成。章。者。豈。自。外。至。乎。水。有。本。故。其。潤。可。觀。日。月。有。本。故。凡。可。以。容。光。者。無。不。然。焉。子。之。欲。達。者。則。知。本。也。乎。然。而。初。學。者。未。易。及。此。也。雖。然。遊。於。聖。人。之。門。舍。此。何。所。事。乎。今。欲。以。舍。本。之。學。不。足。之。才。而。欲。以。用。於。世。則。亦。危。矣。傳。曰。仕。而。優。則。學。潤。也。從。事。廣。帥。之。府。敏。於。事。而。名。亦。成。矣。猶。能。致。思。於。師。友。字。之。之。意。而。求。子。言。焉。則。有。切。已。之。省。矣。本。者。何。明。德。也。知。明。其。明。德。則。本。立。矣。孫。是。道。而。脩。之。則。成。事。之。達。豈。不。顯。已。乎。澤。於。正。道。之。言。稍。嫌。初。幅。然。正。文。士。所。不。屑。為。不。能。為。者。焉。端。斯。

蕭潤仲章字說一

七五

○書法說與劉元

虞集

書之易象為隸。本趙簡然。君子作事。必有法焉。精思造妙。遂以名世。方圓平正。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可觀則。譬如冠冕佩玉。執瑩奉盈。事居事神。恭敬在中。威儀見外。揖拜升降。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頽然反側。怒張容態。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王右軍古今書法第一。見中即石經徘徊三日。不能去。謂其子獻之。書非獻之。不能知父意。一日右軍過驛亭。題壁。獻之潛洗壁。更以已書右軍還見之。嘆曰。向去時。誠大書。書不佳也。就書字者。論之。觀此二事。思過半矣。予病目七年。隨手引筆。不復可識。即此彷彿耳。真定劉元元善居斯中。與善書者。將又好作書。至山。將及此。書以答之。

書法說與劉元一

七六

小景正見古栗。葛端綱



○ ○ 醫說贈易晉

虞 其

醫之為道。仁人之事也。因其惻隱之發。之完於其藝之成。使人得遂其生而無害焉。其學亦重矣哉。予未居崇仁五十餘年。邑有醫師之良曰易小雅氏。故儒家仕族也。自其父時識之。至於今四世矣。小雅之子四人也。守其業。敏生以為養。居室怡怡。無間言。小雅甚樂之。而愚亦嘆夫鄉黨之間。罕有及之者。豈非天有以鑒其醫之良也。而有以報之乎。其季用昭好讀書。能詩文。精神之有餘。傍通陰陽之學。取其精微以相成。其業予甚善之。無旬日不遊予。遊也一日。其親欲使之遠遊。以益其學。而求利焉。乃告之曰。古之人。安於其分。而嗜慾淺。心平而氣完。外邪之感無幾也。風氣既開。欲動情勝。以傷其內外之乘者。入焉。而醫之業始廢。通圓未棄。

虞通圓未棄

醫說贈易晉一

七

矣。聖賢之書。可致而知。可接而行也。若夫藝或僭妄。或賊於其內。而不可測。幸於淫暴。攻伐於其外。而不可窮。苟非精於其技。則終然變性。難見乎其前。而所以治之者。亦難矣。况乎晦蒙頑鄙。初不聞經書之傳。狠僻躁妄。謬於見聞。而自用。不知邪之所在。而誅伐旁及。於無辜。不知病之所繇起。而誤伺以觀其僥倖。或立危論。以傷孝子慈親之心。或為大言。以肆其冒龍移奪。於同列。庸俗之態。如此。豈復有全人哉。易氏之為學。數世矣。父子弟之間。溫厚而舒。遠譽歎而詳密。守其世傳。而不欺。失也。考乎古論。而不敢。治藥必精。而不敢苟也。視病必審。而不敢。率也。弟有不足。問諸其兄。子有未知。請諸其父。受病或深。問則然求。盡其心。而不厭。及其成功也。未嘗有一言自矜。於人以予觀之。修仁術。

有鮮有善於此者也。以用臨之精敏。其出也必有過命焉。進其藝以顯其親。予於用臨有望矣。故書以遺之。其切警遠。可收俗醫之誤。書臨訓。

虞通圓未棄

醫說贈易晉二

七

使而不枯美言可俾。

後陸氏遺子元氏送二女詩一

七九

廣文圖文彙

劉靜修

劉靜修一

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古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朝廷不强致，帝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卒年四十五，無子。

劉文靖公文集序

容城郭修劉先生夢吉負天成開世之才、有自得上達之學、人品英邁、振古之豪傑也、元裕皇知其賢、召為贊善大夫、世皇復召為集賢學士、天下瞻望風采、與許文正公衡、吳文正公澄、生於一時、天之屬推斯文者有在矣、先生之文、吐天地之精華、登聖賢之巍奧、浩浩乎如瀚海之無邊際、魏魏乎如華嶽之極崇焉、推其心、乃致君澤民之心也、際千載之知遇、不為不深、若天假以年、亦必能成相業、而如許公輔佐於國、澤利於物也、惜乎年四十五而卒、許公於至元初已引從祀、吳公至我聖朝亦入從祀、當時禮部尚書王沂、翰林學士宋瑩、屢建言國家獲德重道宜以先生與許文正公同祀孔庭、議者不知、有原未言於經籍劉公修文集序

蜀府序一

一

無所不該、累年不報、吁、此衆人之所不識也、若曾子則有大學子思則有中庸孟子有七篇之書、賴子無書而列於四科之首、古今無敢議者、以其原於治心、將從無欲始乎、先生之學學賴子也、況有四書精義、易繫辭說、大章短篇、皆極要領最精微之言也、其言豈非六籍要註耶、彼以文辭視之者則非也、學既得乎正傳、安知後日不與許吳同列於從祀也哉、國政之暇、請先生之遺文、見丁亥續卷等集、而記序碑誌傳贊詩賦前後失次、不便披閱、因命儒臣彙聚成編、較梓以傳、俾先生之道、蒸白於世、後之學者、誠有賴焉、成化己亥歲中秋前一日蜀府序

劉靜修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蘇清湖甫 評次 任葛雲蘭湖九甫同評

集序

蜀府一首

序

敘學

送郝季常序

賜杖詩序

記

劉靜修文集

目次

二

宦卷記

特高氏園記

請藥書漫記

書後

書饗齋園後

書東坡傳神記後



○教○學○無○心○無○不○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素○異○端○之○害○或○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得○邪○正○之○術○朋○誼○偽○之○辨○分○先○後○之○品○即○不○差○焉○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公○卒○成○失○教○育○英○才○之○樂○故○其○為○陳○蹟○焉○為○學○之○次○歟○庶○不○至○於○差○且○素○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為○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

教學一

三

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難○有○餘○緒○竟○亦○莫○知○造○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注○以○語○孟○為○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為○終○學○者○以○是○為○始○未○說○聖○賢○之○詳○說○說○聖○賢○之○約○不○亦○背○他○矣○乎○所○謂○類○狀○未○難○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難○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常○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詠○誦○涵○詠○胸○中○難○不○明○了○以○為○先○人○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難○則○或○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意○焉○人○不○則○血○氣○衰○之○耳○詩○詠○導○性○情○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強○歌○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審○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

劉靜修文集

教學二

四

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大○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廢○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使○展○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讀○議○之○學○自○傳○注○疏○釋○出○將○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創○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已○意○體○察○為○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異○勿○好○詭○誕○勿○生○穿○鑿○平○昔○心○易○吾○氣○充○周○德○無○使○虧○欠○若○發○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同○林○樵○見○血○而○得○情○毋○使○刻○母○細○碎○毋○使○妄○毋○使○微○以○為○高○淵○寶○昭○曠○開○廓○然○後○為○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然○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

經○主○為○主○彼○廢○興○之○迹○不○言○欺○也○如○持○平○衡○如○縣○明○鏡○輕○重○在○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周○聖○人○制○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為○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擬○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為○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能○取○其○統○而○合○其○散○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制○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為○百○世○之○準○繩○若○愛○者○可○為○火○氏○之○良○耆○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說○異○好○奇○故○其○書○似○之○於○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誠○過○秦○則○比○於○太○公○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注○

劉靜修文集

卷三

五

性○剛○故○非○畏○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也○士○遂○為○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膏○肅○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於○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華○滋○漫○誣○謠○隱○語○邪○世○之○事○其○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通○於○略○而○晉○書○過○於○繁○而○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撰○為○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為○得○中○而○其○事○蹟○污○穢○難○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興○亡○之○際○微○計○好○惡○有○浮○於○言○者○唐○史○二○德○書○劉○昫○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為○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先○當○備○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

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家○為○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廢○興○之○錄○耶○正○之○述○國○體○國○勢○制○度○文○物○恒○明○白○時○以○六○經○為○要○論○其○間○以○試○已○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較○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性○注○金○史○未○見○意○於○要○名○欲○以○為○談○說○之○餘○惜○少○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鉤○即○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誤○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火○既○治○則○請○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詞○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

劉靜修文集

卷四

六

者○之○累○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則○秦○美○新○之○論○事○恭○而○慕○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混○蘇○子○謂○難○除○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為○在○五○荀○之○上○或○抑○或○揚○其○道○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備○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仲○子○生○於○南○北○偏○統○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賈○之○流○故○比○擬○昔○有○太○過○遺○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口○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則○口○無○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故○斥○佛○老○使○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



興○以○來○諸○公○之○書○同○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注○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為○物○所○以○歸○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為○辭○賦○雖○然○楚○辭○其○至○者○也○辭○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或○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未○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

劉靜修文集

歐陽文忠公集

七

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初○晚○唐○之○姜○翁○學○溫○李○之○溫○則○虛○公○之○怪○說○非○所○以○為○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久○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損○益○與○戰○國○策○之○清○刻○華○峭○其○周○之○雄○辯○數○根○之○簡○扼○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宏○深○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深○厚○柳○宗○元○之○光○潔○蘇○轍○公○之○高○壯○杜○牧○之○豪○解○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溫○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游○李○德○裕○之○開○濤○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止○大○蘇○明○允○之○老○

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闊○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始○於○康○東○者○出○而○時○晦○以○為○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為○事○科○斗○家○錄○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遂○遂○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為○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歎○人○望○劉○錡○之○使○放○羊○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大○夫○固○為○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象○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象○隸○意○為○本○有○象○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

劉靜修文集

歐陽文忠公集

八

獨○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德○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華○之○以○厲○吾○氣○象○之○以○肆○吾○博○可○也○難○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此○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請○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為○詩○文○如○是○而○為○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於○成○則○可○以○為○君○相○可○以○為○將○帥○可○以○致○君○為○先○舜○可○以○荷○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畫○可○以○為○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存○爾○天○之○至○善○也○真○寶○詳○盡○確○然○不○易○此○吾○輩○入○門○下○手○訣○也○試○精○思○之○易○端○訓



○○○送郝李常序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  
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國緣焉藉以立事功苟為不然在他入未必遇得  
既年而己為清議所不容矣李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  
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夫會議以為不可明年又請  
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及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  
有為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子授詩書又知其為有志者今其將  
為刑作貶也載米與幣而過子以別且請子有以告之子無以告子也  
子行矣子則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  
至不易者而已矣子無以告子也客成劉某序

劉靜修文集  
送郝李常序一  
九

○○○賜杖詩序

劉因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瑞而土所貢雕王杖公  
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言公分為三卷命某為序  
某曰夫古人自授田百畝舍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  
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所為而賜  
也自力可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  
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為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  
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賞  
之可致也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為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  
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歟然則臣

劉靜修文集

賜杖詩序一

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  
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其舊聞公嘗披錦衣臨喪之賜惟於巡衛錫宴  
則服之反退則服而歲之惟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持杖也其所以敬而  
榮之者亦必有以處之矣此則詩人已略言之若夫聖上以如天之仁  
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  
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為必不以一杖之  
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故  
以是為序而補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皆錄  
葛瑞調

○○○鶴卷記

劉因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卷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卷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集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為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然也大經曰子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為我思之予乃頷鶴而嘆曰謂大經為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心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失其於斯昂然卓犖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然則名卷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

直義記下

士

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此典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說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夫斯簡之乎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為難通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難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歲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即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況此數者於鶴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卷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疎影暗香孤清俊潔想見羅浮月白參橫之際請此等文如飲水雪可令俗塵頓釋文章此境最不易得焉端訓

○○○遊高氏園記

劉因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陽映靜深今布樓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為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十五年耳已微而為矣嗟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為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逆而息矣成毀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復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為草莽矣劉某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為草

遊高氏園記一

士

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此種曠論決非富貴人胸次所有文字亦特工妙焉端訓

天生此一世而一事固能辨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  
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蟹螺  
規治濕氣而生於水應香於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  
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  
無用之人謂天將降亂必生彈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  
精理精言非格物致知之盡不能道此萬端詞

饗養之生於唐虞猶水物之生於陸也雖欲饗養焉得而饗養然其所  
以為饗養則陽中之陰所不能紀雖欲不饗養焉得而不饗養以焉得  
而不饗養者與焉得而饗養者遇是以天下莫不見其為饗養而得  
以饗養之也及世運降矣人道晦矣淳者漓而和者戾矣閭閻靡趾之  
意息而河圖鳳鳥之歎興饗養之也此饗養之所以列於經也夫饗養  
而見其養也而又孰得而饗養之也此饗養之所以列於經也夫饗養  
之所以列於經也其所以著夫愚則焉金以懸旌鑄楚史以櫛杭名也  
其所以示夫戒則尊桑之取象盤盂之有文也呂氏春秋謂以象形飾  
者周制也或者曰以形象識之則殷器也非周制也是則不可得而知  
劉靜修文集  
也世且不可得而知又焉得而知其用也金臺田景坻得古饗養拱泉  
而垂腹肅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若有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為之攷  
定其為古器之無疑也景坻遂以劉敬昌大臨例而圖之其文都伯常  
欲為道其然而不果而屬予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  
欲知之則為博物之增感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  
之喪志也為博識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  
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自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  
也則斯器也固有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不惟在我之饗養以此而  
見在物之饗養我將自此而得以饗養也至元丁丑正月丙寅容城劉某書



其健溪微得公獻之妙非泛然雜有取者葛端四

劉靜休文集

書東坡傳神記後

十五

劉同

○書東坡傳神記後○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斯然而石○物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輪摧○岳之形也○條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形而求其神則得之○不於形而求其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即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猶方坎圖立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衣冠而王也帝之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心稱而岳焉乎在○於是而求岳之人○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神○蓋于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其祭社也○即其地而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為士而席則大夫○祭為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至於晉焉而席地○今焉而匍伏○理有可疑○神亦焉得而流通也哉○絲是而推之○凡像好之末極其精而苟簡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為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的求雨露鬼設蓋為一絲髮之語相為發明○其亦精矣○淳熙王氏妄為辨論以熒之○彼亦烏知所說之所謂哉○曰景范嘗為先人作大小子像○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惠者而得之○是以予於禩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

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一畫卷云烟影天機滅  
改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英到處南華一塔然此又可為  
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既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於所藏那  
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  
涵游而言不知其所以自來覺悠然有當於心者而已  
葛端詞

書東坡傳記後二

十七

評語文集終

古文正集二編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葛龍葛龍評輯楊廷樞顧細二序及龍自  
序皆不及龍文中評語亦止載龍字蓋龍為龍兄  
附名其間實則龍作也龍字端調吳縣人崇禎庚  
午舉人是書題曰二編當以先有初編此為續集  
所錄凡二十二家曰顏真卿曰陸贄曰李德裕曰  
杜牧曰韓琦曰范仲淹曰司馬光曰范純仁曰鄒  
浩曰二程子曰李觀曰張耒曰黃庭堅曰楊時曰  
王十朋曰朱子曰陸九淵曰陳亮曰真德秀曰文  
天祥曰劉因曰虞集每人各以小傳冠集前所錄  
猶採自本集差勝村書之稗販然去取皆漫無持  
擇

# 野香亭集十三卷

〔清〕李孚青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野香亭集

十三卷》提要

野香亭集序

李編脩升鑒刻其詩集既成而問序於予升  
鑒爲相國容齋先生嗣君憶乙巳丙午間  
予在京師與先生及說崖虎臣公戲茗文曰  
緝諸君子爲文酒之會公餘閒暇輒相與過  
從譚笑上下其論議詩篇酬唱相得甚驩後  
二年而余奉使江淮先生亦請急以去中間  
各以事故相契潤至乙卯復會於京師而舊  
遊大半散矣每酒場吟地低徊再四因是與  
先生情好尤親方是時升鑒年纔八九歲予  
固未之知也嘗與今冢宰陳公前禮部尚書  
文敏果公暇日飲先生卧遊堂中酒酣先生  
從容爲予言吾有子誦君綠楊城郭是揚州  
之句頗知愛慕願一出謁予殊驚訝急呼相  
見則升鑒年方髫髻風神瑩徹吐納閒雅進  
止盤辟甚有禮而可觀也因舉左傳國語及  
史記秦本紀雜叩之隨問酬答如翻水因共  
驚嘆以爲聖童自是予每遇客必與言容齋  
有才子成就殆未可量於是升鑒之名噪長  
安矣而其學亦與年俱進後四年升鑒舉京



兆又明年成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年最少才名益起文章詞賦儼於古之作者而於詩爲尤工予每覽前代學問源流之故如徐士秀蘇昌容父子並以文采著聞當世後先輝映以爲美譚竊怪天之生才萃於一門而不知其精討錙銖覆量尺寸門庭以內薰陶融液以成其材蓋非偶然也先生之詩鴻博絕麗有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榮丹壑承其家學少變而爲清新綿婉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辭麗以則讀之者循環反覆不能自休風騷耆碩咸相稱歎以爲不可及是豈獨天分之優蓋亦其源流之有自歟

今天子稽古右文大雅宏達之材並蒙恩遇丹壑方簪筆承明著作之庭行且以經術致高位乘時奮庸庶幾業者韋平之盛事復見於今則又豈徒以詩人相位置乎哉予老矣讀丹壑之詩因追憶二十年前友朋晨夕之樂升沉存歿凡幾變更今官京師者獨予與陳公及先生三人在耳歲月不居嘗有飲公顧我蹉跎之歎而獨喜吾容齋之有子能振大其

家聲年方富而才之將日進而未有底也因書之簡首濟南漁洋山人王士禛撰

序

今海內才情之士號能詩者衆皆自以謂攻考金石出入宮徵然士困帖括獵時名或幸得之神理銷歇鼓其餘勇躑躅呻吟於詞場微逐之間欲以追踪昔人難矣丹壑未與謁之年席帽離身簪筆華省文章瑰瑋一時艷美天才橫放根於性生然以視今之學者其淺深涯際用力爲何如也故其爲詩鋒穎旁出含咀百家擷英摘華晚胸一世且吾誦之而浩然以嘆也選予與尊甫先生搜揚風雅探源派流每高會賦詩移日分夜今各以事羈言念斯事有疇昔之感焉得吾丹壑繼美斯文直與蘇許國父子比烈競雄而余得寓目其間豈僅如君家玉溪長吉之藻艷以陵夸一時乎余是以喜而評之如此高都陳廷敬撰

陳序

序

余嘗謂前之詩人無如義山子瞻之奇者義山之詩博與極矣撫拾羣書抉搜隱怪至于放誕風流清言麗句雖自謂國人盡保展禽酒肆無譏阮籍矣誰信之其大致欲效溫段諸人皆出已下乃已西崑之冠也而韓碑一篇則又不然闕其意既作韓碑徑效昌黎清廟明堂曲終雅奏平日獵祭之繁無所用之世之徒以艷體日玉溪生者淺也子瞻之詩泉源萬斛其涌也莫可端倪其渟也渺無涯涘夫詩至元亮子美觀止矣沿波討瀾通津委注譬之黃河所從來遠而崑崙之墟去嵩高八萬里尚可溯而識之咄咄坡老世之論詩者有重趺追尋望風謝路已耳是以奇也丹壑先生瞻學多通才辭美茂集英畧穢駢羅橫陳故爲詩也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如會稽野蘭從江淹壁魚化出縑而爲絲遂成異錦以先生官侍從有年閉戶著書嗜好特殊其詩奇其人奇也歐陽永叔云學士一官非文章不可當代著作之林能詩者多矣先生分其才技可了十人即他人所作遠次于先生亦足以薄風騷立壇坫而况先生乎不知先生

陳序

之詩與之論義山子瞻之詩可得而聞乎王道充  
得相鶴經飄然有乘氣御風于天地間之意顧所  
畜皆胎介凡鳥夢想青城芝田知無從問涂耳余  
讀先生詩驚歎稱奇而悔鄉之爲詩也衆吹竽焉  
又建鼓而從之亦甚惑矣濟南田雯撰

田序

序

丁丑冬次兒自京師歸言一時詩人所交稱者必  
首推李升壑太史已而出其贈行之卷約數十人  
太史詩爲最復取所携諸名流詩集讀之尤無足  
當太史者益信京師之論爲不誣夫詩之格調雖  
衆而豐約歡悴必本之於性情太史席居者極一  
世之榮遇而讀其詩若有不足於中而言之者何  
也次兒則述太史家居短絺縠衣臨風緩帶飄飄  
若神仙中人嘯咏烟月手携一編夜久不倦不以  
人地自矜貴時有湖山蕭然之致而觸物流連感  
嘆若有不勝者蓋其胸次如此而發之於詩者悠  
然而遐遠也太史詩計年爲一冊自庚午至今約  
千餘篇其行世者已見於新城澤州諸先生之序  
今復合甲戌以後所作而命之梓風格與年益進  
大異於世之爲詩者也余嘗考古詩人其臺閣鴻  
儒類以雄麗宏博競勝清癯而內瑩者惟張曲江  
爲然曲江以功業著於元宗朝而四海咸仰其風  
度讀太史詩亦可想見太史其人矣成都費密撰



序

唐以詩取士四聲八病之學童而習之人人而能之能者既多則工者亦不乏中世數百年學宮令甲專以經義爲得失而言詩之學遂衰間有能者亦復不得工蓋其白首呻吟止此經生章句必待一第始得棄舉子業以從事於詩迨從事焉而其氣已衰且其章句之習墨守膏肓未能澄汰以入古人之堂與此雖欲稍工不可得況求其幾于古人乎是故今之能詩者必有高世之才而士大夫之能詩者必早得一第朝氣猶新新者乃能自拔于流俗而外此則難矣近代言詩者以何李爲稱首仲默十五舉鄉書十九成進士獻吉得第之歲亦甫盈二十諸家之不得與二子爭名者非獨遜其才亦由歉于遇也吾師合肥夫子既已貫穿六經網羅百氏縱橫千古殫精著述爲海內宗矣嗣君丹壑編脩復稟靈異之姿濡染家學成童取科第較仲默更先三載入仕六年始及弱冠遂刻意吟味成一家言其詞茗鮮迥秀彷彿信陽觀北地剝椎模擬者蓋不啻聲聞之于大槩其能振吾師之緒紹聞庭訓方駕古人無可疑者吾知丹壑

卷序

卷序

之賦畀者厚即令至今俯首舉子業中殆終難抑寒其菁華也余與丹壑同年入史館又辱吾師門墻之末習丹壑既久命序其詩不敢溢詞獨是丹壑爲仲默鄉人而仲默之稱詩往往駕太白於少陵之上古今詩人之宗多推李氏丹壑之才當不難爲青蓮即獻吉且瞠乎後矣浙西徐嘉炎撰

序

自古才不易生。遇亦罕覩。金張嗣世。未有文章。王  
謝傳家。半虛官閥。是以武威堪繼。所嫌張氏無文。  
梁苑相仍。常恨枚臯未仕。惟李編修丹壑家有  
賜書。才堪獻賦。擅蘭成之異彩。不愧肩吾。假衛騎  
以敷華。輒如希逸。斯固龍門之繼起。居然虎觀之  
先資。顧或器貴晚成。官嫌早達。高常侍五十爲詩。  
公孫弘六旬應詔。壯歲學春秋。豈難諳練。老年趨  
幕。庶未負平生。而乃夙具聰明。少成頭角。楊惲六  
歲。便通史藏遺書。黃琬兒時。能說天文大意。舉經  
筵于殿上。謁帝知名。正朋字於膝前。入官有效。猶  
且束髮授校書。耻因父任。孩提爲少監。不藉門功。  
薦鄉書于志學之時。唱臚句在算丁之候。比之元  
頃之舉進士。正復同年。仿諸陸贄之授翰林。尚虛  
一歲。妙齡登秘省。彌存若谷之懷。弱冠入綸閣。原  
有凌雲之氣。然而端居一室。惟事斯文。考鑒千秋。  
不嫻雜弄。趨庭受詩禮。父即嚴師。同館被絲綸子。  
如後進。追燕許兩家之盛。成獻義一代之奇。論人  
物則必推典午以前。語詞章不使在永貞而下。當  
懸授簡。蔚爲天上雲霞。對客揮毫。疾若秋來風雨。

偶下東吳而鼓枹。感送江神。譬登西華以聯吟。勢  
凌山嶽。藉此茗華之簡。勒爲琬琰之詞。文開六甲。  
李白何殊。筆者五花。江淹斯在。乃以薰蕕之異。臭  
謬從鷄鶴以同羣。通門託庇。訝曾分荀令之香。芸  
館追隨。愧數倚夏侯之玉。誦羊孚之佳句。軼思穿  
雲。讀孫綽之新辭。金聲擲地。但藉校讐之末。因而  
揚厲其間。庭前吟芍藥。請觀端尹之詩。天上有麒  
麟。倍憶春坊之作。蕭山毛奇齡撰。

毛序

序

夫人之有懷也言之所不能盡則見之於文辭書之於冊而已見之於文辭書之於冊而猶有所不能盡者於是乎有詩以道其不能盡之情蓋古之人有有其聲而無其辭者矣聲之所感雖辭可以不設未有無其聲而可以詩者也故余之論詩必以意為主以聲爲用嘗薄毛序鄭箋不識詩人比興之義惟朱子集註畧轉換一字句間使人反覆吟詠自有感發此爲得之蓋作詩之體至唐始備論詩之法至朱子而始明余每自信其言以爲不妄頃於漁洋先生所得讀野香亭詩集野香亭集者爲合肥丹壑李先生所著先生之於詩也既本之於今相國家學其冥搜心得取境近而蘊義遠有陶韋王儲之風至其才思所溢間旁出於韓蘇諸家特用以開拓其境界而已不以自詭其法也余尤喜其樂府古淡婉切迴環可誦雖張王搢筆無以過也以爲詩必如是則意與聲會始可以返而復之古蓋嘗屢言之云爾先生謂爲知言即屬余書之然先生以名公子年少登第滯史館二十一年泊然無競進意其所寄興八九常在酒鎗茗椀

山村水墅之間宜其風格之超脫如此至其經途觸目凡田家疾苦吏治清濁與夫南北風土之險易厚薄無不習知所以感切諷諭而發之以忠厚之旨傳之以和平之聲者又不一而足古觀人者往往於其人一吟詠間知其有以天下任之意若先生之詩之志吾殆不得以詩人命之已慈谿姜宸英撰



序

余生平不善爲詩而好詩。凡古人之詩莫不爲之留連涵泳而咀味其旨趣之所存。頃居京師數年。凡名公鉅卿以及四方騷人遊士之以詩贈遺者。悉皆爲之淘汰擇別而觀其所用心。今年春乃得讀野香亭詩集若干卷。蓋李丹壑先生之所作也。其音和平而大雅。其旨綿渺而蘊藉。其情能感人而使之俯仰唱嘆歡忻悽切發揚舞蹈而不能自己。已而先生又集數年以來之詩若干首付之雕刻而悉舉以示余。余益循環諷誦。屢日夜而不厭。嗟乎。以余之好誦而至是始能讀先生之詩。甚矣余之陋也。且夫世之說詩者。指摘聲病講求格調摹擬彷彿而務欲似乎古人。其說非不善也。然第得其似而失其真。竊其衣冠笑貌而不得其神理。意思之所在雖一一多似而我之爲我者亡矣。非其亡夫我也。本無所謂我焉。而勉強支綴以襲取之於外。即有一二名章雋句而不可謂之能詩也。今讀先生之詩。無美不具。而不能指某篇曰似某家。又指某句曰似某家也。嗚乎。此真先生之詩也。余嘗聞先輩之論制義者矣。曰制義之爲道。無所

用書。然非盡讀天下書無由措思也。無所用事。狀非盡更天下事無由措字也。吾以爲詩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函蓋充周。不見涯涘。而舉其所閱歷與覩記者。往往即事以徵情。爲之悄然以歎。邈然以懷。油然而動。取之於心而注之于手。諧之于韻。宜其能成一家之詩。而非勉強支綴。徒以摹擬彷彿爲工者之所及也。先生爲合肥相國之伯子。往余讀相國之詩。雄渾深厚。如地負海涵。牢籠萬象。而不可窺測也。今讀先生之詩。如清簫入耳。明月入懷。又如遠山數點。前村一枝。幽微淡遠。而難以窮其勝也。會先生屬余爲序。余喜當今之能成一家之詩者。在相國父子間也。於是乎書之。康熙丙子季秋望日。桐城戴名世撰。

序

予於近人詩入手輒昏然欲睡。至讀丹壑先生諸集。則神氣滌振。首尾更翻。忘寢廢食。惟恐其竟也。先生是編。先是曾假自友人。迺奚囊削草粘錯成卷。煤泐脫膏。格敗若絮。稍不經意。即多圻裂。予私心好之。湖邨靜展。漚以名香琅琅洛誦。聲撼四鄰。于是身心攝入者累日。旋爲友人取去。神思恍忽。如出桃源時。值先生重來白下。欣然以繕錄者見示。再一縱觀。則又淵湧峯廻。奇境天闢。宛若從未觸目。是誠青蓮之于敬亭。一看一回新矣。因慨詩之亾也。亾于盡天下皆冒詩人。彼枵腹者無論即一二稍知瀏攬。其于樂府輒曰漢魏。汨其精魄。僅襲字句。而漢魏之亾。即亾于字句。五言輒曰陶謝。同識骨格。假設膚理。而陶謝之亾。并亾其膚理。近體輒曰高岑。曰元白。棄却所固有之性情。妄欲乞靈古人。希踪優孟。而高岑元白之亾。乃即亾其所固有。高岑元白之性情。尤可嗤者。生本寒餓。句學癡肥。輒曰此吾鉅響。上應清廟明堂。而不知清廟明堂。翻自餐霞濯露。則亦蠅趨蜣轉。愈形其污濁而已。時惟先生屬詞婉至。命意高遠。即事成篇。由

編立格。或藉古題。而書時事。或立新意。而愜古調。其漢魏陶謝高岑元白之神。而無此擬剗刻掉扯之跡。此道茫茫。問起衰手。舍先生其誰。或謂先生容與丹地。堂構青雲。而其篇什。冲澹踰于秋水。先生之詩。未類其人。予則以爲。惟其有先生之人。始有先生之詩。有如天上。居有頂衣六銖。而履五緯。弄雲物。而依日月。生而遍體皆清。那得人間一點烟火氣。可漸染。所謂真清廟明堂。翻自餐霞濯露。復絕今古。世有知此意者。方可與之論詩。否則北窓搢枕。揺手相謝。以瞋睡正濃也。可。繡水王樂

撰

王序

年



序

僕讀合肥相國詩與公長君太史丹壑先生詩嘆曰百年之論定於是矣自明李空同創言復古軌範前人示天下以必趨固天下以不敢亂天下翕然從之王李繼起高論益昌規格既定守而不變者數十年也迨徐表出而說始稍異焉以自然爲宗以性靈爲貴內愜於已不求合古竟陵常熟壇墀遞更而宋元雜論紛如矣今則門戶各立互相抵牾宗唐者必斥宋爲斜徑好宋者復指唐爲戒途相背而馳迄無定論又近百年夫詩必負絕人之才真積力久上下古今之變以自得其指歸而詩乃可傳苟生才者薄矣又工力無大過人也僅規規於聲色氣象之間求合古人或任情而出不中繩尺其詩膚榮而骨不堅貌澤而神不王讀之徑直而無餘意焉勿問其言漢言魏言唐言宋而皆僞也均於詩無當也崛起一代者必能窮極根柢而不爲雜說所搖惑於向者諸公之論合之而不相雜抑離之而不相乖今相國之詩勃然而光凝然而堅渾然而無不包肆然而無不極其樹本發源之地冥與道合故絕依擬之跡而縱橫不越

乎規矩是以遠駕於空同濟南而齊驅於建安天寶信足爲天下後世法矣若太史之詩則不然太史浸淫江左之華化裁大曆長慶之格以至眉山之疎放宛陵之秀潔劍南之渾雄遺山之穠郁無不籍而醞之鎔而鑄之汰其確礪挹其精英高哉如鶴之唳於秋旻也幽哉如蕙之發於僻壤也苟非力學致思反覆游泳即不能窮其旨趣矣太史得相國家學而卓然不隨步趨如孟堅之於叔皮子瞻之於明允者然視相國風格雖殊而樹本發源冥與道合者其指歸則同也所謂合之而不相

費序

雜離之而不相乖化於古而非摹擬也出於性而非臆見也百年矛盾不符之論直待相國父子詩出始大定矣天下方競趨宋元而失其真勢將擗摘猥鄙而不可收止立之標的者必如太史乃可哉成都後學費錫璜拜撰



序

隱几嗒焉兀坐。雖甕底抱書太息。空淹石姥峰頭。妄思秣馬以宵征。不憚擔簦而遠驚。黃河泰岱。益信頴濱弱冠之書明堂。辟雍備觀北地兩都之賦。魏機雲之遊洛下。得見茂先。似軾轍之至京師。已師六一。望洋而嘆。初何知大小之家。入室未能。遂許以高深之測。原夫韻是金聲。嗽皆玉唾。楊虛受鏗鏘幽渺。石曼卿縝密方嚴。溫柔原四始之遺。綺麗去六朝之習。絕無摹擬。自合古人。獨出精神。便稱作者。杜甫之懷李白。云似陰鏗復生。蘇軾之

章序

贊韓駒。謂是光義再見。幾于有古而無今。何至得人而喪我。則不若聲華高卓。所在名言。而究之音調和平。又非澁體信斯文之未墜。識大雅之必傳。屬附門牆。竊窺涯涘。再三披誦。敢存阿好之私。一發端略似質疑之意。從來金張華胄。大都曳白爲常。王謝名流。祇以談玄相尚。矧良弓良冶。出自沙堤。聞禮聞詩。入趨綸閣。而百城坐擁。殊無矜貴之心。四庫游行。備極鑽研之況。熒熒燈火。把卷清宵。寂寂簾幃。攤書白晝。毋論牙籌檀板。絕未關心。即凡方褥長簷。都無屑意。探着囊裏。僅得乾蟄。檢

點篋中祇餘痛癢所未解一也。或者老而好學。傳聞高適之詩。窮則彌工。著有宛陵之集。而賦靈光千十五。直影花磚。羣髦士以三千。掄材杏苑。聲氣則於今日上。文章則是處風行。更何藉乎詩書。乃致忘夫寢食。同官相對。偏苦于禮數之拘。名士過從。每樂此嘯歌之趣。所未解二也。且若少年科第。鮮伐毛洗髓之功。高會倡酬。率滿腦肥腸之態。風雲月露。既牽綴以成篇。清廟明堂。亦膨脝而得句。而野香亭外。別具新裁。天祿閣中。都非俗艷。攬其大槩。多悠揚婉轉之詞。閱至終篇。半感慨躊躇之

章序

作代窮儒而措語寫貧士之欲言。所未解三也。師笑而云。居吾語女。朝吟夕詠。舍茲無以鳴歡。吮墨濡毫。惟此差堪適意。即平生之寄託。賴若輩以獻酬。便足抒寫性靈。發揮景物。豈必笙鏞祝嘏。繞格祖以和神。玳瑁珊瑚。始裝書而架筆耶。藻功聞命而還。循環又讀。如鴈橫天末。如鶴唳雲端。如秋蛩號雨砌之間。如春鳥弄晴窓之外。一輪庭月。將爽氣以俱來。半篆爐香。畱新聲而不去。錢塘受業章藻功拜撰。

莊裘吹襖柳綿風。客子光陰冷澹中。霞綺一編雙  
眼活。燈花連夜十分紅。織從蠻布文增價。買與雞  
林譯盡通。怪道先生嗔俗客。張衡不作與誰同。  
牛毛鱗角嘆星闌。虹影誰餐第九丹。夢去不須尋  
李杜。詩成直欲詣張韓。萬層巖壑攀尋遠。滿握珠  
璣檢汰難。三十年來吾後輩。兩籠箋許傍吟壇。  
往從友人所借讀丹壑先生野香亭前集詩別  
去數年宛宛在臆。如空中之聲。月中之色。手挹  
之而遙。神遇之而接也。丁丑再入都前集已付  
剗。剗世之言詩者。皆能宗而誦之。先生復授余  
續集。蓋自甲戌至丁丑春所成者。命余讀且論  
次之。昔陸務觀謂東坡詩援據閑博。指趣深遠。  
不敢爲之說。余又何敢論先生之詩。然迴環唱  
嘆之餘。覺與世之宗而誦之者。別有神會處。是  
則余之深幸得讀先生詩。而先生之所以謬屬  
之於余也。輒綴二詩於乙處。歸之他日。丁丑集  
終猶能賜之卒讀否。是歲四月二十六日海寧  
查嗣璫識。

野香亭集 丙寅稿

合肥李平青丹壑撰

紫騮馬

紫騮如桃花。春日躍錦韉。赫尾懸蒲梢。芳堤馳少  
年。脾達爲微汗。鼻敵因噴泉。腰垂玳瑁鞍。背掛珊  
瑚鞭。過堤猶散錦。廣埽常鋪錢。有時舞筵罷。潛繫  
娉樓邊。春光暗蹉跎。柳絮拋新綿。長嘶柳陰中。相  
顧不得前。

寶劍篇

寶劍輕以長。終日三摩挲。寒飈清若水。吐氣凌秋  
河。玻璃飾其秘。刻琢成龜鼉。誰信破鞞間。偶塞藏  
太阿。當時棄原塹。薤草兼刈禾。光彩閭塵土。蝕繡  
如衣裘。神物有顯晦。此恨良亦多。塗之赤堇錫。干  
戟不復磨。猶愧孟嘗客。彈鋏宛轉歌。

野田黃雀行

秋風吹平野。棲禾滿前畝。粒粒結未及。分黃雀聲啾。  
啾。方春桐始華。責錢買畊牛。耨草翻熱湯。汗下如  
泉流。刈穫不到家。爾乃先相謀。黃花開滿徑。并其  
不復過。且待滌場日。聚我窮櫛阮。笑爾腹有限。不  
足下養羞。但聽啾啾聲。戚戚生人愁。



長相思

美人弄機杼。織成錦繡段。當牕有花樹。對之互相  
按數尺。織花條數尺。織花幹數尺。根與葉離離連。  
復斷寄充君子裳。此意良可見。根株有時離。絲理  
終不變。

芙蕖

芙蕖何灼灼。挺出汙泥中。翠蓋承珠露。澹漾香從  
風。不識植根淺。但見翻波紅。我欲採爲衣。雙積誰  
能縫。寄言幽居人。遠道難相從。

石菖蒲

菖蒲生盤礪。乃爲人所知。幸得親君子。剪伐亦不  
辭。大氣噫爲風。莖短不能吹。鬱鬱山上松。反有傾  
頽時。徒矜所處高。每爲當世嗤。

蘭

茁茁秋蘭英。種之在離房。非敢象其德。聊以薦馨  
香。名爲人所忌。香以禦不祥。所以楚人佩。往往充  
素裳。不見九畹花。至今滿江湘。

美人蕉

蕉花本窈窕。枝葉亦翩翩。一身任舒卷。藉此心中  
丹。藥之即土苴。愛之成琅玕。微軀何足惜。願結君

子。故非不抱苦志。長恐自植難。秋風戒節。途顧影  
徒辛酸。

樹中草

陽春生氣著。小草蒙天恩。椿楨可活。何必皆深  
根。所恨託跡淺。寄此喬木身。甫幸受機蔭。謂可解  
風塵。一朝被剪伐。遽與枯槁隣。生物各有常。皆得  
逢青春。如何寄託殊。榮落隨所親。

上元前一日喜方楚邑歸自秦中

太華頻年久壯遊。相逢已值換殘裘。秦關雨雪人  
無恙。渭水鶯花鬢未秋。綠畝再尋南國隱。斑衣應

慰北堂愁。春燈好共來。相看笑解金龜。問酒樓

上巳南譙道中

細路紆廻入亂峰。晴烟一抹望重重。疎林布穀啼  
殘雨。古寺桃花開午鐘。勝地幽人懷舊隱。春程芳  
艸記前踪。登臨不盡蘭亭感。滿目蒼涼倚碧松。

早春漫興

松陰殘雪石塔平。數畝幽居遠市城。鰕菜沾唇  
薄俸魚書在手。憶神京。爐頭紅釀春初試。匣底青  
萍冷欲鳴。多病尋常渾不寐。硯冰新泮苦吟成。

贈方楚邑



方子樂恬澹樓隱明遠臺近居繞修竹向湖松窓  
開畢歲窮一經寂寞不可進世事淮水流幽情漸  
秋艸掩卷惜青歲撫劍生雄心暮雪燕臺筑春風  
秦市琴中酒每夜歸採薇動盈把宿昔負氣骨豈  
能終脯下花落休文病山深种放眠未逢楊得意  
徒著子虛篇

春日送笑門歸奇猶

客有甘園興脩然返舊廬春波池水漫夜雨鑒山  
疎紅杏新征旆青驄舊載書清和看漸近鷄黍待  
回車

薄遊秣陵客王太守江樓和岩公韻

烟柳依依雨乍收古津桃葉快名遊君苗旅味慚  
焚硯玉粲鄉心正倚樓六代難尋芳艸夢三山猶  
挂夕陽愁登臨共欲謀深醉何惜千金質錦裘

秣陵南樓即事示蔡龍文

南窓低雲氣亂山當樓東客夢坐落日心清生晚  
鐘彈琴對流水飲酒憐春風十年不堪憶離合如  
轉蓬何當與鄉縣復話紅塵踪爲君一沉醉悠悠  
天地空

秦淮夜雨

雲壓鍾山黯不開茫茫烟樹怯登臺薄寒正勝愁  
春去不寐何當聽雨來半榻鄉心燈影亂六朝往  
事節聲哀高樓作賦懷孫楚未肯飄零負酒杯

金陵雜書

三山門外接平蕪綠樹深園畫閣孤正是落花時  
節好鴛鴦夢穩莫愁湖

鳥聲淒切晚風聽隔听峰峰遠空青獨把一杯江  
清上斷烟殘日掛新亭

青山直上白雲層古剎登臨感廢興暮靄深深鴉  
路失松楸何處晉諸陵

文物銷沉王氣空牛羊散落後湖東西州西望無  
人處春艸年年發故宮

小艇橫斜蘆荻灣一竿空釣碧潺湲月明風細凭  
高望江令青溪謝傅山

麥浪初平布穀飛柳塘將起鯽魚肥長干風日靜  
人久典盡春衣不道歸

晚春旅愁

晚春愁旅食朝雨滯歸船斷續還鄉夢迷漾中酒  
天牛羊吳苑草松柏晉陵烟憑吊情何極登樓正  
黯然

釣魚臺

柳陰濃淡後湖津。漁笛悠然入聽新。寂寞空臺春  
艸綠。垂綸江左。是何人。

慈湖早發

曉路黃山北。驅車月在大興衣。牛渚酒洗耳。鴈門  
泉。樵牧深村語。麒麟廢塚眠。空餘楊柳色。猶鎖六  
朝烟。

靈墟山中

亂石蒼松映翠微。丹陽湖畔艸依依。雲深漫訴無  
仙跡。時有凌空白鶴飛。

葛城道上

榆柳荒城綠正肥。江聲漸遠麥風微。問程已覺家  
山近。不帶春歸帶雨歸。

旅興

江上尋芳久。年光過落花。野雲衝鳥散。山店背溪  
斜。故國夢千里。高遊天一涯。家園櫻笋候。歸及焙  
新茶。

浦口留別

金陵酒正熟。坐惜青春深。醉後見歸雁。難爲江上  
心。煩憂暫一謝。餘樽堪再斟。疲馬嘶野水。旅途愁

獨吟。掛別各無語。潛然但沾襟。蒼蒼紅塵外。歧路  
橫古今。孤烟出小市。山鳥喧空林。歸當蠶事畢。庭  
槐已濃陰。禾黍淨新雨。羣動生夏音。蘿徑須灑掃。  
待君幽牕琴。

歸途經田家作

暮春驅車出。柳陰未滿塘。歸途經江臯。麥秀半人  
長。四郊遍蒔插。蠶時多採桑。耕者來遠巡。餉盃兼  
提筐。遊子倦道路。解鞍聊徜徉。風烟栗里村。水作  
輞川莊。吟成歆旅枕。欲訪無何鄉。

贈梅山僧

塵海茫無着。梅山自往還。雲孤飛錫處。松冷閉閑  
關。天花再生公。法鐘聲惠遠。禪他時乘暇訪。應在虎  
溪邊。

蟬

樹杪蟬聲早。風微送遠林。薄絲齊女鬢。幽怨蔡邕  
琴。清涼羞羣動。孤高托一吟。螳螂不相負。何事起  
機心。

蜂

園圃良虫出。芳華晝景清。選香紗臂倦。釀蜜栗臺  
平。似子羣初引。眞仙飯已成。天寒房割罷。春事好



經管

蝶

雙蝶過簾鉤。飛飛傍畫樓。飲花迷雨。醉藉草。臥風柔。夢幻疑莊叟。身輕笑魏收。夫君能傳粉。少婦莫深愁。

螢

腐艸成微火。低飛避太陽。讀書疑片影。臨水亂星光。雨帶明虛牖。風流遶洞房。隋家歌舞散。舊苑夜蒼涼。

蟻

寸土爲城府。君臣大義留。九泥卜晴雨。緣木養春秋。天地原無碍。干戈闕未休。相邀滄海上。戴粒笑鰲遊。

蚓

踪跡渾難定。蟠泥濕復行。不令人易見。自與世無爭。其體龍蛇小。觀機出處清。屈信隨賦性。槁壤足平生。

燕

弱影差池見。烏衣舊感多。翠翻高牖柳。紅掠小溪荷。絮說花三月。雙棲錦一窠。漢宮春色好。莫向月

南遊

鶯

粧閣閒清晝。如簧鶯晏眠。一簾紅墜雨。萬柳綠凝天。烟淨影時見。風柔聲正圓。王孫憐曉曉。是昨欲停鞭。

鴛鴦

比翼芳洲上。依依自一行。交眠文梓月。弄影水雲鄉。明鏡思溫嶠。空羅笑宋王。纖纖畫樓女。新締合歡囊。

杜鵑

望帝歸何處。啼魂竟未休。鶯花巫峽夢。烟雨蜀江愁。中夜傷紅粉。他鄉感白頭。春風三月暮。憔悴怨高樓。

題俞叟漁家樂圖

吳生已去無遺書。須江俞叟稱其亞。十指慘淡走風雲。往往不肯輕傳寫。遊遊齊魯復幽燕。鬚髮皓皤黃綺年。盧舍荒涼三畝失。歸家猶少杖頭錢。荷香時候來金斗。布衣百結露兩肘。萍蹤蕭寺暫淹留。繩床風雨蓮花漏。乍驚邂逅芳樽前。手把漁家樂一編。波濤飄渺亂毫末。疑在桃花源水邊。一川



新絲平如掌。浴鳥飛驚。初長七十。二溪何處求。  
溟濛却挂高堂上。烟消浦淑。夕陽黃。漁人相逐。柳  
陰傍。披簑橫楫。歌還笑。弄笛乘流。樂未央。網罟歷  
落。鮮鱗起。東西舫。鴈鳴榔。駛魴鱖。鱖鱖恣搜羅。盡  
日可得滿。船底三三五五。坐船梢。競採青荷。次第  
包換。取濁醪。一醉睡酣。不覺月輪高。披圖茫茫。  
心目激。此翁繪事。真殊絕。我有吳綾一疋。餘憑君  
爲寫山陰雪。

表兄過山齋對飲兼懷昉思

蕭齋耐幽棲。好山日當牖。亭午罷攤書。松林理茶  
臼。短籬犬忽喧。荆扉聞小叩。呼童訊且迎。中親笑  
携手。數晤少寒暄。隨意傾盃酒。鶯花及早春。江海  
思吾友。倦遊歸武林。貧交京國久。采葛賦三秋。清  
狂如舊否。吟醉快生平。刺促亦奚有。懷君思如何。  
微風吹楊柳。

次韻笑門登稻香樓

獵獵風蒲影。來登池上樓。酒依金谷數。人似鏡湖  
遊。遠岫殘虹挂。新鱗細網收。餘情猶爛熳。郢唱許  
相酬。

清華寺即事

步屨殘陽沒。祇林水一涯。香厨初飯。鷓鴣淺。漸正鳴  
蛙。坐裏晚鐘歇。醉餘新月斜。會看梅雨後。重過就  
荷花。

夜雨

暝色雨霏微。幽窓暑氣稀。涼侵紅燭院。細入白蕉  
衣。竹密螢時見。桐清鳥一飛。愁來更漏短。逸興欲  
何依。  
獨坐忽聽此。令人凋素顏。那堪孤館裏。回憶十年  
間。街鼓微深巷。寺鐘閒遠山。綠醅聊取醉。吟味得  
清閒。

五日

今節當新雨。開筵傍竹池。棹歌來競渡。鳥語笑彈  
棋。楚客金螺酒。吳娘玉臂絲。絺衣風正爽。短笛欲  
橫吹。

廣華精舍

白氍風初試。紅欄雨乍涼。窺窓松鼠靜。散帙蠹魚  
忙。吟苦驚僧定。談深換佛香。龍堂尋舊蹟。閒坐說  
蕭梁。

月夜即事

閒庭羣動息。露坐對琴樽。月色疎簾外。泉聲修竹

根。山。鐘。涼。過。水。漁。舍。夜。開。門。此。際。長。安。道。猶。多。車。馬。喧。

### 長夏

長夏愛樓居。宵涼讀道書。雨侵桃簾冷。竹暗水亭虛。小市朝喧酒。前溪夜捕魚。不須尋栗里。柳影在吾廬。

### 大悲蘭若贈獨朗禪人

幽棲通曲徑。鳥外一亭偏。隔竹望溪水。出林生野烟。舊巢猶見鶴。新柳未聞蟬。佳句多清曠。疑從齊已傳。

### 夏日閒居三首

槐陰梅雨暗。西齋水釣山。樵日夕佳。林外橋亭疑。楚頌牕前亞。帙得齊諧盤。空腹有鹽如雪。客到曾無酒。似淮風景。自能怡野性。不教重憶洛陽街。石欄房老。隆餘紅枕簟。琴書閉戶中。野稻青針初刺眼。新蟬綠鬢早。吟風馬卿遊。倦家徒落潘岳居。閒賦自工。獨盡孤樽深竹晚。牕鷄談罷月輪東。

### 雜興

百尺桐陰直。追涼獨坐閒。城臨秋水畔。樓枕夕陽山。竹塢樵人往。田家社酒還。池蓮新雨紅。到綠

楊灣

### 採蓮曲

風緊蕩舟疾。落日滿漁浦。蓮葉深不開。烟中聞笑語。金釧映羅衣。輕橈破浪微。霧迷恐相失。隔柳喚同歸。

### 筵者

未作良夫御。蹢躅出市村。世人皆欲笑。難遇趙平人。

### 酬張秀才見贈即送南游

佳句凌江鮑。相貽慰索居。未逢宣室召。空著廣川書。山月寒彈缺。牕燈夜剪蔬。家貧嗟失意。愁釣富春魚。

離緒苦難道。殷勤勸一卮。十年成此會。千里又何之。驢背湖田遠。蟬聲野日遲。文高空白眼。誰識重丘爲。

### 七夕

池涼華露重。簾捲絳河秋。漢女金針巧。班姬畫扇愁。月斜迴輦路。香散曝衣樓。一水何能隔。年年有藤收。



雨

蕭蕭不可聽。況復在貧居。土潤蟻無穴。槐涼蟬欲  
疎。濕雲愁雁羽。舊夢記僧廬。郭外溪應滿。來朝看  
打魚。

立秋日郭外避暑作兼懷友人

巖阿寂寞事樵漁。一葉驚看下索居。野水平田秋  
綠遍。紡燈比屋女紅初。風生竹簾衣裳薄。露滴松  
牕絡緯踈。惆悵關河烟草暮。飄零玉粲未回車。

秋夜飲洪以時西齋

竹逕秋燈接行過。處士家樽前明月夜。簾外小

雨

十四

花適與成賓主。當杯感歲華。陳遵正投轄。街鼓莫  
頻撾。

送洪以時楚遊

霜氣初凝散曉烟。深杯相送白雲天。平蕪秋色愁  
嘶馬。遠道離情托贈鞭。十里青山樊口酒。半江黃  
葉武昌船。大堤曲與襄陽樂。風日留人可判年。

送王廷徵訪友吳門兼訊江陰陸明府

吳門遊子懷鄉切。浩歌揚袂惜離別。滿堂秋氣意  
無窮。琵琶嘈嘈彈西風。綠樽未盡行上馬。長揖言  
尋臯伯通。十載倦遊悲暮景。壯心蹉跎寶刀冷。寒

雨蕭蕭江路遙。青山滿目愁形影。年過五十憐無  
成。湖出就荒鬢雪生。賀循船中訂膠漆。潮平穩渡  
輕帆疾。石乳堪烹柳毅泉。霜林小摘洞庭橘。清河  
公子暨陽守。平生金石交。久若話烟霞。及故人  
憑君能寄新吟否。

友人送酒

門巷秋光正可憐。故人忽送酒如泉。沾唇玉液薔  
薇細。瀉蓋黃柑琥珀圓。陶令何慚籬下菊。阮生不  
費杖頭錢。蘆洲日落漁翁過。應有鮮鱗到席邊。

送張秀才歸杭州

襖被秋風野日懸。鱸魚時節惜離筵。王侯上客淳  
于貴。閭巷諸生季次賢。南岷黃花驅馬路。西陵紅  
樹渡江天。移家烟水憐棲託。重感臨岐淚灑箋。

清華蘭若贈僧

寒霧初消白社晴。閒聽寶月說無生。翻殘貝葉山  
衣破。咒遍蓮花菜骨輕。洞口虎眠松下落。潭中龍  
靜竹風清。自憐躑躅風塵裏。心折斜陽磬一聲。

臥病

寒雨鳴更候窮秋。伏枕情貧去節藥。裏小監事茶  
鐺栗。里閒吟賦吳興太瘦生。瘦床愁不寐。無暇理



杯甕

題徐明府茅屋壁

隣竝頻相過。柴門竹樹連。有時偕野步。間日乞清  
泉。入口銀絲鱸。酖顏藥玉船。秋來新雨足。聞已熟  
湖田。

送查信斯

送遠勞樽酒。天寒賦綠波。山川銷黑髮。風雪渡黃  
河。野戍晨炊少。荒原暮獵多。半騷携短筆。何處寫  
悲歌。

丙寅

其

丙寅稿終

野香亭集 丁卯稿

合肥李季青丹壑撰

雜詩

晨風清四野。獨上南湖山。山中芳桂榮。絕巘不可  
攀。仙人挾素書。招我青霞間。靈文辨天衢。御神指  
崇壇。長塗橫兩岐。虎豹守九關。前驅伸孤企。返顧  
寡羽翰。日暮寒飈吹。海水生微瀾。道路繁荊榛。原  
野浩漫漫。所期勵貞信。遙念青雲端。

衝飈晚凌厲。迢迢東海舟。龍鬣逝樺蛟。龍擁前  
旂三山邈。難即但覺天地浮。黃金百常觀。元玉千  
仞樓。林端綠髮翁。珮璫鳴琳瑯。問我在濁世。寧復  
憶浮丘。攀岩記鳳律。藉蕙陳錫卣。日月如雙丸。旋  
運若環輞。服氣煉金骨。方擬鴻濛游。

題松雪圖

白雪不擇地。挂之長松間。長松鬱蒼蒼。疑在青城  
山。素練風蕭瑟。皎皎照寒月。道人畫未成。十指盡  
冰裂。從來凌雲姿。每在拳拳時。歲寒保本性。觀者  
知不知。

吳趨曲

黃梅雨歇蓮。解紅維舟正。近吳王宮。主人好飲能。

醉客酒盞傾來露華白。官街鼓起。靜不譁人。影滿  
堦花枝斜。吳宮泰娘。巷南住。有客醉歸。墮鞭去。

### 行路難

君不見伍子胥。吹簫吳市悲流離。君不見蘇季子。  
黃金用盡那得仕。自古丈夫作事難。少年磊落空  
長嘆。春風吹雨。梅花殘。夏風吹雨。梅子殷。

### 懷蔣岐吉

梅風洒南窗。火魚漾池曲。倚檻懷友朋。渺焉隔淮  
服。結想越江汭。屬念企鴻鵠。分袂歷九秋。迴腸詎  
三宿。相野稀。故紅蘭。阜遍新綠。伊予復何事。滯濕

丁卯

三

在江麓。意得却炎涼。道直忘寵辱。但此念斷金。豈

獨想曼玉。釜焚釜澤。華書削洞庭。作欲放千里棹。

芳草正迷目

### 古意

暇豫感修日。園柳暗春東。風吹前池散。此水上  
鱗條。桑變鳴鵲。鹿角摧為薪。坐觀物候殊。萬感皆  
紛綸。桃李亦有花。竹箭亦有筠。端居閤。顏色此意  
難重陳。

### 山人採芝歌

青山窈窕春復春。入山便見山中人。終年學道還

採薪。醉來便臥青溪濱。危崖結茅澗水落。返景蒼  
茫照林薄。幽禽拾翠向晚風。野鹿啣花傍烟閣。從  
來二秀產石泉。仙家種芝如種秬。商山老翁好吟  
味。尚留一卷採芝篇。我欲從君入山去。烏帽青鞋  
領佳趣。白雲一片嶺頭橫。問君州堂在何處。

### 擬古

楚楚蟬蛸生。芊芊蘭若繁。踰時不再見。過者寧復  
存。茲理在終古。小大詎異倫。嗟哉朱樓上。忽焉生  
絳塵。激越絲管中。蘊露增酸辛。榮華易彫落。智士  
安所論。長懷餐霞姿。飄飄入青雲。

丁卯

三

### 擬曹攄思友人詩

園景曜東壁。驚風迴西山。懸象代卷舒。四時推以  
闢。俯察清泉涌。仰視嘉卉殷。瞻茲同心人。踟躕不  
能言。夙昔過我廬。朔風吹嚴寒。繁情欸中夜。相顧  
有餘歡。鳴琴宛在御。飛爵紛未閒。明月垂廣庭。華  
鐙散重關。君侯抱軼才。文彩颺奇翰。連宵賦中情。  
微曙誰知還。輕冰隨澌流。羣翮揚風搏。乖人易鬱  
紆。感嘆無由宣。願言崇令德。努力長加餐。

### 古寺懷人

驚鷲何崔嵬。置之浮雲端。扶筇數登陟。爲訪心所



歡幽徑竹風涼閒堂鳥雀喧茶竈烟霏微烹此南  
淵泉夫君本名彥奇跡匡廬間華文過純錦彩筆  
如巨椽窮冬來廬江晚歲游荆川所至便泥飲曲  
徑長牽攀放鶴杳未歸云在毛公巔佇立起遙思  
他日飛鳥還

少年行

少年自喜盛裘馬翩翩得意風塵下逐獵惟矜狐  
兔肥出門不識牛羊價尋春南陌復西樓琴瑟  
琶妓打毬官吏平交盡傾倒主人新拜富平侯江  
干花柳多酒市城中無景與方止頻向爐頭買笑

人下卿

四

歌十千豈復云存復行樂流連暮與朝杏園來去  
月輪高醉歸不顧金吾禁燭滅難忘弄玉簫但得  
新聲存衛鄭纏頭可舉銅山贈但得常時遊狹斜  
安用區區營室家杯繁狼籍那即罷縱博酣呼夜  
專夜仲蔚蓬蒿何足論焦先窮凍奚爲者春光淡  
蕩歡未已壯歲還思曳金紫富貴從來止一生古  
人空惜身後名

讀史

莊哉一汲黯氣節本其真倨傲喜游俠談笑傍無  
人卧治說東海年餘頌聲嶺上聞拜主爵朝野稱

直臣修潔在絕俗犯顏寧愛身不爲將軍下詎畏  
廷尉與丈夫當如此英風留千春碌碌公孫弘安  
可與比倫

游仙詩

曠懷天地小寄興在游仙溟海環洲島崑崙峻秘洞  
天蓬丘弼水外瑤圃閭風顛石闕銀鏤勝璇宮玉  
斂椽星冠映曜髮霞錦染香荃塵尾麟鬚拂繩床  
烏龜龜松脂食翠鼠水瀕煉丹鉛神鼎烹金液天  
池酌醴泉紫梨甘似蜜碧李大于拳飛駕驂孤鶴  
虛舟泛採蓮蘆刀剖棗實朱草種芝田鹿老皆千

人下卿

五

歲花開即百年園基驚橋剖賣藥喜壺懸管發雲  
城響膏添海肺燃鮫魚腥莫辨桃核辨空鑄換骨  
終疑鎖啼毛豈憚盤有腸堪拱鼠能蛻美鳴蟬吹  
火爐難候九泥穴未挺擬從飛鳥去欲向醉鄉眠  
跪進黃公履行隨白石船相期美門子早使秘書  
傳

明妃曲

白題新舞月中看衰草高原野燒殘却憶漢宮深  
夜飲雙鳧紅蠟照銅盤

江南曲



江上柳如烟。輕舟出前浦。潮遠相迎。那能復作

苦。寒山雲不斷。綠樹遠依依。日暮水波急。清江獨浣衣。

定情詩

鴈字還傳錦。魚車應有書。憑將一尺素。裁作合歡襦。

橋

薊北雲程遠。江南花信遙。願隨今夜夢。還上舊河

橋

邦溝

丁卯

川溝女郎不解愁。三十四學梳頭粧成。閣下調

鸚鵡。問汝南來是幾秋。

青樓曲

銀鼎晚酌倚殘醺。起看游魚織水紋。幾點落花風

過處。暗將團扇掩羅裙。

前有一樽酒行

前有一樽酒。主人起爲壽。金杯進綺筵。相對願長

久。一祝主人富。牛馬滿田廬。再祝主人貴。青紫擁

高位。三祝主人年。松喬當比肩。滄海有時淺。此歡

不中斷。

元夕程漢赤招飲

春空蟾滿天。如水熒煌火。樹千門裡。人間樂事重。

元宵六街踏月香。塵起西園公子愛。留賓竹林之

下。茅亭新相逢。長揖縱談笑。世途禮法何須論。晶

盤翠釜出珍錯。銀瓶進瀉琉璃落。平原十日感當

深。浮干一石情難却。逡巡不計酒籌多。踞鼓鸞笙

簾下。歌白首何哉。傷短柱紅顏。蘇小怨雙蛾。剪綵

爲燈。竹樹遍冰池。映月光如練。夜色迷。深人不寒

年光。又已梅花綻。銀蠟地殘。凡幾更披襟促坐。話

平生。鶯花滿眼。會應數春風。婪尾時相迎。遙漏

丁卯

水催壺箭。猊烟欲盡。杯槃倦。鷄聲客散。月仍高。香

車。阿那遺金鈿。多君年少氣稜稜。文采風流一郡

稱。他時會。賜紅綾餅。同看春明結綵燈。

神女宛轉歌

樂府補遺卷之四

吳江月新吐。會稽少年泊舟處。渚寒亭空四無人。

清歌未了。琴聲新。琴聲凄切。續復斷。霜華繁。今夜

欲半。戶外依稀若有聞。悄立雙鬟霧中見。輕飲紅

袖前。故辭爲言。女郎二八時。風便聆君暢操。美偶

因冥契。通相思。逡巡已共仙妹至。雪膚花貌神如

水。信手聊彈一再行。纖指冷澁和且清。中散沒後

真傳絕人間。不曾有此聲。殷勤更奏。遲風起。登歌  
白雪何足擬。指滑調諧。疾復徐。絕勝當年慶安世。  
江清沙冷。看斜漢。撫絃不語動長歎。開樽斗酒話  
良宵。小婢簪篸。着意調金釵。緩扣情無限。歷歷繁  
音宛轉嬌。欹斜寶髻。翠蛾顰笑。蓉帳暖。醉和春情  
重。一身應不惜。採桑陌上。是何人。曉雞齊唱動寒  
江。枕畔俄驚鐘。漸撞繞梁窺井。愁難共。錦被香囊  
珮一雙。把袂叮嚀。頻掩淚。火籠玉琴。感君意。旅途  
邂逅。念平生。荒涼十六年中事。飄零佳遇。倍難忘。  
憶到西軒欲斷腸。翠幄象牀。從此隔。解維月落天

茫茫

湯輿

幽人高卧白雲邊。微雨瀟瀟壓熒烟。日午騎驢入  
城郭。紅塵不到帽簷前。

題麻姑進酒圖

仙釀新成泛玉瓶。霧縠瓊珮立亭亭。須知一瞬三  
千歲。莫向人間戲蔡經。

咏鷺

漠漠烟蕪蔓艸平。霜毛玉羽愛羣鳴。自隨懸瓠城  
邊雪。頗向唐家博水鉤。

梅花和韻

積雪長江水不流。梅花萬樹滿江樓。丹霞點額宮  
闈遠。明月吹簫關塞愁。何日故人來庾嶺。此時傳  
吏想揚州。老僧爲羨瓊英好。翻向慈恩感昔游。

遊朝霞山

春水平橋路欲無。數聲橫笛一舟孤。夕陽隔岸逢  
人少。芳艸連山叫鷓鴣。

清波一路泛輕舸。幾處秧車落日高。屋角農家蠶  
正熟。池南池北種櫻桃。

春日郊行

嵐氣拂山開。波光逐浪迴。隔林鐘響絕雲外。一僧  
來。

無題

簾外朱樓隔畫橋。繡餘欹枕得閒宵。送春何急嫌  
鶯轉。繫馬無情怨柳條。杏子衫。燠銀鴨。煖鼠姑房。  
冷翠鸞。描半腮。幽夢初驚後。腸斷西鄰月夜簫。

春遊詞四首

春水此揚舫。當筵醉復醒。花潭含藻綠。松嶺帶烟  
青。簫管迴雲幄。衣裳濕翠屏。扣舷無限意。長嘯入  
滄溟。



垂綸懷曩哲把酒對名山老樹披雲近孤花拂徑  
開暮樵逢谷口清磬落巖間不盡登臨興携筇任  
往還

放棹尋歸路幽情遠近生山光臨几淨波色蕩沙  
明鳴弄春蒲細魚跳水荇清前溪紛落照疑入小  
蓬瀛

古寺園蒼木人家出畫橋松門環水檻江雨散春  
條鷗鷺依沙穩亭臺入鏡搖深溪經百轉歸路莫  
辭遙

題畫

蒼松茅屋萬峰尖僻逕無人風勢嚴昨夜前山作  
寒雨曉來溪水一篙添

野香亭

草亭臨水菜花繁鷄犬悠然自一村石榻無人清  
夢覺鷓鴣啼遍不開門

夾竹桃

壯牖欣相對天天帶雨生刻鳩堪作杖纖簾可名  
笙葉瘦宜藏蝶枝柔不住鶯武陵漁父隱新訂七  
賢盟

漁舍

如茵芳艸綠晴沙桑柘深村一徑斜雨過板橋春  
水活小桃花裡賣魚家

酬友人惠酒

五柳先生吟未休王弘雅意送新篘繩床一醉臨  
風卧自署人間麴院侯

送義上之須江

不避炎蒸賦別筵薰風正值芰荷天匣中孤劍藏  
三尺囊裡殘書出半肩須塢蟬聲沽酒處龍潭柳  
色落帆前夜涼吹笛潮初長湖畔無人月滿船

贈吳秋林

小山叢桂開淮右流水雙橋跨敬亭學得華山高  
卧法不須深羨伍喬星

晚步

落日在山山在庭黃梅雨過微風生一天涼靄見  
虹掛數里幽篁惟鳥鳴獨立小橋看晚漲偶逢隣  
叟談新晴此翁久與俗情淡聊爲修琴還入城

中元

青蓮光靄月初升法座巍然講大乘花果幡幢供  
佛罷寺門秋水散荷燈

次韻笑門久雨



暑盡秋霖重。槐花濕更飄。鄉心生蟋蟀。旅草寄芭蕉。舊酒食交過。新涼肺病消。烟深香積暮。清磬起僧寮。

憶田家

出家曾信宿。野老善忘機。明月沾村酒。輕風掩竹扉。晨裝雞唱遠。秋塞鴈行稀。應念乘車客。今朝歸未歸。

晚興

艸堂容樂志。菊滿酒如澆。力杵烟村月。鳴梭作屋燈。雨頻秋稼少。湖潯夜漁增。門徑疎車轍。蕭然似

越節

寄周山人東會

飄泊南徐客。艱難少定蹤。荆溪門外水。句曲檻前峰。性喜隨猿鶴。名難上鼎鐘。孝廉黃叔度。道義郭林宗。結艸惟栽柳。耕巖欲負春。鬢毛霜已遍。消息雁無逢。酒熟開籬菊。吟多老斷松。十年成底事。相憶愧塵容。

秋水

秋水菱芡熟。漁家都傍河。採菱沽濁酒。今日賣魚多。

石季倫

身沒財誰有。雲荒金谷春。傷心歌舞隊。幾個墜樓人。

送表弟歸永城

飲盡壚頭酒。歸途柳正黃。曉寒山市火。古路菜田霜。流寓憐清洛。誅茅念射陽。青雲期努力。莫任馬蹄忙。

樓居懷笑門

樓高斜景去。簾捲薄寒侵。靜對一牕月。忽來何處砧。酒聲留客晚。秋樹閉門深。百尺誰同卧。懷人酒

水濤

郊行

寓目秋原外。荒荒野燒生。急流雙槳去。斷嶺一僧行。暮獵聞殘雪。春犁破晚晴。歸鴉飛欲倦。還傍舊巢鳴。

晚眺

平野炊烟盡。南山澹落暉。天清飛鳥疾。秋冷採菱稀。籬短知將移。菊瓶空欲典。衣柴扉。閒不閉。坐待晚樵歸。

贈樂陵友

秋。思。歸。必。勝。不。勝。村。酒。濁。薄。醉。行。且。歌。漢。書。挂。牛。角。

晚歸

水。落。殘。秋。日。易。斜。溪。頭。開。盡。木。奴。花。數。竿。苦。竹。干。  
飲。宅。一。片。寒。峰。謝。朓。家。買。酒。已。逢。村。散。市。穿。林。早。  
見。月。侵。沙。歸。遲。非。是。南。山。獵。醉。尉。無。須。問。鹿。車。

徐公佑送雙橙賦謝

雙。翠。殘。秋。得。携。歸。滿。袖。鮮。真。憐。霜。落。後。忽。到。酒。醒。  
邊。香。帶。荊。州。露。枝。留。白。帝。烟。殷。勤。相。贈。意。應。勝。洞。庭。圓。

晚秋和徐公佑過張季文南畝宴集之作

木。落。城。南。野。燒。繁。鹿。門。居。士。愛。丘。樊。晴。郊。閒。荷。劉。  
伶。鍾。孤。逕。初。開。仲。蔚。園。社。後。偏。宜。謀。醅。酌。花。前。不。  
用。論。寒。曉。習。池。已。羨。山。翁。醉。早。晚。還。期。竹。下。樽。

雁

衡。陽。秋。晚。楚。弓。鳴。遠。陣。霜。天。潤。不。驚。高。柳。門。邊。南。  
北。路。孝。王。池。上。稻。梁。情。書。遲。玉。寒。重。雲。影。夢。斷。紅。  
樓。五。夜。聲。辛。苦。銜。蘆。飛。更。落。飄。零。州。水。念。平。生。

秋日王堯問宅對酒

船。繫。後。懸。蟬。亂。離。根。落。日。林。通。鶴。秋。風。仲。仲。

點。交。情。孤。劍。在。酒。債。敝。裘。存。底。事。愁。回。首。蕭。蕭。華。正。翻。

秋熱懷楚邑

江。南。秋。尚。熱。絺。綌。猶。在。體。風。景。疑。芳。春。開。花。到。桃。  
李。出。戶。懶。巾。櫛。隱。几。廢。書。史。坐。卧。一。牕。中。孤。吟。與。  
獨。醉。方。生。青。雲。器。耕。讀。鮑。臺。址。經。時。尺。素。稀。悠。然。  
動。遐。企。

秋興

草。閣。凋。樹。葉。魚。梁。放。酒。船。隔。溪。聽。水。碓。落。日。見。人。  
烟。往。事。雲。俱。去。新。愁。雁。共。還。漸。看。初。月。上。已。近。作。

林邊

徐公佑爲巢湖之遊詩以寄之

霜。寒。蝦。菜。美。寂。寞。對。秋。天。偶。見。雨。中。菊。因。思。湖。上。  
田。沙。清。楓。葉。路。風。細。榜。師。船。不。遇。顏。光。祿。誰。爲。送。  
酒。錢。

何。事。山。翁。興。偏。宜。在。習。池。白。鴈。漁。棹。疾。應。笑。鹿。車。

遲。村。市。殘。烟。裡。鷄。豚。落。日。時。鳴。榔。初。舉。網。可。寄。石。

魚詩

訪公佑不遇

秋。霜。寒。野。逕。日。午。叩。雲。關。不。對。滿。籬。菊。去。遊。何。處。



山烟銷鷄犬靜。牕間作松閒。未遇孫登話。空聽長嘯還。

九日次韻蒼存

好節憑誰醉。天寒葦戶貧。茱萸催少賤。文字老艱辛。似隨風帽花。疑送酒人龍。山何處是。落日欲傷神。

九日短歌

西風瘦庭樹。籬菊黃金錢。夕景急飛鳥。水綠浮秋烟。黍香酒熟蟹初肥。柴桑居士醉不歸。閒共漁樵開口笑。已看山月挂松扉。

霜降日有感

朔見霜威動。豐山秋箭殘。燕雲愁白鴈。宮錦記黃盤。蕭殺鐘聲應。飄零木葉乾。謝公佳味在。吟罷少天寒。

遣興

坐裏年光疾。繁霜接早冬。蟹肥叢菊酒。龍老著書松。村雨寒收稻。山風夜散鐘。無眠支木枕。墻角有哀蛩。

答內人贈別

霜高殘菊後。欲發轉躊躇。弱息憐牽袂。高堂念倚。

聞曉鐘。離別酒凍。柳拂行車。莫以煩憂。劇尊嬌。問侍疎。

出門行

曉鷄角角大星沒。行人治裝向殘月。艸堂罷酒離憂長。開門鴉啼天有霜。回首殷勤語。僮僕耕耨莫使湖田荒。楓林日高炊烟早。雲外茫茫廣陵道。旅思不愁凋朱顏。前途應上南徐山。

之南徐留別諸親故二首

寒城霜氣老芙蓉。解袂匆匆怨曉鐘。小別頓愁違巷北。浪遊未卜遇臨邛。離情墜雨歌三疊。遠道停雲意萬重。攜出輕裝何所有。白藤書笈一枝筇。

楓林不斷日初斜。浦外村砧暮景餘。樽酒但慚勞組紱。風塵猶恐遠烟霞。路通京口山如畫。秋盡揚州雪似花。正馬江濱莫惆悵。鴈行應是到天涯。

柴家岡曉發

村犬啾啾晨光生。行人上岡岡不平。符融城外酸風重。白驢疲鳴打不動。楓林蕭瑟殺人寶。刀匣冷。霜花凍。土屋殘燈曉尚明。三家兩家閉戶聲。一鞭裊裊向前去。烟中漸近南譙路。



占路猶傳釀酒家。沾唇已勝白鬢茶。一卮不解相  
如渴。安得全開頓遜花。

石塘道中

廢壠炊烟三兩家。瞳瞳初日散樓鴉。小春時候江  
村暖。猶見南譙九月花。

譙城道上

地澗巾車緩。寒帷飽看山。樹凋饑鵲叫。村暖午鷄  
閒。兒女生新夢。風塵侮故顏。親廬行漸遠。回首白  
雲間。

鳳凰山早發

鳳凰何代至。山有鳳凰名。止嶺孤城小。臨河細路  
平。斷橋紅柳合。初日紫貂輕。漸近靈巖道。茫然攬  
戀情。

全椒旅宿

野攀情浩蕩。憑吊動深嗟。野火林中盡。長河店外  
斜。縣樓蜂四而。城柝月千家。記得經行處。春愁見  
杏花。

葛城旅宿

小溪杉作架。野寺石爲牆。江山畱殘堞。茅簦下夕  
陽。輪蹄長坂亂。狐兔古墳荒。暫喜征衣解。新柑惹

袖香

次韻楚邑揚州覽古  
煬帝繁華青史空。荆榛何處舊離宮。瓊花不傍雷  
塘土。楊柳猶生殿脚風。斗野月光江浪白。竹西燈  
影酒樓紅。蕪城賦好愁難讀。往事荒涼一笛中。

揚州雜咏

廣陵風物耐淹畱。楊柳青黃似早秋。帝子高樓波  
去疾。宮人香塚月明愁。河邊酒舍歌初起。夜半商  
船火未收。身遠又逢鴻雁少。鄉心無盡水悠悠。  
渡口烟消散暮鴉。官河依舊傍寒沙。雲中白雁來  
迷路。枕上青山夢到家。吊古惟勞銀不律。斷腸羞  
御玉鈎斜。興亡已繫羈人感。况復凄清對草花。  
當年政治古風存。建節全憑宰相尊。堤樹已凋開  
府甲。漁田猶傍故侯村。木蘭不厭鐘前飯。玉洞還  
酣雪後樽。惆悵精靈來往路。蕪城無主又黃昏。  
樊川佳興句猶傳。廿四橋基阿那邊。一代繁華消  
浩劫。百年烽火變炊烟。興亡錦繡爐頭酒。商女琵琶  
月下船。却過邗溝觀舊壘。射陽湖北卽連天。  
輕揚風俗四時春。倦客追遊已浹旬。自古魚鹽稱  
澤國。于今衣馬盡游民。夜長橋月猶堪步。漏短街

燈前有人玉象難家雖嘆嘆山外佳麗不似前  
夢斷寒枝曉鵲催暫拋塵事一登臺平蕪有餘  
賦高閣依依水部梅畫角又生城闕日玉簫傳  
入古今哀琴書擬作南徐客滿目風霜省重回  
觀射  
綠弦風勁凍雲低撚箭爭誇五善齊天外射聲鴈  
已得區區何足中山鵝

廣陵聽雨與楚邑

蕭蕭能阻夢颯颯欲吹襟冬暖不成雪夜長還有  
砧聲此南浦業過北堂心明日紅橋路天晴且  
共尋

旅思

晚景好維舟閒遊動旅愁檣枝殘謝宅艸色上迷  
樓歲月過黃葉風塵笑黑裘平山堂外日寂寞吊  
千秋

望金山作

頭陀畱勝槩空半出峰巒江濶客舟緩潮來僧夢  
寒東南天一柱吳楚地千盤烟水愁蕭索中流眼  
倦看

瓜洲夜泊

漂泊杜司勳愁多酒不釀蘆花步月舟對蒜山  
雲漁火寒初着鄰篴細可聞那堪事行役歲暮在  
江濱

梅花

牕外垂垂素影沉羅浮寒盡不成陰師雄覺後香  
初入和靖歸來雪正深對酒祇疑青鳥喚巡簷何  
事白驢尋橫斜慣逗春風信偏繫揚州水部心

丁卯稿終

丁卯

主



野香亭集 戊辰稿

合肥李孚青丹壑撰

澗底松

松生澗底青蓋圓含冰負雪凡幾年山深路僻少  
人識俯仰六合成棄捐建章三月火光亂椽如頽  
玉柱如炭各工喪食求棟梁白木枯桑即強幹美  
材不在賞奇姿徒爾爲孤立鬼相笑靜處神獨悲  
叶嗟乎但蒙顧盼受雕刻何辭斧伐根株移澗底  
松誰其知

空城雀

紇于山頭夏已雪啾啾黃雀裂毛骨提挈齊羣生  
處安空城雖空猶勝寒徘徊四面無他鳥女堵古  
本作巢好老者戀難甘忍饑尋常不敢田頭飛蓬  
蒿伏處計亦得儔侶縱是家鄉非自矜暫脫網羅  
患又畏牧童帶弓箭請君試看村莊鷄離間飽食  
隨意啼

行路難

君不見蓬萊弱水流千春一朝乾淺飛埃塵金石  
偏宜紫芝侶繁華不逐黃泉人史雲金魚窮到骨  
何曾萬錢過眼身如萍一枕中軍門綉闥同

駭歌行路難悲西東原嘗春陵吾其從酒闌歌促  
無次第令人腸斷袁山松

固城道上

古柳愁人過灞橋亂山殘日馬蕭蕭燕南不似江  
南暖二月中旬雪未消

呂仙祠二首

黃土紅塵生死場茫茫何處免慈航山川未老人  
頻換不是盧生鬢亦霜

輪蓋奔馳逐利名晨鐘暮鼓怨勞生世人盡作盧  
生夢未識盧生醒後情

次韻伸符郊外書事

兔葵燕麥新來肥風和已見蝴蝶飛攤書高卧罷  
通溝野性終與人情違往事逝波那可問舊栽小  
柳都成圓坐惜塵埃浣顏色奚必五十方知非趙  
郎打門一握手郊原聊試金鞭揮故園池臺渺雲  
樹眼前景物猶依稀馬蹄行緩已何夕倒懸初月  
開林霏暫息喧闐共語笑拂衣棲託誰知幾薄宦  
浮名有底急五湖鰕菜思人歸督郵未醉對床話  
無眠苦憶南山扉

題白太吉寫真二首



鐵鏡丹砂混市人。上池金液不妨貧。浩江春暖堪

和釣。誰遣先生到軟塵。

逐虎鳴。雖抵掌問支節。揮塵駐蒼顏。爐灰盡。盡神

仙少應共名僧隱華山。

御溝新柳

春色通新柳。清陰夾御溝。葉舒堪翫。梢弱不勝

鵲。浪隔鵲。無絲牽翡翠。樓風前酒。帝澤雨外拂

別離愁

龍舟鐘動。烟初合。鴉啼露未收。依依宮禁畔。詎管

別離愁。

獨坐

深夜春風寒。梨花澹如雪。但聞簾外香。不知玉明

月。

清明日郊園即事

日高九衢塵。飛揚勞人無。復知春光盡。盛衰計

仍左。攤書抱膝心。傍得門前兒。童拍手笑。柳枝飛

插黃金長。不因百舌呼。早起何由走。馬城南莊。雞

題詩未了。行千觴。傍林人影太匆遽。誰家油壁催

斜陽。碧山白雲宛相似。江淮回首天蒼涼。歸來月

色粲。萬瓦薄寒吹面。街凝霜。

清明日小集妙光閣和韻

冷食憐閒書。香陀騎暫停。舊愁連上巳。新火試中

冷。石磬蓮花咒。繩床貝葉經。樓高山到眼。渾似佛

頭青。

徐公佑招飲僧寮即事

徐孺僧窓一榻寬。鶯花三月小全看。紅塵少有棲

遲地。白社聊爲故舊歡。竹院茶聲殘雨細。松龕燈

火晚。鐘寒貧交寂寞。惟君健。感激思彈貢氏冠。

次韻仲符雨中見懷

竹齋聽雨情無那。角枕閒欹北牖風。趙隱新詩堪

過日。比鄰真似住西東。

中酒

傾盡花前白玉壺。何妨倒載過街衢。夢酣却被鶯

催起。恐有時苗刻木呼。

病起

病起怯勞悴。雅欲尋自然。向夕喜疎放。一榻當窓眠。繁星失孤月。行潦渾清泉。應知茂陵客。寂寞誰相憐。

喜雨

聞雷忽動祈。祈雲欲平微。涼颯然至。雨色迷高城。引領眺西山。蒼翠難爲名。平蕪滌塵土。清曠辨神京。空濛塵郊郭。直覺東南傾。久負三農望。中疇欣初盈。貧交一二輩。杯酒聊娛情。太息趙與李。漏徹車未停。美睡不知醒。身外非所營。

短歌行

短歌復短歌。不樂將奈何。往事如隔世。舊遊成逝波。故人丹霄落。勸酬金叵羅。踞坐樓上牀。相向容顏酡。青紫與嚴整。出處兩蹉跎。蓬萊水三淺。飯頃千年過。昨日桃李花。今成空枝柯。雙鵝疲馬相。悞良已多。短歌復短歌。不樂將奈何。

月夜

木樹已變枝。春明兩回白。不免費杖頭。時時會賓客。醉即濡髮書。亦復愛周易。殘鐘醒未眠。鄉心動還夕。

病中懷從弟碧

小病不須親藥裏。布衾冰枕每生愁。道傍作舍知難就好語。常思馬少游。

刺促行

男兒志願老。未灰望塵懷。刺誰爲媒士。生世間應爾耳。傍人勿復多疑猜。衣輕策肥。歲月速低徊。豈不思爛熟前路幽。險悲一身王陽孝子。尊忠臣。

送夏履端落第南歸四首

楊花零落鴈門西。雨外平蕪草色齊。今日送春兼送客。鄉心愁殺杜鵑啼。

騎驢失笑空塵土。賦不趨時眼孰青。潦倒布衣裙。

懶曳等閒怕啖五侯鯖。

孝廉四十路猶窮。拂袖言歸一畝宮。腸斷蘆溝橋上月。和枝新舞怨黃通。

人中原憲貧非病。襤被毋嗟失意回。一葉到門湖

水碧。蜀山無恙草堂開。

郊行一首

撥亂鄉愁殺雨天。短筇閒挂阮孚錢。一驢駝去揚

花裡。酒旂闌村樹兩邊。

日長桑柘正蒸眠。三月家家放紙鸞。倍憶山窓鬼



園圃春泥黃犢學耕田

題槐樹

一蓋冥冥即鄧林。步檐垂蔭薄涼侵。鳥聲懊惱春  
何疾。兔目紛披畫欲陰。把盞不辭晨夕坐。臨風如  
看短長吟。東陽廢後無聊甚。生意婆娑寄感深。

次韻趙秋谷同年

出家望歲祗豚蹄。新雨俄生草閣西。坐裡羈愁鶯  
語老。春前鄉思柳條齊。招携不用盤興昇。過從無  
妨屐齒泥。紅藥正開山節醉。接羅倒着莫相迷。

客思東秋谷

苦茗沉香費朗吟。韶華又老栗醪音。黃塵十一年  
中。面自髮。二十里外心。昨上牽船聊當屋。窓前種  
竹欲成林。聞君春甕床頭注。爲遣長鬚乞共斟。

送阮巖公歸石頭

阮籍途窮雁往還。風塵憔悴變紅顏。文人氣骨貧  
猶傲。蕩子交游老未閒。南風荒鷄中夜夢。林陵殘  
日六朝山。江鄉風景憐無恙。櫻笋歸時好閉關。

送王少歸里二首

之子青雲器。時艱暫息機。家貧爲客早。年少識人  
稀。未滿相如志。空憐曼倩饑。遲迴無一可。且看老

萊衣

蹣跚愁孤宦。逢君返舊溪。交游輕似土。詞賦賤如  
泥。路暖過盤月。天長倦馬蹄。故人京洛盡。惜別爲  
行啼。

三月晦日言懷

拙地早。少雨出門桑葉稀。春去不相待。岑寂愁芳  
菲。疎嬾成痼疾。心賞還相違。三鷗聊對飲。適意無  
是非。日暮登高樓。白雲看孤飛。落花如蕩子。飄散  
何時歸。緬懷墻東隱。獨採南山薇。

小婢新嫁絕句

不數羊權萼。綠華掃眉娘子。七香車。毛詩生。小能  
成誦多。恐前身是鄭家。

對雨懷昉思

春去雨。廉纖微寒。何夕添池平。泉細響。泥濕燕輕  
沾。待詔猶耽酒。先生自織簾。陰鏗有佳句。此際韻  
應拈。

立夏日對雨書感

結夏如僧寂。蕭疎對雨。天闌街泥活。活接。庭水漲。  
濺戲語作危了。別情中。聖賢晚來聞布穀。一倍憶  
山田。



豐臺看芍藥

豐臺猶記城南門。欲游未果空踟躕。平明好友喜  
連袂。東家寒驢閒可租。垂鞭沙軟徑紆折。覆盂累  
夢疑江都。誰將嬌蛇細粧飾。隨風向背成名姝。十  
畝新霞吹不散。半天紅日柔難扶。我來逢春已兩  
度。眼中所見如此無。低迷濃艷望杳渺。惜無佳思  
摹張蘇。三枝五枝訝奇絕。小摘亦足寬羈孤。念前  
銅瓶映冷潔。悠然相對聊百壺。

又絕句

紅綃婀娜雨中添。乞命休論價不廉。却憶廣陵三  
月見。檀郎謝女日鈎簾。

次韻芝田看藤花

新栽小樹猶孺子。欲思此蕊未易得。何當春後延  
清芬。要使羣芳減顏色。把君好句三過讀。令我擊  
節忘飲食。漢漢數畝暗朝暮。酒杯如臂花相繼。酣  
怪幽蘭。生等閒剪伐無人識。

拙紀

枝頭過鳩鳴。始覺竹秋過。早月猶在牕。未能即穩  
卧。燈檠短欲滅。饑鼠跳書沓。靜裡念田園。鄉夢偶  
然作。櫻筍歸隣叟。新泉醺陳醪。一樹海棠紅。嬌味

持杯坐鐘聲。忽喚即貧人。應已破。

開意二首

客去樽殘鳥欲棲。醉來口燥啖黃齏。簷低僅可容  
人立。戶矮纔堪與帽齊。老竹有聲疎漏雨。野花無  
色賤如泥。一身寂寞同枝指。浪得浮名喚滑稽。  
卧聞樹底叫提壺。正值鄰人折簡呼。文士無聊混  
佛保。歲星不佞讓。休儒。閒催稚子成雞欄。貧遣蒼  
頭賣鹿盧。挂笏西山多爽氣。應須料理著潛夫。

斗室

獨榻羣書擁鼻吟。綠槐蔽日勝欹林。晴牕新瓦西  
南向。頓有龍公出世心。

懷楚邑二首

茂陵消渴近何如。頗怪春來音信疎。想到臨湖垂  
柳碧。參軍臺下閉門居。  
去年浪跡寒山寺。風雪三江嘆轉蓬。今日蘆溝橋  
上立。渾河南望雨濛濛。

抱膝吟

初月偏挂光漸微。薄幃氣暖蒼蠅飛。儿上周易讀  
未竟。抱膝坐愛槐葉肥。虛室生白兀然靜。短籬犬  
卧人聲稀。脫粟菜把亦免俗。花猪不足五日饑。酒

家南董諧難覓。恨無焦革來扣扉。茅柴聊以解幽  
獨。倦眼覩物如烟霏。昨者鄉里報書至。負郭得雨  
桑新園。雞肋去畱成兩失。十年浪惹塵汚衣。且與  
二豪共偃仰。橫眠欲向無何歸。

夏日書懷

維摩腰圍漸消瘦。座無好客口無酒。禪僧飛鷹大  
不耐。官官之事豈必有。夏來一月佳興孤。勞形執  
版詩腸枯。昨聞近郊穀已壯。掉頭舊隱思蜘蛛。

送徐公佑宰翼城

榴花紅欲盡。麥浪碧初平。把酒長安陌。之官新絳。

戊辰

七

城柳陰汾水渡。雲氣太行程。杳杳雙鳬去。徘徊空  
復情。

對雨書懷

涼生虛幌雨如潮。竹檻披襟暑乍消。空裏寄書何  
足據。道傍作舍轉無聊。泥深絕少閒游侶。書未徒  
成獨酌謠。腸斷十年題壁興。江南寺裡聽蕭蕭。

食瓜

長安街市瓜盛鬻。十錢買得傾筐足。龍蹄羊髓互  
鈎帶。黃甲小虫不敢啄。常年此物花未了。儉歲何  
由翻早熟。恐是園丁澆灌勤。織女星常戍辰祝眼。

前喜見堆案來。寒玉真堪破炎毒。豐肌嫩滑落刀  
亂。雪霜滿手紅映肉。瓢醪入口。嚙欲無兩腋清風  
吹。設設我聞青門種連畝。五色迷離勝米谷。人世  
滄桑幾變魚。故侯寂寞傷新綠。旅中相對脾病愈。  
北窓偃卧涼如浴。正須多致數十頭。盤餐浮沉過  
三伏。

聽琴贈孫靜紫舍人

孫登雅善十三聲。漫鼓龍池一再行。雙鎖深幽孤  
月靜。遲風冷咽萬松鳴。嵇羊偏解移情遠。秦楚真  
隣上。指清他日欲師天下妙。先生莫惜刺船迎。

戊辰

七

觀奕贈張次雲

初聞襄漢銅鑊息。乍喜臨風試廣羊。雲外合圍星  
錯落。霧中散陣電光芒。一懸秋竹敲殘雨。四壁華  
燈較晚涼。自念平生耽坐隱。瓦官寺畔識袁羌。

送王椿皋南歸

浪迹金門感事多。濱淮三畝竟蹉跎。炎蒸去把黃  
香扇。貧賤愁生帝戚歌。旅棹琴書諱逆路。名山歲  
月遠風波。丘樊他日同携手。浮白還期醉薜蘿。  
和宋又宜遣興二首

善作望秋句。今時虛舍人。共酣千日酒。憶五湖。



華南畝荒茅宇西風換葛巾遠心終不解那晚餐  
如銀

殘暑雨餘退夜來池館清愁中木葉脫覺後莎鷄  
鳴浩蕩登樓意悲涼變弄聲牛腰著書富應繼翠  
寒名

聽角

嗚咽嚴城曉聽人畏及秋頓驚千里夢忽送數聲  
愁少婦憐鳴杵玉孫倦倚樓那堪終日聽白盡杜  
陵頭

秋夜

涼風初中人客散月當戶坐久河漢橫衣裳滴清  
露罷琴寂無聊悲歌託毫素州中窓下啼書聲作  
深處故園秋色佳遙思到桂樹何當猿鶴情復此  
牽塵務契濶平生親驚心對蟾兔雙題中夜喧慨  
焉動延佇

雨後見月

閉門不出西風顛疎籬已著黃金錢今秋無霜乃  
多雨虛堂寒氣愁青燭向久乍覺洲瀝止倒映窓  
戶晴霞鮮須臾濕雲漸細薄冰蟾早挂城東偏市  
聲不聞街鼓動披衣四望思冷然清光豈惟失星

漢恍疑身在蓬萊巖如淮之酒應滿酌正要酩酊  
謀安眠舊游逝水那可說囊琴匣劍聊周旋小山  
故人息壤在魚書目斷空江烟卽今百事非快意  
塵埃斗粟徒速速夜闌僵卧樓上榻彷彿夢泛巢  
湖船

九日妙光閣限登高二韻

好節琴尊挈友朋招提遙接翠微層繩床暫許閒  
時卧瓦閣真憐病後登茗芋西風吹帽客蕭疎秋  
樹閉門僧菊花滿把籬間坐日暮龍山思不勝  
人外年光不易得淹留聊復話林臯一聲早雁憶

魚素半硯冷雲生兔毫野席茱萸歡可插故園兄  
弟夢偏勞溪東相送成三笑衣上微霜月漸高

燈下對菊

五柳先生抱羈獨濁酒沾唇摘殘菊籬下濃霜雖  
不凋愁餘每恨秋光促晚來葉亂風滿天破簾短  
燭人蕭然桂子黃菁那可採牀頭孤影聊相憐長  
安冬菹綠如竹但能充腹差勝肉座中得此消煩  
憂滿把幽香亦云足旅途日對如親知華堂競艷  
非其宜張梨梁柿久薦熟嗟君未免過時悲

送王與采南歸四首



潦倒春明舊侶疎。旗亭落日倍愁予。淮南烟水猶相待。好駕琴高赤鯉魚。

少年談笑動吳鉤。執戟功名費浪游。今日朱顏怨。時時一燈紙帳夢封侯。

仲宣懷土復歸秦。覓得刀圭遠市塵。十載勞勞征路熟。寒山着雪老于人。

湖村霜重葉紛紛。望裡誅茅近白雲。稚子傳杯婦鳴瑟。歲時難黍最憐君。

蟲聲

夜靜虛堂酒罷傾。閒堦草濕暗蟲鳴。沉吟殘月羈

臣嘆斷續西風。嫩婦驚乍近篝燈。尋忽止。未成鄉夢。聽偏清。馮唐白首無情。極感激從伊訴不平。

送內子南下

風雪淮南去。征途未慣經驅馳。勞德曜啼笑念添丁。別淚愁難拭。離觴飲易酣。不堪作鄉信。身世正浮萍。

霜降後一日小飲

霜落交親聚。名花閉閣新。席邊寒葉亂。檻外遠砧頻。紅粉可憐子。黃衫何處人。都宜來飲酒。冬日變陽春。

早冬寄懷戚緩耳闕中四首

別業在猶上。誅茅淮水頭。半嶺頻遊路。孤寺歷冬秋。有酒聊吟費。無錢家計愁。最憐書咄咄。夢裡說封侯。

方欣同日久。何遂迫風塵。頓念送殘臘。那堪違故人。郵和自門柳。驅馬黃河春。王貢情何限。南瞻淚滿巾。

地遠仙霞險。懷深易水長。人苦悲楚雁。歸鬢染吳霜。曼倩嗟求米。和如倦客梁。暮雲重回首。萍寄感參商。

衡軌三年共。聲華五嶽齊。未能逐軒冕。祇自把鋤犁。華歲月消黃卷。恩波望紫泥。何時策高駕。剪燭話幽栖。

即事

曲折流泉護竹扉。幽客靜忘機。遠山一半雪。消後幾點歸鴻。天外飛。

冬日雜感

寂寥無事戶常關。落葉江鄉憶駐顏。子夏小冠聊異俗。東方大隱當歸山。舊交臺笠空孤遠。潤袖塵埃號老頑。味罷頭風欣少愈。尺書初見雁飛還。

古柏行

雁堂古柏何龍菴。英蔚直上千青宮。泐成月半  
空。腹夕陽。謾謾鳴悲風。斷節膠幹蝕螻蟻。攫拏盤  
踞生虬龍。蕭森黛色幾千尺。遺聲想像平陵東。我  
來行吟愛蒼翠。濃陰偃蓋無不至。葱蒨猶畱挂劍  
枝。逶迤已失迴車地。靈根肯受赤眉厄。秀氣遠帶  
華林致。膏澤深沐皇天仁。孤高常有凌雲志。洛陽  
宮殿空殘燭。烏棲鵲立誠虛傳。甘棠大樹過即杌  
召馮。舊蹟知誰邊。且飽脂香。健牙齒。謝病便作松  
喬仙。憐子歲寒得真性。會看連抱南山真。

題畫

古柳噴吭枝葉疎。野塘秋草板橋虛。何時拂袖黃  
冠去。牛角斜陽挂漢書。

戊辰稿終

野香亭集 己巳稿

合肥李孚青丹壑撰

彰義門行

東方未明人已行。城門半開車馬爭。牽黃臂蒼氣  
如虎。監者立視。惟吞聲。鄉村貧子兩肩菜入市。不  
早愁。腐穢回頭大道飛。軟紅荔枝盧橘來黃封。

猛虎行

猛虎負嵎矜爪牙。近山數里無人家。深林狐兔食  
未已。復向觀中啣道士。遥遥官路行客勞。強弓利  
箭常在腰。鄉村奉令獵。圍急夜蒙臯。比草間立但  
願官長賦。飲輕年年捕虎甘如飴。

醉後謠學山谷體

肥肉大酒堆滿前。手持巨觥聳兩肩。烏帽微側走  
欲顛。澆書攤飯任疎放。胸無壘塊且酣暢。合眼呼  
茶舌本強。平生鐺杓不相離。伯倫嗜飲天所爲。此  
中真趣妻焉知。

贈馮大木舍人

近少韋郎跡。知應常杜門。面城能自樂。近市不聞  
喧。拙宦無心子。雄譚炙輠。開胡南董語。酒味笑  
平原。



刀

塵中逢趙客。醉後把吳鉤。漏影魚龍怖。旋風魍魎愁。虛星辭海熱。易水向人秋。却憶王車騎。當年夢益州。

東芝田

閉戶偶爲光孟祖。持杯獨憶劉柴桑。來朝相約看花去。我作唐裝君晉裝。

蒲萄

無雷海國雨初收。深綠迷離望裡秋。假使劉伶得新釀。定應不肯博涼州。

寄懷劉師退同年

劉君達者嵇阮徒。少年任俠壯不除。日事鉛槧兼劇飲。交遊頗擇賢與愚。詩筆雄健迥無敵。躍龍舞鳳量珍珠。自爲一體異凡類。未免下士相揶揄。青門掉臂返初服。黃冠芒屨歸五湖。別時好句在懷袖。三年魂夢勞驚呼。茂陵消渴雖寂寞。正可善保七尺軀。滄州書札連紙至。要是憐我風塵趨開緘。何辭百拜讀有如背癢搔麻姑。侵星披衣作裁答。感激真意涕淚俱。眼前毀譽縱勿論。胸中剛氣安可無。騎驢踉蹌出京國。東岡日畝愁荒蕪。

咏街上落花

零落胭脂穀雨期。家家啼鳥怨空枝。馬蹄踏盡東風惡。也似文人失意時。

兩日意殊不懌作此自遣

甘蔗已可截。櫻桃紅未殘。夏淺有餘涼。猶怯衣裳單。展卷便終日。把盞坐鮮歡。孤性味所適。違俗如秋紈。長居戶限上。出入同艱難。平生孩童舊結想。推心肝中寄感風雨同。首知無端。

蝎

黃昏氣盡蟲毒蝎。生齕既畏蝎。行奔忙。俄忽匿牆隙。捉尾莫捉首。夾薑莫夾螫。捉尾螫無能。捉首薑倒刺。兒童不解此。竟夕少所獲。主簿空提筐。南陽昧踪跡。何當逢守宮。爾輩應失策。

蠅

蒼蠅其微細。亦逐人早興。營營爲口腹。不惜趨炎蒸。搖翅扇亦醜。絞繩痂可憎。十步未能過。八行何自增。已訴托茅化。復怪隨灰騰。塗錫暫引去。紛集還相仍。坐令百事廢。安得咬臺冰。

露坐

聖人細風生竹屏。夜天燿燿時度螢。池中露下散



魚沫樓上月高聞鶴鈴

甘霖恭紀

聖朝敦國本農政每勤修  
箕畢榮丹宸郊原匪綵  
旂茅簷情有待楓陛慮先周  
帝德涵亭育天誠格  
幽山川裡禮幣風雨激靈湫  
乍驗河稀浴俄占  
水蜈浮濃雲連大野甘澍灑  
神州遠近應同潤  
高旱豈擇流形輝清却暑  
玉殿迴疑秋急溜鳴宮樹  
奔泉瀉御溝西郊青出岫  
南陌綠盈疇黍稷公私  
溥倉箱萬億收四溟瞻瑞霽  
八極荷皇庥獻頌慚  
簪筆聊追擊壤謳

對雨書事

城三月早無雨太常齋禁笑迂腐  
中疇地熱土生烟水廟迎龍日擣鼓  
驚飈忽送雷車來黑雲如  
山暗亭午滂沛不知庭麥流簷前  
溜急愁環堵夜分伏枕還相憶  
孤篷記聽春江側飛花墜茵復墜  
坑貴者賤者悲勞生

題趙秋谷閒齋

相過必終日相尋即值閒  
每攀常戶竹便憶過淮  
山兼味出新意深杯娛苦顏  
茅齋取名好應得醉  
忘還

食鰲

腥風怪雨龍飛去海錯蠻珍網得回  
斷送魚門老從事猶嫌不着兩裙來

李友聲再至

輕衫低帽再經過握手徒今舊感多  
伏雨關風詩遣撥青春朱夏酒消磨  
愁中得信思田里別後終年癢  
嘯歌王掾不痴猶欲問江東米價近如何

對雨二首

雨聲紛萬馬雲勢走羣羊  
沾濕先秋到蕭騷覺夜長  
三農悅禾黍七貴取清涼  
舍後園蔬美真憐七

筍香

風定簷猶滴幽情及故池  
別來魚漸大相憶犬偏遲  
殘暑已如客歸心常問誰  
此時閒蕩槳如殺弄潮兒

悶

坐聞委巷風怒號炎天竹樹生蕭騷  
旱災無計鞭陰石越巫畏暴多遁逃  
靈竚障眼柱礎燥黑雲徒作奇  
峯高俛首翻願白日速絺衣苦厚  
紉扉勞桃李火出即不穩斗室氣聚  
如焚膏薄晚浴罷熱未減何由赤脚行江皋

晚涼書事寄楚邑

腹疾新瘥酒力微涼颺細入旋添衣潭龍久睡嫌  
雲嬾土鼠無聲望雨稀野外園林歸興發城中冠  
蓋故人非夜來明月如翻水憶爾湖邊白板扉

苦熱行

祝融燎空行不息日坐深甌愁偏仄鄭瓜謝扇徒  
爾爲白汗潮漿面如墨肌膚着衣等芒刺靜對寒  
冰廢飲食閒尋林蔭想墊巾側耳街頭思響屐震  
散氣蒸天紺碧東隅日出黃金色何由一縱巫支  
祁滿眼奔流積三尺短檐疎簾暫假寐或有夢遊

燭燭國今年北地風土訛蠅蠹見少蚊見多輕雷  
到枕起燃燭恍忽如在南山阿城門人倦失漏板  
中夜寂寞低星河天明寄謝襦襖子各圖所適無  
庸過

深夜聽雨

昨聞樹頭鳩逐婦銀河晦暗黑稀渡筆牀汗潤風  
西來屈指還應三印雨果然占候當五卯造物例  
賜一尺澍洞漩四壁添蕭騷夜色杳冥更點悞茅  
茨下濕土銼歛殘燈已滅不能炷亂流壞柵雞喧  
驚古藤棚響天未明窓前小池漸可滿自從花落

無此聲平生習嬾怯早起新涼覆被心神清遙思  
東頭竹篠飲着殿江南听上行

夏夜

怯暑簾鉤上當風不掩扉夜分冰市散米貴酒人  
稀洗石龍虛掛憎蚊塵費揮北窓取涼好逸興未  
全非

夜雨

日沒雲峰重炎威發夜雷更聲羣動息電影百靈  
來細點鳴窓竹新涼撲酒杯絺衣沾濕好不寐亦  
悠哉

憶武兒

眼前三伏盡胸內百事疑故居渺淮右雲外歸心  
馳遙念阿武小魂夢欲見之昨日遠信至乃是山  
妻辭上言高堂健下道兒能嬉纔知拾梨栗已解  
誦歌詩每逢壯去人歷歷辨某誰問安必祖父應  
答中禮儀旦夕抱膝坐寧無舐犢思微祿苦淹滯  
不得長相隨緘封寄數紙爲延童子師

晚過芝田書堂

楊子書堂靜清言對晚晴炎威仙鼠叫秋信草蟲  
生藥裏虛窓氣糟床北舍聲興來傾一石倒載月



中行

蒼存見余歌吟以詩見贈漫賦長句奉酬  
少時爲詩不解格得句即書無所擇攻擊作生斧  
鑿痕點竄猶如匹接履鉢心剋目墨潘盡却厭  
鬚蟬毛蝕鐵鷹迅逸蛸蚌美高絕雄豪各設席自  
笑閉戶學展卷暫能記一已忘百語云苦志方有  
成歷年要似摩銅狄都梁二季離江潭弟也水北  
兄水南前身是僧喜僧靜招提隔巷停征驂著書  
結束十牛腹五言聲律從來諳梁鴻無下世應耻  
倪寬都養奚能堪作客織簾有底急爲官釀酒吾  
所耽乘閒側帽一相訪芋魁麥飯成沉酣幽懷聯  
味便終夕我亦續貂初不慚信君固有嗜痂癖誤  
以蠶觸同鄉鄰昨貽長篇多峭健豁然頓釋憂如  
快討華真足消半竹捕蛇赤手窮搜探翻怪何爲  
他泊萍短衣疲馬味棲止袖中一刺久磨滅從人  
不逮且坐視平生所慕今可憎山林朝市知誰是  
旅愁播落歸興深大類痠疾苦思起黃昏颯颯秋  
雨來虛堂吟罷心中哀西風屈指青門道莫惜樽  
罍數往回

對月

茶瓜供浴罷明月已如銀坐久鼻喧壁眼遲映何  
人身慵嫌客數歲儉薄官貧早晚扁舟去巢湖秋  
水新

秋夜

耐讀涼秋夜悠然散帙情露凝羣動息窓靜一燈  
清點勘流香縷晤伊微漏聲爲朋惟六籍幽興句  
時成

寄宋谷懷同年

十載黃州客蹉跎少報書人情憐久別時論薄閒  
居喜景嶠山雨秋潮夢澤漁須爲西向笑朋好正

躊躇

池魚

新水雨中活池魚晚盡浮暴顯嗟未遇類尾念何  
求縱少風濤壯應無網罟愁還嗤南海者奔激幾  
時休

紀行詩

平生無贏餘惟存數卷書半肩輕負去便足常滿  
車坦途日杲杲涼颼吹衣裾深林氣帶濕曉露漚  
鬢髮遠村散若點山勢一一殊未識太行險視此  
復何如秋氣漸退暑河水不入湖遙思到家時當



及叢桂舒快意縱馬街狂歌擊鹿盧猶疑節路多  
引領生踟躕

松林曉發

龍口山上殘月明歸人畏熱多夜行耳邊征鐸響  
相續老馬不愛岐路生肩輿未免少迅疾平旦始  
及十里程貧村半住叢林下來篋垂垂已堪打屈  
人得錢許相贈小摘帶露紅盈把眼中見此野興  
長尤憐風味同江鄉一日浮游便自適回頭拙宦  
如山羊

定興縣

百樓城上角聲多哀響如聞擊筑歌曉月斜津  
吏叫鳴雞五里定興河

蕭家莊

野橋飲馬水潺湲豆餅農家秋景閒官道樹稀風  
又熱英英雲影白檀山

初秋道中

七月塵土惡不辨夏與秋古橋石迸落日夕渾河  
流駱駝鳴野磧鷄犬散道周人家何參差亂若疎  
星浮解鞍松棚下得此須臾飽食如簪野花看人  
知牆頭督郵滌煩暑但愛滑如油已喜脫塵鞅復

觀林泉幽谷信南山客動止隨所由何當泛滄海  
更字許遠遊

固城道旅

飛狐水秋漲路人迷望裏田家半傍溪釣艇晚排  
魚翠滿棗林低共馬繫齊新泥矮屋牛欄北閒補  
疎籬稚舍西觸目村莊皆入畫客心已似在岩棲

早發

流水一村連騎驢似駕船野田明鬼火高阜起客  
烟雞卵論錢貴羊腸取徑偏曉風吹薄袂愁絕近  
寒天

次保陽

颯颯天風急蒼涼古北平青山開數點紅日上孤  
城良將枉遺矢老臣衰耻生悲歌人不見秋水倍  
傷情

涇陽

垂柳潏潏入遠沙小橋流水夕陽斜青帘半出槐  
花外疑是中山舊酒家

前灘書事

古路駢馳暮前灘復渡河峰頭秋樹小驢背夕陽  
多村落尋魚米人家入芰荷倦飛聞宿鳥咽嘶滿

枝柯

望都道上雨霽

旅途野日猶蒸暑。纔過微雲便覺清。銀竹萬條垂  
雨脚。碧泉一帶響山腰。愁中腸斷嗟爲客。霽後郊  
原遍射鴈。向晚翟城無限好。滹沱滿眼欲生潮。

清風店書事

朝辭望都城。清風忽深柳。枯渴煩疾馳。童僕遠向  
後。乞漿大道傍。佇立籬門久。績女勞炊柴。一杯勝  
醇酒。我家南澗頭。清泉常漱口。豈知事行役。衣襟  
滿塵垢。一笑歸故山。春明懶回首。

新樂城南

伏羲臺迴隔秋濤。往事銷沉首重搔。近水漁家賣  
菱芡。防途古堠設弓刀。荒阡寂寞牛羊下。破驛傾  
欹瓦礫高。登頓日窮尋鄙食。炊烟一縷出林皋。

陋室

陋室重過日又斜。元和遷客久浮家。素琴寂寞金  
經失。惆悵元都觀裡花。

牧莊三塚歌

武安廉蔭世所尊。牧莊三塚城北門。千秋斷碣委  
蒿草。人民已改誰招魂。相離百步列鼎足。初看直

似齊東墳。厠中竭忠卒被戮。長平遺矢終御寇。池  
功大不矜伐。千二子中無閒言。當時英俊易凋  
喪。頗疑天帝爲秦恩。昔賢偉烈尚寂寞。後人碌碌  
何足論。黃昏布毯一再拜。彷彿鬼語聞高原。

鉅鹿道中雨

雨重艱行旅。蕭蕭木即休。山雲迷惡石。關河水下  
恒州古。時移林響寒。蕪桐葉秋嚴。城動哀角并作  
十分愁。

馮公孫進麥飯處

波平輕一葉。懷古對朝陽。林杪炊烟起。如聞麥飯  
香。

柏鄉縣

瘦馬遲官道。郵亭照野花。孤村休市早。一縣背山  
斜。鷄犬秦人境。衣冠劇孟家。旅愁吟不就。惆悵數  
歸鴉。

旅途曉霽

青衫小沾濕。紅塵少揚簸。叢薄滴殘雨。時雜槐花  
墜。遠樹欲無枝。嵐氣更環鎖。全趙餘荒原。初陽散  
磊砢。白驢緩不驕。暫耽亦帖妥。忽聞鐘磬音。悠揚  
出砭碣。愧彼山中僧。晴窓正高卧。



平棘懷古

趙北燕南嘆轉蓬。山川今古夕陽空。素筆濁酒風流盡。猶有遺民說侍中。

趙州吊平原君

濁世翩翩絕古今。池臺蕪沒此登臨。飄零過客誰相識。公子當時一片心。

槐水驛寄懷越江芝田蓼懷伸符諸同年

古驛荒基秋草肥。故關北望雨霏微。木綿爭發添衣早。槐樹新涼宿鳥稀。旅夢常陪青鎖立。歸心已逐白鷗飛。吳頭楚尾脩然去。泉石烟霞耐息機。

田氏紫荆堂

浩劫堂何在。滄桑樹已稀。蕭條渚水上。惟見鵲鴿飛。

道傍碑

西風蕭蕭松柏凋。豐碑屹立高龍嵒。歲久文字漸磨滅。土花斑駁黃金空。色絲幼婦不可識。小住摩挲眼昏黑。無智要行三十里。一半猶須煩記憶。馬蹄日暮天蒼茫。河南將軍誠荒唐。昨昔繁華今朽骨。痴兒乃欲求義皇。地下權豪久閉交。鄭楊段薛何所適。碑乎碑乎善自珍。勿與他人爲鎮石。

內丘早行

霽景忽在眼。朝陽洗新暉。迴風驚濕樹。宿雨沾人衣。陳迹浩莫辨。行子惟看碑。驅車中丘道。七月寒侵肌。慚慙飯媪問。我還山遲遲。

次韻仲徵內丘道中

放眼晴巒快舉鞭。短牆缺處翠微天。宦情懶過馮唐里。旅病懷深扁鵲田。野店棚低喧賣酒。山溪雨足曲通船。日斜銅馬祠邊路。惟有殘僧乞施錢。

梁家店 內丘縣南

竹叢疎更密。黃柳覆籬門。孝子祠傍舍。夫人墓後村。茅柴當醇酎。菜把即鷄豚。愁絕新寒劇。吳綿午未溫。

豫讓橋

女爲悅已容。士爲知己死。壯哉一豫讓。乃能達斯旨。吞炭復漆身。忠烈忘妻子。國士與衆人。豈曰可方此。斬衣志未成。報智亦足矣。荒橋舊址空。流水只如此。至今太行雲。猶作劍鋒氣。

沙丘

我來訪陳迹。不見沙丘臺。日照白楊樹。秦皇安在哉。汀洲聞柝杵。禾黍間蒿萊。向夕秋聲起。如逢萬



馬

驅馬行

大道平沙野日黃。蕭蕭馬嘶他鄉。一鞭歸去復何事。二頃桑麻作生計。五湖烟雨芟荷衣。扁舟况有尊鱸肥。旅途三度見新月。屈指小山叢桂發。

呂仙祠

虛生寂寞眠長夜。五載三過羽士家。亭午黃梁炊未熟。曲肱也復夢京華。

叢臺道中

迢遞新寒雁。蹉蛇故國書。柳烟官柳重。沙路短牆。

其

虛燕趙秋風客。邯鄲日暮驢。正須罷行役。小築輞

川居

邯鄲旅宿

荳花雨歇好殘陽。店後丘陵望太行。吠犬鳴雞銷戰伐。王郎城下月如霜。

山行

砧聲隔岫冷。雨點過雲消。地濕秋蚊競。山空野雉驕。棗林都似竹。澗水不通潮。班馬嘶風急。驅驅愧暮樵。

賀蘭真人故居

仙隱千春在。今人自不閒。黃塵猶滿面。愧上賀蘭山。

淦陽田家謠

淦陽道中秋旱苦。行人防賊復防虎。今日田間野犢歸。昨晚村頭盜桑去。

渡漳河

西風吹面泛中流。一葉悠然似野鷗。極目波濤天四接。茫茫七十二墳秋。

盩厔司隸故里

吾愛蓋公公。醒狂勝醉罵高節。凌青雲。王侯盡卑。

其

下富貴。古無常易人。如傳舍。少府爾何愚。狗聞巷。

驚詫

嵇侍中浣衣里

昂昂野鶴姿。豈在羣雞目。蕩陰羽箭飛。血痕汚御服。一死成今名。乃父徒遭戮。日暮起秋風。彷彿聞絲竹。

齊王建故居

昔年曾此處。降王廢壘殘。山事業荒不獨共。城松柏盡滅。陽宮殿久淒涼。

蘇門山

其水東注日不止。蘇門瀑布疾如矢。古寺閉關樹  
颯颯。淺溪飲馬石齒齒。前峰尚傳鐘鼓聲。衰草已  
沒烟霞地。孫君高風邈難嗣。平生自適無愠喜。步  
兵相對無一言。應視時流等糠粃。行人到此未可  
去。遲迴憑吊情何已。攀藤正覓下山路。恍聞清嘯  
半天裏。

### 衛州懷古

邴邴舊地幾興亡。禾黍離離驛路長。五嶽終師禽  
子夏。一宮空悼杜南陽。淇園勁竹猶如箭。牧野  
村中種桑自是從來多。感激每逢陳迹易悲傷。

### 荆卿舊居

翻覆滄桑地。荆卿尚有村。寒風悲易水。浩氣動咸  
原。已悞將軍首。誰招太子魂。停車尋舊宅。衰颯近  
黃昏。

### 酸棗道中

黃樹殘蟬歇。青山晚照低。行人自今古。大道各東  
西。廟碣松濤冷。溪田草色齊。停鞭千里客。憑吊一  
留題。

### 陳留逆旅

千愁空桑城。暮次老山口。積雨無乾塗。淤泥滿馬

首野店。乏鷄豚。盤餐半青蔬。菜羹久破碎。仰面  
星斗冷。雁叫殘夜寒。飈吹枕後。自辭長安塵。一月  
未沾酒。已稀北來魚。復少平生友。悠悠梁宋間。飄  
蓬成瘦醜。陳留異今昔。土俗仍忠厚。舊跡徒虛傳。  
風流亦何有。寂寞道南人。千年如電走。

### 韓村早發

歸夢醒難續。夜寒行客稀。雁聲滿湖月。燈影隔林  
扉。青嶂收殘雨。黃塵變故衣。崎嶇正愁絕。山翠忽  
朝暉。

### 大店

小市青帘漾。炊烟暮滿林。孤燈鄉夢遠。細雨客愁  
深。未卜逃名地。空存出世心。主人庭樹雜。中夜有  
哀音。

### 沙澗道中

翠黛晴巒四面同。荒橋僻處野花紅。岩迴鷄犬孤  
村出。路轉荆榛一線通。石補斷塙沽酒舍。馬嘶殘  
照下山風。淒涼百里鍾離道。幾日繁霜樹影空。

### 定遠書懷

秣馬陰陵道。秋暄似晚春。獨垂濠水釣。不見漆園  
人。早憶淮南雨。緇衣代北塵。步兵歸去後。無意問



迷津

和方楚邑表兄喜余過州堂

文士法當守寒餓風雨耕耨無穩坐州堂落成低  
及肩一月刈蓋少眠臥行歌拾穗不競時獨居畝  
畝誰能那衆人所棄君所收蓋鹽至老亦安妥我  
方踉蹌返鄉園道傍停策聊叩門兒童熟識不須  
訊主人相見勞寒暄悲几滑淨戶牖好情親奚必  
陳鷄豚讀書得佳名勝所參軍舊隱今猶古景寂  
初聞李約猿山午俄呼蔡生鼠當盃味花墮巾  
晚菰煮北何憂貧嘗讀陶潛五柳傳遺身豈是尋  
常人

九月十日答樂瑾友

風塵浪走初還家舊時叢菊重着花龍山無人陶  
令死孤樽酒盡日影斜低景急院宇黑樹頭已  
聽喧棲鴉堂前霜月讀書處清如澗水寒交誅  
茅未卜月中隱夢寐久不由繁華曲江才子旅食  
苦三年不見徒客嗟侵星聞鵲喜我至相貽綺語  
驚聲牙伐薪汲井從此共聯吟取適終無涯

夜興

短牆新補挂吳綾月好無聊夢未醒半夜風來敲

亂作小童錯認打門僧

寄朱人遠隱居

病足梅生少問津却憐逋客附書頻山頭長嘯欲  
遺世隴上釋耕無此人野鳥掌中尋食慣清猿亭  
下報時新聞君嬾作樵夫拜骨相何堪喪我真

郭外書事

繁霜已着樹曉日散林麓出郭四五里稍稍見樵  
牧上岡欵段輕避箭雉兔速州衰黃土堅水澗綠  
荷禿中有野人家茅茨間短竹牛閒塲圃寬溪晴  
幾鴨浴豆鉢軟可餐芋魁白于玉村行值無事一

飽喜捫腹半生走名利詎知問禍福出山憶烟霞  
入山思厚福自非達者心安能守岩谷三嘆酒食  
傍長歌謝刺促

訓許仁長遣酒器

我今遊宦過十春督郵從事俱沾唇大斗駝囊盛  
不足梨花蕉葉狂殺人坐中小爵不受罰金船側  
盡窮朝昏寥落歸田生計拙蓬牕日對老瓦盆忽  
感見遺常滿玉水汁自溢何須樽比隣親串欲傳  
看相與結束來扣門摘毫能作七步咏笑辭倉卒  
成生賓殘菊按莎照輪寫明月蕩漾浮清溫從此



涪州黃魯直酤顏澤髮懷楊君

晚過仁長宴飲作醉歌

黃昏上廣堂。椽燭燒繁華。衰衣大袂免拜揖。合尊  
促坐人語譁。腐儒習氣可不有。六博投壺急兩手。  
數觥沃盡走欲顛。濡髮狂書字如斗。栽桑築塘逸  
興增。時藥養雁吾亦能。平生得酒百事休。杜陵老  
翁何其愁。

對酒

綠墀不及誅茅屋。綉鞍不如一筇竹。濁醪隻鷄那  
易求。四時好景難更僕。直須吸盡玉浮梁。多事笑

人

主

如論生熟晚來獨自騎黃驄。西門遊冶佳興濃。季  
家墨花分二色。狂生袖有金銀銅。莫言麋爛同覆  
瓿。鮮肉若糟益堪久。到臍和氣如三春。不醉笑殺  
中野人。

書事三首

生計愁如河上翁。寂寥殊不似城中。山猿新報時  
常錯。野鶴初教舞未工。林氏名花寒破臘。王家修  
竹晚吟風。溪橋小市魚蝦美。閒約鄰人一醉同。  
南窓北舍未荒蕪。一帶潺湲即鏡湖。穀賤雖能饒  
麴糵。家貧自負妻孥秋。來張假思蕪菜病後清。

齋後孤壺向晚。參軍臺上望白雲。飛盡雨模糊。

木檻琴磚殊不惡。疎籬短短遮深池。蒼頭善別黃  
河水。老嫗能知白傅詩。一笑流光銷黑髮。五更殘  
夢落彤墀。酒闌心折龐公語。往事如雲不可追。

眼疾

攤書初作嶂雲橫。熟視俄驚薄瞖生。辨路祇憑殘  
月影。披衣惟信曉雞聲。醉中對客分青白。霧裏看  
花忽暗明。不遇長桑上池水。謝郎點漆畫難成。

對雪用坡公聚星堂韻。仍禁體物諸字示樂

謹友

人

主

坐憐陰氣盡木葉歸來初見淮南雪。飄蕭作態堆  
漸平。柴門晝閉人聲絕。密灑高樓曉紙鳴。重衾不  
煖。老竹折虎落。乍沒掃復齊。屐齒纔過迹尋滅。東  
郭先生無完衣。暫能捉袖襟已掣。莫論窮凍且行  
酒。醉眼眈眈昏望欲。縹緲風北來。簾幔飄寒威倒捲。  
驚飛屑。負薪而哭雖可悲。神仙中人止一瞥。惟喜  
豐年有此瑞。靜裡如聞雙鶴說。應知奇語出艱難。  
三更僵卧愁衾鐵。

十一月初七日紀異

淮南十冬九炎蒸。長河清淺無堅冰。吳棉纔試汗

盆把晚來蚊蚋尤堪憎作詩未半輒中止頓令亂  
髮生鬚髻有雲北來風迅疾霹靂一聲檐瓦飛赤  
脚老婢走折趾爐灰傾盡茶鐺崩童兒善睡亦驚  
覺短燭又滅何所憑須臾漸聽語喧雜茅屋着火  
如裂緡自念安坐尚志志隔隣愁慘應不勝因知  
晚食可當肉履危陟險非吾能中宵急雨復太惡  
敲門酒店無人應

冬夜懷秋谷

揮塵談經事等閒寒種十載念間關少年不省爲  
官樂野性何知入世艱開篋燈前書札斷懷人雪

後鬢毛斑玉堂一別無消息却望青州郭外山

祭竈詞

竈君朝天值暮冬雲車電馬何軒雄世人比戶盡  
典祀糖餅甘脆黃羊豢清香一炷虔叩祝男愚如  
拙希相容竹枝所來塵可掃瓦燈熒熒照虛耗吁  
嗟乎人間善惡天早知朝天此日將無遲

己巳稿

野香亭集 庚午稿

合肥李孚青丹壑撰

苦樂行

一聽歌歡樂再聽歌苦辛苦辛喪人守歡樂傷人  
神一年三百六十日歡樂三分苦辛七若云歡樂  
勝苦辛苦辛歡樂何不一人在歡樂時豈復念苦  
辛苦辛驟然至歡樂如飄塵清宵忽夢繁華事春  
風秋雨同沾巾苦處多樂處少歸太遲出太早樂  
處長年有幾人一生淚洒邯鄲道洛城高與北邙  
齊城中人作山中草苦樂行誰其聆

三婦艷

大婦明月珠中婦碧羅襦小婦粧點緩對鏡整桃  
蘇雙蝶上花朵欲撲還踟躕  
大婦彈琵琶中婦彈箏篴小婦袖纖手獨坐爲吳  
謳陽春正傷人不肯上簾鉤  
大婦年二十中婦齒未如小婦絕窈窕十三頗有  
餘同行恣嬌怯最後下階除  
大婦月正圓中婦月將盈小婦是初月幾時競光  
明良人自宴樂相視無異情

逐彈丸



馬上飛馬下得彈丸入手黃金色兒童連臂走南  
北家中父母待朝食九多但怕倦筋肋薪米衣衾  
不煩加韓郎驕恣肯所論不道翻爲貧子恩叶嗟  
乎邇來歲旱謀生苦安得韓郎以百數

### 東家棗

東家來何纂纂樹出東家墻棗落西家館玉陽長  
安未遇時卜居正在東家西療飢文章不堪壯  
冷愁殺糟糠妻庭下落棗甜有味試取啖夫聊當  
饒自是夫妻一片心王陽却作書愚氣答言棗本  
東家結西家安可私饗養丈夫取受必分明婦人

庚午

上

乃汚我廉名我誓不吃嗟來食疾聲逐妻立相逼  
東家驟訴西家喧隔墻宛轉聞其言離人夫妻因  
此樹遍告比隣議伐去比隣連臂前致詞偶然拾  
棗笑須疑小廉豈足爲君重棄妻恐被梁鴻嗤王  
陽諾唯許罷遣遂使夫妻仍婉變棗樹得完人亦  
還東家西家兩無嫌居世不諧空爾爲一朝獲罪  
委如遺王陽迂腐已失笑不圖復有周低迷

###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色去故色雖過時新色終當故者  
人磨鏡生長嘆少年心事不中言

休洗紅洗多紅易落但取新可憐不必故存把越  
羅阿錫幾春風那知還與樓裂同

### 飲酒樂

飲酒不樂愁深誰托飲酒不多夜長如何傍有名  
姝前無御史堂燭屢更沈酣未止臨春結締俱成  
灰千古不倒糟丘臺

###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妾是邯鄲女恥爲邯鄲婦自矜內宮才豈比閒花  
柳朝朝大忽雷夜夜小垂手侍宴未幾時一旦踈  
左右嫁與厮養兒棄去如敝帚從來畫蛾眉不省

庚午

上

事杳日蹉跎換昔容漸作無鹽醜暮年守茅茨猶  
夢飲賜酒

### 縫掖

二千石不足見鴈門太守但食鴈縫掖生當亟迎  
此鄉難得文人行皇甫簡抗空一世眼中那有將  
軍黃君不見慕勢不如趨士賢顏厲竟爾呼王前

### 遙夜吟

樹烏棲還寂城更聽未真前生應有咎常作夜醺  
人

### 田家吟



田父把鋤教子學耘當其畔時豈料父賣子

### 歸信吟

寄書疑我思得書亂我心正欲寫竹枝忽成游子吟

### 棗巷行

養蠶猶未周朱符忽下鄉朝催鷄豚盡夕催老弱

山一棗巷貧夫婦鬻兒來市城人情皆愛子其如

完官糧解二中道飢不行委頓心怛怛店餘兩煮餅

破衣持抵當解三夫悲傷我意兒啼斷我腸餅食夫

與兒我則何敢嘗解四無兒宗嗣絕無夫身零丁婦

人忍飢慣不畏榜腹鳴解五徐語給阿夫父子姑前

馳道傍好桑葉小摘當後追解六夫諾携兒去相待

一里程向暮杳無跡踉蹌返迢迢解七迤邐至故所

亦不聞人聲樹中有鴉噪婦已懸絲繩解八悽惶抱

孤兒無語淚淋浪三人遠同歸共掛桑樹傍解九在

天爲比翼在地爲連枝精魄不相失殊勝生別離

解十

### 楚妃怨

不識君王到白首昨夜宮中寵鄭袖那見故者弗

及新楚國用人如積薪

### 棄婦詞

丈夫本好新故妻棄若遺妾貌非宿瘤祇因門第微  
微作郭家壻此心何敢移鴻鴈在雲際日夕必雙飛  
其雌偶相失終身甘獨棲失且不更配生者安可離  
禽鳥尚知義君空讀書詩所以梁伯鸞和是常人幾

### 堂上歌行

堂上歌堂下月月未落時歌未歇主人愛客那惜錢  
清溪如海樽如淵遺簪墮珥生在顛近來交誼

不及古有酒須澆孟公土

### 立春詞

金門竹管葭草灰香燈擊鼓芒神來縣官令史裏  
青幘耕夫犁具鞭春回芹芽蘆葍紛饒遺黃柑醖  
酒洞庭味里巷常時共往還春來春去無相離農  
事未興聊取歡舊花古柳猶羞寒莫將芳日等閒  
度請看長老誰朱顏殷勤爭把宜春帖隣娃當戶  
嬌紅靨勝年年歸巧新剪刀落處成蝴蝶朝鐸  
窓中鏡有塵乍翻新曆轉傷神綵花如樹分冠蓋  
一枝不到漁樵人

人日懷趙秋谷

舊雪已盡新雪飛江南春香心凄其頭顱如此百  
計左棲遲兩作人日詩奔走未成鬼三窟墻東又  
發梅花枝美人踪跡渺天末平善消息常憑誰北  
鴈南鷁令名在何妨暫學泥中龜事業不圖掛汗  
簡詩法且復傳佳兒徑須飲酒兼食啖勿教閒處  
生白髮微官草木身土梗鄧禹坐笑空爾爲田園  
耕釣貧亦好請君一誦歸來辭

次韻瑾友苦雪

開門已覺無街衢鄰家誰借豬鼻車回颺如刀作  
堅凍玉山岑律當皆除讀書議文信迂絕衣校衾  
鐵生艱虞莫論宜麥要三白眼前婦子方亾逋撒  
鹽應難治菜把堆麩不收饑寒軀上官倘能繪圖  
入脫裘軫念事豈無府金倉粟行即出從此可免  
聞哀呼惟君撚鬚太攻苦吟哦只欲雄千夫佳思  
好何狀冷潔勝儒得洗心眼枯汝南聚星少繼續  
他時自足追歐蘇

自冬徂春無日不雪偶成雜興十首以元日  
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爲韻

天公恣玉戲便欲無上元官長頗畏寒誰打袁家

門

田父笑嚇嚇豐歲已可必飛花不飛香見月不見

子猷憶安道豈惜夜相造如何咫尺間交親不可

到

羊羔雖鄙俗樂事且娛身區區啜茶者終是無聊

相如授簡初元寶開筵日孫康爾何人年年在

酒熟破風威爐溫作春氣試問早朝人庭前沒靴

未

東郭履見指孝然襟露肘若遇耿先生窮凍亦何

有  
垂簷直似筍酒樓大於手門外積未消掘得金羊

不  
忽逢柳絮陣又入梨花陰不是寒風起應疑春色

古硯呵凍墨老竹敲冷枝分明踏燈候却是吟雪

時

招洪稗村



金馬門前奉朝請。慈仁寺外望歸雲。遊時信帶羈  
碑命貧。日常揮談。慕文東。關。貂。蟬。誰。好。客。西。湖。猿。  
鶴。苦。思。君。莫。詢。白。社。諸。朋。舊。已。似。江。流。九。派。分。

元夕

去歲踏燈明月下。今年踏燈殘雪餘。看來且作片  
時樂。歷久方知萬事虛。金鎖寒開初散妓。玉堂夢  
斷正愁予。長安繁盛東林寂。一桮元宵雨不如。

爰方楚邑表兄四首

二十餘年外弟兄。巷南巷北見親情。高懷恥就明  
經舉。未薦遲傳賦。奕名白社黃墟時。聚散春蟻夏

荔幾將迎。須知同道相憐者。只有平生范巨卿。

幽信緘來百事休。芳華時節似窮秋。人間難佩黃

金印。天上徒成白玉樓。德曜窓前悲舊案。要離塚

畔起新愁。梁鴻不得詩書力。說與儒生總淚流。

旅食京華計總違。鶯花憔悴悟前非。三生公案終

黃土。半世塵埃未錦衣。橫笛有情吹夜月。垂楊無

主哭春暉。預愁寒食郊原路。醉後誰同並馬歸。

天埋詩骨果何由。酌酒淒涼上古丘。迸淚不須登

峴首。添哀渾似過西州。孤兒攀柏廬生兔。高士歸

泉海散鷗。悵年來良友盡。茫茫轉覺此身浮。

病

書史慵翻藥。裴懸看朱成碧。笑頽然持齋。獨處如  
羈旅。謝病閒居。勝左遷。溪水清波。修禊日。杏花微  
雨。賣錫天。春光不盡。尋芳輩。一事羸人。是穩眠。

送王于六北遊

淮水入春清。逢君賦北征。慈親頭未白。稚子學將  
成。楊柳攀離席。桃花拂去旌。儒生榮有事。行路似

王程

春郊

日出城門啓。初爲上塚行。春愁見楊柳。農事聽倉

庚。馬。轉。荒。陂。疾。人。肩。薄。板。輕。更。須。携。酒。盞。花。底。過。

清明

寒食

江上兩寒食。閒居生遠嗟。鶯啼稚子盡。鴨餉隣

家雨。長綠楊。葉風稀。紅杏花。來朝賜新火。一倍念

京華

從弟碧素不爲詩。偶一拈味便爾工。敏喜而

有作

吾弟少穎悟。綴文勝士龍。英氣騁神俊。凜若萬夫

雄。如有源水。四流方無窮。竊念鉛槧勤。止此制



藝正比來盃酒間。偶然唱和同袖手。出一語驚倒  
老詩翁。清潔嚼冰雪。明艷看芙蓉。高吟未卒篇氣  
已傾座中。胡爲長隱晦。不使寬吾衷。汝兄戀鷄肋  
顏黑左耳聾。圖書束亂繩。筆墨塵埃封。居諸成癡  
鈍。雖開身亦慵。賴有千里在一洗。凡馬空祗恠不  
自銜。伯樂何由逢。徒令周伯仁。慚愧籍早通。虛名  
乃過汝。正愁遭火攻。

送蔡次繩之京

蔡澤厭閉戶。春日思騰騫。欲遂題柱志。恥爲遊子  
嘆。下馬盡樽酒。上馬搖金鞭。意氣破萬里。舉目誰

與前。豈能屈蓬蒿。寂寞同寒蟬。碧山色勝染黃河  
水。連天東風吹入齊。看花還到燕。逆旅勿輕視。高  
位若等閒。香飯必潔白。梁肉必肥鮮。報德異時事  
千金酬百錢。皆因自信久。出語非徒然。鄙人感窮  
薄。十載仍郎官。引領王陽登。竊彈貢氏冠。交誼倘  
無忘。早寄青瑤鐫。

蜀山開唐寺

松杉通通透。迤躋攀費杖。杖隨雲陟。高峰去天欲盈  
丈。兩脚艱轉移。立處大於掌。危磴互鉤梯。峭壁修  
脩仰山門。涵空虛亭出。夕陽上石墻。衣薜荔。廢殿

深蛛網。佛燈無古今。靈泉不消長。香積逢懶殘。一  
爰失塵鞅。平時慕盧敖。茲遊或可做。豈必歷蠶叢  
辛勤峨眉往。

四傾壚

捫石攀林。舉足遙茫茫。四顧晚生悲。英雄易下登  
臨淚。豈獨羊公望後時。

半山亭

竹如盆盎草如茵。四角凌空迴絕塵。高處難登卑  
處險。半山亭上最愁人。

够園詩次韻

春日佳招不厭頻。世間難得是閒身。兩年寒食愁  
中過。一夕清樽社後新。鷗鳥靜于棲隱士。楊花忙  
似宦遊人。風塵痛悔羊腸路。幾許浮生喪我真。

和諸同人蜀山登眺之作

孤峰插笏四無隣。蒼翠浮空索笑新。夢裏常思到  
初地。塵中也復有閒人。青春老去何須惜。白首交  
貧自可親。珍重山林好風日。他年倘作虎溪賓。

禽言四首

山鳥

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熱場絢文章。冷場甘坎珂。

應時出處無不可神鷹雲鵬失其大鳳凰不如我  
得過且過

### 姑惡

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水遠今連天林疎今何托  
山頭變石精衛填海彼因慕夫死止無悔姑不惡  
今妾自悲徒死未有芳名垂

### 竹鷄

泥滑滑斷商旅王陽畏道十日雨征人思家不得  
行耳邊一聲何可聽

### 提壺

庚午  
提壺提壺美酒當沽人一杯今鳥一呼人醉自歸  
去鳥還飲其餘人如不沽閒殺提壺

### 白酒岡小憩

野飲解煩熱啣杯憐晚春雖無南董法能醉北譙  
人柳葉濃遮日藤花靜墮巾岡名殊不惡一笑失  
風塵

### 北譙

田家門戶面清波桑柘桃花畫景和蠶室新泥茅  
蓋好不憂寒食雨風多

三日狂飈莽不收卧龍山下冷如秋鄉書阿那來

黃耳人在迷溝古渡頭

### 馬上口占

藕蕩桑邨逐處新青峰碧澗淨無塵黃鸝百轉尚  
嫌少杜宇一聲愁殺人

### 清明日陳坂曉行

馬首通榆柳前程春態閒新烟淮海路初日大茅  
山野飯黃精熟邨茶紫筍斑何當聞杜宇無那損  
朱顏

### 山邨

溪聲嵐氣信鞭垂人外年光孰復知細石瑩于和

庚午

氏壁春山秀似卓家眉行穿桑柘多蠶室過盡桃  
花兒酒旗不願身爲漢嘉守凌雲那便勝茆茨

江郭晴烟望渺茫危岡高下入垂楊着衣朱白憐  
花片射眼青黃怯日光已過清明無野哭未經穀  
雨有微霜年饑春盡蕭條甚野草淒淒失早秧

### 晚春道中雨

道上百花晚雨聲如送春不成塵漠漠翻見水粼  
粼蠶月桑陰密鳩時笋味新何當驅瘦馬頻作遠  
行人

### 程家村



麥高蠶熟澤雉鳴。刺桐拂拂桑葚生。軟泥三寸叱  
黃犢。淺溪一尺披青萍。穀雨二日天乍暄。道傍風  
物恣意看。乞漿翻得桃花酒。晝長未害壚頭眠。邨  
童候客猶總頭。雙鬟小女能縫紵。旅人投店若還  
鄉。農夫種田等遊宦。宦遊空復困埃塵。故宅年年  
閉好春。豈及農夫不相棄。全家長作太平人。

### 盤城寺

盤城寺前溪水流。盤城寺裏花竹幽。下馬又見柳  
青眼。入戶忽驚僧白頭。稍聞鐘磬出林麓。偶餐茗  
粥登山樓。舊遊屈指如昨日。勞人行役何時休。

庚午

古

### 葛棠午行

葛棠宛轉東復東。連朝襖被愁驚風。卓午霽景一  
開豁。塞帷正及繁。花紅路平但覺亭埃速。肩人薄  
板如飄蓬。長橋跨空水泉活。拔河天氣羈旅中。口  
腹固不累安邑。地主今日誰臨邛。村落錫漿勝甜  
雪。數錢姹女從來工。眼前非不愛小憩。其如僕馬  
催匆匆。

### 崇邑道中

江浦通官道。人烟重未開。潮迴低岸山。樹盡古城  
來。百舌晴相語。疎鐘暮故哀。遙峰方放眼。後騎莫

頻催

### 秦郵晚泊

烟水迷濛雉堞孤。秦孫亭館半寒蕪。多情明月無  
今古。又照當年甓社湖。

### 安平旅懷

平湖遠岫日將沈。放眼徒傷望古心。極浦一帆天  
欲盡。孤城十里浪全侵。紀時正及柳花落。作客又  
看桑葉深。昨夜頭風思檝手。忽從芳草拜陳琳。

陳琳墓

### 孟城舟中

庚午

五

旗尾東南飄。帆輕不可住。篙櫓若棄捐。迅疾過飛  
鷺。風生隋苑鐘烟失。蕪城樹桃花開謝。聞秦郵再  
來去。

### 夜行

緩舵行殘夜。途紆之字牽。綠楊雙岸月。青草半湖  
船。人語初醒夢。鐘聲欲曙天。最憐風水急。已入廣  
陵烟。

### 黃樹功招遊紅橋泛舟四首

文選樓前放畫船。風暄亭午卸吳綵。拍浮正喜饒  
情賞。何事深林喚杜鵑。



河豚易得不論錢。魚網拋來浪拍天。選妓插花成  
故事。平山賓客阿誰邊。

百畝芳塘兩部蛙。絕勝檀板與紅牙。上人自愛林  
泉趣。不羨歌鐘十萬家。

款乃聲中酒數巡。一篙點破水粼粼。楊花如雪障  
堤路。日暮迴舟愁殺人。

### 雒州早發

早發月猶挂。雒州雞未鳴。行侶靜無語。惟信鈴鐸  
聲。水田遠若路。細岸曲勢成。衣薄不敵被。背上春  
寒生。倉卒過山脚。俄頃迷孤城。後騎頗迅疾。並轡

庚午

未

如相爭。野飯指何處。村火滅復明。初陽看漸吐。鵲  
噪人已耕。對此念鄉國。忽忽傷羈情。

### 南岡道中

麥隴桑田東復西。農家晝暖竹雞啼。行人春盡少  
休日。壞壁粉頰無舊題。白水滿時漁網亂。綠楊斷  
處酒帘低。南岡山下僧房靜。擬欲閒同結夏棲。

### 芍藥

牡丹已作蝴蝶飛。却教近侍遺春暉。阿妹曉粧矜  
墮馬。阿姨晚舞搖火旗。貧家亦開七十朵。浩態狂  
香愁殺我。何殊婪尾筵中杯。飲人殘餘成未坐。此

花郎在後時。悲壽生不合同數。奇悠然且對膽瓶  
樂。敢憶揚州金帶圍。

### 畱夏山人朝食

菜把牛心共一厨。不因貧富異精粗。布衣便得公  
卿食。羊曼爲人今豈無。

### 自閩已巳一年詩感懷戚六明府

擁鼻支頤豈近名。銷磨歲月一編成。傷心鄭繼黃  
泉去。慚愧平生王子衡。

### 題羣兒圖

紙旗竹馬恣嬉遊。小隊如迎郭細侯。縱得汝曹成

庚午

未

項領翻令人起白頭愁。

### 青山道中長歌

驅車向牛渚。恍疑行畫圖。紅枝翠篠相掩映。鄉村  
散若星密疎。白石平鋪瑩明鏡。逶迤百里直復迂。  
峨眉彎環照江面。風烈慈姥聞笙竽。我居淮水南。  
衡門生俗悠。伏處如醺雞。四時困盎甕。黃金紫綬  
等秋毫。惟有烟霞落魂夢。豈知清虛境。原在塵寰  
中。攀躋未可怯幽險。奇癖寧讓江文通。嗚呼百年  
殊易了。幾人能得閒中老。衣綳汗浹祇自勞。樵斧  
漁舟苦不早。旅酒雖薄氣頗和。愁來且復澆顏酡。

試看當年携妓壘。至今空歎草連坡。謝朓家。李白墓。青山不是人間路。他日終須躡。芒屨卜。築峰巒。最淚處。

### 慈湖

單車宛轉指湖灣。勝地聊謀半日間。欲問當年征戰蹟。夕陽無語下黃山。

### 姑孰道中

地險山無數。天圍樹若平。花殘赭圻壘。麥秀豫州城。斜日明鴉背。驚風帶虎聲。谿迴忽開豁。稍喜爨烟生。

庚午

六

### 蕪湖阻風晚宿吉祥寺

扁舟留滯旅愁增。白浪高于塔七層。江上石尤朝阻客。林中粥鼓晚逢僧。松濤謾謾初歸鶴。龕影熒熒已上燈。人由來皆有定。前程屈指總難憑。

### 蕪湖曉渡

江郭連江口。風微不捲旗。疎鐘動靈澤。斜月挂羲和。天外孤帆緩。雲中遠岸遲。鳩茲好圖書。真得解鄉思。

### 生日放言

兒時興踊躍。輒喜生日來。膝下戲綵服。堂上羅樽。

疊優伶盛歌舞。小隊相追陪。惟恐筵宴畢。便坐詩書堆。那知歲序邁。一往曷可迴。未作建牙苟。已似倦遊枚。貧儒理章句。法當守蒿萊。出入有定時。妻孥誤見哈。平生常默笑。何事方遂懷。每怪古今人。殊無達者才。百金買山石。千緡市屋材。經營種花木。辛勤起樓臺。私念田園樂。或得久徘徊。一旦黃紙迫。輶車同轉雷。案牘困朝夕。刺促機塵埃。名成定難必。翻使勞形骸。麒麟偶失足。曾不及驚駘。回頭舊岩穴。遠在天之涯。縱能即歸去。鬚髮愁皤皤。豈如司空老。瀟洒王官隈。不榮亦不辱。兩處知誰佳。

庚午

九

### 送阮岩公

奇偉陳留生。獵名如獵虎。身成不繫舟。吟似寒玉。苦每看領下白。便感腰間組。遂令踏浪兒。醒醒來路上。傲慢張釋之。唐突劉栖楚。平津多新交。故人浩無主。竟爲妻子謀。老作長江簿。

### 送友人之京

送汝忽西向。縈人長恨端。盛時羞曳尾。文士競彈冠。沛縣單車遠。幽州白日寒。公卿多筆札。知作手雲看。



與孟縣尉

一尉無聊甚。閒閒射鴨堂。官卑餽金少。家遠作書長。鬱竹爲公事。吟松有底忙。風流嗟不墜。如見古江郎。

月

今夜對明月。低徊如不親。縱能消獨坐。未可救長貧。乞雨荒祠鼓。離鄉何處人。田蕪留客懶。已覺愧陳遵。

端午三篇

菖蒲纔出水。榴花始含芳。年凶如晉饑。誰能弄杯

庚午

三

杓。惡風拔衡茅。飛埃蔽城郭。但愁漆園蝶。變作空倉雀。

親友來歛扉。未能具藜羹。悠悠醒長晝。端午不得成。暨暮且洞死。何處尋蜻蜓。那知釵頭符。辟非辟兵。

大兒罷書課。門前觀水車。小女漸解事。剪綵爲於菟。宛然兄妹情。共欣一日娛。顧此兒女長。翻恐成老夫。

送王庭徵

塵飛土起。烟雲興蝗食。麥悽悽流寓人。未能給朝

知。似裝尋故知。一困與少獲。計自無復之。豈不苦行役。我生事鉛槧。弱冠愧通籍。蹉跎十數年。邯鄲未醒客。瞥眼後騎追。着脚前程窄。投閒曾幾時。寒暑已再易。今夏乃枯旱。塘中有馬跡。開門怯矯首。愁此千里赤。學稼悔不早。讀書百無益。王郎來就辭。別心若刺遠。遊須亟歸。人情已非昔。

雨霖即事偶效前賢

雨過衆流長。夕陽明半扉。草開青暨墓。灘立白鷺鷥。暨墓正得意。不知鷺鷥饑。舒頸偶一啄。暨墓皆披靡。汝曹勿多語。多語生禍機。曳尾殊自在。試看

庚午

主

泥中龜

捕蝗謠

春魚飛上屋。併力齊打撲。但聞兒童譁。那知父老哭。使星正黯黯。御史來何晚。中夜望高天。饑腸夢成魘。

小園

用足陶公秫。畦長庾郎韭。只恐秫韭成。又作四方走。

游仙十首

孤志輕官職。因爲碧落行。如何拜仙吏。亦有侍郎



名。四海流如溜。三山峙似杯。向南觀九點。螻蟻亂成堆。烏作空中使。桃開不朽花。南窓窺看者。本是舊隣家。誰能作徐甲。日效世人慵。昨與羣仙博。曾輸五色龍。蔡家畱客久。酒數報空壺。却怪天厨竭。還來地上沾。

庚午

五

腦有誦經聲。胸前偃骨成。錢鏐初喪婦。曾導學長生。常服菖蒲節。兼餐石柱英。黃麟坐王遠。笑我紙驢行。白巾無須買。青泥不費錢。憐他五濁世。辛苦事烹煎。偶爾逢陳尉。矜言得小箱。雖無鞭背福。也覺勝劉郎。鐵樹欲爲薪。遨遊不計春。淮王當日犬。今已變麒麟。將之金陵適。洪以時先往。口占以誌小別。

征衫着破未投閒。風日駢馳改舊顏。誰道野人成懶癖。辛勤三過駝山。

會期非遠亦凄其。如此炎蒸繫我思。江上船稀朝待渡。一杯閒酹水神祠。

### 籠中小白兔

白兔兒。色勝玉。一寸柔毛藏四足。畏人手指閉雙目。三窟何必謀。晏安便爲福。廣寒老兔雖得仙。勞杵臼。無時閒。

### 食豆莢行

貧士飽笋太絕俗。却愛荅田青簇簇。落箕分藿摘碎珠。得食敢著南山書。沙瓶旋濯事炊煮。其餘呼婦還作腐。兒女喧囂圍竹筐。隣人復過借新嘗。因念眼前多路殢。何由忽變傾離鄉。

### 雨

不周三日屋瓦傾。簷前淅瀝非惡聲。雨點稀疏若晨星。被上脉脉嚴霜生。去歲人家無秋成。流亾空里同避兵。爺娘覓子弟。覓兄南塘盜逐北。阜僧商旅路斷虎晝行。鷄犬寂寥荒柴荆。蠲租詔下誰趨承。府吏肆毒縣吏矜。今年復苦春夏晴。疾雷激電虛震驚。濃雲每爲風掃清。河竭井涸焦田塍。點金

掘豕既不能補瘡剝肉何可勝微軀委頓如寒蠅  
顏色黧黑逢人輕此雨未卜霑郊垌霖霖繚及開  
浮萍奚由急溜溝壑盈坐使黍稷高於城女安蠶  
織男安耕輸官上頭少經營糞黃倘得奏治平小  
民亦有斯須榮

短歌行

朱書白版正旁午縣官被譴府官怒吏胥下鄉如  
饑鷹燕雀遭之碎毛羽空郊虎聞人跡稀霜雪欲  
落炎蒸時搔頭汗濕青螺粟作睡夢愕黃瑠璃玉  
川先生不餓死平日所憂惟酒耳世間盡是監河  
俟干求未必逢其喜

弔劉千錄

平生孝友兼力學六經諸子恣搜索美君閉戶怪  
君疎十年未得同杯杓數奇已似黔婁貧少年便  
作休文弱何期一枕即長夜令我失却為人樂苟  
容有女勿復悲僧虔爲弟能撫遺交親不信君真  
死只道中山被酒時

槐樹行

綠槐百尺窓戶前濃陰四散夏亦寒庭幽常午不  
見山清風自至非從天喜鴟爲巢漸欲成昨自高

處聞噪聲眠醒正愛送竿籊服食聊且圖身輕鳴  
乎雀鳳閒居惜遲暮低徊那得生三樹

壽許仁長

紫微夫人居瑤池方丈火棗元光芝山中許公恣  
久啖朱顏漸作神仙姿手持綠玉坐清嘯掩蓋千  
尺蒼松枝正逢鵬轍降好雨缺畝四溢禾苗肥無  
乃天意壽安道特賜甘澍調瓊飴平生所親各有  
贈薄獻未敵秋毫微不辭重爲李進士座間橫笛  
吹南飛寧馨岐嶷本世德却欣甯宅沾餘輝舉觴  
酌斗祝黃耆拜起安雅非兒嬉慈竹盈堦開慶老

庚午

圭

高堂繞膝誰能幾君生後我止一月劉郎崔相交  
扶持長安分榻已上下里開築室仍東西莫念曩  
時舊塵土且歌今日新詩詞甲辰豈必遜壬子白  
頭勿使殊青絲他年銅人得摩撫靈術更乞分刀  
圭

送張廣生表兄北歸

正輔告歸何太遽鷄鳴判袂獨凄然悠悠梁宋一  
千里擾擾塵囂三十年到山應慚蘇李婦壯心先  
贈繞朝鞭功名豈必因章句莫但殷勤老種田

雨



時雨初生百物新。豈惟眼底少纖塵。陂塘一夜聞流水。巷陌來朝有醉人。風定不嫌香閣閉。夢酣應與枕衾親。蒸藜炊黍茅亭上。相慶還須餉里鄰。

### 重悼楚邑

天上人間路自殊。中宵成夢又模糊。帝庭後署新仙吏。神道先題故酒徒。薛秀才。良會少。元微之。去苦吟。孤漫云。宿草無須哭。及到臨期淚已枯。

### 寄懷毛十九大可

蹉跎尺素憶蒼顏。歸計遙憐放白鵬。捧檄早因親養出。賜湖仍被主恩還。生兒自得延之筆。有婦能

庚午

施德曜。鬢他日。萍踪越溪曲。醉中相對話燕山。

### 時事

年來赤地到朝霞。底事三春未見花。巫覡但鳴荒寺鼓。薦紳空議長官衙。近街楊柳雖編戶。負郭桑黎半棄家。軫恤誰如汲都尉。發倉不待下黃麻。

### 霖後

糟床新注晚晴窗。時一中之樂滿。庭棲鳥已能安。飲啄鳴蛙空自爲。公私鼎峙。平畦道行。秋馬河沒。橋痕問釣師。却笑閒雲任風捲也。如貧士藉扶持。

### 南行別從弟

別友心已苦。別弟尤踟躕。別離是何事。白盡今古鬚。觸熱理舟楫。江浪揚天吳。亦知遠行惡。其如謀區區。鹿聚幸可料。對牀莫念吾。

### 喜雨

甘澤自時降。此愚徒勞切。譬如百里奚。七十方有遭。誰謂老得志。遲速俱爲膏。今日三畝足。頓慰寒重號。歌聲出雨聲。近郭連遠郊。天意本仁愛。不過做汝曹。嘉種秋可成。努力安蓬蒿。從此操耒耜。慎勿持弓刀。時有取人于菰。荷者故及之。

### 弔何經鋤

庚午

何郎名父子。雅有水部風。清言春流湧。飲酒滄海空。少年任豪俠。不與富都通。馳聲翰墨場。一時驚奇童。公卿徒說項。詩書猶賃春。高才無貴士。此理今古同。且復歸道南。便欲老墻東。誰知林泉福。其於千戶封。徜徉祇終歲。已感二豎攻。忽作禰衡去。天上何匆匆。桃李謝雖早。要自愈蒿蓬。久暫總遭遇。豈必皆喬松。歲旱等爲死。美君獲令終。喝骨凌蔓草。試看南山農。

### 騎驢行

肩輿費役力。怒馬非所宜。短驢稱腐儒。妥帖如眠。



時過潦頗健疾。陟險憑指麾。緣畔數十里。絕無顛  
厥危。揚鞭發高興。側帽哦新詩。兒童疑買鳥。拍手  
笑相隨。中道見破屋。錯作故廡窺。嗅地忽欲卧。向  
天或一嘶。嚙草打不動。四蹄若懸槌。傾此戀阜情。  
使我歸心悲。人命合蓬轉。歎段徒爾爲。未知老蹇  
步。何日得還歸。前去偈仄路。辛苦當告誰。

### 石塘午飯

伏羲山下村。小峴峰西店。荊榛舊行窩。頻過增悵  
念。兒童熟車音。主人憐數見。鄙食辦咄嗟。意是親  
自饌。入口甘黃鷄。放筋空紫萸。那須五鼎供。門腹  
亦已饜。但恐足老饕。長途成午倦。一笑期歸程。流  
光速如電。

### 石梁道中苦雨

舊雨已沒。新雨更盈尺。雖知宜分秧。猶恐欲傷  
麥。有年未可期。翻作怨行客。雨衣非瓦爲。馬遲如  
着屐。北譙十日泥。能使鬚髮白。精力三鼓竭。復此  
饑寒迫。炊烟出疎林。眼中疑故宅。菜把朝飯了。茅  
柴卯醉獲。后土何時乾。緬想來風飈。

### 晚晴旅興

農事恒願雨。客意偏喜晴。晚風吹披襟。村醪還自

傾。頗聞畎畝足。亦復塵土清。無殊在家樂。莫念來  
朝程。

### 伏羲山

虛白曳雲衣。濃綠施烟鬟。翠律失平地。剛耿當重  
關。鈎梯聳絕壁。清澗時縈環。啼鳥異凡聲。蒼鹿馴  
欲仙。未審上古帝。遺蹟奚由傳。盛衰幾滄桑。山名  
猶昭然。或因憫流俗。故開淳朴天。所以高尚士。必  
話羲皇年。低徊動遐矚。百里落眼前。二華與五時  
俱可螻蟻觀。殿閣渺何許。鐘磬非人間。青松涵太  
空。浩蕩難追攀。堪嗟下土愚。瞻顧知無端。迴風吹  
矯首。斜日催征鞭。靈境不可駐。此去仍塵寰。

### 彰輝村夜飲

舊去衆樹枯。今來麥人成。倉皇走寒暑。一樣費經  
營。未學西方教。乃爲行脚僧。野風吹敗屋。朽柱鏗  
有聲。督郵堂云美。貴使夢寐寧。雖不醉二參。三升  
亦頗能。模糊視殘燈。睽睽如流螢。

### 大墅人家小留

大墅村中路。一歲經已再。單車與筇興。驅馳若相  
代。田夫舊鄰里。見我釋耕耒。一笑携手同寒溫。勝  
時輩。竹鷄下樹啼。花犬上牆吠。鄉人畜蜂豕。貧女

挑野菜所業雖細微要皆不自廢却憐浪遊子塵  
土任污穢朱顏變白頭勲名竟安在

浦山道中早行書事

列樹灑宿露晨熾響征鐸蕪田在草間烏鼠互飛  
躍荒涼斷行客烟火寂叢薄近聞荏苒澤劇盜肆  
剽掠荆棘染人血所過勝燒灼官軍雖格鬪巨猾  
未受縛往古服民道寬猛慎籌度難犯畏火烈易  
狎視水弱失偏即慢殘蒼生更誰托續惟厚德者  
始能兩無錯農桑有事耕鑿自安樂高枕冀黃  
時肯爲綠林惡三昧鄭興歌子產如可作

庚午

辛

曙後大涼途中感賦

朝霖風日冷絺衣乃裝絮如何盛夏時蕭爽若秋  
暮或云江長潮水氣方四溟既解五情熱復愈消  
洶洶高谷無火傘炎官甚仁恕昔者一月雨此地  
泥沒袴道上走魚鱉塘中賀鷗鷺凌兢馬不前出  
家信宿仕再經感逝波茫然墮雲霧人生真石火  
每苦寡歡趣徒將父母身劬勞委行路苟非摩尼  
珠豈免飄塵污瞻望北與南叱馭曷可慕

自葛家嶺至全椒雜書

雨乾炎蒸起浮埃依舊飛家中念我熱走馬送羅

衣預愁嚙指痛遊子當懷歸倉卒脫繯袍舊寒忽  
已非

道渴謀村沽車傍煮野菜并酌門下騶何殊老兵  
對作客得酒漿拍浮亦勝漿牛欄雞埒邊雜坐不  
嫌穢

蒿艾延浪莽破屋委丘墟不知誰氏宅棄置無人  
居修蛇茁探雀鬼妻夜生雛由來盛衰理人鬼皆  
一途

嗟峨鳳凰山日盡千里路遠烟翳復收望見北譙  
樹城郭極分明居民半新故遲迴爲小畱重是昔

庚午

辛

遊處

書界首村舖

野溪風細搖松杉急湍飲馬響馬銜桔槔畚耨古  
田綠處處菜花繞茅屋居人樂甚鄙利名三义市  
口聞笑聲驚問客來自何所督郵幾時離城府舊  
州此地無堽憂但恐下鄉隨督郵

旅飲感懷亡友戚笑門

遺稿終虛爲勒銘平生死友愧浮萍虎賁絕少中  
郎貌對飲憑誰作典型

東葛逆旅見舊題有懷洪厓



三日疾走何辛勤。欠身疴發吳吟頻。葛城蝸舍卸行李。板榻無簟眠車福。憶昔夜燈照鄉淚。故人曾共桃花樽。酒酣得句欲題壁。眼暗手冷還逡巡。夫若草聖。世所慕爲。倩運筆張吾軍。鈎畫縱橫帶瘦硬。健若鷹隼摩高天。詩本疥脫豈自傳。貴從元九傳顏筋。屈指此興又兩月。重來拂拭前春塵。作者書者已南北。墨痕透露猶鮮新。聚散情深倍惆悵。支頤西向空烟雲。

古寺避暑因憶山扉

露體猶思汲井花。怪他老衲着袈裟。山扉熱客如相過。應訝程生不在家。

占驛阻風

山容與江色。慘淡兩難開。白浪颺翻出。黃沙虎下來。行雲帶微雨。遠夢失驚雷。預念龍祠渡。扁舟怯汭洞。

歎蝗

六月一日日正午。遠天忽黑作蝗雨。疾風乍掃儔侶迷。或飛或落田高低。村媼持竿坐守護。老眼蒼黃不知處。竹竿撲撲新秧中。新秧反傷蝗却去。蝗性雖惡心頗公。秦陽高鳳俱成空。河邊漁父閒自

若我無畝。此身最樂。

江路暑雨

隔轍看殊異。神靈若蹈空。雨來三面黑。日放一邊紅。龍挂陰雲下。江流苦霧中。還如渡瀘水。暑瘴失西東。

江郭晚愁

萍梗江城一再淹。阻風中酒旅愁厭。懷鄉無異追殘日。處世真同過矮檐。牧遠尚飄橫笛韻。烟昏已失近山尖。分明枝上提壺語。似笑羈人笑不黔。

浦子城棹歌

古今送客水悠悠。西接蕪湖東潤州。却是南人北渡好。北人南渡宿沙頭。

浦口竹枝二首

大船小船來往頻。順風逆風認未真。不斷青山無盡水。直教愁殺過江人。

戎戎小市開斜暉。名酒鮮魚天下稀。留得行人成醉飽。望江樓上典春衣。

讀姜肱傳憶弟

絲繡姜伯淮。金鑄仲與季。美彼友愛情。一生聚一被。曾不戀妻孥。豈復遠兄弟。如何後世人。小事輒



相離有酒勿輕嘗。先滴青州地。撫傳憶那君。連校幾時繁。

董婆婦江浦店媪也。布裙雪髻。蓋獨守五十年矣。余往來石頭。必假寓焉。今夏復以事羈。爲留信宿。盤餐帷榻位置詳妥。是日覺無飄泊意。感慰之。頃作此爲酬。

紛紜世人性。競愛瓜桃甜。誰肯問苦李。棄擲如茅蕪。陸戢鬻飯嫗。授館情無厭。頗同林氏媪。欵接蘇子瞻。江水煎餠渚。雞卵點吳鹽。釀味譜南董。下斲羅鱸鮓。板榻代肩輿。徜徉痊舊疴。紙帳遠蠶蚕。不用車上幃。位置各得宜。一一皆心忤。因思詩禮徒。賓主時生嫌。杯酒偶乖意。輒復施鋒鋷。婦人乃勝此。令我感歎兼。他年獲升穴。築臺榮問歸。與賣書簞爲買東家簷。

### 江樓雨望

元氣浮空萬古烟。南山北樹遠如連。畫圖誰展營丘筆。形勢猶傳霸祖年。地軸縱橫生葦嶼。天吳揚簸亂漁船。襄陽魚徙隨潮至。試問槎頭縮項鱸。

### 江上寄懷張廣生

張生桓侯之苗裔。飛揚跋扈更斌媚。膂力自許幽

并見意氣恥爲刀筆吏。春風綺陌有同車。夜雨江村無獨睡。榻來掉臂洛陽遊。脚頭失却祖豫州。曩時談笑真一夢。炎天忽忽登高愁。念吾兩月四行役。知君定怕淮山碧。

### 聞書聲有感

細聆讀書聲。信是志未緩。臭腐雖不佳。人間貴此物。

### 江夜追涼

舊熱如前世。新涼非夏天。風中聞賈舶。燈處想漁船。蘆葦都成岬。山川盡是烟。蠅蚊阿誰逐。正好卧江邊。

庚午

奎

### 漁家樂三首

生長狎風潮。得利無辛苦。誰道石頭漁。不及襄陽估。

舉網得長魚。滿船耀金色。笑伊彈鋏人。終年草具食。

瓦盆醉江酒。雜坐脚不襪。疎篷猶夕陽。後梢已明月。

### 颶風即事

昨夜塔鈴語。今朝眞放顛。省身須此後。失色憶從

前波浪天應接蛟龍畫不眠荒涼孤港裏急遽泊官船

記店媪言

店媪灑掃罷對客陳平生瑣細千萬語大抵誇前榮當時面發紅今日髮已星回頭見新婦傷我爲婆情

靈澤潮來口號

夫人廟口潮流向吳宮許激石濺珍珠還作色粧觀神來疑歸寧難問鍾山土徘徊復四行何處劉郎浦

庚午

素

江樓殘夜吟詩不成有懷趙秋谷

建業城邊飲水甘苦吟只似盡絲蠶殘星長笛人空倚如景誰傳越渭南

渡江前一日寄阮岩公

道南人繫渡江情明日過門旅病輕只恐厨中三百斛不留餘滴壽鄧生

暮江新霽即目

晚汐初來勢四落無邊佳景落晴江歌殘玉樹空遺恨愁絕黃奴此傷邦遠岸峯峯經雨濯歸帆葉葉受風降斜陽透處船中見紅袖分明坐倚牕

渡江却寄黃樹功揚州人上白門船心念紅橋樹汪子填詞已如對叔度

入城

落帆驚盪浪上岸喜羣山千古石頭在行人何日開興臺今讓道津吏舊開關心識秦淮好還來借藕灣

晤王洪二君子

故人迎我下征鞍往事樽前急訴難來日君家倩傳語田疇得雨竹平安

庚午

素

長干曲

白石郎君艷絕倫殷勤逆浪與郎親小姑怪底無情女守着青溪不嫁人

甜酒蜜汁不可當誠齋先生新酒歌句也余數飲金陵味極相類偶讀江東集戲以此句爲題兼慕先生奇釀之妙

杜康往矣革妻人却使人間榨蜜湯清聖尚無通夜力春錫豈是掃愁方墨花難灑紗襟上紅槿虛簪絹帽傍眼底雖流建業水誰能抱甕與儂嘗

景陽懷古四首

都官不可居詹事江總高才即大忠潘陸終當勝  
困綺腐儒那解輔青宮

取肯從來賴勢聞天嘉回首起憂悵日高不得君  
玉覺誰擊先朝響夜籤

女賓狎客競封地內殿俄呼蔡脫兒章疏雖多未  
須進大家正在譚新詞

歌聲木了鼓聲催風裏降旛獵獵開壁月瓊枝莫  
哀怨摩訶曾進一言來

江南弄三首

妾是長干女解唱長干曲枉嫁長干人不共長干

庚午

美

宿

綠楊蔭明鏡酒船擲梭過中有挾瑟倡疑郎或在

座

郎心如荷珠妾心如蓮子子落終在房珠落隨流

水

贈王安節兄弟

徽猷凝之少後塵風流江左嘆沉淪石頭城下方  
懷古忽見烏衣巷裏人

秦淮雜書

漸水三尺綠侵戶水上不絕聞簫鼓蓮花想見

陽粧柳枝還似盧家舞紛紛輕薄闢新奇漁樵亦  
着紉綺衣日落不須燈火照自有月明相送歸  
笙歌遠沸秦橋壅大舸小艇不得動貧富俱解張  
華筵足踏聲喧覺船重南人一日遊冶貴北人一  
生養妻兒草堂有客無聊賴獨對殘釭譜竹枝

閒遊

石馬松濤引斷牆寂園別業鎖荒涼人行東冶情  
偏繫路入西州意自傷水調乍聞愁冷落茅君未  
訪怨郎當齊宮金粉泐盡猶有鐘聲出景陽  
榴花欲謝藕花催隨處遲留得舉杯幕府清泉可

庚午

美

尺瀉祖堂疎磬一聲來自憑寒步徐行去聊趁斜

陽倒載回地下山公呼不醒酒家猶傍墓門開

孤篷聽雨記當年又過棲霞古寺邊鄉國路拋飛

鳥外利名心盡定僧前城門日落無道騎江浦烟

生失釣船風景不殊人代速新亭極望水連天

聞蟬

拭汗齊紈倦聞蟬夏律深惟知高處好不解靜中  
沉韻息螳螂步琴生殺伐音笙歌滿城郭誰聽汝  
孤吟

夜感二首



夏日尚苦短。夜興繼晷遊。華燈笑明月。繁吹狂羣  
舟。蘭漿亂雨點。水勢失故流。酒肉賤如土。妻子寧  
足謀。爲樂無節候。四時不得休。何處逆旅人。寂寞  
生鄉愁。

支枕納清風。饑蚤愁禁當。滿身花柳影。明月上人  
床。客遊所在惡。作夢亦不長。隔鄰者誰子。夜夜有  
歡場。光陰固可惜。微覺太匆忙。

山陽崔小衛明府棄官後客遊金陵萍踪相

遇不能無感賦五言道懷

白水崔十九素卑彭澤官。揮却簿領憂黃冠。成等

庚午

早

閒爲政謠五袴。投効受大錢。不欲返里門。飄飄吳  
楚間。我卜東田宅。春徂夏漸闌。未謁臨邛宰。豈取  
王孫憐。眼前酒肉徒。蠅蚋同棄捐。自甘淡生活。謝  
病如逃禪。竹溪舊儔侶。萍遇感偶然。早忝忘年交。  
通刺無踰垣。樂哉文字飲。何處侈管絃。莫愁與桃  
葉。綠波荷花鮮。速宜買小艇。共結會。尚緣從今日  
移夜頓失鄉心煎。

寄內

遠人道里未迢遙。不用金錢卜暮朝。若問居停何  
處是。秦淮南岸第三橋。

金陵旅懷

風細榴花稀。雨頻荷葉綠。時節已湯餅。游子尚馳  
逐。投擾百年中。強半在水陸。脚痛比梅生。奚堪久  
蹄軸。不及葵向陽。猶能衛其足。日月出入間。六朝  
如轉燭。烏衣廐馬嘶臺城上。樵牧江流默無言。送  
此繁華速。青山傲紅塵。白雲笑金谷。功名草頭露。  
留意多所辱。何日水田衣。逍遙一筇竹。

喜晤程穆倩

萍寄長干喜見過。耆英長老望差幾。身依靈壽閒  
遊數手拍銅人。舊感多私念吟風師茂叔。翻慚無

庚午

早

語對公和愛蓮獨嘯先生得塵海浮沉可奈何

水榭

畫橋水榭夕陽明。舟遠猶聞歌板聲。忽憶山居殊  
不俗。月高中婦坐調箏。  
親人魚鳥水如天。六代歡場歎逝川。想見烏衣佳  
子弟。也會連臂泛遊船。

不寐

驚風突入庭。夏樹作秋雨。明明露涼月。暗暗收炎  
暑。客魂誰招歸。事誰告。語鬚莖蠟毛。磔口唾蓮  
心。苦起來。嗽餘茶。蚤聲正如鼓。

夜過迴光寺訪以時于六禪人持上山其甕  
頭小飲即席有詩賦贈

逐月訪親舊到寺鐘罷鳴山門風爲開佛座琉璃  
明笑語出長廊引火掃禪房小槽滴琥珀煖獻雙  
玉瓶作客命如花莫視佳招輕大師彌天秀居然  
六朝僧本是名公孫習靜非所能放筋嚼鐵虎把  
杯吞渴鯨寂寂方丈中乃有呼酒聲興至且恣意  
白日誰上昇梁武不如輩嗽口過一生餓死終不  
悟至今嗤臺城況逢文士飲雖醉猶勝醒賦詩贈  
釋子兼紀山陰情

秦淮雨晝戲題

昨日天晴水氣柔魚船不遊酒船遊今日天雨水  
氣凜酒船不出漁船出隱然龍子憎奢華要使炎  
涼無等差此水本是衆所共豈可汝輩專爲家漁  
船舉網即生意酒船無客但坐視漁船得魚換酒  
歸酒船羨魚空忍饑橋頭偶遇金張僕低顏笑語  
腰已曲官衙雖愛晴景宜不知雨景尤多奇

雨

蠅龍吸海水散作江雨飛傾瀉勢湧洞祝融愁飲  
威樓下浩如湧樓一寒侵肌不成着羅葛誤典冬

春衣榴花片片瘦波痕層層肥白晝何杳冥四天  
無晶輝客身蟻寄磨客心蠶抽絲悵望千里風布  
帆隨西馳

月夜與王仔重同年飲水榭兼懷都下遊好  
王郎執手秣陵鄉雨晴正嗅新荷香河邊亭館頗  
不惡旋網魚鱉羅酒漿但與吏部話風月君應知  
我諒肝腸露涼烟細夜未央東船西舫無燈光一  
聲橫笛尊前出還似徽之逢野王近來百事不挂  
齒惟有愛詩入骨髓昨日郊行偶得句狂呼驚走  
老樵子獨喜平生所交善青溪水榭又相見別後  
卷成一牛腹欲乞餘論作針砭溪杯重把莫辭勤  
曲江兄弟歎離分當時馬上看花處百五人中幾  
箇存

逢蕭閣有

何意蕭思話萍逢桃葉津爾爲倦遊客誰是繆恭  
人粉本淮南手青衫冀北塵蒼髯且投老鱗味不  
如葦

旅途遣懷

分判炎涼南北風鞭絲帽影厭飄蓬忽晴忽雨夏  
秋會一水一山今古同十潤思花才舍外嘶高臺



寶。陽。中。眼。前。村。落。真。堪。戀。況。有。鷓。鴒。已。作。叢。

山店口占

白。鼻。青。驄。繫。斷。垣。輸。他。黃。犢。與。烏。犍。田。間。來。去。攔。  
中。臥。笑。汝。南。轅。又。北。轅。

夜行口號

大。道。如。弦。坦。不。煩。草。根。清。露。暗。虫。多。與。夫。涼。夜。行。  
偏。健。齊。唱。彎。彎。月。子。歌。  
沿。盡。秋。河。到。古。村。鐸。聲。纔。歇。犬。聲。喧。居。人。莫。怪。傳。  
呼。急。不。是。催。錢。吏。打。門。

即景

楊。柳。枝。垂。風。力。微。人。家。沿。岬。終。窓。扉。夕。陽。未。盡。半。  
溪。暗。水。鳥。一。雙。明。處。飛。

行路偶題排悶

竹。鷄。啼。雨。蟬。噪。日。道。上。陰。晴。不。可。必。秋。風。吹。面。泥。  
洒。衣。草。際。候。虫。復。啾。唧。澤。水。新。衝。拆。板。橋。誰。給。牒。  
子。來。相。要。暮。顏。向。天。叫。無。力。自。適。不。如。漁。與。樵。

山行值大風雨遂憇觀音院賦短篇示覺上人

肺。病。追。涼。過。嶺。來。酸。風。盲。雨。叩。香。臺。慈。鴉。護。子。濕。  
不。去。野。蝶。依。叢。吹。復。回。龕。上。磬。因。通。客。設。松。間。門。

為。汲。泉。開。平。生。頗。學。山。僧。懶。今。日。飄。零。恐。見。哀。

旅夜

昏。黑。投。孤。店。支。床。即。故。丘。歸。人。西。北。夢。夜。雨。古。今。  
愁。何。日。停。征。蓋。清。江。買。釣。舟。繁。夢。不。如。意。雙。鬢。恐。  
先。秋。

秋暑

遺。暑。止。當。午。秋。來。朝。暮。涼。稍。能。罷。紈。扇。漸。可。任。羅。  
裳。蠹。葉。多。辭。樹。虫。聲。競。出。牆。為。貪。眠。臥。穩。拭。目。盼。  
殘。陽。

雨後作涼懷友人

一。遇。炎。蒸。後。涼。風。不。等。閒。輕。雷。聲。未。定。猶。殷。夕。陽。  
間。暑。雨。愁。長。路。秋。花。戀。小。山。叉。魚。招。故。舊。為。與。視。  
刀。環。

送門人許進士赴由拳令

憐。他。淮。海。客。去。宰。秀。州。城。請。試。長。安。令。前。賢。貴。此。  
行。到。官。齋。馬。瘦。為。政。非。溪。清。自。古。臺。郎。拜。皆。因。聽。  
頌。聲。

初歸對雨

來。婆。卜。後。促。歸。程。却。問。家。人。黍。稌。成。江。上。輕。裝。解。  
小。艇。牀。頭。殘。卷。理。長。檠。夏。雲。漸。減。堆。峰。勢。秋。雨。初。



生。打葉聲。四壁蕭蕭。愁點滴。茂陵消渴。望金莖。

去冬大雪後。園中芳樹盡死。而野卉滋蔓。生意轉繁。嗚呼。松菊不畱。蓬蒿獨永。作詩示

### 後生

雪後淮南地。欲覓春花秋樹念。叩窅不憫幽潔淵。明徑忽作荒蕪仲。蔚園塞巷雖宜遠。熱客盈籬但覺愧。清樽佳人空谷猶悲惜。何況香魂葬九原。

### 奉和諸同人香花墩宴集限韻之作

大馬高車久倦遊。新憐着屐到山樓。爲尋甫里先生樂。致費青州從事酬。且可近郊荒二頃。也須臨

庚午

水置三舟。寺門舊日銘詩石。繡苔侵又五秋。

### 寄贈石門吳侍御林居

壯年未告趣治裝。驄馬歸來銜一鄉。范蠡湖頭懷北闕。宣公祠畔夢南床。此中但許飲醇酒。他日不圖求諫章。自是平時籌爛熟。家人誤罵少年郎。

### 贈孫仲翁

輕霧鳴湍惱夢思。索居每嘆拜牀遲。著書事恐兒曹易。賣藥名驚女子知。賓客來踪長嘯斷。羊牛歸信夕陽移。早年錯信秦僧相。愧對先生不語時。

### 追奠楚邑

自會暮春葬。愁過城東門。不識盡解泣。隼人亦愛

文。尚記醉寒食。何忽奠中元。還疑遠道別。開篋素書存。

賢妻明古禮。哭朝不哭昏。老親每念兒。但撫乳下孫。與汝勤誦讀。青紫早致身。平生酒肉友。對面知誰真。

### 飲義上宅夜歸偶題

自醉江酒後。歸家又經旬。餘興猶未闌。覓歡訪所親。如何異方杯。不及同社樽。舉手玉山頽。吻渴吐車禍。秋來始半月。夜街無臥人。鑼喧兩三打。引火

庚午

敲柴門。就枕杳不覺。嚙膚由饑蚊。

### 秋懷五首

偈仄守環堵。踟躕仰晴昊。下上不自由。如兒在襁褓。草重香新秋。嚶嚶爾何早。陳人滿清聽。焉得懷抱好。

朝聽枝上蜩。夕觀草間螢。朝鳴復夕燿。競此光與聲。不念霜雪繁。他日何所生。歲月鳥過空。眼前能幾經。微物及時荷。猶勝土無成。涼風悲長年。閒處浪沾纓。

幼兒罷咿唔。嬌女停裁縫。一笑庭下戲。晚飯明月

中膝前豈云樂堂上縈心胸親舍隔長安魂夢三  
年通緬思朝衣侍客坐立從容踞誦清白誠行墨  
輝屏風佩之不敢懈還與提命同孺慕憑書郵問  
安倩飛鴻登高瞻白雲游子罪無窮  
慕隱有真僞嗟卑無老少所以蘇門人默然但舒  
嘯多言空損神碌碌誰達道後賢非不知膏漆卒  
難覺

憶泛金陵潮流寓鍾峰側雞棲坐寂寥看人南與  
北戶有安成食路有臨汝飾朝曦更暮蟾相遇不  
相識豈無好山水玩之少顏色雖存美魚心經營  
非我力還乘舫策車歸來事耕織

贈酒家姬

昔有餘杭姥能助王方平亦有焦革妻善解東臯  
酖一以接仙顯一以繼夫名此姬無乃是敬客何  
其誠他年偕子先看作酒母昇

逢相者吳生却贈

少遇華山僊笑我非神仙但云做不得畫灰無他  
言感之內惶惑靜悟同參禪十年卧向壁反側了  
不閑躑躅盜寸廩前路愁登天戶限入更出問津  
何由緣吳生許負儔遊歸念華顛未詢近情況先

視囊有錢既餘沽酒費百事皆可捐嗟哉兩失人  
相對心難宣所求談未來庶以定終焉

月夜

明月又經秋光華浩莫收方驚衆星顯乃是片雲  
留形影三人酒羈棲萬古愁暗螢流水面仙鼠觸  
簾鉤風細便支枕賓稀懶上樓架鷄疑欲曉喔喔  
誤更籌

寄河中處士吳蓮洋

太息河中隱孤標與世疎辭榮伴墜笏避詔感圖  
居新貴矜華屋屏軀總敝廬漁童諳鼓柁瞿氏解

揮鋤官道多遺屬隣家許借驢園下分果菽溪友  
送魴魚時輩誰知此先生自晏如江花暮春句汾  
雁早秋書賤子輕朱紱三年去玉除因風憶眉宇  
崔曙昔相於

夜雨

夜雨蕭騷酒乍醒涼生溪竹散流螢吉祥寺裡曾  
無睡又向芭蕉葉上聽

寄崔小衛同年

崔駟不樂并門去李愿亦歸盤谷路客鬢同槩江  
上秋浮萍豈得常相聚寄書遠託雁和鱗紙尾還



將心曲陳看君五畝因官棄章句無須教子孫

送蔡龍文遊青州兼懷秋谷

初涼江浦聞鴻聲。蔡侯偶憶良友生。日高結束脫身走。曠若平野飛豪鷹。秦淮鍾阜厭數見。南酒終遜澠流清。方思五嶽追禽慶。况爲故人來問訊。黃柳依依帶舉鞭。紅葉紛紛撲雙鬢。海上蒼雲泰岱秋。天邊青土瑯琊郡。趙郎宅前山水明。相離官道無多程。一從拂袖署門後。寂寞不望三台星。君如去作孔巢父。但恐新有田居名。

寄從弟碧

少年法當志四方。隋珠趙璧非泥藏。吾弟去踏長安土。墜旣不顧何慨慷。舊誇穿葉多汲引。達官長者容登堂。置身名場真可喜。鴻鴈却隔雲中行。遠思幼客意若失。雖有黃耳終摧腸。

哭從弟碧

疇昔小季好遊切。似裝浩然絕裾決。念遠曾爲勉愛行。手攀古柳慘無悅。齊樹燕雲望望長。沛驛淮舫匆匆別。秋來消息各茫茫。夜雨淒涼醒斷腸。金瓶落井香難覓。鴻鴈不肯西南翔。鄉人忽自日邊至。坐定頗悉今行藏。爲言米向王門乞。谷婁不容

共棲苑京華。炎勢能汚人。坎壈致令心。排鬱天半。

朱霞雖絕塵。那知不是長存物。二十餘年作爾見。

荷裳藿食未曾分。聯句和歌數晨夕。皮陸誼并維。

綸親乍驚弱齡已大夢。姜肱頂毗同傷神。聞道南。

風輕五兩旅。觀何時出江上。掌中黃口未知哀。堂。

前白髮誰爲養。巢湖波綠蜀峰青。轉憶春郊載酒。

情重到麻衣。墜水處。惟見沙頭飛鵝鷄。

秋夜程孝廉兄弟招集也園同用燈字

孟氏園居舊所稱。張筵秋樹失炎蒸。逢無恙日來偏數遇。不齋時飲最能疎。簾風生添半臂。長廊月。

盡續華燈孝廉已有茅容養。更減江魚及友朋。

秋社後一日同人宴集稻香樓

故人相聚酒如泉。未冷初涼早桂天。豆麥自分村社飯。庖厨誰費水衡錢。魚蝦香餌晴拋網。鳬雁秋風晚刺船。當日東曹彭澤輩。不將身後易生前。

飲方少府書堂

秋清漸與酒樽親。桐帽棕鞋發興新。浪說公爲數旬客。却忘予是十年人。俸錢少積還分友。官舍多餘亦借民。他日屏星上車後。須知此際得閒身。

訓張寄堂



索居無伴念南隣忽漫過門阜帽新拙宦病偏羈  
李布故人來果是張謐頗聞作畫揮雙筆復訝狂  
書待老春淮蓼魚鹽憐旅食三年不見越溪蓴

棗林

束束先生舊賜名官園薦後價初輕日斜婦子提  
筐急紅處時聞笑語聲

寄贈周白雲

掉臂逃名志久灰雲關誰見幾回開平生不識安  
丘令曾爲門人縣裏來

中秋夜

庚午

奉

閏餘霜早薦鷄頭勁矢年華攬鏡愁怪底徐郎宦  
情少合州城內兩中秋  
珍重今宵萬里晴西巖一墮最傷情人生酒色那  
拋得木雁休強折足鐙

賦二詩畢張廣生適自洛陽至命酒情話追

念昔遊復成四首

昨見程林釀法醅買歸真喜泛溪杯方圖自了中  
秋事不道門前孟祖來

淮水悠悠洛水長新居雖定故居荒丈夫流寓  
常有却苦兒郎不識鄉

牛內山川自古今朱顏黃髮幾銷沉竹西歌吹秦  
淮舫一種牽人醉後心

露冷烏栖月勝銀昔遊閒話轉傷神相離何惡逢  
何喜那得長爲共竈人

送曹魯齋宰岑溪

曹攄才大試分符天地西南此要區過嶺猩猩啼  
正苦瘁墳雲處是蒼梧

蠻歌銅鼓出桄榔椎結懸花溢道傍欲變猺風先  
孝弟初來巖崗拜丁郎

王廷徵生日四絕句

庚午

奉

沽酒牽羊嫌鄙俗聊將筇杖壽王生雖非綠玉蒼  
藤比也遣山行兩腳輕

六十平頭不稱情朱門誰惜米嘉榮幾思歌博蓬  
州印老去孩兒恐倒絢

江北江南風景殊吳儂見月唱吳趨鷓鴣縱得飛  
飛去苦竹叢西舊業無

牽船舫上即吾廬幽寂人如退谷居只有士源來  
不厭醉時常許拂墻書

張虞賓再至仍寓萬壽寺戲贈二首

二史聲名勝宦遊白衫隨處得遲留瓦官寺裡僧

貧劇爭喜重來顧虎頭

髮時遺我鵝溪絹平遠山林日日觀常恐賓朋翻  
手污三年寒具不堆盤

題汪生荷池竹榭小像二首 新安人

江上青峰面戶斜漁梁竹榭閃晴霞新安水漲蓮  
花洞一夜蓮花盡作花

茗椀爐香迴絕塵楚詞閒把白歸真蒼蒼雲氣盈  
襟帶如見黃蘿山下人

題內子畫

不隨隣婦勤秋織愛寫峰巒步障中錯認廬山真

面貌便思去訪李騰空

打棗歌

我家門前老棗林周遭十畝皆過尋秋分結實正  
纂纂常恐鳥雀來相侵手持竹竿思大嚼婦挈懿  
筐兒帶索夕陽射眼風吹衣一聲疾掃紅星落鷄  
卵鹿盧初入口枝莖肯在官園後河東太守不媚  
竈平虎將軍莫舒手仙人童子應罷休只此如封  
千戶侯雖餘禿樹無生意還能刻盡人間字

奉訓仁長稱余白門詩

春衫別君桃花紅清明上巳塵土中草裳別君荷

葉碧湯餅蒲觴在行役逆旅久寄鍾山隅蛛絲鼠  
跡朋過疎騎驢頗被官長笑吊古難得驪龍珠改  
定猶愁觸忌諱未可一字示豪貴托興常生汗漫  
情寫懷恨乏風雲氣涼颺忽全梁燕忙客子亦圖  
歸故鄉綴聯一束小奚負人疑長吉携錦囊袖出  
聊供覆瓿具故人知我無好惡方慚曹檜不成邦  
那知君有劉邕癖他時移宅青溪潯漁共扁舟樵  
共林古來交誼今豈少莫使前人美尚禽

醉後作

常怪古人言酒無通夜力晚來開一樽拍浮盡頃  
刻昨夜聞兒啼無人起挑燈老婢呼不起倦如嬾  
殘僧枕上思古人出語非草草此理誠有諸不能  
夢至曉有酒愁暫忘無酒心自悲雖然酒易醒猶  
勝無酒時

寄洪崖書記

雲中燕雁飛故人信來時平生慕瑤琳此任誠所  
宜芙蓉在綠水想勝塵土棲殘燈照孤坐掩卷中  
心悲衾鐵卧更起瞪目望天涯妻孥待衣食館穀  
寄勿遲主人雖好賢遊嬉當貴稀酒肆倡樓中莫  
使衙子知檄書得餘暇自多懷古詩



風雨感懷

莫憶少年車無歌休洗紅秋來怕聞雨病起怯禁  
風梁燕旅情動庭槐生意空縑袍久捐棄今日頗  
爲功

崔石公別駕招飲息六堂

作宦能多暇真憐共息機鵲棲廳事晚書吏人  
稀早菊秋盃味霜螯左手肥從來白司馬泉石不  
曾違

宴王東旭宅

王猷耽種竹李愿好居山各話平生志同謀一日

庚午

癸

閒渴羌真自喜歡伯復誰慳汝社從來信重尋莫  
掩關

許仁長招看菊花

北風吹地天清空草木富者無一豐過門因思十  
畝竹那知忽貯滿庭菊西日油窓坐不寒座中誰  
似許侯賢絲竹但防兒輩覺名花常與故人看綠  
房金粟宜秋酒霜螯況入畢生手樽前已愧乏新  
辭偏能携取落英歸官街來燭粲可數七星挂城  
雁聲苦

流寓行爲吳門王廷徵作

烏衣子弟瑯琊後清謳第一韓娥口里人雖愛聽

曼聲無贈一廬并五畝年少如雲錦繡堆老翁見

慣誰低徊不入即出丈夫事局促轅下真吳猷聞

門外即天涯路何鄉不是留連處定交朴曰古來

有知己寧論必親故妻兒乘車身跨驢囊空後少

蒼頭奴東方日高行侶疎罡風墮指霜盈鬚聞關

旅食晴和雨十里五里朝還暮疊翠都爲淮泗山

平烟失却長洲樹江水纔過湖水清修迴忽接合

州城但卜茅椽意亦足吾儕本似行脚僧人生憂

患豈終極儼居便漸多相識陶白爲營負郭田金

庚午

辛

張恒許登堂閣休驚吹出路傍愁一笛曾費烏貂

裘休驚琵琶推却巧緣與街西段師好今日南冠

搯土音自令北客皆傾倒鳥旣安巢勿恤神秋月

春花且主賓李生未敢歐陽比也得年年近杜彬

青苗曠行

爲鶴洲明府作

使星朝送去督郵暮經過下馬盛氣言汝何拙催

科溺職所當懼限急遑恤他聞罷默俛首揖別淚

滂沱騰非元道州奈此符牒何

父老四五來面若凍梨色苦云青苗地巨猾久潛

匿路人畫不行黃昏鬼相值倘無太叔奮誰復安



耕織吾聞上古民不知盜與賊

朝衣趨戟門鐘鼓雜嘈嘈趨送急通堂吏叱聲  
騎上官愛簡靜縣令敢煩囂勉旃慎檢點黜陟我  
所操歸哉喫乾飯無徒自劬勞

英英甘菊花傲睨自終古雨過顏更鮮風來隨意  
舞胡爲棄故籬薦向朱門廡雖有凌霜能托根失  
其所常愁採擷頻不見陶家土

月夜張虞賓招飲萬壽寺醉後有作

張子後來秀前身太湖精手持厨中書開博世上  
名禪房偶萍寄遇我如平生寒宵惜明月忽動賓

庚午

天

主情漁市味魚賤隣家臘酒清倉卒留膝席相向  
同醉醒夜久天微暈揖別北斗橫遙失縣門漏霜  
街叫嚴更誰扶倒載返不覺到柴荆來朝乞雙筆  
細貌支許形

九日晤周安期

荒徑常疎屐齒聲草堂納刺睡初驚微官苦作拙  
替想名士真須束帶迎船裏逢張非舊識座中得  
孟本平生秋風正促重陽酒不厭鷓鴣杓數行

九日雜感四首

處處黃花入眼明江南耆舊約郊行登高力固輸

兒輩賭酒豪猶敵老兵終歲吟哦游覽與百年生

死拍浮情山歌村笛難爲聽一曲誰傳尹氏聲

秦淮桃葉競時新率爾淹留已越春官舍保傭皆

筆塵酒場意氣盡雷陳晴川簫管矜燈舫明月樓

臺艷舞人回首繁華虛有記秋衾夢斷感蕭晨

疇昔仙源叨載筆水衡月給拜殊恩奏書曉逐王

公入裏帕春園鼓吹喧綺幣傳頒太常伯羸駝許

過止車門歸田一自求長假天上徒懷雨露溫

苑少枯多風更吹古槐老桂亦離披雁當求侶聲

聲急詩到懷人句句悲往事不留空好節新墳無

庚午

天

數乞哀辭那堪獨坐黃昏暮冷牖疎簾上燭遲

送周安期之廣陵兼達熊蔚菴明府

客遊浩無主心比風中旌偶讀蕪城賦還爲南兗

行富人能下士鹽井易謀生況有臨邛令從來重

長卿

寒雨

聽雨坐蕭然鈎簾望四天乳聲駢衆葉暝色壓孤

烟寒勁欲成雪風生能透綿栖鳥怨巢濕不得茂

林遷

送吳季盟

梅意湖邊動寒威郭外高離人欲臘酒朔雪上征袍空橐慚妻子他鄉感鬢毛崎嶇爲衣食誰願一生勞

和倪生對雪

紙屋油窓靜不譁寒空接翅返昏鴉蒼涼縣令尋袁宅衾薄貧兒夢覺家市井千簷滴鶯管園林一片悞梅花何人得似倪高士清閨閒開詠雪車

贈僧

釋子彌天記夢珠名山寺錫勝香爐修葺古柳白茅寺草葉木杯青箬湖社裏示雷思偃息門前弓

庚午

李

矢望踟躕惠休詩骨無蔬笋慚愧江郎幾斷鬚

庚午稿終

野杏亭集 辛未稿

合肥李早青丹壑謨

濟南王士禎貽上批點

來日大難

今日已去來日大難疲於奔走昧於禍患不如自適可以長年肘後淮南曰裏西山百日鍊成驂鸞上天武陵事遠誰繼漁父桃花滿眼失其故處山人勸酒千春隔晨桑田作海有我無人

新別離

生長深閨中不省有行路侵晨郎出門只疑會親故凝眸想馬蹄數日杳無處乃知新別離是往臨邛去

相逢行

紫陌勞車轍黃塵穿馬蹄相逢不交語揖罷各東西

古

宛轉行

宛轉復宛轉宛轉生愁怨君心如楊花妾心如紡車

當爐曲

臨邛卓氏女愛才比愛色一朝從相如願作雙飛  
翼相如賣酒妾當釭淺淡粧梳艷且都寄謝故鄉  
諸長老各有所好莫嘲笑亡奔不告自覺非思量  
猶勝買臣妻

讀之令人失笑

### 長歌續短歌

短歌短長歌長長歌復短歌斷續傷肝腸丈夫處  
世貴適意造物弄人若遊戲今宵明月昨雨風雨  
風便似前生事世間變態真悠悠北里行樂南隣  
愁不須思及百年後一聽歌聲堪白首三十槌車

辛未

二

徒自勞廿九建牙亦何取短歌未盡長歌催歌長  
歌短俱成哀好客惡客不必計但取頻時同把杯

元白張王  
合而爲一

### 少年子

人生天地間莫如少年子父兄位益崇一身幸無  
事馬馳楊柳街舟泛桃花水朝獵雲夢中夕醉狹  
斜裏美食供客投華屋樂人指不須讀詩書居然  
被青紫仲舒獨下帷楊雄苦識字寂寞與繁華十  
秋竟誰是

### 黃雀行

生小惟依母與父爭食爭巢在一樹毛羽雖成不  
收飛韓嫣金丸落如雨但謀糠粃聊救饑倉卒得  
禍身不知請看黃鵠舉千里亦有調人鼎鼎時

### 鷄鳴歌

晚聲角角催月明曉聲喔喔催日生少婦空牀被  
未暖征夫髻上霜華滿羶車轢轢馬蕭蕭商賈逐  
利官早朝畏寒共怨鷄鳴高

聲情宛然樂  
府自出新意

### 天涯路

塵土隔山川悲風起日暮平原望不窮乃是天涯

辛未

三

路南人從此來北人從此去南來北去間春花變  
秋樹

偶似  
東野

### 烏夜啼

西風滿院梧桐冷深房欲黑星河耿秦烏啞啞不  
住聲美人無言立金井閨中夜半幽思多烏啼烏  
啼可奈何

### 楊白花

楊白花何處去不愛綉簾幃浪走天涯路天涯何  
人畱汝住待得春來時又恐紅顏衰女蘿兔絲解



連理楊花不顧人愁死。

### 樹中草

高樹茂枝幹。乃能容小草。譬如江海深。一任接行潦。藉此扶疎陰。纏綿死相保。君看苴與萍。飄零不得老。

### 敬懷家大人

神京翹首遠。難分不見親。廬見白雲雙。闕偶然辭內史。三年常憶滌中裙。几前書信雖時讀。門北雞聲祇夢聞。何日朝衣隨下直。執經肅立絳帷羣。

至性語

辛未

四

### 詠史四首

樂廣固名士。神姿映玉山。寡嗜識何遠。析理無煩言。水鏡世莫比。弘恕時所難。愍懷初廢置。詔下絕往還。即有冒禁者。送獄多林連。豈期能不懼。解遣如轉環。不謂清談人。忠貞出肺肝。較彼醉裸者。未可一類觀。長沙倏遘難。讒毀集百端。成都實坦腹。待嫌貽禍患。五男易一女。答語誠爽然。奚爲卒疑死。後世徒傷憐。

劉毅尚清節。亦復好臧否。功曹獲令譽。府君安足齒。一朝察孝廉。都官下明旨。彈文每出袖。司隸輒

相止。從來攫虎犬。不可凡畜視。豈以攫虎猛。反遭鼯鼠毀。投傳去積年。忠蹇名更起。糾繩及保傅。守令振落耳。昔日蓋次公。峭直足堪比。觀其對南郊。桓靈語何訥。議論無曲撓。朝野瞻風紀。痼疾苦未瘳。懸車良可矣。生何必三公。但要垂青史。

和嶠具風格。清簡誰可方。森若干丈松。他日知棟梁。風度肖其舅。泰初爲不亾。季世信多僞。詎能隨低昂。慷慨憂社稷。義憤無時忘。我然朝士中。苟監真批糠。

吾愛阮宣子。修潔無所藉。思至便褰裳。欣然忘晝

辛未

五

夜。自得林阜間。四時盡閒暇。筇杖不離手。往往百錢挂。塵俗豈在口。流輩出我下。席地而幕天。焉問田與舍。家貧壯未室。相顧少姻婭。名士爭傾囊。聊爲畢婚嫁。王公信解人。好語非虛詐。區區鴻臚祿。庶用供酒價。

### 元夕四首

月好風輕獨舉觥。傳柑何限隔年情。銀花火樹千重合。人在西涼界裏行。

魚龍曼衍競街衢。社舞邛笮賽紫姑。回憶長安宵被酒。歸遲不怕李金吾。

粥祭門門插柳枝良辰爭造火蛟兒一官未了淨  
生事又逐鄉風卜蠶絲

春箭遲遲裊篆烟黃綢被冷罷青編踏燈千輩方  
乘興只有書生愛早眠

### 耗磨日與洪以時小集夜歸

蠶娘鮑老儘盤桓雙屐沾泥漏未殘委巷不堪三  
日雪元宵猶作十分寒離離白月當頭少擾擾黃  
塵把臂難雜踏星橋扶醉去寶燈還似上京元

### 貧士屋

焦先蝸舍相如宅牀竈纔可一籬隔離行几案犬

辛未

木

卧門蓬蒿四圍無比隣瓦稀茅碎雨注面晴時仰  
首星斗見擔泥補壁自覺奢季倫廁上乃錦紗

寫貧士乃俗子  
美語何以知此

### 貧士牀

牛衣敝棄存青氈橫眠欹坐恒憂穿竹鬆繩朽少  
顏色似牀似榻人不識偏交未足六尺圍半邊猶  
要容妻兒貧士有牀如有屋成都費生莫相觸

### 貧士巾

林宗一角世所效子夏二寸殊可笑淒風苦雨歲  
月過多情偏戀書生頭狂來漉酒滑不漉髻髮奚

辭小沾濕醉眼直視興咨嗟何時雙插長安花

形容  
失笑

### 貧士僕

視奴如視良友朋衣食同已那敢憎家貧諒不扞  
牧圍一日勤勞但炊煮立睡觸屏呼不應命之他  
事嗔怒生主人縱是蕭穎士吾曹所愛非文史

滔滔皆是於此僕平何  
誅貧士四詩甚妙

### 贈筮者姜生

姜生端拂師君平含齒戴白知姓名九筮三易設  
焦契論議往往傾公卿吉凶猶豫憑四兆西京廢

辛未

七

瓦何足道十帛惟求著一莖樂詩政禮無其妙下  
簾猶見日未曛篋中已滿錢百文壚頭沽酒驢背  
去得暇時招楊子雲吁嗟乎祿位在人年在天至  
今心惑顏公言蹇之六二蠱上九丘樊朝市知誰  
賢

一結見  
寄託

### 城東山庄同瑾友楚邑

長樂寺前湖水清浮槎山上晨鐘鳴騎驢共語得  
二客樹木歷亂開春程一家兩家有烟起十里五  
里無人行地勢到此一紆折東西野水縱復橫城



東園林足幽勝乍來瞥見眼倍明憶昔驅車出京  
洛塵埃千里身飄萍旅途豈無好風景經過未免  
生鄉情何期今日抹兩屨故丘正可娛釣耕待到  
官柳葉濃候還來携酒聞啼鶯

李友聲表兄招飲稻香樓

初日醒春夢乍暖歡春禽李侯惜芳菲偶携樽與  
琴命侶城南隅東風吹衣襟細草軟可席垂柳綠  
漸深閒中學漁釣靜裏生謳吟山徑無塵意溪魚  
知我心恍疑同正輔把臂白水岑陶然謝軒冕豈  
必古勝今

起十字何  
其芳鮮

負郭村舍稀近溪樓閣對烟蕪入莽蒼草木動蒼  
蘗我雖倦游人一月到每再况逢雲霞交益使高  
興倍窓栽子猷竹盤設元修菜滿頭簪繁花面施  
粉與黛門生舁籃輿兒童笑狂態昔日劉參軍香  
名久猶在勿謂狂夫狂狂夫未可廢脫帽詠招隱  
俛仰消磊塊罷酒身若空上馬景欲晦歸鞭信自  
垂夕陽落林背

贈張處士

高會耆英舊有名玉皇香案記前生山房溪樹無

人徑說與倪黃畫不成  
春暖匡牀酒半醒閒來幽趣試中冷泉聲鳥語喧  
清晝只許先生獨自聽

憶弟

路遙南北隔扶將雨滴閒堦憶對牀一夜不眠無  
好句起來春草滿池塘

好

寄答朱人遠

小隱湖山風日新布裘絮帽不禁春三千里外寄  
書客十二年來遊宦人羈旅誰營方朔米棲遲空

採季鷹尊兒時記賦高軒過此際題詩倍愴神

送陳四丈歸白門

二日一相見三日一把杯彈碁與博塞小失無嫌  
猜今者忽告去執手空低徊不憂道里遠但畏音  
書乖江上急春濤天際駛高桅歸來越門限作惡  
中心摧金陵六朝地山水我所懷行當買茅屋掉  
臂辭清淮卜隣得王翰屢空從人吟會着方山帽  
同登雨花臺

春曉道中

薄霧漸欲收馬頭略辨路垂鞭陟高原猛風激如



怒四望鬱蒼蒼岡嶺莽迴互隴外三兩家溪邊各  
開戶屋角春鴉鳴初日上半樹雞犬卧笆籬幽人  
不知曙悵焉懷此中低徊未能去

連日陰雨

元夕愁仍在花朝雨又飛泥深來客少屐折出門  
稀傍舍柳條長貧村烟火微水添垂釣好莫惜濕  
蓑衣

意格  
俱佳

方山

亭午呌倉庚人緣廢畔行春山多著色野塚盡無

辛未

十

名暗谷烟霞氣寒岩杵臼聲從來棲隱地不遺世  
情生

起清  
挺

答何經鋤

幾年塵土嘆緇衣旅食常懷採蕨薇儔侶未稀何  
遜在湖山無恙李程歸林花雨後連茅屋淮水春  
來沒釣磯里社酒香風日美過從屐齒莫相違

酌別

馳驅遠道轉無聊索米休論怕折腰社日別離人  
中酒清明消息雨連朝不辭冷噉紅桃粥忽感春

舉綠柳條躍馬呼鷹成底事一身又去泛江湖

按中酒之中自有兩讀作竹仲  
切非誤也一聯亦復若秀欲絕

重午送戚緘子東歸

官渡橋頭十日泥東門祖帳草平溪却憐潯國田  
疇薄塵土年年費馬蹄

萍梗遲淹未足嗟聊將蒲酒送韶華淮南淮北連  
烟水開盡荷花客到家

妙絕  
之作

五日

時入梅天霽景稀開樽一笑舊遊非故鄉風土憐

辛未

土

烹鴛京國恩榮憶賜衣角黍暖香餽鄰里艾人亭  
午插柴扉閒居情性偏無賴又逐兒童鬪草歸

夏日雜書

逝水年光付渺茫琴書閒晝寄情長雨頻葉見芭  
蕉大風過花從蓓蕾香玩世敢爲青白眼出門時  
作晉唐裝不憂佐酒魚蝦少舍後新成百步塘

胸中筆底  
無一點塵

亭午茶瓜次第陳清溪遶屋四無鄰且携鄭敬茅  
簾席來拂孫登板榻塵天下誰爲無事客山中聊  
作獨醒人釋耕杞柳耽涼蔭麥浪榴花處處新

沈沒堦除水半城。蟬鳴已覺換啼鶯。殘烟綠樹疎  
簾影。細雨黃昏幽磬聲。瘳土每憐三畝薄。閒居偏  
感二毛生。愁中讀易欣神解。好語殊慚向子平。  
肺疾耽閒見客稀。無人門巷夕陽微。溪頭浴鴨應  
童喚。樹下飢蚊撲面飛。嵐氣滿山樵路失。櫓聲幾  
處釣船歸。不須遠羨盧敖輩。岩壑真憐與世違。

夜坐

昨夜瀟瀟雨挂簷。今宵明月照疎簾。陰晴頓使炎  
涼判。寤寐惟憑醉醒占。深院螢飛修竹靜。小池魚  
上暗泉添。親朋情話殊忘久。華露沾衣興未厭。

辛未

三

驟雨行示王希尚

乾星昨夜照六街。着枕煩熱無好懷。曉來起視宇  
宙黑。池館烟霧暗不開。河伯使者駿奔急。雲峰突  
似潮頭堆。石郎戴笠豈虛語。神龜浮水知從來。霹  
靂一聲四壁動。如拳雨點城欲摧。纔看滂沱浸窓  
牖。已聞波浪添江淮。壠畝乍滿固足喜。眼底復有  
新涼迴。晚風吹晴日在樹。門前清冷無纖埃。王郎  
相過覓歡處。倒衣握手成追陪。佳吟惠我勝賈島。  
恍同冰雪侵肢骸。烏音唧唧響深竹。流泉瀟瀟鳴  
山隈。蒼生既得安環堵。吾儕莫惜空樽罍。

通似北  
宋名家

董右文招看茉莉

經旬霪霖漫不收。曉眠擁被疑深秋。仰視屋梁無  
一事。書卷罷展多煩憂。董君憐我太岑寂。相邀樽  
酒聊淹留。虛堂晝閒襟半解。兩株茉莉生清幽。傳  
聞此本出西域。花田爛熳連廣州。海濤萬里非易  
至。蠻烟瘴雨愁孤舟。何來冰雪忽刺眼。風韻難向  
人間求。暗麝欲添黎婦艷。炎蒸未識吳儂羞。主人  
相惜勝兒女。數枝頗比瓊瑤投。紅欄凋謝時已過。  
白蓮輕薄成漂流。豈能朝夕伴居止。碧紗如霧枝  
條修。涼颼披拂蛛網少。黃昏且復簪滿頭。高歌一  
曲百杯盡。步檐跂脚心悠悠。

辛未

三

高樹鳴蟬

槐陰正午蟬聲多。北牕罷酒停嘯歌。清音襍入琴  
絃幽。高潔不上朱丹頭。翼輕力薄愁孤踪。胡爲浪  
置紅塵中。夜飲墜露朝吟風。彼獨醒者將無同。駱  
生羈繫淚沾臆。感物聆此憂未息。方號復咽畏人  
識。偶然一聲墜。墻側螳螂執葉勿自蔽。等爲虫豸  
忍相噬。下視羣動無其曹。亂蛙微曉徒牢騷。

稻香樓卽事



園居能面城自署黃門友疎情怯遠游驚馬戀棧  
豆平生山水興肯落古人後塵中相識稀酬酢我  
何有雖同彭澤閒未免拾遺瘦漁翁簑衣亂如髮  
日持釣竿脚不襪小舟易守若滕薛草風莎雨少  
煩熱清曉賣魚夜醉月此樂不足向人說

讀之  
酒然

### 馬叟所藏巢由圖歌

聖代隱者羞富貴野性俱斷區中緣陽城高士信  
脩潔履方據義誰能先孤標情志不可易峯橫海  
岼霜煙堅靜居沛澤歷年久卒少塵事來糾纏終

李本

古

身無經天下色帝堯乃欲輕相干日月已出萬物  
被燭火未息爲光難何期此語忽見及坐令後世  
嘲丘樊鷦鷯棲林偃鼠渴一枝滿腹隨所便泥中  
曳尾勝衣繡山木自冠膏自煎歸休乎君亦安用  
雙耳一洗清冷淵道逢巢父賴水邊千牽黃犢口  
答言隱形藏光乃至理浮游汝自求名傳許由撫  
膺徒悵然俯首掉臂呼不還餐松飲谷神獨完九  
州於我何有焉中岳之陽箕山巔王倪齧缺同周  
旋

叙致古事最忌鋪排  
示相須此生動之筆

### 晚霽小飲

雨歇涼不久褰幃喧暗蚊草堂坐無燭明月如故  
人披衣聊自適霽景殊可親因思天壤間勞逸難  
具論逸者固廢棄勞者徒苦辛山妻解吾意倉卒  
卮酒陳大勝劉伶婦相對成主賓醉來狂態作傲  
然歌夜分裸呼亦常事但恐驚比隣

### 西村雜興八首

昨夜提壺鳴朝來一犁雨着屐啟荆扉桐花傍檐  
吐携杖望前山烟火帶田墅舍後隙地寬擬欲種  
桑黍

李本

古

飯罷過隣竝愛聽綠車聲毒天厭礎潤十日九不  
晴貧家少臺榭開襟麥風清所至便泥飲身外無  
經營

夏至潮水添五月火雲厚藕蕩釣船多魚蝦常到  
口浮名等薜華閒情寄杞柳由來百慮忘榮辱亦  
何有

團團蔭竹槐門徑頗免俗時見襍褻翁相對話心  
曲今年米價賤食飽衣不足人願苦無涯得隴復  
思蜀

端居多幽事罷嘯哦新詩半夏生幾日鳴蜩已在



枝草裳吾所服。亦有涼颼吹。寧向平泉莊。觸熱求龍皮。

童僕皆自得。妻孥相娛嬉。居止殊淡泊。未遜朱桃。惟羊牢。已壯雞。鰥漸肥。時時會親。薄餉安足辭。

主人頗善病。藥草遂滿園。頭風採菊莖。消渴收葛根。蘆萱長覆砌。稀莨深映門。坐笑許道士。勞勞滄海濱。

少無宦情。拈出便妙。所謂別才非關學也。

彈碁常未盡。玩月每達晨。乘興即小住。澹若無心。

雲茶瓜隨意設。書卷時或陳。雖非柴桑老。自許由東隣。

胸情所及。故自佳。當在淵明之下。光羲之上。

### 憂旱書事

愁熱類愁疾。望雨若望書。清曉解衣坐。天遠誠難呼。屈指秋風起。倏忽半月餘。高岨草木槁。細路出淖淤。柳下眠病犂。田裏無飛鳥。少婦機杼懶。貧子心眼枯。窮巷有書生。不識耕與鋤。肥瘠等秦越。龍畝成平蕪。旦暮把一卷。坐卧惟吁。寧憂倉廩竭。但苦樽罍虛。雖云絕世網。未免人盧胡。薄晚縣吏

來入門。怒索租市脯。不可得。倉卒具瓠。壺東鄰卓王孫。貲巨夾大都。當即往告貸。電勉完。公需縣吏作驕色。暫許緩須臾。詰朝縣門見。慎勿輕相愚。縣吏上馬去。書生行拂鬚。仰天冠纓絕。此輩空勤劬。所乏乃金帛。豈足羞吾徒。

### 喜雨

昨晚孟婆惡。花樹憐摧殘。夜分少眠卧。涼氣侵衣單。不意三尺澍。滂沱徹更闌。恍如舊相識。久別今乍還。非惟宜稻黍。亦使民心安。他時聽雨悲。斯日聽雨歡。豈其悲歡異。所重在飢寒。朝來鄰里人。慰悅吹故顏。農家得豐歲。有勝爲高官。此輩享饒鼎。焉知謀生難。

### 贈善書夏山人

長風絕筆近無羣。爭識前身鄭廣文。不信茅茨新雨後。嫩寒清曉忽逢君。

好

鳬雁枯荷誰得似。濠梁老手杳難迴。到門欲乞彭城派。縑素休將作襪材。

### 題馬叟書蛙

門庭無暑晝。將闌綠草蛙聲夏。亦寒口作儀同殊。

可聽主人應是孔都官。

畫蜂

花枝掩冉亂春愁。供課羣蜂鬧不休。還似城中冠蓋客。朝衙初散作閒遊。

畫蟬

齊宮春色久成空。獨占殘枝嘒晚風。拋却繁華愛岑寂。笑他蜂蝶太匆匆。

說蟬極有品。先考功昔有句云。何緣塵垢裏。強著伴金貂。可互觀也。

畫蝶

漆園傲吏記前身。朱玉東墻是舊隣。漢殿秦臺金粉盡。滕王筆底最愁人。

宋末

大

中絕句  
句在處

次韻瑾友夏日閒居

委巷少人跡。閒居幽事長。竹間陳舜鉞。樹裏蓋茅堂。雨過燕先出。風來荷有香。還携斲竹簟。去取北牕涼。

河朔無由到。平泉不可尋。且將賢聖酒。聊伴短長吟。意得忘賓主。交深感向禽。何時去煩暑。對月想鳴砧。

次韻仁長苦熱

上伏已將半。蹉跎無好詩。唇焦妨飲食。身倦罷琴棋。水渴鸕鷀病。牕喧蜥蜴追。竹中茶臼響。一盞正相宜。

小閣偏西向。翻令怨落暉。有園出瓜果。無客過柴扉。衣帽何曾設。樽罍已覺稀。秋風如蕩子。一去竟忘歸。

伏日懷仲符

判袂春明外。相思歲序催。報書長路杳。感舊壯心灰。岑寂閒居賦。蕭條歸去來。佳兒熟文選。老嫗識詩才。土室愁容卧。蓬門靜不開。月沉梁上冷。顏改

宋末

大

夢中猜虛憶。東方尚空孤。袁紹杯棲遲。過伏日湯餅。復誰陪。

用伏日事可  
證杜詩之訛

和仁長招集酒香樓

踰閣攀林殊不惡。貧交瓢榼得閒身。山邊樵路亦通馬。溪上漁船兼渡人。半嶺空青來戶牖。一天深綠接城闌。塵中底事難修飾。丘壑惟高祁孔賓。

再次原韻

象屐登臨穩不愁。逢君復作採花遊。閒村賣酒依山足。高岬行人傍樹頭。白雨片時泥沒徑。紅霞一



抹水侵樓風生四座新涼好却笑當年滿武秋

### 立秋書感

清商忽已到貧家。葵菽初烹感歲華。街上曉來賣  
秋葉。池中涼入謝蓮花。跛牂千仞何時到。羸馬雙  
轅漫自嗟。張丈殷兄行被喚。青青髣髴未須誇。

詩猶有誇張少年處  
笑呼張丈與殷兄

### 次韻仁長立秋

院黑牕虛螢火流。哀蛩墻脚訴新愁。受風桐葉飄  
無定。着雨槐花冷不收。蠟屐高人閒過日。織簾貧  
士畏逢秋。紡聲漸出鄰家鐸。一點疎燈射樹頭。

辛未

壬

### 寄題半農老人草堂

馬首雞聲出短籬。陰陰桐柳護茆茨。百年得傍陶  
家土。一日難忘習氏池。菱熟前灣秋進艇。雨晴深  
竹晝圍棋。老翁恐負湖山趣。楮葉逢人索贈詩。

### 和瑾友送桐園山人之清流兼懷鶴溪書記

尚平心跡苦多違。未可山林便息機。別路馬隨斜  
日去。秋風人作斷蓬飛。田園旱後愁經費。妻子霜  
前念授衣。君到閩中逢杜牧。尺書須附早鴻歸。

### 贈孫殊有

先生習靜遠紅塵。偶抱冰清訪所親。不信獨孤爲

瞽者誰言安道是。伶人短衣射虎輸。年少長欽思  
魚念此身寂寞秋。霜滿衰髯蘇門自署古遺民。

### 雨牕閒題

蟋蟀聲中雨點勻。芭蕉牕裏晚涼新。早秋不斷催  
租吏。殘暑猶如失意人。窮巷驚風飄敗葉。貧家炊  
火拾勞薪。瓦盆盛酒聊尋樂。兒女燈前笑語真。

### 積雨東洪以時

積雨無端廢晚禾。遠村溪漲沒菱荷。病中筋力登  
臨少。閒處文章感憤多。得水鼃鼃遷窟宅。背人鴻  
雁避鰲羅。清虛居士如眠覺。不惜泥淤倘一過。

辛未

壬

### 秋日自遣

飯雲喫劍甌生塵。雞欄牛欄惱四隣。舊業已荒猶  
嗜酒。秋陽雖熱不侵人。鄭家婢妾如師弟。梁氏夫  
妻似主賓。我是海邊息機者。任他門外急蹄輪。

五六佳話清  
福郵易可得

### 月夜

月好庭能敞。秋來夜轉喧。清和過七夕。踈落逼中  
元。風急鴉翻樹。人稀犬卧門。酒徒感零落。且復一  
開樽。

### 諸山人搗筆歌



涼生小院天寂寥。隔牕忽訝秦聲嬌。鳥兒高張鹿  
角繁。廻旋馳驟何嘈嘈。金絲瓊柱分動靜。雍門古  
調悲喜消。青山碧樹叫黃鳥。驚雷猛雨泣老蛟。輕  
挑兒女作私語。奔騰江海行秋潮。孝元明皇聽不  
得。歌臺舞榭埋蓬蒿。三十六兵如中酒。曲終未覺  
將軍逃。漫云永晝澈眼耳。愁中一鼓同齊韶。寧王  
不見野狐死。諸生後起宮商高。即今偃蹇舍逆旅  
秋風何異吟離騷。飲酣告語因雪涕。鈿蟬常恐隨  
萍飄。我時聞此百端集。撫箏頓使心勞忉。嗚呼當  
時空有謝仁祖。徘徊六合誰憐汝。

蟋蟀詞

秋氣來秋聲悲。籬根蟋蟀偏隨時。堂上書生不成  
夢。月沉露濕風淒淒。清吟迄曙未知止。若訴人間  
不平事。放臣棄妾那可聞。心摧淚落如鉛水。吳兒  
棄雌多取雄。豆蔻爲食金絲籠。歲月養成鉗鐵口。  
一朝已落王孫手。王孫快意取眼前。但愛健闘不  
計錢。受君榮寵爲君死。堦下百虫徒聒耳。

張王樂府之選

中元詞

九日已醉解語杯。望日復遣持清齋。東祠鐘聲西

廟鼓。瓜果家家祭先祖。婦人水面製蠟兒。男子神  
前挑智土。紙錢風裏零亂飛。紛紛說法來僧几。靈  
壇潑飯初罷哭。水燈放出三十六。荷葉荷花無處  
無。深夜河橋走相逐。書生獨坐短燭昏。堦下虫語  
偏愁人。歲月駒馳暮景速。青天不現毗沙身。

亦近張王

聽孫殊有處士彈琴因懷孫靜紫舍人

長安聽琴春風新。二年苦憶孫舍人。淮右聽琴寒  
雨裏。一時又見孫處士。由來賢達古所難。天遣兩  
君生異地。令人冠蓋羈京華。望而不見徒咨嗟。處

辛未

幸

士指法倍奇絕。一囊秋水坐超忽。冰徽撫弄日未  
移。頓使清涼滌煩熱。自言業此久逸羣。東陽舊產  
無一存。再行曾使孟嘗泣。雙足不識齊王門。大絃  
小絃斷復續。文聲武聲徐且促。青山碧海盡無喧。  
始悔從前簫管俗。濡毫贈君思舍人有似嵩嶽爭。  
嶙峋吹笛少年安。足數眼中東郭何。紛紛曲終罷  
酒。應痛哭名利回頭如草木。孫君孫君空爾爲世  
間。豈有楊藏之。

秋日道中即目晚次店埠驛

初陽蟬露晞。野氣鷹風速。秋聲固可悲。空翠好移

目農家刈獲興婦子來相續得雨雖不多在葦連  
川陸且事明年蠶遑憂歲凶熟平生升斗謀對此  
憶幽俗不謂田舍人復感輪蹄逐馳驅度修廼所  
需亦易足囊餘十日糧店有千里燭聊爲一晌歡  
村沽消刺促

題店埠旅棹感懷故明府戚緩耳仍用原韻  
故舊凋零秋又新壞牆重拂古今塵碧紗不得籠  
名姓王播還應笑後人

晚眺

兩岬列人家危橋去勢斜烟寒鳥柏樹風老木棉

花白小長河網黃昏古寺鴉向來羈旅慣明日任

塵沙

三四佳

山行雜詩

野景傷搖落閒花迳徑稀幽巖羣鹿過老樹數人  
圍叢薄深藏寺陰嵐細濕衣丁丁出林背幾處採  
樵歸

五六  
書意

千古耆閭秀名僧識一峰泉通白湖水雲護六朝  
松啟牖見秋獵過溪聞晚鐘無生如可學結宇倘

相容

長杉帶村落延眺且遲遲風急飄砧杵烟銷出酒  
旗夕暉揚子渡秋水許由祠一過棲閒地渾忘旅  
食悲

五六可愛宜取  
入主客圖也

西山人家謠

西山驛前日卓午西山寺裏少鐘鼓荒村藜藿不  
可尋昔時百家今四五渚田枯涸已成路遑言儉  
歲無禾黍未思薄產遺子孫且免微軀飼豺虎何  
能復聽袴襦歌得使黃金賤如土

西山驛南作

前山放蒼翠驛路幽可誇小市列米店茆棚賣秋  
茶墻頭急剝棗田裏喧撈蝦杵臼收柿油屋角種  
胡麻牛羊滿平疇雞犬不離家門徑帶籬落開遍  
紅蓼花生計亦已畢何必行天涯坐笑道傍客大  
馬還高車

洗脚舖

濡須城頭鵲鷗啼洗脚舖前日欲西山中麋鹿畏  
人過道上兒童驚馬嘶行子有淚洒岐路長官無  
術蘇秦黎請看此地絕烟火徘徊何處謀雞棲



晚行

後騎猶憐未過岡。前程幽險嘆羊腸。四年光景一彈指。半世功名三返鄉。日落清砧來遠近。雨稀晚稻雜青黃。何由得似陶元亮。尋壑經丘不裹糧。

夜飲

作客飲酒雖不惡。在家飲酒殊可樂。未知兩處誰是非。祇覺樽空睡難着。

萬家山歌

新寒八月馬首東。征人犯曉行。龍從去山尚隔四五里。已見青翠撐蒼穹。據鞍危甚不可陟。相憐徐

人集

去

步煩朋從榛菅縱橫。鳥聲雜潺湲。泉水脚底空暗谷。紆迴景愈晦。烟霧恐欲生。虬龍行侶攀躋帶林杪。螻蟻緣垤將無同。石隙微出一線路。峰頭坐撫千年松。杉木架壑僥尋丈。岩轉問與名僧逢。嵐收日上忽清曠。嶺半彷彿鳴鼓鐘。四顧此身浩無主。振衣搔首來天風。入山雖勞所歷妙。頓使榮利全消融。巢由祠廟何時作。用意疑是開愚蒙。僻地偶爾畱姓字。心胸已落箕穎中。高賢有靈應解笑。門前客子何匆匆。

將抵巢縣

度嶺疲腰足。肩輿午睡宜。望山天轉近。及縣地全卑。家信新鴻杳。鄉心早桂知。誰憐殘照裏。一叩楚臣祠。

巢縣飲姜禹極高齋即席賦贈

避地幽人清更賢。塵囂遠處結茅椽。田園已自成三樂。山水何曾費一錢。彭澤妻孥俱善隱。桃源雞犬盡如仙。登堂忽復同樽酒。重感居停十二年。

題姜禹極小像

漏月微雲舉世無。三毛益頰未蒼鬚。不能入物圖衣服。且戴黃冠長五湖。

人集

去

姜家兄弟汝姜肱。大被還憐及友朋。我是先生舊鄉里。貧交常共十年燈。

題畫冊二首

山上人家修竹齊。山根亭子臨清溪。幽人高卧怕喧雜。如許深林無鳥棲。

長松夾道隔峻嶒。寺隱雲霞第一層。梵唄不聞鐘磬杳。秋來閒殺住山僧。

望湖亭

菱荷楊柳未凋零。龜嶺牛山相對青。不信遊人愁轉劇。秋風秋雨望湖亭。



浮天浩渺失西南滿眼烟嵐萬古涵回憶東華塵  
十丈一身騎馬事朝參

河干吟

河干聽雨羈愁生寒來櫓背天欲明獨眠擁被睡  
未熟欸乃徒能亂心曲家家罾網懸不收僮僕朝  
暮居蘆洲賣魚得錢那敢醉猶爲主人賓客謀重  
聲馬跡何時已不如且作魚蠻子打魚爲業樂事  
多商船祇足變風波

亦從張  
王出

巢湖曲

辛未

夫

家住巢湖邊船在巢湖裏不見巢湖人愁飲巢湖  
水

風正片時過風逆十日住不比錢塘湖由人自來  
去

聞笛

閉門初月沉村僻無更鼓一聞橫笛聲羈人淚如

雨

秋野

平原日欲曛亂山莽無數時有射鴈郎來自虞姬  
墓

月

明月已當天秋情絕可憐茫茫失蘆荻故故徧山  
川城靜寒生柝河喧夜到船清暉照憔悴無那不  
成眠

泛舟口號二首

侵晨挂席萬山前八月西風大放顛小住非因越  
女笑獨醒空受漁人憐鄉園渺矣虛翹首奴僕蕭  
然未滿船波底鯉魚寒不起且將詩句祭長川

釣魚臺下水粼粼抱樹橋邊喚渡頻小艇載鹽兼  
載米荒村無路復無人吳門朱可迹梅尉谷口猶

辛未

夫

堪隱子真卓午峰巒消一半風光頓使百愁新

旅病

蟬腹龜腸病易侵欹斜孤榻費沉吟碧梧樹裏秋  
聲苦紅桂花中客思深物外多愁行路意晚來頻  
噉倚閒心銀屏山下饒風景放眼猶疑是故岑

桃村夜興

風塵十日念躋攀好景猶成一笑慳嶺上月光吞  
吐際林中燈影有無間霜華撲面聞鳴柝虎氣侵  
人促閉關藉草爲氍毹書作枕半瓶濁酒且偷閒

寓齋雜興

高高望湖亭下瞰鴨頭波魚網晒舵尾碓聲磨隔  
河有時有鳥啼無日無船過自喜漁樵趣一旦隨  
婆娑林泉固不殊歲月將如何曩者諸父老凋謝  
亦已多眼前足風景翻使傷蹉跎

### 龜山寺

偶逢龜山僧遂至龜山寺荷殘秋水寒松響幽窓  
閣樓臺插白雲皆除長青桂日暮坐禪床何處有  
名利

定為老  
坡所喜

### 太湖山

河勢作之字迂迴難信風時或急篙櫓亦復勞孤  
篷維樹數十里處處港汊通不意太湖山蒼翠落  
眼中午日已照頂雲雨猶迷濛共此一峰岫陰晴  
殊不同平生烟霞癖飽諳行西東那知計歲月但  
恐登涉窮遠隨康樂步獨躡少伯蹤追游自茲始  
慎勿差囊空

善寫難  
狀之景

### 蓮花池

我來蓮花池獨惜蓮花落烟霧入淒涼鳬鷗成寂  
寞浣女怨秋寒道子愁衣薄永護亭亭姿繁霜慎

所托

### 夜歸

花潭罷泛舟抵寓已向夜屋角月漸高頭上踈星  
大小犬喜我歸啣衣若相近主人勸沐浴巾服不  
及卸哀虫殊可憎飢蚊費驅嚇睡美囁語訛頗畏  
隔隣詫澄湖滿漁罾茅山多酒舍來日作秋行應  
用青蚨挂

### 農家記所見

晚稻不上塲農夫心憂煎辛勤半載餘有如陸地  
船一月少火食空倉嗟罄懸本非桃源人雞狗已  
欲仙墻頭打棗婦傾筐得紅圓滿把戲兒女爭奪  
誠堪憐持此與汝父可易朝炊錢

### 稻孫樓

拜石人何在孤城氣逼秋郊原禾黍盡愁上稻孫  
樓

雅

### 墨池

庭靜嫌蛙鬧聲消片瓦中後來賢刺史惟喜作儀  
同

### 偃月城

維堞何年築辛勤此用兵至今濡塢水猶作夾城聲

阮周行兄弟招飲城南泛舟感賦

秋來風雨亦草草一月遲滯黃山道投刺翻教官  
長嘆童僕何心背面笑出門羞伍富都兒入室徒  
依田舍老城南阮生陳畱裔曠懷豪氣迴相繼差  
似步兵賢叔姪却是岑參好兄弟侵晨打門知我  
閒握手同上沙棠船柔櫓搖出菱中間一身輕快  
勝據鞍昨聞蝗過殺稼盡剝虫更毒利於刃二州  
六邑徧苦辛村有流亡路有殍即今清酒雖滿壺  
家中妻子餓何如未知竈烟已上突主人浪作山  
林逋皇天難問愁無益沉酣且效劉元石醉鄉遨  
遊樂處多免使醒時勞跼蹐君不見眼前黔首成  
飄瓦吾徒得此亦已奢

江村雜書

狂風急雨惱殺人泥淤滑馬污車輪安得寶鏡二  
百里照見蜀山與肥水  
家家三日爨烟稀架雞穴鼠恒苦飢南山老虎亦  
太惡昨宵啣犬壞籬落  
檐前鵲鴿相對呼樹上終日啼老烏斑鳩因雨逐

其婦不知雨來爾何取

斷壺剝棗時已過行人行久征衣破鴻雁不見鯉  
魚沉鄉思應並湖水深

畱別姜禹極

不厭登臨興遲畱嘆僕病秋濤明畫舫卯酒困黃  
墟朋好勞交臂兒童笑挽鬚離情視寒草鄉夢過  
平湖曲路迷南北遙帆半有無西風須口役珍重  
感長途

貧村謠

藜藜腰鼓開第鄉清酒檀香晚祀蝗但得官衙租

稅畢何辭兒女賣殊方

早寒示阮生

早起禁寒畏出門易來村酒半清渾敝裘常入楊  
昌手不及君家犢鼻裈

晚望

木棉花裏念衣單鴉舅林邊作細寒舉首庭幃何  
處是白雲招我到長安

戲題

閒翻桑苧茶公案戲主東臯酒事權半滌煩憂半  
消寂醉尋痴夢醒參禪



未人  
有此

### 黑石道中

社燕知時節行人好共還路幽通水竹屋老半榛  
菅曉日黃金塔寒雲黑石山羸驂驅太急爭似跨  
牛閒

### 江村阻雨

江上雨留客江村秋可憐雲濃難辨寺溪漲欲通  
船童拾遺薪去牛尋敗屋眠今宵人少夢應感夜  
如年

泥滑愁行路田家晝掩扉兒孫分社飯父老授寒

辛未

書

衣絕壑泉聲苦平蕪野燒稀久稽便惆悵鴻雁歲  
同歸

### 黃雒河漁人

漁子舟爲屋孤篷養婦兒雨來遮簑笠潮長放鷗  
鷁水上情偏繫城中事不知故令行者羨甫里是  
吾師

### 釣魚臺

小市臨山下荒臺出樹中流人行夜月蕩子走秋  
風蘆葦一汀隔芙蓉雙槳通浮丘今不見河水自  
西東

### 曉發

殘月沉山嶺征衫入莽蒼雞聲孤戍火。虫語古田  
霜秋色行行老南雲望望長買書滿囊橐失笑不  
成裝

### 鐵猫河

晨炊未起渡船疎紅蓼村莊水四虛亂樹陰深天  
不見長河形逼地無餘早田雨後多遺穗野圃霜  
前有病蔬欲避驚風趨下坂行人祇覺似鷄鵒

### 雨中登慈雲閣

傑閣登臨雨氣昏山連城郭水連村民家弓矢秋  
防虎魚市叉鉤晚縛黿如此風光雨淮少當時人  
物入公尊半生放眼傷陳迹酒冷香殘合斷魂

### 自巢縣至柘臯即事

閒鷗野鷺亂烟汀竹圃楓林指驛亭村婦無錢墻  
剝落廟神經雨土零星蒲團牛背尋常得暮磬晨  
鐘取次聽烏帽鶉衣成一笑人生窮達悉浮萍  
儉歲長飢信所遭謀生術拙祇徒勞日斜荒塚麒麟  
寂寂風急空山虎豹號遠岫樹凋茆屋出寒塘水  
落板橋高棧羊製蠙時方至又向繁霜試緼袍  
溪斷倚香樹斷蟬雞頭新薦葉黃天與中午倦反

成夢店裏夜愁偏廢眠小築未移江水上歸心已落菊叢前同遊回首飄零盡怕對山川憶昔年

### 青溪渡

行子午飯罷牽馬候清溪榜人相招呼對岸輕舟駛野竹接稻畦曲折通數里叢莽紛蔽虧怪石雜青紫颼颼敗葉響淅淅寒雲起回視所過山半在洪濤裏攬轡悲誰同臨風想棲止

### 雜言

富人有憂日貧士有樂時豈以貧富異遂欲分高卑閒居且歡喜幽意當告誰秋來風雨和離花已著枝霜螯味頗美脩此清酒卮卜命守愚拙顏面真可師逢人道好好不辨是與非妻言亦復佳容容世所宜立身貴自繩莫謂吾儕癡

### 重陽前二日即事

湖上蟹經霜床頭酒甕香未須憂五畝且復醉重陽說鬼寒燈綠吟詩舊菊黃十年揮翰手辛苦事耕桑

### 九日

叢桂小搖落黃花相代生馬軍遲送酒牛僧感逃名行蟻爭坏戶寒蟬已息聲拍浮了吾事此樂世

人輕

白社憐飄散秋深重一杯百年原易過九日自成哀舊帽風吹去新霜雁帶來殘陽回首盡惆悵此登臺

### 懷秋谷

天下無雙士人間二百年憶君如謝朓憐我似焦先譜酒休官後栽桑開戶前青州有何樂消息若爲傳

### 懷陸敬峰

三泖藏名地飄零最可哀秋風焚諫草夜雨夢蘭臺賀監情雖托王融志已灰自從黃耳死無復尺書來

### 贈鼓琴周生

王門猶不到何忽過茆茨古調已如此時人多未知蒼涼幽澗思寂寞浣溪悲指法堪傳少誰爲袁孝尼

### 晚愁

熟識田間路烏犍跨最能偶逢春夢媪欲學懶殘僧倉困無餘稌魚蝦不上簪思同柱厲叔浮海飯鮮菱



字字別更未  
玉胸無箇物

曉行

河淺見朝涉流澌三尺強烟騰茆屋日人掃渡船  
霜浪跡同鳬雁新寒試鷓鴣飢腸勞下馬村酒且  
須嘗

奉酬希尚九日見投之作

昨夜被酒歸馬蹄寒滑霜臨別屢回首共約歡羽  
觴拍浮左右手欣接上下床鼎鼎百年間一瞥如  
風狂意謂塵土懷藉此聊相忘何期河魚疾煩君  
卧郎當驚颺吹敗瓦陰雨頽短墻門前泥拍肚屋

幸未

未

後水溢塘拂紙少佳思俛仰生彷徨雖有羊肝餅  
到口未可嘗高會無孟嘉滿座興不揚徒作謝無  
逸緘書問炎涼清吟修復至如讀樊川章賴子五  
色筆洗我百結腸呼童蠟象屐遣婢理菊囊天明  
霽景好更謀小重陽

寄懷楚邑

叢菊新開雁滿天一函聊寄問沉綿酒徒豈有封  
侯骨名士曾無使鬼錢平磧射聲非昔日長垣牧  
豕幾經年却思貨畚京華道風雨殘燈共客瓊  
次韻友人九日兼懷都下二三知己

米賤隣人酒易賒真憐朋好到貧家小樓已聽重  
陽雨近徑猶存八月花水落草灘新得蟹天寒庭  
樹早棲鴉長安此際登高客應念樽前少孟嘉

送孫殊有歸鳩茲

憐子夙抱幽憂疾相慰惟憑孫道滋隔夕邀嘗新  
釀酒有時約訂未成詩任公死後無遺業張籍旨  
來少故知話到飄零已垂淚那堪明日送班騅  
離顏憔悴世途艱珍重君須及早還弟念秋天姜  
被濶母憐寒日彩衣閒彈琴不入齊王宅築室無  
如謝朓山欲識相思何所似魯明江水自潺湲

幸未

未

十六夜小集書堂再送殊有

蓬戶新開喜盍簪小堂燃燭酒初酣宜人風月君  
偏去隨俗雞豚我自慚良會秋前復秋後離心江  
北望江南他年岩壑如招隱上黨城邊寄一函

稻香樓小集

世外丘樊似竹谿居然欲與昔賢齊綠衫襟上酒  
痕舊黃篋樓中簫韻低望野雲歸山覺下登高人  
倦日平西為歡自古誇強健莫惜相逢醉似泥  
許仁長招飲燕詒堂同張廣生作  
無聊閒把張郎臂忽漫同敲許邁門壓擔秋花遮



雜卉背人幽巷少來轅霜濃預恐余綿拆風厲須  
飲酒盞溫河似東華騎馬客朝衫辛苦脫黃昏

飲溫陵長史叔書堂即席賦贈徐書記

書堂夜杳月明遲座上南州似故知綠竹林中樽  
滿候紅蓮幕裏榻懸時詞人能畫王摩詰叅佐耽  
遊杜牧之他日使君思小阮刺桐城下寄新詩

將抵三河

廬嶽平生與未開登臨豈惜路漫漫秋深山寺丹  
楓合風急湖村白日寒菜圃有霜虫響斷橋林無  
主鳥啣殘何年一水分三邑直作潯陽九派看

辛未

早

同殊有瑾友仁長廣生飲沈蘇菴高齋漫賦  
芙蓉薜荔上茅櫓借榻欣同舊友朋琴美如逢王  
子敬韻難須就沈吳興馳蹄勸客勞雙筍菊酒延  
齡盡一升歲晚江湖且尋樂來朝相約放魚簪

五六極似邪律  
文正西域諸作

道上

道上繁霜午不暄行滕宛轉出前村短驢力薄須  
輕載但受琴囊共酒樽

野竹寺

野竹叢連優鉢花重來猶識象王家幾年塵土朱

顏改却妬山僧髻未華

平橋野飲

卯醉無須問酒名惜騰不畏峭寒生平時浮白渾  
閒事今日如同得步兵

新倉道中

太陰闕原隰寒威失昏曉風迴走敗葉雨多糜百  
草古路已淖淤雲勢猶未了信宿三十里陰晴莫  
可保渴求賣漿女飢尋鬻飯媪坐令採幽客失笑  
田舍老青黛龍舒山紅樹新倉道馬首又西來行  
人疾如鳥

辛未

早

王賓以園林小集

水遠山長阻復通不辭登涉訪無功雞豚設具村  
莊易蠅塵開談子弟工却遇園林三日住莫教杯  
竿一分空平生夢想龍眠道忽得身游圖畫中

十九夜小集野香亭分韻

良宵樽櫓偶淹留明月依然過小樓酒熟花香人  
未散秋風吹斷隔年愁  
十二年前放縱情笙歌隊裏過浮生而今聽得風  
敲竹猶認吳娘拍板聲

和王少九日西口阻風雨不得抵家

黃花黃葉阿誰邊。弱纜危檣。淒淒山上何人風落帽。湖頭無路雨連天。

買魚沽酒板橋頭。三日灘前少過舟。安得東家寒驢借。便教泥滑也無愁。

### 晚秋宴集稻香樓

馬蹄終日勞形骸。一月始此城南來。秋氣雖深秋興好。勝侶復得追。芭鞋籬花受霜尚無恙。溪水積雨猶平杯。碧嶺紅樹對樓閣。銀魚紫蟹供樽罍。酒籌牙牌紛錯落。晴窓八扇當城開。乾沒未已果。巫媼園林不賞真。吳歎痛飲但論痛。飲事他時奔走

何須哈

辛未

里

### 樓居懷昉思

樓後古柳黃欲禿。樓前芭蕉失故綠。棲遲一月未出門。旦暮樓居如縛束。故人憔悴走章臺。經營斗粟妻孥哀。桂花已過菊花老。尺素不同邊雁來。讀書徒爾誇克棟。依然不可救飢凍。舊交官職類東方。誰能爲汝分餘俸。

前顛州太守三韓十兄以其徒會獵東門是

晚搏得生兔作此記之

祭軍臺上初日明。飛騎橋外地四平。衰草燒盡見

清曠。北風怒捲寒林聲。吾兄任俠好鞍馬。身手結

束如幽并。氍毹幕即華屋。彎弓擊劍平生能。冬暖無事可小試。雖不得獸聊娛情。馬性馴熟解人意。東西馳驟隨縱橫。韓盧宋鵠勿復用。臂上自有雲夢鷹。放來颯颯疾如箭。遠坡乍落還乍興。須臾老兎已受縛。黃狐逸去心猶驚。安坐便得致佳味。葦園當日徒搃兵。太守偏愛會獵樂。豪氣獨祝封侯輕。歸途莫語灞陵尉。此輩豈識將軍名。

喜其生硬

### 花岩道上

辛未

里

衰草愁迷路。孤裘脆北風。雲爭千疊白。葉止一分紅。破屋殊難憩。前山似不通。短驢亦何苦。累汝倦西東。

### 送徐堅仲之溫陵幕

風雪人相別。年華不可憑。名流空冀北。才子向溫陵。入幕解纜語。懷鄉逢越僧。平生名岳志。此去任攀登。

### 歲盡書感

爆竹聲喧動四鄰。堦除雪後淨無塵。少時誤信還鄉夢。僻地仍爲守歲人。柏酒辛盤蘇故疾。口噴面

藥憶前春。癡來虛把黃羊祀。貧子何緣見竈神。

夏山人雲愛草。楓橋夜泊詩。因繪圖於

便面。屬題作二句。

欵乃聲來何處。船月沉江。黑少人烟。萍踪記得尋

僧飯。曾借寒山寺裏眠。

江楓漁火晚秋時。誰繼楓橋夜泊詩。不見長洲好

圖書。吳趨風景至今疑。

辛未稿終

辛未

四

野香亭集 壬申稿

合肥李孚青丹壑謨

濟南王士禎貽上批點

沙澗旅懷

曲陽城北暮寒驕。迢遞荒原感寂寥。握月擔風何  
日已。吞花卧酒阿誰消。黃塵梁楚東西路。白舫淮  
淝上下潮。景態信佳非故國。始憐今古厭蓬飄。

文長紅葉淮流舫黃塵沛縣羸尚不及此

次臨淮

短李亭何處。春風又度關。寒流桐柏水。殘雪鳳凰

山城郭。自今古漁商更往還。因觀泳魚樂。思逐惠

莊閒

一往滿酒絕俗

次韻仲佩臨淮書事

客路愁看改物華。孤城寂寞枕寒沙。春遲未變防

河柳。梅早猶開帶雪花。逆旅自彈三尺劍。笙歌誰

醉五陵家。嵇山正促傳柑宴。叔夜青樽何處賒

何其韶令

連城道中霧

淮北三日風洛南千里霧。眼無舊見峰馬絆低橫



樹村烟接混茫晨炊未知處旅途晴亦惡况乃火  
溫响不爲元豹隱却作騰蛇去身非劉楨鳴安能  
辨前路

### 嵇山

烟巒蔽幽深云是嵇山谷當時好鍛人偶此置茅  
屋卧龍不久潜遂遭東市戮彈琴猶未終日影一  
何促至今清泉聲還如廣陵曲

澹澹數語  
俯仰具足

### 苻離道中雨

雲深迷陣雁泥滑滯雙轅官道春多雨田家草沒

門山通芒縣少水入汴河渾愁絕彌天路鄉心滿  
上元

### 元夜太丘村舍

月明又作一年新底事荒涼轉愴神此日孤燈愁  
野宿常時矮馬踏香塵瓦盆翁媼成良會腰鼓兒  
童鬧好春遙計故鄉婪尾侶當杯應念洛陽人

### 太丘道中

芒縣鶯花動驅馳倦早春宦情燕市酒鄉思洛陽  
塵古道羊腸曲浮生馬足頻隋堤楊柳色初綠已  
愁人

三四  
唐音

### 太丘雜詩

岐路懷南北征衫勞歲年夢魂雙白髮塵土一青  
鹽村酒清於水牛車穩勝船鄉人留小作瓢盃亦  
隨緣

### 社日旅懷

桑葢初生柳欲綿社翁心事孰相憐洛陽親友閒  
分肉淮右田園感聽鵲天路青雲遲步步王程春  
草去年年針氈劔米那拋得且喜治韓酒似泉

### 和仲佩新柳

今王中

楊柳隋堤二月遲已黃將綠漸如絲蠻腰乍舞橫  
陳怯羌笛新調律呂疑烟淺未妨騎馬路愁深欲  
長碍人枝陰成復恐多離別常作靈和殿裏思

嬌秀  
欲絕

### 桃花

桃花作態散嫣紅似錦如霞四面同漁父春迷武  
陵水息嬌朝起細腰宮芳菲既異三千命爛熳虛  
煩九十工何事嬌姿易消歇年年枝葉怨東風

得古人神韻處  
勿論辭爪矣

### 村行即目

曉來鵲鳴喚聲頻。小鳥那知惜好春。四野牛羊時有笛。一村桃李盡無人。酒家畱醉清明節。水驛初臨祓禊辰。自是壯心消未盡。征衫重惹洛陽塵。

風調佳絕第四句詩中有畫九入妙境

### 奉懷雪苑鄭先生

珍重前身老畫師。春來河上報書遲。程門久絕游楊跡。鄭帳新傳婢妾詩。種柳栽桑三徑樂。吟風弄月十年思。平臺蕪沒梁王去。誰爲先生寄酒貲。

### 冶遊

爲惜花時晚。春深急冶遊。偶聽鶯語住。暫放馬蹄休。

垂柳含隋怨。殘山鎖漢愁。閒從田父飲。殊勝得涼州。

涼州

韻十字妙

### 鄧城文終侯故宅

丞相祠前流水清。四圍松柏翠侵城。千秋勲業文無害。百世兒孫儉少爭。龍麥離離春景疾。垣花寂寂古愁生。功人功狗銷亡盡。豐沛微茫暮霽平。

每善於用史

### 重經夏邑宿和竹齋感懷即事贈恬公

楊花半路急人倦。午風微蕩非堤全。蔽孤城水四

圍。見時舊嬉戲。庭下想依稀。今夜清齋酒。還憐十載違。

### 商丘懷古

梁園風景倍關情。旅興聊稽一日程。芳艸古原悲帝子。夕陽殘堞吊莊生。孤衾魂夢家仍遠。滿目雲山酒易傾。賓客已隨寒雪盡。忘憂館外月空明。

全首劉隨州

### 梁園古愁

李花作雪飛游絲。裊如線。春風歲歲生還拂。梁臺殿無情尚久存。有形乃易變。帝子逐飄塵。行人夢

華宴白晝何寂寥。空廊絮新燕。

寫寥落之狀令人掩卷情懷久之

### 睢陽道上

草色西湖路。烟消見宋州。夜尊山店醉。曉角古城愁。茲父悲孤墓。相如笑倦遊。淒清生百感。過客正雲浮。

### 經張睢陽墓

陣雲軍鼓事荒涼。千古忠魂戀此鄉。愁絕睢陽城上望。一聲橫笛月如霜。

作台

書鐵佛寺村舍

大麥已黃小麥深南風道上吹衣襟吳檣楚柁渺  
何許宋州春盡傷人心官柳依依垂綠遠疲馬嘶  
陂塵上晚鐵佛寺前市井稀行子來喫齋時飯村  
酒力薄非三重僧房粗酌無雍容東南夢斷亦易  
續只恐醉後聞晨鐘

雍丘晚行

亭亭落日馬蹄忙雨斫荆榛過外黃嵐氣漸看迷  
艸木烟村又聽與牛羊鄭當時去誰留驛范史云  
貧尚有鄉惆悵昔賢遺蹟遍青山無盡路茫茫

五六句  
好甚

次雍丘

孤城臨大路汴水到門前車馬黃沙雨人家綠樹  
烟微風響漁榜斜日泊商船不見萊蕪長踟躕麥  
秀邊

大梁短歌

日暮徘徊古梁國馬上鄉書斷消息信陵寂寞餘  
荒墳塵沙滿眼無相識千秋青史念縱橫辛苦兵  
符勲業成上客三千誰報主老翁七十可輕生梁  
王臺榭空荆榛回鞭且向長安陌竹帛荒涼事悄

然黃河流水無終極

格調合不多著議論  
是仿元和以前詩

大梁相國寺

古槐門巷少蹄輪花院頻伽烏語新蕭寺車為大  
梁客碑文猶記晚唐人逢僧喜畫灰中字隔日愁  
沾陌上塵貝葉翻殘鐺響絕黃金滿地月如銀

題畫竹冊子

蛛絲鼠跡幾塵氛何意愁中見此君還是故山秋  
夢後蕭蕭風雨打窓間

數尺寒梢莽蒼外四圍踈影暮烟清那能閒兌餘

杭酒裸體畱人過一生

大梁客舍送家仲昌歸夏邑

雁陣忽分散客心愁舉杯今朝孤影去昨夜一行  
來汴水流如昔梁園賦少才十年兄弟意雲外重  
徘徊

衛州道上

袖塵欵段嘆飄蓬舊眼山川再過同斜日千艘淇  
水上中天一郡太行東車雷急碾平蕪麥汴雨爭  
趨茂樹風何似蘇門無怒客數聲長嘯萬緣空

鄴下懷古



風雨罷豪橫。爽氣明。草樹微茫。漳水流。淒涼鄴宮。  
暮。魏武宴樂無朝昏。誰知黃壤。同此隣西陵。一坏  
分荆棘。銅臺春散如花人。始知高築臺。不如堅築  
墳。堅墳尚可保。完柳高臺一瞬隨。灰塵人生貴賤  
皆飄忽。豈必繁華勝。汨沒駐馬荒城。吊夕陽。愁思  
岡前歸興發。

次韻仲佩鄴下懷古

魏武繁華付濁漳。百年編簡思蒼涼。草深黃土麒麟  
卧。瓦冷銅臺帳殿荒。山鳥啼殘歌吹地。野花開  
遍帝王鄉。北朝人物歸何處。獨立韓陵又夕陽。

渡漳河

濁河生清流。磁山夜來雨。古渡津吏稀。扁舟浩無  
主。布帆能使風。居人解搖櫓。到听聊披襟。行樹蔭  
亭午。客子何艱辛。踏浪復踏上。

次韻仲佩滏陽阻雨

西來風雨太行側。失却殘霞半天赤。廉纖未了霽  
霏生。洑流已見平階積。今朝滏水漲一篙。明日邯  
鄲泥幾尺。莫論馬上沾油衣。坐使鄉愁深點滴。矮  
屋孤樽賓從同。正似鳬鷖趨下澤。

雨望同仲佩

眼豁絕沙塵。闌街槐柳新。有時觀去鳥。永日斷行  
人。原上邀乘屐。林邊學墊巾。晚炊憐店媪。裘徑拾  
勞薪。

邯鄲懷古

五步筵前觸逆鱗。書生口舌懾千人。悲終缶進秦  
酬。趙酒竟威信。膽過身深谷。高陵何卒卒。西河澠  
水自粼粼。雄雌事業皆安在。都付春風一聚塵。

夢店

邯鄲日暮塞驢遲。猶似盧生入夢時。仕隱古今俱  
寂寞。青鞋朱紱兩成疑。

邢臺旅思

鞭絲帽影愧三騶。五月涼生迥似秋。流水聲中到  
襄國。殘山缺處望并州。平沙送客無邊路。淫雨教  
人特地愁。秦相繚僧同蔓草。酒酣心折大刀頭。

苦雨懷仁長

舊雨已滑道。新雨仍終朝。他鄉誰共語。四顧心搖  
搖。嗟峨石門山。瀕洞漳河潮。傷我不得去。歸鳥一  
何驕。別酒眼前事。倏忽成寂寥。懷人例少睡。况復  
聞芭蕉。

復陰

黃梅雨止復不止西霞未散東雲起濁河聲怒亂  
雷霆媼龍尾懸半空裏得水兒鷗自作羣飛花無  
定似行人陰晴終日猶難必人世風蓬那可論

### 洗腸源

青蓮花盡葉層層源水清冷尚可醫客裏愁腸無  
計洗憑誰喚起佛圖澄

### 晚行口號

遠樹扶疎草色閒人家多在夕嵐間據鞍一日風  
和雨百里青山十五關

唐人明朝騎馬探鞭去秋雨槐花子午關此足  
頻煩思亦云西風忽送滿瀟雨滿路槐花出放  
關

### 萍沱河

萍沱濁浪沒平蕪欲吊將軍樹已枯倉卒未酬公  
厚意艱難早識帝雄圖暑雲瀛海空殘壘暮雨恒  
州渺故都駐馬悲歌消旅病山榴花發憶黃墟

驅遣史語跳  
過行墨之外

### 恒山劉元石塚

初陽未照恒山西冷烟疊嶂行人迷培塿堆昨棠  
梨樹傳是元石古來墓元石所爲無足奇元石善  
醉真吾師一飲此身失處所夢夢千日妻兒悲當

時設非酒家至棺中人醒誰其知何爲一朝果萬  
古夜臺恐少餘杭娃猶憐封植有遺民孤魂得近  
中山土

所見甚達  
不在翻案

### 新樂

荒城繫馬亂鶯啼新市平林日又西赤伏壇場何  
處是千秋亭北草萋萋

### 定州道中雜書二首

青李黃梅處處同浴鳬鳴鵲自西東溪風濯足泉  
聲裏午夢肩輿樹影中

官道垂楊雨後疎肩人薄板勝騎驢坐來帖妥如  
居室長日能消一卷書

### 清風店

卸馱中山國人家帶短垣市門陳柜妝屋柵放雞  
豚五里長廊店孤烟半嶺村回頭全趙盡雲樹滿  
黃昏

### 望都拜帝堯祠

布毯拜堯祠松間讀古碑衣裳黃黼黻宮殿碧琉  
璃肅肅瞻雲切匆匆就日遲茅茨原帝德璀璨恐  
非宜

遂城道中

萬古龍山路。人烟傍縣多。道非來曠野。日落動悲歌。征鐸時驚夢。平沙更渡河。柴車與水馬。不異舊岩阿。

督亢懷古

烏頭馬角怨難平。失計翻教社稷傾。壯士早知身不返。將軍寧料事無成。天邊浩氣長虹見。陂上寒風四月生。日暮角聲悲吊古。野花叢裏淚縱橫。

五六對  
法極活

敬和家大人示男孚青原韻

膝下無憂乏米薪。閒居勤業與娛親。讀文喜守鳴蟬賦。行已思爲刻鵠人。肉食敢言憎薄祿。朝衣每愧避嘉賓。尋常不欲書官紙。房氏諸郎本耐貧。

送任具茨同年之官登州

形蟾耀彩虎符新。斥鹵天東俗舊淳。莫以官階非省眼。由來岳牧重詞人。暑風麥熟迎齊馬。落日詩成祀海神。九里行看河潤近。公才公望更誰倫。三載田居學老農。何期重聽建章鐘。任延忽別連枝會。王績仍航一斗供。出祖樽罍生慷慨。相逢情話失從容。我來君去匆匆甚。心折慈仁寺裏松。

對雨東張繩思妹婿

汨汨松巔駛細流。瀟瀟簷瓦滌煩憂。雖禁午汗衣衫重。却喜宵涼枕簟幽。新雨頻思故人迹。濁醪還望短牆頭。韓卿希叔情應篤。莫負陂塘五月秋。

腸胃間何處著  
一俗字刺語

中夏恭隨家大人暨諸同好重遊萬柳堂

感懷益都座主

別業猶認城東陲。短驢矮馬趨翠微。賓從雜遝陪杖履。脫帽散髮披纖絺。昇堂坐階百慮盡。野曠靜極吹涼颼。當時謝傅築勝槩。目營心匠真幽棲。培

紅植綠不草草一花一竹皆封題。青山屋上水屋

下院名起草亭精思四景自種萬楊柳。獨樂不列

于娥眉遊履輒作文字飲圍棋。聯句無休期典刑

忽墜梁木壞陵谷。俄頃成驚疑重經故跡墮渺莽。

今之存者徒依稀。度橋已感儔侶散。陟徑更訝蓬

蒿肥綠野。醉白酒家住畫欄碧。幾纏蛛絲繭。舊池

涸。闌蛙黽。鶴鹿柴廢眠狐狸。歲月曾過聚星雪。題

門空復求師資。吁嗟公德並韓富。一身久已關安

危。文章勲業在霄壤。眼前何必論榮衰。死爲閻羅

生柱國。神仙官府非虛辭。至今黃白頰。何馬有如



河漢賢愚知但看古來窮與達景物原藉聲名垂  
日斜以策扣扉去西州終益羊曇悲

全篇跌宕一結  
遂老橫至此

雨中宋又宜招飲書堂即事

倒冠落珮小窓中。簾捲槐陰四座風。此會遂成三  
載隔。浮生難得一樽同。幽情舊雨兼新雨。好景深  
紅又淺紅。醉後擲磚君莫笑。老兵不減昔時雄。

趙少宰招集金碧園

槐藤行盡竹廊通。避地園林絕軟紅。蕭爽似非當  
暑候。清幽殊不類城中。侍郎揮麈真裴楷。孺子升

去甲

堂舊孔融。談劇豈因千吏部。望雲亭上月兼風。

雨中遣興

京師一月雨。閉門如深山。快意委巾襪。頗得腰脚  
閒。竹樹淨新拭。堦砌潤潺湲。市沽足拍浮。瓜桃嚼  
冰寒。涼風向夕多。北窓常不關。以此較襦襦。味自  
殊醎酸。但恐火輪飛好事。求無端。

久雨偶題排悶

炎涼一日欲平分。坐厭朝蠅與夜蚊。地雜將乾未  
乾土。天垂不雨不晴雲。

撥刺朱魚開。蛄蛻鳴蟬聲咽。蚓聲長槐根。卿相頻

遷徙。辛苦經營密雨堂。

早達人乃  
能作詩語

淫潦驚雷一月餘。園池無處不鳴蛙。棋枰清簟時  
時客。茉莉黃昏樹樹花。

清妍  
可愛

水棚瓜市競闌街。負販休儒各往回。白面郎官騎  
惡馬。衝泥不畏入驕來。

衣斑道滑感淒淒。兀坐肩輿望轉迷。回憶金陵好  
廊廡。青鞋布襪不沾泥。

苦雨行

去甲

主

前年夏旱勞龍舞。今年夏潦足辛苦。壩來兩月作  
京官。不吟炎蒸但吟雨。誰家臺榭愛清涼。何人局  
促嘆環堵。南方已無一寸苗。此地甘霖賤如土。  
圯墻淋慢棲烏驚。玉女一笑天夜明。杯空燈盡斗  
無力。釜魚竈蛙何縱橫。吳綿已棄重被體。卧聽竹  
中水。瀾瀾莫憚來。日油衣行長安。納刺無陰晴。

月夜獨飲

錢髯江已為鬼趙郎。秋復林居照眼空。好月對面  
少。酒徒茂樹無孤花。棲禽多同林。競芳等儔侶。相  
和勝友手。為人必聚散。曾不微物如夜久。衣裳淪

語格頗  
近東野

近東野

借法

郭外書事

陳子明

、即、日、涉、筆、便、是、爲、國

抛青

前身蘇玉局  
定不妄嘆

高粱橋即事同用微麻韻

鴉飛

塵沙

100

君輩

幾人

嚙指

不見

調兵

安樂

\_\_\_\_\_

情矣。

且傾倒夜過舒堯文覓歡非故憐一笑手拋書移床月方皓

中元夜對月書懷

新秋好節月初圓。繡佛虛窓坐悄然。志士無成起中夜。美人不畫感流年。宦情鄉夢閒相亂。幽梵疎鐘靜故傳。何似兒時邀小隊。綠荷燃燭市門前。

晚過倪仲佩作醉歌

黃昏信芒履。閒訪邊孝先。藥爐薜鉋置。窓北鳥聲竹簾人。蕭然五經已。是腹中物未妨。廢卷常高眠。草堂夜氣清。如潑槐花松子床。前落撲滿尚有清。

壬申

太

銅錢不買濁醪計。真錯閉戶半月。世事疎愁多漸成。王白鬚。偶來相就飲一斗。仰見明鏡波新舒。蟹膏滿殼酒清甕。細擘玳瑁傾珍珠。觸屏不鷹從倦僕。玉繩低轉聞啼鳥。深杯急盞輸肝肺。豪氣何異劉與蘇。耳熱舌強語無次。昏冥竊恐非良圖。朱門濟濟段薛徒。低顏避席甘殘餘。侵星上馬夜歸寓。入室炬火驚妻孥。舉體拭汗急澡浴。就枕無寐心踟躕。來朝餞客晚折簡。何者當疾何者徐。年少得途真自喜。視此閒醉應虛切。

如此風神非蘇黃  
一輩人不解道

送賈玉田南歸

落葉歸人亂。臨歧惜賈生。未承宣室召。却作洛陽行。斜日砧連巷。秋風角滿城。功名唐駟命。離別益綸情。祖帳慈仁酒。征鞭泰岱程。萊衣遊暫脫。姜被念仍縈。汶水新詩瘦。淮山舊眼明。東籬芳早菊。南畝熟香秔。短褐儒雖賤。長江簿豈榮。從來丈夫志。不隱即公卿。

送夏山人雲歸里

暮天搖落葉辭林。對景縈人去住心。無限秋風吹送處。健兒盛策女郎砧。

壬申

光

研丹吮粉久。長安剩絹餘。綾一橐寬自笑。平生履見指。今年不慮襪材難。

調笑  
甚雅

壯遊如夢百憂并。忽忽垂楊左肘生。底事桃花同被酒。洛陽城裏過清明。

我憐痴骨裹朝衫。君去寒江羨峭帆。誰道人情異禽鳥。秋來梁燕亦呢喃。

西城別墅十三首

石帆亭

白磬截江流。孤峰見齒峯。明鏡列屏風。危亭坐超



忽同此一片帆勞逸判秦越

樵唱軒

齊烟通軒窓樵歌出莽蒼尋聲近以遙漸去前山響悠然接無言天風拂虛幌

半偈閣

身是摩尼珠心似青蓮色飛閣仰清微諸天在唐藪底用無生鄉燈前繡彌勒

大椿軒

春秋各八千奕奕比新植笑伊楚冥靈歲年何偏久雅戀漆園人從來感相識

雙松書塢

亭如兩蓋張屹若雙龍峙雨鳴塢口濤風洒窓前子盤桓晝寂寥書聲有時起

小華子岡

浮靄浸崇岡布毯衣裳冷疎樹網月光犬吠夜逾靜手把芙蓉杯用心在清景

小善卷

白雲棲門扉碧泉瀉琴瑟微聞誦經聲桃花午流出石筍儼長人欲入畏呵叱

坡公有云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又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三四兼有其妙

春草池

草色青袍深波紋素羅動春雨夜來多芊綿目先迷無句咏池塘西堂忽驚夢

三峰

中峰聳虎牙二岑凜插笏不須持火登舉頭及星月却立咽華池蓮花滿心骨

嘯臺

落景明高臺散髮隨遐矚偶寫清角音秋空下鴻鵠中人不足言飄風鼓林麓

石丈

頽然卧苔衣身積萬古綠作勢橫危峰應彈響哀玉時感飛仙來於茲垂兩足

竹徑

不可無此君夾徑栽數畝婢僕處士梅糠粃先生柳何當捉麈尾幽籟散樽酒

綠蘿書屋

當戶青扶疎遮屋綠虧蔽猿猱攫鬚盤屈龍蛇勢未護丘壑姿攤書日睥睨

次韻趙少宰九日妙光閣

老寺城西路重來舊感增跡漸朝請客心折懶殘

僧劫火明二世香烟悟小乘殷勤妙光閣又是一  
年登

米米花盈袖。飛飛雁滿天。晝繞羊胛熟。節及蟹螯  
鮮。酒浣寒衣重。風禁破帽偏。侍郎新句好。應繼渭  
南傳。

### 對菊

猶記東籬下。携兒摘薄金。忽明燕市眼。偏繫楚人  
心。纒絲綠盈手。嗅香黃簪。從今掃愁帚。拚得  
秋斟。

### 長椿寺

為禮歸空上。影堂詩情閒。過已公房未。須置酒  
彭澤。乍可持齋學太常。柏子樹斜寒有月。蓮花漏  
盡曉還霜。碧巖一覺香烟夢。惆悵三生舊省郎。

### 除夕

宦途鄉路兩迢遙。無睡心情耐此宵。畱客金尊新  
句續。下簾紅燭舊寒消。痴獸賣盡謀仍拙。磊塊澆  
平氣不驕。珍重隔年酬酢久。難人休促紫宸朝。

士申稿終

野香亭集 癸酉稿

合肥李平青丹壑撰

### 正月十五夜書事

春箭迢迢放夜時。隔年圓月又窺帷。且尋好事消  
塵慮。莫向元宵作酒悲。翠袖當爐嘗芋早。紅油塞  
路看燈遲。太平秧鼓新成曲。不唱邊關寫怨辭。

### 倪仲佩生日長句

節候瞥過傳黃柑。探春宴起思盍簪。會稽內史值  
初度。弄晴風日梅花酣。韶華只憑一笑挽。勿因絲  
竹蒼鬚鬢。養生四印手提贈。口中不使秋毫含。此

語雖慙願俛首。引年自可齊彭聃。憶昔聯鑣向洛  
水。芳菲爭勸人停驂。是時元宵後四日。為壽正及  
波拖藍。豈辭吹笛效李委。還為度曲尋何戡。草裊  
葉幄戀烟景。留滯不覺三眠蠶。無端微祿催疾走。  
暑雲汗雨非吾語。照壁見蜩固足喜。白鵬側腦心  
終快。劇憐旅寄周旋久。歡場愁陣多同擔。紙窓竹  
屋共佳趣。篝燈斐几霏清談。烏蟾轉眼又今夕。能  
不拚飲金漿甘。酒深舊會忽繫念。恍疑猶在嵩山  
南。

早春雨夜同人小集

數聚興無厭春盤次第添相酬詩繼緒一笑酒連  
淹子夜寒生座東風雨濺簾醒狂兼醉罵適意亦  
何嫌

贈邵仲英

書記東陵秀全家寄一身揣摩懷弱息館穀奉衰  
親草聖本爭道醉侯緣守真久遊非不惡猶勝故  
鄉貧

寄壽宗老維發

三年鄉井居日夕過翁門竊附趙郡系許叙錢塘  
親宗衮篤支幹接遇何殷勤春風動陽和花樹開

不來面

二

芳樽同上慶老堂調笑兼卑尊石床琴瑟靜烏几  
圖書陳徜徉志願畢詎思走蒲輪曾孫生白髭再  
見摩銅人豈徒摩銅人當是八百身姓名在瓊簡  
雙目明綠筋自得後天老不待吞五雲

司馬叔招同仲佩仲英友聲碧山西園小集

分賦

近喜頭風愈閒愁髀肉生春來思上頓清夜最關  
情寒具邀相過偏提緩自傾真憐步兵酒多爲竹  
林營

賦得新柳

芳樹誰教管別離一年又遇仲春時雨侵欲弄黃  
金色風緊初舒碧玉枝漸作紛披林立早幾經粧  
點絮飛遲依依只似江南畔細霧輕烟繫我思

次韻仲佩題小齋之作

蠻觸連疆國庚辛接檻居投閒吾事了得友世緣  
疎岑寂寒棲館蹉跎隱退廬聞人足音喜踪跡似  
逃虛

題邵仲英齋壁

朱墨燈籠白板齊爐香茗椀對談鷄黃庭久感空  
中語慚愧平人拂壁題

不來面

三

花朝小集

一半春光遠念縈去年今日奉王程未閑陟世言  
詞拙忽漫逢人禮數生齒長恐酬新歲酒花開能  
起故園情何當又近金錢會早聽街頭喚賣錫

題袁中江小像

誰向生綃寫照來丹青名士過江才劍鋒未盡猶  
堪試莫漫人前斫地哀  
龍雛新進已齊墻作勢居然萬丈長他日箇材能  
見取清音不惜奉中郎

送李友聲南還



曉來微雨歇枝頭鬧啼鵲此時客中心縱如乘風  
船人生真集蓼惟貴審所便豈能等禪風局促成  
華顛春風吹柔桑淮上應蠶眠懶獻北闕書憶我  
南山田羸驂不相棄仍得承師鞭花朝醉魯酒清  
明卸吳綿到家熟櫻筍近郊好林泉野席漁釣聚  
大被兄弟賢爲話隱居樂播播已旌懸惆悵戶限  
人放筆空茫然

長安清明

淮海清明記眼前柳條黃軟又經年往來塞巷推  
車壁倉卒逢人揖馬鞭何處官衙傳蠟燭誰家庭

院試秋千宦途不作芳春事投刺歸來忽惘然

三日同仲佩仲英

燕市燒春倦曉新名花乞叩買須頻且邀張丈殷  
兄出閒作清明上巳人馬惡衣香騎嚙鄰鳥呼酒  
煖勸沾唇東流襖飲尋常事生怕韶華似隔晨

暮春雨夜仲佩仲英兄過

朱魚唼萍末小桃搖微風忽訝緼袍冷那知雨從  
東埃翳條洗滌蕭爽欣盪胸晚寒鎖銀蒜疎燈初  
簾櫳門前人響屐疑是求干踪果爾楚然來頗喜  
襟期同何辭墊巾迎下階明雙瞳把酒相扶携

煩童與筇漏箭正苦促泥飲無雍容平生酒膽豚  
但恐駝囊空况值斷金契飛英寧有窮曩者江南  
嘶關伏厭轉蓬沙飯乞村媪水宿偕漁翁夢接舊  
儔侶醒仍羈旅中哦詩連租船沾濕愁孤篷豈期  
燕市春二客得過從底事勿復道哀樂何時終今  
聽簷瓦響顏頰真須紅

題籬間花樹

檐上殘春尚可憐鄰人雅意不論錢蒼頭解識花  
情性爲取西山裂帛泉

黃四娘家惜落紅崔生園裏怯闌風何如鹿眼微

關鎖留送飛英下賞中

不寐

燈視殘篝夢不成枕函虛喚趾離名九華半倚寒  
如水愁絕送春風雨聲

晚霽寄訊仲佩卧疾

霽景暝色佳有餘纖埃無復生堦除短檐幾處響  
餘滴殘陽猶隱牆東隅金鱗照沫殺紋細竹屏映  
沼花紛敷好懷不向韋二說要與張八談樵漁治  
具已倚志和婢折簡更命方回奴那知忽作吳吟  
客消渴頭風正煩劇殷勤葛菊手封題致語還應

憂戚君看久晴碧翁老豈免風雨一蕩滌日出  
依然氣象新不覺從前陰慘迹閒戲五禽悟此理  
腹中自無膏肓癖幾欲携酒來牀頭勿學裴郎卧  
向壁

題香林亭 妙光閣後

倦遊欲唱望江南初地頻過悟碧巖日午鼠姑風  
乍緊香林亭上脫春衫

書懷寄內子

分襟時速又恢台油壁將迎鄉里來失笑驅馳似  
瓜代秋期還返趙陽臺

細襪宮鞋繫遠思手中書信夢中詩殷勤相勉青  
宵步不比蘇家織錦辭

聞鶯

院靜微風揭畫簾黃紬半覆細寒添不知何處秦  
箏起平地惺忪惱黑肝  
勃磈格磔太紛紛爭似鶯黃語出羣何日東頭竹  
篠飲鷗溪鵲听盡情聞

戚緘子至

燕市依然執手同故情歡喜酒鎗空遊踪相借僧  
窓下狂態文成餅肆中束帶誰人貴縫掖騎驢何

計和薰風田居蠶室無窮好怪爾輕拋一畝宮  
夏日長椿寺

禪喜遲淹對落暉軍持銅鉢世情非茶烹裂帛湖  
中水飯採歸空塢下薇綠樹侵廊留客晚蒼苔滿  
院過人稀京華僧俸如官俸却使寒山着紫衣

贈詩僧元恒

髯衲彌天秀詩城欲受降人如謝清晝官部賈長  
江過日惟餐蜜留賓亦設缸開懷水精域一榻借  
松窓

題仲佩堦前雜花

客卿盟主遠籬棚管領幽軒五月秋更熟中郎瓶  
史法老風甚雨不須愁

雨

稍稍潤衣巾瀟瀟正可人細聽簷際溜定勝馬頭  
塵清夢龜茲枕微醺霹靂春還思銅斗飲漲後甯  
湖濱

晴

曲巷危欄小立宜長安清景少人知飄飄綵繡風  
來好渺渺晴空鳥去遲濃樹西遮礙殘日欲流四  
漫失方池菱灣藕蕩江南舫簑笠何時問釣師



瓶荷

蒲槌姪姪送空明低簾高擎各有情銀燭朱房看  
不足微風吹墮酒鱗生

鴻瀾灘頭逐望開鏡湖雨過水平盃阿誰家住芳  
香裡烏榜紅舷日汴汨

久雨

愴怳冥冥入漏天庭前終日有清湍驚風颭樹朝  
眠壓急溜穿厨晚熨寒苔積正宜王吏部蛙喧如  
媚孔都官閉門習懶雖非計欲出何當行路難

執熱書事

炎官方用事大地如朱提赫赫環十爐焰焰騰火  
旗揮扇腕中痛倚欄芒在肌池魚亦涸死豈惟無  
鳥飛屏軀成贅疣袒跣寧畏噉王門雪色蛇豪家  
白龍皮心慕那能近輾轉黃琉璃肩輿何貴人呵  
殿徹九達汗雨注紈綺疎簾透斜暉家人鏤冰待  
情熱終不歸孫登睡初覺長嘯山風吹草裳無所  
用未知誰是非

送邵仲英南還八首

共井比隣事已非燕雲邊柳送將歸九門清漏三  
更雨一夜離憂減帶圍

轍迹窮時泣萬行一官枝指怨郎當未知雞肋有  
何好白傅昔曾拋侍郎

水遠山長故故悲新霜點髩綠消眉潞河雙淚斜  
陽裡作陣西風捲畫旗

柔櫓輕橈意自如東西無復歎彫船窓作草間  
過日絕勝公卿立索書

計程經月歷瘴淮雲樹茫茫逐望開却過蕪城未  
朝飯青山一髮潤州來

挂帆記向石頭城七里洲邊浪未平十日遲淹候  
風色月荒天壓剪江行

天半蛾眉雨乍晴夫人廟口暮潮生交親袞袞皆  
安在不及神鴉解送迎

楚尾吳頭風味殊垂竿四十九鮮鱸相思來往詩  
筒數好倩人傳主客圖

喜夏山人再至

蝸舍新移市未知故人問訊到門遲白蕉衫薄寒  
初中紅桂花繁酒不辭我自仍爲失途客君何猶  
滯入山期來朝處處迎忠恕莫畫風鳶誰富兒

中秋夜感懷

契濶朝衣侍佳時酒罷傾裝綿寒露重迸淚遠仙



清遙憶孤所夜應如此地晴一般端正月隔歲不同情

題夏山人雪中梅蕉圖

梅作小桃紅杏色蕉描斜界倒抽株前身應是王摩詰能寫袁安卧雪圖

夏山人仿吳仲圭畫

閒挂笭箬罷釣回谿州岫雨暝寒催三豕山水都零落又見梅花粉本來

入城口號

肩輿遠城三十里局促果成轅下駒有時道傍試

小憩

小憩兒童褰幙相揶揄祭戰未卜此生事駿馬欲買黃金無歸從狹巷望塵土衛霍重臺氣如虎

社日書懷

倦擁青綾被秋風短髻疎籌歸慙海燕違養感江魚寂寞從頭責頭狂肆髮書社糕兼社酒那不憶

舊廬

古槐軒同人小集

槐軒秋漏感新長小試人懷抱甕香落葉着身如驟雨寒風洒面似微霜未成拙宦稱中隱且博浮名喚渴羌樂器扣頭真一笑吳瑛原勝次公狂

情話稽留慰聚萍樽前莫負髣髴青白波行處人爭席紅燭更時僕觸屏北牖風生雞喔喔東軒月上竹泠泠長安儘有飛英會不合髡心但坐醒

戲調袁杜少失輿帷

沿墻埋竹簽一夕床數移隄防貴深慮古人不我欺漆園老寓公做吏同襟期粗營四立壁踈短比藩籬自念鮮長物暴客來奚爲俛仰但局促出入少威儀獨賴平肩輿腰脚便所私輿飾不草率四圍吉貝施身雖兩夫舉氣已八騶隨苟非朝會行堂側多閒支牛衣與青氈兼視無等差平明未裹

來面

士

頭門者白失帷乍聞已足怪再審尤成疑不意此褻裂世人亦好之迂公飲夜還抵家驚偷兒反得其羊裘每歸必故遲異日與更遇庶幾或有遺但苦空輪箱及達應被嗤譬如壞壁障破屋艱修治何殊阮嗣宗爲政東平時遠城借駿馬匆匆當訴誰安安果鳩毒奔走職所宜往時顏先生安步驕車馳

重九前一日與仲佩飲懷邵仲英

蒲城風雨愁騎孤出門噂噉安所如身成秦贅百無益頭要責人時易徂經營笑倒伯龍鬼蹭蹬開

殺劉桃符頗怪寂寥得慰藉會稽好客古丈夫爲  
言我輩本豪快骭髀勿復煩嗟虞僕射何如飲酒  
樂無聊且可爲鴻臚黃花入簾蟹有味堆盤寒具  
來精厨大盆共啜三百杓老死欲作陶家壺西湖  
書記吾酒徒片帆飄泊浮淮徐悠悠秋水清而姝  
一月不見空中書安能白日生羽翼狗竇坐致光  
郎呼來朝登高念吹帽望遠撚斷吟詩鬚

九日妙光閣

烏外高亭四角懸糗餼花飲嘆華顛莫希別會追  
韋綬且話浮生過皎然秋請春朝曾幾日吳頭楚

不奈蕭蕭

十一

尾又三年從來爲樂惟重九不在東籬也可憐

漫興

秋俸初分足酒錢冷官風味已如仙綠蕉紅桂匆  
匆過又與黃花叙隔年

題齋壁贈仲佩爲衣

捫虱軒幽迴絕塵水南水北對床人不須插竹編  
籬隔留取墻頭過老春

和仲佩對菊

暝色簾櫳坐悄然名花壓擔買霜天久拋籬下頻  
相念忽到樽前絕可憐妨袖低枝斜更好背燈寒

影望無邊不愁頗領窮秋裡正讀離騷第一篇

九月望後獨遊妙光閣感懷二首

寺門入荒寒下馬踐枯葉殘僧幸無恙相見頗心  
慨傑閣登已頻危欄傍猶怯周妻與何肉爲累笑  
近業紅綿去舊著白髭感新鐸欲詢戒定悲滲漏  
愧顏頰

空亭鵬脚古斜日明籬根手拗黃金花悠然詣隱  
淪昨歲重九宴此地延交親今來已陳迹忽如隔  
世人未知明年秋當復誰開樽香厨進糗餼令我  
鼻酸辛

不奈蕭蕭

十一

夜過仲佩率爾賦贈

芳菊如黃金明月如白銀眼前便是巴家富世上  
勿笑原生貧粉壁油窓不可唾三脚木床幾人坐  
此地非與清闕殊淮山在口誰能那君固行歌念  
考槃我亦深知鮎上竿空言成佛先靈運四十餘  
年費木鑽

以菊花數本分遺西厓

龍腦蜂鈴索笑新油窓西日煖如春回頭老圃荒  
畦裡早雪殘霜愁殺人  
手拗寒叢忽相憶不辭壓擔遺長鬚羣家儘有閒



花樹要得新詩換幾株

夜歸與仲佩閒話

草帽塵埃有底忙歸遲霜月上虛堂倪迂應飽牛  
心炙巫媼徒甘厚朴湯傳癖書淫閒遣撥草顛酒  
聖笑郎當踈鐘喚醒江南夢挑盡寒燈話對床

題倪山人集牡丹冊子三首

長壽街心騎似雲暖風香土買斜曛延州道上知  
多少蕪沒樵蘇總不聞

五素千紅日倚欄寧知節過有摧殘何如三尺生  
綃上留與兒孫歲歲看

東坡

古

錢上老手去難迴失喜誰傳錦被堆記取春時尚  
杜處紛紛蜂蝶入門來

題畫馬幃子

北風聲發谷廣堂突兀鷲鳥屏中央目如愁湖立  
日借胡刀背戟拳握霜韜威歛猛飽不颺初疑神  
俊無羈防森森殺氣生雕梁近觀始識工師良慘  
淡粉墨追馮姜吁嗟掣臂知何方側腦虛愛青天  
長超然誰致雲夢鄉凌霄赤獵參翺翔下擊鵬雛  
如鴟鵂儀同新拜驕鳳凰茂陵少年空相望

題崇效寺雪塢上人房

老寺傳貞末荆榛細路通禪房不知處法鼓偶隨  
風孤塔松聲裏寒山暝色中初經鐵門限欲入怯  
張弓

一笑叅花落蕭然結習稀能分吉祥飯真欵道林  
扉纏馬閒無絆羈騰飽不飛春風生講席來看着  
紅衣

宛平相國別墅

丞相林亭許駐車軟紅咫尺接烟霞雲陰近牖樓  
無地寒色憑欄雪萬家春到羊眠洞庭草人稀鳥  
啄日南花鄭公勝槩隨心目不數諸園洛水涯

東坡

五

月夜醉吟呈同好

終日食餽鉅鉅鉅無所爲每看明月上書幌便尋  
酒敵相追隨世態方矜中風走予獨同魚在笱  
出戶不言溫室樹逢人但指吳興口長安違時多  
闕新鬱養強孰花如春昨宵偶買一二種橫陳左  
右排冬溫白頭史官勿復道劉石平交且傾倒一  
生祇有樽中謀猢猻入袋非吾憂

至日雪

白戰灰飛候朱門罷曉趨同雲迷晷景一線失規  
模微徑行隨滅溪池看漸無敝裘知未穩好去酒



家爐

次韻叔父至日雪

乍看陰極六花凝瓦鏤魚鱗月萬層腰曲寒衾三  
尺鐵膝搖孤榻十年燈灰香滴酒騰微屑風緊開  
簾颭碎冰慚味撒鹽追謝朗閒宵幽事繼誰曾

再題用坡公韻

灑窓初作雨纖纖歷亂俄驚氣漸嚴海上神朝蛟  
迸淚庾前兒戲虎粧鹽馴猫戀熱閒依榻歸雀禁  
寒晚觸簷却憶柴門扶杖立冥茫不見蜀山尖  
小會歸休逐曉鴉輪翻縞帶響雷車天虛不夜看

宋齊

共

明月風定無人掃落花梅信未生東閣興李粧先  
試玉皇家北臺名句真千古學步殊慚手八叉

賦得凜凜歲云暮

燈火青熒四壁空紙雷又見走兒童春微未許催  
銀箭月轉猶看挂玉弓酒吻已憐舉拋打歌喉只  
少唱玲瓏歲寒恰有同心聚雞黍殷勤話土風

除夜同人分賦

卜梅花下數嚴更短燭孤樽坐徹明好客不殊淮  
卜聚鄉心偏向酒闌生遶街腰鼓寒相亂比屋松  
枝蕪有聲惆悵未乾傷逝淚一家煖熱遠含情

又二首

剪却燈花倦眼明擁爐坐久放閒行驚心爆竹降  
車戲觸迂熊兒驥子情

搖膝支頤事未成蹉跎漸欲重功名從今把筆須  
豪句一洗平生寒乞聲

癸酉稿 終

野香亭集

合肥李平青丹壑

甲戌稿

人日送沈雲襄

憔悴吳興客蹉跎上計非酒無平昔量帶減去年  
圍人日思淮水春心滿釣磯恐因芳草滯未到綠  
時歸

十三夜同人小集

應節黃柑細顆盈坐深婪尾旅愁輕早花艷似矜  
春態臘酒濃於作宦情放夜月高消燭淚試燈風

緊下簾聲鄉音有伴拚泥飲莫使江淮遠夢生

十五夜再集用清虛堂韻

交親易散真博沙盞簪恰喜逢休衙明月上堂燈  
按席下影萬影芙蓉花盛時客況比啖蔗怪底節  
日多離家相邀汝社每不爽有如及晚投林鴉清  
狂自得雅吳語歌聲宛轉詞滂葩酒船數帆行且  
止芋郎一飽分春茶探官嬾從麵鹽卜試鼓聊作  
漁陽撾夜閒欲出踏塵土髮垢猶恐勞搔爬百枝  
千炬果一瞥東方日出堪吁嗟人生一世亦如此  
白雲滿眼懷朝霞

十六夜杜少見過同賦長句

犀垂簾押夜風增小聚虛堂伴侶仍衣上浣痕人  
日酒辭間寒影去年燈冰銜靜似東林寺菜把清  
如退院僧不有漆園同志過良宵鄉思正難勝

壽仲佩

移居淮海客繫籍洛陽人五畝山陰業三年帝里  
春千金謝家秀片玉郅詵身未脫囊中穎真成席  
上珍帛鬚談自解墨髮草能神都養寧終滯鋤經  
不久貧鳶肩酬志易牛腹著書新賭酒寒宵雪巾  
車綺陌塵老兄微感激小子舊情親齒等劉和白

交深雷與陳重吟提印語又過落燈辰莫以冰銜  
冷他時願卜隣

哭彬兒

賜于合肥

病未知時沒未明夢中猶覺掌珠擎方圖半面思  
千里不道三年已一生青袴頓拋兄鄰去紅綿空  
歎母孺成鍾情莫怪王戎哭試聽呼兒谷鳥聲

次韻龐雪崖水部早春詠懷六首

委巷人烟少幽居老寺西愁消朝鵲噪夢破午鷄  
啼微興初思出清樽正可携遙憐江北草新綠接  
隋隄

病起畏虛室澆書慵早興花雖遲閨發詩自逐年  
增寂寞風雲契艱難爾汝朋招尋腰脚軟憑仗一  
枝藤

金勒兼烏榜前春記往還穀紋南楚水眉黛北譙  
山農圃邀皆至林泉日不閒何時鞋襪去延佇損  
朱顏

微雪風消後斜陽下小軒未須瓶作屋真覺市如  
村宦况嗟捫足途人笑閉門惟應春燕返茅棟偶  
聞喧

不異東方果乾枯只在枝年侵鐸白早意嬾踏青

甲戌

王

遲班史貧寧典裘詩好自知風塵無籍在又滯五

湖期

朝暮高堂念鄉書春未來心隨黃鵠舉眼向白雲  
開過日消殘卷違時托一盃龐公能好我中隱感  
追陪

盤山九詠

石門

巉巖豁一門其寬不容臂怪石蹲向人磨牙欲飛  
墜何處仰中盤風鈴語空翠

清涼不

誰削白芙蓉瑩如明鏡滑陸沉口不言自具清涼  
骨却笑豫章者執熱何時歇

漱玉泉

泠泠激雲確珊珊瀉簷瓦初疑神漢生乃在卓錫  
下日夕寒琮琤濺珠真可把

杏花阪

可憐紅粉年浪擲蓬蒿伍活色與生香風裡愁無  
主不逐馬蹄塵去作龍池雨

龍首巖

蜿蜒樊川龍曾聞飲渭水行道幻爲山綿延六十

甲戌

四

里何來石尉遲窺頭正相似

松坳

蕭然白足僧不插紅塵脚松風頭上聞松子懷中  
落坐具茯苓深經年廢芒屨

秋月堂

堂下清翠光堂前秋月靜露冷閒無人滿地箏林  
影天風忽送來笑聲在西嶺

巢雲軒

一東還一西半山時半水紛紛暮不歸袖入層軒  
裡莫作無心飛常依不住子



一覽亭

結茅界笋椎孤亭俯高鳥睥睨四天低兒孫衆峯  
小遙念城中人夢落青溝道

題周安期寫真

細雨斜風下釣遲手持銅斗醉無時忘情目送流  
波去過盡槎頭總不知  
舊隱潯陽早擅名誰能折簡致君平披圖記取崖  
邊路好放扁舟雪夜行

都門竹枝詞十首

人日初過作上元携朋燈市小畱連冷官欲買花

甲戌

五

燈看二月纔當領俸錢

五層盆子架青霄寶塔珠簾一霎焦肘足相挨都  
不覺布衣塵汚貴人貂

女伴金箍燕尾肥手提長袖走橋遲前門釘子爭  
來摸今歲宜男定是誰

白雲觀裡致漿回白雲觀外起飛埃戴竿跳索般  
般有不爲真人也合來

芍藥丁香夾道排梅桃杏李一齊開剪裁不費春  
工力又勝三郎錫鼓催

清明佳節柳條拖放學兒郎手折多早送爺娘上

墳去好尋閒處打陀羅

棚底層冰一百車端陽已過少榴花葛衣紗褶新  
興樣穿往河邊看象牙

昨拘促織水關頭鐵口銅鉗賽餓彪賣得粉侯干  
百貫青煤老米不須愁

刻餅分瓜几案陳團圓同拜月光神歸寧阿姊夫  
家接目送那知小妹嗔

馬上雄兒結束豪匆匆街市每相遭絕無一事朝  
還暮只自看他意氣高

懷洪昉思

甲戌

六

夫子竟辭榮西湖卜築成誰人下車揖何處摘船  
行亡豈同張儉狂寧負寶嬰清宵思故態一笑絕  
冠纓

花朝雨夜懷邵仲英

夜雨瀟瀟感索居懷君輒復愛吾廬綠荷香裏吟  
歸興紅杏繁時見手書北地酥梨嘗亦好東頭竹  
篠飲何如自從被酒花朝後不過黃墟一載餘

雨中種樹

久少飛英會閒持種樹書寸泥春閨後小院雨來  
初拂瓦枝條軟纏根薜荔疎主人能愛惜會長寸

園餘

上巳馮勉曾招同表杜少龐雪崖飲集花隱堂

故人閒意惜春殘偶對名花約共看肯遣羈愁消  
上巳不妨酒債滿長安忘歸西日中厨美解襖東  
風兩袖寒真喜同遊劉與白觥籌珍重盡君歡

初夏書懷

笋味茶香旅病清紫藤紅藥又關情萬緣每向吟  
時斷百感偏從酒後生仕類痴兒圖作佛歸如貧  
子慕傾城盤絲自裹憑誰理合鐵難教一錯成

贈唐生綺園

兒稱近執經於生

袞袞爭趨庾亮塵劇憐唐勒獨相親壚頭酒債須  
微祿卷內詩題少貴人雙屐方笻偕小步魚鐘粥  
鼓共南隣多慚弱息添丁質也坐扶風帳裡春

閏五月初四日 瀛臺

御試賜宴恭紀六首

螭頭晴旭映瞳矐天際瑤池一望通渡盡蒲灣齊  
肅立泠泠仙樂五雲中

饌玉豐盈出大官華裊藉地坐來寬殊恩獨念  
舒長日 中旨還宜恣飽餐

水殿荷風香滿襟長廊無暑竹林深天顏咫尺  
含毫怯未敢掀髯肆朗吟

黃帕瓊觴賜日斜真從天上酌流霞沾唇已勝  
金莖露猶有頭綱八餅茶

安穩蘭舟兩槳輕垂楊夾岸晚波平紅霞一抹明  
金碧如在仇英畫裏行

碧藕冰桃浥露滋歸鞍珍重馬行遲入門先發青  
絲籠也使恩波及婦兒

送丘季貞洗馬假歸淮海

吾愛丘夫子閒心薄一官新裁水田服竟挂兩梁  
冠榮比逍遙隱時稱勇決難秋風門下省歸興感

鷓鴣

無恙門前柳平安湖上居輕舟將下水計日到淮  
徐斲藥何山好求田近海餘行窩知處處爭逐小

籃輿

書懷

竟抽手板事非難爲奉親歡強自寬短氣雞壇青  
鬢換靦顏鵷列綠衫寒窮途未免詩多怨歸夢偏  
教夜易闌自顧頭銜成一笑却從塵土羨麤官

秋海棠



涼風初墮膽瓶蓮又感名花觸目妍  
墻脚雲霞開一笑山中紅粉夢三年  
碧雞坊裡含朝雨濯錦江頭散晚烟  
便學徐翁作窠住醒鬆醉軟伴秋天

送王汝敬同年省覲歸里兼題寫真

好去王中允辭榮有老親竟爲五湖長  
眞作九仙鄰興盡青門酒歸仍白社人  
劇憐倦遊者岐路獨沾巾

慈竹欣長日高椿及盛年承顏戲萊服  
戀闕夢花磚父老迎龍種漁樵識輞川  
惟應與裴迪謂李消得此林泉

小春雪霽侍直 南書房

倬直晨趨雪欲殘清嚴禁籞引中官  
氣蒸漸溢金莖露日近全消白玉欄  
秘閣儲書容散帙御厨分饌勝調蘭  
小春天上陽和滿不信人間霽後寒

送同年余崑洲侍讀假歸南海

延英酬析感三年荔子枕榔夢裡天  
去矣誰憐青鬢換蕭然仍似白衣還  
蠻烟覓路逢龍吏漲海哦詩趁蜃船  
適意西清初罷直鷓鴣啼徹日高眠

次韻戚緘子將歸書懷六首

碌碌東門候戶限又三載何處息勞筋  
鄉心落淮

海白鵬觸樊籠難於洞紙鎧攬鏡羞故吾  
青絲靜中改

田園極不忘紛華難久止歸爲足穀翁  
去偶鴟鵂子思之已爛熟此語眞而旨  
曹事吾不知誰能共料理

窮巷世情寡過門冠蓋稀賴有素心人  
高論忘朝饑但解味詩瘦未慕如瓠肥  
早達偶然耳鄧禹毋相譏

夢中雙白髮遠懷不可抑轉羨外君榮  
晨昏侍寢食雖誦清白誠空憶中門側  
官貧好消息爲計亦

已得

戚生瓊樹枝塵埃聊一宅載刺每盈車  
爲文動成百本無美魚情謬謂噉名客  
閒續還山吟羈愁風雪夕

浪遊豈長策樂事輸江鄉况感嚙指痛  
久缺堂上漿放船泗水綠到家春酒香  
笑伊乾沒者築舍空道傍

懷王司直

不見王郎久寒宵夢故居未能謁官長  
且復偶樵漁桃葉華燈舫鍾山禿尾驢  
三年吟醉地惆悵手



封書

衡麓比部招同諸子小飲偶成長句

猛風三日天空清門前馬蹄踏鐵聲硯冰手冷靜  
搖膝塵螺局促無所營仙郎好事煩折柬糟牀新  
注聊將迎樽香炙美地爐煖殘陽斜映油窓明當  
筵觴政厭瑣細氣飲六博原平生放膽不惜作劉  
毅袒肩正喜從公城憑陵乍脫彥道憤調笑幾絕  
淳于纓年來官興真食蓼飢散乾沒非吾情有時  
瞪目發狂語顧盼不覺傍人驚呖訾粟斯浪自苦  
何如大叫千秋亭愛君磊落遺世俗嗜好盡遣惟  
杯鎗胸中塵滓賴湔濯玉山一倒羈愁輕梅花點  
地月照席出門已見參旗橫一斗一石固今夕墻  
頭還約過瓶罍

歲暮雪中小集言懷

餽歲畱連偶主賓玉梅花亂酒沾唇乍看暮雪如  
催臘不道春寒尚中人籠鶴二千餘里夢隙駒三  
十一年身頭銜依舊心空壯無計緘書慰老親

自題小像偶集放翁句

富貴深知欠面團書生老瘦轉酸寒閒心自喜渾  
無事十五年前舊史官

甲戌稿終

甲戌

士

野香亭集

合肥李孚青丹壑撰

乙亥稿

敬懷兩大人

麻衣記送潞河霜跪起牽裾泣萬行漫道三年殊  
易過有懷一日已爲長真同清獻廬姑蔑未是端  
明臥洛陽自顧不如雙白燕猶能膝下數廻翔人廬先王母墓去歲夏五忽有雙白燕翔集簷間止三日乃去海內作詩者數百家

淹畱秋樹復春花執轡扶輿事轉賒未敢封書奉  
官鮓翻因患執進寒瓜上堂綵服虛箱置嘴指柴

門幾日斜微祿雖霑違色養却教菽水美貧家

題畫

蕭疎林樾紅錯磨峰巒翠識得少華清蘇州果肥

賦  
橋通何處路徑長無名藥日暮窮幽深儻逢謝康  
樂

倪仲佩招飲

清閨才人一事無每逢潑甕即相呼憐君大有稽  
青眼笑我真成王白鬚哀樂中年賴絲竹鶯花春  
夢破江湖平生乞命惟鐺杓多謝南隣舊酒徒

宜園九詠

方湖

春水漲一篙湖光新蕩漾面由不通潮風波自無  
恙樂我銅斗歌勝伊小海唱

東來山

亂點千佛頭斜舒五老臂氤氲蒼欲消突兀飛來  
勢日上金芙蓉蜀山真瑣細

環綠亭

四圍楊柳浪半天榆莢雨但覺翠浮空不見亭何  
處颯然山風吹軒窓時一露

月洲

搗破白玉盤巧界懸弓式平湖夜寂寥高下光相  
逼潮退沙痕明一片寒星色

坐雲閣

不棲白閣峰不宿紫閣樹獨愛吾廬幽時向繩牀  
住笑看秦嶺西日似行人去

擁練廊

杳靄撲溪煙迷濛鎖巖竹春陰濕不收日傍長廊  
宿佇立久憑欄衣裳浸寒綠

待月軒

漁樵各自歸空山絕行跡軒晚花冥冥一樽聊自  
適少焉明月來即是瑤臺客

竹樹

漢上賤如蓬渭濱多比棘截得數竿青結作三間  
室記取春雨餘門徑瀟湘色

釣魚臺

葉嶼復花潭堂堂還策策日得襄陽鱖不數灤河  
鯽多少蓬池人湖山夢中碧

賦得春草

鄉愁極望迥連村一抹高原沒燒痕南浦何人折

楊柳東風着處誤王孫平舒袍褶春調馬斜掩裙

腰雨到門憔悴香山老居士初看新綠苦消魂白傳

妾名春草余時方悼亡姬故有末句

題吳門王節母小照五首

烏衣巷口草猶春青粉墻頭少舊隣不信山公早

黃土傷心竟作忍寒人

回首匡廬滿白雲繁華銷歇嘆離羣只今清夢初

驚後猶似笙歌耳畔聞

華屋山丘幾變遷過江惟剩載書船封湖遏未肯

安在白髮飄零二十年

茅茨鷄黍小淹留鄉里周旋閱夏秋無那歸心逐  
鴻雁稻梁風雨不勝愁

輕帆直指太湖濱得臥田園不厭貧閒寫華嚴肖  
歲月花前自署女遺民

寒食雪夜小集同用寒字

不圖春暮雪猶作十分寒乍得持杯易真忘行路  
難三年逢熟食好節幾長安何限南中思秋千白  
晝看

賦得清明節

清明節曉起聞鴉鳴問爾幾時來帝京弄舌猶作

江南聲不住濃花芳樹裏却今毛羽污塵滓衿粧

袷服知是誰高車大馬馳香泥未知踏青向何處

揮鞭不許傍人窺一月春寒信偏仄移檻挂裙非

我力

次韻仲佩清明小集言懷之作

苦戀殘裘雪又飛清明如夢景全非北人出郭還

愁遠南客尋山即當歸漫引貧交爲酒敵不教老

監困書園粥香錫白東風晚正好江鄉試袂衣

上巳唐綺園倪仲佩見過

清明太匆遽上巳亦須臾蓬池與南澗被襖誰相



呼春如過鳥疾花似故人疎眼中偶然見一枝一  
名姝舊寒倏陳迹拍浮猶可圖求羊隔墻人黃昏  
欸我廬不辭貫縕袍但念樽易虛歲有一定春人  
無一生娛酒酣忽感激請客歌吳趨纔聞鄉土曲  
心已在江湖未知今夕夢得到東南無

送仇滄柱假歸杭州

花時十日雨如塵投綬依然理釣緡憶我初歸桃  
正發送君又見柳爭新倦遊自署無心子飽食羞  
爲逐坐人舊眼西湖幸如昨風光猶得及殘春

衡麓兄宅看探春緋桃用坡公松風亭韻

四年彈指拋江村芳菲別日時消魂羈愁黯黯已  
繫念况乃坐困塵埃昏客卿盟主等珠貝荀香何  
粉誰家園阿大中郎數相見兩株初買風日溫玉  
妃謫降泣清露息嬌睡覺羞朝暾從此春色在鄰  
舍閒隨蜂蝶來敲門洗沐未煩處士護珍重具曉  
東平言清賞不妨置中下渴羗一到須開樽

晚春偕諸同年飲碧山堂

小醺登臨費幽尋數騎通閒情三月飲春事二分  
空自信王痴掾誰私許季同盡憐沉醉好去日苦  
匆匆

東閣三年閉西山萬古青窓虛矜拄笏客散感和  
鯖草沒尚書履花深太祝廳依然華屋在惆悵後  
人經

題畫

不着袍韉不幅巾丹山碧水古遺民莫嫌茅屋太  
蕭瑟多少朱門無主人

題畫冊

一條風景入潺湲疎樹平橋盡日閒彷彿識舟亭  
上望歸帆晚過小孤山

水榭林扉處處通輕舟閒送晚潮紅湖光山色佳

如此惆悵看來是畫中

贈花

容易成幽賞千錢止數株真同對鼂采不異捧隋  
珠烈日炎官傘狂風金鑠鐸一春心力憊半爲汝  
勤劬

醉吟

鹽米南船幾日行門生酒甌每稽程與春無分何  
妨速入世多違大可驚親串莫談三徑樂嚴慈惟  
望一官成長貧偶向人前說又被時賢笑飾名

題階前花樹

雨中婀娜日中酣處處枝條罨客簪一種紅情兼綠意不知何事憶江南

遣興

泥飲平生癖清斟不少停從兒呼彥國任婦勸劉伶長日開春甕一宵望酒星况逢南客宴何可獨爲醒

筋胸

平時慣低眉今日真踏踏興居偶不慎若然傷血脉戚施謔魚蠻蹢躅笑趙楚作書臂萬觔伏枕背千石行若負斗米坐如冠尺璧回顧身即隨揖讓

乙亥

七

脰疑刺揭來容鬢改星星漸相迫既哀髀肉生還嗟肺氣逆三復養生篇蹉跎任頭責

飲潘雪石同年寓齋

巷南巷北日相尋每攪閒眠與苦吟青鏡流年潘岳鬢碧山歸夢老萊心清言便爾傾家釀兼味將無損俸金曩昔屏風幾人在顏朱草綠自升沉

食櫻桃有感

囊珠匣翠久銷磨其奈銀杯羽化何長日正嗟金錯罄忽驚火齊眼前多

水晶鉢裏釘初勻赤玉盤中辨未真記得親厨分

飽食劇憐此日又嘗新

夢逐青衣發籠餐覺來真喜熟金丸只言京國沾唇早已是江南鳥啄殘

梅福韓終競擅場輸他樊素口脂香明年擬買珊瑚樹不向蕭齋種白楊

題表杜少怪石圖

壺中九峯世所珍玲瓏宛轉還嶙峋阿誰割取一片雲丈夫形狀於菟蹲吸酒窪口醉倚根米家揖客元家樽白雲仙人有清福日玩青蒼勝執玉常恐纖兒欲撞壞落墨爲圖取相逐倦眼模糊疑是真幾度摩挲手仍縮雪浪仇池堅不頑放筆令我幽思攢奔走年來腰脚軟何能及爾安如山

乙亥

八

唐綺園見過小飲偶用太白謝東郡小吏携斗酒雙魚見贈韻

紛紛昨暮兒肩摩如魚鱗谷婁段薛自相識眼中豈有墻東人巷南酒伴時一顧日賦新詩寄毫素仇家軟美青州顏吳餉畱君勿輕去三尺如意醉後揮清言落屑驚霏霏暝天愁殺迷途客燭滅塵昏何處歸

寒疾初起用常建閑齋臥疾二首韻



今夏熱稍遲病餘猶愛日候客遣蓬頭調湯仰盤  
室市門足參苓嗟無半千質求閒每不能竊樂經  
旬疾

濃綠漸蔽屋鼠姑已抽芽枝間有結實地上無落  
花手指親藥銚足跡踈酒家時引龜茲枕小夢淮  
泥涯

### 懷人四首

年年歸夢遶東籬過日惟吟許十詩別後相思何  
處最祖香亭上酒盈卮

許仁長

囚飲巢酣無醒時糟丘真不易台司自言死傍陳

暄墓好爲刊吾第二碑

李樹玉

獲惜卿何老釣磯顧予一倍宦情微還思並馬梅

心驛萬里秋空闊射飛

李友聲

契濶西江樂秀才唐山雲樹苦低徊情誰論薦雄

文似領取白衣修撰來

樂瑾友

### 送劉弢子宰長沙

劉郎好少年出宰洞庭邊何處長沙郭南風天際  
船暫爲馮子試不是賈生遷勉矣百城表他時携  
寵錢

### 送馮夔宣之健爲幕

客裡比鄰君最賢無雙書記杜樊川銷魂花月三  
春酒揮手風潮萬里船巫峽猿啼引鄉淚馬湖鳶  
墮嘆蠻烟遙憐真上凌雲頂坡老空成憶蜀篇

### 喜時豐年至用坡公喜劉景文至韻

樹頭初日聞鳩呼乍欣霽色開庭隅時苗未須刻  
木咒方外酒徒今正無三年憶君臥林壑封書千  
里煩僕夫難忘洛陽冶春興清歌相答醺相扶豈  
期愁中忽執手我顏杜瘦君坡鬚踏青舊侶喜無  
恙夏珪揖罷來倪迂

謂倪仲佩夏爲衣

京華名流車轂擊

紛紛眼底皆杭蘇每嗟鄉彥太寥寂相見真欲吟

彼姝但恐貧如齊續女李吾合燭親徐吾何時軍  
持得踢倒同沂汴水兼巢湖

### 題內子畫魚

四年不到巢湖岸應廢轆轤還絕籟夢中秋水送  
人歸覺後愁聞雨淋幔鄉里作畫新涼朝素鱗銜  
尾何逍遙荇藻沫游即千里空明一碧無風潮庚  
辛未許池中蓄終當遠逝巢湖曲寄書洛鯉與伊  
魴網罟紛紛勿輕觸

### 送姚山人南歸

竟去向輕脫真矜不仁尊長消足秋水一葉到柴



門樵牧迎黃綺慈親望尹焞徒令倦游子流歎白雲繁

### 愁霖書事

屋角奔泉檻外流作寒風景閉門愁磨沿行蟻知何往岸上牽船可自由不耐經旬全着屐劇憐五月果披裘清波三尺連窮巷宛似秦淮水榭秋

### 西郭外作

涼風作新秋薄霧晨淒淒陂陀困馳驟猶踏前月泥鷄聲天上聞日照丹陵西行樹三十里迢遞如剪齊上有不停蟬下有長流溪水花與麥秀逐處

### 八乙亥

侵瓜畦村鳩呼炊烟田家分菜蘢龐眉四五老雜坐茅簷低自得安居樂面色無凍梨萬古西郭路一日千輪蹄我行亦未已愧此諸杖藜仰首見青山尚恍中心迷

### 贈唐綺園移居

窮者孟郊忽不貧書船初到通潞津欲效白傅作中隱先訪焦革爲東鄰家具瑣細一車滿板輿帖妥將慈親覓橙移竹必傍牖四松五柳還當門長安僦屋常苦貴經營四壁嗟辛勤公卿縫掖復屠僧比戶雜處如雲屯君今得此亦非易已勝自壯

靈臺人齋中且噉少游粥檻外不起元規塵割種指困古人事以求今日徒趨奔賣文雖是淡生活要足魚笋供晨昏盈餘尚可了麴蘖不教客至愁空樽

### 贈景升丈別

秋風昨夜吹空林候虫啾唧傷人心平明寒雨成窮陰聽君初唱還山吟一條風景東西住委巷相過費芒屨燭花紅淚賭綦遲白袷春衫翻酒污偶來京國小淹留非利非名得自由出既無營歸便速睥睨巫媼真懸肱慈親大耋身六十膝下兒孫盡成立園桑郭田帛千匹大屋修椽不須葺清淮早雁拍波飛羈人夢覺啼秋衣直沽輕舸待明發决如怒隼誰能追黃菊紅萸迓歸客處處行窩信所適何年招隱問東家杳渺南天愁一碧

### 送戚緘子南歸

梁燕生離心林葉亂辭木游子聞秋風亦復思茅屋蹉跎北郭養寂寞東方粟瘦馬馱殘書歸來問慈竹

空持舊銅鏡不照千里形遙憐白雲外目盡淮山青謝去卿相揖失喜漁樵迎奈何短牆頭冷我雙

王瓶

唐秀才綺園

山陰貴公子流寓稱屢空室無王褒烟窓有原憲  
誦能爲和靖養此樂勝分俸標名古人中臭腐何  
足夢

倪處士荆庄

清閼湖海客于鬚真絕倫誤語咤神口用意合聖  
人抱膝鸞鳳嘯瞪目鷄鶩羣東閣勿相吏吾志在  
松雲

夏山人爲衣

山人寫山水墨妙師後苑間作營丘法亦倣梅花  
本據地起夜醉升樓忘朝飯畫院用錢塘定腰金  
帶返

賣馬後戲題

空囊復空倉曉起憂茫茫眼底長物寡商量及廐  
馬羅帕蓋鞍金絡頭霜蹄初刷旋毛秋芻飽牽驅  
當大路市者爲客爲公侯黃衫少年二十餘白哲  
領下生微鬚口評價值兩無競萬人咋舌桃花駒  
幸逢新主如伯樂休論黃金等山岳乘御倘與凡  
馬殊不惜頻馳千里脚老髯奚官前致詞曩昔屢

空今有貲但愁興夫倏告去出戶知君且徒步主  
人大笑持空鞭借驢明日騎朝天

仿林良畫

秋景寫秋天秋園落眼前禽如秦吉了花是傅延  
年孤石聊相倚寒枝且對眠小舍輕帶處可得錦  
衣傳

苦雨雜題

劇憐炎夏似秋清葛袂綿衾各有情三日耳聾鳴  
王虎一旬眼暗失銅鉦

墻傾屋漏嘆辛勤那得房廊直架雲經費難尋玉

錄事偃僂真作祖參軍

蕉葉禁風減綠陰石榴亂似破紅襟荷花茉莉俱  
狼藉野草居然長作林

波紋縠縐沒蒼苔舊雨交親罷往回賴有郎中桑

落酒欵門時見白衣來

謂南鄰  
此部兄

無那關心寒與飢長歌且復坐茅茨傍人莫笑何

時節不作此聲真大癡

用東魏宋  
游道語

肩輿大馬雜車輪爭道官街色怒噴泥濘但教疲

此輩不能苦我閉門人

侵曉城頭畫角聲黃昏鄰巷競砧鳴哀蟲一夜兼



清漏并遣羈人夢不成

屐齒琅琅聒耳頻螢疑星點雨疑塵怪他明月如  
新婦自立秋來總避人

江淮故宅近巢湖雨笠烟簑日釣鱸脚墮紅塵話  
鄉縣止如背癢憶麻姑

茫茫雲霧浩難收風伯誰呼爲掃愁願附臣仝訴  
天帝一年惟有一中秋

### 次韻綺園中秋書事

昨宵符夢白頭翁晴景開顏萬里同蜀纈袍輕嗟  
歲晚巴驢馬絆嘆途窮抄書病後燈成綠飲酒愁

時頗易紅明月無殊去年看依然人臥破窓中

中秋詩惟悴去年人臥病破窓中

### 中秋夜小集

餅如盤大酒如泉正是畱人促坐天每近佳時思  
速到及過良會轉茫然快心見月窮陰後敗意浮  
家委巷邊爛醉無須聽漏板懶朝又擬日高眠

### 砧聲

暗露濕蒼苔夜久清砧發片石如有情寒衣怨明  
月細意叠復開玉腕時一歇響盡無餘聲霜花滿  
肌骨

### 蟲聲

長安繁華地竹肉盛好音誰將歡悅耳來聽凄苦  
吟偶然出燈下時忽生牆陰逞技寂寞中嗟汝空  
用心

### 葉聲

故綠換新紅蕭森映庭戶寒日迴春姿晴天打窓  
雨院靜覺犬行風來疑蝶舞夢落淮南秋詩成浩  
無主

### 雁聲

秋空白如掃慘淡來霜羣孤米動磬磬蘆荻鳴紛

紛嘹唳邊塞月斷續瀟湘雲發聲本孤高不道人  
愁聞

### 送王子指任金筑

青門綠樹黃別酒殊草草殘日盡西南是向羅施  
道短驢過梁苑冠帶辭老親但云縣雖僻寶玉非  
清貧回頭語妻孥堂上勤甘旨音書寄勿遲此行  
且萬里彝歌墮鄉淚秋風吹箐林方憎肘後印人  
稱邑中黔連山動龍鱗刺竹舒虎爪裏蘊紫薑苗  
桶裙紅攸獠不辨人與獸結隊來相迎爲政遜劉  
李幾時成功名生無面團相棄置應荒野倘不憂



米鹽敢望羊兼馬頗聞長官言徵召先蠻中未須  
弔虞詡看騎桓典驄

### 對菊

歲月不可留逢秋且對菊破籬正得氣不數北窓  
竹晚風吹酒瓶霜整喜多肉醉嗅拗碎黃洗手團  
寒綠故園一千本烟旣復雨沐舊識園官勤定遶  
湖邊屋五年朝霞山日縱登高足那知入朝市局  
促籠鵬觸夢斷楚江濱莎鷄泣殘燭

### 壽夏山人雲

風塵共羈旅蹭蹬老官廨膠漆見君意苦樂相揮

解浩歌作南飛清樽即沈瀝願如西那木不汗亦  
不壞願如鐵柱杖堅貞無朽敗持此壽山人諒不  
詫荒怪昨夜夢故鄉朝來忽揮灑畫出江與淮毫  
末疑澎湃懸知茅茨內爭念客行邁賢妻話舊年  
兒曹西向拜賤子前致詞轅駒古所戒勿以遠遊  
惡佳辰發長喟徑須盡百觴枯腸瀉豪快明年擬  
歸田敝冠青門挂連臂蜀山隱同償清淨債

### 徐華隱同年送茶笋二首

酒渴初思七舉杯忽聞軍將打門來蘇煎薛煮須  
先試白甌紅泥急遽開

廉景寺前犀遊地九疑山下錦穿籬煩君相慰南  
烹思正值妻兒晚飯時

### 九日寄山中兄弟

山中酒應熟湖上蟹新肥遙念人初醉爭憐客不  
歸無言日西下獨立雁南飛未必今宵夢能尋舊  
釣磯

### 倪仲佩歸自山東

計左誤驅馳天寒欲告誰探囊無阿堵望嶽有新  
詩握臂鮮于尹驚眠皇甫規祇今論此道應被世  
人嗤

### 晚秋客思

紙閣蘆簾掃地清茶烟香縷把書行負暄簷日真  
無價耐冷瓶花尚有情城外山如南國色林中葉  
似故園聲眼前風物分明是遠夢誰教夜夜生

### 依韻奉酬仲佩銜恤南還見示之作

比儂初看洛陽春把臂都忘旅食貧上巳清明隨  
處節踏青浮白自由身縱橫桃李三义市高下田  
塍四角輪兩月東風如夢覺黃塵愁煞宦遊人  
官舍遲淹四閱春蹉跎秦贅兩陳人伯鸞未肯因  
炊釜長孺猶然嘆積薪失意且談鄉井樂分題多

在雨風辰散盤基局歡場數不向樽前論主賓  
賃春鬻硯事酸辛感激思燒頭上巾鐘鼎未能酬  
不足鬚髯安用羨無倫折腰措大懷多刺雕面兒  
郎焉有塵袞袞相逢相識少日邊何處得閒人  
白雲日斷楚江濱幽信驚傳陟岵人一蝸角名還  
蹭蹬九羊腸路又艱辛從今遂廢遊嵩屐竟去徒  
傷負米身何限焚香誦經痛麻衣血淚漬痕新  
杳杳歸帆通路津寒花猶省送行人述哀袖裏新  
詩本漉酒囊中舊葛巾雙鬢重禁淮海雪五湖不  
夢蘄門春他時擁鼻清宵坐殘漏孤燈最愴神

和仲佩味雪

作態飛飛疎密間去人脉脉廣庭閒細堆玉屑成  
珪璧誰試銀刀刻珮環擁被初禁三尺鐵推窓忽  
失幾重山西街風色南鄰酒那許袁安靜閉關

和雪霽

古梅枝上日光移油帟簾邊風颭絲半硯冷雲吟  
雪霽千簷融溜作朝炊剡溪月落舟歸晚梁苑花  
殘客散遲縱得前遊續清賞祇愁白盡謝郎髭

喜邵陸邨至

白頭老監興多違千里窮交愜款扉一事未成傷

髀肉二年無恙問腰圍細吟南國新詩卷知返西  
湖舊釣磯閒話當時行樂地香殘酒冷尚依稀

和綺園對雪

前度輕微不蓋土此回浩蕩覺初勻汝南故事新  
詩今淮海風情舊酒人白小堆盤邾莒食松明燕  
地枕衾春鬢絲雪片梅花色相對真堪作主賓

雪後侍 家大人讌集敬賦用清虛堂韻

蕭然拙宦愁筭沙苦寒槐柳遲排衙臥遊堂中看  
雪後三年僻巷吟梅花昨宵庭前拜家慶斑衣拂  
拭真還家旅懷失喜親恩過私心欲傲歸巢鴉明

乙亥

辛

燈寒具几席暖佳景玉樹攢霜葩從今頭面且洗  
沐禪貳不敢人前爬何須肥膩黨帳酒未羨清淨  
陶爐茶取漿兒爲上階跌擊鼓客作迴帆過人間  
此樂正非易醉中豈復聞客嗟公餘朝衫奉色笑  
不將癡夢行烟霞

乙亥稿 終



野香亭集

合肥李平青丹壑撰

濟南王士禎阮亭批點

丙子稿

元夕

歲朝逐日薦春盤。又聽歌鐘着處譙。四度良宵非故國。十分明月是長安。酒場隨俗燈供客。宦興從人蠶卜官。正際時平無一事。閒行不畏漏深寒。

十九日偕成竹隱唐綺園邵陸邨夏爲衣飲

集倪仲佩齋中即席有作

卜南子

東風頭髻又新年。燈後花前復此筵。顛飲且追唐進士。狂呼誰禁謝臨川。乍看旅食陳兼味。不信書生解守錢。鄉夢逢春終夜作。卜鄰何日楚江邊。

和倪仲佩早春重過崇效寺訪雪塢上人之

作得松字

贊公土室記前蹤。不改丹崖與碧松。象外重淹春日屐。花間又打午時鐘。謝郎山水心偏雜。陶令杯鎗興太濃。夢裏中峰三百尺。他年瓶鉢許相從。

二月三日衡麓比部兄宅看花得四絕句

塵囂噂噉未舒眉。暖日園林付阿誰。只道長安花

事晚不知春到白雲司

曉態輕香作意開。傲他陶柳復林梅。莫愁烈日兼

風雨。乞取羅生九錫來。

愛依几榻供人眼。不傍青溪與碧巖。記得去年三

月飲。滿身紅粉脫春衫。

家釀頻傾醉阿連。快心閒畫坐花前。年來不作江

南夢。又向東風一惘然。

答趙愚菴

鏡湖卜築久逃名。辛苦囊書事遠行。耐辱定應推表聖。不言幾使失瞿明。酒酣夜月孤峯嘯。琴碎春

卜南子

風一市驚。何限着紅騎馬客。誰知餘肆有邠卿。

喜從孫康事至

客去閒草堂。一日人事畢。梳髮珍黑絲。攤飯養微疾。兒童乍傳呼。咲語循廊壁。忽來中眷孫。喜愈萬

里姪。坡詩今朝復何幸見此萬里姪別已改歲時。居仍舊容膝。每

感淵明言。同派願膠漆。杜甫真見濟王渾。果逢述

從茲共竈炊。不須跨驢出。芳樹流鶯啼。比舍糟牀

滴。領取無邊春。韋家好風日。

午行

樨柳天桃村路長。始隣絕塞未荒涼。牛羊未耜陂



塘水眼底分明是故鄉

古春閨詞

樓外嬌花玳瑁斑。簾前好鳥弄綿蠻。尋常春夢能  
千里。可到遼西四十關。

唐書王歸自中州却贈

衣上洛陽雨。袖中嵩少雲。送行猶雪積。歸到已春  
分。橙木窓初啟。桃花酒又醺。封題舊厨書。今日笑  
還君。

獨往獨來真是上  
乘根器人不能學

和陸村清明

丙子

塵眼瞥過一百六。又看萬戶起新烟。汲泉定夢參  
寥井。應節誰分蹴鞠錢。畫鴨家鄉傷遠道。賣錫風  
日感流年。却遊怕犯嚴城鼓。且對來禽坐冷瓊。

懷成緘子

夜夢江南春。曉憶江南客。當時楊柳枝。又綠長安  
陌。三月手封書。一年望行屐。驚衆太常輿。動色安  
陽檄。古人真可師。錦袍慰垂白。莫謂祿養非時清。  
厭山澤

對雨

頭髮困塵垢。無由快湔滌。一春情所嚮。失喜聞漸

瀝映空始散。絲着地俄鳴。鏤窓紙漬斜。飛盆魚煎  
踈。滴茗添新水。香瓶愛林花。摘淒淒風料峭。瀟瀟  
晝岑寂。象屐閒自蠟。油衣煩屢澣。言尋舊雨交。一  
醉展良覲。

新晴懷黃樹功揚州

綠樹弄風日。青山媚媚。朝來好晴景。閒坐憐輕  
過。豈乏一瓢酒。獨飲空顏酡。相思江夏生。終年悅  
巖阿。夢中招不來。情深廣陵波。花開白土塋。念子  
揚清歌。時無鶯鶯兒。封書當奈何。離官寸亦樂。此  
語真非訛。

戲題斗室十韻

老屋何年構。非亭不是軒。焦先妨肘壁。庾信礙眉  
門。木榻三支脚。茅椽半露根。開窓臨北冷。垂幔向  
南溫。落日雞爭入。然燈鼠競喧。風來塵漠漠。雨過  
畫昏昏。僅足容書櫥。纔堪貯酒樽。倚檐愁敗瓦。履  
地怯危墪。聞見蛙蹲井。行藏虱處禪。莫嗤蠻觸國。  
自有一乾坤。

長安春風歌

黃雲翳空晝。模糊沙驚石擊。紛號呼。居人行人飽  
塵土。鶯潛燕伏。師鷄鷄阿姨。作態孟婆怒。洛陽姊

妹浩無主如願方思乞鶴仙失路翻愁嫁龍女羣  
喧盡寂聽杳冥惟有揭簾開戶聲分明寒自崑崙  
發誰道溫從楊柳生窮巷書生少顏色偃蹇匡牀  
聞太息豈惟平捲三重茅將恐全傾四立壁吹花  
故事久相傳占候還應大放顛馳情明日官街客  
騎馬肩輿俱可憐

送夏山人南還六首

自惜倪黃手三年畫紙爲今朝握雙筆真去寫龍  
眠

絕超

雨子

五

小住天際雲欲歸弦上箭請看山鷓鴣南飛豈辭

倦

古

塞上柳花狂燕姬壓酒香與酣江北客愁殺殿西

郎

家臨楚與吳路指齊兼魯君到桃花城桃花已如

雨

下馬撫阿宣迎門慰薛媛莫嘆忍饑寒囊有鷺溪

絹

周翟交情在音書好寄將劇憐尋友夢難得到溥

陽

三月十五日恭隨 家大人暨諸同好飲集  
妙光閣即席分賦兼示靜公

欣陪杖履散朝衙草綠山門一徑斜不障吾遊惟  
此寺解留人住是繁花錦袍欲索佳賓句玉帶還  
遺老衲家珍重香林亭上酒已虛七十五韶華

雨

春晚新沾濕虛堂亦自幽鈎簾歸燕早拄杖落花  
稠漸作空階怨初成小院愁宵來可憐處半醉擁  
黃紬

雨子

六

送趙仲宣授正字歸里

不須嘆蓬累領取秘書郎仍是騎驢客還歸復禮  
鄉山川雖大好梨筍亦難忘何限蹄間語春心塞  
草長

曉起言懷

飛花三尺草堂前百舌偏嗔聒曉眠不出從人爭  
道路無聊留客話神仙竇威十載真徒爾元稹同  
年亦偶然昨夢扁舟楊柳岸一篷春雨睡江烟

寄情運筆  
俱在天際

楊花四首



昨宵遍撒沈郎錢。今日平鋪白雪氍毹好。是鄉園春氣味。兒童力困。午風前。

東城南陌望茫茫。撲地漫天上下狂。飛去好尋祠席墜。遭逢底用竟陵王。

纔黏簾押拂窓櫺。倏過長亭到短亭。飄蕩今生原不恨。後身還怕作浮萍。

舊遊平地入新愁。一夢楊花歲五周。省得銷魂醺酒處。謝家飛絮溧陽樓。

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此詩是也

哭袁士旦 宛陵人

南子

空持犀塵哭中郎。黃紙金章事已荒。縱得來生酬不足。較量甘苦可相當。

歸櫬朝陽復夕曛。招魂江水又江雲。敬亭山下棠梨道。新起蓮花博士墳。

士旦自是可惜人得此亦可不恨

題唐綺園送夏山人詞後

搔頭傅粉競纖妍。爭似嬌施出自然。徒愛東都新樂府。阿誰解薦柳屯田。

玉笛新吹阿鞞迴。離人歸夢滿江淮。他年好記填詞處。三月初三抱劍街。

題吳里人醉紅圖小像

博帶褒衣好年少。詞華風貌擅潘江。停杯數袵微吟罷。日暮桃花滿玉缸。

春草春鶯復柳枝。劉家空說十娥眉。香塵無跡皆輕燕。百琲真珠合與誰。

和仲佩過崇效寺看新綠之作

誰將螺子黛。輕染萬株新。色未多經雨。陰還不蔽人。厨烟借姿態。池水闢精神。再到支公室。濃應過四隣。

題原不著色相詩亦如之可悟羚羊挂角之妙

南子

寄園二首用太白宣城清溪韻

洛陽好園林。新安佳山水。昔游墮渺茫。遙情坐思此。豈知清夢處。却在紅塵裡。咲躡漁童踪。來訪元真子。

禽作南中聲。石有太古色。躡閣目先送。穿林帽微側。碧泉吾肺腑。白鶴吾舊識。明年桃花時。刺船問消息。

藐姑射之仙耶

初夏對月獨飲作

明月萬萬古。照耀無休期。世人萬萬古。解玩知爲



誰人豈盡不知但苦少閒時春風舍我去單衣動  
涼颼初見下闌干俄覺樹陰移竹根蕭冷冷窓紗  
透遲遲光輝滿交牀妙、錯、綠、八、妙左手持酒卮右手舞如意猶  
恐傷蛾眉獨樂異衆歡冷坐勝熱馳心存羲皇地  
口誦滄浪詞自對長安月五歲吟新詩未卜江南  
月定向何年窺歡畢悲又攪興盡橫參旗

自寫胸情  
絕去雕飾

### 雨夜題齋壁

窓檻蕭蕭濕數竿闌干拖袖聽難休雖云一室粗  
容膝奈可低檐動打頭消夜清樽因病減困人殘  
卷背燈收建昌紙被楊花枕不寐心情始欲愁

絕世風姿自非慧  
業文人誰能解此

### 肩輿行

王郎生無八駟命短髮蕭蕭愧青鏡猶須秋請復  
春朝誰容無病常稱病旅進旅退公事了徂東徂  
西作吊慶一身稊米人海中卽能奴僕生新敬擔  
夫爭道兼都盧驢紛雜還柴車小侯驕馬截街  
至傳呼亂下紅珊瑚肩輿被驅如掃葉偏仄趨避  
黃公墟墟頭小留無不可有酒不賒愁煞我姪女  
雖然工數錢指點銀瓶口空嗟衡流方羊魚尾賴

沙塵終日搖心旌白門廊廡青溪舫惆悵傷人羈  
旅情

善戲謔兮  
今人解頤

### 豆茨

帶藿牽箕手自烹玉盤新剥碧珠盈漫云苦笋催  
人去一頃南山減宦情

用事得旁見側出  
之妙便是活句

### 題長史叔齋前棗樹

安邑千章綠新分一樹栽猶憐卜居晚不及見花  
開阮巷正垂蔭兵厨初潑醅何當秋薦後布席叱

來來

### 黃昏鵲

黃昏乍聞啁啾聲起看乾鵲喧中庭不知旁午報  
何事相呼相應如丁寧未必明朝真有喜聊取閒  
中悅雙耳世間空慕崔圓妻幾見上梁桐樹裏黃  
鶯歌管鸚鵡言巧簧慧舌人所憐嗟汝本無二鳥  
福賀彼光榮自刺促汝鵲汝鵲雖棲棲猶勝空房  
烏夜啼

### 中夏偕酒伴飲唐綺園齋中各賦長句

巷南北復街東西相過不用勞馬蹄黃昏剥啄驚

幽棲先生下堂手杖藜昇階一咲扶阮移行厨布  
席走小奚鰕魚忘憂酒到臍齒健不畏栗與梨駝  
囊垂罄雜以醢五斗一斛吞虹霓雖露狂態無訶  
詆莫嗤暮鹽又朝齏朱門肥膩令人低此會真足  
拂壁題嚴更催人難久稽出戶破破屐齒齧齊小雨  
新霽微有泥街心明月初如珪還家兩炬迎中閨  
鄉里大勝周澤妻不因酣醉嘲低迷倒牀舌強甘  
建溪但愁熱寐聞晨鷄

字字坦率入妙中有  
精緻語非漢人不辦

### 南隣看棗花

東林寺裡吹香候曾共山僧遠徑行此日眼明逢  
舊識他時鼻艱又前生烟浮几席陰陰色風過衣  
巾簌簌聲今歲相期來歲至夕陽倚樹自題名

### 先醉

纔舉三蕉量已盈人前先作玉山傾朝來照鏡驚  
孰噫疑有青蟲鼻內生

### 獨醉

柳枝作態桃株咲蝶舞鶯歌春日長清興閉門成  
獨醉儘教惡客慕糟漿

是獨醉令  
人失笑

### 宿醉

昨逢不是持齋日酩酊知誰扶上牀曉色侵窓諸  
物見覺來猶認月星光

### 懼醉

白着朝衫踏軟塵私筵公譙畧沾唇也非好共何  
郎醒但怕輕言中聖人

### 羨醉

青蛾綠幘艷樓臺歌舞紛紛醉未回何日南隣尋  
酒伴千秋亭上亦淋灰

### 憶醉

近日相期戒泥飲形神惆悵久乖離平生踏草攀  
花處一倍情深不寐時

### 病醉

死要陶家取作壺爲官但乞步兵厨假今不飲生  
無病未必功名勝酒徒

自是一  
種議論

### 擬醉

桺檣枕上不成眠閑煞餘寒乍暖天丑未觴須卯  
申醉江南舊對到花前

### 勸醉

百榼千鍾兼一石如淮如乳復如澠陳旼神道劉伶上有酒誰澆到馬塍

作達語

### 任醉

解事貧妻爲我謀君雖止酒却添愁濁醪妙理言堪味一任頻斟罄即休

### 同醉

銀瓶入手照流霞從事郎官未足誇隣叟山樵同醉好塔前初放數枝花

### 狂醉

耳熱髯張一座傾酒聲酒氣雜彭觥狂來因飲還巢飲不顧樽前失老兵

日中何處有桓元子

### 新烟

裊裊通微風輕輕漾素空桃花如不隔人在碧紗中

### 新水

羅縠紋微皺漣漪弄鴨頭看他初着雨已解學江流

唐人三昧

### 新燕

阿那雙棲處新來訪莫愁窺簾千萬語誰爲上金鈎

### 新草

似水平如掌如絲散似烟踏青游女伴羅襪自相憐

### 新鶯

鳧笛與秦箏無情又有情鳥雖成北鳥聲只是南聲

### 新柳

未織條條浪先裁葉葉春褪黃初不覺着綠便愁人

### 新蝶

一白辭秦漢新粧金粉微還無過牆力不離草頭飛

### 新月

再拜初三月偷將天寶釵明朝青鏡裏睂樣又時新

諸詩更千百年只如旦晚脫筆研者此鍾退谷所以目唐人也

### 十八夜對月



望後第三夜清圓消一分豈惟今宵惜從此須殷  
勤吳剛倚桂樹笑煞早眠人月應知我意花影移  
滿身太空如潑水不受一片雲疎星散四五河漢  
沒纖痕無物非極明有物明乃神譬彼瞳在目更  
益秋水新涼風洒毛髮暗露霑衣頻曹松簾初拂  
孫登榻已陳罷去若有失欲臥還逡巡大類出桃  
源恁恹繁心魂向晨祝融毒始信嫦娥恩

毒熱偶書排悶

久作京華人風土頗習熟其地稱高涼寒多暑不  
酷每當盛夏時早晚猶春服邇來十年間倏然變

兩子

十五

舊俗冬雪不到地炎風翻破肉誰使南北氣迴換  
轉坤軸朝曦出未高勢已燎原陸亭午燃十爐几  
席不可觸屈曲一日中深甑兼縛束汗流際薄暮  
一蘇幸新浴街頭響銅碗冰壺買寒玉雖得片時  
爽暑威消易速上鳥下游魚心欣無彼福江淮寡  
塵囂人家半山谷茂林隨處有清泉取自足斜陽  
映酒旗追涼白湖曲以茲三伏候未覺苦炎毒頻  
年結遐想望倦千里目中宵稍便靜起呼趾離祝  
願假雙飛翼夢魂暫相逐

題梅桐岩廷尉寫真

酒鎗茗碗宦情閒靈藥丹經髻未斑梧月竹風青  
玉簾薰香人對敬亭山  
北寺稱平遠寂然哦詩日過五花磚流傳遍織蠻  
中布又見江東二百年

不寐

枕畔論衡消睡物壺中歡伯破愁兵那能孤燭殘  
香裡一婢琵琶一婢箏

合彈琵琶箏  
分析亦妙

熱甚漫書

着衣畏似穿金甲逃暑思如放白鷗一壑一丘寧

兩子

十六

不得江南涼煞好湖山

雨

晚雨瀟瀟快掩襟北窓風價萬黃金小池流駛跳  
魚亂獨樹涼歸聚鳥深燒燭初宜留客話聽泉忽  
起佳山心樵青賣褥錢雖少且得清樽伴苦吟

復居故宅謝別西街諸子

編籬疊石向門排一字闌干四達齋心喜忽逢新  
牖竹眼明重見舊庭槐正如東野移家具亦效南  
宮揭舸牌只有隔牆忘不得酒人多在市西街

瓶荷

清骨冰姿媚嬌嬈一枝嫣紅一枝白擎含笑壓羅  
含顰尹夫人見邢夫人高梁一勾取漲後膽瓶冷  
浸相鮮新風前掩作張郎醉雨中迸落湘妃淚遊  
情脉脉若耶溪禪心杳杳東林寺北地高涼六月  
寒空明無復憂炎官疎簾清簟畫如水暗香自解  
吹齊紈黎婦不足矜茉莉楚僖未許誇芳蘭屈曲  
瓶中雖跼踖猶幸常爲人愛惜橫湖鑑湖空離披  
枯時惟助秋風悲

行間字裏別具遠  
情信是文外獨絕

### 茉莉

入南子

七

九里花田雪何年渡海來無人秋院晚隨意數枝  
開摘露闌干遍簪香沐浴回瓶荷零落後又爲汝  
低徊

### 簪

乍鋪新碧角忽謝舊青毵紋作春波縐光生雨點  
圓清涼慵早起風味滿橫眠預恐添余候齊紈共  
棄捐

六朝人謝賁物啓  
不遇如此佳佳

### 題畫

紅樹蒼山逐望開早潮送去晚潮回誰能更向疎

蓬底添個樵青夫婦來

海寧查查浦生子詩

門第鹽官組印重南高峰接北高峰查湖諸彥推  
查浦大似慈明表八龍

吉夢經年作瑞符庭中烏鳳掌中珠旅懷喜溢開  
書後先禮張神挾彈圖

湯餅遙知慶里隣爭誇天上石麒麟桃花醞面勞  
閨思自裏犀錢報遠人

摩頂聞聲歎絕奇占英卜貴幾人知紅綾黃榜君  
家事真見義之又有之

入南子

六

### 題吳興沈隱居遺照

几席圖書靜講堂吳興風貌晉唐裝芙蓉城主頭  
銜貴安用生爲吏部郎

### 竹

東林叢篠宛羅浮書客榮如千戶侯從此窓蕉不  
岑寂風枝雨葉對吟秋

### 玉簪

山麝紛紛晚襲襟數枝擎出步廊深漢宮金翠看  
都厭新尚夫人白玉簪

### 木槿



池上籬邊雨復晴。自開自落自經營。花奴去作神仙後。赤板橋西又一生。

### 秋海棠

借他梨白與桃紅。粉膩朱凝面面工。自別春城諸戚里。又將桂子嫁秋風。

秋宵新霽恭侍 家大人及諸子宴集聽歌

### 童絲竹即事成詩

媚人晚景思飛英。欽賢一室無將迎。盲風驟雨已陳迹。衣裳綷繅吹秋聲。黃昏諸物忽有影。仰見新月初西橫。櫻桃餽餽可映字。琥珀倒瀉琉璃明。荷

不雨子

九

香竹露暗侵席。酒船迅健聲彭觥。綠幘小隊抱樂器。紅牙玉笛胡琴笙。絲雲清切絲竹肉。千樹萬樹啼春鶯。候虫不敢作啾唧。流泉未放鳴琮琤。少華清光異肥膩。笑渠冠珮羅優伶。承顏歡宴素心足。豈效齷齪憂功名。從來門廚靜如水。後樂爲慶今宵晴。

### 送從姪蒼存落第南歸

桂蕊寒無香。殘蟬寂不鳴。初送杜勤歸。又雪劉黃涕。平生中眷親。竹林未相離。自顧痴湛流。講易慚傾濟。猥許山魏間。虛名竊當世。一葉寄北地。恒愁

少根抵所賴。我龍文芝蘭。照庭砌。方期千里馳。竟爾霜蹄蹶。土梗羞低首。雲霄讓高髻。碧山不負吾青鞋。作長計。亂憂清。砧起遠心驚。隼逝淫霖艱。首途水勢秋。猶銳跬步僕。馬遲遙。村烟火細。西風添髻霜。泥淤感執袂。洪濤浸日邊。澤國浮天際。猷猷龍所宮。柴門浪頭閉。將恐無垣墻。違思飽粗糲。不知混茫中。誅茅定何詣。且從甫里游。垂綸兼鼓柁。泛宅與浮家。古人或可繼。丹窓丹陳編。燈帷墨新製。寓志鐵硯吟。詞氣何堅厲。三歲烏過空。佇上考功第。

不雨子

十

### 九日妙光閣

烏啼欲曉霜初日。散蒼涼。閒過無人處。山門秋葉黃。繩牀小。三昧蕭寺五重陽。幾個登高客。佳時在故鄉。

所云意  
思蕭散

### 次韻章豈績九日書懷

霽景親人卯色天。寒蕪秋老望蒼然。消魂斑鬢聞邊雁。乞命黃花減俸錢。野性久成山水癖。良辰偏動古今憐。持螯把酒如常得。便擬浮家問釣船。來

八亡湖多少閒風月  
待買漁簑傍釣船



和程信臣九日妙光閣

未能免俗且攀登。挑榼來尋破甕僧。高閣半空穿  
巷見。清砧一片隔牆聲。疎情豈戀東曹掾。深意將  
求大樂丞。選佛場中無賴飲。醉鄉日月亦餘乘。

答唐綺園見懷二首

三歲同窮巷。唐衢信我師。詞華與風義。夫子實兼  
之。秋水庚辛檻。春花丑未卮。圍爐揮扇候。相憶輒  
相隨。

暫爾離人海。初憐謝馬蹄。牀仍分上下。城忽限東  
西。祿米安陽令。田園翟氏妻。清宵論仕隱。愁滿五

雲溪。

題狄向濤悼亡詩後二首

殷勤治熱。竟金漿。取冷中庭。踏夜霜。猶幸平生少  
離別。九原不怨易前廊。

易彥祥南宋寧宗朝狀元。以優校爲前廊。其妻作一  
詩。梅詞寄之中。有句云。  
貧就前廊忌却回廊。

樂府新成泣酒闌。斷腸風日小長干。柳枝桃葉春  
還在。只憶梅花共歲寒。

和邵陸村書齋新理之作

眞遂幽居計。蕭然退院僧。書聲出何處。竹裡見窓  
燈。竊效東臯子。來依北渚朋。行窩隨地好。莫念舊

茅櫓

題漁家便面

碧波青嶂晚春天。繫纜蘆灘柳岸邊。風景憶曾親  
見處。丙寅三月白門前。

白傳詩上得籃輿未能去春  
風。數水店門前風味略似。

瓦盆銅斗酒錢囊。罩畔筌傍坐釣徒。好補天隨漁  
具錄。五湖今作五人湖。

湖中繪酒鎗漁具  
五人雜坐其間。

打得長魚拜浪婆。脚敲吳榜唱吳歌。水鄉生長無  
名姓。誰識龜蒙與志和。

夢裡桃源畫裡傳。軟紅香土感年年。終當賣却籃

輿去。別買吳江鴨嘴船。

送戴田有歸桐山舊隱

雪白蘭蓀久絕倫。每輕榮祿厭風塵。偶然囊却孤  
琴去。眞與龍眠作主人。

移竹尋梅計不疎。雙桐門徑七松居。白楊齋室青  
楊巷。日把花經種樹書。

南湖波接太湖平。四面青山三面城。他日相思戴  
安道。不辭雪後刺船行。

江南夫子無雙士。何遂脩然事隱棲。多恐秦僧論  
骨相。未容閒處聽黃鸝。

野香亭集

合肥李平青丹壑撰

丁丑稿

上元後四日趙繡麟招友生野飲余適以事  
羈未赴悵然有作

殘燈節事水東流無計懷杯就樂游未向寶中窺  
八達獨教車下對三騶酒徒自具神仙福巫媪空  
成鬢髮秋那不芳春容易鄧二分塵土一分愁

題陳元師小照兼贈令嗣桂林司馬

五色神明醉色新簪冠道服照青春不妨樂志眠

雲月膝上佳兒慘綠人

龔橘畦席上賦花朝風得南字

衣聲綵縹髮鬢暫謝縑塵喜盍簪六度花朝過  
日烏廿年冰署盡絲蠶刁刁將恐茅茨拔習習誰  
教草木酣昨夢騎驢冶春去怨紅愁綠滿江南

甲園雜咏六首為溧陽秋  
向壽賦

秋影草堂堂前悉  
植杜樹

豈知幽隱樹真在清虛境風窓拾薄金月地眠秋  
影仰視學仙人辛勤夜何求

逸舫

丙子

圭

丙子稿終

分明甫里舟恰作思光屋烟巒枕上青春池席邊  
綠官舫笑嚴程風波日馳逐

披霞幄

瀨上初燒春芬芳入彌望流霞散酒鱗濯錦飄衣  
析日射紅琉璃一片齊奴障

嘯亭

且置老莊書一窮孫阮旨偶聞高柳蟬發聲寫清  
徵空亭晝杳冥迴風竹中起

清陰館

萬木聳扶疎空翠蔚然合仰無火傘張俛有清陰

匠虛籟驚晏眠苔痕欲侵榻

溶溪

剪取長蕩波溶溪清瀏瀏樵青唱迎潮漁童拍銅  
斗自樂鴨頭船不識湖州守

送馮躬暨太守之官廣州

霑吳扇越治聲聞紫馬新行五嶺雲真幸黥花惟  
髻輩小馮君繼大馮君

翹首羊城意萬重蠻人龍吏得相從何由身似飛  
來寺同上天南第一峯

歌舞并州風日新桃花照眼酒沾唇倘經歌舞岡

前路定憶芳春沙社人  
絲竹曾窺東閣開講堂末坐許追陪綠衣早卜黃  
裳貴領取金鉏赤棒來

送張繩思歸里

幽州雪片大如掌二月城頭海螺響春墮虛無杳  
渺閒心落歸雲飛鳥上曉把陽關三疊圖醉眼向  
天吟鷓鴣拙謀謬算竟何益故園待我芟榛蕪紛  
紛作郡兼南北誰得宦成鬚髯黑天公獨念倦遊  
人特賜湖光與山色塵中百事鴻毛輕惟有酒徒  
縈別情愁將良會笙歌耳去聽嚴程鈴鐸聲我亦  
懷歸蜀峰側自裹蠶絲行不得難教竹作葛陂龍  
潞水春流聞太息

哭李樹玉表兄

摧折瓊瑤枝淒涼桃李月淚盡長眠人白滿中年  
髮平生黃鄭親貧居共林樾日作天寧遊杯鐺雜  
肴核淮波碧漾羅蜀山青徧笏屐齒無春秋留題  
遍吳越便擬師向禽追從少休歇狂飈捲紅塵吹  
我如飄筏未免挈銅鉢流浪趨金闕廿載舊朝衫  
重羞裏痴骨相思芳春草萋萋雨中發方期踐息  
壤望衡老耕垆豈知少微垣竟作流星沒雪涕向



南天悲心入恍惚家本黔婁貧誰爲理墳碣妻孥  
守茅茨應不充蔽蔭自慚王子衡遠羈類顛蹶何  
由身爲雲奮飛逐鷹鵠負君有百端挽詞愁澁訥

李友聲四兄至

花初冒蝶柳藏鶯慰眼迴廊社雨晴牆外車聲春  
夢破樽前鄉語客愁輕功名未必羊頭賤歲月難  
今馬角生執荻補成底事那逢梁柳不關情

送阮巖公落第南歸

世人競愛桃李姿蒼松澗底愁棲遲春風但解榮  
軟美獨抱礫石徒爾爲江左俊人道南秀英才粹

六十五

四

德真吾師寒年纖纈儉歲稷廟廊所用非公誰貢  
身耻作無錫長自視鸞鳳人鳬鷺結束身手決強  
弱矜銜文采分雄雌青冥萬里共仰首健翮誤拂  
頽風垂豈云宋五果坦率深悔柳七工填詞勿喚  
網官作諧笑今之玉署聞寒饑嚼蠟况味正相似  
輸我安穩眠茅茨枝頭子規苦催客直沽水泮青  
琉璃運租船便且歸去秦淮鍾阜聊舒眉三畝雖  
蕪幸猶在栽桑種秫娛妻兒從此浮雲懶西向土  
牛不下行何時踣補欲語日又暮招隱倘可郵新  
詩

哭陸氏妹

洛城幽信感開函揮淚愁禁地判三千里招魂何  
處是不知到越到江南

人間不久住明香夢覺空庭碧落長柳絮無情春  
又起祇應腸斷謝東陽

宋培菴招飲

青鞵五里過城闔小試南烹費酒緡潑火雨中三  
日病妬花風裏一分春久知鼻觶原非蔡寧顧頭  
顛要責秦心喜齋前紅杏樹他年許作隔牆人

慈仁寺看海棠敬和家大人韻

六十五

五

川紅雙樹象王家烟際看如隔翠紗出浴未消湯  
殿酒試衣新濯錦城霞已憐絕艷牽心眼莫恨無  
香挂齒牙失笑經營膽瓶事一春擔上買殘花

次韻徐華隱同年閏三月七日妙光閣宴集

之作二首

送春心性早休衙結夏衣衫欲試紗初地有情淹  
屐齒好山無限對簷牙即看象外深留景敢怨塵  
中晚得花多謝東皇酬不足更從九十益韶華  
登臨踴閣復攀林密艷繁香一望深白足行厨市  
兼味平頭台樂聚濃陰與闌閒逐晴莎步酒醒清

生午磬音絕愛修仁話風月慚將下調續高吟

送龔橘畦之雍州

故人汗漫情拂衣常在口坐惜綠消眉臥驚柳生  
肘懶耕陽羨田去飲新豐酒猶及逐春歸不落飛  
花後

眼明五千仞芙蓉幸無恙失喜禿尾驢真行灞橋  
上秦箏迎牧之山禽識種放平生名岳懷因君感  
微尚

送姚君山歸桐城

芍藥枝頭白晝長杜鵑聲裏促行裝飄風忽送孤

雲去惆悵樽前失渴羌

筆札相仍苦閉關吟髭愁斷髮愁斑今朝得試盧  
敖杖第一先遊何處山

綠窓頻望大刀頭緘書函詩歷幾秋昨讀襄陽耆  
舊傳鹿門妻子勝封侯

歸人自愛龍眠好畫壁飛英又寂寥奈可送春還  
送客碧山堂上兩魂銷

雨

中宵雷殷牀鑽火室如墨目眩飛電光心悸獨塞  
默合勢瀉清快著瓦萬弩力窓外行波濤門前儼

溝洫狀流走池魚急溜亂林翼蕭爽微平明佳聲  
聽安極將成三尺盈未便一犁息側聞春月霖有  
年大江北昨把手中書旅人有顏色京師復霑足  
髮絲喜生黑定知巷陌間矜談好稼穡不妨仲蔚  
園蓬蒿及檻閤

卧病

閒懶果爲患疲病乃相因藥氣入新嗅布衾尋舊  
溫心魂游空虛飄飄隨風雲回思昨日健已有仙  
凡分精神馬上郎顧盼輕塵氛始離程羅檻復過  
金張門攬身若鷹隼出曉歸黃昏何處二豎子等

閑來中人

題陳雲卿寫真

負局先生本谷神方瞳偃骨悟前身偶然磨鏡辭  
汾晉女子寧知賣藥人

南漢宮詞

蠻土春偏瘴癘和玲瓏椒壁受涼多名香徧薰無  
烟起底事麗疎笑阿摩

昭陽殿外雨初收時有真珠瀉御溝半夜齊驚紅  
日上不知琥珀在東樓

內苑晶丸晚薦餘紅雲宴罷引羊車良家玉貌三



千輩解助蕭閒只媚豬

羅綺紛紛鬪草謹新嚴花禁勅中官大家垂拱閒  
無事愛結珠龍九五鞍

夜坐吟

當前實境過即空誰勞誰逸牛馬風欲養微軀試  
沐浴沸泉柔滑融黃宮瓜剖胭脂冰削玉起傍長  
廊設斲竹人間自得無事貧衆裡從呼不材木况  
逢西北風塵清時雨初過雙眼明碧空萬里夜如  
水中宵坐久無流星最憐風露侵殘醉清景清樽  
蔓所賜早知飲酒勝儀同多謝池蛙呈鼓吹

送程元敬任興平縣丞

麥風梅雨蟬聲長道邊驕馬嘶斜陽茂陵贊府吳  
郡郎新添佳氣睂間黃決若碧落豪鷹翔玉京回  
首塵茫家遠不牽兒女腸一鞭直走天西疆貳  
職百里同輝光昔賢曾號仙與香杏園槐市廳事  
傍渭河繡嶺遙相望想君憑臨增慨慷吟吊秦漢  
丞不負崔汪將見尹亦驚韋張麤官得居山水鄉  
襟懷竊傲中書堂他時清白聞廟廊列岳慎勿忘  
雍涼

雨中送友聲之通潞

侵晨別我向通潞猩紅染衣走風雨觸熱衝泥老  
蕩子慣放短驢如脫兔漫郎即事羈有年傍人競  
笑枝頭乾車中久作新婦閑雖有去路空雲烟高  
麗莊前水方壯急漿亂帆交下上渡頭倘遇故鄉  
船應爲殷勤致吳餉

雨夜同人小集值武林徐秉丹至因留宿槐  
軒各賦一首

汝社無須折簡呼虛堂酒熱雨聲轟真憐對設徐  
生榻不惜平分阮籍厨君自偶思來北關我方頗  
夢到西湖酣歌莫聽空階滴恐遣歡場百感俱

六月初八日西郊書事同張隨齋同年作

曲肱假寐始黃昏不覺殘更促駿奔宵短纔堪煮  
羊胛晝長已足熟熊蹯

筍轡衝泥十丈強險如帆向逆風張此行亦爲公  
私急莫笑鳴蛙閣閣忙

斷崖欹岸幾時平蹠蹠與夫之字行乞火難於見  
明月尋常樣燭棘薪輕

尺五甘泉得坦途丹陵汴北淨烟蕪須臾紅日開  
寥廓雨橫風豪寂若無



回首西山廿載違白雲常傍夢魂飛今朝一事千秋快恰與天香共袖歸

行樹交陰滿路蟬高梁橋上起炊烟何人得似張公子勸醉黃壚借酒錢

樵歌牧笛晚相迎茅舍疎籬別有情坐羨汝曹安可及愁從極樂寺前生

### 脾病

不信駝蹄味偏饕藜藿腸逢人求紫笋何地足紅薑須藉吳綿暖休耽鄭席涼更憐新止酒難入黑甜鄉

### 送成都費滋衡

暑風几席日凝塵一卷驚看冰雪新二百年來無此作三千士裏有斯人仰攻未敢窺殷浩附載初欣識賀循坐汝樓頭我樓下兔毫塵尾許相親草閣淹留修夏闌遠心初感客衣單偶然流寓長安樂奈可懷歸蜀道難不慕鷗行兼鴈序好尋鹿柴與牛欄憐君後夜馳情處橫笛清謳燭淚殘

### 月夜浦息菴招同諸子飲集凝翠軒

婁東詩老有閒心手開軒窓就綠陰上頓偶畱看竹客南烹却損賣文金懶依槐柳隨潘陸悔別蒿

丘負向禽聽罷吳趨在燕市月殘酒冷最情深  
立秋日再集半舸

桐樹小搖落主人池館秋涼風任衣帶暮雨下簾鉤清釀郎官好新歌水調愁殷勤吟半舸合眼到滄洲

### 槐蔭軒小飲書事兼示一二知己

跬步相尋屐齒輕酒船歌扇未忘情不妨病後爲顛飲何幸人間得懶名暑尚餘威朝自雨秋微有力夜還晴那堪一片江南思更聽陽陶威栗聲

### 酬徐秉丹

少年意氣倚朱顏荷甌寧知旅食艱欲博安陽娛白髮故教明逸出青山爲詩不在儲韋下談道應居魏晉間縱是西湖無限好藜牀土室亦空閒

### 七月初一夜始聞蟋蟀

罷酒雨冥冥閒翻促織經秋方初一夜愁滿第三廳近忽燈前失清還枕上醒爭知明鏡裏減我鬢痕青

### 寄答趙秋谷同年見懷之作

樓桐何處恣攀登忽漫空中寄剡藤春夢一場僂耳婦香烟三世法華僧心牽藥裏長相守力飲醅

膠近益能二事勝人真自幸已兼沈謝兩吳興來  
云若除善病兼能酒  
百不如人亦可憐

送王于六內兄歸里

摩鳥集闕感嚴程千里音書六載情不作相如子  
雲事等閒來訪陸韓卿

正憐明月逢張八忽漫秋風送魏三注目搖鞭騎  
馬去人生不合別江南

題杭州潘達五小像

騎省風情樂面城鏡中未見二毛生自聽宋緯簫  
聲久不記錢塘謝好箏

送程信臣及第歸省

榜花真喜張吾軍自顧顛毛不可耘未及中年稱  
老婦獨驚七度避郎君秋光入眼成春色黃氣生  
眉近白雲爭識宮袍前進士遙知人迂罄鄉粉

秋雨再經廣慧寺題琦上人房

支筇秋雨裡來聽講時鐘古佛泉中冷吳僧人外  
逢雁聲成小劫鴨脚失前蹤欲識瀉山面天西無  
數峰

送田梅嶼南行用蘇文忠送張嘉州韻

骯髒不干公與侯蕭散不乞郡與州白銀黃札輕

涕唾愛食蛤蜊青莛遊澗松籬菊偶回首鄉心已  
在浮山口直沽水波鴨綠平今日扁舟落吾手田  
郎舒嘯萬籟秋田郎下筆三峽流羨君明月峭帆  
去獨憐羽服登黃樓年少知歸近稀有鄙人猶戀  
焦家酒朝士儀形隱士心何路重尋畫灰叟

秋日過倪仲佩新居小飲

前年同僦西街屋墻共槐陰窓共竹今年卜宅宣  
武門君忽徙寓如荒村相思輒復信足到頻過仍  
是吾南隣蒿萊手剪庭新沐悠然靜對西山綠但  
滿坐上雲霞交未須戶外朱丹轂芳菊乍綻眼已  
明籬根便有重陽情灤河鮮鯽越州酒粗豪一笑  
空盤罌書生食籍寘寘改登席全無菰韭在不圖  
居類盧玉川乃能厨似羊臨海看君用意今陳遵  
取醉不計來朝貧生前一杯古所歎傾身障簾嗟  
何人

壽成竹隱丈

小隱汝南市兒童知地仙秋遊羊識路春雨鹿耕  
田銅迹嗟陳跡青山見少年曾聞清夢裡名字月  
中懸

送袁杜少宮允假歸東明



同年止舍感昏晨無那幽襟厭軟塵朱紱儘多捫  
足客青山真見乞身人都門誰畫楊司業賓榻終  
思杜正倫莫道魏州秋色好漫郎非不憶菰蓴

和友聲九日堦兒山之作

敞亭園殿夕陽閒自古丹丘解駐顏莫念人間廬  
子國且登天上堦兒山一年心似飛黃葉今日身  
同放白鷗破帽秋風幾重九樽前羞插菊花還

仲佩招看菊花醉後書事

不道秋光在比隣鄧黃陳白亞枝新多情誰似陶  
徵士手拗寒香念故人

宋丁丑

五

磨蟻轅駒有底忙鄉愁宦况日禁當此時消得三  
升酒全倚能歌田順郎

酬人送苦酒

性厭梁甘味清樽日報空黃昏到盆甕明月上簾  
櫳力勁愁城破香深隔縣通何殊陳叔達一斗絳  
無功

病中和陸村懷鄉之作

聽味懷鄉句情深調更工雖憐君髻雪幸愈我頭  
風携酒嚴霜裡敲門明月中豈徒湖上好茅屋在

江東

十月廿四日對雪用聚星堂韻仍禁體物諸  
字

地爐氣凜燃松葉擁鼻微吟愛初雪不辭灰裡撥  
陰何衝寒勝賞真奇絕欵扉忽到盧齊輩驚起表  
安展齒折老柏弄姿瘦竹肥池面無痕山脊滅啄  
簷不定凍禽爭橫空時見飢鷹掣鬚頭交弔一徑  
出翠袖添杯雙頰纈重裯油窓初有情跋屐沒靴  
俱屑屑沾衣入座亦復佳明日泥塵愁一瞥張燈  
須極酒徒醉有年將聽田公說且拚酬勸五更鐘  
正怕禁當三尺鐵

宋丁丑

五

小至夜酒間分韻

上深落月復斜河殘雪堦前尚沒靴兩眼年華駒  
影速連宵衫袖酒痕多消閒細按除紅譜出今爭  
嚴卷白波明日新愁添一線休辭醉類似初荷

送趙繡麟之會稽

同惜樽前趙倚樓誰家長笛引離憂久拋楊柳樓  
燕市忽見梅花憶越州中路春生初變樹過江雪  
細不侵裘羨他滿眼佳山水雙屐三舟勝五侯

同友聲飲徐聖遊齋中

閒憶徐君中聖人欵門李益共盧綸酒場意興憐



深夜貧日心情盼早春彈指休嗟霜入鬢低頭恐  
負月如銀流年取次過三九重約東風菜把陳

歲暮再飲聖遊齋中

玉梅花裡草堂前烏炭明燈復此筵老大方將傷  
去日兒郎何事喜新年鄉心不逐寒更斷春信先  
從臘鼓傳釘餽果蔬亦相樂誰家爛用水衡錢

偶題

富都那監盡分符湖粉搔頭好鬢鬚進士出身果  
何用空將殘卷詫妻孥

丁丑稿

終

野香亭集

合肥李平青丹壑撰

戊寅稿

同生曲二首

庭階久坐處磚上隱雙趺芒屨猶在屨歸與尋酒  
徒

更門跌蕩蕩欲上畏驚風春秋去堂堂可憐顏色  
紅

塘上行

莫向塘上行愁人是塘水薰風荷花開涼風荷葉

死

讀十六國春秋小樂府

遮須夸

機上發皮囊題文白玉方神山無主者下界取劉  
郎

寒衣吟

莫服三斛灰棘子壞衣襟勿怨生寧馨棘子欲成  
林

赭白馬

齒長猶奇駿重看鮑氏驄鑄銅兼勒讚不忘棘城

功

長安謠

草付久成讖大魚將作龍可憐瞎兒目不望洛門東

宮墻墜

佛念非童子東平是婦人寧爲石橋鬼不作寄奴臣

一虹斷

位過三公貴身兼四相奇久推祚鍾李惟有范賢知

戊寅

二姬死

感激彌畱言一死甘如薺未信平生心空用夫人禮

西北槐

不奮北平勇偏傳好學名今年秦隴植忽向酒泉生

東門書

老父在東門老狐在東序涼王三十年石人血如雨

重瞳子

王侯接踵來龍麟瑞可數雖非重華聖頗類項羽武

忠孝淚

競下含辛淚誰分孝與忠北門勿輕毀人納夕陽公

呂光喜

呂光休浪喜馬傷偶然耳豈意鮮卑兒能知三讓美

衰庚戌

有德如鄭莊引禮論晏子何驗朗公言卜年則一紀

戊寅

王

五谿山

旼快原有獸禍成掌集臬精靈憑廣武不使公府逃

北鄙人

昔聞雌變雄今見陰爲陽白日庫斗頭射人入皇堂

黑渠戰

子孫銳如鐵土堅不可錐前有石馬行後有鸞青飛

華山畿六首

華山畿南徐幾千里定知歡是誰雲陽路迢迢再拜阿母慈

妾有雙敝膝贈郎勝盧醫郎竟輕舉席畢命親拘持

阿母含悲酸車載經華山華山妾門前

牛不動待浴荳蔻湯感歡恩意重

掃儂遠山眉梳儂飛仙髻聽歌華山畿

儂不寡棺中雙鴛鴦家人莫叩打

白鼻騮

庚寅

四

日一石主人口許心尚惜腹饑且求飾外觀熊皮障泥數十年

書後蜀

艷魄驚飛霹靂車白楊紅錦怨寒沙從今不唾青城地蜀國新添姓痛家

玉骨冰肌絕代人陳詩忍誦國亡因不揮乾德三年淚安用圖他挾彈神

賦得劉生贈劉西園

隱然一敵國標名三輔中目閃山巖電腰明睚眦龍吐詞驚落屑行事輕發蒙東平老孫子今日爲

誰雄

人日

拜春厭嗔嗜肩與無休期望門儘投刺不復問其誰歸來如夢寐安知爲公私放朝始七日奔走已半之那將有限年虛擲在驅馳偷閒傳生宴盍簪聊舒睂勿爲失歲嗟但恨得酒遲勿恨得酒遲後拈有白髭舞罷墮銀幡東風吹接羅早梅開笑頰一引千留犁少年安可忽情深酒闌時

李玉少表弟至

庚寅

五

紅綠堆盤酒甕香眼中表弟忽他鄉行人衣帶青齊雨倦客鬚添紫塞霜快意花前重執手開書病後九迴腸六年光景如春夢故態羞逢李十郎

花朝飲陳友菴宅

擾擾風塵際留人君最賢不教後閣走竟許大牀眠發興花生日吟春客去年晝長歸未晚還在月升前

春雪

風色空庭過客疎摩松壓竹上階除正思携酒聽黃鳥却作尋詩跨白驢着地自消春潤後拂簷不凍晚炊初無情耐忍清寒睡漏板燈花四壁虛



浦息菴齋中對酒

百花開到桐初月懸玉弓翹生風味別熊白兼猪  
紅戶外阮孚屐座上夸甫客還我糟丘臺獨醒百  
無益

晚春邵陸村招飲

芳春已如客無計緩歸期能了杯鎗事南莊老斛  
斯交情百年見酣法六朝遺欲狀殘花態翺風三  
十時

題友聲表兄汝社集後

浮山三月花如霰汝社草堂夢中見燕姬酒熱春

戊寅

七

茫茫君忽乘風來日傍新詩黃絹字瘠竹開卷爛  
然眩凡目莫嘲魏郎閒弄戟早識班生飛食肉仕  
宦當作執金吾俛首筆硯今人愚豫章合抱鵠豐  
羽毛骨如君生豈虛

早朝

佳氣餘寒盡朝衫到曉溫春風歸別館暗露濕中  
垣南極瞻天市西山對國門廿年慚逐坐無恙即  
深恩

寄壽秋潭翁

早歲朝衫染塵垢筋驚肉緩真自取雖營顏駟一

囊粟只想陶潛五株柳夢中舊路愁雲烟覺後新

詩握瓊玖秋潭山莊信幽境拱合青峰環綠畝三  
間矮屋牛欄西一徑疎籬雞柵後窓前黃鳥晴喈  
喈門外白湖清瀏瀏不求鳳詔走蒲輪惟望馬軍  
送樽酒捉鼻尋常恐不免捫膝棲遲果無負我生  
微尚愛林壑旅食嗟如蠅在口昨從君平筮得咸  
未卜後爻爲上九高風契濶行十霜伐薪汲泉事  
已久鄙吝日生寡聞道寸莛空憶洪鐘扣即今初  
開第五秩親戚遙知迭爲壽堆盤挈榼復傾壺各  
有所獻隨薄厚安能比立梁城陽同進松枝兼大  
斗章成聊當鶴南飛應逐春風到淮右

戊寅

七

美人便面

不隨粉黛開傾城瓦質蘭形畏見輕賦就小山行  
尚把青絲自署女諸生

送玉少南歸

送客青門指故山馳情只在暮雲間江鷗隨處飛  
都得那比雕籠老白鵬  
東風料峭雨模糊春草茫茫花事無破帽疲驢尋  
却醉滕南薛北酒錢囊

送唐綺園之河東幕

代馬嘶風去雁門行人揮袂倒離樽明年再試春  
衫日記取長安舊酒痕

安西幕府士如雲爭似枚臯迥出羣座上紫髯看  
小異定逢碧眼識參軍

水複山重別路長河東春盡棗花香白頭夢遶羊  
腸坂莫認并州是故鄉

立夏日風雨即目

鶉鳩聲裡試羅裳芳樹朝來半改粧却笑殘花怯  
風雨正如呂姥與蕭娘

嫩寒微熱競勾留斯簾吳綿雨不收送去春光迎

入庚寅

八

夏景可憐愛妾換驂驢

得家書寄二子琳琳

阿琳十三勤六經阿琳咿唔垂七齡細君信有譽

兒癖頻題牋尾矜寧馨從來讀書如啖蔗寸晷分

陰果無價芝蘭欲使生庭前梨栗慎毋喧膝下賦

鷗吟鳳期青雲兩省當年有弟昆乃公願作張憑

父汝輩須追李迪孫

偶閱梅妃傳

二南小小矢堅貞謝女風姿畫不成豈似華清娘

子貴金鷄障裏別鍾情

梅花無色荔枝香驛使難教到上陽常重孤山林  
處士一生相守勝三郎

送龐雪崖太守之官建寧

官柳陰濃宿雨寒南風吹綠渡桑乾玉堂畫省皆  
清寂才子偏宜向建安

丹山碧水望重重真踏江郎昔日蹤十六洞莧雲

外落武彝君在萬芙蓉

紫馬前頭竹馬譁再逢景祐舊名家使君心似松

溪水第一先供的乳茶

政簡閒情及典墳靜披吟卷坐斜曛他年名上屏

入庚寅

九

風後還汝黃金四十斤

喜何岱需業師至都

捧手橫經繫夢思越雲秦樹達書遲絳紗許列三

千後草屨蒙矜十五時覆粥牀前知教誨進鱸堂

上下台司廿年槐市相逢處風月依然易水濱

送友聲之通州

比儂初泛潞河船弄水乘潮學長年無事攤錢連

雨日有情中酒阻風天肘間楊柳雖觀後胸內山

川尚眼前愛汝獨吹橫笛罷哦詩閒臥枕樓烟

芍藥



深叢密房欄檻周帶雨姪姀映日柔弄姿作態雖  
見賞中有一段揚州愁謝郎胭脂坡老雪曩昔不  
名尚頽頽春城姊妹散如烟獨艷誰將阿姨埒東  
風放顛南風妒主人偷閒且珍護膽瓶洗滌待花  
殘莫令空向圖中看

喜雨用謝元暉和何議曹郊遊二首韻

氣涼動衫袖微風先樹杪霖雨霽而至沾洒皆佳  
音水禽自入戶池泉深及尋園官畦圃念農夫畎  
澮心翻匙與下筯一飽欣從今

今雨絕逢迎不出宜靜者拄笏西山頭讀書止窓

庚寅

下目瞬流相續耳傾浩如瀉屨無居士置衣誰侍  
郎假刺促詎微尚藜牀愜過夏

四月十五夜同友生各賦月事得庚元規

不起元規塵明月滿武昌南樓脊良夜叅佐無相  
妨笑執阿源手瀟洒委冠裳老子興不淺高談據  
湖牀鐫杓勿復置清景蘇吾僵江天映寒鏡千頃  
凝秋霜遙望樊口山一髮辨微茫仗節居上流勢  
已傾建康茂弘同休戚何獨近太陽聆彼角巾言  
睢肝未能忘他時捉玉塵石城詠清光

十九日恭隨家大人偕及門諸君子譙集

豐臺芍藥園即席書事得長歌一首

西山鴉雛色飄來睂曉間豐臺金粉粧招人雲霞  
邊隼旗幢幢衝曉烟取道中頂徑不偏荷錢柳浪  
將軍園低徊默記舊行跡廿年電走情依然歸仁  
芍藥一萬本三十四品呈鮮妍塵中洞蔑許共賞  
尋常不障閒人觀採春亭上騁遠目鋪錦列繡皆  
當前大旋小旋無定態亦有玉板紛牽連動如陽  
阿衣綠舞靜作孫壽啼紅消無須步障庇烈日行  
樹濃蔭高叅蔓古井泉脉通裂帛不憂時雨經旬  
慳畫欄碧檻引曲折拂襟惹袖窮黃緣武成世講

庚寅

七

棟梁器鸞鳳翔集何聯翩病鶴自顧翎翮短睥睨  
霄漢慚隨肩幸陪趨隅杖履後欵密得味醇醪言  
陽陶洛兒兩部全羶醢視地衆樂繁清歌激楚傾  
長筵一聲一顆驪珠圓聽風聽水傳新翻伊涼細  
按四月寒廣場寂寂晝不喧酬舉無算飛觥船遲  
迴拍浮樂未極花影已逐斜陽遷勝地豈不解留  
客嚴城魚鑰催掩關殷勤語別翠微裏晚風沙路  
吹醺顏林樾漸隱坡隴隔漁人初出桃花源重賡  
謝白望公等明朝惠我青瑤鐫

生日



蓬萊輕脫墮塵凡送老生涯此綠衫壯歲身成當  
道李少年運似使風帆方因損益思追向豈意著  
龜反得成盛世郎官躋壽域不妨甲子換頭銜

端午

膏肓可是在菰蘆欲飽魚羹何處無刻綠蒲陳小  
人態聞香草長客兒鬚辭家歲月追風驟望海心  
情戢翼鳬獨幸五兵紂盡候時平不佩赤靈符

追悼李樹玉三兄兼贈令嗣大嵩

荷鋤真見伯倫埋宿草蕭蕭馬鬣哀在日苦多沽  
酒債夜臺空送紙錢財

戊寅

主

休因四十嘆王濛玉舉兒郎勝阮公車下相逢雜  
悲喜不須索貌虎賁中

送恒州別駕叔之官

白傅慕廬阜王祥歌海沂朝乘使者傳今古竝光  
輝麥秀迎銅印榴花撲皂衣惟愁竹林寂獨向道  
南歸

前歲偶行役曾經成德軍馬蹄趙州土衫袖太行  
雲樹勢循牆轉河流到郭分今宵瞻昂畢遠思忽  
紛紜

送成竹隱歸山陰

豈知入蓮幕不似採荷花歸興輕炎暑蕉衣去若  
耶何年子猷棹一問戴逵家倘得石橋渡相期凌  
紫霞

寄懷白湖山人夏雲

山人白湖置茆屋過日丹青樂幽獨晴摹道子嘉  
陵江兩臨老可負簪竹五經三史人共推別來卷  
軸知十圍遠寄不煩軺舸力妙畫通靈應解飛附  
書告我近有得畊釣粗能足衣食筆頭久結山水  
緣睂際已無精悍色瓦官往事記模糊白湖夢裏  
清而姝終南老仙不可遇空留壁上寰瀛圖

戊寅

主

郭外送客

新蟬傾近聽平蕪豁遠見村路散濃樹行人緣綠  
轉畏日翻衣綿禁風勝搖扇馬跡猶重重雲山空  
一片

酬徐霽月見訊暑疾

冷官不宜熱暑疾漫相尋只許攢眉坐何堪擁鼻  
吟薰香衣有潤九藥日長陰佳句來城北徐公好  
我深

寄內

年年丹粉費蠻牋見畫真同聽杜鵑悔負蒙山相

戒意移封難似上青天

書中頻屬拂衣回字裏行間莫浪猜不爲鹿門偕  
隱計可知嚙指望歸來

雨窓隨筆

搖膝搔頭困老顛晴天坐甑雨逃禪一句巾襪無  
尋處何有雨衣共馬鞭

籬火隣烟乍有無驚風動竹似菰蘆偶飄一葉隨  
流水忽憶扁舟泛白湖

補屋移牀廢穩眠只愁伸脚踏流泉紅氍翠臘紗  
帷暝閒看門生戲意錢

戊寅

古

也思買酒發顏紅老婢艱行泥淖中眼望仇家無  
路到分明只隔兩三弓

却得塵埃靜不揚浪花無際望蒼涼北方事事南  
中異獨有愁霖似故鄉

沈宋爭工應制篇龍池雨立奏金牋阿儂未是鳳  
樓手塗抹不離茅屋邊

題駕部郎中兄小篋簪谷

駕兄昨卜蒼筤竹靜境先從僻巷求偶借一椽營  
上番便看數尺長東頭休思淇澳傷羈宦得住瀟

湘勝列侯餘景未應輸老可徑須題作小洋州

蒸暑

屏軀委洪爐四周熾烏炭綺羅鎧甲披襪襪堊鑿  
冠蕉扇才葉輕祇足疲手腕當時好風雨今作魚  
鴈斷夜靜異少休又愁羊脚爛祝融催火輪如收  
骨利幹畏涼慕滿屏忘情學嵇鍛雖僅九十日勝  
過百歲牛家山久不談昨夢江浦岸深思赤脚行  
老鶴無羽翰雕籠望青霄何殊事木鑽朶願秋風  
鱸年年空此歎

七月七日熱甚雜題五絕句

立秋七日未成秋昨歲西風何處求須及此時披

拂好後來惟解助人愁

寒冰鏤作鳳兼龍炙手消來頃刻空欲覓炎官不  
到處只除天上與山中

鞢繫頻鬆履後穿奔逃無異飲狂泉中宵地底驚  
雷動人命輕于失葉蟬

前一夕地震

握蛇騎虎大艱難旁午辛勤進一餐面帶蓮花心  
着火頓成方士餌金丹

天孫今夕鑒微衷不乞男才及女工願得年年賜  
涼冷從教拙似柳河東

初食荔支書事



閨帆鮮貢水晶丸  
黛葉細枝六月寒  
名品新移天上種  
宋香從此在長安

北人食指今朝動  
眼底紅霞口內冰  
姑射神仙難冉見  
却愁慈母視蓮菱

### 畫眉

千聲百轉最憐渠  
歲月金絲舊侶疎  
莫怪秋霜侵八字  
前身天寶女尚書

### 史局新涼遲宋谷懷檢討不至戲東一首

涼風清禁喜衣乾  
獨倚槐根白玉欄  
橐筆憑誰呼小宋  
殿西閒煞李邯鄲

### 卧病

三神山路遠遊能  
筇屐空從夢裡登  
餌藥茹荼真自苦  
用心輸與蜜殊僧

圓蒲新悟事南能  
一別寒巖久未登  
不解宰官滋味好  
淨翁元是在家僧

### 古藤書屋席上醉歌示息菴

茅齋去此牛鳴近  
日日來尋市門隱  
吳歛齊瑟總新聲  
椒花墨花盡良醞  
藤梢倒挂青猿鬚  
藤子亂點紅珊瑚  
涼風搖蕩響纏結  
明月窈窕穿扶疎  
清宵可人動深酌  
既醉相看便蕭索  
未斷名心殘暑

微不猶福命秋雲薄  
在昔登仙今坐禪  
一州斗大亦欣然  
惟思巾上生兩焰  
敢慕堂下啣三鱣  
幽憂勿復紛成積  
還就濃陰拈重碧  
玉盤漸沉銀漢斜  
夢覺華筵曉無迹

### 寄贈常州吳道巖

頻年拄頰望鷄籠  
今日開書蠟淚紅  
羨煞延陵秋醉後  
鴨城閒挽竹枝弓

三絕才名未易兼  
獨教綵筆夢江淹  
人間惟有書辭盡  
盡得君何太不廉

薄遊初識長垣澤  
感舊難忘杵臼閒  
便欲買田陽羨上  
借儂一半瀟湖灣

### 蟲鳴曲

夏不及新蟬春不及嬌鶯  
啾唧窓砌間問爾何不  
平既異孤吟侶又非八音  
鳴却今偏聽者分作兩般  
聲大都萬人中一半含苦  
情一半得意人愛助秋夜  
清予性極弘和入耳無虧  
成爛醉不爲解美睡不爲  
驚酒醒夢覺後尋跡日已  
生

### 王廷徵至自江南四首

旅寄輒思墨首頻傷哀樂  
中年合眼庾家墓上今宵  
秋月仍圓



面上新醺燕酒鬢邊猶帶吳霜枝盡朱生陳左人  
驚佛國湖牀

接檻不殊衡宇拍肩各笑行藏我自玉關人老君  
何銅鉢僧忙

借問浮家南土何如起宅東都且譜桃花楊柳莫  
唱驪駒鷓鴣

戊寅稿終



野香亭集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孚青撰。孚青字丹壑，合肥人，大學士天馥子。  
康熙己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集詩編年分卷，  
起康熙戊寅，訖己亥。毛奇齡西河詩話中極稱其  
吐屬工敏，蓋其穎悟有過人者。其氣骨未遒，則年  
未四十而歿，功候猶淺之故也。

# 于野集十卷

〔清〕王原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遂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于野集七

卷》提要

雲間故風雅奧區也自昔平原清江以後代有名人至前明而考功黃門諸君子以文章聲氣相砥礪卓然為海內詞場冠冕世異時移老成凋謝予嘗求其詩古文集讀之而有存有不存既有慨于古人之不可復作而又未嘗不有冀於今也近者一二知愛示余近時諸賢于野一集集為其鄉先生王給諫西亭之所論定余讀之則吐納英華含嚼宮徵雖格調不主一家而心力各能自盡俾讀者洞心駭目如遊賈胡之肆光怪陸離而珊瑚火齊木難之雜陳于前也以彼諸名士之才人握靈蛇家藏拱璧假令生數十年前與前明諸君子連鑣掉鞅余不知其位置何如又安得謂今人不及古人哉而余以謂作詩至今日為難論詩至今日尤難蓋今人生極盛之後慨然欲有所作勢不得不日趨于新以動天下之耳目而持論者苟無確見則偽體無由別裁而精英無由披露何以擷衆芳之尤成不朽之業此論詩之難較難于作詩也給諫文章品望為一世所宗解紱以來益肆力於蒐討真有如皮襲美所云五岳為辭鋒四溟作胸臆者宜其既作風雅主遂司歌詠權而是集之

選不難以傳世而行遠也與余家與雲間相去二  
百里不獲徜徉峰泖與諸名士共晨夕樂墳笈而  
讀于野一集不覺穆然神爲之往且幸考功黃門  
諸君子之風烈蔚然將復振于今而給諫之于諸  
名士品題揚摧之功不可誣也于是乎言康熙辛  
丑春日長洲顧嗣立書於秀野草堂

于野集吾郡朱張諸子賡唱之作也諸子居郡城  
之西郊並擅才美懷奇未試寄之詠歌唱子和汝  
動盈卷軸一日郵書見投屬爲點定余顛拙無能  
憂患失志放廢以還杜門却掃風雅一道僅涉樊  
籬未窺閭奧今更衰病支離日惟偃仰藥爐茶竈  
間何意長鬚叩門魚緘鄭重珠璣的皪梅葡萄芬  
撫玩回環色飛眉舞竊意諸子名編之意取之同  
人易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程子曰  
聖賢大公之心不繫於私能與天下大同何險阻  
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同人之道利在君  
子之貞彖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惟其能應  
乎乾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子釋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則曰泰  
之時以同征爲吉否之時以同貞爲亨初六能與  
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諸子  
負用世之才處曠遠之地區區與騷人逸客弄柔  
翰抒素懷吾不知將以是爲處否之貞乎抑亦深  
惟涉川之故爲應乾之貞乎吾意斯集也非徒推  
激夫風騷殆將假是以通志而亨貞斯真得于野  
之道矣余旣取其所作略爲釐擇而復繫于野之



說於卷首以為之序是集之作昉於朱子耕方霞  
姚子平山廷謙陸子圃玉崑曾陳子咸京嶠董子  
弘輔杏燧張子玉田琳而聞風繼響者如徐子景  
子是微姚子翼扶翺霑扶培枝朱子芳垂爽何子  
尚愚默胡子澄麓映陸子式如鉞暨家益存集  
思日以益廣姓氏篇什備見集中不能以悉數云  
康熙六十年春三月七十六翁西亭王原拜誤

于野集目錄

卷第一

擬古

朱霞

姚廷謙

陸崑曾

董杏燧

張琳

補樹

陸崑曾

和圃玉補樹詩

朱霞

張琳

姚廷謙

董杏燧

瀚海五色石子歌

董杏燧

陸崑曾

姚廷謙

朱霞



十月桃花

張琳

姚廷謙

陸崑曾

詠史

陸崑曾  
分得南華老人

姚廷謙  
分得韓淮陰

張琳  
分得李將軍

董杏燧  
分得諸葛武侯

朱霞  
分得王右軍

題圃玉画蘭

朱霞

張琳

姚廷謙

題耕方画蟹

陸崑曾

姚廷謙

張琳

送平山就婚當湖

陸崑曾

朱霞

張琳

陳崕

奉答諸同學

姚廷謙

起蛟行

朱霞

張琳

姚廷謙

陸崑曾

過袁海叟墓

姚廷謙

陸崑曾

朱霞

張琳

卷第二

橫雲山紅葉

姚廷謙

張琳

陸崑曾

朱霞

姚翱

董杏燧

朱奕

徐是傲

何默

胡映隆

野人餽生雉

朱霞

姚培枝

陸崑曾

徐是做

姚廷謙

張琳

姚翱

朱奕

題馬湘蘭画蘭

張琳

姚廷謙

朱霞

陸崑曾

朱奕

立冬前三日集遂安堂菊前夜話分韻

陸崑曾

朱霞

董杏燧

姚廷謙

次日再集遂安堂分體

朱霞

胡映隆

姚翱

張琳

姚廷謙

唐玉真公主內思帖歌

徐是做

朱霞

陸崑曾

姚廷謙

張琳

觀穫稻



姚廷謙

張琳

朱霞

陸崑曾

朱奕

徐是做

姚翱

王集思

賦得斗酒相娛樂

姚翱

徐是做

張琳

朱霞

陸崑曾

姚廷謙

董杏燧

朱奕

何默

王集思

陸鈇

寄懷錫山天鈞上人

朱霞

姚廷謙

張琳

卷第三

賦得冬日可愛

陸崑曾

姚廷謙

朱霞

張琳

徐是做

何默

登一覽樓和夏忠靖公韻

張琳

朱霞

姚培枝

姚廷謙

陸崑曾

徐是做

何默

說虎

朱霞

陸崑曾

姚廷謙

張琳

分詠飲中八仙歌

姚廷謙

得知韋騎馬似乘船

朱奕

得道逢勣車口流涎

姚培枝

得飲如長鯨吸百川

張琳

得舉觴白眼望青天

何默

得醉中往往愛逃禪

朱霞

得長安市上酒家眠

陸崑曾

得揮毫落紙如雲煙

徐是傲

得高譚雄辯驚四筵

菊花枕歌

徐是傲

和景予菊花枕歌

朱霞

陸崑曾

姚廷謙

董杏燧

張琳

夜讀

張琳

朱奕

陸崑曾

姚廷謙

朱霞

徐是傲

王集思

飲小山書屋

姚廷謙

陸崑曾

朱霞

張琳

姚翱

朱奕

寒窗雜詠

山茶水仙草蘭蠟梅  
天竹月季枸杞長春

朱霞

姚廷謙

陸崑曾

張琳

送圃玉之潤州得行字

朱霞

姚廷謙

張琳

奉答諸同學

陸崑曾

卷第四

詠雪

欲集始凝  
不夜曉霽

密下初融

積素消殘

張琳

朱奕

何默

朱霞

姚廷謙

陸崑曾

徐是傲

胡映隆

示應菴放生池

姚廷謙

董杏燧

張琳

朱霞

送人往補陀進香

朱霞

張琳

姚廷謙

燈用義山韻

姚廷謙

張琳

朱霞

送竈

陸崑曾

姚廷謙

朱霞

朱奕

送門神

陸崑曾

姚廷謙

朱霞



朱奕

庚子除夕聯句

朱霞

姚廷謙

張琳

卷第五

康熙六十年春正葑城蹋歌

姚廷謙

朱霞

張琳

朱奕

徐是做

東飛鴻堂主人問梅花消息

徐是做

朱霞

張琳

朱奕

胡映隆

莫繩宗

何默

諸同人枉詩訊梅花消息奉答

姚弘啟

燈圓

徐是做

朱霞

姚廷謙

張琳

朱奕

元祐黨籍碑

朱霞

張琳

姚廷謙

雨中集今月堂

姚廷謙

朱霞

朱奕

張琳

元宵後十日風雪大作嚴寒不解為近歲所

未有同人集遂安堂分賦

朱霞

徐是做

朱奕

張琳

姚廷謙

登興聖寺塔

張琳

朱霞

陸崑曾

胡映隆

董杏燧

朱奕

姚廷謙

徐是做

卷第六

花生日舉酒酌花為花壽

朱霞

張琳

姚廷謙

朱奕

徐是做

紅梅影

姚培枝

徐是做

朱霞

胡映隆

張琳

陸崑曾

朱奕

姚廷謙

何默

莫繩宗

曉聞百舌

朱奕

張琳

朱霞

姚廷謙

胡映隆

陳宏謨

蔣培穀

無題

姚廷謙

張琳

朱霞

陸奎勳

徐是做

朱奕

何默

莫繩宗

上巳前一日同初晴玉田過西湖莊即事

姚廷謙

前題次平山韻

朱霞

張琳

西湖莊桃花歌

張琳

姚廷謙

徐是做

朱霞

朱奕

胡映隆

徐南溟

牡丹

陸崑曾

朱霞

張琳

姚廷謙

胡映隆

朱奕

鄰船

徐是做

姚廷謙

朱霞

張琳

鷓鴣燈

朱霞

姚廷謙

朱奕

徐是做

張琳

胡映隆



莫繩宗

蔣培穀

陶淑

綠蝴蝶

張琳

朱奕

姚廷謙

何默

淮清堂白牡丹

姚廷謙

朱霞

張琳

白牡丹

朱奕

朱鎮

題達摩像

朱霞

姚廷謙

張琳

陸奎勲

當歸花

俗呼荷包牡丹

朱奕

陸崑曾

胡映墜

卷第七

新綠

徐是倣

趙宏烈

姚培仁

陸瀛蓀

張琳

姚培衷

朱霞

姚廷謙

曹一士

朱奕

朱鎮

何默

莫繩宗

周銓

四月清和雨乍晴

姚培仁

朱霞

趙宏烈

姚翺

張琳

姚廷謙

朱奕

陸瀛蕓

何默

曹一士

周銓

陸瀛齡

劉夢金

王之醇

陸瀛亮

美人撲蝶詞

朱霞

張琳

姚廷謙

午日雜詠

龍舟  
畫鍾馗

蒲酒  
雄黃袋

神符  
五毒花

姚廷謙

張琳

朱霞

徐是做

何默

姚培仁

趙宏烈

朱奕

望雨

徐是做

張琳

姚廷謙

朱奕

趙宏烈

朱霞

喜雨

徐是做

張琳

姚培仁

趙宏烈

朱奕

朱霞

姚廷謙

錦邊蓮

陸崑曾

姚廷謙

張琳

朱奕

朱霞

碧蓮

陸崑曾

姚廷謙

張琳

朱奕

紅蓮

陸崑曾

姚廷謙

張琳

朱奕

驅蚊歌

姚廷謙

徐是儼

張琳

朱霞

何默

趙宏烈

小極對風雨作二首

朱霞

前題次韻

徐是儼

朱奕

空明子令嗣

兆熊

六齡作擘窠書有贈

朱霞

姚廷謙

張琳

卷第八

讀易一百韻

朱霞

秋夜檢閱舊稿憶數年前與唐澄之同客熱



河感賦百韻寄之

徐是做

讀東坡詩一百韻

姚廷謙

西湖感舊一百韻

張琳

戲爲絡緯蟋蟀聯句五十韻

趙宏烈

王之醇

曝書五十韻

東坡集目錄

卷

姚培衷

徐南溟

卷第九

江南曲

何默

朱霞

姚廷謙

張琳

山行訪桂

姚培仁

葉愚

姚培衷

姚廷謙

張琳

何默

獨釣

朱霞

陸瀛萼

姚廷謙

張琳

東坡集目錄

卷

葉愚

何默

程王臣

陳貞

重陽前後二十日

姚培枝

張琳

姚廷謙

葉愚

申浦觀潮

朱霞

張琳

姚培衷

姚廷謙

葉愚

賦得曉鐘

朱奕

姚培枝

題簡庵扇頭蘭花茉莉

陸閔

姚培衷

朱霞

張琳

朱奕

武陵柴禹明寓心求古處堂月下同玉田平

山過訪閒話

朱霞

張琳

姚培衷

姚廷謙

北遊述懷一百韵

陸崑曾

詠蟹五十韵

朱霞

姚培益

姚廷謙

徐南溟

小春十日醉古處堂歌筵爲心求賦

朱霞

張琳

徐懋績

柴潮生

題童素文歲寒三友圖

董杏燧

張光謙

葉愚

姚培枝

何默

卷第十

飛鴻堂梅花

姚弘啟

張光謙

馮敦忠

趙宏烈

徐是做

朱霞

范仁霑

張琳

廖崑陽

葉愚

姚翱

姚廷謙

荒齋五詠破窗 亂石 危牆 舊井 老樹

徐是做

焦表嘉

姚培仁

張琳

朱霞

姚廷謙

趙宏烈

千野集目錄

天

朱奕

葉愚

姚培衷

姚培枝

張光謙

胡二樂

楊柳枝

沈德潛

王之醇

姚廷謙

宋顧樂

廖崑陽

笠澤釣艇歌

朱霞

陸崑曾

姚廷謙

張琳

徐是做

讀周萊峰先生遺集

姚廷謙

千野集目錄

天



和平山讀萊峰先生遺集

陸崑曾

朱霞

悟生庵與則峰上人閒話

張琳

姚廷謙

徐南溟

朱霞

喜諸公相過之作

釋性標

于野集卷一

手



于野集卷一

青浦王 原西亭

擬古

朱霞耕方

吾鄉鍾英靈。前人著芳軌。非徒雄文詞。直諒異軌。  
美。屈指六紀來。老成復餘幾。鳳毛久零落。春草空  
飛雉。豈無英雋姿。舉踵一遙企。如水出滌片。如林  
挺梗梓。采擇誰爲尸。繩削寧容已。獨學慮多岐。質  
美徒介恃。相舍千里遙。而競尺與咫。高閣度遺經。  
蠹魚飽舊史。悠悠成瓠落。沾沾猶自喜。伊余尤懶  
廢。回首驚馳晷。晷墜治愧莽鹵。溯洄失涯涘。非藉同  
志人。蕪蔓誰與理。寒風振長林。一尊澆塊壘。合簪  
豈在多。麗澤貴相砥。悔過慕武公。不實譏陽子。願  
言聞切磋。執鞭從此始。

前題

姚廷謙 平山

文章經世業。此語傳自古。世無鴻筆人。山川乏雲  
雨。泖峰本與區。前哲垂芳萬。學問窮根柢。精討異  
莽鹵。譬如音出虛。聰者調律呂。又如色繪空。明者  
成黻黼。伊余生苦晚。髫髻習訓詁。家世本儒門。賜  
書自宗祖。愧無負荷能力。孱比綿縷。春華詎足矜。  
秋實誰相許。願登君子堂。芝蘭氣相煦。但恐枋榆

姿難望垂天羽。毫末至千尋。名材非襲取。覬勉日新志。遙繼前人武。幸遊三益間。駕鈍試一鼓。

前題

陸崑曾

國玉

仰峰東南秀。羣賢此棲託。才美著簡編。四姓尤鑿鑿。晚明多盟會。吾鄉實振鐸。昆池灰以飛。瀛海水亦涸。黃門與考功。吁嗟久不作。而余及見者。先後復頽落。歲月忽然去。有如蛇赴壑。郊西四三人。南北歎離索。倦飛一朝還。得踐平生諾。詩文互來往。壺觴間斟酌。陋彼章句儒。閉門叩寂莫。名聲形色間。讀書得糟粕。豈知他山石。良玉藉攻錯。亮哉杜

八千野集卷一

二

老言。今人未可薄。勉張我軍。旗鼓正相若。真氣養貴充。陳言在所擯。以之登壇坫。視古孰強弱。當仁有不讓。至語非諧謔。感時值歲寒。交契從茲約。

前題

董杏燧

弘輔

瑤琴彈古操。逸響遏行雲。靜聽發歎息。似吾欲云云。完璞不雕琢。太羹無羶葷。同調何寥落。訾謗徒紛紛。方圓異鑿枘。臭味乖薰蕕。因之戢鵠志。初非別雞羣。孰諒嵇中散。空憶平原君。何當撫樗櫟。相期砥詩文。握手傾意氣。披心輸慇懃。然諾重山嶽。聯絡固膠筋。瑕癥互求索。畦畛毋支分。搜題翻習

見。拈韻吐奇芬。硬語極錘鍊。蕪詞窮鋤耘。風騷排七子。典則追三墳。筆墨事清畫。杯盤酌西曛。樂哉文字飲。寧辭來往勤。庶幾就攻錯。誰謂邀聲聞。大雅當復振。元氣常氤氲。

前題

張琳玉田

五茸文章藪。自昔多名賢。風雅起六朝。支派相延綿。驚才振霞綺。秀氣干星躔。精靈不復返。荏苒千餘年。世事有代謝。譬若蟻磨旋。悠然發永歎。此意誰能宣。是邦富文彥。好古窮鑽研。志趣並雄俊。出處常聯翩。琳也本越產。僦居江之壖。杜門不解事。

八千野集卷一

三

終年守殘編。自笑書中蟬。食字難成仙。偶然弄筆翰。無暇分媿妍。不意賤子名。乃為好事傳。以視諸同志。百不及一焉。顧蒙縞紵及。欲訂文字緣。琢磨或垂盼。濫廁羞隨肩。願借金篦手。刮膜須及先。為語同袍人。麗澤庶勉旃。

補樹

陸崑曾

久客歸里。小園榛蕪。暇日巡視。見林木缺損處。添種一二。作補樹詩。索同人共和焉。叢木無行次。成林待轉移。氣完寧慮洩。勢好不妨欹。晚歲生涯足。長饒事業奇。枝柯原未改。歸鳥莫

相疑。

老屋南城下。開軒樹四周。密堪資庇蔭。疎亦愛清幽。得遂閒居意。期將野景收。當前圖畫在。蕭散李營丘。

和圃玉補樹詩

朱霞

客久歸何事。巡檐愛物華。未能癡架屋。且擬縱看花。竅穴年深蠹。冰霜臘後芽。卽今成嬾代。搔首一嗟呀。

栽接誇能事。何須計十年。爲園師郭橐。學畫法黃荃。圃玉工寫生高枕留禽語。推窗待月懸。入林能漸密。息

影願隨肩。

前題

張琳

城根補嘉樹。深處著衡茅。不礙蟻穿穴。還容鳥構巢。驚心紅葉晚。轉眼綠陰交。卽此堪娛老。何須卜遠郊。補種非多事。天工有轉移。月來添曲折。春到盡紛披。錦里惟誇栗。張園獨愛梨。先生無不可。幽意幾人知。

前題

姚廷謙

久客厭塵土。歸來撫舊林。不堪資息影。幾處失鳴

禽。老惜溝中斷。春謀屋角陰。誰云數株樹。忘却入山心。

羨爾緇經手。圃玉方刻禮記分類還攜種樹書。好添池上影。未礙月中疎。客土煩培植。叢枝在剪除。更教叅怪石。吾欲結鄰居。

環堵休嫌窄。倪黃咫尺間。十年初計樹。一簣舊成山。卑借雞栖穩。高留雀乳閒。雖無多屋宇。處處足怡顏。

心閒餘地濶。識密選材宜。澹蕩攜三友。容華寄一枝。乞根憐杜老。封子笑羲之。會得天公意。輸君作

圃師。

前題

董杏燧

小試齊民術。爲園相地宜。橙從少府覓。松自野人移。隙處仍邀月。欵來或覆池。垂垂生意在。惟有化工知。十畝閒閒地。君歸此暫栖。無心求蔭庇。寧慮有傾擠。荒徑一爲闢。故人來亦迷。誰言城市近。滿塢白雲低。

瀚海五色石子歌

董杏燧

轟雷夜半山中起。劈裂幽巖十數里。

吳赤鳥元年泰山夜有雷聲忽開洞



穴中多石。彈奔泉。傾瀉砂礫。清濯出牟尼。光玼玼女

九皆有文理

媧鍊剩藏九淵。劫灰後出天更始。君從何處得此  
奇。云是瀚海來包匭。非橢非銳非方圓。不涅不磨  
亦不剝。靈秀凝結五行精。入水疑蜃陸疑雉。赤如  
絳旃白如羅。庭實旅百陳文綺。純黃一掬雍州壤。  
至哉坤元中通理。黑雲旋轉淺間深。殺氣暮壓孤  
軍壘。四子正色合方隅。三子雜揉膚膩靡。紫英孕  
綠綴苔蘚。丁香未吐猶含藥。皎皎素質冠以緋。胎  
禽頂兮白鳳背。積翠欲滴紅欲燃。青霞煉就丹砂  
死。珠玉貝錯奚足云。脂粉黛赭寧能似。星羅瓦缶  
漬寒泉。斗杓夜浴銀河裏。擲向虛空森有芒。鬪隕  
飛流礧腐史。我聞神物徵嘉祥。山鵲口銜遺寶氏。  
吁嗟陸子善秘惜。傾城量金勿輕市。嗟余癖嗜頗  
相同。求之廿年乃得視。劃然長嘯思遠遊。手攜鐵  
網搜海底。

前題

陸崑曾

女媧補天曾鍊石。餘者擲向瀚海側。砂磨水盪稜  
角圓。琢成能具種種色。吾生嗜此久成癖。十年尋  
覓了未得。故人從軍來絕塞。傾囊搜之甚奇特。一  
具依樣葫蘆形。光燄放出不可遏。黃純作帔儼道

裝位以中央。當主席。一如辰砂入丹爐。波濤浪感

火未熄。一如海雲生重陰。長空濃淡同潑墨。其間

正白乃有二。一作月華一羅織。復有淺紫間深綠。

欲肖厥形難測識。加以雜采翠欲流。如披古錦絢

爛極。嗚呼。天地之氣。趨東南。文章日盛。莫遏抑。神

物苟不產中華。譬猶日月遭薄蝕。自非聖武清

沙漠。沉埋誰與為拂拭。世人所拾寧足誇。麻源巫

峽尊拱壁。得于麻谷洞上有兩仙人形一得之巫峽上有飛龍形不

若此石來荒裔。肅慎並知天子德。蓄此直作貢

茗觀傳之子孫。千萬億。

前題

姚廷謙

玉生崑崙涉流沙。翰海之石世亦誇。天公珍秘神  
鬼護。一朝失守來中華。橢者如指圓者丸。晶瑩潤  
澤秀可餐。其中肌理蘊奇妙。画工欲画下筆難。辰  
砂奪丹黛失青。黑白分別渭與涇。或如海水耀東  
日。或如微雲淡疎星。盛以定窰雪色盆。清泉蕩漾  
舒波文。却疑蛟蜃藏變幻。蠕蠕欲動乘淵云。始知  
怪石同貢琛。是物具有天地心。秋毫爲大泰山小。  
南華寓言意最深。大米袖中未足奇。老坡作供亦  
兒嬉。但恨古人不見我。茲焉所得寔過之。而况物

產各一天。故明防禦止九邊。是非臣妾萬方日。此石那來几案前。明窓蘸墨開錦函。奇語迸出光怪添。戲謂此石不負汝世間。寶物寧終潛。

前題

朱霞

瀚海春雷冰盡裂。蛟鼉孕子出自穴。融風陰火幾蕩摩。坼壁飛騰誰敢掣。有時失水剩沙頭。萬顆累累明玉屑。生機鬱屈未得遂。文綵盤紆各奇絕。陸君得此從虛教。薦以清泉色瑩澈。白者野鳬腹上毛。羅紋細漾仙裙折。赤者肌融勾漏砂。圓滑欲吐西施舌。其一鰥鰥似魚眼。紅暈浮眶淚明滅。其一

熒熒青紫兼。魏花得露怒苞決。最訝甚弘一點存。

已成深碧猶縈血。昆明夜珠何黯慘。菰米沉雲影稠疊。那知六子爭瑰奇。更有厥魁王同列。色如蒸栗未足云。中有丹瓢吐虹蜺。誰云玩物有明戒。小英奇寧可沒。怪石作供自子瞻。文登瑣碎那堪繫。画師泚筆愁烘染。繡閣神針亦停輟。陸君磊落好遠遊。江山靈秀恣收擷。世間不少補天餘。拋擲窮荒誰剔抉。

十月桃花

張琳

小桃何事爛紅霞。不待春風見歲華。却笑重陽殷

七七。賺人偏放杜鵑花。

前題

姚廷謙

十月天桃露小頻。偏於冷落見情親。那知一隔春風面。錯認新人勝舊人。

前題

陸崑曾

小園春色訝冬還。幾點妖紅水一灣。不道阮郎歸去後。尚餘殘夢落人間。

詠史分得南華老人

陸崑曾

曾却千金一笑中。當年原不計窮通。游談早薄逢時技。天地長存傲吏風。入夢鄭人何自覺。守雌周

史未忘雄。沈洋留得遺言在。索解惟須庾子嵩。

分得韓淮陰

姚廷謙

淮水悠悠釣影涼。千金一飯豈能償。手提秦壘歸真主。悔鎮齊城乞假王。不信此生終噲伍。可憐瀕死悟弓藏。酬恩釋怨俱無憾。但愧鍾離俠骨香。

分得李將軍

張琳

藍田游獵縱清秋。隴右英風孰與儔。氣懾於菟猶化石。數奇雄主不封侯。人奴終得邀天幸。猿臂偏難學虎頭。遺恨獨尋王朔語。將家三世果堪愁。

分得諸葛武侯

董杏燧



赤伏符衰一綫存。臥龍強起握乾坤。草廬抵掌三分統。羽扇生風五丈原。王佐似顏應不忝。醇儒與董並推尊。雲霄萬古同瞻仰。不獨謳思遍蜀門。

分得王右軍

朱霞

舊京王略歎蹉跎。誰解蘭亭感慨多。避世已盟三尺墓。換書聊翫一羣鵝。廟謨衆望深源出。家學人疑子敬過。絲竹閒情揮麈手。清真千古竟難摹。

題國玉畫蘭

朱霞

九畹湘累種。千秋王者香。靈臺無宿物。墨汁有奇光。葉葉迎風帶。枝枝浥露妝。畫師難入手。荆棘滿縑緗。

十

十

前題

張琳

曾於楚騷見。君忽寫生枝。大雅久不作。美人良在茲。靜中香淡淡。疎處綠垂垂。紉佩成虛願。于今慰所思。

前題

姚廷謙

繪事多家數。幽蘭絕技無。羨君乘逸興。寫出楚騷圖。瘦葉風爲剪。肥花雪作膚。墨香浮動處。筆架是珊瑚。

題耕方画蠨

陸崑曾

此蠨何爲作。斯人久在田。墨潮成活潑。筆斷得生全。滄海輸芒日。西風熟稻天。知君有饒吻。題罷亦流涎。

前題

姚廷謙

画裏秋將老。枝頭穀早低。豈須誇介冑。未必免笞蹄。番韭殊堪搗。金橙大可壅。寫成翻一笑。紙上擘團臍。

前題

張琳

一穗垂如玉。雙螯利似刀。尚憐蘆在甲。聊借墨爲濤。外飽輪囷態。中涵瑤琬膏。絕勝看画餅。急欲問香醪。

十

十

送平山就婚當湖

陸崑曾

一篙新綠滑於油。簫管迎來坐兩頭。莫訝待郎郎未至。題詩先上弄珠樓。

偷窺妝鏡手。開函洗馬風。流儘不凡更。愛一分寒素態。絳紗籠在舊青衫。

攜來行卷繡幃間。盡日披翻那得閒。好與天台仙子說。及春須放阮郎還。

試事在即故云

前題

朱霞

画船輕掩綠窗紗。雙槳晴湖蕩曉霞。屈指春風纔



一月如蘭人妬並頭花

賤裁五色界烏絲定有催妝絕妙詞不學風流京

兆手画眉空遣外人知

前題

張琳

駕湖春水送揚舲兩岸花紅襯草青郎有催妝詩

句好休將寶扇隔雙星

花影憑他砌畔移春寒不耐繡簾垂知君彩筆風

流甚繞闌新詩又画眉新夫人亦能詩

前題

陳崕咸京

何郎風調有誰如霧夕霞朝得意初賞識豈須逢

沈范香閨先拜女尚書

却扇詩成羨上才珠光徹夜照樓臺曉籌東置瓊

筵畔莫遣當關報客來

奉答諸同學

姚廷謙

一帆春水綠於苔五兩風輕趁早開只尺東湖非

遠別多憐秦贅贈詩來

細膩風光字字新小紅牙板按須頻照梁出水工

澤頓使前賢落後塵

起蛟行

朱霞

道人夜半守虛白敝廬四面惟立壁時當五月月

小盡二更沉沉竹梧寂忽聞聲從西北來何處潛

蛟欲拔宅長風怒作熊虎號凍雨猛于弩箭射移

時震撼勢益倍鬼走神驅爲誰役鼓行而前誰敢

當雷公電母皆披猖此時天意那可問黑夜直欲

同鴻荒乘陵鳥騅馳鉅鹿奔迸戰象崩昆陽十圍

大樹俄劈裂千石巨舸嗟皺皺貴家紅樓垂壓覆

貧家茅屋紛飄颻慈母抱兒避無所壯夫支門立

欲僵平明雨過風亦歇八窗無遮四壁豁書史縱

橫几杖浮屋梁日射水影活橫塘潮溢直入門赤

鯉失路手可掇野人告我蛟起處近在九峰各盤

據橫雲洞口白石嘴同時奮飛出穴去怪事幾同

丙子秋升騰頃刻誰吹噓叶去聲道人見慣亦尋常何

物肉團太豪倨我聞鱗蟲長隨時能屈伸一遇風

雨會變化頗有神上天布甘澍龍也誠勞臣何爲

初出時如此恣怒噴又况神物不多有羣飛刺天

或非真功無尺寸害已被此事關係須極論頻年

旱潦頗不時不審果係誰所爲其中乖者倦行雨

天公捕執巧避之亦有以雨爲兒戲點滴誤用沒

屋茨苟非歷試恐難用草茆初出豈所知人亦有

言龍上騰蛟橫飛上騰所以澤下究橫飛鳥知其

所之調和陰陽用此物上帝豈不深長思我爲此  
言信非枉畢竟胸襟猶未廣世間得志各有時遑  
恤未來與已往怒蛙猶堪戰士師桃蟲亦遂拚飛  
想蛇醫吐電本非難穴蟻興雲曾不爽千秋物理  
鎮如此那有閒情問蒼茫叶去聲北郊詩翁亦多事開  
尊集客何技癢千言跌蕩不肯休俗眼咋舌驚鹵  
莽我今志託六四坤心偶欲言口輒吞筆墨戲挑  
語復繁白笑此舌誰爲捫

前題

張琳

君不聞千年老蛟能裂山蛇身獨角尾有環或乃  
潛形在幽壑偶逢渴虎恣吞攫又聞魚身長成三  
千六百鱗蛟爲之主魚爲臣升騰變化詎可制每  
借風雨矜其神今年戊戌月建午小盡之夜將二  
鼓忽驚狂飈振六合石捲沙崩木飛舞風車奔騰  
雨隊隨疾雷一聲破垣堵神鞭鬼馭疑往來靈華  
倏閃勢莫覩天瓢翻地軸浮拉雜摧巨屋擊磔沉  
維舟鼉鼉徙深窟狐貉竄荒丘老夫不寐支枕頭  
感時望歲增隱憂雖無良田與廣宅只恐漂泊連  
西疇上帝本爲施膏澤震撼乾坤縱此物九峰同  
時起四蛟捲盡銀濤洗山骨背郭沿城江一帶未

能降雨先爲害若使周處之劍至今在安容此蛟  
遁滄海

前題

姚廷謙

梅風一月地蒸溽黃昏風定汗如沐有聲蓬蓬起  
北方洶洶無邊欲崩屋須臾雷電爭砰礧猛雨隨  
之如撒菽共工赫怒飛廉趁火鞭金斧莽相逐重  
樓大厦勢欲僵屋瓦逐葉同飛揚祈神籲佛苦無  
路婦孺迫窘入被藏五更漸見收披猖金鴉抒翅  
升東方驚魂少定出門看門前水漲五尺強牆頽  
屋塌那忍道直如兵燹遭摧戕欲求端倪不可得  
俄有村氓述其詳東西二汭石怒裂有蛟爭起揚  
目睚眦猙獰躡空鬬牙爪東行入海隨渺茫又聞海  
塢遭簸蕩金堤暴決衝濤狂小舟翻覆不足數大  
舟磔裂相擊撞天公無言鬼神避百歲老人驚未  
嘗我聞神龍司行雨萬姓稊稻資沛滂何物老蛟  
逞狂悖致此一方羅汝殃青天蕩蕩不可訴不知  
此罪誰當償泚筆紀異成短章古來萬事難意量

前題

陸崑曾

我客夷門三月矣東西赤地幾千里沙海水枯濁  
流竭歎蒸撲人渴欲死當關忽遞鄉書來拆看不



知誰所裁。爲報今年老蛟起。寫之累幅語未該。東  
余夏五礪石裂。石罅迸出真駭絕。雨勢挾風傾尾  
閭。陽侯作御豐隆車。雲垂霪霪太陰黑。電飛閃爍  
金蛇逼。天柱疑崩地軸側。顛倒物類百千億。田禾  
青青一尺強。拔根泥土浮陂塘。北方苦涸南苦漲。  
天意豈必讐農桑。大君宵旰憂螟蝗。手批奏摺滿  
十行。上批河撫摺有兵喪之後每多蠲  
蝗飭令各屬及時撲滅等語爾何不靈肆披猖。官  
吏謀寢畏查驗。恨無子羽三尺劍。

過袁海叟墓

姚廷謙

荒庵寂寂掩荆扉。海叟孤墳對落暉。憶自鰻魚東  
海去。真同遼鶴五茸歸。画图空寫幽人像。詩句長  
留識者希。燕子有情還似舊。春風銜得紙錢飛。

前題

陸崑曾

青袍當日早休官。那計詩名死後傳。拱木已非元  
雨露。故家仍是蜀山川。叟先故蜀人占籍華亭父介元時爲府掾莫嗟抔土  
夷平陸。尚有殘碑臥野田。我昨十三陵下過。兔葵  
燕麥也芊芊。

前題

朱霞

三百年餘馬鬣荒。却尋僧舍古城旁。一從東海詩  
人隱。猶指西臺御史藏。白燕歸時春杳杳。烏犍跨

處草茫茫。我來蘋藻無由薦。日暮風吹野菊香。  
前題  
張琳  
霜林落葉正紛紛。斷碣難尋三尺墳。一自繡衣潛  
去國。至今詞客盡憐君。梨花寂莫春前燕。桤樹蕭  
森日暮雲。千古詩人只如此。幾聲疎磬隔溪聞。



于野集卷二

青浦王 原西亭選

橫雲山紅葉

姚廷謙

青山自逶迤。霜氣乍淒緊。出郭尋橫雲。奇趣遙相引。千林競改觀。噓弄疑蛟蜃。設色慙丹青。耀目破寒窘。歷亂羣鴉翻。參差行雁隱。點點浮清漪。聲聲叩虛牝。此鄉稔稻登。村酒衣可準。况逢素心人。對此一笑听。預恐寒飈驚。那用急旋軫。憑軒酌餘霞。暮煙起隱嶙。

前題

張琳

千尋石壁排雲起。鏡裏芙蓉泣。寒水歛逢青女回。春陽化出妖紅與蛇紫。參差罨畫長林平。荆關妙手寫未成。騰光燭霄飛鳥跡。倒影逐浪游魚驚。明霞片片攢絳闕。金支翠旗時出沒。碧落空傳笙鶴音。丹爐已冷神仙骨。晚颺欲動繡幕翻。少焉月出浮金盆。山魈潛形木客避。杜鵑不敢啼春魂。天台桃花空綽約。勾漏辰砂誰共斫。紅顏不死如可學。吾欲其間卜棲托。

前題

陸崑曾

真人返其真。澆酒作丹藥。山有仙人澆酒石至今騰光氣。林杪

猶爛若。茲山以石勝。逼冬轉清削。草枯辨徑路。木落見巖壑。照眼楓葉明。綴染殊不惡。一年一過此。風景未索莫。豈知朱顏凋。吾老已非昨。東西悔奔走。祇貽山靈噓。

嚴霜欺鬢髮。歲月促人老。云何楓樹林。得霜顏色好。吾聞造化理。仁壽而鄙夭。又聞莊生言。木以不才保。那能起斯人。相與恣論討。有覺恒戚戚。無知或浩浩。榮悴于此分。達觀苦不早。願言將浮累。落葉偕迅掃。

前題

朱霞

茲山舊是神仙舍。丹氣燭山山。不夜丹成餘粒撒。山椒紫翠冲融彌隙罅。我來正值霜信初。翩翩青女迴。颺車千林一夜遍烘染。淺者著茜深著朱。有生過眼總虛幻。豔色乍見真可娛。世間佳境到處有。桃花溪洞芙蓉湖。誰言秋霜能殺物。我今所見曾不殊。但恐驚風太草草。臙脂滿地辭枯槁。夕陽不任落。鴉翻廢院便教童子掃。我愛橫雲一抹斜。青山寧受色塵遮。瓢笠終當謀小築。明憲仍學咽紅霞。

前題

姚朝翼扶

九月霜氣肅。景物逾鮮妍。登臨興不極。平楚彌蒼然。橫雲本福地。琳宮冠其巔。峭壁若劖削。長林亦蜿蜒。時光不我待。物態俄變遷。楓林一夕改。恍若丹。青懸塗抹。由化工。倪黃敢爭先。斷霞相補綴。返照添騰翻。秋容誠可悅。寒事將代禪。紅顏怨薄命。志士悲暮年。感此心挹鬱。搔首問高天。舉杯聊復醉。願言尋飛仙。

前題

董杏燧

靈泉五色浴。九還刀圭入口回。朱顏神仙空留一泓水。箭鏃芙蓉烹不死。玉輪軋露篩霜風。青楓盡點丹砂紅。絳宮霞闕不可到。灑灑寒潮撥蘭棹。遙望橫雲蒸火雲。峰如塗赭林如焚。楚炬阿房燄未熄。赤幟三千立趙壁。晴空閃爍迴雁行。溪流激電驚龍堂。孔雀歛屏那敢妬。山鬼潛燐泣秋暮。仰看日景向西斜。融融兩頰生桃花。酒滴小槽凝琥珀。半酣長嘯聲裂石。累累古墓是何人。落葉重重覆錦鱗。華亭鶴唳清音絕。子規啼遍枝頭血。

前題

朱奕芳

茲山饒雲氣。山在雲中居。雲開霜葉紅。仍作雲捲舒。譬彼雲從龍。雲爲龍所噓。倒景接川谷。騰光連

空。虛春媚方秋妍。絢爛那得如時見。飛鳥還疑是落照。餘有詩在我目。含毫難分疏。世無餐霞人。誰歟此停車。

前題

徐是做景子

昔在邊山遇秋雪。雪中紅樹紅於血。恍對僧繇沒骨圖。天公能事真欲絕。歸來奄忽幾經年。授衣已過九月節。扁舟偶泊橫雲麓。荻花飄盡荷蓋折。未道霜空蕭索時。幻出丹山與火穴。萬株紅杏夕陽邊。葉葉風吹聲不輟。始知隨處有奇觀。昔時所見今無別。欲收此景畫圖中。畫不能盡口能說。

前題

何默尚愚

我家於橫雲。結茅山之麓。是山孕靈氣。蒼翠富林木。最愛秋霜時。奇觀收倏忽。純色疑塗朱。雜采眩錦簇。夕陽散其間。妙畫倪黃幅。茲焉陪清遊。滿眼同丹雘。愧無江郎豪。寫此萬花谷。醉石何嗟峨。聊藉一觴沃。不見鶴上仙。但羨林間鹿。願言棄塵鞅。長伴幽人軸。

前題

胡映隆澄麓

秋天次寥秋氣冽。草木變衰改柯葉。雕青勻赭儼畫出。橫雲之山最奇絕。層層絳樹列仙闕。興來一



鼓郊西楫百川灌河如油潑未到先見峰巖薛真有芙蓉塞木末山光浮動日光活爛爍直與滄波接飄然扶杖隨步履躋攀曲磴窮巖穴恍如赤壁鏖兵折陣火燄燄融風烈又疑絳幟一朝奪不然龍歸噴腥血不爾下有丹砂窟移時返照靜如抹霽霞片片若可擷五斗不覺酡顏熱醉看斜挂珊瑚月

野人餽生雉

朱霞

野人何處艾而張錦翼無端繫頡頏悞向寒郊傳角角曾憐春草見踰踰樊中豈易神仍王石化空傳夜有光却比獻芹多厚意爲渠文彩是專場

前題

姚培枝 露扶

五茸寒草尚芊芊誤落朱絲彩雉鮮金馬齊名曹不忝野翁相贈豈徒然庭前刷羽花同豔畫裏尋曹繡竝圓恰有詩人同撫掌揮毫各賦艾如篇

前題

陸崑曾

殷殷野老最情多籠得文禽破曉過此日似攜生作贅先時曾藉禮爲羅中官莫信能言鴨內史休誇換字鵝不愛雄飛愛鷗伏羽毛庭下任摩挲

前題

徐是做

本是如臯所獲禽野人生致最情深出籠剩有文明象斂翮終存耿介心昔感朝飛誰作操待看化石恐難尋須知來自荒原外絕勝鄰家膠角音

前題

姚廷謙

秋原零亂捲飛蓬入網驚看彩翼豐天路可能容耿介世間何處不樊籠野人持贈情偏重樂府留題句並工應識文明原有象盍簪正喜素心同

前題

張琳

霜天旭日淨暉暉錦雉何來繡一圍不羨西施因網得還勝獵馬帶禽歸稻梁雖具神難王文彩偏多思欲飛莫向雕籠漫惆悵從今長謝海鷗機

前題

姚翱

網得文禽物色新不輕全物意何真似憐介性持相贈只恐雄心屈未伸飲啄自甘衰草伏依棲豈合畫堂親稻梁惠養非無謂漫憶平田雁鶩鄰

前題

朱奕

郊原秋盡網羅開雄雉于飛去復回豈有文明思弋獲却因耿介作愁媒鷗緣知避常難下雁不能鳴反是才珍重野人相贈意忍教烹佐菊花杯

題馬湘蘭畫蘭

張琳



美人去後。紫煙消。十。四。樓。空。舊。板。橋。不。道。數。莖。香。草。細。尚。留。金。粉。話。前。朝。

前題

姚廷謙

幽蘭一簇寫氤氲。濃淡都從玉指分。欲借謫仙詩作跋。不知何處弔湘君。

前題

朱霞

風莖露葉出毫端。共剔寒燈仔細看。近百年來桃葉渡。無人更說馬湘蘭。

前題

陸崑曾

興廢無端寄画中。美人身世怨蘭叢。柔生滄海灰

成劫。肯作當年腦麝風。

前題

朱奕

誰將妙墨寫湘蘭。十二樓荒曉夢殘。千古靈均知已在。披圖還作楚騷看。

立冬前三日集遂安堂菊前夜話分韻

陸崑曾

名菊羅堂下。秋深始拆苞。留人一夜雨。剪燭十年交。已得花成釀。還添蟹佐庖。與君同酩酊。塵慮此全拋。

前題

朱霞

寒香宜對菊。暗雨忽鳴檐。話舊燭同剪。衝愁酒許添。交深寧厭澹。句好不妨尖。自古餐英者。浮榮若箇兼。

前題

董杏燧

蕭齋宜促席。險韻各鐫刻。夜雨自生情。寒花故不。凡孤燈何耿耿。軟語共誦誦。老圃秋容好。相期事載笑。

前題

姚廷謙

細雨下懸榻。留朋話小齋。世情輕聚散。雅集有安排。花發深秋豔。詩來靜夜佳。齊心同此樂。不羨列

金釵。

次日再集遂安堂分體

得七古

朱霞

飄風吹雨何鬚鬚。虛齋相對如繭蠶。主人愛客未聽去。再鼓餘勇豈不堪。黃花四壁添冷澹。無言轉覺幽意含。此時一斗亦不醉。興到豈為麴蘖耽。吳兒愛菊強解事。百金買種劇討探。移根縛竹入華屋。愛護雖勤菊所慙。豈如今者此室內。詩人三五來同龕。與君今夜各不睡。晚香未肯隨優曇。但當結契塵埃外。仍於僻地營茅庵。

前題

得五絕

胡映隆

花與秋同老。移栽到草堂。多緣護香色。不是怯風霜。

日出東南隅。疎影亂虛壁。冷對不肯還。人人愛高格。

前題 得七律

姚 翱

飛雨蕭蕭楓盡丹。連宵痛飲到更闌。愁城總爲搜詩破。酒膽寧須把劍看。得失於今奔似鹿。窮通自昔轉如丸。尊前莫笑癡頑甚。滿眼秋英尚未殘。

前題 得七絕

張 琳

依然聽雨話深宵。酒韻吟情未寂寥。一任濕雲吹不散。判留雙屐過明朝。

醉眼初醒睡未成。風爐活火奏瓶笙。怪他菊影寒如許。猶帶秋煙待寫生。初晴園玉皆善墨菊

前題 得五律

姚廷謙

勝友難爲別。看花又一宵。雨聲雖已歇。吟興未能消。重把微髭撚。還憑寸燭燒。雞鳴庭樹白。惆悵是明朝。

唐玉真公主內思帖歌

徐是儼

有唐天子工於書。應運起者褚與虞。玉真公主唐宗女。落筆迥與凡人殊。楷書五帝內思法。雜以六

甲陰陽符。前後不下三千言。行間一一春華敷。筆鋒犀利莫可當。飛舞還足驚巴歛。開元戊寅二月朔。奉敕繕寫珍瑤璵。舊本遠傳千百年。神氣未散墨不渝。故明法書推思翁。得此心手窮追慕。鴻堂帖成未收入。別購琬琰爲鏤鏤。思翁仙去市朝改。此搨埋沒隨榛蕪。我昔見之在洙水。力不能致思鬱紆。近始覓得載以歸。洗濯肯令纖塵汙。急具紙墨搨數卷。一點一畫無模糊。爲浮大白發狂叫。執以遍示諸朋徒。初晴朱子猶酷好。知味恍似齊雍巫。因歎世人拘目見。吳興小楷羣規模。豈知閭邪七觀外。尚有墨寶如斯夫。如斯墨寶絕代無。玉真公主其仙乎。

前題

朱 霞

書法散亂餘千齡。二王筆意同晦冥。內壓外拓各分派。魔外亦得窺門庭。吾鄉巨手董宗伯。窮搜精鑒存典型。鴻堂墨寶妙天下。更有秘篋不啟扃。玉真公主出唐初。好道奉勅寫此經。絹素完整未零落。奕奕千字羅華星。搨藏董氏不多見。鼎革以來隨流萍。徐君連歲力搜得。如珠還浦劍出匣。贈我一本先以詩。幽光硯北騰晶熒。標格軒舉儼大令。



風神淡逸師黃庭一點一畫具飛動有若小鳳揚其翎義和內景可頡頏破邪西昇遜娉婷乃知唐人得晉乳不但骨相通精靈後來顏柳尚雄傑學者從此迷渭涇宋四家書各雋拔視唐不翅分尹邢况乃吳興喜軟美遂使嘉穀雜臘腥明月逕寸得此帖餘者熠燿同秋螢嗚呼書法雖小道使我望古歌榛苓累朝貴主亦何數玉真千載猶勒銘神仙富貴兩寂寞惟有字畫留餘馨雲煙過眼終是幻搔首一笑空天青

前題

陸崑曾

玉真此帖何所師剛健其質婀娜姿心能轉手手轉筆令我如見疾書得意時世人論辯真莽鹵會稽以下受毀侮側勒努趨檠未識動輒非今而是古有唐諸公各立家詎止印泥錐畫沙歐虞褚薛隨衆誇無異隔簾聽琵琶史稱玉真雅好道懇歸封邑辭主號敝屣富貴祈永年欲於字學探深奧瓊宮五帝降清虛執玉符兮乘飛輿開元戊寅已亥朔親奉勅旨作是書流傳迄今千百載紙發古香墨涵彩自非造物所珍秘那能歷劫長不改吾聞蔡琰胡笳十八章僅存二語餘銷亡又聞衛夫

人一札鐫刻姑山半已缺內思上法品獨尊巍然猶見靈光存我晰源委示後人黃河之派來崑崙

前題

姚廷謙

楷書晉法世不傳鍾王墨妙隨飛煙有唐君臣搜秘跡臨摹體態窮精研歐虞褚薛逞能事真蹟搨本亦久堙我鄉思翁具精鑒周覽博訪勒瑤珉戲鴻帖出餘盡廢書家寶愛同珠蠅豈知此冊尤珍秘玉真手蹟真飛仙琅函寶笈歷千載守護豈不由人天慕之入搨等拱壁光怪往往輝星躔滄桑百年搨久廢徐君得之如珠還贈我一本驚未有

千野集卷三

七

諦視不覺喜欲顛遠想當日落筆時珊瑚筆架金花牋月娥冉冉欲下視星妃捧硯侍立駢宮花萬樹爭欲笑春風百倍增嬋娟世間棗木刊惡札全秦碑洞何紛然此搨若得置國門西施嫫母誰爲妍方知唐臨晉字真得隨後人鐵硯空磨穿

前題

張琳

玉真宮中道家妝七星冠子芙蓉裳前身定在金母傍何年降謫來李唐人間不羨雙鴛鴦逸思邈若輕鴻翔天生筆妙兼衆長琉璃硯匣珊瑚牀楷法突過大令王前古後今孰頡頏先天之時封崇



昌玄都大洞仙人鄉。屢辭湯沐。懇玉皇。天潢富貴。同粃糠。假我數年。奚所望。勤書道。經千百行。溫潤而栗。比圭璋。微露廉鍔。師歐陽。雜以靈符。爛丹黃。千年遺蹟。堪珍藏。撫之不覺。生奇光。令我諦視心。茫茫安能絕。粒覽八荒。泠然御風。隨徜徉。

觀穫稻

姚廷謙

盡說農家終歲勤。西成誰得似歡欣。霜鎌一夜磨新月。香稻連畦捲片雲。臥壠牛羊都入畫。移家鳥雀動成羣。太平擊壤誰能和。時有鶯歌遠近聞。

前題

張琳

條場以後快連晴。千頃黃雲入眼明。茅舍雞豚迎旭日。荒祠簫鼓賽昇平。刈時種落紅蓮晚。抄處香從白雪生。飽飯政須知稼穡。雨軒曾此看春耕。

前題

朱霞

粒食誰知造物恩。年年秔稻滿江邨。九秋日暖馨香足。一飽時來鳥雀喧。天意幾曾忘酒國。吏呼猶未到蓬門。爲農定是人間樂。我欲腰鎌課子孫。

前題

陸崑曾

築場纔罷正初冬。野老腰鎌稚子從。捆載但能輸兩稅。辛勤便可答三農。雀爭餘粒飛鳴數。牛放閒。

田意態。慵還有幽人風味否。及時春酒釀來醲。

前題

朱奕

千頃如雲縱目看。鎌開颯颯曉風寒。三時祇有收成好。一粒須知稼穡難。酒可破除聊種秫。詩防剝啄早輸官。河西聞說開屯久。米雪難傳戰士餐。

前題

徐是做

水滂爲災每廢耕。今年禾稼得觀成。霜鎌刈趁斜風卷。玉粒拋同驟雨鳴。不負三農終歲苦。會看百室一時盈。徵租有吏休相近。恐礙田間笑語聲。

前題

姚翱

四野晴明昨夜霜。隴頭禾稼及初黃。贏餘未卜來年計。老幼先欣此日嘗。桮桮鎌聲愁暮靄。啾啾禽語遍朝陽。憐他穉穗皆天賜。百頃何須擅蓋藏。

前題

王集思

益存

熙朝雨露滿江壩。收穫欣看大有年。幾夜西風堅玉粒。千邨暖日耀紅鮮。布旗遠見村誇酒。門巷曾無吏索錢。何幸嘗新當此日。願隨擊壤頌堯天。

賦得斗酒相娛樂

姚翱

靈均常獨醒。伯倫常獨醉。嗟彼二賢者。憂樂何殊致。余亦高陽徒。詮較良不易。伯倫漫沉冥。靈均太。

憔悴徘徊醉醒間。慎勿多爲貴。一酌漸開顏。三杯體自泰。况與素心人。靜酣有餘味。彼此形欲忘。脫然遺萬累。舍寂而就歡。曠懷時可寄。

前題

徐是做

浮生各有營。歲晚偶得閒。對此今夕觴。怡我平昔顏。談深燭成花。留賓不開關。樂哉無功鄉。乃在指顧間。願茲同心侶。就中日往還。古人雖不作。其風猶可攀。

前題

張琳

歲時有遞遷。日月無停晷。人生大塊間。倏若蜉蝣。

千野集卷十

耳衣冠臥古丘。千載喚不起。乃知伶與卓。縱飲良有以。况我同懷人。相隔才尺咫。步屨來南村。愛此風日美。瓦鐺煨鴨脚。紅螺列烏几。大斗且莫辭。小戶量忽侈。知音良獨難。倡和有至理。古人去不遠。斯樂誰可擬。

前題

朱霞

千金買粉面。百金裝寶刀。伐性徒自苦。從軍嗟太勞。伊余惜世務。醉鄉或可逃。幸有素心人。相尋慰蕭騷。值此香稻登。珍珠滴蒲萄。持勸鄙纖手。割愁利吹毛。左泛藥玉船。右持紫珀螯。此樂不可極。何

必隨盧敖。古賢阮與劉。秋墳掩蓬蒿。今我得共此。焉計日月滔。籬菊正堪把。雲鴻求其曹。聊吟伐木詩。不作寒蟲號。

前題

陸崑曾

蜉蝣多莫死。木槿惟朝榮。百年亦寄耳。胡爲勞其生。但願杯杓具。時從朋好傾。衆歡信可合。百慮何由萌。形骸兩相忘。寧辨濁與清。達復語真率。酣酢心坦平。余我於造物。得此良非輕。一去醉鄉地。投足皆榛荆。

前題

姚廷謙

已感蟋蟀鳴。仍喜秋英黃。急招素心人。共聚君子堂。華纓逞意氣。青簡垂芬芳。何如牀頭甕。把醖可細嘗。古來賢達者。墓草亦久荒。而我一室內。幸繞芝蘭香。糟丘無須築。酒池誠太康。敢惜杖頭物。而廢爲樂方。顧余不善飲。涓滴同淋浪。促席得相對。永夜殊未央。

前題

董杏燧

人生極樂事。客至而開尊。非爲好羣飲。聊以和我神。壯志久抑鬱。對酒乃一伸。微酣作短歌。慷慨發天真。北風正蕭索。襟懷有餘春。渾然齊得喪。已與



道爲鄰。只此是醍醐。何用脩崑崙。因茲悔曩昔。醒  
眼逐浮雲。

前題

朱奕

戚戚復戚戚。百年曾幾日。榮悴會有時。悲歡難可  
必。惟此杯中物。能使萬殊一。於我同嗜者。肯令覲  
面失。飲醇不在酒。趣味從酒出。意適獨據梧。興酣  
共開帙。紛紛人間事。驅遣於此畢。蹈舞天地寬。坐  
臥心神逸。醉鄉多賢哲。願與作儔匹。更翻負郭田。  
遍種陶公秫。

前題

何默

世事詎足戀。慨焉思友生。值此寒夜長。恍見伐木  
情。斗酒尚可謀。何論濁與清。古人製麴蘖。豈以博  
沉冥。所慮故素間。歡心難合。并檠燭既屢剪。笑言  
無俗聲。頓足一起舞。莫厭鄰雞鳴。短歌敢繼響。聊  
侑杯觴行。

一前題

王集思

人生祇如寄。窮年何逐逐。塵累無由祛。藉此尊中  
滌。朋儕爲我來。一斗意亦足。階前敷春蘭。砌下繁  
秋菊。歲月忽云逝。赴壑脩蛇速。不飲將如何。不樂  
徒鹿鹿。前哲太無謂。標此獨醒目。願與二三子。醉

鄉從茲卜。

前題

陸式如

人生本如寄。行樂豈徒然。感此杯中物。愛我實甚  
焉。而况朋好來。相與敘勤拳。嗟彼獨醒人。百憂空  
熬煎。亦有日富者。屢舞常蹁躚。所貴此中趣。彼我  
適其天。名教有樂地。斯意誰能傳。把菊與持螯。無  
徒慕神仙。

寄懷錫山天鈞上人

朱霞

一逕青山崦。曾尋伐木聲。宗風原淡泊。花竹自分  
明。澗發定餘響。雲從幽意生。投詩雖滿篋。若箇關

公清

聚散真如葉。相思又度秋。竹爐茶定熟。松韻客誰  
留。塵網終何得。神珠自可求。幾時具瓢笠。住近虎  
谿頭。

前題

姚廷謙

春山曾許謁精廬。十笏蕭然意有餘。花雨清關塵  
不到。碧雲詩句法何如。靜思土銍松泉響。寒想霜  
林柿葉疎。焉得鐘樓更同聽。憑公俗慮一湔除。

前題

張琳

曾將詩卷謁支公。軟語商量意頗同。却悔春山容



易別一帆人去暮煙中  
木落空庭境地寬  
敲吟直到燭花殘  
窗間老芋煨  
初熟可許長源共一餐

于野集卷三

青浦王原西亭選

賦得冬日可愛

陸崑曾

今昔無私照。暄寒有異時。陰陰當歲晚。煦煦荷天  
慈。似向春風坐。如持暖律吹。蘭思關東牖。用黃山谷事梅  
待訪南枝過隙良。堪惜。迴戈未可知。茅簷正須曝  
莫易隨崦嵫。

前題

姚廷謙

最愛三冬日。融和及大千。研池冰乍解。梅閣藥將  
圓。短晷誰能繫。奇溫不藉綿。那須爐獸燠。獨與野  
人。暄氣轉飛灰。管煙生種玉。田閒來無箇事。得遂  
向陽眠。

前題

朱霞

午夜窮陰斂。金鷄出海新。冰霜難占地。暄暖最依  
人。入牖先烘硯。窺池漸起鱗。便教梅破笑。不仗酒  
和神。酷甚翻疑夏。恩施已借春。布裘千萬丈。那得  
比平均。

前題

張琳

碧瓦霜初斂。銅鉦曉已懸。融融穿戶隙。烈烈破冰  
堅。小暖先臨背。長吟合聳肩。沍寒憂白袷。借景得

黃綿膠艇欣通棹。鳴騶快整鞭。萬方同。一點當午。麗中天。

前題

徐是做

何意窮陰節。靈鳥却早飛。倚空浮善氣。是處荷恩輝。競訝黃綿襖。頻開白板扉。醉鄉風頓息。貧境暖初歸。已得青皇信。因銷黑帝威。多情如好友。相對每依依。

前題

何默

霜曉門徐啟。氷膠研屢呵。東林纔挂日。大地已含和。不藉吞霞慣。還同挾纊過。茅檐容偃蹇。駒隙莫蹉跎。麗景看添線。華年比擲梭。願將野人意。珍重獻鸞坡。

登一覽樓和夏忠靖公韻

張琳

城外飛樓窻外山。江鄉如鏡入憑闌。石臺雲去風幡靜。文杏霜凋古甃寒。農事畢來過小雪。漁歌起處弄晴灘。三生誰是聽鐘侶。吟罷渾忘落照殘。

前題

朱霞

百里村墟九點山。最宜於此縱憑闌。僧稀漫憶虹光現。鶴去空驚雁唳寒。香稻北歸雲際艦。鯨波東接海壖瀾。人間一覽何時盡。落照空林又向殘。

前題

姚培枝

登臨不獨爲看山。今古蒼茫一倚闌。數點亂鴉驚歲晚。千村落木護雲寒。虹光斷處難尋井。泖水晴空遠見瀾。剩有先人遺墨在。肯教風雨漫摧殘。先舍人曾修此樓匾額尚在

前題

姚廷謙

百尺樓高對遠山。黯然無語一憑闌。諸天法界九霄近。落日西風萬里寒。筆陣尚留書煥發。鶴歸那禁涕洟瀾。尚書忠節空祠廟。煙草淒迷暮色殘。周公祠在郡城已廢

前題

陸崑曾

愛看晴郊九點山。會須長此凭危闌。人來初地一何迥。樓傍層霄乃爾寒。村落不分雲擁樹。夕陽無際海迴瀾。尚書題句曾留壁。遺墨蒼涼半已殘。

前題

徐是做

落盡楓林見遠山。寺樓高處且憑闌。雖臨城市塵偏隔。直逼雲霄氣自寒。時熱妙檀香起。霧舊題好句筆翻瀾。金鰻青虎何從問。目送斜陽鳥外殘。

前題

何默

爲愛空濛九點山。偶來高閣一凭闌。晴窓面面延



虛碧。煙樹層層鎖。薄寒鴉亂夕。陽峰落翠帆。歸遠水。洑回瀾。千年遺事無從問。舊井虹沉。蔓草殘

### 說虎

朱霞

世人寡目見。往往詫所聞。橐駝馬腫背。誰知非其真。我昔喜說虎。談者常津津。所傳不皆實。要各有所因。近從海濱歸。奔告有村民。平地來白額。公然畫獸人。衆噪爭逐之。長嘯發怒嗔。有耳未經聽。聽之亡精魂。適有賈勇者。鐵搗四十斤。直前奮一擊。折之如蔥根。威氣益無憚。吮血肥其身。跌蕩迫城邑。市行俱跋跋。飛礮中其耳。一蹶方就糜。是物非

十野集卷三

地產。其來初無跟。既非傳以翼。母乃若有神。吾謂演易聖。以虎配大人。天文布列宿。秉鉞西方蹲。不應太草草。赴食如犬豚。貪殘甘喪軀。軀喪名尤冤。嘗聞射虎者。昔有裴將軍。一朝獲三十。自誇技絕倫。忽焉遇真虎。投弓氣為瘖。唐裴方知聞見外。別有奇雋存。葉公懼真龍。畫者奉若珍。僞虎非真虎。吁嗟難具論。

### 前題

陸崑曾

老翁來浦南。行行淚如霰。自言被虎災。倉卒去海甸。父祖近百年。居此樂清晏。戾蟲從何來。腥風一

朝煽。初疑告者誣。直欲唾其面。豈知勢漸逼。公然到沙堰。時攬官馬食。而況羊豕賤。委地骨如麻。染草血成茜。邨落聞夜呼。誰其往救援。逃竄恐不及。更堪奉驅遣。本管榜路傍。袖手有嚴譴。苦竹黃蘆間。諭令搜索遍。嗟嗟荷耒耨者。孰是馮與卞。因之去鄉里。無復萌瞻戀。老翁言未畢。心眼並驚眩。我昔下黎嶺。曉行偶居殿。道逢兩於菟。四目激流電。撲石石崖隴。嘯林林木顫。欲進馬不前。欲退輾不轉。方寸并萬慮。精力頓衰倦。履尾竟獲亨。餘生存一綫。阿翁慎勿悲。脫此乃天眷。涉險如坦途。造物恤良善。不然乏寸鐵。爾我安所擅。諒哉古人言。談虎爲色變。

十野集卷三

### 前題

姚廷謙

虎於天地間。稟性固非善。當其飢食人。肆惡固難忍。要豈得已然。飢驅勢不免。造物既生斯。羣分各有限。胥疏於山林。城邑非所踐。吳山多坦夷。松郡地尤偏。近聞虎爲殃。海壖敢投趼。有客爲余言。昨夜睽碧眼。攫人當朝餐。咋牛充畫膳。雄雄百夫長。強弓大羽箚。自誇身手好。誓欲嘗其臠。馬驚左股傷。身脫氣久喘。是物從何來。舍山據平行。爰有海



中鯊秋深輒能變。改形不改性。凶悍猝難剪。余顧謂客言。子言信非誕。豈知虎雖暴。材薄能亦誦。人有甚於是。未可以籌算。嫉善如仇讐。腹刀喜深刺。容貌常嚙嘔。言辭多纏繞。使之不及防。殺機乃大展。其身愈益肥。其欲愈未滿。朝市固有之。草澤亦不鮮。我聞虎恃威。不畏已者免。以此一相方。作計正相反。七日化牛哀。此理今亦舛。騶虞不可期。人虎誰能辨。

前題

張琳

越中多巖壑。實乃虎之穴。日晚陰風生。此物頻出沒。長嘯劃林巒。頑皮耐兵鐵。曙光發深夜。睽睽掛雙月。俚鬼相因依。人畜恣饕餮。官家比獵戶。箭戟未敢掣。時和少猛政。或者不復出。葦城煙水鄉。浩浩圍大澤。其間惟蛟宮。節制在河伯。海山隔已遠。安得此蟲跡。昨者聞人言。沙頭出白額。豈能渡海來。誰歟傳以翼。或云本鯊魚。變化肆橫逆。越人習見慣。吳儂實怖嚇。傷殘雖不多。及早建良策。網羅須乘時。大爲三日索。殲惡在剛果。觀望戒瑟縮。我作說虎詩。重爲賢者責。

分詠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

姚廷謙

金貂換酒別歸遲。扶上花驄總未知。共指歌鞍驚賀老。猶誇解水勝吳兒。帝鄉自古風波地。醉客寧防失墜時。不待鑑湖叨寵賜。陸沉情味已如斯。

道逢麴車口流涎

朱奕

酒泉那得任盤桓。三斗朝天舌尚乾。誰遣麴神相觸撥。頓教玉液起波瀾。飄來馥烈春無主。沁入心脾戶正寬。但恨醉鄉游未遍。底須藥餌慕劉安。

飲如長鯨吸百川

姚培枝

螺傾蠶酌漫紛紛。輦飲如鯨自不羣。一往氣豪堪破浪。百杯神王欲凌雲。但看此刻無餘瀝。那計從前有宿醺。觴政所頒真易盡。不煩舉白更浮君。

舉觴白眼望青天

張琳

斂澹紅螺琥珀浮。那知塵劫與丹丘。任他白日忙西走。欲屈銀河作倒流。舉世有人憎阮籍。太虛無地著蜉蝣。同心好對騎鯨客。玉樹臨風更莫儔。

醉中往往愛逃禪

何默

麴蘖由來具佛乘。昏酣豈與俗爲朋。當筵倦對金貂客。據榻仍參布袋僧。米汁啜來真滴乳。酒星懸處即傳燈。二豪未識其中趣。攘臂相看意氣增。

長安市上酒家眠

朱霞

十里春風麴蘖香。謫仙於此醉鱸旁。從他蜀道生塵海。嬾向金門且睡鄉。天上曾無高力士。人間祇有賀知章。九衢日暮歌鐘起。一枕蓬山夢正長。

揮毫落紙如雲煙

陸崑曾

數行橫掃疾如馳。雲卷烟舒豈自知。乘醉獨能生變化。倚顛元不費矜持。髮端莫訝全濡墨。座上先空滿泛卮。常熟老翁癡欲絕。每來求判訟庭時。

高譚雄辯驚四筵

徐是做

醉中胸次絕塵氛。開口寧同衆所云。但看從容揮

塵尾。定能頃刻却秦軍。卑之誰謂無高論。幸矣人皆得異聞。最是狂言足驚座。餘風猶及杜司勳。

菊花枕歌

徐是做

金風吹菊浴籬生。融融冶冶含黃英。貞色固爲人所愛。餌之還可期身輕。采擷乃費終日力。細瑣漫取筠籠盛。暴以秋陽味尤美。時時咀嚼目且明。所餘悉代枕中絮。枕長尺半裝忽盈。拈鍼縫就取適用。非同七寶修合成。梅花帳空桃簟滑。得此爲配殊有情。芬芳襲人殘夢裏。猶疑籬下尋花行。

和景予菊花枕歌

朱霞

徐君種菊異時俗。秋花繞舍不插竹。朝看冷豔直至晚。晚采落英常滿掬。落英滿園不忍棄。咀嚼之餘仍珍秘。函之作枕供睡眠。欲使清香沁心肺。世人但知寶黃金。金多夜夜勞其心。高牆複壁怕肤篋。雖眠那得溫重衾。知君枕此輕且安。況乃久服獨宿丸。夢爲黃蝶入花去。花與夢魂常作團。可惜古人無此法。北窗高臥未爲愜。豈如枕此更安帖。梅花帳蘆花被。三友同盟誰可擬。水晶眠夢何足齒。

前題

陸崑曾

南陽鞠草味甘厚。有泉飲之人老壽。東西移植不改性。根苗葉蕊利於病。相傳服食能延年。兼療目昏枕可填。徐君五十顏少壯。蘆花作被紙作帳。更縫尺布裹秋英。頭面得醒心魂清。天一之生常不竭。倒流注眼明如月。琉璃合椀椀終礙。金鉤刮膜膜故在。不若此枕懷芳馨。與氣噓吸通神靈。風霜颯然夢初覺。焦腑竅穴爲洗濯。乃知此方果良藥。我欲分裁遍籬落。

前題

姚廷謙

徐君逸致神仙儔。夢魂亦與清香謀。帳中有枕縫



尺素實以黃花可代絮。秋來花發盈籬邊。落英萬點鋪黃綿。呼奴采采向日曝。曝乾盈斗用不瀆。芬芳直欲沁肺肝。花神夜夜朝泥丸。世人但知高枕好。那識枕中藏至寶。吾聞開元有枕號遊仙。十洲三島別有天。又聞元和貢枕名重光。樓臺人物增輝煌。徐君高趣在枕不在枕。衆香國裏常酣寢。

前題

董杏燧

古錦作囊貯落英。橫陳被底寒香生。身如蝴蝶花上睡。花氣薰人人欲醉。深深睡息吸金精。泥丸諸部神俱清。秋風嫋嫋引仙夢。夢中栩栩來空洞。竹牀紙帳眠梅花。冷淡丰標是一家。淮南鴻寶何用讀。采取黃芽滿甘谷。

前題

張琳

徐君愛花同陶潛。一生活計東籬邊。自言服之可延年。秋來開遍黃金鉤。興到每從花畔飲。對花真欲共花寢。采之不竭餐有餘。更取落英裝入枕。一片清涼靜中領。琥珀珊瑚直須屏。遽然身入黑甜鄉。化作蝶魂蹴香影。梅花帳中臭味親。不比妖紅能惱人。縱令鬪盡三春豔。只被東風鋪作茵。

夜讀

張琳

把卷忘深夜。依然少壯心。莫教虛寸燭。還欲補分陰。宿鳥驚殘漏。寒星淡遠林。箇中滋味在。未肯倦追尋。

前題

朱奕

耿耿殘燈下。披翻嬾去眠。三餘聊繼晷。一卷直窮年。蟾影侵衰髻。雞聲冷舊氈。淒清憶荆布。曾共夜機前。

前題

陸崑曾

寂歷聽殘漏。辛勤把舊編。肯拋無睡夜。須趁未衰年。定定自生慧。超超乍入玄。兒童苦相促。爲報曉雞天。

雞天

前題

姚廷謙

上下三千歲。能忘一卷橫。惜陰嗟短日。好古見深情。睡思同魔遣。心花共燭生。翻嗤劉主簿。起舞爲雞聲。

前題

朱霞

絕愛三冬夜。攤書對短檠。大千羣籟息。終古此心明。質鈍勤須補。辭融悟轉生。莫將糟粕視。暗室但冥行。

前題

徐是傲



月黑重簾外。鐙青小院中。時當羣動息。人與一編同。汲古真源接。探奇靜氣通。因憐少年客。酣睡觸屏風。

前題

王集思

靜得書中味。偏宜是夜分。竹風飄宿鳥。梅月度微雲。未向瓶中嗽。還餘酒後醺。古人應夢見。覲面挹清芬。

飲小山書屋

姚廷謙

鑿冰斫脰出中廚。暖室筵開到日晡。叢桂尚含秋氣骨。老梅欲綻雪肌膚。經參海印窮真諦。陳排方與蕭玉榜數經

屏點鑿頭入。畫圖為和新詩忘坐久。窺人霜月到庭隅。

前題

陸崑曾

小山書屋早安排。酒醺詩籌得好懷。霜後桂枝猶歷歷。春前鳥語自喈喈。字繡梵貝經文古。韻冷蟾蜍月色佳。來此不辭終日夕。灑然心地出塵埋。

前題

朱霞

何曾近市接塵囂。每以尋詩見雅招。齋號小山餘老桂。甕開昔釀餽紅椒。月中鵲影巢初架。筆底花頭凍盡消。歸路不愁逢醉尉。嚴城猶未鍵深宵。

前題

張琳

南榮一綫覺微和。破曉平橋喜再過。樹撼霜風濃葉少。庭排石筍小山多。吟聲入座陽春雪。燭影搖尊激濫波。安用留髡問薌澤。醉來不禁舞僂僂。

前題

姚翱

何事勞勞損性靈。小山寒月印中庭。謀身漫道逢時拙。得句欣從靜夜聽。常媿半生同漢落。聊將一醉托沉冥。人間榮悴休相問。蝶夢初酣不願醒。

前題

朱奕

未老心情愛閉關。年來結習已全刪。足音差喜聞空谷。桂樹還思賦小山。對酒不辭千日醉。繙經聊得六時閒。寸中混沌由人鑿。一味忘機我獨頑。

寒窻雜詠

山茶

朱霞

葉似青琅刺。花疑頰玉雕。最宜微雪襯。著處却旋消。

水仙

金粉迴宮額。雲藍蘸水裙。案頭騷一。卷冉冉下湘君。

草蘭

磁盆老葉寒。紫笋已爭迸。誰識春風香。都從冰雪孕。

蠟梅

無粉不成妝。爭思學壽陽。寧知北地女。嬌面佛能

黃。佛徒見口下黃間

天竹

見說麻姑手。丹砂米所為。至今成竹實。留待鳳饑時。

月季

霜濃餘淺白。酒薄暈微紅。冷暖從渠眼。花頭月月

同。

枸杞

旭日照東園。霜籬火齊繁。愛他仙犬吠。不忍剗靈根。

長春

剪綵闌春妍。吳娘綠鬢邊。幽尋應不到。雪砌滿金

鈿。

山茶

姚廷謙

絳房開向雪中多。嘲誚無須學老坡。看到花深元有態。沉香薰得醉顏酡。

蠟梅

故勝尋常南北枝。累累滿綴歲寒時。午衙小暖遊蜂出。却訝生香不敢窺。

天竹

燒雪千枝凍欲流。一叢庭畔愛清幽。誰敲金谷珊瑚碎。粒粒分勻綴上頭。

水仙

鏤冰為珮玉為珂。那許纖塵濺鞢羅。此日寒江正清淺。不妨來此駐凌波。

草蘭

幽蘭剪剪愛青蔥。數簇柔尖小砌東。不是冰霜深護惜。誰留香色到春風。

枸杞

洞中仙犬杳難尋的的。丹砂引翠禽。更有寫生能事在。宮詹遺跡比兼金。家藏先宮詹畫枸杞真蹟

月季

錦屏深處好滋培。一月相思一度開。寄語羣花莫相妬。年年曾為領春回。

長春

深黃一簇小金鈿。短景暉暉著色鮮。日日春春

不管春光翻在雪霜邊。

### 山茶

陸崑曾

山茶吐冷豔。伴我青青松。亦有遠洋產。桃李爭春容。後先不同時。喧寂成異蹤。擇一以自處。問君安適從。

### 水仙

茲花冠羣芳。凌波號仙子。歲晚一移植。渺然湘江水。粉黛掃凡豔。冰霜出殊美。薤葉與蔥根。作者勿輕擬。

### 天竹

十野集卷三

六

我愛南天竹。結實垂垂紅。何當竊食鳥。時來窺寒叢。網羅任高張。乘閒啄已空。天生多汝曹。鳳兮千載窮。

### 蠟梅

徧觀種植書。古來無此族。吟詩賞姑谿。始自李端叔。日暖蠟不融。宵寒氣逾馥。與梅同品格。我欲栽繞屋。

### 月季

月月看月季。不異紅薔花。逼冬轉濃重。騰光如蒸霞。長條縱橫垂。密葉參差遮。老夫態寒縮。對爾深

咨嗟。

### 枸杞

枸杞子纍纍。壓枝無氣力。霜嚴雪酷時。點作猩紅色。非徒誇美觀。亦以資服食。舉世無知者。棄之在荆棘。

### 草蘭

蘭草懷幽芳。未春苗先茁。青青托根叢。尋覓忽已失。時與鼻觀通。會此好風日。譬彼巖居人。招之偶或出。

### 長春

十野集卷三

七

長春小於菊。翠葉黃金英。霜摧愈煥發。子落仍叢生。四節有代謝。一花無枯榮。人壽能幾何。邈焉懷聘彭。

### 山茶

張琳

鶴頂濃分絳。樹寶珠燭破。寒光掃取山。堂雪片對君細。品旗槍。

### 草蘭

微陽暗回磁斗。紫筍春前競抽。約取光風轉處。美人先上釵頭。

### 水仙



黃冠翠帔仙客白石青溪女郎家去水雲未遠綠  
牕閒寫瀟湘

天竹

牆角偏遮夏日窓間獨豔霜寒翠禽欲下偷覷敢  
啄珊瑚木難

月季

開謝不殊莫莢色香無間春秋三百六句同醉何  
妨日索纏頭

蠟梅

標格欲分素豔小名曾記黃香抱得滿腔冰麝不

入山家蜜房

大

入山家蜜房

枸杞

昔避仙人玉杖今留塵世丹砂不換白雲紅影洞  
中曾吠桃花

長春

點點留春長住融融與菊同妍翠袖佳人不見恠  
來誰撒金錢

送圃玉之潤州得行字

朱霞

歲晚豈得已揚帆事遠行橐金隨手盡匣劍倚牀  
鳴驚外冰猶薄梅邊雪漸明思心逐爾去一塔潤

州城

前題

姚廷謙

寒事將凝雪河橋恰送行檣烏辭樹杪沙雁落江  
聲慣作諸侯客能忘歲暮情可堪翹首處鐵甕是  
詩城

前題

張琳

總爲餓驅出衝寒復遠行暮雲京口樹曉月谷陽  
城雙鬢梅侵白孤吟雪共清春風須鼓棹歸聽鷓  
鴒聲

奉答諸同學

陸崑曾

欲發期還改艱難在此行明知暫時別亦有去鄉  
情對酒虛知己裁詩報客程十年多聚散真悔逐  
浮名

于野集卷四

青浦王 原西亭選

詠雪

張琳

歲暮無聊。雨雪不已。偶思詞人皆豔推雪賦。觀其俾色揣稱。洵可謂賦物之工。而神韻實未暢也。適有以八題見示者。遂約諸同人分賦。即景指事。不必效古人白戰之嚴。庶不至俱作萬頃同縞。千巖俱白。一色語云爾。

欲集

寒江黯黯日無暉。千里同雲凍不飛。苦竹叢邊移

釣艇。黃沙影裏閉柴扉。亦知天女將爲戲。無奈風姨預作威。萬象此時都向寂。迴然吾欲坐忘機。

始凝

聽來瑟瑟響虛無。先集須知有是夫。亂落瓦溝疑凍雨。遍分階罅作跳珠。紅絲難串光千斛。翠幕休侵火一爐。急辦青錢謀斗酒。免教布被起廉隅。

密下

隨風整整復斜斜。無雨相攙盡作花。總愛池光貪照鏡。競尋窻縫欲穿紗。鐘沉隔水探梅寺。路斷前村賣酒家。折竹封條堆漸滿。樹頭何計宿饑鴉。

積素

一派寒光淨不流。鑿山膠合冷龍湫。直教醉眼迷銀海。頓使吟肩聳玉樓。幾點空青溪上屋。一颿飛白浦前舟。廣簷戲指玲瓏影。挂盡冰釵若箇收。

不夜

婆娑玉樹晚來凝。幾曲紅欄醉可凭。凍雀似迷三里霧。野狐難辨一池冰。光添東嶺疑生月。影射西窗儘代燈。誰解寒宵好風景。笑他鍵戶擁青綾。

曉霽

凍雲一夜捲西風。飄瞥晨曦透軟紅。應有歸船剡

水曲。便思策蹇灞橋東。松身未卸龍鱗滑。竹葉先蘇鳳尾空。放眼縱看江國淨。太虛不與昨宵同。

初融

銀界由來總化城。風回暘谷快烘晴。向陽徑草微分影。無雨簷花細有聲。梅骨瘦時脂粉褪。波心活處縠紋生。兒童搏得獅猊在。角落牙摧半不成。

消殘

幾日江山失舊形。今朝相對眼仍青。游魚乍喜窺萍藻。乾鵲爭來噪瓦櫺。樹底尚看留點點。鬢邊難換是星星。文園從此能消渴。貯得瓊膏滿玉瓶。

欲集

朱奕

風靜開門雀可羅。朝昏不辨擬如何。遠村一抹酒旗出。小閣四垂雲脚多。天地無情歸慘澹。朋儕有約憚經過。灞橋說與耽吟者。象外搜奇費琢磨。

始凝

未辦驕裘貰酒歸。敵寒聊仗獸爐威。不知鮫淚千珠迸。只道梅花一片飛。瓦上夢殘驚瑟瑟。窗前風逗映微微。我生已媿知時晚。欲與誰人說審幾。

密下

太平有象祝豐年。父老懽騰九陌前。總是雨珠兼

雨。玉。莫。分。飛。絮。與。飛。綿。寒江釣艇朦朧画。煖閣圍爐爛熳仙。差喜一清塵事掃。阿誰剝啄破高眠。

積素

移來瑤島在人間。鶴駕逡巡覓往還。頓使豪華成白屋。何妨糞土是銀山。江天一氣無塵滓。城郭千家靜閉關。擬就酒壚深淺酌。愁將寒色上衰顏。

不夜

身在光華復旦天。良宵無月競嬋娟。平分紙帳迷清曉。閒傍紗窗作小年。呵凍漫揮珠玉管。燒燈空設綺羅筵。疎慵怕被兒童笑。猶擁殘書半枕邊。

曉霽

西風捲盡凍雲歸。萬頃晴空一鶴飛。望裏樓臺多入画。照來蓬華也生輝。負暄且著黃綿襖。掃徑先開白板扉。松竹寄聲無恙在。豈愁車馬客來稀。

初融

凍合重圍定解嚴。天公此意豈趨炎。雲移碧瓦簷牙出。玉和香泥屐齒黏。山帽有情皆脫絮。牆腰無賴尚堆鹽。飄絲疑雨空晴旭。爲語東風不捲簾。

消殘

江山洗出望中新。攜杖飄然岸角巾。綠水紅橋元似舊。瑤臺玉宇本無塵。麥苗初茁凝如黛。菜甲將肥軟入脣。報道南枝消息近。不辭擔酒惱比鄰。

欲集

何默

廣莫風嚴乍透扉。寥天無際日藏暉。鴻爭鳥道紛紛度。客逐人煙草草歸。漫訝旗亭增酒價。最憐葭屋黯愁圍。神仙作戲還猶豫。且示南華杜德機。

始凝

遙天向午益低迷。微霰婆娑巧弄姿。成顆定應憐海客。非花何必怨風姨。流空漸作千林響。破陣先驚六出奇。授簡定應當此際。憑軒搔首靜抽思。



密下

翩翩挾黨勢難馴。似整還斜。變態新。繞樹每看翻  
蝶浪。沾衣幾度落珠塵。山頭髣髴連姑射。水上翩  
跹降洛神。最是晚來風力倦。猶將餘舞一逡巡。

積素

橘柚千頭竹萬竿。園林是處白漫漫。瓊漿凍合堪  
消渴。玉屑吹盈不辟寒。夢斷野鷗空似水。飢驅飛  
鳥疾於湍。不知何路通蓬閣。銀界無邊一縱看。

不夜

欹眠倚坐兩因仍。素影宵來萬里澄。窻正有書勞  
獨映。樓偏無月愛重登。渾忘漏盡催銀箭。忽訝星  
低露玉繩。夜到山陰如画處。飄然餘興欲飛騰。

曉霽

寒戀重衾夢未迴。晴鳩林外忽相催。童兒競喜銅  
鉦挂。素女爭看寶鏡開。玉種藍田煙自起。歌翻黃  
竹調空哀。門前不惜瓊瑤破。鶴氅翩跹若箇來。

初融

玉管誰吹黍谷溫。寒陰輕淺射朝暉。簷冰鎮日不  
聞響。屋瓦移時漸見痕。鄒叟悲歌空歲暮。趙妃瘦  
立自黃昏。東君不爽年年約。先與梅花續斷魂。

消殘

興滅旋同瓦上霜。緒風吹徹避清暘。枝頭無復迴  
波舞。花畔猶留半面粧。梁苑酒闌應徙倚。灞橋吟  
斷益淒涼。高寒遠白看將盡。何處盧家認玉堂。

欲集

朱霞

塔上風鈴靜禿當。同雲俄已徧江鄉。天形無處尋  
匡廓。世態全馳入混茫。瓦雀愁飢羣唧唧。酒旗得  
價自颺颺。先生堅坐蒲團煖。添炷爐中一縷香。

始凝

漠漠遙天靜四圍。點空空色是耶非。忽驚竹裡連  
珠入。還見梅邊一片飛。羞不成花旋已褪。無多作  
伴覓誰依。湖灘白鳥知相避。早向東林接翅歸。

密下

何自翩翩挾伴來。半隨迅掃半低回。倚風作勢真  
成戲。占地無邊豈易裁。畫閣漫誇楊柳絮。茅簷欲  
認豆稭灰。獨憐漁叟提壺處。一點空濛小釣臺。

積素

相對惟宜百尺樓。冷然吾得遂天遊。試看徑路歸  
何有。頓覺乾坤到十洲。樹敵祇存紅獸炭。偎人端  
愛木棉裘。湯摩朱碧從教盡。任是高山也白頭。

不夜

埽雞祝祝已昏黃。坐久翻添虛室光。定有擎囊來  
入座。劇憐劍彩故依牀。清心似水應通觀。老眼看  
書尚闕強。何處華堂貪漏永。長檠珠翠闌輝煌。

曉霽

凍角吹殘珠斗斜。天容野色混無涯。瓊林尚帶初  
沉月。銀闕旋烘乍起霞。獨鶴夢回還自語。亂鴉迷  
處但相譁。當軒最愛黃綿暖。占得陽春實可誇。

初融

莫道東君淑氣遙。久留不住是瓊瑶。山尖馬耳青  
應濕。橋杪烏頭白已消。拂拂煖煙生逼午。遲遲小  
滴度深宵。最宜幾點橫枝玉。洗出精神一倍嬌。

消殘

臘破春回一指彈。訝他盈尺去無端。零紈剝粉猶  
無限。小抹斜拖正耐看。蓼節枯邊魚蘚在。松梢密  
處鶴翎殘。未須一夜輕消盡。見說峨眉夏尚寒。

欲集

姚廷謙

昨夜驚飈已息狂。朝來夜色更蒼茫。日輪斗覺黃  
綿薄。雪片旋同素幙張。靜攝人心還太古。寒凝天  
意在沙場。清關別有閒心在。驢背尋詩興不忘。

始疑

一片空濛淡墨天。漸聞瑟瑟瑣牕邊。金刀澀處花  
難剪。玉屑拋來唾並圓。挾伴歸山多倦鳥。行空作  
戲選羣仙。橫枝密篠休相妬。小綴微黏益灑然。

密下

半作花飛半作埃。彌天無主信難猜。漫思素女乘  
鸞下。豈有莊生化蝶來。撥火烹茶童子健。換柴得  
米老樵回。不須更倩王維画。玉樹瓊枝取次栽。

積素

惟來世界失紅塵。幻出森羅萬象新。幾幅溪山留  
粉本。千家屋瓦失魚鱗。亦知色相無非幻。始信肝  
腸別有真。呵凍此時勤索句。問誰曲調似陽春。

不夜

砌玉鋪旃正繞軒。不須待月過黃昏。繞枝驚鵲仍  
無主。守舍仙虎不吠門。定有神來名主夜。惜無客  
至可留髭。寒輝漫憶珠盈寸。獨擁薰爐獸炭溫。

曉霽

宿雲捲盡碧天高。萬里澄空湧素濤。乍訝明霞浮  
海市。旋看愛日麗江皋。乾衣騎馬過橋路。誇酒書  
帘出樹梢。画入藍田原髣髴。餘冬此景莫相拋。



初融

銀泥障子燦寒廳。早漏春光入画屏。篷背已同龜背拆。山頭先露佛頭青。東風欲入誰家苑。生意仍存幾葉萌。最是文牕如對語。翠禽啁哳已堪聽。

消殘

連朝樓榭藹晴暉。碧瓦參差半欲晞。豈是窺牆猶剩粉。誤疑纖素有殘機。先春快見萱苗茁。吐氣欣看菜甲肥。画鼓聲中留不住。讓他綺陌鬪芳菲。

欲集

陸崑曾

疑晴疑雨狀難真。似夜初闌欲向晨。寒氣忽凌將

于野集卷四

九

盡歲。西風方造未來因。鴉當歸處千羣亂。雲到平時一抹勻。却笑神仙王潑墨。海天求去作都巡。

始凝

軒窗面面透寒威。啟看遙空幾點飛。惟霰從來每先集。斯人自昔少知幾。沾衣細瑣揮仍在。著瓦輕圓積尚微。誰解當前參妙諦。隣虛塵析是耶非。

密下

如拳大片捲迴風。誰把天花散滿空。砌畔離襟爭舞蝶。窗間零亂打春蟲。高寒先見山巔白。清冷旋消酒面紅。我有杜陵夢國意。相看惟是願年豐。

積素

騰六停飛樹斂煙。陰陰仍是未晴天。目光不受白無際。行跡莫尋凍自堅。勒住梅花常隔歲。壓低菜甲半平田。此時此景真奇絕。肯學高人向晝眠。

不夜

啁啾何處宿饑禽。素影從虛漸逼侵。豈有月臨關不夜。料無繩繫日西沉。纖毫入望都能辨。遙漏將殘獨自吟。十二時中常照澈。惜陰聊慰向來心。

曉霽

號呼已罷朔風狂。昏曉徐開曉色蒼。良玉煙生知

于野集卷四

十

日暖。恒河凍合認沙黃。莫嗟罅隙難逢見。是處恩光總向陽。見少有人同粵蜀。笑他驚吠一時忙。

初融

峭寒已減得晴朝。不待東風漸欲消。幾筆漏痕汚壁粉。一圍帶孔瘦牆腰。酒帘颺暖思投店。屐齒沾泥嬾過橋。試問薰爐明燭夜。鄒枚猶在可能招。

消殘

自來興滅本無端。駕瓦霜封易得殘。翠色早開松五粒。碧氛遙洗竹千竿。窗虛仍待餘光入。路背常憐剩粉寒。消息乘時同一轍。何須鳩鵲觀頭看。



欲集

徐是做

昨夜嚴飈吼似雷。無端釀就雪胚胎。四垂雲喜湏  
臾布。六出花看早晚開。自昔簡從梁苑授。而今歌  
待郢中來。寒鴉亦解天公意。未到昏時各已回。

始凝

凝成朔霰在斯湏。散自遙天細欲無。窗紙撲時初  
窸窣。瓦溝糝處未沾濡。從空似擲麻姑米。無定誰  
拋神女珠。好把一竿江上釣。荷蓑得不費踟躕。

密下

誰將環珮舞長風。歷篠封梅是處同。飄瞥空花殊  
浩蕩。發揮天意最玲瓏。騎驢人隔茫茫裏。放鶴船  
歸黯黯中。只爲有心看玉戲。忍寒未肯閉簾櫳。

積素

乍看飄絮復飄綿。已滿牆邊又水邊。凍却峻塗平  
似席。鋪來曲岬直如弦。莫愁煮茗泉難致。只恐尋  
梅屐不前。曾記北平同猛士。短衣射虎朔風天。

不夜

粉裝銀醮各縱橫。朗朗身從崑圃行。豈待燈殘天  
始曙。雖逢冀盡月猶明。光侵窻罅難談劇。冷逼廊  
腰鶴夢驚。獨歎孫康今不作。夜來絕少讀書聲。

密下

迴風起舞態纖纖。非絮非花遇即粘。曲岬經時空  
水面。遙山何處失峰尖。欺梅壓竹狂偏甚。剝鶴髭  
驚勢太嚴。盈尺也知豐歲兆。奈他愁絕是窮簷。

積素

憑高縱眼浩難窮。皎皎寒光萬頃同。画裏樓臺瑤  
圃畔。夢遊世界玉壺中。填平岐路千層險。掃盡浮  
塵十丈紅。試向蒼雲招白鶴。飄然我欲御長風。

不夜

非關明月在當頭。滅燭何妨續夜遊。勁氣逆將寒  
漏澈。清光靜繞碧空流。半窻未可驚焦寢。一葉還  
虛訪戴舟。寄語封姨莫迅掃。依依留映讀書樓。

曉霽

寒雲片片落無邊。沙界微茫接遠天。旭日一丸還  
逞曜。明霞千縷倍生妍。酒帘已見微青颺。饑鷺難  
尋淺碧眠。地僻幸無車馬過。獨披鶴氅學神仙。

初融

嚴威漸解放斜曛。簷溜時從靜裏聞。池面晶瑩開  
素錦。山腰活動是浮雲。旋看松頂髭仍改。頓覺梅  
梢瘦幾分。且汲寒泉烹活火。凝甌碧乳散幽芬。

消殘

轉盼瑤華見。現無亂山依舊接平蕪。頻增白戰詩  
千首。消盡青州酒百壺。殘匹尚留貧女素。零紈猶  
凜北風圖。疎狂自笑忘機甚。空想峨眉氣象殊。

示應庵放生池

姚廷謙

城西有茭溪。溪清多遊魚。泉眼出溪底。淡蕩生蒲  
藻。惜其浸不廣。四圍同盃盂。前賢於此地。請官禁  
網罟。歲久禁漸弛。貪夫若鷓鴣。蓮社有牧公。衆生  
同體膚。願言復此約。斯意豈區區。人心無大小。及  
物即良圖。十千天子事。報應何荒迂。笑彼薄施者。  
銜贈思明珠。苟爲心所惻。何必俟號呼。我來憩溪  
上。浩然想江湖。方悟清淨理。物我同厥初。

前題

董杏燧

我松本澤國。蒸民喜烹鮮。匪特巨浸中。雲屯集漁  
船。沮洳暨溝壑。所在多忘筌。微細及鹿角。大而至  
鯨鱣。無一漏網者。見之亦可憐。山僧振錫歸。飛甕  
供諸天。相約繞寺溪。遠近勿漁畋。丹書勒碑碣。慈  
念澈重淵。從茲鱗介族。得免世網牽。雖無蛟螭種。  
魴鯉庶可全。正如橋渡蟻。小物命苟延。矧彼溪之  
北。有脉通原泉。寺後有一泉眼龍潭瀦坤位。谷水襟當乾。莫

謂僅容輶安。知無虬潛。清風感靴紋。明月澄清漣。  
寧同惠子樂。直參如來禪。禪心活潑潑。水面浮青  
蓮。

前題

張琳

松栝隱花龕。妙香此中出。去市雖不遠。迴與紅塵  
別。茭溪水一灣。近接蛟龍窟。春潮引細浪。北流聲  
活活。云是放生處。其內聚龜鼈。雲行魚唼花。夜靜  
蚌曬月。水族亦已繁。所集類非一。可免網罟虞。不  
受漁人奪。生生固無量。其理詎能說。老僧常施飯。  
咒水滌香鉢。會見蓮花生。護持仗古佛。

前題

朱霞

孽龍藏淵湫。長鯨偃江海。害物人害之。有時就菹  
醢。所嗟溝渠中。性命寄瑣猥。密網一朝施。駢首竟  
何罪。茭溪一片水。前輩仁風藹。所放即不多。濫殺  
庶幾改。精藍得遠公。衆生資懺悔。謂牧師和尚疏鑿加清  
深。萍荇發藻采。世間如此事。儘可救危殆。愚智不  
同情。罪福終疑給。所以遇當爲。彼此互相待。君看  
釜中魚。罪福心何在。

送人往補陀進香

朱霞

淨域紅塵外。浮空海嶠深。彌天弘寶筏。覺世有潮



音帆卸白花影。雲凝紫竹林。南風春候近。翹首竚歸心。

前題

張琳

一葦看君發行空。破雪濤時清鯨海。帖日近蜃樓高。幡影搖金界。珠光現玉毫。劇憐登彼岸。指顧識天哉。

前題

姚廷謙

本是西方聖。偏從東海尋。靈山留應跡。破浪見皈心。鳥入慈雲白。鰲輸布地金。抽帆原不遠。咫尺聽潮音。

燈用義山韻

姚廷謙

寶帳終宵貯。蘭房向晚求。膏明常自滅。燄熱幾曾休。雨暗櫻桃館。雲昏燕子樓。垂簷花漫剪。照隙影難收。偶爆應占喜。孤停信有憂。移來添煖熱。背處憶風流。珠翠無勞映。攤書好敵愁。何勞玉溪子。更賦下幃羞。

前題

張琳

豹髓徒空語。龍膏未易求。長生原不滅。入夜豈能休。屏暗移深閣。窗明愛小樓。憐蛾紗罩密。窺鼠玉函收。角枕違余愛。金微動遠憂。燄長防月妒。脂暖

爆花流。照魄應搖夢。依歡亦引愁。盧家有新婦。對影總含羞。

前題

朱霞

飛光誠苦短。繼晷豈無求。一盞留春住。長年逐夢休。惜花紅照席。帶雨淡凝樓。鳳紙書初拆。龍牙局未收。焰高應有喜。心濕未舒憂。蛾細終須拂。螢微一任流。避人曾下拜。鑿壁豈分愁。莫羨光如月。徒傳蛤帳羞。

送竈

陸崑曾

掃舍除塵歲欲闌。送君歸闕笑無端。天公自古無偏聽。人世從來怕熱官。尸祝祇抽香似線。餞行湏撚粉爲團。是非非是應難枉。莫與三彭一例看。

前題

姚廷謙

帝座由來呼吸通。家家戶戶祝送君同。是非漫道無憑準。檢校應能出至公。爆竹繁看花似錦。粉團拈愛雪將融。暫遊少別無多日。燈市安排十里紅。

宵接

前題

朱霞

暫別東廚向紫垣。人天來往未辭煩。長鬚赤腳羣瞻仰。幼子童孫各駿奔。豈有黃羊祈暴富。聊將粉



餌答深恩。從今不守庚申。夜料得三彭避直言。

前題

朱奕

終年口舌耐拘拈。豈有明神作話添。和氣幾分調水火。酸風一味老齏鹽。婢烹雪液團雲粉。兒摘春燈捲畫簾。呼吸可能通帝座。笑看泥首附炎炎。

送門神

陸崑曾

低眉努目爾何神。歲歲遷除歎積薪。相顧自嗟門外漢。送歸誰惜抱關人。綠沉剝蝕橫階藓。金鎖飄零委路塵。眼底盈虛君識否。世間無局不翻新。

前題

姚廷謙

風風雨雨歷朝昏。經歲何曾受主恩。身屬秦鞭終不厭。官依閹闥敢言尊。向人面目因時改。掃地衣冠那復存。新故代遷君莫怨。百年誰是舊朱門。

前題

朱霞

自笑儒門亦設官。來曾無事去無端。雙眸電炯常鰥夜。大袖風欺不耐寒。虛羨縉紳留故紙。已聞街市鬧彈冠。主人面目元無改。過客何勞兩樣看。

前題

朱奕

羞澀囊探趙壹錢。還教裝點太平年。人間將相元無種。末路英雄盡可憐。顏色已非新雨露。塵埃誰

拭舊貂蟬。蕭曹事業同公等。早看灰飛逐斷煙。

庚子除夕聯句

江城歲事闌。朱霞除夜市喧靜。乾雪薄易消。姚廷謙

酸風定逾冷。愛此華燭長。張琳欣逢素心併。紅爐

煖正添。霞綠蟻濃將凝。即景筆可拈。廷謙聯吟興

彌騁。愁容淨遣除。琳吉語勤偵訶。洗滌到瓶盆。霞

掃除及竈井。新官門有神。廷謙故鬼家懸影。轟擊

雷出車。琳裂竹魑縮頸。富庖方登珍。霞貧廚亦說

餅。胎峰筍欲迷。廷謙梨栗盤仍整。粉餌點紅殷。琳

錫膠融白凇。夸詞帖闔工。霞冷葉曆甘屏。婦女飭

釵裙。廷謙兒童炫踵頂。銀泥畫地灰。琳翠柏垂簷

梗。懷新蓄意多。霞感舊回頭猛。翻思就傳時。廷謙

忽憶辭年景。背誦期瀉瓶。琳習傳如汲綆。老人欣

長成。霞同輩服機警。稠疊事易忘。廷謙模糊夢未

醒。茲宵非庚申。琳不寐圖酩酊。馳驚得暫停。霞風

光宜細領。天人同一漚。廷謙烏兔本平等。晨鐘行

復鳴。琳庶幾發深省。霞

于野集卷四



于野集卷五

青浦王 原西亭選

康熙六十年春正茸城蹋歌 姚廷謙

銀花火樹滿城紅祝

聖香煙繞碧空蓬戶朱門都拂拭

萬年天子字當中

滿城裙屐競招邀入市魚龍影動搖

聖主千春懸佛日民間一月慶元宵

白龍潭畔水灣環萬歲亭高月可攀九叩拜

恩鵲鷺集曾經咫尺駐

天顏

喬木而今復幾家烏衣馬糞舊繁華西湖莊子難

尋覓燈火軍門散晚鴉

春煙靄靄彩雲翻元旦纔過又上元十里紅霞開

步障披雲門接谷陽門

偶向春城次第遊幾時夾道起朱樓太平書院鐘

魚靜寂寞當年一等侯

甲第當時最擅名百年未久幾回更林家宅子姚

家衛太僕尚書舊有聲

王將軍書院係林太僕舊第  
先大司寇宅即今試院也

市樓掩映竹枝青鶯燕相呼更可聽去歲中秋原

好月今宵初八見參星

翩翩結束少年郎裊裊釵裙窈窕娘一自

六龍臨幸後嬉遊都到世英堂

如燕身材弱不勝蘇州高髻是新興上元難得晴

如許小婢相攜去看燈

日日遊塵上鬢釵春陰暫阻蹋青鞋杏梢屈指將

迎燕細雨催開亦復佳

盡說江城富且繁何由遍地飲衢尊欲知化日舒

長樂蠲賦年年望

主恩

前題

朱霞

冰雪春城喜漸融時聞爆竹響晴空長官處處催

懸綵要與朝霞一樣紅

鳳曆靈長邁古先黃衣野老說流傳不知當日華

胥國何似康熙六十年

画戟高門絳燭繁金猊口噴瑞煙生萬年福位當

門供個個尊官下馬行

簫鼓喧喧細柳營銀花火樹夜深明城門未下駕

鴛鴦醉尉相逢不問名

披雲門外看春回錦幔紅亭迤邐開画出今朝新



氣象市樓西望即蓬萊。

十里春風錦繡香。村農歸舍話斜陽。去年米賤困無粒。小墅何由作戲場。

夾道相逢油壁車。湘簾咫尺總深遮。幾番錯認金門客。微露春衫杏子紗。

廣州翠羽越州羅。妝點新年比舊過。最喜近來梳掠易。吳娘耀首合珠多。

西湖舊址冷於冰。興聖浮屠尚點燈。可惜更無遊覽地。漫看書院逐年增。

盲女彈詞枹四弦。隋唐小說話千年。花簪粉荔錫

糖擔。大發新年利市錢。

三秀橋邊月正高。白龍潭上響檀槽。糧艘到後飛符急。只有琴堂縣主勞。

梅方辭雪藥爭含。柳未成絲影欲鬢。問底閨年春更早。

聖情深注是江南。

前題

張琳

寶曆初開六十旬。江城萬戶慶元辰。香煙繞處春

如海。盡向紅雲拜

紫宸。

揭天簫鼓未能聞。驚往擎空火架山。誰識海邦名最好。星橋直上彩雲間。

輕煙嫩靄覺微和。步障香毬十里多。翻笑農夫與村嫗。上城來聽鬧秧歌。

千金難買此良宵。蘭麝都從暗裏飄。燈影滿身花滿袖。有人連臂過三橋。

萬歲亭前寶炬紅。白龍潭上水連空。玉荷金藕知多少。盡帶蟾光入鏡中。

鏡吹軍門氣象高。錦衣千隊醉葡萄。走竿却勝魚龍戲。彷彿神仙駕巨鰲。

火龍千丈快揚髻。逐電追風任轉移。貯得明珠滿鱗甲。燭花齊吐萬年枝。

子夜鞭牛淑氣饒。參星晴帶彩旂飄。今年瑞麥知雙秀。臘雪迎春未肯消。

小隊如雲繡作圍。帽簷欹側鬪春衣。都從錦幔騰騰去。待放銀花緩緩歸。

燈廊月殿影交光。祝

聖咸開古道場。不少駢肩聽梵者。金爐誰識見知香。

黃髮歡遊浩蕩春。相逢搢杖話頭新。願將三泖傾



爲酒添醉含舖鼓腹人。

五夜風光說李唐。詔添兩夜總尋常。史官好紀熙朝盛。浹月花燈照萬方。

前題

朱奕

六十編年玉曆新。大家歡喜看迎春。上東一路摩肩過。生長堯天總幸民。

海濱箇箇長官清。清俸捐來結綵棚。贏得兒童多喝采。入春一日最清明。

曉日初升玉雪消。花燈錦幔路迢迢。間閭裝飾今年好。直到雲間第一橋。

十野集卷五

五

萬歲前頭簇絳紗。細描金字客爭誇。兩行黃蠟高燒處。祇說城西宰相家。

一年幾日是清娛。名刺投來認得無。不放先生春睡足。當關早報吏催租。

溶溶玉鏡當三五。燦燦華燈遍十千。若使浮生嘗遇此。嬉遊何處不神仙。

軍城鼓角雜笙歌。逐隊春嬌緩緩過。貪看橋南新嫁婦。一番羞澀向人多。

西風刮面耐侵凌。抖擻寒衣健欲騰。還向玉皇宮外立。數來臺閣一層層。

欄衫簇簇聚轅門。盡出菰蘆拜

至尊。聞道容臺新入奏。開科知否荷殊恩。

拜表行香路屈盤。金爐煙裏靜鳴鸞。樓頭不識官員貴。也當探春士女看。

小部霓裳才按曲。倏驚煙火轟星河。萬家城郭千門裏。春酒春盤何處多。

邀勒梅花不早開。風風雨雨鎖蒼苔。太平盛事增歌詠。知道輜軒幾日來。

前題

徐是做

甲子才週寶曆新。萬方一樣戴尊親。即看海角天

十野集卷五

六

涯地。亦有衢歌巷舞人。

祝國諸公建醮壇。西禪寺裏日傳餐。香煙凝處都成雨。未許泥塗容易乾。

新年樂事勝當年。齊集游人嶽廟前。侵曉出門歌午飯。太和館裏擲青錢。

西林塢上競嬉遊。還到新修方塔頭。試看街衢何所有。家家燈火似星稠。

跨塘橋至華陽橋。城隔東西廿里遙。插竹沿門齊挂綵。喧然不獨鬧元宵。

元正三日忽徵糧。喚醒鄉人在醉鄉。悉索奉公來

府治看燈棚下走何妨

南城百戲霎時陳。城內偏多城外人。不怪四民忘

職業。此生難得是今春。

軍門煙火起宵分。仰面齊看五色雲。見少怪多休

絕倒。駱駝說馬也曾聞。

連辰漠漠濕雲低。惟有良宵月滿堤。士女恐虛明

月意。斬新鞦韆蹋春泥。

不論白屋與朱扉。晝出遨遊夜未歸。縱有百年遺

老在。料他此景見應稀。

太守歸從白下城。收燈重作看燈行。丁寧僚屬同

民樂。那有平時喝道聲。

謳歌聲裏日初長。演武場東續道場。信有無窮忠

愛意。可能一一達穹蒼。

東飛鴻堂主人問梅花消息 徐是做

極目城南路。馳情雪後梅。暗香非易動。細蘂幾曾

開。笑待當簷索。妝憑覓句催。泥深行未得。堂畔有

誰來。

前題

朱霞

積雨久不出。水南憶老鮒。橫枝應好在。紅萼近何

如。燈後月遲上。雪消窻正虛。美人殊未見。搖膝想

愁余

前題

張琳

清水橋南路。飛鴻隱者家。幾番思老樹。曾否放新  
花。積雨茅齋閉。寒雲小徑斜。何時開欲遍。疎影看  
交加。

前題

朱奕

梅以飛鴻重。先生坐對餘。寒威嗟已甚。芳意竟何  
如。惜別一年酒。相思今夜書。殷勤冒風雪。俗慮幾  
時祛。

前題

胡映隆

草堂梅最古。心繫早春時。天已回微暖。花曾發幾  
枝。憶香溫舊夢。和月釀新詩。爲問林高士。如何索  
笑遲。

前題

莫繩宗 思元

最憶南村樹。春風欲度時。暗香徒有夢。紅萼幾含  
姿。久約尋苔徑。先應辦酒資。底須煩驛使。實恐笛  
中吹。

前題

何默

每送飛鴻目。琪花未得看。過橋愁雨滑。歌帽怕風  
酸。骨秀何妨老。香清益耐寒。幾時容載酒。問字一



盤桓

諸同人枉詩訊梅花消息奉答

姚弘啟

玉仙二月裏索笑信猶遲。密藥珠同貫。繁枝手並垂。娉婷應惜嫁名節。久方知。欲送飛鴻目。須看撲蝶時。

燈圓

燈圓之名見顧東江集中。即周益公所謂浮圓子也。

徐是傲

良宵何事不團圓。粉米搓成食品傳。鬢婢經心從舊臘。湯官呈技在新年。共欣造處燈盈屋。我喜嘗時月照筵。生熟有期。湏辨色。浮沉無定。孰司權。零

千野集卷五

九

星實異。牢丸重。軟美應。啍。餽。既。堅。潔。比。雪。霜。香。自。淡。黏。如。膠。漆。氣。還。全。紛紛蠶繭。初經浴。顆顆驪珠。豈待穿。祀竈每看。餚作伴。餉賓仍讓。酒居先。盛將玉碗。形幾失。撥以銀匙。彩共宣。不信佳名留俗下。却教真味出天然。遠稽南宋周公句。近見東江學士篇。記得長安三五夕。結棚烹煮六街邊。

前題次韻

朱霞

春正節物重燈圓。方法吳娘本舊傳。五色團圓思嫁日。滿盤料揀又新年。屑成軟玉宜纖手。搓出銀丸映綺筵。計口定應人動指。膠牙偏媚竈司權。花

餐細澠原同膩。環飢齊蒸不共堅。投向沸湯形詎改。浮來定碗味初全。溶溶却似漚輕泛。顆顆寧勞線並穿。略藉蔗漿相勸飽。頓忘粥面敢爭先。山中白石寒難煮。紫府甜霜秘莫宣。隣碓晚春聲不斷。浴門小擔火頻然。食經自古誰添譜。吾郡東江僅有篇。自顧詩腸無長物。強吟索笑向梅邊。

前題次韻

姚廷謙

春廚食譜尚浮圓。南北鄉風一樣傳。爆竹聲中搓箇箇。燈花影裏煮年年。最憐煖玉初登席。却愛瓊糜乍入筵。的的走盤疑欲活。勻勻脫手不須權。蒸來未並花餐豔。熟候寧同克食堅。爛飯匙抄香可比。餚膠碟飣味逾全。堆盤素繭寧辭浴。徑寸明珠豈待穿。朱戶斗量真不計。蓬門市買亦爭先。況逢元夕燈初上。正是東廚令乍宣。拜跪有詞俱肅若。馨香得薦總歡然。佳名前輩應同喜。好句流傳得幾篇。飽食此時同飲福。團圓家慶各無邊。

前題次韻

張琳

人情總愛十分圓。攪雪粘雲並舍傳。早貯山廚供令節。競從土銚祝豐年。歡心正合團圓坐。素質宜親玳瑁筵。豈是東廚爭獻媚。須知新火乍司權。朱



脣不信冰丸冷。瓠齒渾忘暖玉堅。未訝尋常魚目貴。還同三五蚌珠全。指痕捻處微微印。釵腳簽來箇箇穿。翁媼欣嘗仍致語。兒童笑捧各爭先。春盤巧簇花輪潔。左擔輕敲竹代宣。異地景光明月共。故鄉風物上燈然。浙中有上燈面。子落燈糕之語。好憑粉紙添新詠。敢向霜毫續舊篇。誰說膠牙勝崖蜜。可知分別在中邊。

前題次韻

朱奕

髻髥元宵月共圓。看燈名號盛流傳。霏霏白雪團兒女。滾滾紅塵閱歲年。通饋不堪誇節物。留賓可

十野集卷五

七

許進華筵。料量費得閨人力。生熟操來慶婢權。差擬凝脂同膩滑。敢希煮石闔清堅。充饑雅稱詩懷淡。破悶多輸酒力全。涼玉有津旋欲化。明珠無孔驟難穿。千村竈媚齊南北。比戶羹調孰後先。入市最宜糕並列。上頭惟見彩相宣。亦知下箸元無處。未信三餐猶果然。風土當時循舊俗。歌吟今夕富新篇。先生乍脫如丸手。光射琉璃硯匣邊。

元祐黨籍碑

朱霞

三尺孩童識字始。便恥小人慕君子。細思君子小人名。不知竟自何年起。此名實非初自堯舜禹湯

文武與先師。此心炯炯自識之。兩種人雖塗路別。其中心腹腎腸知。覺曾不虧擯斥稻粱食。烏啄未有不駭為狂癡。緣何彼小人者。詈君子肆無忌憚。名逆施人云公道本不泯。惡語所及後人反藉以。為讚歎資。我謂此不待後人。當其敢為惡語日。清夜捫心豈不知。媿汗不啻膏斧磧。身雖不死神已痿。黃子酌我酒。示我榻本元祐黨人碑。碑昔奸相手書勒。詞云垂示萬世臣子共提鑒。上自宰輔迄內臣。三百九人姓名何累累。其中兒童婦女所知若司馬文呂蘇范諸公。且弗論。自餘議論事迹若滅若沒者。十三四行間字裏亦皆光燄煜煜同赫曦。二惇二蔡死已久。魂魄猶似忸怩感縮叩拜求哀。其旁無已時。乃知人心自有不死者。無所逃於天覆地載之渺瀰。嗚呼古人勲名氣節。今無有但見刻石紀功接窠臼。不聞詈罵只聞諛。世上何多三不朽。此曹但知諛可悅。亦知罵詈偏傳否。勒碑毀碑等浮雲。碑文翻榻彌長久。自古小人不惜顯與君子讎。留芳遺臭願總酬。後來此輩亦希有。熟軟一派更可羞。碑文看作不祥物。此本斥去誰肯留。若復人人喜摩榻。豈不如薦福之碑且被雷霆

十野集卷五

七

搜願將此本裝潢日日懸座右醉歌一聲四壁恍恍神鬼愁

前題

張琳

北宋之季時猶平羣梟得志鳳不鳴弄權宰相固非一儉險怙終有賊京端禮門前一片石四海聞之怒髮植司馬以下三百人大如星斗小如沫亦有武臣及宦官乾坤正氣何噉嚙斯人本自能傳後何用大書復深刻若能中夜自捫心豈不媿赦且戰慄我思小人患得復患失亦知美名終不沒聊將面目圖妻孥遂至心腸同鬼魅不然熏焰正炙手何暇更將黨人列省事天公虛一擊賢奸千載自分別嗚呼京亦有言碑可滅名不滅留芳遺臭兩俱絕千載猶翻黨碑帖

前題

姚廷謙

磊磊落落天上星大書特書石上名問此何代之所刻元祐黨碑出蔡京司馬已下三百人文章政事震世英其中隱現雖不一鐵中要是推錚錚吾想當時賊京輩其心久矣同狂醒安民一語入渠耳顏面何以忍慙顏良由患失不復顧反謂清濁無定評譬彼蛇虺縱毒螫此豈復有自知明我獨

不解世間石龜趺螭額高崢嶸豐功偉烈誇不盡轉眼身盡碑亦傾此碑殫彈不遺力自謂炯戒逾髡黥豈意千載轉欽仰碑石不翅同瑤瑛乃知石亦有幸有不幸垂芳遠臭非力爭誰將此碑榻萬本常與三百九十君子揚光精

雨中集今月堂

姚廷謙

斜風細雨正無聊酒盡吟場忽見招才鈍自甘輸七步興來不覺過三蕉迎春絳萼脂猶凍隔歲黃香蠟未消歸路莫愁街鼓促金吾弛禁到深宵

前題

朱霞

十日泥塗咫尺遐杜陵偏側漫嗟呀雨絲雪片從飄灑斫脰開尊且笑譁牆角黃梅如傲客吟邊絳蠟欲驚鴉燒燈已過春猶靳難借天公鼓一撾

前題

朱奕

日日陰寒不出門南州有約荷春溫敢辭雨惡聯雙屐應為花慳勸一尊簫鼓未隨人事減倡酬猶幸古風存兩年接席推同調還擬從君細討論

前題

張琳

浮世除詩盡強名香山况逢綠酒得同傾短檠最昵瓶花暖急響全消市鼓聲舊雨偏能愛今月東風



未肯換春晴。踏歌一曲真無賴。搖筆輸君句早成。  
元宵後十日風雪大作嚴寒不解爲近歲所  
未有同人集遂安堂分賦 朱霞

丁丁當當塔語層。窸窸窣窣瓦響樛。條侯夜半軍  
忽騰。白鷹天外塵雛鵬。震耳眩目得未曾。綠窻人  
語如凍蠅。參差木介懸稜稜。膠池裂沼鳴轟轟。問  
此何時暖律應。滿城連旬開花燈。封姨滕六爾何  
能。敢與春工角負勝。野田麥苗細可矜。老圃菜甲  
命所憑。渴絕生理難復興。梅啼竹哭傲不膺。禡鸞  
髡鵠甘伏膺。負冰赤鯉崛強仍。鬚根鼠觸如胃曾。

惟有老狐求其朋。渡河不疑忘凌兢。嗟爾意氣毋  
益增。綠章行見天門登。和風一扇麗日升。雪害破  
壞冰山崩。百神守職無欺陵。催花羯鼓仍鑿鑿。

前題

徐是儼

不信落燈風能吹雪滿空。浹旬春事廢。今夕酒杯  
同。坐對空庭白。吟依宿火紅。麥苗與菜甲。應遜去  
年豐。

前題

朱奕

醞釀寒威隔歲留。放燈纔罷急相雠。春容忽變元  
冬厲。江國偏生紫塞愁。農食豈堪無二麥。衿衣欲

試又重裘。杞人於此憂無益。一醉從君尚可謀。

前題

張琳

堅冰一尺厚。草根青欲泣。半月望春光。春光轉相  
失。猛風如惡客。薰爐真故交。若非冰雪壓。捲去幾重  
茅。重幃不解嚴。刮面冷於鐵。蜩縮休笑吾。萬木僵欲  
折。無術攻愁陣。還須仗酒兵。試看拇戰裏。破取蔡州  
城。

前題

姚廷謙

天公底事妬春妍。頓使元冥再秉權。釀得雪花如  
掌大。任他無賴到梅邊。胸無塊壘不須澆。把酒尋詩破寂寥。滿市花燈無  
一點。頓忘此日是春宵。

惡風如箭射窗虛。點滴階前滑有餘。莫謂春冰容  
易解。京江已斷寄書魚。時圖玉在潤州

登興聖寺塔

張琳

偶尋興聖前朝寺。中有浮圖倚太清。閱盡江山餘  
過客。題殘今古勝空名。寒香春隔梅花井。鐃吹風



低細柳營。欲借金繩凌絕頂。曠懷都向此時生。

前題

朱霞

春雲捲盡碧天澄。朱檻凌空試一憑。我欲此身生羽翰。世原有路許飛騰。金鯨吼徹無邊響。白鶴招回最上層。却笑下方塵市裏。但知仰面看宵燈。

前題

陸崑曾

賸有登臨興尚豪。九層關楯倚周遭。星辰天上何難摘。韋杜城南未是高。眼界人來成遠大。脚跟誰此得堅牢。蒼蒼自昔無從問。休把風前短髮搔。

前題

胡映隆

荒城一塔護招提。領略春光此共躋。頭上不知霄漢近。眼中翻訝燕鳥低。遙山起伏連平野。極浦蒼茫入畫題。下界忽驚人笑語。仰看應歎隔雲泥。

前題

董杏燧

振衣忽上最高處。不覺珊珊骨欲仙。檻外萬家煙火亂。城隅一片水雲連。當前頓悟諸空境。暫駐疑游不住天。蟻聚蠅營百年裏。幾人心眼得超然。

前題

朱奕

盤空九級絕人寰。風靜時聞鈴語閒。但有卑樓滿城郭。更無高視出雲山。軟紅塵土無須踏。嫩碧春

光若可攀。却憶編摩十年事。一燈曾此掩禪關。

前題

姚廷謙

高標千尺倚晴空。正值春深萬井中。麥隴已看圍綺繡。虹欄真欲眩西東。讀書臺廢花成雨。吸雀灘荒鷁遡風。最是發人深省處。華鐘百里響常通。

前題

徐是做

浮圖體勢似方丘。作鎮禪林幾百秋。拾級漸看平地遠。振衣已在半天遊。聲聲鈴語隨風急。點點燈光入夜幽。呼吸自能通帝座。題名不羨曲江頭。

于野集卷六

青浦王 原西亭選

花生日舉酒酹花為花壽 朱霞

我昨夢花花盡笑笑我看花非年少我今不能復  
少年笑語花姑莫我誚年年今日號花朝東君著  
意催嬌嬈可憐風雨苦相妒寧知春魂原易消况  
復今年耐冰雪今朝始見晴光瞥柔枝嫩藥尚嬌  
癡漫賜纏頭戴紅纈主人開軒泛綠尊一盃先酹  
羣花根羣花暗領盃中意一時含笑俱無言吾為  
羣花浮大白雖無買笑黃金百但存一片惜花心  
不妨一年一話銅駝陌

前題 張琳

碎剪紅綃寸寸新挂枝分樹祝生辰俗情競煖看  
花眼韻事誰為酹酒人欲雨還晴當二月期鶯等  
燕度三春讀書牀畔新題好小嶼殊堪墊醉巾日  
初晴為平山題花嶼小額

前題 姚廷謙

年年此一時花期不我負我欲問春風花從何代  
有春事何曾息花生定有辰從來花發處幾遇惜花

人

今朝風日佳對花那忘酒我無黃金千索笑花肯  
否一盃勸花枝莫道流光駛次第廿四番何殊十七  
史

前題 朱奕

芳華目一瞬日月轂雙馳復此花生日紅萼未盈  
枝入春飽冰雪遊賞竟參差揭來臥雲畔爛熳逞  
妍姿得氣既以早先吐亦其宜主人掃華軒向花  
一酹之栽紅綴小縷伸紙寫新詩綠酒泛滿竿一  
笑花莫辭嗟余本寒畯四十無聞知衰晚非曩昔  
終歲歎棲遲世情悅穠豔春風豈有私寄言三春  
葩盛顏當自持

前題 徐是傲

雨過園林曙色新眾芳乘此作生辰賜緋次第承  
恩遍舉白殷勤用意真莫道醉鄉無沃土須知香  
國有長春年年掃地為花使我是髮持宮畔人

紅梅影 姚培枝

紅梅有影誰堪比却似明妃在漢宮不肯傳神求  
畫手祇應寫貌對青銅隔簾未許風吹瘦滅燭仍



依月繪空。寄語小桃穠杏道。錦茵原不競朦朧。

前題

徐是做

絕代紅顏擬絳仙。芳蹤應在化城邊。香能解脫真堪羨。豔到朦朧却可憐。豈是朱絃彈別調。竟同紫玉作輕煙。相思倘復時回顧。出竹穿籬愈覺妍。

前題

朱霞

似有輕霞傍鏡臺。翩然和月到牕隈。冰心不許臙脂寫。酒暈翻從背面猜。照席最憐燈欲熄。傍人敢說煖相偎。何由幾點嶸山雪。透入虛牕紙帳來。

前題

胡映隆

紅羅亭畔影迷離。似密還疎月到時。被酒可曾含獨笑。隔塵何處寄相思。牕間絳雪融千片。水底明霞泛幾枝。髣髴美人春蚤起。一奩清鏡點殘脂。

前題

張琳

一般疎影漾虛無。誰識紅顏是故吾。半窗紫煙臨水出。滿簾春雪倩燈扶。亦知印月難爭豔。未許研朱任意塗。分我形骸伴枯寂。居然紙帳擁羅敷。

前題

陸崑曾

紅梅誰寫上低牆。纔過燈光又月光。似我盡除脂粉相。引人疑入黑甜鄉。瓊英亂落非關笛。絳雪紛

披別有香。不學含章春殿裏。只將寒素點新妝。

前題

朱奕

欲將嬌態寫燕支。真面難描世未知。酒滴珍珠波蕩漾。枕留琥珀夢參差。那堪魂斷燈殘後。偏覺情濃月上時。絕勝人家桃李夜。但磨醉墨賦新詩。

前題

姚廷謙

瓊枝那肯傍人低。背面猶堪賦子兮。妙處豈從圖畫出。悟來方覺色空齊。粉牆雪褪遙驚豔。紙帳春回果有妻。一任燒燈時節換。高情不到踏青泥。

前題

何默

不是尋常南北枝。橫斜一樣寫參差。朱顏却背燈前出。醉面難從月底窺。夢破忽疑留錦段。折來還欲買臙脂。相思何處堪相寄。腸斷羅亭四照時。

前題

莫繩宗

瓊寒粉瘦寫難真。象外傳來別有神。照水自憐唇點絳。橫窗誰識面生春。多情自古終歸淡。豔想回頭已隔塵。園吏不須偷折得。相依髣髴見雙身。

曉聞百舌

朱奕

如簧乍喜報新晴。夢醒初聞曉氣清。似共百花先有約。偏於孤枕最關情。雕籠鎖處空傳慧。寒谷遷



來無此聲。巧語亦知人盡愛。南華曾說不能鳴。

前題

張琳

半輪殘月挂樓西。山市人家起未齊。怪爾一身兼百口。冷煙春樹盡情啼。

前題

朱霞

夢破春情薄似雲。最憐百舌曉窗聞。亦知遊屐新來嬾。好語從頭學向君。

前題

姚廷謙

短夢初回曉思清。誰教百舌報新晴。杏花未吐梅花落。此是東風第一聲。

前題

胡映隆

春風吹得羽毛輕。一鳥能兼衆鳥聲。莫向曉窗啼不住。枕邊殘夢正關情。

前題

陳宏謨履萬

一片窻綃曙色晴。朦朧短夢續難成。春來生得多情物。百舌殷勤報一聲。

前題

蔣培穀詒久

我本人間木訥人。詹詹學語愧陳因。可憐百舌來驚枕。似笑生平負好春。

無題

姚廷謙

十二紅樓畫檻邊。癡雲常與夢雲連。輕身不學霓裳舞。粉面應摹璧月圓。小閣相偎還妬鏡。曲池無賴慣生蓮。人間那有消愁處。漫熱心香一縷煙。沉埋不斷是柔情。春到紅心草又生。有恨豈曾堪解釋。多疑原只爲聰明。書遲厭聽簷頭鵲。夢淺愁聞樹底鶯。輪與花邊雙蛺蝶。粉香深護往來輕。

前題

張琳

一春常自病恹恹。吹盡東風怕捲簾。提起玉釵偏有憾。封來繡綫嬾重拈。旌心弱臂留紅影。壓枕新花夢黑甜。那復鍾情窺寶鏡。幾多金屋貯無鹽。

相逢姊妹夜深譚。燭淚香絲近始諳。誰向星中求織女。枉教花底認宜男。巢成總媿春前燕。心死真同浴後蠶。少長深閨人未識。也從阿母恣嬌憨。

前題

朱霞

玉圃芝田兩渺茫。可憐時節總難忘。人間絳雪難名豔。天上芬陀別有香。伴我生平白團扇。見他嬌小紫羅囊。聰明畢竟塵緣薄。繡閣時時禮覺王。星沉石爛豈無時。難斷人間一縷絲。漫想鴛鴦皆並命。那能菡萏悉聯枝。春風陌上花無語。洛水波頭影自知。誰喚三生癡夢醒。愛流乾却未爲遲。

前題

陸奎勳 東集

繡帳眠遲起未遲。傷春難禁落紅時。一隻玉剪飄  
苔井。三五銀丸貼桂枝。有淚空書街石闕。無根短  
夢逐游絲。相逢莫話官奴事。腸斷風前白袷吹。  
小閣惜惜冷似秋。斷雲拖雨傍檐收。柳條可意回  
青眼。烏鳥無情竟白頭。客子爲誰羈漢沔。美人遲  
我夢羅浮。傷心不預春繁會。粉謝香銷十六樓。

前題

徐是做

月館星橋總隔凡。上真門戶有誰監。笑看曉色侵  
菱鏡。暗覺春風戀杏衫。縹緲畫簾屏作押。玲瓏錦  
瑟玉爲嵌。十年空負遊仙夢。今到蓬萊恨已婪。  
雜花如錦草如欵。曲曲欄干面水排。金彈打鶯聲  
憲宰。玉簫叫鳳調和諧。微紅鬢棗因時換。淺碧妝  
菱鏡。日指不信巫峰雲易失。青天萬里斷無靈。

前題

朱奕

簾外蠅蛸曳晚風。合歡花發曲欄東。當筵燭淚千  
行隨別苑。琴心一片通。潮隔潯陽魂縹緲。夢歸巫  
峽雨。朦朧破除別後功夫處。畫得雙眉十樣工。  
錦瑟流音閉綺窗。歌成子夜按新腔。鴛鴦踏浪何  
曾隻。蝴蝶經風那得雙。折柳不妨臨曲岸。採菱獨

前題

何默

自到橫江桃根桃葉歸何處。水漲秦淮泛客艤。  
隣家美女好樓居。十五輕盈画不如。只爲多情思  
匹偶。翻緣薄命怨居諸。桐花落處呶唔罷。柿葉陰  
中沐浴初。午後尋春無遠近。珊珊齊上七香車。  
蕙心蘭質怨芳辰。彷彿高唐夢裏身。稍有閒時春  
似海。斷無人處月如銀。薄施鉛粉顏偏麗。斜倚雕  
欄態更新。倏忽東風梅子綠。賣花小艇到江濱。

前題

莫繩宗

綺窗閒誦蕊珠經。月色朦朧檻外停。水號桃花偏  
帶白衣名。柳葉幾曾青。爐煙似霧迷金屋。柏酒如  
油貯玉瓶。欲奏清商聲調苦。教儂懊惱不能聽。  
金猊百子細煙騰。獨立瑤臺第幾層。魚鑰沉沉人  
不寐。女牆寂寂月初升。春深怕奏梅花曲。夜靜聞  
燒芳苙燈。睡起漫將雙鬢理。傍窗冷露濕吳綾。  
上巳前一日同初晴玉田過西湖莊即事

姚廷謙

西湖莊上野桃花。千樹爭開一片霞。土銚竹窻人  
不見。只留仙犬護仙娃。  
臺榭繁華幾變更。遶籬潭水一泓清。東風吹得紅



顏淡城上烏啼三兩聲

前題次平山韻

朱霞

啖鶴灘邊誰看花。野桃千樹忽蒸霞。我來正值清明近。雨雨歸寧陌上娃。  
遙想滄桑昔未更。亭臺幽倩管絃清。而今却有桃源意。日午荒雞叫一聲。

前題

張琳

春來無事但尋花。又見溪桃簇絳霞。不怕東風亂裙摺。芳郊時有蹋青娃。

鷓鴣絳帳幾回更。寂寂花容照水清。欲向葦簾還乞茗。明朝來聽賣錫聲。

西湖莊桃花歌

張琳

西湖莊子聞人說。當時本是神仙宅。中有黃衫鍊九還。一勺方池水五色。千秋得氣生桃花。萬株千株蒸紅霞。太平雞犬在城郭。不須點綴添漁家。春風駘蕩好天氣。三三兩兩蹋青至。雖無寶扇與鈿車。未少茶棚及酒肆。軍營細柳綠蔽天。繡袍公子金連錢。欲將駿馬比顏色。袖中笑隔珊瑚鞭。我亦尋花遊屐健。袷衣最愛粘花片。待向瀉山更問禪。癡情不入崔郎傳。烘天照地無邊春。鶯燕相呼莫

問津三百青錢還買醉。武陵憐煞避秦人。

前題

姚廷謙

春光淡淡城西隅。春鳥格格催提壺。朝來紅霧不肯散。桃花千樹爭敷愉。此花莫道同凡豔。風神合與神仙俱。市闌馬廐不堪近。對此令人轉嗟吁。當年樓館黃金鋪。嬌歌妙舞景未徂。美人二八朱顏酡。佳麗豈止如花乎。春光自古難長保。石麟往往埋青草。元都觀裏菜花開。紫燕黃鸝幾回老。此花種得隨荆榛。年年三月嬌上春。鈿車寶馬雖罕至。野人守護猶殷勤。我來時節逢修楔。正值花光正酣恣。一枝兩枝俱可憐。千點萬點忍輕棄。晚來新月淡如銀。恨不攜尊來席地。五更風雨未須狂。許我尋詩再三至。

前題

徐是做

春城早見梅花落。忽忽心情輒作惡。今朝放眼西湖莊。快覩天桃華灼灼。碎裁古錦詎不如。斜卷明霞恰相若。脂粉亂畫參差露。笑煙啼妝綽約。因嗤薛詩皮賦中。多少研辭欠搜索。元都千樹豈遂奇。劉郎到此亦驚愕。此莊南望集仙門。繁華自古等京洛。澄泓碧水環朱扉。措置亭臺非苟作。芳草



忽生歌舞場。堆來馬矢高於閣。人家爭放鵝鴨羣。  
灘頭那有舊時鶴。只賴桃花照眼明。點綴春光不  
寂莫。尋春遊伴多同心。醉倚花枝歌復唱。仙源不  
與人間通。此言直足供一噓。夕陽西下歸去來。重  
遊尚能記大略。

前題

朱霞

葑城中有西湖莊。一盃之水涵清光。野桃誰種近  
十畝。陽春三月羅紅妝。紅妝掩映疑人面。綠莎滿  
地成茵薦。遲日曾無裙屐過。東風簌簌吹千片。誰  
憐此地舊樓臺。樓臺久已成蒿萊。無復鶯聲留眼

晚。空餘馬矢自成堆。我謂此間殊不惡。有花便不  
愁蕭索。承平日久。氣象殊野。火空。桑化紅萼。雖無  
漁父恣幽尋。亦有牧人來躑躅。桃花桃花爾勿嫌  
寂莫。避世何妨在城郭。金谷河陽轉眼空。武陵天  
台愁路錯。城隅日暮綠煙斜。應笑詩人多歎嗟。豈  
是桃花堪作飯。更兼柳老不藏鴉。

前題

朱奕

葑城二月天氣佳。春風淡蕩蒸紅霞。西湖池館已  
無有。十畝盡種天桃花。桃花爛熳誰為主。板橋草  
徑牆園土。咫尺軍營細柳多。蕭蕭牧馬嘶荒塢。幾

曾壚畔有胡姬。却喜茶香煎穀雨。此花此地真堪  
憐。一年一過心茫然。但使有花花不改。武陵豈必  
尋神仙。花聞吾言一笑。嬌枝頭百舌語便便。休嫌  
此地風光少。頃刻相逢莫草草。祇恐城頭五夜風。  
紅顏幾日能嬌小。

前題

胡映隆

小湖春漲波浪浪。一帶迴繞西湖莊。莊邊老人種  
桃樹。編竹作橋人可渡。我來正當二月中。脂粉  
亂枝枝濃。千頃霞光春欲醉。半空露氣曉流紅。紅  
影忽欲活。波光兩交澈。渾似理妝人對鏡。塗雙頰。  
或聞穉柳天以斜。結眉描黛增穠華。或倚修竹娟  
且秀。恰如三五女兒垂翠袖。風光一片上女牆。祇  
覺裙屐生春香。老人為余生歎息。我昔種花尚壯  
力。今朝蓬鬢如霜白。隔岸馬矢高三尺。那能長保  
無摧折。安得五色之泉釀作千日酒。年年對花開  
笑口。

前題

徐南溟 滄嶼

西湖名勝垂錢唐。我松亦有西湖莊。莊前桃花千  
百樹。幾礙游人去來路。放眼惟驚霞綺舒。縱有名  
手画不如。何人挈家來此住。見客為設茗飲具。隔

橋流出胭脂紅。紅塵疑與仙源通。我來本非捕魚者。見我豈必相嗟呀。但思沽酒醉花前。醉倒便對桃花眠。此中樂事亦常有。不用誦誦告太守。

牡丹

陸崑曾

家有牡丹一本。戊辰秋從廣德州署攜歸。今三十餘年矣。居址數易。花亦屢遷。余喜其枝柯不改。感賦此詩。并索諸同學共和。

携歸州署。幾春風。草處林居。我略同。九葉倚闌。仍亂碧。一花憑酒。與澆紅。從來國色偏宜淡。本是香肌不厭豐。三十年前歡笑地。舞裙歌扇夢魂中。

前題

朱霞

殷勤酌酒。醉花前。為語茲花。不偶然。千里移根。金並貴。幾番隨主石。同遷錦幃環。珮誰相問。老圃風光特地妍。莫向欄邊誇彩筆。義山詩句舊曾箋。

前題

張琳

舞蝶遊蜂。莫浪尋。廿年扶植。主人心。朶頭濃重。歌紅玉。葉底招搖。遍綠陰。睡態最宜。春雨足。香魂應與夜燈沉。朝雲彩筆成陳語。誰和天隨藥圃吟。

前題

姚廷謙

名花千里。剛根難。此日酣春。一凭欄。客裏風光欣得伴。故園金粉幾同看。紅箋欲闕。朝雲麗翠。被寧辭。夜月寒。最是玉溪詩筆。豔不須圖畫。屬邊鸞。

前題

胡映隆

君有名花。未是貧。護持為製曲。欄新只須一笑。便傾國。況復千枝競占。春帳裏。珮聲疑隔。衛座中。香氣欲依荀。桃州刺史廣德即古桃州。茸城老。兩得相逢。好主人。

前題

朱奕

名花歲歲逞芳妍。只在荒城矮屋邊。豈有亭臺圍錦繡。却疑環珮立神仙。幾年人遠凋雙鬢。到處春深冷一氈。便欲題詩成故實。不容羅帶競流傳。

前題

徐是儼

同向灘頭泊。真如水上萍。櫓聲忙暫息。人語細難聽。一望炊煙碧。相連燈火青。前途須借問。何處是郵亭。

前題

姚廷謙

水宿欣成伴。灘頭一繫船。風烏憐翻倦。沙雁命儔眠。沽酒同村店。思家各遠天。潮生聞夜語。前路正悠然。



前題

朱霞

湖海均為客。停橈即比鄰。風波宜各慎。燈火自相親。暫與雁同宿。共聽雞報晨。長年歌唱起。互答見天真。

前題

張琳

水國輕舸集。春泥插半篙。掩篷先乞火。投店各攜醪。月白翻江影。風清遠市囂。離家曾未久。閒聽說波濤。

鷓鴣燈

朱霞

風暖春郊夜色和。暗聲誰放撲天鷓。無情數點雲頭火。紅袖闌干靠幾多。

兒時愛看紙鷓鴣。每過宵闌睡未能。今日舉頭還一笑。風吹燈炮月如冰。

前題

姚廷謙

風遞鳴箏暗影猜。紅燈翹首最高臺。重簾月黑空階靜。兒女爭呼看鷓來。

春郊夜色悵迢迢。誰放風鷓破寂寥。應有雲端孤雁過。驚心野火動深宵。

前題

朱奕

何來點點火珠紅。高傍星河綴晚風。豈是天闔原

咫尺。還疑月姊下虛空。

分明有路上遙天。線索憑誰暗裏牽。料得風高難久駐。何如佛火一龕懸。

前題

徐是做

憑誰相引御風行。一隊紅燈促晚程。賺得深閨人盡望。非關柳外月初明。

昔看神燈在五臺。燈光冉冉自天來。而今偏出人巧笑。我依然倦眼開。

前題

張琳

逸響非關隔院箏。傳天不獨詫身輕。箇中更現星星火。那怕浮雲蔽太清。

人人顧影仰天高。錯羨雲霄一羽毛。縱有宵燈難自照。任渠收放在兒曹。

前題

胡映隆

帶火輕輕颺晚風。緊隨線索上虛空。不知若箇憑欄望。錯認春星一點紅。

縹緲雲頭勢可憑。更將遠火照飛騰。不辭低處擡頭看。高處求低正不能。

前題

莫繩宗

雲外誰流宛轉音。宵燈蹤跡更難尋。有人指點紅



樓外碧海青天一點心

風力悠颺夜色澄穿雲舉火訝宵興春郊樂事真無限纔過龍燈又鷓鴣燈

前題

蔣培穀

宵燈點點颺春空高處難尋一線通誰道舉頭天路近清光何似廣寒宮

凌霄意氣未成灰影亂春星亦壯哉但得有風無月夜芳郊應擬再三來

前題

陶淑  
韻人

高飛不倦夜乘風一綫相連燈火紅小立有人頻

指點鞦韆架外暮雲中

耿耿如隨片月升流輝無盡却無恒浮生何事非兒戲且趁春宵看鷓鴣燈

綠蝴蝶

張琳

一片春陰碧繞廊何來栩栩度銀牆歇當草際初無影飛上花枝別有光故換粉衣迷傲吏欲將新樣惱滕王芳魂若記前身事想見珍珠費斗量

前題

朱奕

萬綠叢中一蝶忙翩翩也似惜年芳染衣可要垂楊柳貼鬢還驚小鳳凰閒過窻紗微見影暗依階

薛白尋香風流肯住人間世只許羊權與較量

前題

姚廷謙

南園紅紫半模糊幻出輕胥色更殊閒庭柳陰衣乍染驚迴苔砌影全無香魂不逐羅裙散粉筆難教画手圖聞有宮花名字借可容邢尹一時俱寧

王宮中綠牡丹號綠蝴蝶

前題

何默

栩栩飛來碧樹春莊生夢裏見應新衣分張緒柳絲嫩影度王孫草色勻金粉空勞尋画本綺羅偏許巧藏身吳娘繡罷渾無賴葉底還防覓取頻

淮清堂白牡丹

姚廷謙

芳林處處碧成帷獨數淮清第一枝鏤月幾年勞注想此花移種數年未開停雲此日慰相思白茅夜立仙同駐

玉鏡朝懸影最宜博得清吟高郢客笑他泚筆待臙脂

前題

朱霞

連歲此堂花底醉玉人今始遇清揚白衣豈必誇勝紫素質終非別染香幙處有天春未老屏開無月夜生光錦幃翠被休相妒邢尹從渠自較量

前題

張琳

亦知清白久傳家。故遣亭臺發此花。豈是鄂君嫌  
繡被。還同西子愛春紗。湘幃夜捲應迷月。銀漢風  
高不染霞。舞罷紅闌小。垂手扶頭端藉玉丫叉。

白牡丹

朱奕

玉貌天然壓衆芳。裁雲羞作舞衣裳。春風擁霧渾  
無質。夜月憑欄認有香。豔極大都矜黯澹。醉來應  
更惜披猖。錦幃繡被尋常見。畢竟輸他世外妝。

前題

朱鎮靜廬

醉舞春風玉一團。漫將標格比端端。天生富貴無  
瑕少。地占清華得氣難。淨洗胭脂忘色相。羞隨穠

豔傲酸寒。任他左魏誇紅紫。縞袂偏宜月底看。

題達摩像

朱霞

西來總爲大因緣。聖性寧須色相傳。一自秋江踏  
蘆去。吳娘也解繡金仙。

那須吳画覓開元。一幅金容手可捫。莫道此軀非  
活佛。當年至教本無言。

前題

姚廷謙

至人色相忘神通。非有意舉世波濤中。何人解心  
悸。折蘆渡長江。不行而自至。一花開五葉。擬議亦  
多事。

前題

張琳

拂衣下金鑾。九年只面壁。可憐通國人。不解心如  
鐵。

五燈開萬法。五葉本一花。相看誰具眼。浪影滿袈  
裟。

前題

陸奎勳

梵唄休將白馬馱。曾於石壁掃文魔。蘆花亦是從  
空幻。奈此紛披六葉何。

蕭公不解漏因非。獨有神光與大衣。心淨佛言隨  
所住。却攜隻履又西歸。

當歸花

俗呼荷  
包牡丹

朱奕

偷將名號並花王。朱粉施來淺淡妝。醉面低垂魚  
子纈。絳羅小簇麝香囊。半睂別淚淹春雨。一點芳  
心吐豔陽。夢斷深閨鄉信杳。可知情緒對淒涼。

前題

陸崑曾

當歸忽作牡丹看。看葉真疑是牡丹。花似有心成  
串易。枝偏無力獨繁難。常年折寄勞鄉夢。此日移  
栽對藥欄。護惜也應同國色。肯教風雨便摧殘。

前題

胡映隆

也殿殘春亂碧叢。通身無力倚晴風。低垂小萼半

妝粉長繞香苞一串。紅木芍藥呼因葉似水芙蓉。  
號為囊同曲欄若使深閨見。頓慰離情此刻中。

于野集卷七

青浦王 原西亭選

新綠

徐是做

梅雨續花風。千林濕翠同。成陰雖有待。生意已無窮。  
色潤三春後。情深四月中。枝頭與樹底。誰憶舊時紅。

前題

趙宏烈 潤川

花事俄銷謝。清陰最可憐。平添烏鵲喜。轉覺戶庭妍。  
小葉初留雨。高柯別有天。誰知擁書處。長日正如年。

微雨朝來歇。柔枝午更佳。疎簾侵半捲。黝几影新揩。  
得意咨諏鳥。無情詰屈蛙。浪傳螻蟻國。清夢托高槐。

前題

姚培仁 宅安

四野陰初合。千林綠一圍。颼風猶覺嫵。着雨漸添肥。  
愛對池塘小。遲驚露葉非。枝頭鶯未老。何事惜紅稀。

掃却繁華色。濃輸別有情。鴨頭波渲染。螺子黛粧成。  
漸向堦前長。遙從雲外生。摩挲欣對此。雙纈倍分明。



前題

陸瀛萼 秋谷

陣陣紅收雨。村村綠裊煙。應輸楊氏鈿。寧費沈郎錢。樹是弄姿日。人非塗澤年。聊憑杯泛蠟。好藉草如氍。

水色一何淡。山山亦未蒼。試看隋苑綠。猶帶漢宮黃。羅幕新愁繞。玉階舊恨長。少遲雙翠鳥。處處結巢將。

前題

張琳

一雨洗朝旭。簾陰忽滿堂。翠添禽語潤。紅謝草痕香。拂石領幽意。披襟生嫩涼。陶家五楊柳。遮却舊銀塘。

銀塘

嫩葉誰裁剪。因風亂復平。妬他僧夢綠。分我旅魂清。几席都疑染。旗槍坐可評。最憐青不了。半在夕陽明。

前題

姚培衷 幼堂

一覲春光老。紅稀綠斬齊。陰連青嶂合。煙裊碧雲迷。微雨浣花節。斜陽罨畫溪。黃鸝貪密蔭。贏得盡情啼。

前題

朱霞

我愛江南景。清陰遍陌頭。花時如隔世。雨後忽遮

樓。密影憐相借。倡條憶舊遊。沾沾新燕雀。一倍逞風流。

我愛陶潛語。扶疎遶屋時。含風殊自得。非水欲成漪。通燕簾常捲。留賓簾頗宜。莫嫌桑下戀。冲淡是襟期。

前題

姚廷謙

芳林初過雨。幽意倍生妍。已看朱成碧。還欣日似年。鵝兒添羣艷。鳳子染衣鮮。忽憶攀花處。新枝更可憐。

古幹青還復。新條景更遲。老仍添雨潤。弱不受風欺。稠疊方塘影。清揚靚女睂。攜柑誰共賞。想見聽鵲時。

前題

曹一士 謫廷

老樹發新綠。萋萋映舊林。逢時顏色換。去日露華深。密葉遠如許。垂條方自今。芭蘿爾何物。攀附亦成陰。

前題

朱奕

三春花事了。餘興繞芳叢。借潤初經雨。含嬌不耐風。長亭隔煙水。斜照入簾櫳。莫待成陰日。多慚酒盞空。

小墅清和候。微風澹蕩時。遠山眉黛淺。天水露華滋。蛛網休教綴。蜂房一任欹。惜惜當此際。披對起遐思。

前題

朱鎮

春風吹又歇。芳樹釀新陰。嫩借苔痕碧。輕輸草意深。卷簾清晝坐。攜杖夕陽尋。記得揚鞭路。依依染客襟。

几席有餘清。林稍暗復明。遠含煙冉冉。低襯水盈盈。恐誤尋香蝶。難遮坐樹鶯。成陰看眴眼。大蔭滿江城。

于野集卷七

四

前題

何默

春事潛過矣。清陰最惘然。紅隨流水去。綠印小池圓。並坐鶯簧潤。深藏蟻國偏。舊遊重到處。搔首夕陽天。

前題

莫繩宗

花飛俄向盡。雨霽已非春。最愛扶疎樹。偏宜澹宕人。過牆頻弄影。映水欲生鱗。未覺黃鸝老。聽來語更親。

前題

周銓

眼前已新綠。感此落花餘。旦夕成陰滿。風光入夏。

初悠悠芳草歇。寂寂野人居。且復命觴酌。槐軒讀我書。

生意如相促。敷榮日已繁。天低如可染。山遠了無痕。啼鳥不知處。行人欲問村。刺桐花落後。從此不窺園。

四月清和雨乍晴

姚培仁

霽景旋開宿雨收。濃陰似幄碧於油。引雛巢燕穿簾角。呼婦鳴鳩占樹頭。珠走荷盤新葉淨。風披竹粉綠筠浮。綠知首夏晴光好。莫惜三春挽不留。

前題

朱霞

于野集卷七

五

花時久已逐泥塗。最愛風光首夏殊。片片綠雲初過雨。重重青嶂盡堪圖。催長莢葉旋荷葉。啼老鶯雛又燕雛。千古池塘留好句。幾人能謝公無。

前題

趙宏烈

兔月初成綠蔭肥。舊遊裙屐尚依稀。長堤過雨莎茵潤。曲水生風縠皺微。映竹人家蠶婦語。鉤簾亭館燕雛飛。惜惜重過南塘路。猶憶紅英亂點衣。

前題

姚翱

朝光入牖夏初新。乳燕穿簾不避人。宿雨輕霑猶剩點。好風吹散淨無塵。胸中磊砢消磨盡。物外幽。



閒仔細論。梧竹南軒堪寄傲。蕭然欣得自由身。

前題

張琳

濕雲忽喜散遙空。冲澹閒消一逕風。隔塢竹。明全。  
浣翠午。陰花重。半垂紅。生衣乍換秋無異。滑簾初。  
陳意便融。擬踏軟泥謀小飲。村南村北有詩翁。

前題

姚廷謙

悵望春歸不可留。風光入夏更清幽。紅辭苑樹都。  
成夢。青。彙江峰。遠入樓。麥隴芒深微有浪。桑田陰。  
薄已如秋。隱囊紗帽南牕好。一卷山經汗漫遊。

前題

朱奕

淡雲烘日欲成霞。千樹濃陰翠作花。簾幙風掀歸。  
乳燕。池塘水漲聚鳴蛙。婢搜故篋思栽扇。僧寄頭。  
網約關茶。一枕山牕幽意足。敢希蝶夢學南華。

前題

陸瀛萼

夏初宜雨亦宜晴。晴後風光画不成。纔洗胭脂三。  
徑淨。還添簾幙十分清。天邊不定峰巒勢。池上頻。  
聞鼓吹聲。蛛網將乾燕壘濕。北窗午夢有誰驚。

前題

何默

四月清和雨乍晴。天然圖画最分明。波平遠浦燕。  
雙剪。堤暗垂楊鶯一聲。處處插秧陂水暖。家家燒。

蘭燹煙生。却憐芳草猶堪贈。駘蕩風光別有情。

前題

曹一士

扶疎綠樹雨更好。現曉黃鸝晴亦稀。暝日騰飛閒。  
蛺蝶。薰風開過野薔薇。一畦水膩分秧罷。萬井泥。  
香打麥歸。節候清和最堪賞。邀人煮酒典春衣。

前題

周銓

四月清和雨乍晴。夾衣初試午風輕。放稍穉竹娟。  
娟淨。布葉新桐濯濯清。曲沼忽添三尺水。綠陰猶。  
剩一聲鶯。日長端擬江村住。相伴閒身釣與耕。

前題

陸瀛齡

乍扇薰風到草堂。嫩晴天氣日方長。齊腰麥捲黃。  
雲澀。衛足葵擎翠蓋涼。舞蝶曝衣憐剩粉。眠蠶作。  
繭喜盈筐。園丁走報抽稍竹。昨夜驚雷已過牆。

前題

劉夢金

四月清和雨乍晴。郊原一望剩紅輕。蕭閒草木餘。  
香在。金粉山川別樣明。料理梅炎防蠹簡。商量農。  
事到蛙聲紛紛。簫鼓將何禱。逐隊迎神未辨名。

前題

王之醇

已煥猶寒信。化工恢台雲物乍。冲融風吹槐葉飄。  
殘雨日上櫻枝掛。斷虹社燕引雛重。覓壘園鳩呼。



婦未歸叢憑誰細譜虞廷曲一洗南山蒼蔚空

前題

陸瀛亮熙載

江南四月熟梅天。雲散煙消野色連。桑眼晴來還帶濕。麥鬢雨過倍增妍。黃鸝幾度催絺綌。白鷺更番浴水田。洛下流傳詩句好。清和風景自年年。

美人撲蝶詞

朱霞

陽春三月綠草肥。翩翩粉蝶金縷衣。穿花美人忽相遇。忍把羅巾撲蝶歸。裝向釵頭猶閃閃。愛他輕俊憐他艷。一朝微命空自捐。些子鉛華被人覘。蝶兮蝶兮莫浪飛。憐愛寧知即禍機。憐汝愛汝猶汝侮。何況蜘蛛欲縛汝。

于野集卷七

八

侮何況蜘蛛欲縛汝

前題

張琳

東風小院春深深。美人午倦行花陰。手持仙子乘鸞扇。花光灼爍烘泥金。一雙蛺蝶忽當面。翻身欲撲墜珠釧。却顧輕羅百蝶裙。飛入花深尋不見。

前題

姚廷謙

綠牕乍啟春風香。美人如花矜曉妝。一雙夢蝶初驚醒。隨風粉翅何揚揚。雲裾下堦閃金翠。忽舉羅巾撲教墜。是憐是妒那得知。碧玉欄邊有所思。

午日雜詠

龍舟

姚廷謙

相攜看龍舟。龍潭正瀟灑。吳兒誇水嬉。使船如使馬。舟散新月佳。人在珠簾下。

前題

張琳

綵餽投湘不復論。祇將鉦鼓些忠魂。桂旗蘭槳揚靈處。攪得魚龍水氣渾。

前題

朱霞

岸柳如幢草似煙。錦標疊鼓鬧前川。兒童奔走畫船集。不許閒鷗自在眠。

前題

徐是微

無數龍舟弄水來。繡旗蔽日鼓喧雷。都盧看罷人皆醉。誰酹三閭酒一杯。

前題

何默

片片白鷗驚濺聲。聲畫鼓般雷。柳外珠簾齊捲笑。看彩鷁飛來。

前題

姚培仁

画舸輕橈鬪碧波。綠楊深處雜笙歌。水嬉但博遊人樂。誰為三閭弔汨羅。

前題

趙宏烈

画鼓虹橋外。霓旌歇浦南。自天曾顧處。猶指白龍潭。

源

蒲酒

姚廷謙

今日午前盃。酩酊不須惜。縱有鬱金香。未比菖蒲液。莫學獨醒人。聊爲長醉客。

前題

張琳

祛袪全憑白玉壺。厨娘料揀進醍醐。莫教過午無靈效。急取青蒲斫虎鬚。

前題

朱霞

新篛白酒乍開尊。搗入香蒲綠玉根。我本滄江老漁父。醉來鼓枻復何言。

前題

姚培仁

細擣菖蒲浸淥醺。香傾玉骨色泠泠。不辭滿飲三蕉葉。此日人人厭獨醒。

前題

朱奕

綠蒲泛酒自何年。點檢方書總失傳。聞道靈根仍九節。醉來一餉亦成仙。

前題

趙宏烈

相攜來澤畔。九節擷靈根。縱是神仙藥。仍須酒一尊。

神符

姚廷謙

何人揮霜毫。爛熳弄朱墨。画鬼與塗神。縱橫不可識。猶勝程將軍。不抵一錢值。

前題

張琳

家家鄭重送靈符。塗抹何辭衫袖烏。未免被他山鬼笑。金錢賺付酒家胡。

前題

姚培仁

共說靈符正一傳。研朱塗墨費長箋。今朝世上無顛旭。散髮書成值幾錢。

前題

姚培仁

虛堂旋展午時圖。一幀高懸五色符。解識靈文題

鬼字。辟邪爭得辟愁無。

前題

趙宏烈

何勞提寸管。朱墨漫塗鴉。換酒無人要。能防鬼瞰家。

画鍾馗

姚廷謙

鍾馗爾何神。落拓偏自喜。驚人雖不能。猶誇善捉鬼。俗眼不汝嫌。還因前進士。

前題

張琳

誰貌昂藏七尺身。兩回逢臘倍精神。降妖捉鬼都無準。烏帽藍衫却傷人。

前題

朱霞

靈鋒朱砂七尺身。縣官鈴印欲存真。古尅未必驚今鬼。故李將軍愁殺人。

前題

趙宏烈

進士世常有。誰言爾獨神。漫從靈壁買。貌似未曾真。

前題

朱奕

斬新一色火榴紅。水墨圖來怕未工。紗帽籠頭真得意。只須啖鬼也稱雄。

前題

姚培仁

韓烏帶革。曳袍藍。嚼鬼淋漓似蜜甘。格是開元傳道子。只今名姓繫終南。

前題

徐是做

門貼鍾馗在歲寒。画從端午却無端。斬新袍笏經營就。聊當今年進士看。

雄黃袋

姚廷謙

已飲雄黃液。仍作雄黃函。細綰菱鞋結。還同荳蔻含。但能牢閉口。虛實有誰探。

前題

張琳

翻新小樣製荷囊。不貯奩中百和香。收取雄黃須

緊閉莫教放口說。雌黃

前題

朱霞

雄黃小袋蕊初苞。彩線殷勤繞縮牢。佩得慳囊渾不解。癡兒駭女世滔滔。

前題

姚培仁

巧製勝囊覺絳紗。夜金的鑠似丹砂。垂垂綰却同心縷。絕勝塗嬌額上誇。

前題

趙宏烈

新樣紫羅囊。菱鞋繡襖。家家小兒女。箇箇學塗黃。

五毒花

姚廷謙

五毒人人畏。何況兒女子。何為衆醜形。一一上簪珥。易云見惡人。此理想如此。

前題

張琳

花籠巾箱簇小。街刮絨分蘭。巧安排。不因故事傳。荆俗毒物何緣上髻釵。

前題

朱霞

毒不近人人自近。醜形翻得上新妝。但能自解心頭毒。是物何妨伴健娘。

前題

徐是做



釵頭花樣忽翻新。象物還看物性馴。私語從今莫  
予毒五絲同伴百年身。

前題

趙宏烈

五毒人人避。今朝刺畫成。爲經纖手製。轉覺可憐  
生。

前題

何默

人間五毒爭避方寸何由盡。除見說月中仙子靈  
丹也飼蟾蜍。

前題

姚培仁

栽紅暈碧意餘閒。照眼葵榴色乍殷。檢點不煩辛

螫慮幻成盃彩壓雲鬟。

前題

朱奕

五絲續命憑人說。五毒無端手自箝。爲怕毒來翻  
戴毒憐他終是女郎心。

望雨

徐是做

北地旱方甚。南天澤亦微。水泉隨井竭。塵土滿城  
飛。竹訝連旬短。苗看何日肥。龍祠有所禱。簫鼓夜  
深歸。

前題

張琳

執熱精神嬾低垂。坐小軒。但看雲作態。那得雨傾

盆田父厭高岬。奚童愁灌園。晚涼思濯足。池淺水  
俱渾。

前題

姚廷謙

歲歲黃梅雨。宜農不覺恩。今朝楊柳外。方厭桔槔  
喧。定是垂龍避。誰教石燕翻。可憐雲影薄。跂足望  
高原。

前題

朱奕

抱甕知無益。小園行就荒。十年微並急。一雨望彌  
長。塵土此中地。水雲何處鄉。上官憫疾苦。曉騎問  
農桑。

前題

趙宏烈

崑吼火雲升。開軒氣鬱蒸。高天無過鳥。陰壑想層  
冰。雲脚聚還散。天心慈可憑。夜窗蕉葉響。失喜爲  
宵興。

前題

朱霞

一春常苦雨。入夏竟無雲。渴訝黃梅落。陰憐翠篠  
分。隴長牛任嬾。渚淺鷺空巡。縱使蒼鵝哭。青天未  
必聞。

喜雨

徐是做

夜夜占箕畢。今朝雨乍零。聲拋鱗瓦脆。氣逼衆川

腥得潤煩俱滌。貪涼醉自醒。田家方作苦。甞喜桔槔停。

前題

張琳

才喜江雲黑。俄驚白雨來。建瓴千丈水。破柱一聲雷。疑有河魚落。應從石燕催。老紅餘幾點。轉覺媚花臺。

前題

姚培仁

久渴移秧雨。陰晴日夜占。陣紆初濺瓦。勢急已排簷。舞撥千村喜。扶犁萬頃霑。涼風生簌簌。轉覺葛衣纖。

前題

趙宏烈

未雨涼先至。濃雲集五更。遙聞崩屋勢。遽作打窗聲。不獨松筠健。旋看溝澮盈。農歌爭起處。枕簟有餘清。

前題

朱奕

膏澤人爭待。乘時鬱乍舒。翠凝千个竹。香潤一床書。未省園無粒。行看市有魚。今年得飽飯。此外豈求餘。

前題

朱霞

漸覺輕雷近。濃雲暗斗杓。涼先侵紙帳。響欲破芭

蕉。曉起神彌旺。塵煩快一消。知君新得句。著屐過溪橋。

前題

姚廷謙

月采藏今夜。雲峰暗太虛。千邨一尺雨。大有應時書。涼入紅襟燕。游蘇賴尾魚。曉來拈管處。倍愛綠天居。

錦邊蓮

陸崑曾

鈿扇相欹翠作圍。花開紅著一絲微。生來自愛脩邊幅。靜對翻憐尚絢衣。掩映水雲看百變。有無色相擬全非。淡粧濃抹誰堪並。除却西施世亦稀。

碧蓮

陸崑曾

輕明千瓣雪成圍。似放還含曉暈微。玉女峰頭分黛色。麻姑池上改紅衣。貼波無影尋疑失。倚葉生光認却非。我有濂溪愛蓮癖。遍看佳種此應稀。

紅蓮

再奉前韻

小苑浮香露氣圍。晨光旋看漏熹微。一分薄酒上嬌面。數片晴霞生舞衣。鄂渚舊歌聞與否。昭陽新浴是耶非。開時日日須吟對。風雨秋塘轉眼稀。

錦邊蓮

姚廷謙

芳塘靚影自生妍。幻出明粧絕可憐。碧月乍圓真

榮者紅霞微。轉嬌然醉來妙眼初成。纈舞罷長裾未逐仙。欲向朝雲寄心悵。烏絲不用染長箋。

碧蓮 疊前韻

獨許涼波發妙妍。定無塵眼解相憐。色香味外應參取。三十六陂真渺然。水觀多生曾學佛。鴟夷一舸逐飛仙。白描妙手如能寫。剪取吳江作素箋。

紅蓮 再疊前韻

絳雪明霞孰比妍。笑他脂粉漫爭憐。忽焉縱體愁飛去。佇看凌波益灑然。團扇欲描秦帝女。雙星將度鵲橋仙。何須有美方惆悵。菡萏長思續鄭箋。

錦邊蓮

張琳

玉池清淺護朱欄。宛似溪亭捲幔看。一縷霞皴秋月淡。半規日射粉雲寒。立當水面羅裙薄。舞向風前錦帶寬。縱有衍波箋可寫。教人何處覓邊鸞。

碧蓮 疊前韻

層城十二玉為欄。仙種分來此地看。巫峽雲深朝乍歛。湘江水遠晝生寒。綠房顆顆珠光濕。翠葉田田扇影寬。掃却萍根刪荇帶。分明波底浴青鸞。

紅蓮 再疊前韻

偎紅倚綠在雕欄。顰笑翻疑醉後看。曉日澄鮮初

辨。色霽霞凌亂。不知寒。吹來香氣。歔蒸淨。涵得生機。雨露寬。我愛波光。明似鏡。一花一影。見雙鸞。

錦邊蓮

朱奕

水雲深處葉西東。太液香生笑語中。白獺為膏雙頰淡。玉壺盛淚一絲紅。饒看六月開如錦。誰照方池色是空。憑道西崑酬唱好。楊劉難狀此花工。

西崑詩甚多

碧蓮 疊前韻

一池凝碧桂堂東。數瓣輕明鏡檻中。夜入蟾光冰欲凍。朝呈卯色日消紅。水天澹蕩秋無際。花葉交

加翠掃空。我有寫殘螺子黛。世間画手問誰工。

紅蓮 再疊前韻

灌園生計古城東。既有荷花在此中。見少自然矜素艷。種多原不廢嬌紅。翩翩霞袖朝來舉。冉冉華燈曙後空。爛醉碧筒能幾日。欲將開謝問天工。

錦邊蓮

朱霞

開得盆荷如雪碗。輕紅一縷是誰皴。霞烘銷夏灣頭月。絲繡昭陽浴罷身。影覺涼波微有暈。近疑嬌面欲生嗔。彩毫試寫花牋句。第一先酬淡蕩人。

驅蚊歌

姚廷謙



有物入我室。形體殊么麼。其名爲白鳥。徒侶何其多。江干正溽暑。火雲晚峨峨。天公從此物。飲血而婆娑。短夜不得寐。搔爬奈汝何。吾有一言明告汝。垂身祇應甘朽腐。以我膏血肥汝身。火攻手拍汝自取。謹呼跌蕩與人爭。此計得毋太莽魯。髣髴嚶嚶若有言。物生有性豈不聞。趨炎逐嗜世盡爾。鼠能耗廩蝨處禪。奈何。話厲獨及我。貴人賤畜以自尊。我聞上界有清都。紅塵不到冰雪膚。子何不佞與之俱。而但苛我奚爲乎。吾聞此言轉一笑。無以難之。姑不校。却揮羽扇。馳出帷高枕。且須謀一覺。

前題

徐是做

乾坤浩蕩何不有。生人與物周旋久。物有濕生與化生。爲害於人常八九。其間白鳥更營營。游戲廣庭入甕牖。白晝不出暮則飛。與蚋爲羣蠅作友。有毒未試先作聲。逢人似以甘言誘。填空聚隙漸成雷。乘間無難達左右。奮然遂爲膏血謀。刺利芒錐詎可受。救東不得并防西。瞻前安能還顧後。危坐如陷千重圍。束身恍失孤城守。强者憤怒弱者愁。此或焦心彼搔首。嗜膚既不擇賢愚。受害自無分好醜。我家况近水草邊。其來如翳紛若糾。蝙蝠雖

饒肯悉吞。蜘蛛即巧不盡取。重簷燎壁衆議興。未識爾曹死誰手。我思瑣物亦天生。火攻下策忍出口。擊之桓桓傷實多。開幃又疑情過厚。驅以葵扇任所之。翅本善飛寧待走。深屋今宵喜廓清。滿飲燈前一杯酒。

前題

張琳

炎蒸三伏多白鳥。細身長喙何輕蹻。畏日當空不敢飛。潛伏渚蒲與汀草。晚蟬初歇鴉歸林。引類呼朋集羣小。輕雷隱隱來耳邊。弱者佻輕强者慄。蛛絲挂一真漏萬。蝙蝠上堂莫施巧。慣爭燭影聚樓心。閃倏簾櫳極深窅。微風露坐仍不堪。吹毛吮血殊未飽。揮之既去潛復來。利口柔聲苦相勸。急拍左肩鑽右胫。無計支吾空惛惛。露筋古廟尚餘恫。桓公大度今應少。或言乃是巴蛇甲中虫所變。散落人間恣紛擾。我欲夜奏白帝前。肯借涼風一爲掃。不然安得三尺鏌鋌劍。斬蛇絕種清八表。

前題

朱霞

江鄉夏夜多飛虫。誰其甚者寇盜同。文身豹脚傳兩翼。呼羣聚黨入吾宮。潛藏白晝利曛黑。紛紛擾擾來無窮。齊聲呼唱不可辨。先登早已集乃躬。裹

綿不覺針喙銳。濡縷已入黍腹紅。左未及擱右已  
蟄。何況倦後乘朦朧。誰謂么麼可原宥。啞膚吮血  
恣內訌。我欲飛箋訴天公。天門夜閉不易通。我欲  
舉網命羅者。網目疎濶徒張空。我聞王藍田。拔劍  
嗔蒼蠅。我今劍繡未易拔。微血不足膏青虹。又聞  
周仲智。舉燭效火攻。方當盛夏長養節。焚尸未足  
煩祝融。我有白羽扇。櫛栖在手堪効功。且復驅出  
簾幙外。蜘蛛蜥蜴饑可充。擴清耳目得高枕。此事  
會須待秋風。嗚呼。秋風欲來尚未來。如雷之響何  
踐踐。

前題

何默

江村長夏何擾擾。晝飛青蠅夜白鳥。白鳥之罪浮  
于蠅。蘆花豹脚誇輕矯。不徒利口善吹毛。實有銛  
鋒能射鵰。顏陽欲下漸成雷。竟使人人不自保。麾  
之不去。去旋來。饒腹無窮寧易飽。世間物害原無  
盡。陸有虎狼水蛟蜃。虎可射。蛟可斫。是物何由得  
盡滅。搗之以手燿以煙。豈能戒一警百千。我有蒲  
葵裁作扇。入手指揮氣殊健。驅出室中勝一戰。涼  
颼迅掃雖未能。我醉欲眠莫續繼。

前題

趙宏烈

天生微物各有貪。自求口實從所甘。蠶惟食木哉  
食葉。身所寄處味所耽。嗟爾蚊蚋。更是何物。六足兩  
翼。羣飛咤膚吮血。不避死。雖召黍腹。嘗醺酣。撲  
綠牛馬已可恨。跌蕩帷帳。豈所堪。擱之腥汁已浣  
手。何況隨擱隨遭。吾聞仁人不私己。損已利物  
常忍含。我無大度如齊桓。焉能不動如痴憨。揮以  
羽扇。暫逸去耳。邊已復聞。喃喃。嗚呼。驅蚊那得絕。  
蚊種。天使若輩無多談。

小極對風雨作

朱霞

百尺風篁已出簷。水花葉亂雨難霑。雲迷遠浦帆  
千疊。晴露青山塢一尖。架上楞嚴時有省。牀頭周  
易懶頻占。極知病病人非病。剩有吟懷似未厭。  
一榻真同彌勒龕。由來淡泊素能甘。酒逢白隴人  
誰醒。花是黃連蜂亦貪。泊舫江風好看纜。濕樵山  
路且輕擔。可憐過眼紛紛事。戀却柯南忘海南。

前題

徐是傲

把君詩卷坐南簷。珍重惟防雨點霑。氣挾九蘭浮  
紙背。思隨八水湧毫尖。有身自古雖為患。勿藥而  
今已可占。須待佳晴呼酒伴。不辭痛飲夜厭厭。  
懶從金地結珠龕。隨境緣同食蔗甘。影合藤蛇原



易辨夢分蕉鹿幾曾貪半生我已悲漂泊一事君  
須力負擔但使未除區別見海南何必不柯南

前題

朱奕

驚雷破曉震層簷草樹周遭澤共霑幸有清風蘇  
枕畔誰將好句出峰尖酒能却病常須飲易可忘  
憂不用占老去歡場同嚼蠟竹爐土銼味應厭  
歲月消磨一古龕箇中滋味絕分甘得閒因病君  
殊樂求助無朋我莫貪塵世浮榮那在眼名山大  
業且須擔商量此事非迂濶畢竟何人作指南

空明子令詞

兆熊六齡作筆集書有贈

朱霞

海中蟠桃樹還開蟠桃花此花不易開開則凌朝  
霞吾觀空明子磊落書五車天故靳其施生兒世  
厥家六齡咏鳳皇落筆揮龍蛇驥子與家師驚走  
安足誇先生厭講席飄然解青綱嘲哂天下士嗜  
好同鴟鴞生兒有如此富貴寧可涯先生大笑言  
吾竈易跨耶

前題

姚廷謙

我郡空明子高文世所師張星誰比耀丹穴有奇  
兒夢授生花筆書成黃絹碑六齡已如此空羨古

人為

臂腕穉如許千鈞筆獨扛官奴殊自勝小米故無  
雙銳氣方騰上童心已早降蛟龍隨硯匣風雨繞  
秋牕

前題

張琳

深院濃陰正辟炎珊瑚筆格映疎簾何人不羨張  
公子入法三長早已兼  
墨龍天矯出天池立檣驚看運腕時繭栗如拳字  
如斗蜀縑那用界烏絲

心正應知力更遒崩雲遙掣海門秋杜陵九歲工

援筆斂手還須讓一頭

投老林泉足放情寧馨置膝可憐生玉溪有句君  
休妬雛鳳清于老鳳聲

于野集卷七



于野集卷八

青浦王 原西亭選

讀易一百韻

朱霞

我生無他好。開卷即爲樂。晚悔道不聞。無異奕與博。由來義理宗的的有歸着。大哉義文書。周孔振其鐸。須知一畫前。此理本昭灼。人於陰陽中。受氣固不薄。智識一以開。耳目作媒妁。但知我有身。遂爲外物韞。茫然日奔馳。弱喪竟安泊。首出賴神靈。手持天地鑰。七曜羅心胷。八荒無輪廓。就中有機緘。守之不盈握。萬古用不窮。乾坤光燦燦。自從秦

于野集卷八

火來。諸儒競揣度。譬若長夜中。而誇螢與燭。夫豈無一得太倉之斗。論其中號專門。王鄭頗卓犖。王雜以老莊。鄭謹守繩約。巨擘傳九師。彼此有躋駁。此外數十家。難免不知作。大儒出程朱。傳義舉大略。煌煌後天易。生人當奉若。先天難言傳。環中絕捫摸。我昔受此經。虔誦實驚愕。方圓與縱橫。墨白圖磊落。法象總自然。何曾俟斤削。及觀彖象辭。殷勤通商權。或如暗施燈。或如病進藥。或如顛與扶。或如垢與濯。或如掖以前。或如揮使却。或如歡飲醇。或如怒加朴。或賤之若棄。或榮之若擢。或如手

于野集卷八

援沉。或如呼救爆。或顛醉者醒。或蹴夢者覺。或迅雷以驚。或寒泉以淪。或紆足倒懸。或掣手探鑊。或結爲之解。或聖爲之斲。或軟語綿綿。或累詞數數。或聖躅可循。或姦首可斲。或燿如龍章。或炳如虎。或或豕獫其牙。或羊羸其角。或鬼嘯于幽。或狐鳴于薄。或簞簞具陳。或戈矛忽攬。或履跡錯然。或七鬯顯若。或宛宛婦女。或蚩蚩童弱。或患禦衣袂。或毒生咀嚼。或豁然升天。或冥然墜壑。或亂若髮絲。或交若酢醑。或龐龐車馬。或累累棺槨。或突來火焚。或謾宜盜掠。或仇而獲成。或親而受桎。或得而復失。或燿而仍燿。或避而已傷。或見而非惡。或如國手醫。指下看脉絡。雖有諱病者。所見洞肺腑。或如識路人。臨歧指南朔。雖有捷足者。豈容誤投腳。方知至人心。萬古常焯焯。當其運用時。三才同一錯。惟不見有身。所以妙斟酌。世皆具聖胎。救錮由俗學。連山與歸藏。聖聖契真漠。苟無大人者。孰窺其垠鄂。一流爲緯書。遺編如乾鑿。坐井詫大觀。隅見自纏縛。他如京管流。事應雖明確。致遠實恐泥。達者姑度閣。一流道家言。坎離配橐籥。盜氣天地間。精神逞磅礴。輕舉出埃塵。此事豈荒逸。異稟由

夙成頑質謝雕琢。我慕康節翁。觀物見何卓。大小致本齊。古今情豈各。縱覽皇極篇。宇宙渺一勺。閒氣半點無。鳶魚自飛躍。小車何徜徉。看花意綽綽。生薑樹上生。笑口爲一曝。以此妙心眼。庶可窮鉤索。靜觀皆困微。愚者等糟粕。龍興而致雲。蟬蛻棄其殼。蟻無目而行。蛇無足而踞。籀文亦彷彿。禹步誰傳鶴。相鼠既知禮。遊魚亦知樂。血脉行江河。骨駱峙山嶽。毛髮森草樹。唾涕散雨雹。靜思貞一原。在在見河洛。凡諸卦爻辭。緊豈侈與博。登高而疾呼。憂憫非戲謔。奈何嗜慾深。竟使天機鑠。臭腐掩

于野集卷八

三

神奇寶珠沉泥濁。時或一灑然。能免隔日瘡。秋風漸作涼。炎暑退燠燠。井梧葉漸黃。籬豆花舒萼。追維已往事。昔夢真堪惡。補過矢自今。流光隙中駱。鐘鼎與山林。均非久栖托。所願掃一庵。翛然養寂寞。冥先天與後。天斯事共披剥。三生任運來。萬事等龍蠖。一編非陳言。此焉得晚獲。

秋夜檢閱舊稿憶數年前與唐澄之同客熱

河感賦百韻寄之

徐是做

鎮日風如剪。漫空雨似絲。頓縈愁處景。細引醉邊思。蛩語當堦咽。鴻飛入望遲。隣機鳴曲巷。戍柝擊

通達不寐心常耿。無聊力轉疲。消磨申旦燭。檢點半生詩。開篋俄相對。迴腸只獨知。試看傳苦調。絕異騁浮辭。歲月驚猶昨。交遊儼在茲。事俱歸夢幻。物必感榮萎。堪笑迂疎質。偏多漂泊期。廿年違井里。雙髻老天涯。未跨揚州鶴。先轟薦福碑。黃楊真厄閨。白壁慣遭疑。綆乏千尋援。功惟一簣虧。陳蕃寧設榻。袁粲却披帷。忽動依劉想。欣逢賦雪時。分曹纔授簡。前席漫揅卮。私顧長裾影。徒標太古姿。况緣久留滯。復促効驅馳。驛道黃沙軟。邊牆碧草靡。戴星忙按轡。犯暑快乘櫟。已分供人役。胡由俾

于野集卷八

四

我祇襤褸衣百結。彳亍足重胝。實幸忘形友。偕行彼路岐。固窮欽傲骨。抱朴奉良規。心地明於鏡。詞鋒利若錐。學韓哀二鳥。慕柳罵三尸。才溢平原海。胸涵叔度陂。會當追靖節。直欲鄙天隨。懶夙侔中散。狂應繼牧皮。醉鄉推勁敵。文陣顯雄師。琴乃勿勿破。珠還草草遺。偶爲朱邱客。亦到白雲陲。橫渡恒濡足。登高數展眉。但教杯入手。遑念濕侵脾。落探幽遠。翩翩發興奇。經過鄒衍谷。憑弔令公祠。出塞氛埃暗。貪程面目黧。鞭揮鞍子嶺。珮濯熱河湄。徧歷津梁險。毋嫌跋涉危。憇裝臨板屋。遷坐傍



榛籬眇眇仙丘麗。徜徉官道夷。浮蹤棲易定。聚首  
意難離。節值歎蒸候。陰迷苞櫟枝。松棚隨例結。布  
帳效顰施。伏枕琵琶沸。挑燈鼓角悲。懸厓晨遇虎。  
僻徑晝聞鷄。寂處披襟眺。兼同策杖嬉。泉溫翻厚  
澤。城迥閃晴曦。扈蹕皆朝士。連營悉健兒。土風殊  
大漠。流冗半臨淄。市上屠酤雜。灘頭畜牧滋。樵漁  
趨小利。商賈擅高貲。曠野饒禾黍。荒岩長蒺藜。溝  
存獅子迹。廟矗岳王旗。頑石稱羅漢。孤峰號磬椎。  
葦花飄浩蕩。楓葉墜參差。計日金蓮放。迎涼羨瓠  
垂。夜光攢朽木。朔氣覆枯髀。戲蝶呈妖艷。雛禽煥  
羽儀。鍾靈良有自。發秀盡如斯。爾我耽名勝。輪蹄  
被繫維。跡從塵外寄。禪向靜餘窺。本愧鯢鵬運。奚  
招鷁雀嗤。行藏休執滯。墳典互參禪。排悶十千酒。  
消閒三百基。絃歌緩緩。劍舞舞微微。習射彎弧  
滿。衝波倚棹欹。情諧泯彼此。聲應忝埏埴。是歲予  
多病。經旬力強支。填膺惟懔懔。觸口即噫嘻。撩亂  
花生睫。零星粟起肌。圍爐烹解眼。隱几擁駝尼。縱  
近膏肓疾。誰延盧扁醫。添年媚司命。逐癘仗蒙俱。  
潦倒曾何恃。倉皇靡不為。途窮爭致誚。術短百相  
欺。所賴承顏色。真堪慰渴飢。最哉誠懇懇。展也直

惻惻上藥催朝飲。香杭佐晚炊。偷閑旋作達。積損  
豈成衰。北望雲初凍。南歸車載脂。可憐事征邁。幾  
度易裘絺。倦翮翹深樹。游魚返故池。僅尋貧處樂。  
那顧老來羸。得失渾忘馬。升沉莫問龜。洵能資友  
益。底用合時宜。駒隙繁華改。龍躔星斗移。索居殊  
久矣。憶舊正淒其。詎料楚音至。重將噩夢咨。狂飈  
倏爾息。宿霧廓然吹。簷待踟躕燕。林喧睨睨鸛。共  
攀桃灼灼。更喜竹猗猗。以後鄉城阻。曾無書札貽。  
蒼蒼葭際露。渺渺水中坻。撫景萼香未。懷人室遠  
而。言愁伸側理。寫抱倩隄隄。往局成回首。新篇出  
撚髭。敢摹長慶體。隔浦寄澄之。

讀東坡詩一百韻

姚廷謙

風雅千年事。由來壇坫殊。相師從所好。異派各分  
趨。鉅手論前代。眉山得大蘇。百川爭赴壑。萬象悉  
歸爐。自昔騷人裔。原隨浩氣俱。龍章寧可掩。鳳質  
豈能笮。漢魏胚胎遠。曹劉格調孤。江山六朝麗。散  
散幾人扶。陶謝留鴻響。駑駘見驥跣。其餘皆鄭衛。  
那復奏黃虞。運轉開元世。人懷大雅徒。光芒驚李  
杜。文采耀苞符。憂患嘗皆遍。飛揚氣不渝。元和稱  
具體。韓白更殊途。作者皆英傑。紛然競揣摩。容



勞粉黛。酒味失醍醐。五季推顏甚。中原律呂麓。起  
衰應有數。毓秀豈曾拘。不有滄溟滙。寧知衆壑輸。  
蜀川何僻遠。壁宿下寰區。盡昇雙江錦。難窮萬斛  
珠。通流資巨掌。切玉有銀鉅。始信傾城豔。寧論出  
幄嫺。萎華辭舊雨。瑤草長新葵。束髮登三館。蜚聲  
徹四隅。羣公爭拂拭。時輩劇睢盱。筆奪星雲爛。才  
高梁棟須。方傳董子策。已議賈生迂。乞外山常逸  
之官澤。更敷長堤障。盪激靈雨遍。沾濡帝欲吟。哦  
長。時傳骨相癯。腰金列郡守。識字一畊夫。淡蕩黃  
樓月。蒼茫赤壁圖。烏常防弋射。魚欲忘江湖。垂老

于野集卷八

七

仍朱袂歸朝。已白鬚。龍茶須內賜。蓮燭照天衢。浙  
右重麾去。湖邊散髮娛。寧思依紫閣。復起奉青蒲。  
甫汲尚書履。還投釣黨竿。遽年行欲化。墨突幾曾  
污。惶恐灘愁度。羅浮日向晡。可憐鶴峰築。復上嶺  
南樞。稽古君臣際。恒遭切直誅。如公深契合。列聖  
久嗟吁。法變熙寧世。朝惟安石諫。喧囂條例使。撻  
切孔桑詆。不使鹿爲馬。焉能紫奪朱。眼釘如欲拔。  
腹劍豈難誣。若論詞章體。奚嘗諷諫母。言之宜款  
款。聽者必瞿瞿。豈意僉人險。深憂密網逋。從茲加  
搏擊。方可次肌膚。鈔語皆成案。危機巧伏孤。創深

于野集卷八

八

誠可畏。辭服竟何辜。黃卷無如律。兒童半在閤。直  
根龍犯熱。曲譜鳳將雛。白屋懸如磬。青苗酷比菰。  
五更鐘急打。一覺睡頻呼。良友規方驗。纖兒計亦  
紆。徽音猶在耳。社飯憶分盂。挺險雲山鹿。驚魂御  
史烏。淒涼對君父。幻影視妻孥。虎豹威能啄豚魚。  
信可孚。爪牙方匝匝。暇豫自吾吾。章呂今何有。龍  
逢足並驅。千秋論出處。孰敢議瑕瑜。四海賢賓從  
同胞。快友于。迴翔皆犖确。音問各模糊。夙世維摩  
佛。茲生狂狷儒。未能忘法喜。不是佞浮屠。塾老尋  
遊共。邨漢嘆夢徂。插花聊爛熳。看屐任椰掄。作伴  
床頭易。時懸梁上蛛。客來思舉網。身到一提壺。書  
探鍾王髓。目輕顏柳邪。玉肌肥可愛。鐵幹老難摹。  
醉發龍蛇勢。豪將竹石塗。峻嶒露芒角。風雨集須  
臾。分此誠難矣。兼之有是夫。豈惟藝絕品。直是道  
能腴。染指思嘗鼎。飢腸想遇餬。全編欣涉獵。隻字  
儘吟哦。邊幅陋王孟。酸寒笑孟盧。次山應愧漫。柳  
子未能愚。廣樂驚飛泳。仙庖絕羨芻。三千風月界。  
百億化人軀。歐宋避頭地。秦黃怯苦邾。後來如范  
陸。孰敢一闕闕。昔在嘉隆際。爭揚王李稱。非因具  
眼出。能識此髯無。箋註誠非易。淺深隨所斟。勞心

相綴補。好事絕勤劬。搜索求全豹。荒唐迹大巫。幾  
家得皮骨。空想見根株。汲古綆慙短。窺藩力更孺。  
波瀾看溟渤。虫篆漫雕鏤。有客團車蓋。開軒惜隙  
駒。霏霏開老桂。颯颯響高梧。癖嗜寧辭蠹。繁音悉  
覆瓿。鼓旗誰大手。應此作鐸鈺。

西湖感舊一百韻

張琳

我本越中士。逢人話故鄉。里居吳嶠側。家近聖湖  
傍。往蹟猶堪數。佳時詎易忘。偶然成撥觸。念此輒  
飛揚。一水涵空碧。群巒挹翠蒼。射潮傳武肅。鞭石  
想秦皇。勾踐去已遠。西施名尚芳。風流連越絕。佳

九

麗占錢塘。夙昔兒童歲。趨聞伯父行。起家自南渡。  
秉節耀東方。虎氣能扶日。龍精慣射芒。五峰曾侍  
席。四益舊名堂。道晰河圖奧。聲垂翰墨長。至今臨  
水興。猶指讀書牀。遺像凋風燭。荒基剩繚牆。依然  
綿俎豆。曾未冷縑緇。失學慙余嬾。嬉遊悞每將。縱  
無青玉案。不少紫羅囊。夜雨留賓醉。天晴出郭忙。  
奔騰調馬地。撲捌打球場。轡欲聯騏驎。簫思引鳳  
凰。二三遊冶子。十五狹斜倡。蘭槩迎桃葉。花谿訪  
秦娘。送鉤春酒暖。傳語口脂香。影落憑魚檻。心甜  
愛蜜房。無端情脉脉。那解意悵悵。最喜逢春令。風

十

光值霽暘。何堤不綺樹。到處有垂楊。共指棲霞嶺。  
休誇碎錦坊。香車聽輕轆。酒旆看飄颻。捷足常嫌  
後。遨頭恐未遑。風和勺蜨板。日煖碎鶯簧。遊騎都  
忘返。行人醉欲僵。小籃挑薺菜。太擔壓餠糖。排岸  
家家市。衝波點點航。詩懷蘇玉局。畫少顧長康。忽  
驚柔綠。村村喚采桑。蓬門絕來往。蠶箔愛溫涼。  
浴繭波光白。縹絲練影彰。千箱供黼黻。萬國達餘  
腥。豈異勤耕作。還同祝歲穰。應時來買客。長夏憇  
僧廊。密樹依高蔭。絺衣挂短桁。青菱溪畔采。紫李  
寺門嘗。疊雪盈深籠。連雲盡峭嶂。行時還踟躕。去  
後定徬徨。已覺涼颼動。梧桐葉漸黃。最憐秋氣肅。  
葭莢露初漲。樹樹粘雲絮。峰峰列劍鋸。荷雕愁翠  
羽。香冷墜紅裳。乘興遊宜數。探幽景最良。振衣吹  
習習。卓杖響琅琅。金粟巖前樹。銀蟾月下觴。放懷  
忘偈仄。得句細評量。地煖黃花早。天高白鴈翔。雲  
飛兼木葉。霞卷類瀟湘。把釣臨深渚。通樵出遠岡。  
素娥方耐冷。青女乍司霜。水落多魚蟹。田肥足稻  
粱。搗橙調玉脍。蒸秫瀉瓊漿。草沒蘇姬墓。梅開處  
士莊。自然矜素艷。誰不費端相。未用抱催羯。休教  
笛弄羌。香拈天女座。潔配水仙王。朔吹雲初凍。寒



威慢屢張紛紛飄瑞雪。恰恰慶農祥。巖岫青俱失。  
樓臺玉盡裝。偶同煨紫芋。絕勝炙黃羊。石鼎聊搜  
句。疲驢怕整韁。遙知迷磴道。靜聽折修篁。景物隨  
時好。歡娛殊未央。小堂容偃蹇。中歲得徜徉。叩戶  
惟騷客。開尊必酒狂。白鬚歌宛轉。長袖舞郎當。花  
石連盆買。圖書插架藏。虚心友耆舊。析義在文章。  
性緩逢迎拙。材庸出處妨。處囊慚脫穎。伏櫪愧騰  
驤。洪憚已凋謝。昉思正叔毛徐頻喪亡。稚黃野君竟同  
遠侶鴈。渾似失群鵲。因慕泖峰勝。來依谷水陽。長  
途攜眷屬。小扁載巾箱。心賞入寥廓。煙波真渺茫。

蘇子瞻集卷八

十一

待潮過斥埃。回首隔城隍。青虎前朝寺。虹光古井  
旁。四三沙徑曲。千百箇簷簷。屋已數間足。園非五  
畝荒。梵鐘宵隱隱。粥鼓曉鏗鏘。不負煙霞癖。仍瞻  
佛日光。胡能離塵網。未解識津梁。更泛沙棠艇。迎  
來髮鬢粧。他山期鶴駕。別渚就鴛鴦。稚女偏多疾。  
佳兒善病疴。三時勤藥裹。百計事祈禳。幻作虛無  
想。旋成次第殤。篝燈情黯淡。擁髻淚淋浪。山鎖重  
重恨。江迴寸寸腸。水程三日遠。鄉夢廿年彊。紙上  
懷親串。毫端寄慨慷。先人松柏路。極目永相望。  
戲為絡緯蟋蟀聯句五十韻 趙宏烈

曠矣清秋宇。欣茲羽翼成。絡緯寄形聊窹宅。稟氣

實豪英。蟋蟀露葉高張幄。風藤曳作纓。絡草根分

一滴。稿壤托三生。蟋頗有飛揚志。能無感慨鳴。絡

地卑多屬和。意密恐難明。蟋以我清風句。邀君急

節賡。絡不須嫌瑣碎。實恐辱彈抨。蟋憶本天雞系。

曾窺織女簾。絡唐民深獎借。幽老最將迎。蟋也具

鬚眉體。常聯裙髻盟。絡夙身原善幻。尸解慣移名。

蟋腸共縲車轉。音連鐵馬鏗。絡衝冠寧避敵。嚼齒

必摧勅。蟋甘蒂依瓜蔓。高花得豈棚。絡微吟通賦

枕。細語近閨榮。蟋誰使兒童覺。難藏翅股輕。絡宵

聽耳盡側。曉覓跡還并。蟋已愧雕籠養。奚堪織手

擎。絡相皮論黑白。得雋別倉駢。蟋綠幘嬌爭寵。黃

裳淡可貞。絡英標蒙賜號。金注屢塵兵。蟋浙浙依

蓮漏。珊珊集珮珩。絡分曹疑並壘。深閉儼重城。蟋

虛響徒反覆。趨工孰使令。絡雙栖常唧唧。獨處轉

怊怊。蟋貴豈釵頭鳳。憐殊架上鸚。絡後來還據上。

好關不常贏。蟋薄劣絲綸忝。淒涼竹肉轟。絡將軍

原易老。相府漫誇榮。蟋厭舊曾無主。翔飛豈遠翔。

絡久知愆督力。但願近柴荆。蟋膽怯簷牙鵲。心疑

屋角鼯。絡蛙喧休閤閤。蛇眼莫瞪瞪。蟋但得分餘



翳何辭局瘦莖。絡悲歌終散夜。小憇或依晴。絡緬想薨薨侶。誰同籍籍聲。絡盤坏非一族。負固那能平。絡文武惶分部。春秋蜚音屢呈。絡蜣螂九可鄙。渠略命旋傾。絡螳斧空勞臂。蟬冠浪戴纓。絡玄黃嗤蟻戰。南北笑蝸爭。絡自哂稱娘子。何妨狎孺嬰。絡終分入室煖。不害舉家清。絡曾入無疑画。天機寫最精。絡亦聞秋瑟譜。物色妙堪程。絡世重繭絲吏。誰憐恤緯婢。絡寒衣思遠道。戰馬念連營。絡緩急調宮徵。呼號激癸庚。絡琴心徒自苦。賦草屬誰評。絡漸看銀河轉。遙窺珠斗橫。絡幽懷此一聲。未惜到天明。絡

前題

王之醇

涼颼收溽暑。大火忽西流。絡玉露滋瓜架。銀牀在井頭。絡應時同一響。相伴越三秋。絡斷續迴廊靜。淒清小院幽。絡聲聲散寥泬。一一話綢繆。絡作意憐風月。相將樂唱酬。絡偏催思婦懶。祇動旅人愁。絡應候殊難默。多言或被搜。絡風疎千軸轉。月白萬絲抽。絡銳志藏煙砌。先聲報竹郵。絡卑枝防隕墮。接葉任勾留。絡在野非秦贅。循牆類楚囚。絡頑童牽蔓引。稚女帶花兜。絡名豈紅鈴著。形分

金帶優。絡偶然遭束縛。終得恣夷猶。絡振翅形還猛。撩鬚氣益遒。絡曼聲誇翠幕。瘦影妬青樓。絡守土安雄技。登壇儼壯猷。絡鳳釵渾易亂。鸚語巧難偷。絡足怒憑椎虎。牙鉅想食牛。絡炎涼嗟我換。風露許誰收。絡失敵愁餘子。全收傲五侯。絡蟬玄殊不類。螢綠喜相投。絡按譜論青白。尋踪識勁柔。絡暫停清枕簟。急響誤更籌。絡茭肉分香饌。蘆蟲進午羞。絡影寒河似練。杆動月如鉤。絡寄跡青泥盞。濡泉白石甌。絡深閨添半臂。遠道索岑牟。絡秋瑟曾專寵。王褒詠未休。絡無慘嫌瑣屑。吹斷愛颼颼。絡博勝簪花帽。歡騰簇翠鞦。絡却增羅綺愛。翻笑稻梁謀。絡化妬真無謂。呼雌亦有求。絡深深隱苾苾。晰晰遞衾綢。絡兔狡慙移窟。狐疑媿首丘。絡空音徒咄咄。鼓腹判悠悠。絡往事思何綺。排場歷欲周。絡画成應慘澹。刻就費雕鏤。絡銀額聊爲侶。金鍾豈足侔。絡全生避鳩鵲。薄命惜蜉蝣。絡每入騷人句。曾分壯士憂。絡時清稀簪篸。夜靜叶篴篳。絡僧磬沉遙寺。漁榔罷淺洲。絡未霜鴻影寂。報冷葉聲稠。絡自合逢時序。非關起怨尤。絡眇躬何所托。弱羽不堪修。絡小駐欣同調。驚飛恐寡儔。絡低低

星影沒。漠漠曉烟浮。絡歎息無衣客。開箱攬散裘。

### 曝書五十韻

姚培衷

求田爭不足。有書棄如遺。堪笑多田翁。反詆藏書癡。搜奇乃日富。絕勝擁高貲。世人不訾省。試為一暴之。人生天地內。不識亦不知。日星炳記載。始得所維持。理義固根本。經訓為畚缶。正史鏡古昔。紀事昭今茲。畜德識言行。論世在書詩。聲音出金石。物類析毫釐。錦繡萬花谷。淹博五總龜。上下千百載。大文燦若斯。群書觀卓犖。一得瑩宿疑。左圖併

右史。不可須臾離。苟積一萬卷。何假百城為。文林作衣被。冊府足癯飢。統苑看竹素。紙稼力耘耔。流傳及奕葉。家聲庶不墮。上世無長物。此為祖德貽。明季遭兵燹。藏籍率陵異。搜括於既散。歷歷艱辛垂。家尊廣僦集。過半擴始基。循陔辭秘省。林下長棲遲。時停書畫舫。不惜還酒甔。留心廿餘載。淵海容測蠡。四部與七略。編目森列眉。秘笈殊流派。細不遺稊秬。籤題卷帙間。一一懸標褫。幾充文通棟。將盈若水榼。重疊架白木。絨封鎖葳蕤。往歲樓折毀。積石地窪卑。黃梅陰淅雨。縹碧易蒸微。縱熏香

芸葉。詎若盛夏曦。曝以三伏日。七夕尚及期。瓦合篇不亂。鱗比氣如炊。童子勞整妮。蟬蠹走如麾。完者皮高閣。破者付裝池。慙無佐治腹。曾下仲舒帷。空庭日將落。晚涼生微颺。隱隱古香發。謾謾松風吹。家尊近輯松風謾四十餘卷坐煖不畏暑。手繙幾忘疲。南牕恣傲兀。北牖亦紛披。料揀所未見。嘻嘻而怡怡。墨莊相娛戲。即是消夏資。人知曝衣日。可知曝書時。曝書真不朽。曝衣徒留皮。我為曝衣人。成此曝書詞。書田勤種藝。樹德且目滋。善守誠弗鬻。世澤綿洪支。伊彼如遺者。盍深三復思。

### 前題

徐南溟

士列四民首。農乃居其次。讀書與畊田。各不辭况瘁。我家事畊讀。相傳十餘世。邇來生計拙。薄田蕪不治。幸餘古本書。什襲在篋笥。豈真有瑰奇。據為枕中秘。六經載大道。人人固習肄。諸史廣見聞。百家考同異。凡屬舊所傳。一一無可棄。傳世既已久。收藏良不易。家君素好古。書外別無嗜。有時如王充。閱書洛陽肆。有時如公垂。挾書走厠。讀易笑陸澄。不能解其義。讀史追邢邵。五日即遍記。煩言與碎辭。分文還析字。著述稽姓名。紙墨辨真偽。雪



窓螢案間。趺坐若定位。謹守過半生。惟恐或失隊。  
更復廣搜羅。充棟漸可致。平居常語。多財必損。  
智。我今何所有。遺汝書數匱。殊勝韋玄成。僅以一。  
經遺。汝能共晨夕。庶幾多所識。溟也奉斯語。侍側。  
不遠離。沐浴編簡中。不覺心已醉。經史與子集。懸。  
籤別其類。幽棲寂無為。是亦興所寄。春夏陰雨多。  
潤生衣。及被。往往趁赫曦。長竿標犢鼻。牀頭卷帙。  
繁。未遑一省視。昨從郊外行。秋陽尚隆熾。農家穀。  
堆場。相與誇擲比。我室如懸罄。本無穀可曬。惟書。  
為世守。珍重比宗器。所患防維疎。致供蠹魚食。何。  
異連州人。以鹽壞文粹。努力曝諸庭。安敢憚勞勩。  
呼童薙青草。先時事掃箒。去彼塵與垢。使我指與。  
臂。移几向空階。布席在平地。一任風卷舒。勿教水。  
沾漬。左右各陳設。高下若軒輊。滿目盡縹緗。其富。  
儼千駟。古香秘穉生。箇中有真意。所幸半日忙。曾。  
無一客至。家君顧之喜。溟亦願從事。拮据忽忘疲。  
摩挲未肯置。以是承親歡。聊當斑衣戲。南面雖云。  
樂。此樂休妄覲。

于野集卷八

于野集卷九

青浦王 原西亭選

江南曲

何默

綽綽江頭柳。春來意若何。柔枝原易瘦。不為別離。  
多。

花間喚起聲。日日憐春曙。不知檣頭烏。已向天邊。  
去。

前題

朱霞

可憐江南柳。樹樹春風吹。長條原易斷。那得比相。  
思。

可憐江南花。最好是儂家。紅牆連十丈。容易夕陽。  
斜。

一自送郎回。銀燈伴明滅。莫上水邊樓。無限江南。  
月。

帆是風所為。儂身那得爾。天際縱然歸。無限江南。  
水。

前題

姚廷謙

鴛鴦溪畔路。楊柳渡頭煙。鎮日無人到。儂家慣採。  
蓮。

不見木蘭舟。但見風裳舉。嬌小不能歌。但共荷花。



語。

輕衫試五銖。打槳入重湖。怕有相逢者。仙人騎鯉魚。

謾謾蘋風起。輕撓月下歸。雙鴛棲未穩。起作彩雲飛。

前題

張琳

送郎江水長。望郎不知處。肯學楊柳花。隨風渡江去。

登樓見帆影。天際來翩翩。樵風太無賴。慣送別家船。

子野集卷九

可憐雙蝴蝶。同飛復同歇。阿儂不如他。一生花底活。

為語前溪女。盪舟煙水鄉。打魚隨處打。切莫近鴛鴦。

山行訪桂

姚培仁

秋風一夜生。落葉鳴蕭瑟。青青桂樹叢。露濃轉滋液。窈窕發天香。扶疎凝月魄。山中每淹留。坐愛此仙客。凌晨縱遠遊。登山理雙屐。色淨淺翠微。靡靡行徑窄。香空忽然聞。余懷因之適。何處可攀援。尚有深林隔。

前題

葉愚 聯顏

小山有幽人。不肯塵中住。秋風忽已涼。言尋舊遊路。紆迴徑僅存。曲折溪屢渡。鼻觀來清芬。雲深未知處。定有賞心交。招隱快同賦。月地與雲階。終焉托良晤。

前題

姚培衷

淨洗秋山容。飄然爽巾屨。仙友渺與儔。縱我山遊步。攀躋睞白雲。深林可小住。正坐境地清。忽有香風度。探幽陟其巖。筱簞恍迷路。不得招隱士。行吟桂之樹。

子野集卷九

前題

姚廷謙

秋色良佳哉。幽懷誰與吐。晴山正開顏。步步欲回顧。天香自何來。髣髴月中度。緣蹊不厭深。甘為蒼耳誤。野芳雖斑斑。終未愜深慕。峰迴境轉清。咫尺定良晤。恍疑小山人。即在煙深處。

前題

張琳

石磴松坪度幾灣。椶鞋蹋遍蘚痕斑。野夫乍入金銀界。禪客多棲大小山。一子何年分月窟。千花終歲閨柴關。到來祇合聞香坐。不比天高未可攀。

前題

何默

乍見涼飈拂樹頭。幽人何處最宜秋。應知月地雲階外。不但圓茶賭酒游。鼻觀已知金粟近。騷思欲向小山求。峰迴徑仄無辭遠。一幘明霞晚未收。

獨釣

朱霞

蕭瑟一潭秋。空天靜不流。偶然來坐石。興到學沉鉤。物色誰青眼。乾坤且敝裘。魚龍莫相訝。吾意在滄洲。

前題

陸瀛萼

搖拽釣絲斜。魚噴沫作花。柳梢蟬抱葉。蒲底鶩眠芽。招客整肴榼。啟扉逢麴車。十千渾不惜。延佇足音賒。

音賒。

前題

姚廷謙

瀟灑涼漪靜。居然鏡一奩。持竿雖有意。寡取不妨廉。漫帶筇簪去。還憐髻尾纖。那須飽玉膾。得意始沾沾。

前題

張琳

坐選一拳石。閒垂七尺竿。天高雲葉細。秋淨荻花寒。意在有無際。心從江海寬。空鉤不下餌。莫作羨魚看。

前題

葉愚

漸覺蘋風起。垂綸意可師。新涼宜水石。靜影炯鬚眉。芳餌誰不慕。直鉤空爾為。白龍今豈有。一寸亦鱗鬚。

前題

何默

我本忘形者。虛汀每獨來。竹歌知鳥下。萍動覺魚猜。水淡意相得。山青眼欲迴。何須滿筇簪。所得亦悠哉。

前題

程王臣

節物入清秋。垂綸興自幽。杳然人跡絕。邈矣水雲流。幾度臨淵羨。非關緣木求。心情魚共樂。濠上續前遊。

前遊。

前題

陳貞

頗愜垂竿意。江山面面幽。但驚風起穀。不羨月為鉤。緇徒驚俗瑣。誰見酬蒼茫。雲霧裏可有異人留。

重陽前後二十日

姚培枝

佳時畢竟在三秋。前後重陽說勝遊。自有好風催快侶。何妨十日恣淹留。看殘黃葉還添錦。踏遍青山更倚樓。莫惜鶴糧因客減。忍教風雪助離愁。

前題

張琳



兩旬風景界重陽。晚桂猶開菊漸黃。酒待白衣。花是主。詩迎紅葉。句生光。新霜已降。鐘聲遠。缺月徐圓。雁影長。媿我廿年常作客。每於此際倍思鄉。

前題

姚廷謙

詩人自古愛重陽。今古佳名漫舉揚。主鴈已先賓。鴈至菊花仍接桂。花香難尋仙老三。回醉尚恨平。原十日忙。一任雨晴無不可。天公原不如清狂。

前題

葉愚

也知天意最矜秋。肯向佳時促勝遊。青送峰巒供遠目。黃催橘柚滿芳洲。江風頻繞滕王閣。昔夢初

空。燕子樓。好把黃漿儲十石。朝朝五斗不須謀。

申浦觀潮

朱霞

雲光晶晶護晴沙。萬鼓東來動地譁。白馬千蹄爭

蹴雪。黃蘆兩岸欲羞花。飛橈不讓馮夷舌。換舵俄

乘博望槎。潮至舟無大小必迎潮而上然後乘潮迴轉更有憑高奇絕處。三更

銀闕浩無涯。

前題

張琳

白氣如虹起素秋。申江八月上潮頭。聲隨鐵馬從空下。勢卷魚龍覺地浮。欲把醯雞比河伯。羞教蜃化瓊樓。千年却訝東吳境。餘怒鳴夷總未收。

前題

姚培衷

葦白楓丹兩岸平。潮頭突兀望中生。太湖巨浸東江走。大海洪濤三泖迎。日影低迷浮浪影。篙聲齊動進船聲。風波我亦年來慣。未許閒鷗狎主盟。

前題

姚廷謙

申江東接海門賒。灝氣千尋走白沙。共道瀛洲銀作闕。那知河漢月隨槎。慚無賦手揮鏤管。豈有雄心鬪弩牙。最愛秋容奇絕處。青天低抹鴈行斜。

前題

葉愚

海天萬里碧雲開。蹴起銀濤響似雷。到處欲驚鴻

鴈陣。憑空遙指鳳皇來。丹鳳樓在丹鳳樓在劇憐飛擲隨鷗轉。

不羨浮槎載石迴。薄暮高樓橫鐵笛。擬邀明月共徘徊。

徘徊。

賦得曉鐘

朱奕

長夜殊難曉。鯨鐘忽已鳴。春容雲外韵。清切枕邊聲。作意催先覺。何心訴不平。應知蓬島外。紅日起三更。

三更。

前題

姚培枝

寒齋隣古寺。每聽曉鐘鳴。喚醒三千夢。敲殘百八聲。歲華從此去。嗔愛可能平。誰解蕭蕭髮。都憑暗



裏更

題簡菴扇頭蘭花茉莉

陸 闕 南村

幽客本自芳。羞與衆草伍。庶幾雅友來。清風滿庭戶。纖埃不染筆。簡師合成譜。此為君子交。濃豔安足數。

前題

姚培衷

幽蘭空谷芳。髮華香閨飾。縱有兩樣心。豈必傷偏側。

前題

朱 霞

猗蘭本是幽閒種。素奈爭傳插戴名。若把兩花相比並。

夫人婢子劇分明。

前題

張 琳

綠雲寒雪點新妝。兩雨何年別越裳。休向風前怨銷歇。白團影裏即同鄉。

前題

朱 奕

一簇氤氲指下生。摘來宜貼鬢雲輕。幽芳暗麝休相銷。濃淡何人有定評。

武陵柴禹明寓心求古處堂月下同玉田平

山過訪閒話

朱 霞

涼月當空恰二更。虛堂桂子落前榮。高情最愛鄰

園鶴能伴西窓。琢句聲。

前題

張 琳

風度溪橋葉滿村。愛同鄉客話鄉園。千秋不少承天興。挂月三更來叩門。

前題

姚培衷

閒同佳客誦南華。竹徑爐紅夜煮茶。話到酒醒忘去住。滿庭霜月曬銀沙。

前題

姚廷謙

城頭擊柝乍棲鳥。古處堂中聽醉哦。所媿惠連詩思拙。敢將新句問羊何。

北遊述懷一百韵

陸崑曾

吾生事行役。千里復萬里。少小志汗漫。聚處笑鹿豕。猶記離家時。桐汭省親始。聲華馳南畿。豪傑交燕市。既臨麻源谷。還涉湘江水。梁苑訪故墟。韓祠弔遺址。雨浙數往復。七閩嘗至止。不憚車馬煩。那知歲月駛。忽忽雪蒙頭。悠悠肉銷髀。心期付惘然。足跡幾遍矣。辭彼頰尾魚。潛淵兀自喜。譬彼倦飛鳥。投林懶更徙。得歸甘寂寞。發興覽經史。灌園挾病妻。吟詩攜弱子。匪直薄功名。兼欲埋姓氏。有美判繁劇。邀余商治理。已亥三月甫歸。都門復應陵別駕之約。禮羅卑言詞。

幣將盛錦綺。一朝感推赤。再拜求望履。情至為奮  
激。義重無畏。慈案牘雖云。精力頗足。恃私心冀  
政成。藉手答知己。南徐扼要衝。北關須才技。鎮

員缺。上以北海要衝。則其人撫臣。選別為等。其補 詔下慎其選。孰是稱厥

旨。眾木競向榮。厄材必梓杞。庶草徒滋蔓。采芳必  
孫芷。因之列薦剡。此特其嚆矢。慷慨願與偕。黽勉  
思所俾。惟時秋正中。遶我江之涘。羣峰拱蒼蒼。百  
川匯瀾瀾。隋堤並轡過。淮陰一舟艤。浩淼亂濁流。  
麗孺謀野墅。或秉炬火出。或促雞聲起。霜淒棗隊  
紅。氣肅楓翻紫。涼燠移節序。景物聳聽視。千櫓見

糧艘。雙旌逢餉使。國計嗤古先。海運致吳米。籌畫

稍迂闊。勞逸殊倍蓰。皇操勝算。神禹堪比擬。

揚柳原隰。載荻蘆阡陌。委曰以備險工。於焉敵堅

壘。非徒便轉運。抑且達包匭。策蹇從茲進。征途方

未已。界當郊邑分。節向沂濱弭。整翠甫而迎。岱色

旋背指。歷下標舊蹟。穹碑看竦峙。濟城西北有歷下。宗風

也。漁洋諷新編。清文絕塵滓。新編司寇判。後先本同

調流傳。繼芳軌。何事屢吹毛。但願三洗髓。人於王李

云。山路忽若窮。周道又如砥。古塢參霄漢。舊館尋

尺咫。昔來慰晨夕。今到感生死。先君子晚年客廣川。步

咄儼猶昨。趨庭倏逾紀。風雨適縱橫。涕淚亦如此。  
忍悲聊徘徊。乍寒乏絲枲。況值從者病。重為客中

累。時僕從病。瀛海幸停鞭。地主荷倒屣。河間高司馬。縱

談心。兩傾華屋掌。獨抵異鄉愁。聞樂深夜媿。奉匱

等糠粃。此間偶滯留。前程屢翹跂。吾友念遠人。先

春寄短紙。上言久離別。下言長徙倚。今年春。繼之公子

蕭鼓追秦淮。蘭芍憶溱洧。俯仰歷聚散。身世更泰

否。招我特諄諄。報章惟唯唯。跡則間親疎。神不阻

遠邇。亟思前約踐。恐貽輕諾恥。中丞塊林居。諸郎

環鵠埃。把握開胸臆。脫略去翫。嗟哉困鸞鳳。蕭

然托棘枳。罄瓶艱斗升。築場抄億秭。廉吏不可為

古訓。良有以。聯袂期重陽。剪燈繼殘晷。砂磔騁蹀

躩。巒岫循迤邐。舉頭訝修門。移步不半跬。東西馳

若鶩。雜還眾如螳。耳目并鼻口。煤燼及馬屎。名利

真屑屑。齷齪徒爾爾。而我止息處。僻居深巷是。經

過少軒蓋。相識有耒耜。闔戶終日夕。守拙忘卑鄙。

隨分聽哀榮。入世齊譽毀。冬獨待回鑾。計吏請

聖祉。奏對畢公事。檢點具行李。堅白信在我。

磨涅總由彼。及時賦歸與。何勞更筮仕。晴郊曳青



鞋。虛室隱鳥几。卜宅就素心。問奇徠名士。前溪網  
銀鱗。後園植朱柿。殷憂自此祛。康樂誰與比。攬勝  
論廢興。撫琴辨宮徵。晚食以當肉。一匕傲簋盛。安  
步以當車。一杖輕駉駉。帝京去雖遙。國恩報  
可俟。詠歌紀太平。兒孫亦沾被。擾擾鄧穴金。紛紛  
東山妓。不使疲形神。更自覺清泚。所志非遠大。所  
享詎僭擬。歸來復歸來。索我巖壑裏。

詠蟹五十四韵

朱霞

貝闕脂膏富。晶宮譜系長。瑩中涵坎德。捍外秉離  
剛。豈逐腥聞輩。寧隨肉食行。聲名誇酒國。風味遍

野集卷九

三

江。鄉。蓼渚根初沒。菱汀葉作涼。望潮楊柳外。問渡  
荻蘆旁。漸覺蕭騷響。誰教憲宰裝。川津迷霧結。梗

稻熟雲黃。行直橫何害。中虛蹤不妨。無心謀索飽

有課急輸芒。落落漁人舍。翩翩網戶柳。緯蕭多截

路。編竹暗成防。盪浦爭縈繞。搖江勢頡頏。吳人於港  
引小舟。說蟹脂網取之。謂之盪浦。於江側相  
對。引舟中問。施網搖小舟。徐行謂之搖江。徒勞森甲冑。豈解

慎趨跲。細雨丹楓岸。濃陰苦竹塘。薄寒侵校初。微

火射符箒。度險宜乘暗。捐軀為附光。下樓看縛布。

鳴劒漫誇臧。笠澤秋彌盛。高陽興正狂。邨童勤負

籠。爨婦喜提筐。料揀都肥傑。拘囚失跳踉。星眸徒

睥突。銀沫競淋浪。拙豈江湖使。空非僕射腸。那辭

俱入甕。何計免探湯。雋奪江瑤玉。鮮啗牡蠣房。堆

盤擎瑪瑙。搗末和橙薑。指動來驚坐。涎流想隔牆。

西施還媿乳。內史誤稱肪。拆龜無遺蛻。虛枵有剩

匡。霜經寧慮毒。時過恐難嘗。悶破霜螯健。愁駢八

足忙。願為公子死。且共麴生荒。別有收藏法。傳來

窈窕娘。微高堪假醋。何胤却須糖。密友經時別。幽

懷積日將。松牕欣剪燭。花嶼快分牀。釘處惟密碟。

盃行似渴羌。略沾神已旺。細咀肺添香。聞有渠魁

在。居然若屬王。如山高鼎員。闔虎伏披猖。安得吹

野集卷七

主

毛劒。旋櫻切玉鉞。彎分傾百榼。支解醉千場。瑣屑

何多種。尖團各有常。無端奴事結。自出姓仍彭。直

可圍蔬當。猶叨龍眼方。景純難入賦。陶穀豈能詳。

愛物仁人志。悲生釋氏航。尊鼎雖可戀。鼎鑊總堪

傷。辟鬼驚秦俗。遄歸報侍郎。郭浩事扶舁知義俠。托夢

咸文章。尤物吁難遠。通靈詎可忘。朋來休數數。急

去莫悵悵。縱傍糟丘葬。多應醉。鬼強歸。神星象表

合。並酒旗揚。

前題五十韵

姚培益 吳齊

卦衍坤兼解。材繁斗指庚。披圖呈異象。覽譜悉殊



名郭索爬沙蛭。睢盱豎鵠睛。全形誇矍鑠。寶氣驗  
崢嶸。合謚江湖使。還從溟海征。朝魁曾近義。仗鉞  
似稱兵。勃窣淤泥割。嬾跼鐵網嬰。彭蜺成侶伴。瑣  
玷任奴倂。紺甲穿黃蓼。蒼筐隱藻苹。揚鬚擁劒直。  
噴沫亂珠瑩。沙水微波浪。沿灘寄穴坑。不堪凝霧  
汁。差耐帶霜英。逸少詩交唱。誠齋寤忽驚。茶鐺看  
沸眼。琴操想行聲。鰲黑恣嘲噓。雌黃謾戲評。勞心  
釐種類。妙筆畫分明。賦語雄文蔚。都亭夢長卿。涎  
流饒太守。囊負飽饑俗。入藥煎膠膩。迎門辟瘴真。  
何須三尺貴。已視一州輕。生族東坡惜。風情茂世

于野集卷九

古

并。羣矜震澤產。佇輟泖田耕。滋味深秋美。喧轟曠  
野橫。葦蒲張曲港。燈火照長更。齊沸紛承斷。符簷  
靜守棚。尖圓臍共綻。大小殼俱清。鈎摘窮嵌窟。搜  
尋漉濁泓。魚又且莫試。釣舸好同撐。篋籠更番入。  
茭蒲貫弗縈。休言鼠可捕。孰說虎能爭。斫雪加餐  
勸。為胥徹骨醒。浸筍欣釀秫。出臼足春秔。解縛添  
春醵。儲尊待鼎烹。流膏黏碧飭。滑髓點青精。腸飽  
聞雷懼。陰舍視月盈。招邀來酒國。熟煮關愁城。只  
願筵箸滿。何妨盞盞咸。自。扎浮呼玉友。剝剝對朱贏。  
食忌懸星。利香分給客。橙。驟嘗應喫醋。作貢間塗

錫。將臨憑常貯。精醕得早營。支離忙洗手。蒿刈便  
和羹。鱉脯難登饌。鱸魚免寄情。斂容憐鰈鯢。敲腹  
愛鰕餅。倘博持螯快。寧嫌夾舌勑。就船攜蠟副。掛  
杖費方兄。既獲爾公子。能虛彼麴生。肥堅游金泣。  
君霍奏刀鳴。白八書陶穀。黃中表易京。正資十六  
輩。頓頓食膨脝。

前題五十韻

姚廷謙

于野集卷九

主

直如箕。郭索居難穩。趙趙欲傍誰。虛傳星有象。或  
夢介而馳。漫恃戈兵利。徒為鼎俎資。流涎宜酒國。  
執醜仗吾師。漸覺蘆梢白。還看蓼節萎。溪長水汨  
汨。岸轉竹筵筵。細雨燈昏候。清霜月黑時。迎潮爭  
敵。鱸鱖自猖披。密密投珠網。時時值釣絲。有關  
難暗度。越險莫窮追。東下途方遠。西來信有期。橫  
行非爾罪。入甕竟何辭。滿市風腥溢。盈筐霧沫滋。  
束身方岌岌。乞命總累累。蠢爾誠多種。紛然各朶  
頭。稻梁謀自急。江海使何遲。關虎誇神勇。加山恣  
險熾。虛聲吾未見。量力爾應思。海島魁何在。吳田

種不遺。英彭徒世間。蛤蚌等頑癡。蛻去尸同解。朋  
來毒可疑。心空雷轉畏。盆貯雨寧知。百足扶相似。  
千人捏不疲。長卿名太枉。僕射鄙堪譏。漆飲無虛  
驗。琴聲訝苦悲。即周誠莫辨。肩鋤立多青。立釜那  
能赦。調羹敢敢疵。正逢懷舊好。相約倒深卮。匣喜  
青銅啟。盤誇赤玉為。光瑩欣拾月。委頓笑逢棋。醯  
醬馨香烈。薑橙氣味移。爬搜窮骨髓。決剔到銖錙。  
別有瓶罌貯。偏於餽飮宜。紅糟濡汁滓。綠蟻泛淋  
漓。酢假微生醋。甘調何胤飴。拋燈忘細雨。把菊對  
疎籬。骨醉原無憾。神全詎可訾。紫鱸應避舍。黃雀  
定慚羸。食指他時動。餐腸此日怡。晉公徒作画。坡  
老合多詩。但得攜蜚蚓。何心戀蛤蜊。滿壺傾琥珀。  
小琰酌鸕鷀。飽德誠深矣。前言實戲之。聊書五百  
字。好當內黃碑。

前題五十韵

徐南溟

並育原無害。推恩貴不偏。自人多嗜慾。於物少安  
全。況具橫行性。羣生大澤邊。命名緣巨細。分族最  
綿延。列在義經傳。詳諸爾雅箋。招潮人共見。撥棹  
俗爭傳。格鬪渾忘虎。能行肯讓蛇。輸芒疑踐約。擁  
劒恍操權。瘡任秦中辟。膠憑善化煎。初嘗得毋誤。

遞進不如前。陶穀南游日。錢昆外補年。生惟坡老  
放。怒則趙王遷。細摘涪翁句。閒披魯望篇。宋仁所  
戒者。僕射竟同焉。匡績聞吳諺。團尖詢陸佃。龜形  
頻入饌。蛛脚慣登筵。因用千般器。潛施百尺淵。隨  
堤蘆作箔。截港竹成編。調或一時設。曾還到處懸。  
蓼花涼雨岸。風葉夕陽川。乘興攜筠籠。呼朋蕩板  
船。星星波面火。裊裊渡頭煙。採捕安知倦。居防漸  
覺虔。笑他偕瑣珞。枉自仗戈鋌。聚衆終何益。迷津  
尚不悛。露寒空瑟縮。灘暗復盤旋。風效飛廉走。今  
同考叔顛。轉蓬劉昶隊。冒刃李陵拳。道濟目如炬。  
邊韶腹自便。布遭樓下縛。卓待市中燃。險道成俄  
頃。危機觸萬千。有身俱足患。若輩也堪憐。墮曲開  
諸麗。豪家擲幾錢。骨清餘骯髒。沫白正淪連。八足  
誰嫌缺。雙螯競識堅。瘠肥雖易擇。牝牡總難捐。已  
令投湯火。行看佐豆筵。搗橙芳驟發。入醋旨彌鮮。  
重突脂膏滑。斑斕色相妍。過門應大嚼。執爨必流  
涎。湏歎鱸羹薄。兼啖肉食羶。紅虬寧擅美。綠蠅媿  
居先。病裏時休失。吟邊期未愆。含黃臨菊圃。斫雪  
對霜天。口腹情何極。收藏意更專。糟丘殊密邇。酒  
國忽相連。瓶甕封泥固。鄉村舊製沿。欲陳吳下味。



先召飲中仙。不惜浸淫久。俄驚歲月過。手持同畢卓。爛醉且高眠。

小春十日醉古處堂歌筵為心求賦

朱霞

素月紫牕菊影偏。清尊華燭弄繁絃。霓裳一曲誰新教。履道閑居白樂天。

謝家詩集人人有。紅藥新篇日日添。何必尊前車子伎。方知聲色自然兼。

樂府吳儂擅國工。琵琶腰鼓競春風。傳頭訝許能非俗。一遇才人便不同。

竹肉相宣發妙音。達人於此灑幽襟。不知何故隨羅女。五百仙人失道心。

前題

張琳

紅燈小部簇瓊筵。帽影衣香劇可憐。一字一絲清似水。玉盤滾得串珠圓。

少年情性未消磨。才到聞歌喚奈何。小小腰肢正嬌軟。勝他霜柳十分多。

自譜新詞付雪兒。紅牙按處夜遲遲。江南十月鶯聲巧。喚醒芙蓉正耐思。

醉態如雲思不禁。銷魂坐客有同心。誰言絲竹渾

閒事。聽足東山老翰林。

前題

徐懋績 錫璜

綠酒紅燈白玉卮。小溪唱徹竹枝詞。笑看天壤真都大。容得王郎幾許癡。

小戶俄叨酒盞緣。末行翻得謝公憐。東山絲竹藏來舊。爛醉西風十月天。

前題

柴潮生 禹明

誰將舊事翻新事。譜得眉山絕妙辭。絲竹陶情堪却老。風流通想晉羲之。

出谷鶯吭試好歌。腰肢嬌怯轉情多。司空那管愁腸亂。賺得銷魂喚奈何。

題董素文歲寒三友圖

董杏燧

孝標廣絕交。深慨友道替。榮華本乘除。炎涼實可媿。時序無歲寒。何以見節義。童君寫此圖。毋乃亦有為。蒼松奮虬髯。老成棟梁器。猗猗君子竹。挺拔更無二。丰神若梅花。澹宕高人思。動植性雖殊。清操固同類。屈指山林姿。厠我殆成四。奚須接語言。忘形得真契。枝柯擬一攀。殷勤如把臂。莫嫌梅帶酸。不脫青氈味。莫憚此君直。莫怪松矯異。薄俗太委靡。三友差強意。但恨城市居。囂塵勿能致。聊從



尺幅間。揮灑舒意氣。墨潏浮暗香。筆走龍蛇勢。纖素含冰霜。晴窓騰沆瀣。幾令紅紫花。褻狎等便嬖。弗使熱客看。圖中朔風厲。

前題

張光謙 介田

大雅不復作。交道真何有。誰堪入畫圖。可以懸座右。獨此高士三。矯矯對窓牖。蒼髯何軒騰。翠篠掃塵垢。老鐵橫其技。有若蛟龍走。童君工六法。贈我以益友。肅然整冠裳。對之三叩首。果堪託歲寒。何必問誰某。

前題

葉愚

翩翩乘鸞人。矯矯蒼髯叟。更有姑射姿。清絕誠堪偶。所恨斗室間。不得常相守。童君展霜紈。逸氣排塵垢。寒齋止半弓。無異神仙數。更攜一卷書。此樂真不朽。

前題

姚培枝

翩翩翠鳳學梳翎。細束龍髯帶雪青。月下美人憐久立。一時拆取入銅瓶。

童君意氣真瀟灑。三友圖成正歲寒。總為風塵人物少。拉予同向畫中看。

前題

何默

淇上武公宛在。孤山處士翛然。莫道赤松難遇。曾聞毛女成仙。素練清風欲起。寒山靜影交參。誰謂此間寥寂。小齋彌勒同龕。

于野集卷十

青浦王 原西亭選

飛鴻堂梅花

姬弘啟

蓬戶清於水。梅花爛似銀。白頭偕老友。青眼得花神。索笑恒吟句。論交不厭貧。何當明月下。話我共三人。

一幅羅浮畫。輕描淡寫中。誰來留粉本。我欲問諸公。昔讓黃荃妙。今推呂紀工。梅花道人在。聲價迥難同。

我與梅俱老。論年若弟兄。我叨數歲長。梅亦七旬羸。春色枝頭意。詩人句裏情。最憐冰雪影。映徹一瓢清。

憶昔看花侶。年來無幾人。城南吟寂寂。硯北夢頻頻。今雨猶如舊。風流尚未論。徘徊裙屐畔。回首黯傷神。

前題

張光謙

高人三徑滿。蒿萊龍馬精神亦壯哉。共羨長庚能伴月。幾番舊雨欲尋梅。題殘列坐添瓊玖。問字連朝載酒壘。無那風前飛片片。斜陽欲下更徘徊。

前題

馮敦忠 方山

梅與人俱老。前村儼二龍。近溪添冷淡。比玉賽玲瓏。疎處頻穿蝶。橫來正引蜂。江南誰可匹。祇見影千重。

綽約明燈下。婆娑皓月中。乾坤有此樹。日夕走羣公。密意寧辭醉。題詩媿未工。揚州官舍裏。千載若為同。

前題

趙宏烈

堂上仙人海鶴姿。堂前玉雪滿橫枝。十年未入春風坐。千遍曾吟疎影詩。流水小橋傾想處。蒼苔綠酒醉醒時。花開咫尺非塵世。何幸相隨侍履綦。

前題

徐是傲

春光九十半消磨。重向飛鴻堂上過。一樹梅花已如雪。知君不厭客來多。

妻梅自昔有林逋。梅在君家以弟呼。主人以弟呼梅。故曰妻梅。白首相依成二老。合教名手繪為圖。

前題

朱霞

飛鴻堂是神仙窟。樹與人皆第一流。歲久倍添花妩媚。春寒轉覺玉溫柔。客來不惜蒼苔破。心醉非關綠蟻謀。最是紙窗清絕處。一輪明月上梢頭。

前題

范仁霑 春江

問訊梅消息。水南第一枝。比年經久別。此夜正相思。風信偏應早。寒威定較遲。何當衝雪去。快讀老成詩。

前題

張琳

此堂閱歷冰霜久。鐵幹虬枝滿蘚苔。靜繞寒煙通淺渚。平鋪古月夢春臺。難教妙手傳神去。祇費先生覓句來。萬斛幽香千斛酒。一杯笑指一花開。

前題

廖崑陽 麗中

抱甕澆花老益堅。虬龍常護草堂前。冷香散處春風滿。疎影分來皓月懸。自是江南無二本。直教高士共千年。先生夢到孤山否。除却林逋孰比肩。

前題

葉愚

水南隱處石橋東。冰雪襟懷孰與同。種得梅花如拗鐵。吟成逸響寄飛鴻。清遊誰共玲瓏月。入坐還依淡蕩風。絕愛美人高士句。幾回搔首向晴空。

前題

姚翺

飛鴻堂畔梅花放。一度春來一惆悵。積雪凝霜世莫知。迎風照日神彌旺。孤山羅浮兩寂寞。後來神韻寧多讓。從來高士宜美人。掩關終日默相向。我行到此重逡巡。浩歌激烈聲彌壯。鐵笛吹殘莫漫

飛且住。蕭齋共酬唱。

飛鴻堂梅花歌

姚廷謙

吾宗有老仙。自號曰藥翁。藥翁堂前何所有。羅浮一樹橫晴空。結為老友兩不厭。相視莫逆無言中。有時靜淪一壺茗。兩腋颯颯生清風。有時孤吟一首詩。格高韻雋叩玉同。清水橋邊三尺雪。飛鴻叫處三更月。此時縞袂覽衣人。姑射丰神兩無別。春風動地香雲浮。我來得與清都遊。示我新詩百回讀。澡雪肺腑除煩憂。乃知藥翁之號殊有意。人世膏粱衆爭嗜。豈知世外有藥王。清苦真堪救肥膩。憑將此語問梅花。花花與主人意無二。

荒齋五詠

破窓

徐是做

曲楞缺處補難全。蟲打蜂喧年復年。曉勒酸風依研北。夕迎孤月宿牀邊。燭因移近添紅淚。爐為憑虛漏碧煙。却喜遠邨俱入望。客來曾不待奴傳。

前題

焦表熹 廣期

銀光無分到山扉。十指渾疑綻納衣。衆竅自然驚老耳。一寒那不凜餘威。裂殘繒帛知多少。戰殺芭蕉果是非。惟有游蜂迷出處。即時取次向前飛。



前題

姚培仁

蟲叩時聞。壁剝聲依稀。白紙舊糊成條條。直透風  
攪入。隔隔斜穿日漏明。興至倚吟繡斷簡。客來遮  
燭話殘更。玉堂雲霧縱然好。那比山家分外清。

前題

張琳

家無長物任披猖。縱被人窺也不妨。且免蒼蠅鑽  
紙格。早邀顧兔上琴牀。花枝弄影當空斷。爐篆因  
風轉闕香。若比陶公應較勝。祇堪消受北窗涼。

前題

朱霞

落落風櫺半掩開。茆簷原不受塵埃。暗蟲臍膊依  
人住。野馬浮游逐隙來。已悟虛空無斷續。底須雲  
霧足徘徊。飄蕭莫道無支補。綠借芭蕉白借梅。

前題

姚廷謙

疎櫺敗紙強支持。雨雨風風歷歲時。但使虛明常  
不改。何妨規格小參差。過牆每患銜蟬入。覓實仍  
容螺贏窺。最是藜牀清夢覺。晴霞先得見朝曦。

前題

趙宏烈

破窓經歲紙條條。不向華堂羨綺寮。每放月痕來  
紙帳。慣隨風響和芭蕉。空明到處誰能掩。骨格居  
然未肯消。莫道秋來太蕭瑟。一燈聊伴讀離騷。

前題

朱奕

紙窓終歲伴咿唔。蠹蝕苔侵不奈何。窺卷可能通  
脉望。移燈相近簇飛蛾。竹聲未動涼先覺。花氣渾  
通喚更和。明月好風來往慣。不須遮掩仗煙蘿。

前題

葉愚

蓬門虛室本蕭然。那有文窓護簡編。鹿眼略同籬  
共映。蛛絲添作網堪憐。春芳燕侶低相訪。曉訝花  
枝照獨眠。罅隙不須頻補設。愛他咫尺近青天。

亂石

焦袁熹

槐蟻行游歷萬山。那知咫尺觸塗難。主人宿有煙  
霞想。若輩胡來庭戶間。嫫母幾番應棄擲。瀛王一  
味是癡頑。慨然欲向胡僧問。良嶽顏來只等閒。

前題

姚培衷

行穿犂确打頭顱。頗似我胸中壘塊多。山骨豈勞巧  
匠斲。雲根已散落星渦。丙丁不合牛丞賞。袍笏難  
邀米老過。料理一莊何日事。空留苔跡與花窠。

前題

姚培枝

庭前亂石懶教除。蘚蝕苔封總晏如。狼質不妨隨  
地臥。麕材寧是補天餘。點頭何日逢禪伯。結友終  
年伴索居。不似太行山下路。愁他行李礙車騾。

前題

徐是做

昔人斷斷碧雲根。疊在荒園久尚存。高下險妨饑鶴步。縱橫雜帶古苔痕。不堪作丈。休迎拜。若令爲徒定解言。最是玉溪能賦物。擬將虎踞與龍蹲。

前題

姚廷謙

參差亂石不成行。犖确常依苔蘚僵。墮地何心同。隕宿。何人。一。叱起羣羊。堅頑料得頭難點。棄擲常甘醜。不妨若悟妍媸原。一類漫從懷袖詫襄陽。

前題

趙宏烈

亂石橫斜一畝宮。無心布置學玲瓏。非羊任臥蒙茸草。似虎奚煩霹靂弓。側足幾番同路險。點頭何

千野集卷十

日悟心空。補天能事空傳說。冷眼相看瓦礫同。

前題

朱奕

疊石爲山計已疎。何當拋擲滿庭除。胸中塊壘銷難盡。世上崎嶇應正如。蒼蘚經時侵坐處。亂蟲終日惱閒居。癡頑空向人間老。膚寸成雲總是虛。

危牆

張琳

環堵蕭然遠俗氛。軟傾須避舊曾聞。年深自合生酸草。闕處應教補白雲。欲隨難將瓜蔓絡。待崩先見石稜分。綢繆未雨吾何有。不到空山虎豹羣。

前題

朱霞

坊歸猶存亞字形。空圍煙草翳荒庭。蝸行高處涎留篆。蛇窟移時蛻帶腥。磊落不須愁鬼瞰。周防那復畏人聽。逃名底事相踰避。冠蓋應知怯此經。

前題

姚培衷

人生何處不危機。歎息巖牆是也非。腰曲一圍同。偃僂。頭銜卽字總依稀。疾風暴雨時滋懼。補蔓牽蘿力亦微。只有狂枝無管束。儘教縱橫出山扉。

前題

焦袁熹

閉戶居然杞國憂。蕭蕭風雨叫鴝鵒。室家早是人

千野集卷十

窺見糞土爭。知鬼與讐活計要防鷄。歲夕夢魂那到竹。梧秋請看滄海橫流日。斷送清談一輩流。

前題

張光謙

貧家那敢戀雕牆。數版還愁風雨妨。野鼠豈堪成窟宅。鄰雞無那縱披猖。半弓欲裂藤猶護一角先。歌草已長不少旁觀相警戒。深憂幸不在多藏。

前題

姚廷謙

人間何處不危牆。華屋終歸蔓草場。豈憶雕鏤成壯觀。那堪風雨恣披猖。當腰半裂春生穀。缺角斜延月透霜。自喜青氈安穩在。勝他局鏞爲多藏。



舊井

朱霞

何年鑿土出虛空。改邑誰思勿幕功。定有丹砂沉絕底。無勞弱羽試迴風。蟾光夜逗寒梧影。雀乳春依苦竹叢。最是青雲堪借潤。欄邊髣髴見垂虹。

前題

姚培仁

誰穿二八傍牆陰。仰水飛泉歲月侵。枝老碧梧難障日。汲停修綆久無禽。但容閣閣蛙鳴底。寧復潭潭波涌心。惆悵斷幹殘甃在。半縈蛛網半苔侵。

前題

朱奕

古甃傾頽矮屋邊。寒澌素綆憶當年。穿來未必潛通脉。窺處仍能小見天。一樹梧桐秋自老。幾家甃突曉無煙。幽貞久絕波瀾意。應任旁人惜棄捐。

前題

胡二樂

缺甃空庭不記年。涓涓仍復貯寒泉。兔絲蔓衍連螭網。馬舄蕙綿任蟻旋。暮氣久忘金索響。晨瓶誰探鏡光圓。品茶鳴漸今何在。空見高梧繞紫煙。

前題

張琳

梧葉陰中石甃殘。一泓清帶古時寒。未逢野叟磨樵斧。常遣頑童探竹竿。海眼暗通元有脉。天風不到總無瀾。貧家本乏銅瓶妓。休種桃花滿井幹。

前題

葉愚

石欄禿缺舊琅玕。髣髴仍存百尺寒。得一人由誰氏鑿。更無禽處有誰看。雙梧窳率垂陰薄。半李摧殘取潤難。素綆銀瓶君莫羨。泉甘還恐得先乾。

前題

徐是傲

休論玉甃與球欄。棄置幾同潦水看。千尺有誰能汲引。一泓自古息波瀾。潮曾解行人渴。投轄還留醉客歡。坎口從今知勿羈。獨憐此處碧梧殘。

前題

張光謙

寒泉缺甃幾經春。石裂苔封不染塵。可是味甘曾致竭。湏知源遠未遭堙。青天有影窺孤月。斜領何心照美人。若使重逢明福日。餘波何惜潤比鄰。

老樹

姚培仁

輪囷離奇獨自支。猶餘生意發華滋。可憐積雪封霜骨。正值盤根錯節時。建木日中空絕影。靈椿歲久莫嫌遲。從容匠石頻回顧。不是春風桃李姿。

前題

姚廷謙

空庭老樹尚崢嶸。甲子蒼茫歲幾更。共道風霜應已飽。何勞匠石漫相驚。春回仍布如雲葉。午靜時聞啄木聲。材不材間聊寄跡。一枝相蔭有誰爭。



前題

朱霞

參天未遂已槎牙。寂歷空庭飽歲華。偃蹇幾看村社集。婆娑偏愛老夫家。幽禽入腹還生子。旁舍行根欲走蛇。莫道高枝難引援。猗他藤蔓浪垂花。

前題

趙宏烈

老樹蒼茫歷歲華。茅堂偏愛影交加。青青如此春來葉。落落依然海上槎。有夢應通幽處蟻。借栖常噪後歸鴉。高原望斷誰堪擬。喬木從來屬故家。

前題

葉愚

無那風霜飽歷何。故家猶得見婆娑。相依總在不。言處獨對空。憐閱世多。童子拾薪常晚。敲畫師摹本。欲添蘿鄰園不少。新枝在。蟬曳殘聲任別過。

前題

張琳

蟠枝屈幹本天全。一任旁觀計歲年。世外不材今老矣。春回生意故依然。高臨巷陌頻舒望。影入簾櫳亦可憐。更羨一枝容借處。雛鶯留得數聲圓。

楊柳枝

沈德潛 確士

麴塵縷縷颺空潭。野店官橋總不堪。女兒貪綰同心結。只緣春色在江南。

豈是華林金碧叢。依樓自覺惹春風。一樣西川舊

時種。不曾雨露近齊宮。

杏花村中雨連綿。搖颺酒旗斜帶煙。柔條欲折不忍折。留繫吳娘鴨背船。

澹煙憔悴豈堪攀。愁抱江南庾子山。瑟調鑄成新樂府。風前不用唱陽關。

前題

王之醇

一番春色綠成叢。約約輕波細細風。遙想阿摩堤上樹。尚餘青眼望離宮。

三月東風正落綿。鷓鴣啼雨復啼煙。灞橋多少含情縷。難繫離人欲去船。

前題

姚廷謙

春風幾日拂溪潭。綠上梢頭折未堪。不數人間閒草木。柳星原自占天南。

一望江皋已斷魂。短長亭畔酒盈尊。何須更折長條贈。試看輕花不戀根。

廉纖雨過腰應倦。淡蕩風來袖更斜。紫燕黃鸝太無賴。得清陰處便為家。

前題

宋顧樂 玉才

水驛山村與碧潭。長條可折只何堪。春來是處愁人路。不獨消魂滿漢南。

三月東風散柳綿。虞城西去綠於煙。一株水廟門前罩。曾看燒香纜畫船。  
風流蘇小可憐同。走馬章臺葉葉風。眼欲窺人眉欲語。斷腸不獨爲樓中。

前題

廖崑陽

近拂朱樓遠拂橋。受人憐惜是柔條。誰家十五輕盈女。苦向東風學舞腰。  
隨風拖水復拖煙。最好江南二月天。怪煞黃鸝再三語。喚來青眼不成眠。  
隄邊轉瞬已成陰。看盡鵝黃碧又深。可憶西陵蘇小小。搓將細帶結同心。

笠澤釣艇歌

朱霞

人生不願食肉萬里班。通侯亦不願輕身跨鶴隨浮丘。但願水天深。處容一艇。乞與笠澤三萬六千頃。笠澤之水何澒澒。中列七十二峰浮縹青。有時白雲千丈舒。匹練疑是月。化九龍偃蹇來蒼冥。高鬟峨峨兩洞庭。仙音飄渺集萬靈。靈旗忽挾風雨至。草木晻曖流芳馨。綠簑青箬者誰子。片帆來往輕如紙。釣車響處一絲輕。欲釣陵陽白龍魚。服之遊鯉。笠澤有糧殊可餐。采得鳧葵與菰米。笠澤之

菜殊可羹。芹芽能白蓴能紫。笠澤之濱多酒旗。賣魚得錢亦易市。醉橫短槳卧船頭。蕩蕩青天看鴈起。醉爲笠澤夢。醒作笠澤歌。歌長髮歸有人聽。輕霞印水生微波。笠澤歌歌欲畢。十丈紅塵奈我何。伴我者誰。月東出。

前題

陸崑曾

太湖三萬六千頃。東南直下支分百。其間大者松陵江。江水洄洑名笠澤。昔年我作松陵客。笠澤曾經挂帆席。菱蔓蓴絲處處生。荷花芡葉家家摘。何來老翁坐篷艇。手把綸竿意閒適。細雨空濛樹暈翠。晴波潋滟天涵碧。一時光景繪不得。詩篇欲吐嫌格格。目想心存春復秋。空遣少年成白頭。金門上策幾見收。魚潛淵。緣木求作歌一笑。貽朋儔。

前題

姚廷謙

我愛笠澤水。萬頃滄波平若砥。我愛笠澤山。七十二峰青如鬟。紅塵亘古飛不到。神仙窟宅於其間。鷗夸遺跡那可問。扁舟一去空潺湲。掉歌之聲出渺茫。中有漁父鬚眉蒼。八尺絲綸一竿竹。隨波上下神揚揚。綠簑青笠裁製古。蓴羹菰飯齒頰香。大魚鱖與鯉。小魚鱖與魴。我無貪得心。不羨網與網。



朝乘艇隨白鳥出。暮歸艇傍蘆花藏。世情冰炭不可道。揮彈寧到釣魚郎。洞庭山。消夏處。人生只合此間住。津口哦哦西。鷁船鼓。鼓打鼓。何方去。

前題

張琳

笠澤之景天下奇。七十二峰環拱之。蒼茫三萬六千頃。沐日浴月光離離。雲霞蒸蔚互變幻。金支翠葆芙蓉旗。風恬浪靜光滉漾。弄珠神女何逶迤。有時天風忽簸蕩。黃頭三老每驚歎。煙簑雨笠殊悠然。輪與閒身往來慣。纖纖八尺珊瑚竿。煙外時聞釣車響。小魚願得襄陽鱖。大魚願得張華餉。寧知直鉤非羨魚。薄暮收綸一鼓掌。縹緲峰頭日欲斜。橘洲風起浪生花。欸乃數聲歌一闋。銷夏灣頭浸涼月。塵埃滿目等悠悠。換得漁翁樂處不翻向。千秋嗤。范蠡待攜西子上扁舟。

前題

徐是傲

笠澤水與三江通。遠望不知其所窮。波濤拍天雲滿空。縹緲在西莫釐東。相連七十二芙蓉。海山突兀將無同。百千景象盪我胸。往來隈岸推煙篷。一葉飄蕩如枯蓬。綸竿在手魚在筒。浮家泛宅任所從。自顧綽有元真風。綠簑青箬坐當中。左侍樵青

右漁童。興起歌嘯驚蛟龍。蘆中人兮氣自雄。有時往弔鴟。夸蹤倚艇深入煙蒙蒙。神仙此日何難逢。其樂直可驕王公。

讀周萊峰先生遺集

姚廷謙

清風灑蘭雪。峯泖鍾斯人。方州有遺愛。治行龔黃倫。獨行不愧影。苦節氣益振。高文陋王李。堅白寧淄磷。蠹簡雖殘缺。捧誦如瑤珉。有生貴自立。榮華豈足珍。英靈老不乏。後來常逡巡。

和平山讀萊峰先生遺集

陸崑曾

吾愛河東集。搆局多結密。又愛萊峰作。落想自超軼。兩人匪同調。千古實儔匹。柳既窮蒐討。周亦富著述。柳終刺史任。身不怨遺佚。周居觀察時。親不避王室。文學兼吏治。後先若一律。柳以瘠喪生。周以痺致秩。其所尤異者。卒皆四十七。當年相頡頏。唐有昌黎筆。故明各立家。萊峰乃傑出。前人能刺勵。名成在冲質。吾今半百餘。尚守一經帙。理道渺無聞。去日多來日。流覽每環周。忽忽如有失。掩軒兀然坐。寸中深惕怵。

前題

朱霞

古人重志行。未嘗苟彈冠簪組。何足累恬淡性所



安。卓哉汝南公。我鄉之龍鸞。釋褐嘉靖朝。秉麾效一官。凌兢騎瘦馬。冰蘖辭魚餐。義聞播遠近。仁風煦雕殘。泊乎督清源。金堤障狂瀾。言語妙天下。往往追蘇韓。我讀其遺書。浩然起長歎。公壽既不永。公骨久已寒。子孫遂凌替。風流日就緩。不有冰雪文。尚友良亦難。蠹簡半零落。公好誰復敦。俯仰二百年。誰歟與懦頑。

悟生庵與則峰上人閒話

張琳

遠公精舍在。暇日向郊西。長與俗塵謝。能令物論齊。半林清磬出。一塔夕陽低。相顧心相得。勞君過

虎溪。

前題

姚廷謙

精藍無一畝。為覓遠公來。半偈誰參者。偷閒亦快哉。洗花魚滄影下。食鳥忘猜。莫道塵氛近。青蓮舌底開。

前題

徐南溟

世事日縈擾。偷閒一訪公。門開慈竹下。話永佛香中。妙諦知誰領。真源自古通。會心曾不遠。恍記趙州風。

前題

朱霞

則公體真素。一拂寄天游。但見月生指。何妨屋打頭。藤牀常對塔。錫杖不驚鷗。詩句清如許。機前豈易酬。

喜諸公相過之作

釋性標 則峰

華門終日掩。熱客幾曾敲。雨後得新茗。春深遲故交。蜂稀慵釀蜜。鳩拙不營巢。莫慮歸途晚。銀蟾上柳梢。

于野集七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汪原編原號西亭青浦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  
給事中是編刻於康熙庚子乃其同郡朱霞等三  
十二人唱和之作請原釐擇而選定之名曰于野  
者取易同人于野義也